

813.7
939
=3

六

拜

禮

小
週刊禮拜六第二集目錄

編者
白

老農家乘
甕牖新夢
椽皮傀儡
雪膚之黃金髮
孤鸞淚
阿母之苦心
趣童
亞森羅蘋之勁敵
孝女佩蘅傳
心頭病
雜廉第一
愛河水
劫後餘生述
畫裏真真
倫敦之賊
楠木廳

章士
葉甸
半儂
黑子
梅郎
梅郎
梅郎
瘦鵑
秋夢
幼新
覺迷
知先
六符
瘦鵑
秋夢
東訥

奉贈一圖
妬術
儲蓄票
棺中盜
玉臺淚史
英風錄
阿爺
咳苦呀
魚瑩外傳
美人之頭
藍猿
療妬
情痴
旁貝城之末日
情書
義俠徐升傳
思兒電

半儂
阿蒙
覺迷
良如
天白
鬮僧
競夫
雲芳
指嚴
瘦鵑
延陵
半儂
黎青
瘦鵑
東塋
俠隱
天憤

禮拜六第三集目錄

凱旋
 章皇外紀
 嗚呼……戰
 廚娘
 百萬法郎
 愛妻與愛國
 吾得之矣
 五年之約
 儂誤矣
 黃梁惡夢
 覆水怨
 柳苦兒
 二芳慘史
 孝女殲仇記
 碧鬚
 牢獄之風味
 江森彼得之靴

恆捷
 天白
 瘦鵑
 慶夢
 梅郎
 峽猿
 鵬魂
 瘦鵑
 南邨
 蔡青
 恨人
 杏痴
 怨公
 瘦鵑
 天白
 蔡青
 尺木

濟貧醫院
 食無魚
 女俠
 微生物趣談
 錯認女婿
 樵女
 怪客
 賣菜兒
 離鸞恨
 鵑啼血
 哲學家
 豹珠串
 勇婿
 愛之犧牲
 情場慘劫
 大除夕之禮拜六
 血淚

天憤
 息游
 杏痴
 史九成
 屈嬖
 韋士
 瘦鵑
 天憤
 詩癩
 蔡青
 半儂
 守如
 小草
 瘦鵑
 一夢
 劍秋
 笑余

一碗麵

密羅老人小傳

官鑑

午夜鷓聲

速死之藥

嬉皮之王

月下女

情天不老

地中鐵塔

聖節奇案

一行書

天網

武俠鴛鴦

塵夢

天虛我生

章士

瘦鷓

東楚

常覺小蝶

章士

瘦鷓丁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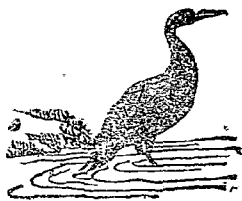
天放

幼新

天虛我生

天虛我生

小草



新編新三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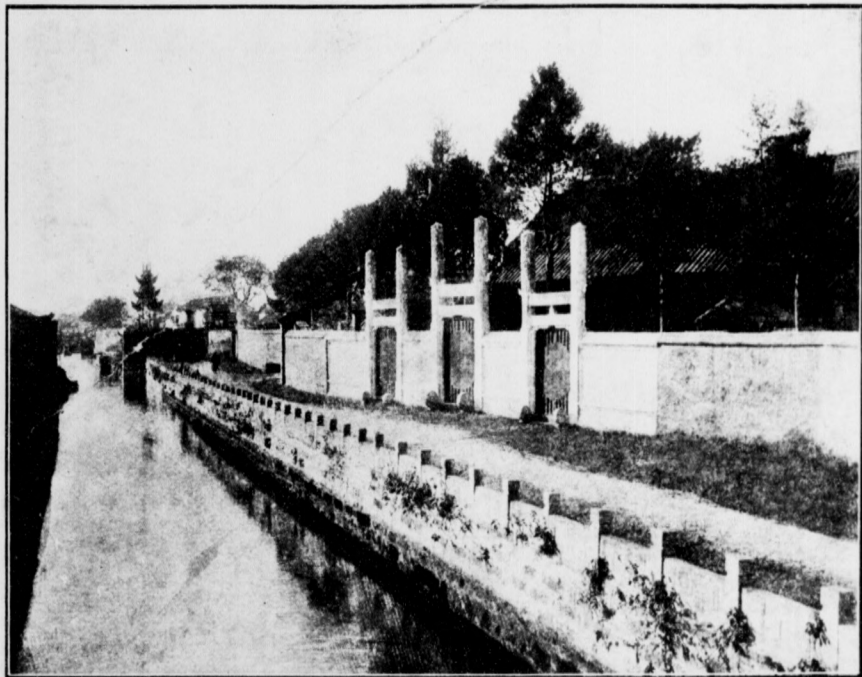
中 華 小 說 家 林 琴 南



畏廬先生五十八象

受業陳希鈞謹題

無錫風景孔子廟



中國畫家林政齋



林政齋之畫



(家說小一第國俄) 泰斯爾託之中室書
Tolstoi In His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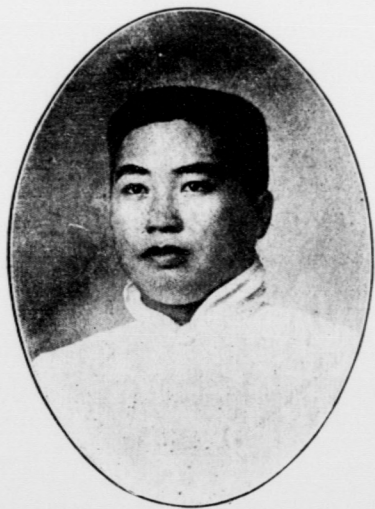
(家名說小國英) 德葛哈之中室書
H. Rider Haggard



張家 張 聿 光



張 聿 光 之 畫



青詠徐家畫



畫家沈泊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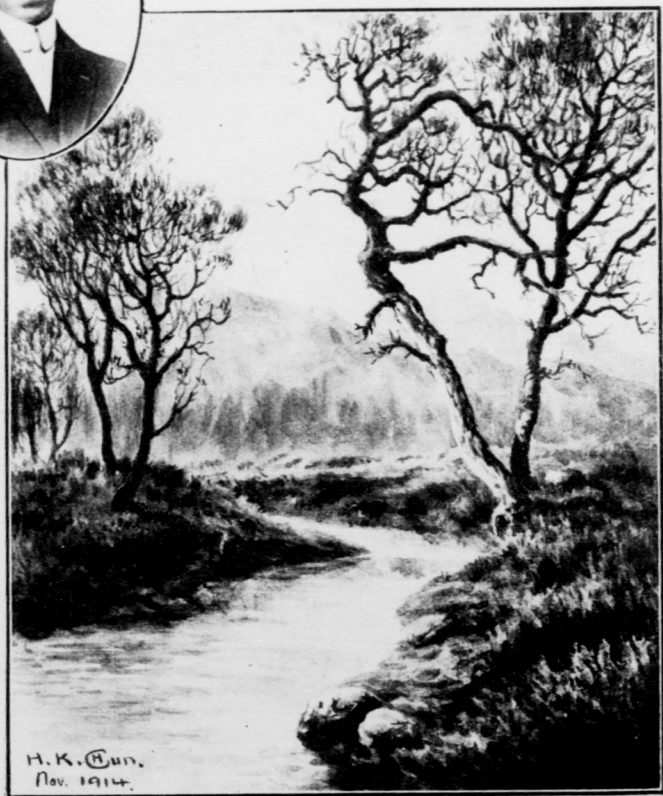
沈泊廛之畫

松江華吟梅女士



女士務本女學高
材生好學具卓識
創天足會興女學
救父出獄勸夫從
戎自任光復軍籌
餉員又爲孤貧兒
院奔走募捐卒以
勞死年二十有二
事詳游戲雜誌第
八期談叢欄

上 海 名 畫 家 陳 鴻 鈞



陳 鴻 鈞 繪 風 景



却爾司泊林司演趣劇(每里八辨士)之圖

Prince In "8d. A M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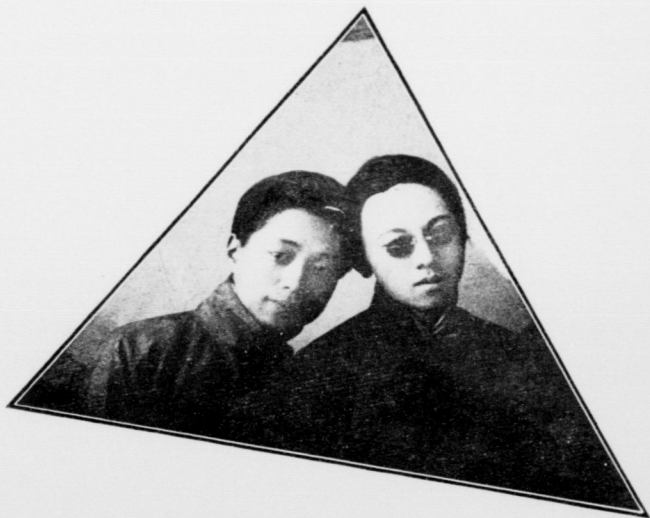
影戲中最著名之丑角却爾司泊林司

M. Charles Prince

中 華 小 說 家 天 笑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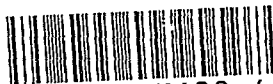


包 公 毅 字 朗 生 蘇 州 人



悚丁家畫

鵲瘦家說小



3 0590 7600 4

禮

小 說 情
老 農 家 乘

(韋 士)

天。帝。孽。哉。露。露。已。月。有。半。雨。尚。不。止。今。年。收。成。又。將。無。望。矣。言。者。爲。一。老。農。披。篋。行。溪。側。後。隨。二。子。無。裳。戴。笠。雨。滴。滴。自。笠。簷。墜。衣。盡。濕。赤。足。踐。溲。凹。而。行。水。回。澗。旣。而。及。溪。橋。老。農。履。橋。橋。板。爲。蟲。蝕。雨。久。板。面。生。苔。二。子。恐。橋。滑。趨。老。農。左。右。曰。兒。掖。父。老。農。笑。曰。兒。輩。休。使。我。三。人。并。行。者。橋。且。折。讓。我。先。行。若。輩。繼。至。二。子。佇。俟。老。農。行。過。始。隨。時。雨。勢。益。厲。空。中。濛。濛。如。煙。三。人。魚。貫。行。邱。壠。上。且。行。且。歎。蓋。去。年。苦。旱。而。是。年。春。夏。間。苦。露。端。陽。時。禾。長。只。五。六。寸。田。水。瀾。漫。禾。在。水。中。如。萍。藻。農。人。家。家。懸。磬。見。禾。狀。輒。失。聲。不。復。望。收。但。祝。榆。樹。有。皮。柳。樹。有。葉。益。茂。益。盛。用。以。濟。荒。歉。延。餓。餒。老。農。行。時。舉。首。回。視。近。村。茅。茨。經。風。雨。十。斃。其。四。五。乃。顧。謂。二。子。曰。近。村。惟。我。家。爲。小。康。今。我。家。但。有。擔。石。儲。不。久。終。盡。則。他。家。無。米。必。久。溝。瀆。之。填。誰。能。倖。免。但。有。遲。早。之。別。耳。二。子。聞。言。盛。額。長。子。勉。慰。老。農。曰。父。母。悲。天。憫。吾。人。苦。不。日。且。晴。老。農。曰。誰。不。望。此。但。四。野。黑。雲。如。幕。豈。是。晴。象。次。子。曰。無。聊。時。姑。作。萬。一。想。苟。晴。者。如。何。老。農。曰。晴。則。先。涸。田。中。積。水。次。芸。艸。苟。能。不。憚。勤。苦。或。秋。末。有。升。斗。收。若。怠。是。自。斃。也。若。二。人。中。爾。較。勤。若。兄。則。否。長。子。笑。曰。父。謂。兒。弗。勤。其。實。兒。所。作。每。多。於。弟。特。弟。作。事。緩。不。好。息。兒。作。事。速。事。畢。輒。休。俾。神。奮。能。更。作。老。農。指。長。子。曰。我。終。不。直。若。我。前。次。來。田。視。若。儕。勤。

惰若弟。伏而芸。汗珠在其額。又在鼻端。爾我則遍詢不得。繼乃得於埂畔。爾試自言。當日爾何作者。長子曰。兒作久而息。適鄰家雲英過。埂畔故與作語耳。老農曰。如此便見爾弗勤。且爾如此者。豈只一次耶。長子曰。兒所芸之田。實較弟芸者爲廣。父能計算而得。次子亦曰。父兄言良。是兒不如兄勤也。老農無語久之。笑曰。爾兄弟乃同心與。老父抗歸時。試質爾母前。爾母當能爲爾儕。軒輊究之。業精於勤。吾兒皆宜勿忘我言。二子諾。少頃抵家。老農之家前爲茅茨。中爲場。後爲瓦屋。在近村中。能用瓦覆屋者。但此家耳。父子入時。老農婦方炊釜。中非白粒。色微黃。其中雜有糠也。農婦詢田中狀。老農一一語之。且曰。吾謂庚生弗勤而辛生乃護其兄。共抗老父。農婦笑曰。以吾言之。二子皆勤。不似若但能訓兒輩而少作。卽喘也。老農曰。吾老耳三十年前。非以勤健稱耶。不然胡能起此屋。且致彼溪側之田。農婦曰。止誇餓矣。其膳乎。老農持食微噫。

天不欲絕斯民也。次日天忽晴。閤閤耜聲滿四野。老農四出以勤。芸勉村人率二子下田。苦作。願雨久禾未長。而艸反怒生。蓬蓬鬱鬱與禾爭高。矮勤農速耨。四五日內。艸盡。麥蘗禾始有生氣。惰農稽遲。艸沒膝矣。禾隱艸中皆枯萎。老農家健者惟庚生。辛生二人。而田多力不能遍。老農因而大恚。每斥庚生不勤。謂天生吾人而惰者乃自就死地。是胡可者。農婦時亦下田相助。以炊事煩雲英。雲

英村姑也。年十五餘。其兄若弟亦勤農。至是皆往田工作。留雲英炊。雲英見老農一家皆下田。因請兼爲老農家炊。膳時庚生返家取餐。雲英卽以竹籃授庚生曰。凡物均備。於是庚生曰。何無箸耶。雲英曰。哥自灼灼。乃不見箸。彼臥籃底者非耶。庚生笑。雲英曰。往矣。再遲者若翁又將斥若。庚生携籃去。雲英呼曰。尙有壺茗。逾時煩哥再來取。庚生笑而去。雲英舉首視陽光。微語曰。天晴。吾心滋歡然。力作者苦矣。

室中老農婦方與二子談。三人面相覷。有悲色。老農婦曰。庚生爾年二十矣。爾父之性。爾尙弗知耶。彼所愛者。雖有過亦不深責。彼憎其人。則其一人舉一動皆違爾父之心。爾當知爾父未嘗愛爾也。且彼性固執。村人以倔強老人稱之。當也。爾奈何忤之。彼弗怒則已。怒則爾必無幸。須知彼爲爾父。卽彼言動悖理。爾亦當順從焉。可與辨。爾今日果何事激彼怒。試語我。庚生垂首不言。辛生曰。近日有官來募兵。村中少年有志者咸輟耕而起。今日父與兄及村人談於吾家門前桑樹下。兄聞言而奮曰。丈夫安可鬱居鄉里。以農人終。村人素欽兄勇。則和曰。庚生不往耳。往則他日且立功。致爵而吾父聞言大怒。躍而叱曰。爾等狂矣。將從逆賊。叛國家耶。爾等幼焉。知世事。吾幼時村中亦有人來募兵。亦謂爲國出力。孰知實乃盜酋。召黨後應。召者皆殺人越貨。四害良民。卒爲官兵殺盡。爾等今

日○又○將○往○繼○其○後○耶○如○此○人○便○非○吾○村○佳○子○弟○又○戟○指○吾○兄○曰○爾○亦○願○往○耶○兄○素○性○直○摯○不○欺○乃○曰○此○實○官○兵○召○募○並○非○賊○黨○當○此○凶○歲○倘○父○許○兒○者○兒○願○離○鄉○井○也○父○聞○言○怒○甚○大○聲○叱○曰○庚○生○爾○非○吾○兒○矣○爾○往○爲○賊○可○也○兄○欲○再○進○言○父○正○持○短○鋤○立○執○鋤○柄○於○手○兄○曰○父○父○立○揚○其○鋤○曰○誰○是○賊○子○父○速○去○否○則○鋤○爾○死○耳○村○中○少○年○共○掖○兄○去○父○猶○大○聲○曰○少○年○人○情○又○不○耐○苦○凶○歉○之○年○不○知○勤○農○離○家○甘○爲○賊○不○足○惜○不○足○惜○又○曰○子○弟○之○率○不○謹○由○於○父○兄○之○教○不○嚴○因○自○捶○其○胸○蓋○父○怒○極○矣○兄○乃○扶○父○歸○此○今○日○事○也○農○婦○曰○庚○生○爾○將○如○何○庚○生○曰○父○既○不○許○兒○兒○願○侍○父○不○去○農○婦○曰○善○次○日○村○中○人○大○集○於○場○餞○從○軍○各○少○年○老○農○持○鋤○往○場○上○大○斥○各○少○年○各○少○年○不○應○時○募○兵○之○官○適○在○老○農○斥○之○爲○賊○會○軍○官○怒○拔○刀○曰○狂○悖○奴○再○言○者○斬○矣○村○人○強○老○農○退○庚○生○辛○生○隨○其○後○老○農○受○辱○憤○甚○見○庚○生○卽○舉○鋤○曰○爾○尚○在○此○耶○吾○必○殺○爾○庚○生○曰○父○兒○不○往○矣○老○農○曰○爾○尚○誑○我○耶○揚○鋤○逐○庚○生○庚○生○走○村○人○譁○集○止○老○農○掖○之○入○室○庚○生○向○村○人○泣○曰○父○不○我○子○矣○奈○何○老○農○婦○遙○見○老○農○舉○鋤○逐○庚○生○大○悲○其○暴○至○是○奔○近○庚○生○曰○兒○往○從○軍○可○也○兒○父○暴○躁○如○此○兒○死○鋤○下○者○不○如○死○戰○場○村○人○聞○此○慷○慨○言○大○呼○從○軍○少○年○又○大○呼○以○應○曳○庚○生○入○伍○庚○生○拜○母○又○拜○辛○生○曰○兄○遠○去○晨○昏○之○職○乞○弟○相○代○辛○生○泣○應○軍○官○見○庚○生○貌○魁○梧○立○擢○爲○什○長○發○令○拔○隊○行○行○者○送○者○皆○流○涕○老○農○婦○及○辛○生○追

及村外樹下與庚生別。老農婦之後，尚有一女郎，含淚曰：「庚哥珍重。」

是時演亂，募兵往剿也。庚生及村少年，但聞軍官曰：「往滇亦不知滇在何所，陸行三十日。」詢軍官曰：「至未？」軍官笑曰：「未也，尙未及半。」庚生及村少年始悲離家遠，恐無歸望，咸泣。一日，村少年某約庚生偕遁，且曰：「滇卽雲南，去中原萬里，其地多瘴，又有強寇，必無生還理，不如挺而走險，用翼萬一。」庚生曰：「否，與其犯國法，不如埋骨邊疆，爾我同村，若輩各行其志可也。」吾不從，亦不洩衆，遂逃。有獲者，皆伏軍法。逸者幸免，投盜巢爲盜，爲盜久，樂甚，不思歸。事漸入老農耳。老農曰：「我言何如？」村中少年皆盜矣。吾兒必爲盜魁，嗟乎！吾乃爲盜父乎！因泣。辛生力勸老農婦，亦爲庚生泣。辛生曰：「毋悲，兄決不爲盜。吾父每目官兵爲盜，然則所謂盜者，或卽官兵耳。」老農婦始少慰。願辛生曰：「吾悔令爾兄往也。」

庚生自語曰：「吾今歸自滇南矣。」戊邊五年，以功擢連長。前者身在萬里外，書信不克寄家。嚴父慈母不知我近狀，當往滇時，村人皆逃，我獨留飽歷風霜，始得抵滇。就戍後，同伴相繼染癘，我獨存。寇來犯邊，督小隊與戰，全隊皆歿，力揮刀進，取其會，會死。大兵至，轉敗爲勝而歸。此五年間，生死蓋置之度外，而歷遇困阨，卒得不死。天祐我也。在戍隙時，輒墾荒，我因想在家芸艸時，不置夜臥，帳下灑水。

潺潺與刁斗聲相和聽之輒失聲思家幸今已生入玉門復履中土勞兵禮成受職少尉長官下席
慰勞問今願任何職則以願歸農侍親對長官動容命衛隊送我歸今去里門不遠矣願吾父吾母
健康猶昔吾弟無恙吾前以五月出今又五月五月爲芸艸時想吾父吾弟當在田中芸吾母則在
家炊膳見我歸父將歡笑以溫語獎我或撫我背蓋我爲官兵之長曾極力殺盜賊與父素願相符
也吾母之歡必較父更甚以吾母慈也吾弟將迎我告我以別後事媿媿不倦鄰家雲英不知已嫁
否若未嫁且笑而呼庚哥庚生思至此樂甚旣而自笑曰更十里者抵家矣何預思爲

辛生奔告其母曰兄歸矣前後有武夫衛護而兄乘馬村人見者惕威而逃疑爲盜遂呼盜至兒遙
視兄也不敢近故奔告母農婦曰嗟乎庚生眞爲盜耶雖爲盜必不至不識其母辛生掖農婦出門
庚生已下馬見母而拜又揖辛生農婦卽曰兒爲盜耶庚生愕然旣而悟曰非也兒爲官兵連長累
戰有功今得少尉職爰歸家省父母耳此十數人爲衛兵兒長官欽兒孝命彼等相送桓桓糾糾乃
武人常態非盜也時村人漸集懼色亦泯庚生遍揖村人曰從者多某又乘馬佩刀致驚長者乞相
恕村人始樂而歡呼庚生問父何在農婦曰彼在田庚生欲往就父農婦曰毋須去彼少頃自來此
時有女郎立農婦後農婦曰雲英吾兒庚生歸矣庚生視雲英雲英曰庚哥歸耶庚生曰英妹吾歸

矣。庚生願母曰：「英妹近向了角耶？」農婦微笑。雲英低首頹然。時老農遠遠荷鋤來，村人皆目老農。辛生趨前曰：「父兄歸矣。」老農不語。色似怒。庚生趨老農前，呼曰：「父兄歸矣。」因跪而拜。老農叱曰：「爾爲盜。今日尙來見我耶？」時老農荷鋤，因以手力握鋤柄。庚生曰：「父兄未爲盜，聲未已。」老農鋤立下。庚生方跪，鋤着腦後，鋤鋒沒入寸許。老農手輒釋鋤柄，癡立。庚生大呼而仰。村人亦同聲大呼。老農婦及辛生同聲哭。農婦抱庚生，取鋤出血流腦髓，亦隨溢。庚生呼父，又呼母，又呼弟。呼弟未已，氣絕。遂死。農婦亦暈厥。庚生骸旁衛隊圍老農，大叱老農曰：「吾兒盜也，吾殺盜耳。」村人譁曰：「若兒以功得少尉矣，非盜也。」老農不語。久久，忽曰：「真耶？」乃放聲哭，取鋤欲自殺。衆方恨老農不慈，不加阻。辛生哭而奪鋤，又呼村人相助。老農忽擲鋤，大笑狂奔不止。村人譁曰：「老農哀極而顛矣。」

辛生謂農婦曰：「嗟乎！母亦知東鄰雲英以昨夜死耶？」母曰：「何病？」雲英好女子，何遽死？辛生曰：「縊耳。其兄若弟謂雲英午前猶歡然若無事，吾父鋤兄時，雲英方倚吾家門前桑樹下，及兄倒地，雲英猶奔視。後見氣絕，始慘然流淚去。是夜縊耳。」農婦哭曰：「辛生，吾心裂矣。」爾父殺爾兄，又殺雲英，吾必往責爾。父問彼知痛否？辛生跪母前泣曰：「母勿往往，則兒請自刎。」母前父老矣，又有肝疾，故好怒。日前荷短鋤，鋤在肩而柄居下，父誤以爲柄在上，欲以鋤柄擊兄耳，不意有此變也。今父已狂，母再往責之。」

者兒將自刎。母前農婦曰：天乎。

小滑稽 甕牖新夢

(葉甸)

里巷細民聞人道古來帝王家事未嘗不魂搖心駭以爲雲霄之不可仰窺。顧其視生殺與奪操自一人。大好江山。維帝之士又未嘗弗竊竄豔羨以爲丈夫得此寧非快意之舉。特不敢出諸語言。相與告語耳。自政更共和而數千歲帝王之澤以斬後來之人。欲識帝王何如人者。會當於讀史時見之不意草昧無文之區。乃有莽男子欲崛起而繼其絕焉。觀其制作誠童穉猶弗逮。自謂行天之討而終以身殉。并及其孥。屬是亦至可哂已。

黔地處萬山間。林莽巖壑以爲屏蔽。故其民習於故舊。罕知外務。以視通邊大邑之人。殆弗可並居一世。紀也。民國奠定。官司文告。遂大書曰：中華民國。黔民觀此。類弗之深考。間有懷疑者。則私相議曰：何國之非前號也。其略有聞見者曰：清帝業遜位自今。以往吾國且弗復有帝。是以云民國也。此際有笑聲起。座隅意殊狂肆。衆迹聲以視見爲村中蒙師李某。某口廣而目細。笑時目益細。纔如一線。而其口大張。幾佔顏部之半。衆曰：李先生何哂。果有所知。盍弗以詔余。儕先生讀書人。識力視余儕勝也。李遂斂其笑容。抵掌言曰：有君斯有國。國而無君如含生之喪。其元鳥可存。全故言民國實

非通論衆曰李先生言當哉然今既無君而國矣先生猶何以論之李曰舉世聵聵罔知大道行有先覺破彼迷夢實告君輩予曩夢龍入我室恍惚間又覺高居宸殿臨對百僚故日來頗湛然深念天殆以大命畀予躬予必無負而可正思惟間適聞某君所言以爲迷誤之尤遂不覺掩口胡盧矣衆聞言俱以爲異顧李知書者必弗妄言各識其語於懷而散

有阮某者曾以事見執於縣官既釋衙縣官甚欲報之而無術比聞李語智機忽動因逕趨李所李居附郭之村荆扉茅舍頗極簡陋兒童十數輩縱橫列席誦聲如噪晚鴉李踞坐其中張其垂闔之細目廻環四矚目光所指誦聲益厲蓋學童常竊窺先生何視也俄而羣喧倏寂若有號令之者則先生友至矣李起迓客覓座無餘椅指一兒曰爾其與某生共坐爾椅當以讓客阮既坐略致寒暄旋詢曰聞先生有異夢然歟否歟曰良有之阮曰消失帝統罔思繼之者是猶鹿走於野而獵人無覩也一夫突出捷足而逐之獲鹿必矣天道無差示先生以朕兆殆令爲突出之一夫先生其有意乎李扼腕曰余思此亦已累日奈人心未附何曰是未須慮先生曩言無君不國聽者果已中心崇信五體投地先生又讀書智慧爲遐邇冠纒之事嚮非就決於先生者乎綸綺其音旣已久久今遂舉鄰友而臣之誰則議先生者故先生而廟起隴畝人民來歸必且如水就海迅成都聚也惟立

國○於○野○殊○弗○足○尊○崇○體○制○宜○取○縣○城○爲○都○而○後○不○基○斯○定○先○生○謂○何○如○者○李○躍○起○曰○君○真○予○之○臥○龍○哉○予○爲○皇○帝○君○爲○丞○相○因○謂○學○生○曰○爾○輩○可○歸○去○後○此○并○毋○再○來○予○不○復○爲○村○先○生○矣○學○生○聞○此○如○逢○大○赦○急○欲○歸○嬉○弗○遑○喪○其○書○第○捧○之○而○趨○出○李○門○歡○聲○乃○大○作○如○羣○鳥○之○驚○弓○蓋○十○里○之○間○李○之○外○無○蒙○師○今○季○輟○業○而○先○生○絕○諸○童○且○永○不○復○讀○宜○其○喜○極○如○狂○也○諸○童○既○散○李○遂○留○阮○於○家○促○膝○議○制○作○之○事○

翌○日○羣○不○逞○之○徒○集○李○舍○爲○數○可○四○十○胥○阮○某○爲○之○致○意○遂○來○攀○鱗○附○翼○欲○博○他○年○圖○像○凌○煙閣○爲○開○國○元○勳○焉○夫○李○阮○其○人○已○屬○頑○愚○之○尤○而○若○輩○一○嗾○卽○至○自○謂○幸○運○且○臨○是○誠○無○腦○之○人○耳○此○際○李○已○更○列○其○几○案○非○復○前○之○縱○橫○無○次○已○則○南○面○而○坐○羣○衆○北○面○朝○之○惟○亦○得○坐○蓋○謂○朝○廷○草○創○禮○制○猶○得○少○疏○也○其○室○故○非○寬○廣○今○容○是○多○人○乃○肩○背○相○磨○更○無○餘○地○坐○旣○定○李○曰○朕○爲○皇○帝○乃○自○天○授○夢○徵○一○一○屢○及○朕○躬○非○天○授○而○何○因○思○古○時○受○命○之○君○皆○追○封○其○祖○考○朕○今○循○之○追○封○朕○父○爲○老○皇○帝○朕○祖○爲○老○老○皇○帝○多○一○代○卽○多○加○一○老○字○焉○朕○母○猶○在○當○爲○太○后○朕○妻○方○浣○衣○內○殿○貴○爲○國○母○而○克○盡○婦○道○宜○封○爲○賢○淑○皇○后○爾○輩○視○此○豈○非○開○國○盛○典○耶○語○已○羣○衆○皆○起○呼○萬○歲○李○續○曰○朕○次○當○封○錫○爾○輩○矣○因○以○次○指○諸○人○曰○若○爲○王○若○爲○公○若○爲○侯○若○爲○伯○若○爲○子○男○得○封○者○皆○泥○首○謝○洪○恩○以

爲富貴儻來已致身青雲之上矣

阮某之爵爲王於諸臣最尊蓋其謀事之智一方之人莫與倫第非村先生故不甚受崇奉今自抑以相李李則如魚得水倚爲輔弼封錫已阮起奏曰於今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宜卽取縣城以爲皇都臣竊維縣之人夙耳吾皇名宜莫不箠食壺漿以迎者縣官愚昧或相抗拒吾皇則振其神威羣臣皆致其忠力禽而僂之反手事也阮語已有侯爵者一人起奏曰臣家有利銃竊欲謹獻吾皇臣曩隸軍籍軍潰臣携械而歸軍中用械皆最新式吾皇得此雖有負隅不化之徒一揮手而殲滅無遺矣李笑曰卿之忠誠昭如日月洵可嘉哉願朕當弱歲嘗窺異人書乃知利彈堅鎗皆得以神咒挫之咒語旣施斯鎗彈失其堅利故雖或逢勁寇朕視之乃如蘆葦甚無須携械往也惟有此良壯觀瞻於計亦得則卿携之來可耳羣臣當阮某邀結時已熟聞阮言李擅神術今復聆李自述皆神容駭愕情難驚喜仰首詳審天顏果與常殊額削鼻聳耳峭目細口廣乃類廟之兇神次念吾皇一出天下胥如小鬼之貼服則吾儕富貴將及身而子而孫與國祚俱永羣臣念此喜極則歎呼曰定都未宜遲其以明日往矣李曰准如卿等言朕之宮眷府庫財帛將載以俱遷也此際人聲喧於後村出覘之蓋不戒於火而廬舍爲燬村衆方攘臂施救喧聲遂沸李乃降諭曰朕方創業而祝融下

臨○示○朕○以○火○德○王○也○於○色○當○尚○亦○其○豎○亦○旌○爲○朕○表○號○

諸○人○既○散○李○自○立○爲○皇○帝○之○說○遍○傳○前○後○村○聞○之○者○皆○無○駭○怪○態○而○有○得○意○容○相○謂○曰○天○下○無○君○倫○網○顛○倒○讀○書○多○智○并○擅○神○術○如○李○先○生○誠○命○世○之○君○也○他○日○聖○衷○懷○舊○稅○駕○此○村○置○酒○高○會○召○吾○儕○道○故○舊○爲○笑○樂○此○豈○非○榮○幸○之○至○者○耶○人○言○既○繁○頃○刻○傳○入○縣○城○是○縣○頗○極○餒○陋○縣○中○之○衛○兵○纔○二○十○人○耳○縣○官○思○共○和○國○中○乃○有○妄○人○稱○帝○不○加○誅○伐○良○云○溺○職○顧○盜○寇○之○來○或○挾○巨○衆○吾○之○寥寥○二○十○卒○將○何○以○禦○之○因○遣○急○足○詣○鄰○縣○謂○明○日○將○有○寇○至○乞○相○援○也○洎○明○日○風○高○日○黯○沙○石○飛○揚○縣○官○携○其○衛○兵○二○十○人○各○挾○鎗○械○以○昧○旦○守○備○於○城○頭○歷○兩○時○許○見○遙○處○甚○驚○塵○上○寇○衆○疾○馳○而○來○赤○旌○高○擎○其○色○轉○殷○餘○則○不○再○辨○悉○

此○時○李○某○殿○諸○人○行○携○其○妻○並○奉○其○母○姬○發○伐○紂○載○文○王○木○主○李○或○略○師○其○意○耳○又○李○固○自○以○爲○皇○帝○者○其○出○乃○不○以○風○輦○玉○輅○蓋○亦○儉○已○有○利○銃○之○侯○爵○荷○銃○侍○行○爲○羽○林○軍○餘○則○攘○臂○袒○胸○或○以○挺○或○以○刃○捷○足○爲○先○驅○其○豪○勇○之○概○有○若○可○與○赴○水○火○也○願○望○見○城○頭○有○戍○卒○則○皆○倉○皇○有○難○色○廻○視○李○某○足○趨○起○不○前○李○視○狀○大○聲○曰○縣○人○抗○命○朕○維○行○天○之○討○曷○哉○多○士○尙○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雞○朕○於○神○咒○多○士○豈○遂○忘○之○諸○人○聞○此○氣○大○振○高○呼○前○進○聲○震○陵○谷○城○頭○衛○兵○聞○之○爲○之○戰○慄○又○皆○前○

聞李有神術。度已之鎗彈終且無用。不如反身遠避。猶得幸逃。誅僂遂棄其縣官。各將離陣而下。廿卒中有一人焉。思想頗異。他卒以爲神咒。可敵利鎗。必無是理。吾盍姑試焉。吾鎗發而咒不吾却。吾勳多矣。鎗發而果見却。則遁猶未晚。因舉鎗取準。度彈可相及。卽引機突發。而一寇仆矣。時縣官方呼止他卒。令無去他卒。覩鎗猶奏效。膽氣驟壯。遂各舉鎗以擊。第見羣寇四嚮奔馳。如山獸逃。網竄入林莽而去。中彈者十數。則頽然僵臥伏尸地上。而李某及其母。其妻。其荷銃之侯爵。與焉。檢李身畔有銀幣二十許。其母若妻亦各携五枚。總所謂府庫之實。殆止此三十餘銀幣也。軍械狼藉於地。如挺如刃。皆不中繩式。而侯爵者所荷銃一枝。製造甚精。誠最新式云。

小實業
小說

橡皮傀儡

美國

Edward Teggiston 著

(半儂譯)

距今八十年前。美國紐約埠時有一怪人。暴其蹤跡於通衢大道間。其人服飾絕詭異。老晴天氣亦御橡皮衣。不問寒暑。莫或更易。以是人咸稱之爲橡皮傀儡。傀儡聞之意殊自得。叩其原名。固却爾。司古德詒 Charles Goot-year (1800-1860) 也。傀儡生計素困。苟善事。實遷亦不虞凍餒。願其性怪僻。棄其所業。日孳孳於橡皮。遂致鶉衣百結。形容枯槁。囊無餘錢。室無宿糲。妻子交謫。友朋不齒。而傀儡不願也。考橡皮之由實出於南亞。美利加洲之橡樹。樹有汁純白如乳油。取而乾之。加以

製煉。遂成橡皮。初柏雷西爾 Penia 地在南亞美利加洲之 印度人不諳造玻璃法。遂以橡皮造瓶。至百年前。此橡皮瓶輸入吾美。美人視之。詫為奇貨。及後。雖有用之者。然以價過昂。擦鉛痕而外。殆不多用。故吾人至今謂橡皮為「辣盤」。猶有擦字「辣勃」之意義存焉。未幾。南美洲人又以橡皮製為雨鞋。式至古拙。而製作絕難。其值之大。可駭人聽聞。及入吾美。值乃益昂。幾非富人不能置。於是吾美之人。相率至柏雷西爾。購橡皮。自製雨鞋。製成。值誠廉。然不適用。入冬。鞋硬如鐵。且龜裂。入夏。則又融解。如膠。臭不可嚮。邇為是業者。皆大失望。此怪狀之橡皮傀儡。亦為失望隊中之一人。願他人既失望。莫不棄其所業。別圖補救。傀儡則不然。所買橡皮。既不能脫售。遂取而一一彰諸身衣也。冠也。履也。無一非橡皮所製。甚至胸前之領結。以橡皮帶挽之。手中之行杖。以橡皮條代之。更切橡皮為薄片。訂為一書。研究有得。則筆之於書。其室中什物。苟有橡皮。可製者。亦罔不自橡皮。然傀儡研究。雖力成效。乃絕鮮。某年夏天。大熱。其書融數年。心血悉付東流。傀儡大懷喪然。志乃益堅。是年冬。傀儡御橡皮衣。外出。天忽寒。橡皮凍結。傀儡不能行動。勉強抵家。脫衣而置之於地。則直之。如人傀儡。願而樂之。笑謂之曰。吾與汝兄弟耳。其憨態。有類乎此。然傀儡貧甚。久之。橡皮以試驗而盡。耗則貸諸其友。另購新者。又久之。親友亦吝不肯貸。固請則曰。若果欲借錢。則我寧借諸若之妻子。延彼等之殘。

喘○勿○使○凍○餓○以○死○若○汝○縱○行○乞○亦○分○耳○何○與○我○事○傀○儡○曰○友○乎○弗○爾○余○橡○皮○將○大○告○成○功○此○緊○要○關○頭○苟○得○若○千○金○卽○可○濟○事○否○則○功○虧○一○簣○終○不○免○以○饑○人○死○耳○其○友○笑○而○鼻○之○以○金○則○又○耗○去○蓋○傀○儡○心○中○固○無○日○不○以○明○日○爲○大○告○成○功○之○期○亦○無○日○不○以○緊○要○關○頭○爲○借○錢○之○資○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負○債○纍○纍○縱○至○小○之○成○功○亦○未○嘗○有○也○一○夕○傀○儡○寒○甚○索○煤○不○得○取○室○中○碎○木○殘○片○實○爐○中○熾○之○以○取○暖○偶○取○橡○皮○調○以○硫○黃○忽○失○手○落○爐○際○而○橡○皮○乃○受○熱○不○融○則○大○喜○過○望○是○夜○天○寒○甚○傀○儡○復○取○爐○際○燒○殘○之○橡○皮○出○門○釘○諸○壁○間○使○受○冷○詰○朝○往○視○則○又○不○凍○結○乃○狂○躍○而○入○告○其○妻○子○曰○成○功○矣○成○功○矣○妻○子○嗤○以○鼻○傀○儡○亦○不○較○旣○而○自○思○曰○橡○皮○和○硫○黃○誠○爲○我○發○明○願○硫○黃○之○多○寡○熱○度○之○高○下○則○不○可○不○察○今○橡○皮○已○盡○耗○買○則○無○錢○借○則○無○門○家○族○受○人○之○周○濟○衣○服○已○質○賣○而○無○餘○欲○了○此○未○竟○之○功○大○難○大○難○思○至○此○瞥○見○案○頭○有○其○子○之○教○科○書○數○冊○急○乘○家○人○不○備○挾○之○而○出○越○一○日○其○橡○皮○果○大○告○成○功○吾○美○之○得○利○用○橡○皮○實○自○此○傀○儡○始○往○日○之○嘲○弄○傀○儡○者○亦○改○容○而○敬○愛○此○傀○儡○矣○

半○儂○案○美○人○Mary E. O'Donnell 氏○所○著○大○發○明○家○之○命○運○Fate of Great Inventors 一○文○謂○古○德○詒○氏○曾○以○一○八○三○五○年○破○產○入○獄○一○八○四○一○年○得○釋○是○篇○並○未○言○及○其○或○小○說○家○言○僅○在○

摹繪其神似。不拘拘於故實與。

小說奇 雪膚之黃金髮

(黑子譯)

(一) 肇禍人

遠北之域有雪膚者。美姿容而髮之華美。尤爲人所艷羨。髮之色澤。燦若金絲。長髮委地。搖曳時波。動有光。群稱雪膚爲田野中之女王云。

雪膚每於風光明媚之時。常出坐於小池之旁。臨流自鑑。其美麗之容。徐徐梳其長髮。編成垂辮。彼常驕人曰。舍儂髮外。更有何物能與黃金之日光一鬪其輝耀者。

同時有陸機者。一狡獪之肇禍人也。性猜忌。工心計。見人之有勝於彼者。彼必設法以禍之。卽事之。不干彼者。彼亦必出而干預之。雖有時因害人而人轉得福者。然亦僅耳。功總不能抵其過也。

雪膚之驕其長髮也。陸機聞之。雪膚之消磨許多光陰。而理其垂辮也。陸機亦見之。惡性難移。陸機遂又欲一試其殘酷之故技焉。一日陸機匿池旁之巖叢中。狡目炯炯。偷視雪膚之櫛黃金辮。擬伺隙而動。時日正方。中雪膚受日光之暖照。不覺微倦。遂假寐於池旁之淺草叢中。芳草如茵。好夢方酣。陸機悄然行近雪膚身畔。出其并州快剪。將美人煩惱絲齊根剪去。旣又薙其頭而光之事畢。仍

匿巖叢中大慶其狡計之得遂焉。

無何雪膚醒以波作鏡面水理妝鑑影池中。大驚而退。復撫其破薙之頭。則知彼永久之心。愛物疇昔之驕人物。已化作飛絮。飛去而牛山濯濯矣。以爲夢耶。實非夢也。驚愕之餘。不知所措。兩行珠淚。流遍香頰。嗟嘆聲裏。大呼查爾。查爾者。雪膚之夫也。驍勇有膂力。逢彼暴怒時。人尤畏之。如雷神識者。謂以查爾之剛勇。自宜濟之以雪膚之溫柔。則美人勇士。相得益彰耳。

可懼之誼。講聲中。紫電閃耀。迅雷怒捲。巖石震動。樹木搖撼。陸機隱巖叢中。聞聲向外偷視。見查爾將臨。懼至戰栗。自念設被此偉大之雷神擒去。則我那堪爲彼之玩具者。情急智生。急奔至江邊。化爲鮭魚。悠然而述。

然查爾目光如電。豈易受人欺騙者。陸機之狡獪。彼固早知之。及見雪膚痛惜其被竊之髮。而又見鮭魚之突躍入江。心深處已知端倪。卽變形爲海鷗。飛翔波面。徘徊空中。少頃鼓翼如飛。矢突入江中。及浮出江面。則已緊捕此困鬪之鮭魚於利爪間矣。旋飛至鄰近高巖棲息。既定查爾大聲曰。萬惡之肇禍人。亦有今日耶。慕名久矣。今茲遭擒。其亦懊恨乎。陸機知變形之舉。已被窺破。查爾方盛怒。懼遭不測。然自維力實不足以脫彼之羈絆。因復其原形。卑辭而求。查爾曰。君果欲致我於死耶。

則我雖死仍不能使雪膚被雍之頭回復其原狀也。予剪雪膚之髮聊相戲耳。固無害於雪膚也。君如宥予者則予將盡予之力以贖予肇禍之愆。生死惟命。查爾曰：汝言何謂也？曰：有妖魔窟者窟中有工場。善製造此間人所不能製者。窟中人悉能之。君如宥予者則場中有予之親戚在。予將馳往窟中請予戚爲雪膚重製一金色之辮。攬之美人頭上。恐不特真贗莫辨且較真者更美百倍也。查爾知陸機本食言而肥者。流所爲常不能如其所約不之信。時適見菲蘭來前。菲蘭者查爾之從弟也。查爾呼曰：從弟趣來前助予共除此世界之惡賊。汝撕其足我則拖其髮裂其臂。我將以彼之肢爲魚之餌。彼之身爲鳥之食。陸機聞之恐懼幾死。俯伏於地不能起。頻吻菲蘭之足求彼之憐憫。并謂若果宥彼者則彼不特以金絲之髮還諸雪膚。并將以巨斧貢查爾。駿馬獻菲蘭。以贖前愆。而報今恩。言殊誠懇。可憫。查爾始釋之。命其速如約往。速如約來。陸機唯唯如釋重負。於是馳作妖魔窟之游。

(二) 妖魔窟中之工場

陸機經曠野渡沙漠。奔波三日已深入不毛之地。環望四圍。峯巒層疊如入萬山叢中。忽大聲發於山巖間。聲浪之大響若地震。巖石劈裂陷爲山谷。望之黝然。杳不見底。無數洞窟似皆圍以短牆。不

見天日陸機於是沿紆曲之小徑而入每經裂罅處氣味難忍幾一步一噓翹首望之峭壁障天此身已蜿蜒於萬巖之下逢裂罅之狹者其間不能步常溜而下行行重行行裂罅盡陸機見前有大屋趨而入纔入室而目爲之眩久黑之後幾不能張光線之強卽天空之太陽亦不能及也室之四圍俱燃烈火冶鱸風櫃之屬俱皆奇製鱸中火勢炎炎更鼓之以風櫃越發光輝

屋之頂密飾以金剛之石及他種之寶石光華燦爛若萬千明星煥發於天空窟中妖魔均高不盈尺棕色其顏裸其上身腰間則圍一種之獸皮巾形殊奇或執巨斧或手曲鉗憧憧往來各有所事或以巖石鎔黃金或製珍寶美玉之屬大概均人世驕貴婦人所不易得者亦有以美人之淚瑤露之滴範爲潔白之圓珠者亦有以春日之樹葉琢爲碧玉者工作均忙甚故陸機之入室彼等均未注及而仍作工如故一若彼等之生活全恃此片刻不懈之操勞者

陸機訝視彼等良久見距離最近處有一持火鉗之妖魔焉遂向彼述來意時此妖魔正一念專注欲製成一大之金剛石而名之曰光華山聞陸機之言亦不舉首視陸機而仍工作如故且作答曰冶金零有人我非製金者往伊伐特後人處彼等能製汝意中之物也陸機於是向火光最明距離最遠之一屋角行此處卽伊伐特後人之冶金處也伊伐特後人聞陸機之請允爲雪膚重製

黃金之髮即日開工少焉以一塊黃金投諸冶鑪中鎔之使長旋鎔旋抽如是者七次後以鎔長之金條授與一棕顏之妖魔此妖魔即奔諸室之他一隅彼處爲妖魔婦女之紡織所一妖女受此一東之金條置諸紡車之紡絲竿上若人世之紡棉紗然即坐而織織時妖女輩均且歌且紡歌調頗佻屈歌聲甚可愛蓋皆唱古妖王卽位之歌也而棕顏之男妖魔輩均環織者而歡欣跳舞一時工場上萬千之小砧槌打聲與歌者之唱歌聲互相應答無何金條分成金線矣金線又分成髮絲矣絲之細絲之柔雖蠶蛛之絲恐亦未能比也工畢妖女手其金絲之長髮而整理之陸機視之固較彼所薙雪膚之黃金髮遠勝十倍也而伊伐特後人亦面有得色似表其手術之精巧者以此寶貴物授諸肇禍人肇禍人喜而受之然心實忌妖魔輩之巧工不置也

陸機曰髮之美觀必能樂彼田野中之女王無疑然女王得此不知又添彼幾許驕誇而增他人幾許贊美矣抑吾更有請者女王之夫剛勇之查爾我已許贈彼一斧設我空手而回則彼將不利於我請爲我鑄一斧可以殺巨人者俾予可携歸贈查爾也伊伐特後人中有一年長者聞之答曰是則吾等所不能矣亞定較查爾尤尊誰敢不先贈亞定而卽贈查爾乎陸機又請曰然則爲我製一贈品與亞定可乎想亞定得此必能救予而解彼雷神之暴怒也

妖。魔。輩。遂。擲。鐵。於。冶。鑪。中。鎔。之。使。熱。待。爐。中。白。烟。縷。縷。起。而。出。以。小。砧。錘。打。之。成。一。奇。槍。槍。狀。之。奇。爲。人。世。所。未。見。者。槍。桿。飾。以。珠。玉。槍。尖。復。鍍。以。黃。金。計。鍍。至。七。次。之。久。妖。魔。輩。取。而。謂。陸。機。曰。是。槍。名。滴。金。請。與。大。勇。之。亞。定。以。表。吾。等。敬。贈。之。微。意。陸。機。又。請。曰。溫。和。之。菲。蘭。亦。可。與。以。贈。品。乎。予。已。允。贈。彼。一。駿。馬。許。彼。乘。之。卽。自。能。馳。至。彼。意。中。之。地。不。勞。控。馭。也。君。等。能。再。爲。我。一。製。乎。

伊。伐。特。後。人。復。擲。黃。金。於。冶。鑪。中。猛。鼓。其。風。櫃。一。闔。一。關。聲。浪。之。巨。頓。使。窟。中。之。屋。頂。爲。之。搖。撼。而。蓬。蓬。烟。霧。爭。向。烟。突。中。怒。捲。而。出。山。頂。幾。黑。雲。迷。漫。無。何。而。工。畢。而。火。熄。爐。炭。中。一。小。舟。成。焉。帆。檣。而。外。更。配。有。一。對。長。槳。迨。取。置。平。地。舟。忽。漸。漸。高。大。剎。那。間。已。塞。遍。工。場。之。大。部。分。舟。身。之。偉。大。卽。萬。千。之。戰。士。戰。馬。儘。堪。飽。載。一。妖。魔。忽。呼。曰。小。！。舟。身。遽。縮。漸。變。漸。小。闊。僅。如。葉。伊。伐。特。後。人。中。有。一。年。幼。者。取。而。捲。之。如。布。巾。然。授。與。陸。機。曰。是。名。追。風。請。贈。溫。和。之。菲。蘭。航。海。時。彼。可。乘。此。雖。盡。載。菲。蘭。之。友。亦。尙。有。餘。地。也。不。用。時。則。可。捲。而。懷。之。陸。機。曰。但。我。允。彼。者。駿。馬。也。非。仙。舟。也。妖。魔。曰。吾。固。贈。彼。駿。馬。也。一。海。中。之。駿。馬。耳。陸。機。雖。感。謝。妖。魔。然。以。未。得。查。爾。贈。品。故。猶。不。甚。滿。意。卽。取。黃。金。之。髮。滴。金。之。槍。追。風。之。舟。告。辭。而。出。欲。回。故。鄉。

(三) 首領之比賭

陸機循原路出洞窟將至洞口忽遇二妖魔較前見者身更短小面更黝黑一名勃洛克者見陸機而問之曰手中携者果何物歟肇禍人曰髮與雪膚槍與亞定舟與菲蘭勃洛克曰可得一觀乎陸機鄭重以三種奇怪之贈品逐請彼等之鑒賞并謂全世界恐無有妖魔能再製此奇物者勃洛克曰果誰所製者曰伊伐特後人也勃洛克若有輕視之容謂陸機曰伊伐特後人有時本亦能創此奇製然莫謂吾輩中無巧匠也立彼處者爲我兄新特爾善製作彼所製者必能更奇於手中所持之贈品也陸機不信曰彼恐不能勃洛克曰吾兄如不試問汝舍天花板上之金剛石外敢以何物賭曰願以手之首領賭

約既定於是三人同入新特爾之工場中一兄一弟卽從事工作有頃爐火蓬蓬勃發火花飛出煙突中若一陣之流星怒舞空中新特爾取豕皮一片投諸冶爐又命其弟盡力鼓動風櫃謂不命之止者毋許止勃洛克如言狂鼓無或稍停白鐵上衝火光肆射新特爾亦目不轉瞬徐俟其爐中物之漸漸溶解而變色焉時昆仲正一念專注於工作亦不暇顧及陸機陸機惟恐比賭之或負變一大黃蜂飛止勃洛克手上狂噬不已以爲能使風櫃停鼓者則工難成矣計殊狡也然勃洛克仍鼓其風櫃如故不以手之被創而稍停無何其兄大聲曰止！但見新特爾自火櫃中取出一巨豕豕

之牙潔白如象牙。豕之鬣燦爛若黃金。光華閃耀若正午之日。光不可逼視。新特爾曰：是名金鬣。是爲予兄弟贈菲蘭之微禮。汝之追風可涉重洋。若予之金鬣則爲陸地上之駿馬。飛行之捷可以逐電。亦可以追風。乘之則縱橫馳騁無不遂心矣。

言次又擲黃金於爐中。勃洛克仍力鼓其風櫃。新特爾則仍注視爐中之燄。目不旁瞬。多事之黃蜂復撲於勃洛克之面。初欲刺其雙目。嗣忽止於勃洛克之頸上。盡力猛螫。勃洛克受創後痛甚。額上汗珠滴滴流下。然仍鼓風櫃如故。不敢少停焉。其兄又狂呼曰：止！爐中一奇形之黃金環鑄成焉。光華燦爛閃爍異常。環之四圍遍嵌珍奇之珠玉。尤令人目迷五色。新特爾指而謂陸機曰：是名如意環。每逢月之九日則此環可化出八環。環環相等。無絲毫之異。合之適成九數焉。苟佩此環則足之所經瘡土立能肥饒。野花可變玫瑰。田中收穫可以豐盛。倉中穀粒無慮匱乏。總之苟有所需無不如意。故錫以佳名焉。是爲予與亞定之微禮。言畢又轉而謂勃洛克曰：吾弟識之。

無何昆仲又取鐵至。鐵皆彼等自遠北運來者。二人搥打之使熱。新特爾始投入爐中。戒其弟曰：是爲予贈品中之大贈品。鼓汝風櫃毋偶。停止若稍猶豫。功虧一簣矣。於是勃洛克猛鼓風櫃。較前益力。而新特爾則靜視爐中炎炎之火。較前尤鄭重。巨蜂又飛嚙勃洛克之眼。臉血流。眼直。流至頰。

勃洛○克○之○雙○目○竟○盲○不○能○見○物○矣○受○創○甚○劇○痛○不○可○忍○不○得○已○停○鼓○風○櫃○舉○其○手○逐○其○臉○上○之○整○人○物○風○櫃○停○鼓○而○工○遽○止○爐○中○一○銳○利○之○鋼○斧○又○鑄○成○矣○色○澤○翠○藍○製○作○甚○精○斧○柄○甚○短○僅○長○一○寸○有○半○以○工○未○成○故○也○新○特○爾○復○接○長○之○使○之○與○斧○身○相○稱○告○陸○機○曰○是○名○斫○玉○汝○非○允○查○爾○一○巨○斧○乎○此○斧○當○查○爾○得○之○然○係○吾○等○之○贈○品○汝○不○能○冒○爲○己○物○也○望○彼○執○此○可○以○禦○長○鬼○退○巨○魔○雖○擁○鎊○盾○披○犀○鎧○苟○受○此○閃○爍○之○一○擊○無○有○不○立○斃○者○

新○特○爾○遂○命○勃○洛○克○取○此○三○種○寶○貴○之○新○出○品○偕○陸○機○出○洞○窟○經○遠○北○之○域○登○查○爾○之○門○而○求○見○焉○二○人○又○請○亞○定○查○爾○菲○蘭○三○人○爲○鑒○定○員○請○彼○等○一○爲○鑒○定○二○人○贈○品○之○孰○優○孰○劣○俾○決○賭○約○之○勝○負○焉○

鑒○定○員○就○席○後○陸○機○卽○進○呈○亞○定○以○滴○金○之○槍○謂○若○擲○此○槍○則○擊○敵○常○能○命○中○又○獻○菲○蘭○以○追○風○之○舟○謂○乘○此○舟○則○舟○知○人○意○自○能○載○人○至○其○目○的○地○末○上○查○爾○以○黃○金○之○髮○謂○覆○此○髮○於○雪○膚○頭○上○則○髮○自○能○生○長○且○較○渠○前○次○驕○人○者○將○美○觀○千○百○倍○也○述○畢○查○爾○怒○曰○我○斧○安○在○耶○陸○機○不○能○答○

勃○洛○克○待○鑒○定○員○逐○一○品○評○陸○機○贈○禮○之○價○值○既○畢○亦○趨○前○謹○貢○其○贈○品○於○是○上○亞○定○以○如○意○之○環○謂○環○爲○萬○寶○之○源○獻○菲○蘭○以○金○蠶○之○豕○謂○豕○知○人○意○飛○奔○之○速○雖○騏○驎○亦○莫○能○追○及○後○贈○查○爾○以○斫○

玉之斧謂斧亦如亞定之槍擊敵時能命中凡物遇之無不粉碎尤奇者擲出後復能飛還主人之手。

鑒定員聞勃洛克述畢卽宣言勃洛克之一斧一豕一環爲贈品中之最佳者而勃洛克勝矣於是勃洛克向鑒定員要求願得陸機之首領以歸爲彼之勝利品狡獪之陸機聞而笑答之曰我之首在約當屬爾但我之頸仍爲我之所有物也汝苟能不觸予頸不傷予頸者則割予首領去可也勃洛克知爲陸機所弄未能割得其首雖頽喪而歸然查爾夫婦酬彼珍品已不少云

苦情
小說

孤鸞淚

(梅郎)

噫此何聲也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何其哭之哀耶時參橫斗轉月落烏啼冷露砭肌淒風刺骨野磷點點村犬嘵嘵對茲天地晦冥萬象猙獰之夜景已足令人怖極而毛髮爲悚詎於此幽慘之域又發生一種嗚嗚咽咽淒淒慘慘之哭聲自飽和嚴露之寒風中播盪而來噫其神號歎鬼哭抑青年孌婦痛失所天而效齊婦之善哭歟不然其殆漆室女之流亞歟時有黃某者壯於胆尋聲往一辨其爲人與鬼噫其鬼耶乃與鬼爲鄰之一童子耳蜷臥於鄰村土山之上叢樹之中披髮跣足衣衫襤褸面目垢汚神情慘淡驟視之幾疑爲魑魅魍魎懼而却步時時以首抵地作噍殺之哭聲俄

而仰首長嘶曰。天乎。人皆有父母。我獨無父乎。母乎。我父母在天之靈。何不一鑿兒之慘。苦速俾兒脫離此地。獄携以俱往。嗟乎。兒今惟有一死之爲。愈上天入地。以覓我父母之靈言。時聳其瘠枯之臀。踴而起。且行且解其陳舊之衣帶。猱樹而上。以帶之兩端。一繫樹枝。一繫頸項。繫畢。躍而下。冀懸樹以死。奈帶朽身重。斷而下跌。及地。乃絕。無受扑忍痛之呼吸聲。蓋帶雖中截。而項下之纒。其結乃益緊。縮氣管爲之驟閉。黃某乃躍而前。爲解其結。熟視之大聲問曰。咄。豎子。汝非前村張翁子耶。汝年幼何遽不欲生。疇欺若者。速告我。毋諱也。童乃忍其淚。舒其氣。斷續以訴其悲慘之歷史。噫。讀者諸君。此童果何所苦。而憤不欲生。若此童名福生。父載德。以經商起家。稍有蓄稱。小康焉。晚年得福生。愛之甚珍。愈連城福生。三年而慈母見背。載德既哭其妻。復哀其子。易嚴父而爲慈母。撫養鞠育。備嘗艱苦。以桑榆景暮。惟此一滴血所仰望。以綿祖宗之血食。而解晨夕之寂寥。并以慰鼓盆之餘痛。越二年。載德以勞瘁而病。深恐其子之失怙。憂心如焚。而病益以劇。知將不起。乃爲福生謀。保護人。然近支無期功親。不得已。招其族弟名文元者。至榻前。而以福生爲囑。并籍其一生之積蓄。以授文元。俟福生成人後。資以度日。文元儒者也。素諛。兄能得其兄之歡。至是聞兄有託孤命。立掬其精忠之心。指天日以爲誓。載德之目乃瞑。詎文元人而獸性。卑鄙心狠。毒普之恂恂。特以有求于其

兄載德既死遺產又盡入其握則立變其受命託孤時之態度縱賭博肆淫慾置福生之飢寒飽暖於不顧如是者五六年而載德之遺產消耗殆盡先是福生曾就村中某學究學至是遂輟業蓬首垢面終日執屨養役衣敝如丐者子媚文元者猶謂文元賢能以勤儉訓其姪於是而文元之虐人無敢訾福生之苦人無能知逾年而文元之產亦蕩焉無存福生之役乃益以繁福生之境乃益以苦樵薪汲水洗衣養飯無不責之福生文元之妻始尙稍稍惜福生至是因其夫之敗家婦咎於福生目爲不祥物恨之若眼釘拳錘足踢多於飲食每餐食以殘義冷炙或竟不之與福生體弱而質脆烏能堪此蹂躪然最親愛之父母已先後作長眠人不往九原誰可與訴時親族中之稍有血氣者哀福生之遇不直文元之爲羣起詰責文元大言曰若儕何賸賸樸儉爲立身之本勤勞爲成事之基我教福生勤勞樸儉故衣以襁袍食以脫粟課以炊汲督以洗滌非吝也非酷也此中有苦心在若輩何足知渠性魯讀無益我爲託孤人奚爲而忍使此無父無母之孤鸞流而爲情民爲乞丐若儕不我佩而反我責是何爲噫休矣若儕不見此福生乎渠來余家高不及桌今年十三矣此七八年中撫養之教育之者果誰氏之力渠年非小而乃衣垢不知洗頭蓬不知櫛是豈克家子哉休矣余之苦心終不能大白矣衆聞文元言無如何欲訟之則自度力不勝憤而罷文元知衆可欺遂

益肆其虐某日又大杖杖福生自頂至踵無完膚福生不能堪乃入林以求縊黃某既詢悉此孤鸞之苦爲之唏噓扼腕者再携俱歸以養其傷久之爲文元所悉伺隙刼以歸至翼日而此可憐兒之死已騰於衆口矣文元哭之哀具柳棺藁葬於土山之陰或詢狀則泣然曰昨夜有鬼嘯於門晨起而福生面青目瞪以死天乎余兄善人而天乃絕其後命矣乎自是風淒月冷夜色朦朧時彼土山之上輒現一鬼影哭聲淒楚必動人魂魄至晨雞三唱而後已

家庭小說

阿母之苦心

(可梅郎)

福草生 Ferguson 每從外邊回到家裏的時候纔進了門便急急的把門關上這隨手啓閉的個字直算得他自治規則的第一條還有一種脾氣說來也甚可怪跨進了門先要靜立數分鐘聽那裏邊可有甚麼動靜沒有然後打起高調喝一聲鴉衣 Dove 這鴉衣兩字並沒有甚麼講究但福草生已習久成慣就算在他愛妻跟前報到的口號一日又打從外邊回來進了門照着常例聽了數分鐘喝一聲鴉衣那裏邊却沒有人答應靜悄悄的好似荒墓一般非但女兒邁喬蘭 Marie 沒有下來請安就是他的愛妻福草生夫人也沒有站在樓梯上邊掬着笑臉來迎他福草生萬分沒趣心想他們在樓上做些甚麼乃把外衣大帽輕輕的掛在架上躡足潛踪的隱上樓去到

了房內向床上一看只見那心愛的夫人直挺挺的橫在床上口裏發生一種噉噉噉噉的聲音那呼吸好似火車纔開時烟窗內上升的烟時急時緩那心窩好似海洋中的潮汐旋湧旋落和呼吸互相答應那肩兒又好似風浪中的船身倏起倏平 and 心窩相依作拍福革生跑到床前坐將下去叫了一聲我愛便運用週身的氣力把兩手向他愛妻腰下插進去扶了起來擁在懷中急問道我愛你爲什麼這樣的悲傷那時夫人露出一副悲從中來鬱不能聲的樣子欲言又止身體搖搖不定只把兩手在福革生頸部緊緊摟住全身不用一些自主力全靠福革生身上又把頭壓住了福革生的左肩似乎要啓口告訴他心坎上的事情那兩眶中的熱淚已不聽他指揮向福革生肩上簌簌的落個不住直透到襯衫上邊福革生覺肩上濕熱蒸騰知道是他愛妻的熱淚頓時心神撩亂不知怎樣的去安慰他想這時還去問他究竟爲了什麼他一定要分外的悲鬱不如問我女兒邁喬蘭罷舉目四顧却又不見邁喬蘭在面前乃高呼道邁喬蘭邁喬蘭邁喬蘭喚了兩聲不聽見答應便怪異道我這房屋並不寬大在這裏呼喚無論何處沒有不聽得的難道邁喬蘭也出去了麼他在交際上面本是不喜歡應酬的這回見到那裏去呢福革生正在出神的想他女兒邁喬蘭的去處那視線忽的被樓板上的一團揉亂的雜記紙釘住了福革生想把他拾取起來奈這時他

夫○人○的○全○身○正○緊○靠○在○福○革○生○左○邊○身○上○如○把○身○體○向○前○屈○曲○那○夫○人○一○定○是○要○跌○下○去○的○躊○躇○了○一○會○便○把○左○手○緊○緊○的○樓○住○了○夫○人○自○己○的○身○子○徐○徐○向○右○而○橫○彎○下○去○把○右○手○從○他○夫○人○腰○間○輕○輕○抽○出○極○力○伸○到○紙○團○旁○邊○用○中○指○和○着○食○指○拊○了○起○來○但○要○用○着○一○隻○右○手○去○展○開○那○揉○纒○的○紙○團○也○狠○艱○難○費○了○三○分○鐘○的○工○夫○纔○勉○勉○強○強○的○展○了○開○來○擊○至○面○前○只○見○那○紙○上○邊○寫○着○道○

我○最○親○愛○之○母○親○鑒○我○母○親○見○此○信○時○女○兒○與○赫○路○德○Harold 婚○禮○已○成○行○將○偕○往○熱○亞○爾○拉○福○爾○司○Niagara Falls 度○美○滿○之○密○月○此○行○可○使○我○父○消○滅○其○反○對○赫○路○德○無○意○識○之○舉○動○我○父○為○人○除○反○對○赫○路○德○外○誠○可○稱○世○界○上○最○慈○善○之○父○親○娛○女○悅○女○無○微○不○至○女○甚○愛○之○並○將○終○身○愛○之○此○次○之○不○告○而○行○仍○願○我○父○宥○我○愛○女○邁○喬○蘭○

福○革○生○閱○畢○依○舊○把○這○信○掉○在○樓○板○上○邊○一○言○不○發○側○着○臉○緊○緊○俯○伏○在○他○愛○妻○的○肩○上○一○時○全○體○震○動○好○似○神○經○上○受○了○非○常○感○觸○的○樣○子○並○有○一○種○好○似○乾○渴○的○嗽○聲○同○時○從○口○中○發○出○他○去○人○看○見○了○這○樣○奇○異○形○狀○頃○刻○把○自○己○心○坎○上○的○悲○傷○不○知○不○覺○的○飛○向○九○霄○雲○外○急○把○秋○水○似○的○目○光○斜○向○肩○邊○去○窺○探○福○革○生○的○臉○兒○是○怎○樣○的○傷○感○不○料○目○光○所○及○頓○時○嚇○的○一○跳○他○的○臉○兒○不○但○一○些○兒○沒○有○悲○哀○的○樣○子○反○是○一○臉○的○笑○容○頃○間○一○種○乾○渴○嗽○聲○乃○是○悶○笑○的○聲○音○不○是○哭○泣○的○聲○音○

夫人見了福革生的臉兒，便呆呆的張開了口，驚訝喘息道：「世上有這樣的人麼？福革生也一邊喘息一邊接着說道：『這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夫人緊接着道：『你是不是恨着赫路德的麼？』福革生道：『這是你心中的理想罷了。』夫人道：『福革生，你不要說謊，你對待赫路德的行爲，那一處不露，狠不滿意的樣子。』他第一次來訪邁喬蘭的時候，你待他比畜生不如；後來每逢遇着他的時候，總算承你的情，留着他一些兒面子，只在背地裏繙眉蹙額，多方厭惡他，虧他臉皮還厚，耐得下這許多。只是據我想來，他又不是馱子，這種自謂隱諱的做作，怎樣會不明白臉厚還是假的，捨不得邁喬蘭是實在的。』你聽了他所發的議論，宣布的意見，你總百般的輕蔑，不但視爲毫無價值，還要說是不通事理的那一夜十點鐘時，他和邁喬蘭兩個一全坐在左邊屋裏，正在高談闊論，很有趣味的時候，你就提了那只鬧鐘，闖將進去，對鬧鐘呀，鬧鐘呀，烏鬧了一陣，還故意望着鐘面上，自言自語道：『喔，十點鐘了，不早了，不早了，鬧鐘的法條，絞緊些，不要臨時不開，不能起身。』嚕，嚕，嚕，這緊急的逐客令，他兩隻腳，纔跨出門口，你又故意用力，將那扇門，嚮嚮的碰上一碰。……福革生聽他夫人嘮嘮叨叨的，背了他一大篇歷史，就有些不耐煩起來，搶着說道：『不要多說了你。』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了我從前所做的種種事情，不過是簡接的作用，是你感化成功的。何嘗是我的本心。我

與他本沒有什麼意見到了今日你倒數一數二的說我……夫人不待他說下去搶着截住道我
不過提起你從前的事罷了又沒說你不應該這樣的我不是早對你說過那赫路德是最可憐惡
的麼我正因為狠可惡懾的赫路德誘了我們如花似玉的女兒去纔在此悲傷呢福革生道事已
至此悲傷有什麼用處我勸你不要悲傷了罷現在邁喬蘭在甚麼地方你可去對他說事已成事
我決不來根究叫他以後不必替赫路德担干係了做人須要圓融些像你這樣的固執不但要氣
壞自己身子那可憐的女兒也沒有安穩的日子他的心也將給你磨碎了夫人聽了這話便接着
道事情呢真是一樁可悲可恨的但是……哈哈……哈哈福革生聽了這種笑聲急急的抬起頭
來望着他夫人臉上詫異道你不是極惱赫路德的麼爲什麼忽的露着歡喜狀態發這樣的笑聲
那是什麼意思呢夫人翹着大指點着頭向福革生道你試細細查察在我們家中往來的人是不
是要算赫路德最好……福革生攙着道奇了真奇了你在我們面前從沒有說過赫路德一個好字
今天……夫人急道不要忙我來細細告訴你你就明白了赫路德的人格我素來曉得的我很願
他與邁喬蘭訂婚邁喬蘭雖和他交接幾次却是平常得狠沒有一些兒愛情心坎上也並沒印着
赫路德的影子我如把他們勉強撮合你也不來阻擋我自然也可以成功的但我想婚姻兩字是

男女終身的大事。倘兩口兒有些意見不合。就不能安妥穩穩。白頭偕老了。所以做父母的。萬萬不能。用專制手段。去強制訂婚的。邁喬蘭。老成練達。聰明漂亮。和數一數二的。赫路德。混在一處。只是天真爛漫的。不知用愛情去籠絡他。我怕他錯過這絕好機會。將來後悔不及。所以費了無限心思。想那感化邁喬蘭的法子。說至此。福草生又撥入道不錯。不錯。是極應把邁喬蘭感化的。但是我不是外人。爲什麼偏要瞞着我呢。瞞着還不算。還要在我面前運用手段。使我錯恨着。赫路德。這是什麼緣故呢。夫人聽了。依舊從容容的說道。我。叫你不要忙。你偏要搶着說。你且息心靜氣。慢慢兒聽下去。就會明白了。那時。我想了許久。忽地想着。從前在閩中時。每日薄暮。就到農場上去散步。常見許多耕牛。擁擠擠的。排列場上。一把粗糲的稻草。當着山珍海味般。爭食。完了這隻目。睜睜的。向牧童看着。或旺或旺的叫着。似乎告訴牧童。你所喂的草。還嫌太少呢。這幅絕妙好圖。想你總見過的。倘那個時候。牧童真的再給他些草料。起初依舊是爭先恐後。極有滋味的。到得後來。腹中雖沒有十二分飽。但是吃得慢了。滋味也就沒有了。再叫他吃。他斷斷咽不下。了你若過分少給他些。他滋味也便過分的好。再要吃的。心思念念不忘的。記在心裏。比彫刻在腦筋裏的。還要牢固。但是給他吃的太多了。吃乏了。味那要叫他記念着他。也記念不住了。我父親畜

着許多牛每逢喂牛時候常常試驗這個道理把一兩的草堆在場中十數隻牛便打搶着爭食再把一大堆草料堆在場上四面用矮竹籬圍住使那牛不費些力不得到這草堆上來這竹籬與草堆的距離也不甚遠耕牛立在外邊可以勉強吃着裏邊的草照這樣佈置好了靜靜的聽着一分鐘後便聽得耕牛的脚步聲慢慢的走到草堆那邊去想吃那些草料了在這個時候你若趕緊呼出獵狗把他們遠遠的趕去趕到半英里外的荒野地方或樹林內守住了不放他跑出來到了那時只要你一些兒不留神這些牛便悉數的跑回到那心中所記念着有草料的所在把竹籬拚命的撞去去吃那草料了儘你再照第一次法子用獵狗去趕到得後來他們跑回時跑的比第一次還要快到了竹籬那邊撞破竹籬的力氣還要比第一次猛烈這是一定的道理那獵狗雖能將他們趕開但是一無用處的反是愈趕得遠他們跑回來也愈快趕得次數愈多他們要吃的的心思也愈切我想着了這段情形纔能選着這乘龍快婿使邁喬蘭安安穩穩的跑到禮拜堂裏和赫路德行這結婚的嘉禮到熱亞喬拉福爾司去度這甜美的蜜月哈哈赫路德英雄年少猶如稻草邁喬蘭年正及瓜恰如一牛你……福革生攙入道算了罷夫人續着說道你一刻不忘注意他們兩人的事情屢次把赫路德趕去我不得不贈送一個佳號與你稱你爲狗這不是我謾罵你實是來

祝頌你表揚你玉成他們美事的大功德。福革生接連着道：算了，說了，我是狗，還算祝頌我那。是笑話麼？夫人忍笑道：那是實言，請你恕我不要動氣，快些替我按一下電鈴，叫一個僕人進來，送赦書去叫他們小夫婦回來罷。福革生一手按着電鈴，回過臉來對着他夫人，柔聲緩氣的讚頌道：哇，你真了不得，當我孩子一般的玩弄我，我狠喜歡你，我狠佩服你，這神鬼不測的機敏，使我代你盡了許久的職務，却還如睡在鼓裏一般。現在托你的福，使我沒有拋棄為父的職任，我愛我真感激你呢。說時，福革生走到他夫人跟前，對着他夫人的櫻桃小口，甜甜密密的接了個吻。

梅郎曰：福革生夫人因酷愛赫路德之故，恐其女淡然視之不假，以愛情致失赫路德之歡，而失佳婿於交臂，因以象牛之理，以象其女，而借其夫為狗，暗嗾其夫監視己女，而厭惡赫路德。於是遮喬蘭之愛情，反由之一發而不可遏，嗣既暗令其女與赫路德結婚，又不敢明以告其夫，乃偽作心有所傷，臥床不起，且以其女預作之請罪書，揉而投諸床前。福革生見其妻之抑鬱，必竭力撫慰，乃故故不語，使福革生四顧思維，而突見此奇異之書信，則福革生方欲博其歡，斷不至怒，而加詰及見福革生閱書後，忽伏而震動，福革生夫人乃大懼，繼見其非哭而笑，則又驚訝實訝，其不怒而笑也。噫，福革生固贖贖而慈母之心，良苦矣。

學童司各脫年十三肄業於某小學校性勤勉而好學尤富有進取之心每遇教師察課自恃其記憶力之強常不作第二人想

司各脫之同學中有一生名倍而那者年齒較幼體格亦較短其坐次適當司各脫之前而聰明勤學與夫記憶力之猛銳實爲司各脫旗鼓相當之勁敵教師察課時有所發問倍而那必首先答述無訛以是倍而那於講堂上之成績當居第一

司各脫以體格較倍而那爲高年齒又較倍而那爲長退居其後深以爲恥思奪其第一之位置乃益奮勉勤習擬俟教師發問倍而那時倍而那不能立答教師必顧而之他則己可越席代答以戰勝此數居第一之倍而那

司各脫傾其全力於應習之功課上冀有一旦用以襲擊倍而那之隙詎倍而那於答問時常滔滔不絕無懈可擊司各脫不得其故乃於倍而那對答時細察其自頂至踵之態度作若何之形狀而能徐徐對答無格格不吐之病久之始發現一種特別之狀態蓋倍而那於聞教師發問起立時必立以右手之大指與食指按摩其內衣半臂上中間末粒之鈕子手指苟按摩不歇其口內卽滔滔

不。絕。司。各。脫。既。察。知。其。故。乃。得。一。制。勝。之。術。
 某。日。司。各。脫。於。上。課。之。前。約。倍。而。那。散。步。乘。倍。而。那。之。不。備。陰。去。其。半。臂。中。間。末。粒。之。鈕。子。而。倍。而。那。不。之。覺。末。幾。上。課。矣。教。師。又。發。問。矣。倍。而。那。又。以。其。右。手。之。兩。指。移。置。一。定。步。位。以。摩。其。半。臂。上。末。粒。之。鈕。子。詎。伸。指。而。無。所。得。不。覺。心。爲。之。動。俯。首。下。視。匆。遽。間。記。憶。力。頓。失。此。間。不。容。髮。之。時。教。師。已。顧。而。及。於。司。各。脫。司。各。脫。滔。滔。答。問。之。聲。立。卽。隨。之。而。起。戰。勝。倍。而。那。之。大。功。亦。以。告。成。自。是。司。各。脫。常。居。第。一。而。倍。而。那。退。居。其。後。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記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篋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家之誣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偵探小說 亞森羅蘋之勁敵

(瘦鵝譯)

法蘭西名小說家瑪利瑟勃勃朗氏。虛構一劇賊亞森羅蘋。ARSENE LUPIN 著爲小說。率恣肆奇詭。未經人道。一編纔出。風行半歐羅巴洲。洛陽之紙。幾爲之貴。是亦可見此劇賊之足以動人矣。予曩時所譯之「怯篋之王」(原名 ARSENE LUPIN) 及天笑君所譯之「大寶窟王」(原名 THE HOLLOW NEEDLE) (均載時報)「八二三」(原名 "813") (載中華小說界) 俱修道亞森羅蘋事。酣暢淋漓。令人如見此妙手空空兒跳躍紙上。夜闌人靜。孤檠獨對時讀之。毛髮直爲之戴也。此篇原名「雷碇之劫賊」THE RADIUM ROBBERS 見於美國某雜誌。述一女偵探家菲奈高頓。敗亞森羅蘋事。夫以一震懨一世之劇賊。而敗於一嬰嬰宛宛之女子之手。則此姊妹者。洵可謂爲勁敵矣。昔楊子心一以福爾摩斯失敗於亞森羅蘋。而有「福爾摩斯之勁敵」之作。此篇則以亞森羅蘋失敗於菲奈高頓。故名之曰「亞森羅蘋之勁敵」云。瘦鵝誌。

華燈已上了。庇霞娜已叮叮噹噹的響了。舞臺上繡幕已慢慢兒的開了。菲奈高頓掠燕也似的閃入包廂裏頭。亭亭而立。公爵夫人特勃石克和他的阿兄却德勞爾子爵卽忙起身相迎。同聲問道。

姑娘可有甚麼消息帶來麼。菲奈盈盈的坐了下來。玉手中執着一把小扇。兀是搖着一壁頰。雙
渦。嫣然微笑。抬着那一雙翦水明眸。向四下裏一溜。悄然說道。請你們倆把眼兒注在臺上。別睜
的。只是望着吾。教人家見了。疑吾們在這裏談甚麼秘密事呢。接着更加放低了聲音。說道。吾已尋
到了那六格萊姆的雷碇。價值六
十萬元咧。却德勞爾子爵紅紅的臉兒。立刻變了個白。把嘴兒湊在他阿
妹耳上。輕輕說道。麥麗。你可聽得這女孩子的話麼。他已把那上月震驚全巴黎警察的大竊案解
決了。他已把那一月前劇賊亞森羅蘋親從雷碇製造所裏盜去的六格萊姆雷碇。尋到了。你想這
一個花兒似的女孩子。却有這一副好身手。和那神出鬼沒不可思議的亞森羅蘋大戰一場。竟凱
旋而歸。真好算得是偵探界上的一顆明星咧。可是那六格萊姆的雷碇。不比是一千二千一萬二
萬的東西。每格萊姆價值十萬元。六格萊姆一共要六十萬元。那雷碇製造所失掉了。直是一個絕
大的損失。如今珠還合浦。玉返藍田。簡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又向菲奈高頓道。姑娘那東西。既入
了你手。那人可入了你的手。沒有。菲奈答道。那人已做了漏網之魚。並沒有入吾的手。此刻那東西
却好好兒的藏在吾衣篋裏的一隻銅匣之中。那衣篋却藏在一個城裏一處很穩妥的地窖裏。頭
這城的名兒。暫守秘密。待吾去報告了秘密偵探部。再奉告子爵。罷子爵問道。姑娘可是還沒有報

告那偵探部部長麼。菲奈道：「兩點鐘前，吾一到巴黎，就在火車站上打一個電話到部裏。部裏的人却回說：部長已到利爾去了。明天早上九點鐘纔能回來。可憐的人，他錯道亞森羅蘋在利爾莽莽撞撞的趕去獵狗偵獸。那能舍了腳跡亂跑這一回。他又撲個空咧。說到這裏，玉軀微顫，斜着那媚眼向肩後一飄，接着說道：「但是，吾們在這裏講話非常危險的。吾忙了幾天，疲乏已極。你們倆倘是吾的朋友，請讓吾悄悄地領略一會子音樂快一快心罷。罷忽地聽得門上起了剝啄之聲。外邊有人說道：立本花希郡主恭請特勃石克公爵夫人移玉到他包廂裏去。據說有幾句話兒奉白。公爵夫人微現遲疑之狀，向着菲奈瞧了一眼。菲奈忙微笑道：「爵夫人，你們不必顧着吾，吾只消休息休息，聽聽音樂已足了。」公爵夫人便同却德勞爾子爵聯臂出廂而去。那知菲奈還沒休息到三分鐘，門上早又來了一陣彈指的聲音。門開處，只見一個穿着秘密偵探制服的人，氣急噓噓的趕將進來，喘着說道：「姑娘，麥歇部長已從利爾坐了一輛最快的汽車飛也似的趕回來，求姑娘立時到部裏去。菲奈跳起身來，急道：「只是公爵夫人如何？」那人答道：「小可已喚一個伙伴去報與公爵夫人和子爵知道。只吾們部長所立刻要見的，實是姑娘。姑娘可已預備了沒有？」汽車已在邊門外等着咧。四分鐘後，菲奈高頓已坐着那輛六十匹馬力的汽車，雷掣風馳的向秘密偵探部去。一面中

自○心○忬○吾○不○過○一○個○苗○條○女○子○身○這○回○居○然○打○敗○那○名○震○法○蘭○西○全○土○的○大○奸○巨○猾○功○成○歸○來○何○等○榮○耀○就○是○拿○破○崙○征○服○埃○及○壓○倒○全○歐○各○國○也○不○足○數○呢○想○了○一○會○覺○得○精○神○甚○是○委○靡○星○眼○微○錫○沈○沈○入○睡○他○却○沒○有○想○到○那○亞○森○羅○蘋○却○是○個○再○接○再○厲○不○易○屈○服○的○人○等○到○醜○時○懶○洋○洋○的○張○開○那○雙○鳳○目○來○向○四○下○裏○一○望○不○覺○大○吃○一○驚○剛○纔○所○見○的○萬○家○燈○火○和○那○輝○煌○赫○奕○的○店○肆○都○已○不○知○所○在○但○見○夾○道○黑○魃○魃○地○都○是○些○大○樹○離○立○兩○旁○彷彿○無○數○鬼○魅○要○攫○人○而○食○的○樣○子○向○前○一○瞧○只○見○兩○個○巨○大○的○背○兒○微○微○擺○動○秘○密○偵○探○部○的○制○服○赫○然○照○眼○兩○人○也○不○講○話○也○不○回○頭○只○竭○力○開○那○汽○車○速○率○已○比○剛○纔○增○加○了○幾○培○菲○奈○瞧○了○兩○邊○密○密○層○層○的○樹○影○知○道○車○兒○已○駛○入○波○朗○森○林○但○是○從○大○劇○場○往○秘○密○偵○探○部○去○不○用○經○過○這○波○朗○森○林○瞧○來○定○然○是○那○萬○惡○的○亞○森○羅○蘋○心○兒○不○死○又○想○出○這○詭○計○來○作○弄○人○呢○想○到○這○裏○似○乎○此○身○已○從○九○天○之○上○飄○墮○下○來○掉○入○泥○潭○名○譽○上○塗○滿○了○泥○洗○刷○不○清○從○此○難○免○受○世○人○譏○笑○只○消○明○天○新○聞○紙○上○把○今○夜○的○事○一○登○出○來○說○女○偵○探○家○蕪○奈○高○心○捉○賊○捉○不○着○反○而○被○賊○捉○了○去○這○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笑○話○麼○越○想○越○覺○刺○促○不○審○那○玉○軀○便○在○車○中○不○住○的○亂○動○前○面○的○一○人○立○刻○回○過○頭○來○蕪○奈○一○認○那○面○目○知○道○是○剛○纔○在○劇○場○裏○進○包○廂○來○請○他○出○來○的○人○那○兩○道○眼○光○裏○却○依○舊○現○着○尊○敬○之○狀○毫○無○輕○藐○的○樣○兒○只○一○手○中○却○執

着。一。件。明。晃。晃。的。東。西。口。兒。正。整。整。的。向。着。菲。奈。這。東。西。不。是。手。鎗。是。甚。麼。菲。奈。此。刻。好。似。鼠。子。入。籠。只。得。束。手。待。斃。沒。有。旁。的。法。兒。想。那。車。兒。一。點。鐘。一。點。鐘。的。只。在。黑。暗。中。亂。竄。一。停。也。不。停。末。後。那。秋。天。的。曙。光。已。從。黑。雲。疊。疊。中。徐。徐。而。出。彷彿。是。一。個。白。衣。鬼。從。暗。陬。裏。現。身。的。一。般。

(一)

天。明。後。那。汽。車。纔。到。了。一。個。所。在。似。乎。是。一。所。古。別。墅。菲。奈。勞。碌。了。幾。天。又。經。了。昨。夜。一。夜。的。長。途。僕。僕。嬌。弱。身。軀。委。實。有。些。支。撐。不。住。也。不。管。他。這。地。方。是。龍。潭。是。虎。穴。先。一。嘗。那。匪。鄉。裏。的。黑。甜。風。味。酣。睡。了。幾。個。鐘。頭。方。始。一。覺。醒。來。却。見。床。邊。放。着。一。襲。獵。衣。倒。也。華。麗。悅。目。就。胡。亂。穿。了。起。來。手。頭。沒。有。甚。麼。事。兒。做。悶。悶。的。過。了。一。天。眼。兒。裏。所。見。的。一。共。三。個。人。算。是。他。的。良。伴。一。個。就。是。那。請。他。出。劇。場。非。常。恭。敬。的。人。一。個。是。耳。聾。眼。花。的。老。婦。人。還。有。一。個。是。個。年。紀。很。輕。的。女。僕。滿。口。鄉。談。簡。直。是。俗。不。可。耐。菲。奈。生。性。活。潑。那。能。耐。得。這。老。和。尙。閉。關。生。活。然。而。要。逃。又。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瞧。那。牆。足。足。有。十。二。尺。高。頂。上。都。豎。着。尖。銳。的。破。玻。璃。宛。如。一。排。狗。牙。一。般。菲。奈。到。此。恍。入。絕。望。之。域。灰。了。一。百。個。心。天。天。但。懷。着。一。線。的。希。望。望。有。行。人。走。過。見。了。他。或。能。設。法。搭。救。不。想。一。天。無。意。中。走。到。一。扇。大。鐵。門。前。一。張。這。一。線。的。希。望。又。立。刻。斷。絕。原。來。見。門。前。一。根。柱。上。釘。着。一。塊。銅。牌。

上邊刻着幾個字道：「庇亞爾醫士之私家瘋人院」菲奈見了心中好不驚暗暗地也不覺佩服那亞森羅蘋計策的工妙現在簡直好像身入樊籠欲出不得外邊就有行人經過也只當吾是個瘋子萬萬不肯救吾出去算來只有那同志却德勞爾子爵倒是個救星無奈不知道他在那裏迢迢巴黎如在天上這四面又不知道是法蘭西的甚麼地方可是那天夜中到此方向也模糊莫辨瞧那四下裏的风景但見綠的是樹碧的是草藍的是天是水青青的是山黑黑的是人家田屋只這樹啊草啊天啊水啊山啊田屋啊都無言相對默默不聲不能說出這地方的名兒來問那三個天天相伴的人又一個個像磕不開的鑿兒老不開口菲奈一連幽囚了十天寂寞也寂寞到了極點沈悶也沈悶到了十二分一天正立在一隻高臺上放眼四望斗聽得一陣拍拍之聲若遠若近菲奈把素手遮着那一雙媚眼向下邊園中一望却見園其無人更望那園牆外灣灣曲曲的路上也半個人影兒都沒有驀然間却聽得耳邊似乎有人喊道哈羅菲奈好生奇怪即忙抬起那螻首來向着碧空望時却見一艘雙翼飛行艇從半天上盤旋而下不一會已和那高臺上的平石輕輕相碰接着又跳了幾跳用小輪兒飛了半晌纔在臺的盡頭處停了菲奈的一顆芳心幾乎跳到玉喉之上展開了那雙藕臂如飛而前只見一個穿着一身紅色衣褲的人從飛撥的椅兒上跳將

出來髮兒剛新薙一陣紫羅蘭肥皂的香氣撲人鼻觀菲奈忙迎上去玉壓上如蒸紅霞嬌艷動人
一頭漆黑的香雲凌風亂裊櫻口裏放出那嬌滴滴的聲音來道嘆嘆你是誰那飛行家鞠了一躬
說道姑娘請你見恕敢問這裏是甚麼所在菲奈瞧着那兩個作作有光的眼兒說道你爲甚麼問
吾那飛行家很不耐的答道姑娘你可曾聽得這回堪瑟爾道弗銀杯的飛行比賽麼今天一清早
天兒還沒放光吾就從維也納出發飛向巴黎城來誰知一飛竟飛到二千尺高大有直叩天闈之
勢那許多敵手一個個都落在吾後邊趕不上來那裏想到吾到了這法國邊境上老天惡作劇東
方歎的起了一陣暴風把吾直刺刺的吹入空氣層中吾出了一番死力足足和這空氣搏戰了一
個鐘頭纔得出來一瞧下邊厚雲如積彷彿替吾加了一層地板只不知道這一陣萬惡的暴風把
吾吹到了法蘭西甚麼地方姑娘你瞧上帝分兒上可肯見告麼小可更要動問一聲那巴黎到底
在那裏在這裏的北方呢南方呢或是東方呢西方呢姑娘請你從速見告不然小可免不得要落
在人家後邊了說時走上一歩白白的臉上現出絳紅之色菲奈高頓喘着說道然而吾也如處五
里霧中不知道這裏是個甚麼所在請麥歇原諒那飛行家驚呼道怎麼說你也不知道如此吾直
好算得問道於盲咧說時兩個眸子中流露出一種疑惑之狀菲奈急道吾並不哄你要是知道定

然奉告不瞞麥歇說吾實是半夜裏被惡人帶到這裏來的。所以這裏畢竟是法蘭西何處也。一些兒不知道呢。接着把那夜的事和破騙的原由略加更改說了一遍。又把這別墅中人怎樣薄待他的情形也悲悲切切的說出來。那飛行家聽了這一番話。眸子裏頓時射出兩道怒光。握緊了一個拳兒。怒呼道。咄。他們敢虐待你麼。菲奈忙道。麥歇你怒也沒用。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請你帶吾離開這萬惡的別墅。一塊兒到巴黎去。那飛行家說道。吾倘能帶你去。自然再好沒有。此身一入碧空。憑他們有多大本領。可也來不及追趕。無如這飛機實是比賽用的。只能載一人。不能載兩人。呀。吾的上帝。這便怎麼處。說罷。咬着手上套着的皮手衣。沈沈而思。一會纔道。吾提醒你出那高高的圓牆。如何不過頂上都豎着碎玻璃。不容人家插足。攔手倒也是很困難的事。如此罷。你快到那大門前去等着。吾脅迫那看門的開你出去。菲奈道。麥歇。你若是懷着手鎗。這事定能做到。飛行家搖頭道。吾可不是先知。誰也想到今天有怎麼一回事。要知比賽飛行艇上。越輕越靈。吾好端端帶着一枝手鎗。做甚麼來。如此罷。待吾親自去見那幾個惡人數他們的罪。逼他們還你自由。菲奈搖着那鰐首很失望的說道。你身上既沒有鎗。也沒有刀。單憑這赤手空拳。可也沒用。飛行家矍然道。姑娘。吾倒有個主意。在這裏等吾飛往巴黎。立刻就去報告警察署。更寄個信給你的許多朋友。姑娘以。

爲如何菲奈歡呼道着啊着啊寄封信去飛行家道姑娘請你快一些兒吾的錦繡前途全靠這一回的飛行比賽呢五分鐘後菲奈已在他室中急急忙忙的寫一封信給却德勞爾子爵喚他趕快到那利哇但立勃路的住宅中去向華爾登夫人和克蘭門汀索取寫字桌上放着的一卷青色封面的小說名兒喚做「西辣拿」更向他們要一束廚房裏的鑰匙那小說裏就夾着那張都路司名地利翁奈銀行裏寄存一隻衣篋的收條那鑰匙圈上有一個一千六百七十八號的小銅鑰匙這鑰匙就能開那利翁奈銀行裏的地窖子的接着又寫一封信給華爾登夫人吩咐他把鑰匙和書交給子爵又寫了幾行給利翁奈銀行裏的總理介紹却德勞爾子爵領取存件最後又草一個短簡給特勃石克公爵夫人陳述他幽囚之苦寫畢便悄悄地走下石扶梯採了一枝淡黃色的茶花到那高臺上去把信和花都授給那飛行家飛行家恭恭敬敬的受了開口說道姑娘承你信托在下感激之至吾們當着這把別之際合該通個姓名賤名喚做保羅特受南巴黎飛行俱樂部裏的人大半都知道這名兒的菲奈急道久仰久仰吾喚做菲奈高頓的便是三分鐘後那飛行家把那四封信鄭鄭重重納入胸口袋中又把那柔淡黃色的茶花插在帽兒上跳上那飛艇坐了低着头喚菲奈把縛着的繩解去菲奈依着他話解去了繩子只聽得騰騰騰一陣子響那飛艇已離高

臺而起。漸飛。漸高。望去。宛似一隻小鳥。不一會。已入霧中。而沒。菲奈微微顫着。返身走下高臺。十日幽囚。心兒已經冰冷。如今有了希望。重復熱將起來。一路走到他小室之前。抬頭望時。却見浮雲都被風兒捲盡。滿天上現着一片蔚藍之色。隱隱約約。瞧見一個黑點。向着那紅紅的朝日飛去。菲奈見了。不覺露着那牛乳似的瓠犀。嫣然微笑。知道這一個黑點。實是他惡運中的一顆明星呢。

(11)

兩天以後。菲奈高頓滿身泥污。衝到一個小車站中。去居然回復了自由之身。原來他三刻鐘前。乘着那看門的。喝醉了酒。便偷他袋中的鑰匙。人不知鬼不覺的開了那大門。一溜煙逃將出來。三腳兩步。趕到這村中的火車站上。當下他走到買票處的窗。前怯生生的說道。麥歇買一張到巴黎去的三等車票。只吾身邊。單有四法郎和六十生的姆。怕還不夠。請麥歇收着吾這一個金錢袋。如何價值倒也要一百法郎呢。賣票人道。到巴黎去的三等車票。只消一法郎。八十生的姆。既不用。姑娘傾囊也無須丟。這金錢袋。菲奈臉兒一紅。付了錢。取了車票。便退將下來。知道這裏是泊勞文司城的一部。一點鐘後。就能到巴黎。過了一點鐘。暮色四合。菲奈高頓已到了巴黎。喚了一輛馬車。趕往利哇。但立勃路。回到住宅裏。他的侍婢克蘭門汀和他英國女傳華爾頓夫人。見主人忽地回來。都

快活得了不得。菲奈先問道：却德勞爾子爵可曾取了一封信到這裏來過？沒有。華爾登夫人答道：兩夜以前來過。咧！那天剛入晚，克蘭門汀恰不在家。吾便上了燈，親自出去開門。延子爵進來，照着你信中的話兒，把那「西辣拿」交給他。菲奈道：華爾登夫人是不是那本青色封面的小說？華爾登夫人道：自然是。吾那裏會弄錯？接着吾又把一束廚房裏的鑰匙取來給他。他只不知道爲甚麼。吾們的託塞名斗的狂吠起來，兀是不停。這畜生真煞是奇怪呢。菲奈忙喚克蘭門汀去取了那一束廚房裏的鑰匙來，細細一瞧，只見那小銅鑰匙已不在圈上，心中甚是欣喜。知道却德勞爾子爵定然替他處置妥當。咧！菲奈洗了一個浴，飽餐了一頓，就打一個電話給秘密偵探部，喚他們派一個警察來守夜。又問起那却德勞爾子爵有甚麼消息沒有？那邊却回說沒有。菲奈臉兒條的一沈，心想要子爵別是誤了事麼？於是立刻打電話到子爵住宅裏去。從他下人麥山兒口中探知子爵恰好出去，只爲受了些風寒，已有三天。杜門不出。咧！菲奈聽了這話，吃驚不小。在那電話筒中費了十分鐘光景，刺探子爵的行路。一會便拋下電話筒，奔入妝閣。一點鐘後，秘密偵探部的警察已到。菲奈穿着一襲絨布的旅行服，提了一隻行囊，從裏頭走出來，向克蘭門汀道：克蘭門汀替吾取了行囊，快些兒去喚一輛車兒來過了。半點鐘，菲奈高頓同着那穿便服的警察，從馬車裏出來，走

進道賽廣場的火車站可巧十點三刻鐘有火車離巴黎往南方去兩人便相將上車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時都路司古城裏的利翁奈銀行前來了一個全身穿着絨布旅行服的女郎玉體苗條花容綽約挺着那酥胸翩然而入向那看守地窖子的人說道請你快開地窖子吾有一隻衣篋寄存。在裏頭那看守人原已認識他竭誠的歡迎滔滔滾滾的說了許多寒暄話菲奈微笑着語道麥歇吾忽忽忙忙離巴黎旁的都沒有忘却偏偏忘了這最重要的鑰匙虧得你認識吾可能把尊處的鑰匙替吾開那地窖子麼看守人急道呀姑娘昨天麥歇却德勞爾子爵從巴黎趕來帶着姑娘的信把那鑰匙交給吾們喚吾開這地窖子菲奈險些兒暈將過去忙掙扎着說道但是却德勞爾子爵並沒離巴黎一步看守人鞠躬說道姑娘請你見恕這個吾們那裏知道他自稱却德勞爾子爵取着姑娘親筆署名的信和地窖子上的鑰匙喚吾們把那寄存的衣篋交給他帶回巴黎去吾們自然允可可是他信有鑰匙又毫無可疑之處那敢不依菲奈私念白費了一番心血那六格萊姆的電錠依舊入那劇賊之手中好不憤恨眼眶子裏不知不覺的濕了那看守人又道姑娘那麥歇子爵臨去時和吾們說他來不及等在這裏和姑娘相會所以留一封信給你信封裏并且附着一件很寶貴的東西吩咐吾一并奉上姑娘現在正在地窖子裏姑娘可能同吾一塊兒去取麼

說着就開了地窖，領着菲奈下去。空氣撲在菲奈玉靨上，很有些兒冷意。那看守人微微笑着，開了一隻箱子，取出一個厚厚的白信封來，授給菲奈。道：「麥歌子爵交給吾時，非常鄭重，說是萬分重要的。菲奈忙折開來一瞧，却見是一張巴黎飛行俱樂部用的箋，接着有二朶枯萎的黃茶花，從信封中掉落在地。那信上整整的寫着道：

「菲奈高頓姑娘芳鑒：日前偶動清興，作列子御風之行，得於高臺上省識芳容，樂也何如。時把臂雖止頃刻，而兩日來溫馨心上耿耿不能或忘。又承不吾選樂，竟以要件相託，僕實感激。至於萬狀今茲，特以吾畢生所最寶貴之一物奉上。此物維何？卽姑娘貽吾之黃茶花。是他日有緣，或再邂逅，則可舉此茶花爲吾二人相識之證也。汝至忠之僕亞森羅蘋上。」

菲奈高頓瞧了這信，纔恍然大悟。知道那天好似飛將軍從天而下的那個飛行家，就是這無法無天萬惡的劇賊亞森羅蘋。可恨那天自己過於大意，上了這大當。前天他到吾住宅裏去時，偏偏那目光尖銳的克蘭門汀不在家裏，恰遇了那近視眼的華爾登夫人，瞧不出他是個喬裝的子爵。怪道那小狗託塞狂吠個不住呢。然而如今懊悔已來不及，那辛辛苦苦回來的六格萊姆雷錠，仍進了賊手。又被他嘲笑，想着不覺仰天長歎。那看守人卽忙伴他走出地窖，子送到門外，眼瞧他快

快而去便頓足罵道那一個天殺的賊子爵沒了天良累得這花兒似的美人兒芳心中一百個不快這種人那能算得人簡直是畜生呢罵罷掉頭微喟蒼將進去菲奈高頓失望之餘連早膳也不用坐了第一班的火車回巴黎去了。

(四)

菲奈高頓到了巴黎就同着却德勞爾子爵往飛行俱樂部去訪那部長兩下裏一塊兒在盤旋扶梯上上去入到辦事室中那部長請他們坐了便問有何貴幹子爵忙道敢問貴部裏可有一個保羅特受南男爵麼那部長雙眉一皺把花名冊翻了一翻掉頭答道子爵傲處並沒有這保羅特受南的名兒他是普通會員呢還是名譽會員菲奈高頓道吾們旁的都不知道單知道他在堪瑟爾道弗飛行比賽裏也有分兒的部長取起一張紙兒來說道這是一張比賽員的名單內中並沒這男爵的大名菲奈雙頰如緋紅霞忍住了兩泡子的眼淚從一隻棕色麻洛哥皮匣裏取出那亞森羅茲的信兒來授給部長道麥歇你瞧這信箋可不是貴部裏的麼那部長忙從寫字桌裏抽了一張信箋和這一張細細比較一會纔道敝處本來有一個定例凡是部員方能用這信箋非部員一概不准亂用然而這箋的確是吾們飛行俱樂部的只不知道怎麼會入外人之手這時朝日絲絲

從玻璃窗中透將進來射在那信箋上。菲奈的一雙明眸原非常銳利，一眼瞧見兩張有些兒不同，連忙取起來，拈在手裏，向着日光一照，却德勞爾子爵大呼道：「快瞧那裏頭隱隱約約的商標印兒，兩張可不是截然不同的麼？」菲奈點頭道：「正是部長從那寫字桌裏抽出來的箋，實是英國船來品。這封信的紙兒却是本國製造的。」部長朗聲說道：「如此這信紙定然是假冒做處的了。可是做處所用的箋，都從倫敦運來，在巴黎纜印上，吾們部裏的印兒，兩位請等一會兒，待在下請總理到來召集了那紙廠中的雕刻人子細查究。總要瞧他水落石出，纔是一點鐘後，菲奈和子爵剛在女客廳中等着，有一個下人取進一張部長的名刺來，後邊寫着道：「頃者已有一紙廠雕刻人承認此箋實於一來復前奉阿山恩旅館中麥歇歐奈司脫狄司屈姆之命，而作高頓姑娘慧眼銳利，得以戳破賈鼎使奸，隱後此不敢假做部名義，恣意爲惡鄙人與做部敬以誠意同聲道謝。」却德勞爾眼兒一亮，欣然說道：「好姑娘，你倘然把這事兒託吾，今天午後，包管你探得那麥歇狄司屈姆的消息。」菲奈道：「如此你立刻就往阿山恩旅館一行，麼子爵道：「吾不能立刻就去，現在吾正約着那秘密偵探部部长有一些事兒，停一會，吾便施行吾的偵探手段，就是了。過了五分鐘，却德勞爾扶着菲奈上了一輛汽車，與辭而去。菲奈把他住址和汽車夫說明，車兒便經過了哀立士公園，如飛而

行菲奈兀坐一隅低垂了頭心中無限的不快。驀地裏面上立現堅決之色。目中射出兩道怒火。倚身向前高聲和汽車夫說道：「噲！汽車夫！別到利哇！但立勃路去了！快開吾到阿山恩旅館去！」汽車夫答應一聲不一會已到了赫司曼蔭路一家裝飾優美的旅館之前。菲奈下了車飛步而入向櫃桌上的書記生道：「麥歇狄司屈姆可在著麼？」那書記生道：「姑娘你來得遲咧！麥歇方纔帶了行李離吾們旅館算來還不到半點鐘。菲奈呆了一呆又問道：「他到那裏去的可能見告書記生道：「聽說是往倫敦去的。」菲奈道：「多謝你！麥歇說着旋身過來。心想十一點五分鐘有火車從諾德火車站開往喀萊。此刻還只十點四十分鐘。若是那汽車夫手腕靈敏開足了機趕去一定來得及。想着一脚剛要跨出門口斗的夷猶起來。私念這不可思議的麥歇狄司屈姆。如果就是那萬惡的亞森羅蘋。斷不肯把真話和人家說。這到倫敦去的話兒難免是假的。於是打定了一個主意。回過身來。朱唇微微顫着。秋波中亦汪汪的含着淚痕。一壁囁囁喘喘的悲聲向書記生道：「麥歇！求你瞧上帝分上。可憐見吾一個弱女子。那薄倖郎竟一聲兒不響。橫着心丟了吾去。咧！吾們倆實是誤會了彼此的心。纔有這一回的事。吾倘能再見他一面。把心迹說一個明白。就是死也願意。他說到倫敦去。遮莫是撒謊可也。論不定呢。看官們大凡法蘭西人都有一個特性。對於男女愛情上的交涉。最喜歡干預。那

櫃桌裏的總管先生一聽得這一番悲悲切切的話從那乳鶯雛燕似的嬌喉中嚙將出來斗的發生出無限興趣立時丟了簿籍拋了算盤興興頭頭的趕將過來架起了軋鼻眼鏡向菲奈上下打量了一下子就喚人趕去召了那替麥歇狄司屈姆提攜行李的脚夫來一塊兒出門向停車場去正在這當兒忽見一輛汽車開到門前那脚夫早認識是剛纔載那客人去的當下裏忙上去問道怎麼你已從諾德停車場回來了麼那汽車夫舉手在帽兒上動了一動答道麥歇吾並非經諾德停車場來到了半路上那客官忽的改變了主意喚吾趕快開他到特來士火車站去菲奈插口問道你可知道他坐了火車往那裏去呢汽車夫答道吾隱隱聽得他和那搬行李的脚夫說似乎往維也納去菲奈聽了芳心亂躍妙目中精光四射賞了那汽車夫和脚夫兩個十法郎的銀幣又賞了那總管一個銷魂蝕骨的嬌笑報他的一番盛意於是探聽着了那往維也納去的火車是在十點三刻鐘開行時候還綽綽有餘趕去正來得及心中甚是得意欣欣然跳上那汽車向汽車夫道先往赫司曼蔭路毛根銀行然後到特來士火車站去到了那銀行裏支了五千法郎以便應用不到十五分鐘早在特來士火車站上買了車票却見頭等車裏有一間空着便走將上去揀了一隻壁角裏坐下一面垂着紛頸在那裏想道維也納維也納確是絕妙所在這奧地利亞全國原富

於礦產世界上所有的雷碇大半出在那邊人家若要買雷碇總撲被往維也納去買進賣出實是很平常的事從不問來踪去跡的自然那正在這沈思之際猛聽得耳邊有人說道姑娘請你見恕菲奈楞了一楞抬起眼來一瞧却見是一個車站上的執事人身上穿着華美的制服頭上戴着金邊的帽兒恭恭敬敬的說道姑娘一百個對不起這一間早被意克司公爵夫人殿下定了姑娘可能移玉到旁的一間裏去小可做個引導便了菲奈雖然有些不大願意然而也無可奈何立起身來跟了那人出去只見一間間都坐滿了人末後纔找到了一間那人在門前立定了說道姑娘這一間你瞧如何那靠窗壁角裏的一個座位正空着呢菲奈點了點頭走進去坐將下來見四下裏甚是舒暢倒也安了不過心裏還不十分自在想這火車上前後差不多有二十間人數總有幾百怎能去找出那個麥歇狄司屈娜來或者那天殺的亞森羅蘋倒還安安逸逸的留在巴黎吾可不是又上了個大當麼但是懊悔也已來不及只聽得一陣子騰騰騰的亂響那火車早已開了。

(未完)

偵探
小說

亞森羅蘋之勁敵

(續)

(瘦鵝譯)

(五)

凡是乘火車的人身體一坐定劈頭第一件事便把兩眼向四下裏溜瞧了這人更瞧那人那一個是上流社會中人那一個是屬於中等社會的那一個是貴婦人那一個是富家女先在目中經過然後經心中打量把那一顆心做人家貧富貴賤的衡斗那時菲奈也就舉目四顧歛的瞧見一個身材肥胖衣飾富麗的中年婦人坐在一邊那行囊上和毛毯上都嵌着 E. de W. 縮寫的字和一個伯爵夫人的冠冕他的旁邊又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個身兒胖胖的德國大學教授眼兒上架着黑晶的眼鏡嘴上留着一大部灰褐色的鬚鬚一個是個臉兒白白的法國教士道貌甚是莊嚴手中執着一本禱告書專心致志的讀着過了兩個鐘頭已是用膳時候菲奈肚子裏早餓得慌飛一般趕入用膳車坐定後却見那身材肥胖衣飾富麗的中年婦人恰坐在對面兩下先說了幾句尋常的客套話便漸漸兒親熱起來菲奈單吃了一些兒東西心中不知不覺的突突跳着好似名優登舞台繡幕開時一脚跨出去怕遭失敗但是胸臆裏早有了成竹車兒出法境時他就立刻報告管車人說是失竊了一隻嵌着鑽石的金時計趁着未到施屈司堡之前把全車搜檢一下子

原來他想這一搜或能搜出個亞森羅頻來也未可知呢忽然間却見這火車慢慢兒停了已到了
一個火車站上菲奈一眼望見一塊藍色路牌上大大的寫着「路奈維爾」字樣知道此刻早身入
德境不覺悵然若失這當兒斗見那胖婦人大呼一聲從小桌子旁邊跳起身來掏出一方手帕子
一陣子亂揮菲奈很爲詫異旋過頭去望那窗外只見月台上但有一羣法國官員和許多農家婦
人毫無可異之處接着便回過頭來把兩眼注在那小桌子上說也奇怪忽見自己杯子裏淡黃色
的酒兒倏然起了細浪微波只是在那裏跳動一會纔平了菲奈好生詫異想這五分鐘中車兒正
停着晃也不晃怎會起波更瞧那桌子四邊旁的酒杯裏也並不跳動當下裏便不動聲色的舉起
杯來湊在櫻唇上用舌尖一試微覺麻木并且有一種氣味從杯底徐徐而起撲入鼻觀菲奈打了
一個寒噤隨手把酒杯放下不喝心知剛纔那胖婦把手帕子亂揮吾回頭向窗外望時定有人偷
偷的把吾杯兒掉換了去使吾喝了這藥酒暈倒在車中不能安抵維也納瞧來這一間裏也有那
亞森羅頻的黨羽在着呢想到這裏全身玉膚都覺得熱烘烘的如同火炙呼吸也急促了兩個眼
兒睜睜的注在地板上却見那胖婦人的手帕子正掉在桌旁頓時計上心來故意把自己的一塊
手巾掉在那手帕子上直着珠喉喚道僕歐替吾拾起那手巾來那侍役不敢怠慢連忙來拾却把

那手帕子也包在裏邊。菲奈不慌不忙，向着衣袋裏一塞，不一會車兒走過地底，鐵路黑魃魃的，不見天光。菲奈何等敏捷，刷的伸過手去，取了一小碟的胡椒，裹在那手帕子裏，頭納入衣囊。原來他匆匆的離巴黎，沒有帶得手槍，到了危急的時候，只得把這種東西作爲禦敵之用。一點鐘後，大家回到先前的那一間裏。菲奈仍兩眼矚矚的注着那胖婦人，好像老鷹見了小雞的一般。那知不多一刻，猛然間覺得有些兒局悶起來，腦兒裏也昏昏沈沈，差不多要暈將過去，攀住了窗檻，很不得勁兒，氣噓噓地喘着，向那德國大學教授道：「麥歇對不起，請你把窗兒開了。」那德國人只舉目瞧了一瞧，給他一個不理會。菲奈便又操了德國語和他說：「他嘴裏咕囁着，把手裏的書慢慢吞吞放在旁邊，反把那偉大的身體捱過來，些些使菲奈自己不能開那窗兒。頭兒一側，那頭髮可巧拂着菲奈的鼻子，只覺陣陣紫羅蘭肥皂的香味撲入鼻觀。菲奈吃了一驚，想這紫羅蘭肥皂香，前幾天不是在那古別墅的高台上會聞過的麼？」菲奈經了這一個大刺激，不但是不覺得昏昏沈沈，頭腦反而清明了些。一壁吸着門外透進來的空氣，一壁偷瞧那德國大學教授，一會竟瞧出那黑眼鏡後灰色鬚鬚上的廬山真面目來。原來這大學教授，千不是萬不是，正是那神出鬼沒的飛行家，正是那名滿歐洲的肚篋大王亞森羅蘋。菲奈力自鎮定，自念「吾也須給些兒顏色他瞧瞧。」教他知道「吾菲奈

高頓可不是好惹的。如今吾要警覺他。吾早已覷破他的假裝。於是從行囊裏取出那封信來拈起那朵枯萎的黃茶花悄悄地掉在亞森羅蘋手中。一面雲着那一雙點漆似的星眸低聲說道：「麥歇這花兒實是你的亞森羅蘋。面色不變。猛可的站將起來。舉手把那警鈴不住的亂拽。看官不論那一國火車之中總裝着這種警鈴。要是車兒過了險。或是出了甚麼意外的事故。往往拽鈴示警。無緣無故。却不准亂拽。倘有人犯了定。要捉將官裏去。從嚴懲辦。如今被這假裝的德國大學教授好端端把警鈴一拽。立時驚動了全車的人。前前後後的吶喊聲。脚步聲。雜選而起。車兒也戛然而止。都道車中已出了甚麼非常的大事。菲奈瞧那亞森羅蘋。却毫無逃意。依舊若無其事的坐着。把一疊書放在膝上。態度甚是鎮靜。半晌那雜亂的脚步聲。吶喊聲。已到了門外。菲奈心中十分得意。知道無故擾亂全車的治安。罪名着實不小。眼見得那惡魔被他們生生的捉去。正在這時。早有兩個穿着制服的管車人排闥而入。大聲問道：「拽警鈴的是誰？爲了怎麼一回事？」亞森羅蘋翹了一個大拇指。向着菲奈一指。操着不清不楚的德國話兒答道：「警鈴是這女孩子拽的。你們問他好了。菲奈倒沒有防到這一着。玉容忽的失了色。喘着說道：「怎麼這實是撒謊？那警鈴明明是他自己拽的。管車人莊容向那胖婦人道：「請問夫人這警鈴到底是那一個拽的？」那胖婦人冷冷的答道：「拽警鈴的

確是這女郎此時那個法國教士也從禱告書上抬起眼來舉手指着奈道道人親眼看見那位姑娘拽這警鈴上帝在上能發證實吾的話兒說罷放下了手又把兩眼注在那禱告書上宛然是個道力很高一心皈依上帝的教士奈心知那天殺的亞森羅蘋已佈着這羅網使吾落在其中自己一隻口那能辨得過他們三隻口兒便也拿着沈靜的態度默然不聲聽他們怎樣發付那兩個管車人鐵青了臉把他們三證人的名兒住址記了起來就厲色和奈說這車兒一到了下一個車站上便須喚警察來捉進警察署去奈垂着那螭鬚粉頸橫波中早已瑩瑩的有了淚痕知道此番又敗於賊手了這時那火車已離了那羅恩河邊一片平原進一帶重重疊疊的亂山四下裏頓時漆黑如入黑暗世界奈蹲在暗中心驚胆戰想賊黨近在肘腋別趁這當兒用武力對付吾麼轉念一想剛纔他們只一舉手之勞已把吾送入警察之手到了下一個火車站上即須出這火車他們仍能直抵維也納自由行動諒來斷不施用武力多費一番手脚了於是吐了一口氣抬着螭首像貓伺鼠子般流波四盼忽見這沈沈萬黑中有一處閃閃作光好似螢火一般

(七)

奈熱血如沸湖上心頭全身的覺筋都抽動起來停了會兒車兒已出山道重見天日奈取起

一張火車時間表一瞧却見五點半鐘到施屈司堡現在恰四點半如此但有一個鐘頭給他對付敵人出奇制勝咧此時菲奈心潮起落苦苦的想個套回那雷錠的計策恢復他固有的聲譽性命倒已置之度外瞧得比那手上的手衣更輕一心一意的在那裏籌畫不到十分鐘光景車兒忽地減了速率開上一個斜坡菲奈向外一望斗見那鐵路曲處有一個小邱邱上立着三棵很大的松樹當下裏計上心來即忙開了行囊取出一副開汽車時用的眼鏡架在眼上一壁伸手到衣袋裏握住那裹着胡椒末的手帕子接着探首窗外低聲呼道咦飛艇比賽好有趣啊那三人一聽得這喊聲都聚在窗前仰着頭向碧空亂望菲奈手腕矯捷歛的把那手帕子裏的胡椒末向他們面上撒去三人嚷着痛揉着眼跟踉起立好個菲奈疾忙伸出玉臂去搶了那亞森羅蘋當頭行李架上放着的一隻照像箱更向窗外一望見那小邱下恰有綠水一池就立時把那照像箱拋去但聽得撲通一聲已沈入碧波之底這時車兒又如飛而前菲奈一眼瞧見離那小邱最近的一根電竿是九百四十六號忙牢牢的記在心上接着又下了眼上遮着的眼鏡丟向窗外把兩手掩着眼嚷着嗚咽着似乎比他們三人痛傷益發利害那胖婦人用力揉那兩個眼兒不住的呻吟道呀呀眼兒瞎咧眼兒瞎咧快拽那警鈴惹奈也假意呻吟着輕輕的說道這是多早晚的晦氣累人家眼兒痛

得要命然而拽警鈴已來不及第二回又出了這岔子他們未必再肯停車呢胖婦人呀呀的喊着立將起來把警鈴兀是亂拽那亞森羅蘋畢竟乖覺擊起一隻手來在行李架上一摸面龐上剝那間現出憤怒之狀不一會門兒又關的開了走進那管車人來後邊跟着好幾個搭客都來瞧出了甚麼事管車人舉目四望朗聲說道你們怎麼把警鈴當做頑意兒這一回又爲了甚事那胖婦人喊着痛大聲道那可惡的小蹄子把胡椒末撒在吾們眼兒裏那法國教士也荷荷說道這是那裏說起吾們眼兒裏卻已塞滿了胡椒末管車人甚是憤怒厲聲問道誰撒胡椒末的又是這女郎麼菲奈咳着哽着舉手喚他們別響一面說道今天吾不知道交了甚麼惡運上了這瘋人車剛纔他們拽了警鈴堅說是吾吾沒有證據自白如今那婦人撒了胡椒末真個當吾是容易欺侮的又想賴到吾身上來但是吾已有證據在這裏辨明這撒胡椒末的實是那位貴夫人並不是吾不過他爲甚麼撒胡椒末吾却不得而知亞森羅蘋咆哮道既有證據何不取出來給吾們瞧瞧菲奈道麥歇你的脚下不是有一方手帕子麼這手帕子便是證據管車人俯身拾了起來菲奈倚身向前很懇切的說道你瞧這手帕子上還有些兒胡椒末的痕迹咧更瞧那角上不是繙着 B. de W. 縮寫的名字和一個伯爵夫人的冠冕麼管車人依着他話把手帕子翻來一瞧又抬頭瞧那胖婦人當

頭行李架上放着的行囊果然瞧見上邊有縮寫的名字和一個冠冕恰與手帕角上繡着的互相吻合奈又嬌聲說道麥歇請你瞧吾的手帕子和吾的行囊上邊明明有「H」兩字母和那裏胡椒末手帕子上繡着的字大不相同的管車人很不耐的說道別嘮嘮叨叨個不休難道吾沒有眼兒單有你一人坐着眼兒總而言之這一間裏簡直都是糊猴不像是人類姑娘那夫人擾亂秩序你可要把他交給警察菲奈沈吟半晌心想那雷錠既已到手如今但須設法使賊黨遠去別故故跟在吾後邊讓他們到了施屈司堡以下的茂尼克車站上方始覺察纔是無上上策當下便和那管車人說吾存心忠厚抱着一個寧人負吾毋吾負人的宗旨很不願使那貴夫人身入官中輕輕斷送他高貴的名譽就免了罷管車人點了點頭說了許多恫嚇的話無非是喚他們安靜一些別再鬧出事來否則定要重重懲辦說罷匆匆而去這時四人相對而坐怒目相視八個眼兒裏都其紅如血菲奈知道他們詭計多端平白地難免又要出甚麼岔子吾該先發制人纔是於是立刻裝出一種謹慎之狀把皮手籠的緞夾裏拆將開來只一面似乎很小一面却故意要使賊黨瞧見那時亞森羅蘋倚身一隅彷彿已沈沈入睡然而菲奈早料到他實是假睡正把兩眼合成縫兒在那裏偷瞧呢一壁便掏出一隻金製的飾物匣放在那夾裏中兩手仍插在皮手籠裏悄悄地把

右手手衣上的鈕兒解了開來露出那白嫩的玉腕貼在窗邊沸熱的蒸氣管上可是火車中一切都靠着這蒸氣蒸氣的熱度自然非常之高着了水肌如何不痛但是菲奈高頓此時也好似那古時袖中藏着狐狸的斯巴達孩子雖然吃了苦終不哼一聲兒依舊忍着痛把腕兒一動不動的偎着那蒸氣管眼淚在眸子裏亂晃却兀是咬着牙兒耐着停了好一會纔把兩手納入手籠靜悄悄地坐在一邊等那車兒到施屈司堡車站坐了約摸半點多鐘車兒纔停了下來又過了一刻鐘光景忽見那管車人同着一個警吏闖然而入管車人指着菲奈向警吏道這少婦無緣無故拽警鈴妨礙治安吾已得幾個證人證實他更有這位夫人把胡椒撒在人家眼兒裏也有違車中規則合該一并懲處菲奈急道不必不必單捉吾一人去好了他的罪名沒有吾大他不過擾亂一間裏的秩序吾却擾亂全車的秩序接着向警吏道麥歇吾望你別把手械械吾因爲吾的手腕不知怎麼樣傷了不信你自己瞧說着從皮手籠裏伸出右手來給那警吏瞧瞧果然見那滴粉搽酥似的腕兒上有一個紅紅的傷痕警吏道如此就免你上手械女郎快些兒跟吾來車兒要開喇菲奈盈盈的立起身來忽聽得亞森羅顏吐了一口氣銳聲說道警官足下且慢出去這女郎誤取了那位夫人的皮手籠吾瞧他在巴黎上車時手上明明籠着一個白貂皮的手籠如今却變了個黑貂皮的

了。那胖婦人向身邊放着一個白貂皮手籠。瞧了一瞧，接口道：「不錯，不錯，他的手籠是白貂皮的。」
吾的手籠實是黑貂皮的，不知道甚麼時候被他掉換去了。菲奈假做不快之狀道：「一聲歡，取了那白貂皮手籠，跟着那德國警吏下車而去。回頭一望，只見那三人正在車窗裏拊掌而笑，似乎十分得意。菲奈暗中也在那裏好笑，想這神通廣大的劇賊，今天居然也上了吾的當。他道是那六格萊姆的雷錠還在皮手籠中的飾物匣裏呢。五分鐘後，菲奈已到了警察署，罰了二千法郎。纔還他自由之身。那時亞森羅蘋却還得意洋洋的向茂尼克去，不知道那雷錠早已進了菲奈高頓之手。一番心血，只索付之泡影，空花咧過了。約摸兩點鐘，已是薄暮時候，從維也納開往巴黎的火車照例在施屈司堡車站上少停。那時有一個香雲漆黑的女郎，到來身上穿着棕色剪絨的俄羅斯式衣裙，頭上戴着一頂高蠶白鷹毛的帽兒，手裏提着一隻棕色麻洛哥皮手囊，上邊刻着「F. C.」兩個金字，買了一張到巴黎的車票，珊瑚上車。再過了約摸半點鐘，又有一個少婦在旁的一個車站上，坐上三等車，面容慘白，滿呈憔悴之色，頭戴一頂青色絨線織成的小帽，身穿一件退色的舊短衫，下邊束着長長的裙子，那裝束簡直是個小家女模樣。他坐在車中，甚是快樂，和那些沈沈欲睡的搭客們交談笑語，聲續不斷。據他說，此行實是同着他丈夫作瑞士之遊，瞧他肩上搭着小

行囊脚上穿着平頭釘的靴子倒也有些兒相像大家便慶祝他一路順風安抵瑞士第二天一清早那少婦就在山中一個小車站上下車準備往瑞士的首都蒲恩城去那裏知道那火車一開他却改變了宗旨忽地買了一匹馬直刺刺的入小山深處而沒

(七)

却德勞爾子爵正在他書室裏寫一封菲奈高頓雷礙探案失敗的報告書給那秘密偵探部部長他的下人麥山兒斗然間走將進來說有一個女客在外求見子爵把頭兒一點不一會麥山兒已領了那女客入室頭戴一頂青色絨線織成的小帽身穿一件退色的舊短衫下邊束着長長的裙子足上穿着一雙平頭釘的靴子當下那女客把門兒拍的一關跳上去說道子爵你可有一塊鏢板麼子爵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子喘着問道你可是菲奈姑娘女客不答從肩頭卸下了那小行囊捺在桌子上探手囊中取出一隻照像箱向子爵道子爵吾們務須加意謹慎方能開這箱兒那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雷礙已在裏頭一粒也別給他失掉可是這粒粒雷礙委實是亞森羅蘋和吾菲奈高頓的心血凝結而成直能算得一件無價之寶如今必須取一塊鏢板來開視時纔可無虞子爵沈思了一會面上條的一亮忙說道用這鏡兒也不妨事玻璃原可代鏢板的吾姑且把

鏡兒覆在桌上說時手兒顫顫的取起那照像箱來菲奈猛可的旋過身去走到窗前子爵道姑娘你難道不願意開這箱兒不成菲奈回頭說道並非並非你快開好了吾只怕這一回又上那亞森羅蘋的當兒裏頭萬一變了個空空如也吾親眼瞧了豈不難受你快開你快開幾分鐘中四下裏寂寂如死但有開那箱子的聲音菲奈脫了那絨線帽拭着額角半晌纔聽得子爵歡呼一聲便疾忙轉身過來躡足走至桌旁向子爵開着的一隻小銅匣瞧着只見裏頭滿着像鹽一模一樣的東西菲奈抬眼注着子爵的臉兒問道這可就是那雷碇麼子爵吐着氣答道正是這一粒粒鹽也似的東西卽是那價值六十萬金的雷碇說着趕到電話機前打一個電話給秘密偵探部高聲向電話筒中說道快請部長坐了那六十四匹馬力的汽車趕來帶一個化學師和四個最靈敏的偵探身上都須備着手槍立刻就來愈速愈妙不到一點鐘那雷碇已經化學師驗了真假稱了輕重封在部長最堅固的鐵匣子中當時部長手下的兩個偵探同聲向菲奈道姑娘你這一回凱旋歸來吾們非常欽佩只不知道姑娘可能把你的冒險史說給吾們聽聽做一個模範菲奈向子爵瞧了一眼就把他火車中的事說將出來羅蘋如何拽警鈴自己如何被拘車兒過山道時黑暗中如何害怕偵探們忙道那賊可是敢在黑暗中難爲姑娘麼菲奈道吾在黑暗中却瞧見一件東西幾乎使

吾呼吸也。憂然而止。子爵道：「黑暗中你又瞧見甚麼東西來？」菲奈道：「子爵幸而在這黑暗中吾便瞧得分外清明。你道瞧見些甚麼？原來是點點螢火。那光兒又亮又美麗。吾伸手向空中抓去，却抓了個空。一些兒東西也沒有。一會車兒已出山道，只見眼前也並沒有甚麼東西。吾心中早已料到這閃閃作光的螢火，定然是那雷碇悄悄地合目追思，覺得剛纔的光兒，似乎是從那德國大學教授當頭的行李架上發出來的。子爵跳起身來，大呼道：『啊，啊，那雷碇的光原何等利害！他雖是放在照像箱裏，又裝着一隻銅匣子，暗中那光仍能從裏頭透將出來。』菲奈欣然道：「一些兒也不錯。可笑亞森羅蘋聰明一世，這一着可巧沒有想到那一小粒的雷碇。日中韜光匿彩，黑暗中却能大放光明。那時吾就用計賺他們的眼兒，使他們好幾分鐘張不開來。一面疾忙搶了那行李架上的照像箱，拋在一個妥當的所在。下車後，然後趕去取恰好車兒走過一個小邱。吾立時丟在那邱下的池潭裏。邱上有三棵松樹，以後很容易辨認的。這第一步既告厥功，第二步就想使亞森羅蘋依舊前去。吾在施屈司堡下車後，免得陸步不離的跟着諸多不便，於是故意讓他瞧見把皮手籠的夾裏割開了，取了一隻飾物匣塞在裏頭，使他疑那雷碇藏在這飾物匣中。到施屈司堡時，他設法把吾皮手籠掉換了去，以為雷碇已經到手，與頭頭的向茂尼克進發。好個小亞森，吾望他一路

平安說畢吃吃的笑將起來子爵道你難道不怕他半路上覺察趕回來追你麼菲奈道吾自然防到這一層所以一到施屈司堡早想找一個身材面貌和吾彷彿要回到巴黎去的女郎混賊黨的眼兒恰巧在一家酒肆裏被吾尋到了這樣一個合格的人吾卽忙和他交換了衣服把吾的火車票給了他又送了他一千法郎叮囑了他一番話他便像夜鶯般欣然而去吾却着了這一身衣服入山逛了一趟人不知鬼不覺的回到巴黎部長吾要問你那價值六十萬金的雷礎可沒有遺失一些麼部長點着頭伸出手來授給菲奈道多謝你一些兒也沒有遺失這一來復中吾就把那二十萬法郎的酬金奉上從此你的大名定然傳遍巴黎給全世界知道可是那胥篋之王亞森羅頤竟敗於一女子之手也是歷史上希有的盛事呢

(完)

小苦
讀情
孝女佩蘅傳

(秋夢)

(一)

深秋薄暮天色如墨荒村籬落間三間老屋爲狂飈所撼震震作響風從窗入窗櫺敗紙蘇蘇然類白灰之蝴蝶翩翩不已案頭孤燈受風搖動暗淡似鬼火一中年寡婦坐燈下衣黑色布襖陳舊作黃色懷中一兒橫臥臂上悽聲而號寡婦嗚之使睡開懷出乳哺之兒吮乳未幾又哭婦簌簌淚下咽聲曰兒勿爾若母自晨抵暮僅得薄粥一瓠宵來中涼頭涿然不復能仰而父而在行且延醫至矣今則語至此悲梗不能成聲少頃復曰兒且安睡我不得飽食者且數月矣區區薄粥卽盡化爲乳汁恐不足供兒一飽也時床上敗露絮中一兒欠伸起曰阿姊我餓疲極矣阿姊方坐母旁就燈爲肆中製襪聞母淒聲而泣針動愈速幾欲以十指代縫紉之機聞呼聲停針曰太官汝醒耶汝坐牀上毋動少頃進晚餐矣復回頭面母曰釜中尙有餘粥我母夜來且飽飲我胃力弱亭午得糠餅迄今尙梗胸頭勿須更食矣母曰勿爾我三人且分食汝方發育恆人十五六女郎面上應有血色汝今自視何如佩蘅汝勿自苦若弟以後我助汝縫紉明日尙能得米可煮飯啖之佩蘅不語自入廚次出粥各以鹽菜少許糝其上分上母弟母曰尙有餘否佩蘅曰尙餘半甌我啖之語已

養弱弟抱之來廚下。獸坐垂淚。且以調羹。取餘濡哺弱弟。哭亦漸止。母啖竟持盃。至曰：「餓者甘食。我飲粥後。精神陡王。夜來或有乳水。可以度此長夜矣。」遂抱兒且哺乳。且唱催眠之歌。未幾鼾聲起矣。乃鳴之。睡敗絮中。時太官已跳躍床前。佩蘅曰：「太官。汝勿貪嬉戲。日間課汝之書。亦遺忘否？」太官曰：「否。我盡記之。」乃立姊側背誦。且出書回講。佩蘅曰：「不誤。不誤。更課以阮嗣宗詠懷詩成誦。」乃寢。太官寢後。佩蘅與母談往事。且謂鄰媪張氏。謂有世閥。將納妾。意欲得一解文字者。母曰：「汝勿毋信彼謔言。彼輩以貨人爲業。我但期兩兒中一人得棲託之所。可以求學。我與若餓死是間。亦所甚願。我不欲賣汝作妾也。」佩蘅曰：「我母言當顧。母曰：「顧何如。彼亦爲我言之。我不答。彼乃不敢更言。語罷。母女各各縫襪。不作一語。宵深始就寢。是夜佩蘅轉展不能成寐。侵晨獨起。拔關出視鄰。媪方與佩蘅曰：「姆言張家將納妾。已得人否？」大婦爲人如何？」媪曰：「我出入之。大家以百計。未見有慈惠如張家夫人者。」佩蘅曰：「實則此種事。均可不問。刀鋸斧鑿。我甘之。媪曰：「佩蘅。豈有意耶？」佩蘅曰：「無之。我但期救母。苟得二千金。豈惟張氏不論。何人均嫁之。媪曰：「然則女郎能自主耶？」佩蘅曰：「我立券自鬻。不告我母。媪曰：「然則遣嫁時。何如？」佩蘅曰：「既爲媵婢。卽蓬頭跣足。亦可登門叩見主人。媪曰：「謝女郎。老身受惠多矣。苟張家能得姨太太。如佩蘅者。必得重賞。」佩蘅曰：「汝且走報。苟能出二千金。明日將錢。」

至媼家我立隨之行語畢匆匆出入市付襪得錢量米歸

(二)

次日一三十餘軍人方衣便服俯身坐板椅上視地上雞鷄奪食手中烟捲已燼軍人猶兀然不動媼曰公子生長名門又復身列戎行平時一何軒爽屈身是問愁悶當何如然彼不久自至公子試看壁上所黏畫乃佩蘅客冬畫畀老身者我則惡其着墨太多軍人起立觀畫自語曰用筆酷似趙搗叔願媼曰此畫絕佳黏諸壁上殊可惜語時媼見佩蘅探身戶外舉手招之佩蘅轉招媼媼疾趨出曰來矣佩蘅曰汝試問將錢至否媼曰汝試入容彼觀之然後佩蘅毅然入坐軍人所坐椅上軍人回身斜睨少頃佩蘅起入廚次媼曰如何軍人曰殊當意二千金亦所不惜我已將至即探懷出百元之鈔票二十紙陳几上謂媼曰此則付彼家汝則另有酬報媼入語佩蘅佩蘅取出鈔幣數之數符命媼假筆硯至研墨伸紙立書一券上軍人軍人受而藏之懷中佩蘅亦納紙幣於胸次謂媼曰媼爲我雇肩輿赴張家且謂軍人曰主人小坐我歸別我母即來遂出旋又入即案頭更草數行匆匆去可一刻許乃歸乘輿行

(三)

寡婦家昨日得縫襪工資晨興時仍爲薄粥向午炊飯矣飯熱氣蓬蓬釜蓋而上昇幾及矮屋之頂太官誦左傳十餘行業已爛熟腹中正餒一開飯香雀躍來廚次強母盛飯母曰兒無躁若姊方外出未歸且稍待正語時聞推門聲未幾復閉閉戶聲母曰爾姊歸矣汝卽櫃中取盃俾予裝飯太官回身取盃母置兒矮檯上令以背抵壁勿致俛跌乃開釜盛之太官手兩盃疾馳出曰阿姊何往爾許時始歸語已無人作答太官又自語曰姊未歸耶然則偷兒入室矣母亦抱兒出訝曰若姊未歸耶因舉目四矚見案頭一紙囊謂太官曰太官此中汝習字之紙耶太官曰否我入時未見此囊來自何許母乃啓囊則中有百元之鈔票二十紙暨佩蘅上母之稟稟曰兒不肖鬻身爲人妾媵矣此二千元留爲我母及兩弟菽水膏火之資願我母勿以我爲念且勿以人覓我兒誓死不歸甘爲下賤矣某年月日佩蘅叩上母親大人膝下寡婦閱竟昏然倒地兩兒大號鄰人走集沃以涼水久乃甦長呼佩蘅放聲而哭鄰人初以爲暴疾至是始知其緣佩蘅而哭正號哭時無從致詢一老翁見太官手中持鈔幣駭甚取視得佩蘅書知鄰媪夙爲蟻媒趨往則門已加鎖洞門入室中已空但見破釜敗甑縱橫滿屋知已他徙矣歸慰寡婦勸暫將鈔收存當爲汝覓之乃擇壯丁之識佩蘅者二人入城尋覓抵則城門已閉不得入乃留宿城外荒店中次晨四覓始悉城北張姓昨宵納寵

乃造訪門者以其來自田間不爲通轉展始得達佩蘅不肯出面書一札付之不得已歸寡婦展閱但云兒宵來已侍寢一女不嫁二夫兒生爲楊氏人死爲楊氏鬼矣寡婦知無可挽救久之悲亦漸殺平時衣食暨太官學資得此二千金頗不至匱乏戚黨中亦時有與之往來者寡婦暨佩蘅心中以爲鬻身之值至爲慘痛而恆人情性但知崇拜金錢以爲必有此二千金方得齒於人類至來自何許非所問也

(四)

我書至此忽已十二年矣此十二年中太官之學業如何寡婦之生計如何且勿亟亟先述佩蘅嫁後事佩蘅貌故絕豔侍張氏後大婦頗鍾愛日爲修飾容光煥發居然絕世美人矣張故豪於資飲食服御惟意所欲而佩蘅性恬淡不尙妖麗平居恆以書卷自遣翌年舉一子大婦故無所出雇乳媪抱以去撫之如親生是年已十一歲夏間卒業於尋常小學列第一校長獎以銀杯嫡母以賜佩蘅佩蘅供之妝閣珍之類鼎彝旋更舉一女少兄二歲亦既抱書上學矣是年中秋節爲主人楊稚存中將五十初度設筵宴客中將交遊夙廣又以征東時略地多爲國人所推重是日來賓可數白輩大家眷屬與宴者亦多佩蘅指揮婢僕款接來賓自晨抵午足無停趾中將及夫人見其跋來報

往。輒點頭微笑。意似獎許。女竇亦不以媵妾視佩蘅。輒與握手道賀。且亟稱其賢。能午餐後來客。咸入園中遊散。佩蘅乘間入室更衣。婢子阿星爲之重理雙鬢。且刷且語曰：姨太太得勿勞頓否？佩蘅曰：安得云勞？我東西馳突。精神轉較活潑。夫人處客室中。酌應女客。口齒幾無片刻可停。斯真疲乏耳。阿星曰：我視姨太太頭汗涔涔。氣息亦促。頗慮過勞致病。佩蘅曰：安得遽爾？我惟平時佚樂。不耐煩擾。始覺汗出氣逆耳。阿星曰：夫人每謂姨太太宜自保重。公子暨女公子均出自姨太太。將來幸福未可言。宣佩蘅曰：夫人亦每爲我言之。實則張氏之姨娘。決非真我。我在此實了。我未了之債。安敢妄耽安樂。阿星曰：我誠不解姨太太所云有福如姨太太。乃謂了未了之債。然則我輩月得數金。供人驅遣者。更當何如？幸侍姨太太宅心仁厚。未嘗呵斥他家主人。不能如是也。正語時。夫人之侍婢小寶至。謂夫人方覓姨太太。姨太太果在房中否？阿星曰：小寶姐來。姨太太方在此更衣。小寶入見佩蘅。正對鏡自鑑。笑曰：阿星殊慧。今日所梳髮髻。非上海之新樣。載諸婦女雜誌者。耶？姨太太指以示我。我已不復省記。爾乃能模仿。畢肖。今日我爲夫人梳一髻。夫人雖以年老不置。可否我則殊不怯心。阿星曰：汝又奚落我矣。我姨太太年雖二十。有七大類。老成人絕不以修飾爲事。我在上海李公館中日必易一新樣。始覺其難。佩蘅曰：汝兩人勿作閒談。夫人究在何所？小寶曰：在應接室中。

佩衛疾驟出。既近，應接室。徐步入。夫人起立，指示佩衛曰：「此爲陸軍部參謀長夫人徐夫人。此爲少將夫人李夫人。此則骨董肆中姚小軒之夫人也。佩衛一爲禮。徐夫人曰：「姑娘來此可幾年矣。佩衛曰：「十二年。李夫人曰：「凝重乃爾，無怪戚黨中噴噴稱羨。張夫人曰：「我夙聞家政悉爲汝主持。汝家夫人殊有福得汝助理，竟能百事井井。時骨董肆主婦目注佩衛，主婦出自倡家，年逾三十，額上縷縷作波紋，兩頰瘦削，齒遂暴露，猶復刻意塗澤。聞兩夫人語，不期微笑。蓋主婦方覓語媚佩衛也。俄笑謂佩衛曰：「姑娘年幾何矣。佩衛曰：「二十有七。主婦曰：「二十七歲乃有此丰采，我姊妹行中號稱美人者一逾二十，頰頰不復能應客。姑娘乃能如是。李夫人聞言，意殊不悅，亂以他語曰：「姑娘作畫頗有筆力，書法亦出入漢魏中，將以枇杷一幀贈我夫子。我絕愛之，懸諸鏡臺之旁，不意爲我弱弟奪之而去。小女時爲我言此畫之佳，乃無倫匹。每至外家，輒向舅舅索取也。佩衛曰：「任意塗抹，直類道家之符籙，安得名之爲畫。徐夫人笑曰：「符籙亦佳。既能補壁，又能辟邪。姑娘之畫勝名家筆墨多矣。得暇願以一幀見賜。佩衛曰：「謹如命。主婦又似覓得數語，突然曰：「我姊妹行中以畫著者有天香閣。曾出畫籌賑一幅，輒數十金。舊時狎客多購之，說者謂錢病鶴爲之捉刀，並非已出也。今姑娘乃能擅管作畫。李夫人惡其語之唐突，適聞兒童革履聲，乃問佩衛曰：「公子何名。佩衛曰：「名金城，小字阿

城徐夫人曰：姑娘且招之來。佩蘅起立倚門。次呼阿城果至。衣海軍之衣，向諸客鞠躬。徐就佩蘅曰：娘我今日殊樂。我父賜我以小金錶及海軍所佩之小刀。我父爲陸軍中人，我將來必習海軍。李夫人曰：佳若母尚如二十許人，汝立其旁，竟似長姊之與弱弟。阿城曰：否，我母老矣。我父今年政五十。我母則四十有九。徐夫人曰：佩蘅姑娘爲汝何人？阿城曰：爲我妹之母。主婦曰：若爲何人所生？何人愛汝？阿城曰：家中人咸愛我，我則母所生也。徐夫人見佩蘅顏色立變，淚盈於眶，乃曰：姑娘汝事煩且去。我輩在此作閒談，遲夫人佩蘅乃作別行出門，探懷出手絹掩面奔歸房中，倒身椅上自思。我以母故，甘爲侍妾，不圖骨董店主婦屢與倡肆中人相况，豈侍妾必出自倡家而凡爲侍妾者必當與倡家等視耶？然此猶荒愴之婦，不識輕重，不意親生之子，確認我爲妹妹之母，而不自知其身之所自來。彼於兒時，卽爲夫人鞠育，親嫡而遠我，固也。當其牙牙學語時，婢僕每指我謂此爲妹妹之母。若母則夫人也，我亦一笑置之。不圖年已十一，在校中則能列上第，在家庭不能自認其母。我阿城亦大可哀矣。凡茲種種均爲我家而起。今則老母健在，阿太已卒業於大學，稱學士任審判官矣。

也
 (五)

正沈思時，忽有人推門入，曰：姑娘在何許？佩蘅曰：我在此假寐。小寶汝來，其人曰：否，我也。昔日之芳

兒也。佩蘅曰：趙夫人耶？芳兒曰：不敢語時。阿星亦入曰：趙夫人坐。芳兒曰：我來此人人稱我曰夫人。令人羞愧欲死。前年我與若共操作，大類姊妹。阿星姊妹後勿復爾，仍以芳兒呼我爲當。佩蘅一聞此語，淚珠又併裂而出，簾簌落胸頭矣。蓋芳兒本爲中將婢子，前年中將歸自瀋陽，贈其所部少尉趙遜爲婦，親爲主婚。此次夫婦偕來祝嘏，居然婢學夫人矣。佩蘅處境雖較芳兒爲佳，願中落之家，屈身妾媵，本非所願。十餘年所以隨人俯仰不恥卑賤者，渴望太官學業有成耳。比來太官旣已畢業，老母有人贍養而入門，以來已得一子一女，中將血食之延亦旣有人矣。思至此，芳兒忽令婢子將衣囊至，出畫稿一卷，就正佩蘅一爲之評點。夫人亦以使者至，謂客已漸散，姑娘可無須更出終日勞勞，恐體中不適也。佩蘅曰：恐客將覓我作別途，至廳事送女客至宅門以外，是夜雙目炯炯，不能成寐，思所以自處者。

(六)

越數日，佩蘅檢得中將家藏畫目錄，檢閱一過，從茲以後，每晨起，匆匆梳洗，蟄居齋頭，讀畫可兩月，含毫潑墨，日繪數幀，斥書卷一不寓目，但以作畫自娛。未一年，幾及千紙，大則八尺之中堂，小則斗方之冊頁，紙橫滿眼矣。佩蘅乃收拾筆硯，請於夫人，造李少將宅，謁夫人。李夫人夙以書法名海內。

曾爲孤兒院作楹帖數百貨之以擴院屋李夫人自祝壽時見佩蘅以其幽閒貞靜綽有大家風範頗禮重之佩蘅亦以夫人懿德願拜門下稱弟子故夫人書來輒稱女弟是日聞佩蘅至馳出携手入書室慰勞備至且以新得舊拓碑板示佩蘅佩蘅亦出畫乞夫人指示夫人贊嘆不置佩蘅曰我行將賣畫願夫人爲我定一潤格夫人曰何必乃爾佩蘅曰我欲得資別有所需夫人曰流俗畫家未必有此佳搆汝畫自有價值因書一紙曰中堂如干金屏如干金扇頭冊頁如干金付之佩蘅曰願夫人爲我付刊張譜裝潢之肆夫人曰可然則件交何所佩蘅躊躇良久不能置答夫人曰老身何憤憤卽交我處得則走伴送奉何如佩蘅曰大佳大佳遂謝夫人歸

(七)

從茲以後佩蘅屏棄一切日以丹青作伴矣中將家故蕭閒平時絕無所事事趙少尉游升少將帥師出戍西比利亞芳兒故嗜畫和佩蘅理頭作畫來與相伴爲之屑粉調色佩蘅天姿絕人中將家收藏又富遂以畫名餅金乞畫者踵相接幾至日不暇給芳兒見其忙迫時輒代之鈎勒不一年得七千金佩蘅遂擱筆走書期太官於李夫人家太官此時儀容修偉居然英爽少年矣面姊抱持而哭哭罷蘅佩頤聲謂太官曰我弟旣自能樹姊之責任已盡此後當遁跡空門長齋禮佛不復更與

人世事矣。太官曰：其如兒女何？蘅佩曰：兒女則自有家在。且年亦漸長，嫡母視如已出，願復較阿姊爲勤，何煩過慮？太官曰：然則我姊愀然舍楊氏耶？蘅佩曰：我何所戀？戀我甘爲侍姬，以母與若耳。我鬻身時得二千金，今當以賣畫所入如數償之，還我自由。我父地下有知，亦當瞑目。太官曰：阿姊其歸伴老母。蘅佩曰：否？因探懷出二千金，授太官曰：汝將去市故居爲我葺茅菴，菴成則速來告楊氏。方待我不暇絮絮也，語已遂入。太官怏怏攜金歸。蘅佩伺太官去，別李夫人而歸。李夫人但知太官爲其同懷弟不及詳也。

(八)

蘅佩歸後，無人時，輒檢點房中器物，巨細不遺，一一筆諸於冊。越二月，太官書至。是日中將適與夫人赴戚串家，蘅佩匆匆易布衣，發枕函，出一手札，取百圓之紙幣二十紙，封爲一函，授阿星曰：中將及夫人歸，汝爲我上之。我入暮，即歸，遂出步至街尾，始雇肩輿出城，赴新居。薄暮，中將夫婦歸，阿星上。蘅書中將發函，紙幣蘇蘇墮地上，如敗葉之離樹，讀不數行，手顫目眩，讀竟，擲與夫人曰：已矣。仰臥安樂椅上，愴然淚下。夫人拾書讀之，書曰：

蘅謹致書中將，麾下。佩蘅去矣。十二年來，荷蒙厚愛，感銘心脾。惟佩蘅夙念不欲爲人姬妾，以

系出名門不能辱沒先德也。曩時以先君謝世，母弟無以存活，出此下策。一年來藉中將聲譽，貨畫所入積蓄至七千金，前負二千金，謹如數奉繳。餘資則用以自存，已結菴野外，皈依佛門，長爲世外人矣。惟不能始終隨侍，深用歉仄。中將達人當能略跡原心也。

夫人讀竟曰：然則奈何？中將曰：奈何？少頃夫人曰：汝勿戚戚我往一行，汝亦知其曩時住處否？中將曰：知之。然其弟以法學士任審判矣，不識究在何所？乃相與檢奩中得器物簿一冊，又得太官書一通，中述新屋落成事，知仍在故處，遂命與以步卒四人爲衛，秉燭出城。至則已夜半矣，款關不應。一兵踰垣入，拔關納夫人。夫人入則佩蘅已剃度，方坐蒲團上。見夫人，合十曰：阿彌陀佛。夫人曰：佩蘅何遽出此？佩蘅曰：還我本來耳。更語不答。夫人以宵深不及入城，留宿菴中。次日又苦勸數四，執不可。乃悵悵歸。中將曰：勿再相強，此孝女也。相處十年，竟失諸皮相，我過矣。我過矣。

奇情 小說 心頭病

(幼新譯)

晨星報社廣告部主任者，執余之告白底稿，審視良久，以鉛筆自摺其頰，狀頗遲疑，似欲有所指摘。特余告白之文，雖奇願乃無疵，可指乃按字計金，訖余如數，與之彼則受金以鉛筆於稿上作數畫。投諸篋中，余出社時，彼尙頻頻以目注余，不已。計告白之費，余已用去多金，特其效果若何，殊難逆

料翌晨飯罷取晨星報讀之見廣告欄中余之告白已行刊入其文曰

鄙人年二十六歲曾受高等教育今專爲人平亭疑事且誓守秘密決不妄洩諸君如有蓄疑
蒙難不能剖決之事請卽枉臨具得俾路一百四十八號敝廬面談可也 巴拉典女士啓事

嗚呼閱報之人苟見余之告白以一幼不經事之女子乃不度德量力悍然執人所不敢嘗試之業
資爲生計正不知作何等評論乃刊登數日後曾無問津之人余雖不無少忤然仍強自矜持心意
不爲少灰一日余方枯坐忽聞門外足音蹙然卽聞有剝啄聲余心房不期跳躍不已答曰請入門
啓一中年婦人入年可五十許面色慈祥服飾類貴族中人坐定問余曰密斯卽巴拉典乎余曰然
客曰相密斯之貌芳齡似尙不及花信余曰夫人可謂以貌取人矣余貌雖似穉然行事正不落人
後此則頗堪自信者客曰觀密斯之告白所業似非平常之職業余曰然客曰余近遇一極難之事
故特來請教苟能爲余解決者則受惠良多余曰如是敢請夫人詳以見告客曰余爲唐布頓夫人
密斯或未之前聞然吾弟阿恩斯佛度無不之知者余曰然倫敦之人孰不知此大美術蒐集家之
名者夫人聞之微鞠其躬示謙摛之意續曰余孀也與吾弟同居於伊東街二百十八號吾弟中年
喪偶有女一年二十一夫人言至此止以目視余續曰不意渠日來頓改常狀余殊焦灼寢食爲之

不安。余曰：願聞其詳。夫人或不憚煩乎？夫人曰：此則殊不能應命。苟能枉顧，敝廬親自觀察，則所願耳。蓋余此時果將其可怖之情詳告密斯，深恐更形棘手。特密斯果能爲吾解決此事者，則重金在所不吝。復談少頃，余卽應其所請。夫人大喜，遂握手而別。嗚呼！余之新職業自茲始矣。翌日，余乘車至阿恩斯佛家入門，見廳中陳積並屬古代美術之品，壁間徧懸盔盾、甲冑、戈矛之屬，古色斑斕，不可逼視。室中幾無隙地，由此達客室，室中陳設亦如之。驟觀之，直一骨董之肆，然亦可見其蒐羅之勤。收藏之富矣。余入室時，唐布頓夫人方傍壁鑪獨坐，徐娘半老，丰韻猶存，晚妝甫罷，儀容絕美。相見甚懽，坐談時許。願夫人於請余來此考察之事，絕口不道一字。惟曰：諸事請密斯躬自觀察，推究余決不贊一辭。藉免密斯有先入之見於事，反屬無裨。半句鐘後，相將至餐室，室中陳設亦無二致。幾疑置身武庫於此，得晤阿恩斯佛，見其身材短小，髮作灰色，落落不甚拘禮。生平無他好，惟嗜古物。窮年搜集，不遺餘力。家既饒富，故得縱情風雅，不事家人生產，而生計裕如。余與其初次相晤，卽亦不能確言其爲何等人物。令人敬愛，抑令人可憎也。室中尙有他客，曰波爾溫。阿恩斯佛友也。身材高碩，髮黑，額巨，容顏煥發，年可四十，與阿同嗜亦一美術蒐集家也。特不如阿之貪多務得，惟專搜討十一世紀之武器。然余一見卽不喜其人，其餘一人則阿之愛女海麗娜也。亭亭玉立，風貌

妍麗髮黑似漆。秋波欲流。坐此古色斑斕。毫無情致之室中。仍不少掩其豔。席間余刻意覘其舉動。見與其父及波爾溫縱談美術。特不知其真酷嗜此耶。抑故作此狀也。飯罷復返客室。唐布頓夫人藉詞遣海麗娜他去。乘間問余曰。密斯有所得否。余曰。余與女公子素昧平生。立談之間。實不見其有何反常處。夫人訝曰。密斯真無所見乎。余聞言意少遲疑。以余初見海麗娜時。察其神色。即知其有無限恐懼。蘊於胸中。特此時不能即爲夫人言之耳。此特余意料如是事之確否。尚不可知。萬一誤測事不如此。吾名不即毀乎。余絕不如是之愚。因曰。以余觀之女公子。似有秘密。余言止。此不復多言。夫人聞之。長太息曰。數日前渠尙歡嬉如恆。且日即與大佐布克舉行婚禮。不意好事將近。渠忽無端捐棄。舊好重締。新歡復與波爾溫君結婚約矣。余曰。波爾溫君即今夕在座者耶。唐夫人曰。然。余曰。渠之樂大佐果無他故乎。唐夫人曰。無之。且以大佐之門第學問家道論。在在均非波爾溫所敢望。余方慶其得人。不知何故頓改初心也。余默然少頃曰。想令弟或爲波爾溫所挾制耶。然此特余意料。唐夫人搖首曰。無之。吾弟至鍾愛其女。視若掌珠。決不忍大拂其意。強其嫁。素所不悅之人。彼聞其與波爾溫訂婚約。其駭怪亦正如余也。自是而後。余連夕靜覘女之舉動。益覺所料不虛。彼之心。中實蓄無限恐懼。特強自掩飾。不使其父若姑知之。以其每聞有啓門聲。必驚而起。

立且每覩晨報時神色立變狀至不寧余知此中必有故決意察其究竟至次夕余竟得三事可資推測一則女常於暮靄蒼茫之際潛自側門外出二則近數月來三僕相繼遁去各多給與一月之工資三則其事滋怪阿恩斯佛服飾本至儉樸顧每外出時必御一鑽石指環環裂既巨且與阿狀絕不相稱余因之不能無疑一日余與海麗娜言謂余精觀掌術誰伸其玉手俾余一觀蓋余將乘觀手紋談休咎時藉探其隱秘不料女聞余言大不擇謂此等江湖騙人之術素所不信言時神色一若滿懷心事終身闕之誓死不示人者余大失望顧不能形諸辭色乃強作笑容道寒暄而別然是夕余乃得一大好機會蓋唐夫人爲余備之臥室適與女室同層相距不過數武是夕余枯坐不寐反覆思維女何故棄少年英俊之大佐而適彼波爾溫耶何以每聞啓扉聲即自椅中躍起耶且每讀晨報晚報心神不安抑又何故反覆思維莫得其解惟時約一句鐘矣夜色深沉萬籟俱寂忽聞有聲起於戶外余立即振熄燈光躡步至門際輕啓扉外視甬道中黯黑如隴廡幸衢中路燈射入一線光明映於墜壁上余藉此微光見一人影蠕蠕然向梯際步履絕輕逡巡回顧知無人覺乃始更前下樓去迷濛中見其人衣淺色長衣余一見卽知其爲海麗娜也心房突躍不已莫知所措猶豫少頃乃潛尾其後躡步而行既下樓見女方向其父之研究室行去樓下甬道之中亦並循

積珍玩燿燿照眼女恐己身之影反映其上致爲人見乃以衾緊塞全身趁起而前余初意女或中病魔夢中行耳繼觀其狀絕不類既至研究室門外躊躇四顧始輕啓扉入余幸匿於梯之轉角處未爲所見中心惴惴深恐誤觸地上物少頃余亦潛至研究室門外藉其半掩之扉窺其何作見室中四壁滿懸武器室之一隅置保險櫃一室中各窗下部並皆護以木製百葉牕惟自上部透入微光余藉之見女方伏於櫃前余大詫屏息而窺女已起立櫃門洞啓惟時女復環顧四周余心却退卽聞室內掣掣紙聲鏘鏘金石聲進而復窺見女探首櫃內少頃縮首而出急扃其扉余尙聞其加鍵聲扃已藏物於衣袋內返身而出行絕疾余幾追不及避查余上樓後沉寂仍復如初余經女室門次駐足諦聽覺室內毫無聲息卽鑰隙亦不透有微光也余返己室後竟夜未得交睡自思彼於昏夜之中潛至其父之研究室果爲耶且納衣袋中者不知究屬何物尤不知此等行徑與彼之聞聲驚起讀報變色有無關係也翌日晨起恨不立時見女藉得究竟不料屆早餐時女翩然入室神色如恆狀至沉穆殊無失眠狀惟玉容微覺慘白爾阿恩斯佛則較平素尤形愉悅高談美術滔滔不休間作滑稽語尤解人頤飯罷執報紙獨歸其研究室室中惟餘夫人海麗娜及余三人余復詳察女之神色問女曰密斯夜來睡安否女以妙目矚余曰謝密斯見問夜來且睡往日爲酣言甫

竟門忽碎然啓阿恩斯佛一躍而入怒氣勃勃目眦欲裂髮豎如髻以掌抵几曰新來之圜人約翰生汝所留者乎言時目注其女女聞言起立面如死灰手顫不已阿恩斯佛轉面而向唐夫人曰然則姊所留耶女應曰然吾父是兒許彼在此供役特不知阿恩斯佛大呼曰其人賊也若聽之其人爲竊物之賊當立逐之行彼來之日吾一見其人固已疑之觀其雙眸炯炯卽知其非善類女婉言曰父乎父乎彼或非賊不有薦書在耶阿恩斯佛歎曰噫薦書乎薦書有何用者若聽之此後僕從之事若無干預復謂夫人曰姊亦不得過問去留聽我決之余暗此狀中心又添一疑問卽何以阿恩斯佛疑此新僕爲賊也因問曰何物被竊阿恩斯佛聞言少驚轉目注余一言不發匆匆而出女復歸坐以手掩面嗚咽不止惟時開研究室中阿恩斯佛叱責聲圜人爭辯聲半點鐘後約翰生憤憤而出余觀其面固一敦厚謹慤之人也是日阿恩斯佛竟日在外夫人則聽我一意察其姪女之行動下午茶食甫畢女託言頭痛而出余亦卽歸已室坐未定見女復外出衣長衣蹣跚獨行似頗畏縮余急取冠尾之帷時衢中燈火初明行人絕少余立門外少頃聽其先行不意女行未數武遽爾登車似預候者余頗驚訝疾步前行冀得車之號數不幸車行絕迅轉瞬不見余乃嗒然而返轉身間見一少年長身玉立丰度翩翩立於余前見余免冠爲禮曰密斯能助我一臂乎余驚而却

立少年曰密斯其巴拉典女士乎余曰然少年曰密斯尾密斯海麗娜而出吾已見之唐夫人曾爲吾言謂密斯願爲吾輩之助據密斯日來所爲良堪欽佩功成可操左券也密斯當知吾卽布克大佐已與密斯海麗娜訂有婚約余曰余早料及爲先生矣特不料先生見信如是之深耳布克曰密斯能料渠何故何故言至此意少猶疑而止余曰大佐日來余精心推測頗有所得數日內必有以報命言己而別是晚女在餐室仍如常狀波爾溫亦在座阿恩斯佛餘怒未釋別獨食於他室席間波爾溫與女間談酬答間女意似不之屬余一望而知之波則與高彩烈言婚期在邇刻方備置一切日間適往物色新寓以備同居滔滔不休至十句鐘始去女送之門外復入自搓其掌以目注火此夕絕煖而女則玉軀寒顫若不勝其冷者余與其道晚安時見其凝眸注余知女已察得余之爲彼來矣是夕余室門虛掩竟夜不聞有何聲息如是者三夜殊無他異唐夫人聞余言此事日內可望解決意亦少安然聞余言其姪女已知余來意則復憂形於色至第四夜家人均已就寢女復夜起立甬道中此時余胸已有成竹俟女下樓去仍尾之行見女復躡步徐行至其父之研究室悄然而入一如前夕之狀余則改易方針此行擬逕行入室先闔其扉然後換電燈令明面詢其在此何作彼自不得不吐實矣計既定遂向研究室行逡巡間聞女在室中動作聲惟時全屋既

且寂除室內之聲及余之微步聲別無聲息似置身窈窕中既至余輕啓其扉掩身而入覺室中較前夕尤形黑闇壁間所懸甲冑作厲鬼噉人狀至可怖余大震急向置保險櫃處視之則女方俯身櫃前以背向余一如前狀已而起立扉乃洞開余思此其時矣遂向電鈕處行藉振其機方探手間忽見暗中有一人影距余可二尺許余大驚知室中除余與女外尙復有人在也繼見其人直向女立處行似非善意余乃逕前取其人而紵其臂卽於此剎那間瞥見藍光一閃砰然有聲硝磺之氣撲人鼻觀余手中之人亦卽被其掙脫余急振電機全室通明女急回顧斗見其父手執手槍立於其側則以手撫胸面若死灰殼煉至無人狀蓋余所執之人卽彼放槍之人非他乃阿恩斯佛也於時阿恩斯佛背向余立見所擊者爲其愛女目定口呆不能成一語惟期期曰海麗娜耶！言時爲聲至怪回首見余愕眙更甚遂擲手中之槍頽然倒地而暈余方欲製鈴女以手示余曰勿爾勿爾余乃止默思少頃了然大悟矣余遂助女扶其父起臥之榻上良久始甦愜愜然謂其女曰天乎海麗娜吾幾死汝吾連宵伏此伺彼偷兇……言至此以手覆面伏於案止女則以手扶案注目視余余曰密斯聽之余之在此本非偶然密斯夜起下樓余卽潛尾之來前夕之事余亦目擊密斯愛護老父之心亦可謂良苦矣女聞言大驚阿恩斯佛亦揚其首以目視余復視其女曰我所爲者若

已盡知之乎。言時聲至低似與人作耳語者。女乃大哭。跪其父前。抱其頸曰。兒盡知之。且嘗竭其所能以救吾父。阿猶不甚解曰。使無密斯巴拉典在是者。吾幾死。汝言時以目視余。余曰。余亦盡知。遂詳告彼父女。余之來此。乃承夫人之見招。並言余日來所觀察推測之事。且謂余初見密斯觀其神色。卽知其胸中蓄有無限恐懼。以至聞聲驚起。讀報變色。今乃知其終日杌隉不安之象。端爲其父之故言已。阿恩斯佛徐曰。密斯旣已洞悉。吾亦無庸自諱矣。密斯當知吾生平無他嗜好。惟嗜骨董。見有珍異瓌奇之品。斷甲鏽矛之屬。則非得之不爲快。重價在所不恤。故每至古骨之肆。未嘗入寶山而空歸。然此要能以金錢致之者。若夫私家之所收藏。博物美術館之所陳列。則吾技窮矣。然一日不據爲己有。則熱中特甚。寢食爲之不安。豔羨之極。挺而走險。遂不得不出於盜竊矣。久之寢成習慣。不復以爲可恥。計去年一年中。新奇之竊案。彼警察所莫明其妙者。強半爲吾所犯。竊來之物。則珍藏於保險櫃中。吾所御之鑽石指環。乃用以割割玻璃。藉爲利器。卽如吾所得之金製烟壺。本置於玻璃篋中。吾卽以此術取之。且吾在美術界中。頗負盛名。每至美術館等處。人皆倒屣歡迎。方且謂吾至彼。參攷藉資研究。絕不之備。而吾則乘此隙。施吾伎倆。不爲人覺。自幸得計。所最奇者。凡吾所盜得之品。每不逾數日。卽復不見。還爲人盜。言次。願女曰。吾今始了然。蓋若復竊吾之所得。各歸

其主耳特先此吾決不之知故每疑及吾僕從然亦惟以虛詞恫嚇未嘗真送諸法庭也蓋吾先自犯盜竊之罪加以事無確據又安能訟他人者吾近得達拿格拉之備一尤視爲至寶每展玩時必嚴扃吾扉恐爲人見設備如是以爲必無事矣不意復不翼而飛吾怒乃不可遏遂疑及圍人約翰生即日逐之行意尤未足決於夜中伺之言至此又顧女曰萬不料若乃在是且尤不料若已早得吾隱日夜爲吾不寧吾竊之若歸之嗚呼此真所謂嬰兒之智也言已摸其愛女於懷不覺淚流滿頰謂余曰吾女密斯實生之卽吾之得免於戮亦密斯之賜也余曰否非我之功乃女公子之力耳阿恩斯佛復問余何所據而察得其隱余曰余觀君所御之鑽石指環雅不與君狀相稱故不能無疑遂藉此爲線索耳復問其女曰若何由知之女曰波爾溫爲兒言之阿聞之面色大頰曰波爾溫耶彼知之耶余曰然女公子爲救其父故乃不惜棄其所歡適彼所不悅之波爾溫以不如是不足杜其口使之不外洩舍此別無他策也阿聞而大感動親與波爾溫議商解除婚約波爾溫亦卽首肯蓋女已將阿所竊來之物潛歸其主波爾溫雖欲挾制而無所據也又二日余見諸已妥愜乃告歸女與布克送余出並肩立階上狀至愉悅女則愁雲已散貌益妍麗以檀口親余吻曰吾今爲世界最幸福之人矣然微君之力不及此君其異人耶此時女蓋美滿極矣吾車行已遠猶見其以素

巾向空而揮也。至於唐布頓夫人感我尤至於極地結爲深交終其身來往不絕。

戰事
小說
維廉第一

(覺迷)

距今八百五十年以前英國之王爲愛德華第一。愛德華秉政後人雖多譏其失德然慎於用刑處於事神嘗世且稱道之。愛德華晚年無子承統乏人時國人所屬望者厥爲赫洛德赫洛德何人則愛德華之妻弟而爲國之元勳也。蓋赫洛德效命疆場南征北討血戰數年卒平蘇格蘭服偉勒斯實有大功於國者而愛德華則意屬族弟維廉時維廉襲公爵領腦孟部即今法蘭西之北鄙也。一日赫洛德航行至法蘭西領海遇暴風舟航俱裂法人拘赫洛德於獄其時法國盜賊蜂起每拘人勸贖藉以欲財赫洛德謀出獄乃馳書至維廉控遭法人虐待之情狀維廉得書即下令釋之並專使迎赫洛德至路恩之私邸款以上賓時維廉蓋已接得愛德華密詔知將入英承統固知赫洛德其人者叛則爲強敵順則爲干城遂召集部下議以其女妻之且謂將來英王逝世繼承大統時須以赫氏爲心腹赫洛德勉強應允之以爲苟全性命之計得返故邦則棄之可也維廉則以有私德於赫氏必不致叛己以自立也。

赫洛德返英未旬日而愛德華逝世死之日未有明詔立嗣也赫洛德遂自立爲王事爲維廉所聞

遣人遺書以爭之。赫洛德得書置之不理。維廉乃聯合法屬各部領大軍攻英於時。教王且祭其旗而贈之祝其戰捷而王焉。

越數日維廉率軍渡河。赫洛德有弟叛兄而仕於腦威。至是亦率衆來攻英之北壤。赫洛德分兵迎擊。抵斷魂河與敵軍已近。安樂旣畢遣人言於弟曰。汝若撤兵歸順則我將封汝於邦。曾盤汝仍不失公侯之榮也。弟聞之問將何以償腦威之君。答曰。七尺之地築墳墓爲償耳。腦威之衆聞之大怒。卽於次日宣戰。赫洛德引軍擊之大獲全勝。其弟及腦威之衆將皆戰死。而腦威之王亦死焉。王子幸免而遁。赫洛德復引軍至約克營寨。歲事大犒軍士而驛使馳報。維廉已率軍登陸於海斯定之附近營寨焉。

一千零六十六年十月之中旬。赫洛德軍與維廉軍對寨於桑洛克。卽今之培脫爾也。軍士皆黎明而起。赫洛德軍據山山後有深林。大軍之中央樹英國國王之旂。旂臨風飄展則見赫洛德者。怒目而立。侍左右者皆赫之兄弟。兵士之列陣而立者。肅然無言。笑聲右手執斧左手持盾木立不動。儼如懟偶一種。精銳之氣則且萃於鬚眉對面之山上。兵士列陣三行。騎兵居前步兵居中。執弓矢者居後則皆維廉部下饒勇善戰之士也。

移時維廉之軍士大呼一聲則皆蜂擁下山。中有一人跨駿馬執利刃身先士卒馳至戰地連殺赫洛得軍二將而赫洛德軍中突有一健將出縱馬迎擊將其人砍死於地。軍士見之以亂矢射之。赫洛德軍兵士乃各執矛盾矢衝殺維廉軍之馬隊多被砍傷人馬交仆於地。餘衆潰奔。赫洛德軍復賈其餘勇奮追殺之。且聲稱維廉已死。維廉部下之兵士乃大亂。維廉實未死聞而大憤亟去其盜馳馬至軍中衆見之復與赫洛德軍奮戰。騎兵亟馳至敵軍之中央。分其勢使前後不相顧而赫洛德軍之奮勇卒不少殺。且奮擊敵軍之騎兵。騎兵之紛紛墮馬者如草之偃於暴風。維廉軍敗退。赫洛德軍復進之。斯時維廉軍則已合於一處。復奮力殺入敵軍。維廉大呼曰。赫洛德之衛士數千人未嘗一離跬步。我軍速以強弩向空中射之。矢當墜於赫洛德之首也。軍士從之。亂矢遺飛如雨。下。赫洛德之衛士死傷者無算。無何一矢中赫洛德之目。創鉅而斃。赫洛德軍遂奔潰。旂偃於地。是役也。自日出至黃昏戰事始畢。

時至薄暮。殺人盈野。腥紅之血徧地。與西沉之日相映。成赤色。肅殺之氣騰於長空。俄而皓月寒光照其上。則戰死之屍纍纍滿地。淒涼景象。幾不堪寓目。有一二戰勝之士。執火炬於羣屍中。覓赫洛德之身首。則見赫洛德軍之戰旗徧染碧血之痕。咸倒於荒草之叢中。而維廉軍之旗幟則仍飄揚。

於帳外也。

自後維廉卽長驅入英。到處攻克。遂於是年聖誕日卽英王位。是爲維廉第一。

小愛情
愛河水

(知光)

梅麗者鐵匠查理之妻也。結婚之始伉儷甚篤。一年以後感情乃漸惡。夫婦間幾如仇敵。蓋查理性暴躁。酗酒無度。所得俸給償酒債且不足。常有餘資以贍養家室。床頭人之凍餓付諸不聞。不問每日放工後卽與其儕輩數人閑飲於酒肆中。非罄其囊不止。

梅麗見其夫所爲絕不規勸。惟背地啜泣。查理無日不爛醉。醉後歸家輒喜引吭高歌。聲振鄰右。且喜挽其愛妻之頸。與之接吻。酒氣薰天。梅麗益惡之。常以冰顏相對。有時且詛其速死。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查理嗜酒如故。梅麗之對待其夫亦如故。於是同床成敵。國衾枕間幾如狂狴矣。始而詬辭繼且鬥毆。終乃至於不交一語。相見輒怒。以目其怨毒之深。若有不共戴天者。親友諫勸皆無效。

梅麗有一表兄名曰亨達。滑稽多智。於倫敦醫界頗有名譽。聞其事笑曰。此何難哉。欲使其夫婦言歸於好。反手間耳。乃往見梅麗。寒暄畢。梅麗卽訴說其夫之種種不善。聲淚俱下。亨達設辭勸慰之。

且曰吾妹今日欲查理回心轉意恢復從前之愛情乎梅麗淒然咽淚曰有何不欲特恐不能耳
亨達乃伸手入外衣袋取出小瓶一謂梅麗曰此我新發明之藥水善治夫婦間反目病無論如何
決裂一飲此水立奏奇效梅麗受而觀之曰我不信此一小瓶水竟有如是效力亨達曰爾勿輕視
吾已治愈多人矣爾如不信我家中尚有某公爵某伯爵夫人之保證書在梅麗始破涕爲笑道聲
感謝

亨達臨去又鄭重其詞諄囑梅麗曰此水效力極大爾於查理歸來時俟其入門即取而飲之勿下
咽亦勿啓口至查理酒醒後乃出而哇之否則無效梅麗笑應曰諾

是夕梅麗卽如法飲之一星期後亨達又至問梅麗曰如何曰奇甚奇甚惟此水究以何物製成能
有如是效力亨達拊掌笑曰吾言之妹恐不信此乃倫敦之自來水耳梅麗搖首曰君毋誑我亨達
曰吾今明以告爾爾夫婦之所以不和者由於不能忍耐耳今爾既飲此口水欲爭不得彼以唇
槍來爾不能以舌劍往矣彼見爾柔順如綿羊自然心平氣和將自悔所爲之不是矣梅麗乃服
著者曰今之女界心醉平等往往視其夫如奴隸一言不合卽獅聲亂喊因之而反目者比比一讀
此篇當恍然自知其失矣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記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籠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發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真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家之毒賊永遠吐棄以免敗壞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虛冒抄襲家一如前法

小說

劫後餘生述

(六符)

第一章

讀吾書者是否尙憶及今年正月日本大火山之爆裂乎吾適身經此難備歷艱辛茲將當時筆記錄示讀者幸吾書極短或不倦觀者之目今發端矣

正月十二日十時余憑欄遠眺忽見櫻島吐燄烟蓋噴火也時吾校行開校式余入校逃亡者已紛至沓來歸理行裝僅清楚要件孰料後此行時一物未攜去也傍晚偕吾弟及梅張二友赴街市漫遊見避難去者如織行至山之口町警署書有無須避難數字余心頗安并深以逃入爲多事迂道訪羅會諸友未遇遇文君於途彼亦訪友來也抵屬所七時許將入室地強震屋憂憂而動余等奔至室外田野間伏處當此之時覺地裂矣適與張君商行止聞遠方人奔告曰水至矣水至矣余遂偕吾弟速行山崩石落鏘然而鳴於是越阡度陌誤入水田者再踐淖沒經衣服浸濡行人紛紛如趨墟市余亦不辨塗徑惟向遠山而奔更不識東西南北地多紋裂爲之悚然過長堤溪水潺潺流於左右僅有單木板橫平中流余以不習游泳術欲渡中止行數步又見木橋一狀如前板寬僅及尺厚不過二三分長可二丈蓋以二板續成者渡旣不敢恐復前行卽此等橋亦不可得遂冒險渡

橋。倘。其。時。地。稍。震。動。余。二。人。死。於。水。矣。渡。後。已。近。山。根。至。山。麓。席。地。而。坐。地。鳴。如。雷。以。陸。沉。卽。在。目。前。見。山。上。人。又。向。山。下。行。去。聞。行。人。相。語。避。難。以。竹。山。爲。佳。余。亦。不。知。竹。山。在。何。處。沿。山。路。行。至。一。山。見。燈。光。隱。隱。疑。是。竹。山。遂。往。投。止。入。竹。林。深。處。竹。竿。相。摩。受。聲。切。切。不。已。其。間。灌木。森。然。如。鬼。魅。離。立。狀。同。難。日。人。多。燃。山。柴。取。燄。余。未。帶。燈。卽。欲。取。燄。亦。未。由。於。時。明。月。在。天。竹。影。蕭。疎。爲。余。生。未。見。之。景。亦。未。受。之。苦。今。夕。何。夕。多。謝。明。月。來。相。照。也。月。光。與。火。燄。相。映。作。紅。色。俯。視。山。下。如。在。茫。茫。巨。浸。中。烟。霧。迷。離。莫。辨。哀。呼。遍。野。馬。騰。人。喧。極。人。世。之。悲。慘。此。宵。蓋。從。愁。中。度。矣。苦。震。之。外。復。苦。寒。因。余。倉。猝。出。走。一。物。未。攜。恃。禦。寒。者。僅。置。外。套。一。件。二。人。共。之。若。在。我。國。北。地。其。不。寒。凍。死。者。幾。希。足。冰。股。栗。通。夜。竟。無。眠。閱。錶。間。時。否。則。聽。行。者。呻。吟。聲。仰。視。銀。河。光。猶。耿耿。焦。煩。無。匹。已。而。晨。曦。動。河。星。沒。天。復。明。矣。

第二章

朝。來。爆。裂。猶。未。少。已。煙。復。迷。漫。天。空。枵。腹。饑。飢。不。可。堪。此。際。有。誰。爲。漂。母。者。冒。險。下。山。沿。鐵。道。行。里。許。購。得。果。餅。數。枚。及。橘。柚。數。個。少。充。飢。渴。逃。難。至。此。方。者。多。席。地。晨。餐。或。支。板。作。几。余。得。食。蕎。麥。一。盂。食。後。覺。生。命。復。歸。軀。殼。矣。越。山。疾。行。至。佐。佐。木。博。士。避。難。處。藉。藁。代。床。余。二。人。對。坐。憩。息。自。念。

泊至此不得逆旅。主人何以自聊。日已晌午。見來人多向山後去。余正悵悵靡之。遂從之。遇校友多人。及橫山師。僅脫帽而已。過山坡。度深谷。直嚮遠山而趨。今而知山上復有山也。羊腸九曲而路少平坦。息倚怪石。茂木旁。遠觀櫻島雲烟。變換震聲。轆轤。轆轤。遂余後。路經一村落。行人雲集。得據木榻坐。少息復行。更歷數村。徘徊歧路。路側書木牌曰。向慶島。向伊集院。中向福山。余遂趨嚮伊集院。蓋在亡之人本無定所。矧此方地理。余甚茫然。僅向人多處而行。思之可笑人也。且行且念。行將安適。及抵伊集院。見有街市。余慶更生矣。余之得見伊集院。如海舟將沉。得見救生船者。街市頗長。食物亦粗具。惜無菜館。甫得活便。生妄想如余者。不宜餓煞耶。入蕎麵屋。吾兄弟各食二盂。思露宿可虞。今夜宜急求逆旅。主人尋得吾校友。徒避難處。在一郡小學校中。此地雖去慶城三十餘里。震聲亦聞。在心理上作用。似覺此善於彼。校友十二人。咸集一堂。至吾國校友。則蹤跡杳然。詢之人。皆無知者。豈校友二百。僅餘此數耶。未幾。一著紳士服者來。謂已爲介紹他地。從諸友往。至則山下。一人家也。叩門見居。停話。寒暄禮意殷渥。爲具晚餐。余始得果腹。不得飽食者。已一晝夜矣。與居停家人相見。居停有馬氏名矢之助。士族。那役所役員也。居中伊集院村。大谷口三十四番地。余稅居。卽其本宅。其家人對客。皆情義拳拳。喜溢眉宇。居停女。廣碩。碩人也。容光之嫩。幾可鑿人。晴作黑色。衣常御。

之衣清聲便體美。乃異。常在十七八之間。次女稍遜矣。余流離之餘。承其優待。幾欲摠懷以予。掬余感戴之情。相示矧余二人以異國萍水之人。寄食彼家。竟惓惓深情。無絲毫惰色。而女滌器汛掃。百忙中時以笑顏相向。居停事冗不克時過。談與吾食而供吾使令者。厥惟居停婦女。余此時感激深情。至於無極。惟形迹渾忘中。祝余得脫險。有馬閑家亦永永無恙。蓋天道福善也。赴郵局購信片。以售罄未得。經電局見打電之人頗擁擠。歸就枕眠。夜來雨傾如注。因寢褥不足。仍復苦寒。輾轉達旦而已。

第三章

晨興起市。購盥漱之物。沐後早膳。膳較昨日尤精美。蓋居停割雞饗客。也不圖於難中得此。修致親友信。報告避難事。此爲余出險後第一次作書札。想親友知此事變。當亦盼余消息。信卽付郵。今得少暇。余將敘述居停家狀矣。家似頗豐綽。院有大倉庫。庫製極高。壘以石灰。牆壁稍坏。隣此爲儲草之室。余下榻處。爲居停客座。室中陳設雖樸。亦足供眼。壁間懸古畫。書嶺鳥覺春夢五字。堂與供彼國先帝遺像。像作古今二裝。上下位列。下陳一暗黑色古體。餘芳草二三枝。根株已斷。近窗懸大掛鐘及月份牌。先見歷諸物。居停在郡役所之寫真。亦置諸其間。隣室懸諸先烈像。餘尙有洋傘。

二三柄散置之。似居停因來客頗夥。預將所有物移置他室者。後二室其家人居之。余望門投止。不能博覽矣。已而吉村博士來云。今井先生已飯慶視察。余飯後無他希望。惟冀先生早歸。以聆該地狀況。校友某君云。據彼所聞。該地軍警悉已解散。如果屬實。殆慶城已至最後時乎。余乃至車棧遊。遇橫山先生。他無所見。僅見逃人仍續續來歸。後某君來云。曾遇劉君於湯之元。余欲往其處。繼又恐無逆旅主人。是以不果去。然一念及祖國諸人流離。何所得出險與否。此心則又懸懸也。未幾警署由慶城傳來十一時報告云。據現在情形。已無危險之虞。前日慶城警署不云爾乎。今若此人又烏敢信彼言。蓋有險與無險。如一邸之貉。因大家此刻同在悶葫蘆中也。

寓所門近街市。半傍茂林深處。午後天忽作風雨。樹經風搖。動撼作哀聲。似弔我人之不幸者。聞人生到此。淒涼否。憶去夏入山演林。宿牛根村岩下家。聽海潮累日。今竟飄泊至此。然聞牛根村亦全滅矣。此等閒事。不禁於難中憶及。故述之時。金井氏尙未歸。令人盼欲死。深冀遭此危劫。天或哀而憐之。使得復歸慶市。治吾敵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又恐來日方長。櫻島之惡作劇。復一演再演。不然天之福我。莫大矣。據歸來之某君云。櫻島饑烟尙高。有里餘（合中國六里）是耶非耶。雲霧迷漫。望之不見。岩君云。櫻島現噴火正盛。余將信將疑。但幸其言之不中。時校友二人往迎金井氏。

歸來。或有好消息也。居停歸所云。一如警署。既寢入夢。夢衣四兄衣。先着敝服。後易佳者。不知是何朕兆。誌之以覘其後。

第四章

夜睡甚美。既醒。則陽光已射窗入。室外寂靜無聲息。居停蓋久候余。聳矣。大阪報載別府及該地亦感強震。麴市積灰頗厚。人影依稀。讀之酸鼻。時適吾國開放內蒙及山東之一部。爲商埠。避難聞此。初非意料所及。偕吾弟至車棧。遊行人紛紛。車馬麇集。麴報另外載死難人多名。恐諸友在其中。初午飯已。同居校友議明日飯麴。中擬歸家省者數人。吾人家在海洋外。又將何以歸宿也。舟木藤井二君。互商行止。舟木意在惜錢。藤井滑稽人也。本無歸意。僅曰。歸作戲莊中。寓諧純是奚落之語。而聽者蒼然無覺。藤井樂而忘形。竟將火鉢。墮倒灰散席上。二人相視而笑。旁觀者猶捧腹不已。噫。歸歟。歸歟。情固宜爾。余歸心詎下於彼。輦然慈航何在耶。已而校友去者多。先至麴城。再飯鄉里。余雖無以爲家。亦胡能鬱鬱久居於此。校友告余曰。有去東京車矣。行固容易。囊澀奈何。然有車與否。僅得諸傳聞事。至今日。祇好委心任運。以聽天命而已。居停幼子三四人。歡呼憨跳。僅事嬉遊。似不知人間有憂苦事。彼居停女者。風貌既佳。性復柔順。卽事多欣。無有乖忤。一見識之。終身余閨婦人多。

當以此女爲第一七情中無拂逆畜戾之氣端正凝一儀度嫺婉慰藉難中人良至矣居停春秋既高閱歷復廣每日朝夕兩至慰來客適歸云此次事變迄今櫻島死者二百餘人慶島死者十八耳餐竟赴浴塘見七高開學日已揭示然據現狀觀之恐仍在不可知之數也今日大阪報語多失實慰情勝無聞之聊以破悶當此一燈明滅長夜漫漫同居者各懷所懷各憂所憂所見僅老屋壞牆牆上所陳列均積年圖畫室中光景甚慘寥寥歡慰藉余者僅壁上鐘聲丁丁作響而已蓋諸人雖各有感想究不外自問一已及櫻島之將來余此時心緒尤覺無聊默想余雖在難故國遙隔家人必不之知卽知之亦不料危難如是之甚矧家人於此邦地理必不甚悉或不我念也願雖如是亦未始非幸因家人雖在憶念亦復何益不過徒向天邊喚奈何耳此時九人中四人已入夢餘人各有所事然寂寞如陳死人矣未幾長山君由慶市歸云吾校有人留守惟荒田一帶家家閉戶寂無人聲此余出險後第一次聞當地來客談也余且聽且寢已而入夢

第五章

晨起同人議決飯麿城余居此心戀此多禮之家人幾欲老死是鄉無復他冀願於勞不可乃作歸計然頗惘惘繼思聚必有散固是常也避難已久又何求惟居停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往告別從此

出有馬家赴車站矣。

伊集院屬日置郡鄉村中之稍繁鬧者也。名蹟以德重神社爲最。卽妙圓寺故址。祀故藩主島津義弘。時人猶多以妙圓稱之。每年九月十四日夕。鹿島健兒。杯甲胄。踏夜露。列隊往參詣。及朝而飯。狗舊俗守前規也。初義弘公在時。值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關原之役。轉戰薩摩。僅開血路。後人念退陣之屈辱。於以敬仰此公之勇武。馨香百世。頂禮年年。亦藉以慰公心也。薩摩士風之振作。至今猶有存者。咸謂職是余。偕何仲往遊。見其廟堂古樸。構皆以木。院宇頗廣。綽有蒼松古柏及櫻樹多株。點綴其間。在寺側荒草離離。中有所謂十二人殉難墓者。墓前蓋石碣一。因年湮代遠。風雨剝蝕。余雖摩挲讀之。亦莫辨其姓字。悵望者久。墓中人當更不知余爲誰何也。

至車站欲乘十時車行不得。候至十二時一分前。始得登車。人頗擁擠。道經曼首石。見斷岸千尺。頗生懼心。及抵麗市。風景依稀似久客歸來者。有行人二三。與軍隊巡防而已。飯厲主人已歸。張君亦始自湯之元。饜據張君云。校後死於山崩者數人。疑余在其內。幸其言未中。然亦險矣。因余初避難。卽在其處也。已而劉君至。飯饒訪曾氏昆仲。所經街市尤極目蕭條。余此時幾同劉阮。自山上還。鄉景物都非前狀矣。

第六章

今日爲余重飯魔城第二日矣。昨夜山鳴嚇人，夜不能睡。此刻櫻島噴火口吐紅燄者三炎，炎猛火包於暗黑濃煙之中，威固不可嚮邇。景色却佳，惜余不善畫，莫能圖之。余此夜幾同驚弓之鳥，想居是邦者亦同此病也。朝來飛灰迷漫，遍地作白色，日星隱曜。山岳潛形，望櫻島如隔十重霧，音仍強震。余及何仲居暗室中，彼觀書，余則作種種感想。後此地震益烈，海嘯復來，其時必以身殉。雖懺何言半生專業，當亦付之落花流水爲一人計，却未始非幸。余年廿有四矣，使壽至古稀所經過已三分之一。此廿四年中，覺除愁苦外，無一樂事。據此類推，則來者可知。矧家憂國難不一而足，早歸淨土，抑又何悲。卽以生死而論，一日有生，無一日不死。在其後，余固非作孽爲咎之人，亦非迷信者。流第念彼蒼生，人不以貧富差等，咸與以無窮之負擔。生與憂患俱來者，勿論矣。餘或以家室累之，或以國難憂之，直至最期始爲義務完滿之一日。此等事實，明眼人詎不之知。余則覺心中帝謂如是也。余何爲冒險飯魔，讀者諸君將笑余爲輕生。實則余亦重有憂者，當避難。伊集時寄人籬下，久滯恐爲居停累，他往又苦於無資，故復飯我舊廬，以遣此有涯之生。此中苦衷，又安足爲外人道。辭居默想人生最後世界末日，當亦如此。

時過午矣。山鳴猶續。續正作日記。何仲云。灰飛已止。日光亦漸漸露出。噫。陽光尙照人耶。已而日光復隱。寂無人聲。但有鳥聲。格磔與夫汽笛聲。相酬和而已。余經驗多矣。以此次爲最初受險於拳匪之亂。觀戰幾中彈死。次則爲辛亥大革命時。余適居魯。清庭方逮捕志士。幸未爲所捕。又次爲共和成後。從公烟埠。其時國中兵變。日以數聞。雖未值其變。余行未幾。該地亦遭兵燹矣。次卽爲今之震災。餘如洪水之災。則莫計其數。因日本每年必有水害。然其險無若此次地震之甚也。飯時張會二友來。各述避難事。幸無大損害。會君去。張君竟昏昏睡去。余開戶遠窺。地白如降雪。人多張蓋。以行似避灰塵者。眞行人魂斷時矣。

第七章

余今將略述此次爆發之櫻島地勢及歷史。此島屬鹿兒島縣。距廳市二海里卅鏈。屹立東方周圍六十餘里。蓋火山郡彙之一島也。廳市之風景因此島而益佳。向爲遊人詩酒流連之地。并爲薩軍人之樂園。一名向島。又稱天平島。寶字峯。寶字峯之得名。相傳因此島湧出於天平。寶字年間。其說近訛。蘆紳先生難言之。全島地勢中峯矗立三千六百三十六尺之高。漸次傾斜於海濱。全作火山島形狀。舊噴火口三座。在中北南諸峯。距今百卅六年前（卽西歷千七百七十九年）曾大噴火。村

落。蕩。然。人。畜。死。傷。者。甚。夥。其。時。乃。散。生。新。島。嶼。於。近。海。中。後。此。遂。稱。爲。安。永。島。時。安。永。八。年。也。在。革。至。今。日。乃。又。爆。發。余。適。值。之。人。壽。幾。何。雖。經。此。浩。劫。亦。可。謂。拓。眼。界。矣。

自。劫。後。歸。來。余。室。中。景。况。已。大。不。堪。寓。目。書。案。上。僅。餘。破。書。二。三。冊。室。隅。堆。積。殘。編。斷。箋。無。數。并。置。大。小。皮。包。各。一。內。實。以。零。星。物。件。架。上。亦。積。有。亂。書。未。澣。之。衣。多。件。置。諸。架。下。余。暫。居。隣。室。臨。門。斜。擺。小。几。一。上。列。文。具。及。飲。器。餘。無。長。物。至。寢。褥。火。鉢。則。雜。列。室。中。余。此。時。頗。無。聊。遂。出。而。訪。友。友。仍。警。戒。備。萬。一。灰。飛。不。止。家。家。門。窗。掩。閉。卽。余。室。中。亦。黑。如。狂。狴。矣。此。次。出。門。購。得。燈。燭。及。紙。菸。多。盒。苟。復。強。震。亦。可。安。居。是。間。晚。來。震。潮。急。開。戶。視。之。僅。有。微。光。噴。火。口。似。與。昨。夜。稍。易。地。者。何。仲。已。眠。余。讀。天。囚。懺。悔。錄。強。向。佳。處。設。想。幸。紅。光。非。復。如。前。之。凶。射。天。空。然。今。之。驚。驚。其。聲。也。彼。火。山。吐。燄。當。亦。不。知。其。所。以。然。吾。人。又。胡。得。而。知。之。耶。

第八章

余。醒。何。仲。告。余。曰。雨。退。灰。塵。山。鳴。稍。止。矣。時。朝。曦。已。露。回。憶。昨。夕。沈。晦。如。墨。萬。象。皆。息。而。黑。氣。迷。漫。中。余。一。人。宵。行。遠。望。今。則。酣。睡。既。足。較。諸。前。數。夜。之。余。安。危。已。判。若。霄。壤。蓋。經。險。以。後。疲。極。偃。臥。時。一。人。也。至。此。更。重。爲。一。人。矣。飯。後。偕。何。仲。及。張。君。赴。校。校。中。人。歸。來。者。頗。夥。遂。入。校。考。察。一。切。市。中。

毋壞者以石垣爲多。木建屋次之。市民已有十之二三歸來。郵便總局假縣廳內側。張幕爲室。雖處危難中而執業惟勤。令人生敬。新建之金光堂標本室已毀。本願寺僅留斷垣。零登難民多居其中。石建之四層酒店亦紋裂將傾矣。余頗爲其下諸矮屋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恐無辜未有甚於此者。女師女高二校及造士館石垣多倒。中以造士館室爲最。瓦多飛去。縣立病院無甚損害。昨日已開診。欲訪九居。聞友人云。諸君尙未歸。悵然而返。途遇舊館主清水氏母女。因相距遠未克交言。遙見其女猶以手指余。似告其母余未遭難者。入牛乳店飲乳。報紙咸載已無危險。其信然耶。雖然余亦作如是想。購牛肉而歸。此次視察僅得皮相。至內容如何。家家閉戶。苦難探詢。歸及門。曾君云。國人皆歸。經如斯巨變。吾校中人竟無一傷損。豈非大幸。於是吾書遂如小說中收場。此同患難者。蓋永永安樂矣。

小 說 情

畫裏眞眞

(瘦鵲)

「雲哥哥快來快來快來看此一幅絕妙美人畫」

暮。色。欲。上。頰。雲。不。流。雪。花。輕。颺。高。空。如。霏。瓊。屑。尖。風。掠。樹。過。驟。似。千。軍。萬。馬。絕。塵。而。馳。暮。鐘。已。鏗。然。動。聲。沈。而。弗。揚。小。學。校。中。學。生。放。學。出。俱。跳。躍。如。獼。猴。爲。狀。茲。樂。歡。呼。之。聲。聳。然。大。類。寒。鴉。結。隊。歸。

巢時有一十二三齡小學生負草囊駐足於一美術館前以行時步履過疾兩頰乃絳紅如蘋果雙
睛閃爍注玻璃窗中者移時遂揚其小手回首呼其阿兄兄年可十五面若滿月眉目秀逸如畫體
態亦挺拔了無一絲痴肥態方徐行於後聞呼則飛步至於窗前舉其點漆之明眸凝睇窗中果見
居中有一錦架金碧爛然照眼架中盈盈一姝御蟬翼紗半臂著粉紅衫子凌波冉冉作許飛瓊
虛弱步度其芳年殆十六七手玫瑰一束紅酣如中酒正與人面同一嬌艷欲滴而觀彼姝如花之
貌更覺削玉爲骨揉冰作肌堪與天上安琪兒一比妍媸至其唇之飽腮之媚頸之嬌嫩腰之纖削
手之皜膩狀以櫻桃螭蟻楊柳柔蕙諸字尙屬弗稱卽翻遍中西字典殊無此恰當之字足以形容
而媚眼流波脈脈含睇尤令人魂銷骨醉頗訝一泓秋水無其澄湛兩點春星無其光明即使月子
突現於中天對之亦且失色雲兀立窗前注目畫中之人木然如痴私念如此嬋娟合當入月中霜
裏奈何陳此窗中爲俗眼污褻館主人豈不怕罪過耶念至此斗見美人頭上可三寸許又有細字
數行審爲蝶戀花詞一闋字乃工整挺秀無倫曼聲讀之若解者弗解詞曰

萱蔻年華才十六半臂輕紗斜壓黃金索爲惱春光歸太速尋芳特地來村郭帶露折來花一
束花似輕雲人似玲瓏玉底事勞卿纖手握要他遮住鬢雲綠

讀已復痴立良久念此畫中人果有無其人脫有其人不知是誰家嬌娃其紅樓在何方其香閨又在何處萬念如潮起落心頭竟忘長天之已入晚雪花飛入其頸亦初不覺冷一若伺此美人眼波足以祛悲然而阿弟已至弗耐高聲言曰阿兄兀是貪看美人畫歸去怕惹阿母嗔奚天已入暮趣歸休遂挽乃兄臂彳亍而前雲惘然從之願猶數數回頭向玻璃窗中痴望也

雲秦氏蘇人父爲報館主筆才名藉甚母系出大家亦解翰墨雲五六齡時卽受母教天資固穎慧聲入心通讀書目數行下旣入學校讀益勤每試輒列前茅暑假寒假時獎品恆盈篋歡笑歸來校中諸師矜寵有加學生中有頑劣失學者必語之曰汝何不學秦雲鄰里戚鄰亦復曠曠艷羨秦家生得寧馨兒恆詔其子弟曰汝曹如不學秦家雲哥兒他日必且沿門托鉢作乞食兒去雲父母對此佳兒亦自色然而喜願雲雖備受獎飾初無得色但力自勉策折節向學每日放學之鐘一動卽檢點書囊携阿弟歸去途中未嘗少作勾留是日以飽餐畫中人秀色致濡滯至於一時之久歸時母問故竟訥訥然不能出諸口弟以實對於是大受母之呵責晚餐旣竟挑燈讀書詎意神志殊不屬於字裏行間而屬於美術館之玻璃窗中於時方讀生理學書上綢繆之圖乃視作彼姝之螭首若者爲其如雲之鬢髮若者爲其如花之玉顏若者爲其春山若者爲其秋波若者爲其檀口若者

爲其瓠犀衆象紛綸一一現於目前寸心遂爲之騰躍不止雖欲力排此亭亭艷影出諸腦蒂願乃大難爲狀正類彼碧眼兒一據中國之士從此永無去日旣無能力以驅之卽驅之亦終弗去是晚雲眠時竟轉側不能入睡一幅美人畫似從美術館不翼飛來高懸於帳頂息息呈其眼簾口中則低吟蝶戀花詞迴環往復千百遍而弗厭覺校中平昔所視爲最雋永之歌詞僉不逮其萬一翼晨曙色方上水窗而雲已與路事鹽櫛少少進食卽携阿弟雀躍出門疾馳至於美術館前願以爲時尙早美術館之門猶嚴扃而玻璃窗上亦復加以木板一似銀漢紅牆爲之閤隔使不克望見美人顏色於是雲乃大恨直欲拳此木板碎爲粉壘俾不阻其視線繼念一破木板玻璃之窗勢必隨之而破萬一殃及美人劍其水肌玉膚則罪且不赦遂力抑其怒跂足翹首以待時雪花如絮翻飛空中淒風中人似刀凍鳥縮頸簷下啾啾低鳴狀類苦寒而雲乃弗覺冷其五中之狂熱直足以融化萬家鴛鴦瓦上之雪然阿弟畏寒初不耐此程門立雪飽受尖風之侵襲因力促雲越行雲則柔聲怡氣懇以少須弟意滋弗欲喃喃作怨艾語雲復央求再四并以英文造句捉刀爲許弟始悅蓋乃弟之畏英文造句實較畏寒爲尤甚雲對症下藥自立足以關其怨艾之口越半時許美術館之門乃洞然而開一僮探其倦眼連呼冷冷縮項蹀躞出去玻璃窗上之木板斯時雲中心之樂直如一

介○平○民○驟○膺○九○五○之○尊○心○趨○趨○然○宛○若○工○廠○中○之○引○擎○幾○欲○趨○前○與○僮○握○手○道○謝○并○訂○生○死○之○交○既
又○念○光○陰○可○貴○直○同○無○價○之○瑰○寶○吾○與○其○浪○擲○此○一○分○鐘○之○光○陰○與○彼○作○無○謂○之○周○旋○無○寧○省○此○一
分○鐘○以○飽○看○玻○璃○窗○裏○畫○中○之○天○人○遂○一○躍○而○前○貼○其○面○於○窗○上○如○與○親○吻○厥○狀○乃○至○可○笑○而○彼○僮
者○似○亦○憾○雲○之○不○媚○已○而○媚○美○人○翹○一○指○累○刮○其○頰○呼○賴○學○精○者○再○始○擠○眉○吐○舌○作○醜○臉○蹙○而○入○顧
此○際○雲○方○整○頓○全○神○注○於○玻○璃○窗○中○以○是○僮○之○醜○態○醜○語○都○付○之○不○見○不○聞○但○見○彼○畫○中○美○人○若○盈
盈○而○欲○笑○橫○波○嬌○睇○如○含○無○限○情○思○雲○一○點○靈○犀○不○覺○怦○怦○然○動○恨○弗○能○化○身○爲○錦○架○以○一○親○玉○人
之○蘊○澤○雲○方○神○移○目○送○醉○心○於○畫○中○人○斗○覺○後○有○人○摑○其○肩○者○返○眎○其○人○則○校○中○舍○監○何○先○生○也○何
先○生○容○色○莊○甚○朗○聲○言○曰○秦○雲○八○點○三○刻○鐘○矣○不○速○入○學○堂○去○鶴○立○於○此○作○麼○生○孺○子○其○勉○旃○須○知
光○陰○易○逝○不○汝○待○也○雲○立○頰○其○頰○垂○首○不○敢○仰○視○惕○息○從○何○先○生○後○偕○阿○弟○入○學○堂○去○顧○心○猶○戀○戀
於○玻○璃○窗○裏○頗○恨○何○先○生○掃○人○情○與○也○

由○是○雲○每○日○經○美○術○館○時○至○少○必○費○半○小○時○之○光○陰○佇○立○玻○璃○窗○前○向○畫○裏○眞○眞○作○劉○楨○平○視○惟○放
學○歸○來○每○不○能○作○此○半○小○時○之○勾○留○偶○一○羈○遲○阿○母○之○譴○責○立○至○用○是○恆○覺○弗○怡○朝○夕○苦○思○力○謀○一
彌○補○此○缺○憾○之○策○平○昔○午○時○兄○弟○本○餐○於○校○中○以○免○奔○波○至○是○雲○遂○念○何○不○返○家○就○餐○一○往○返○間○卽

多兩度經美術館可儘吾飽餐彼美之秀色爲策良得一日因請之乃母謂校中餐費過鉅殊不合算兒輩方在弱齡腰脚頗健不妨歸來就餐雖多兩度之奔波亦不以爲苦母聞雲言至有理卽許之於時雲之樂乃無藝一日四度可與畫中人作無言之相對而瓊想瑤思遂亦觸緒紛來爲文時每一着筆輒帶香艷花玉等字師屢戒之終弗能免一夕爲乃弟捉刀作英文造句題爲窗 Window 及女郎 girl 雲以二字嵌入一句成句曰「窗中有一美艷之女郎」There is a beautiful girl in the window 翌日弟上之師師愠加以薄懲放學歸后遂與乃兄齟齬欲於母前白其隱雲大皇恐誓言嗣後不再戲始罷越旬許玻璃窗中之美人畫仍如故而雲一日四度之探視亦如故惟每見他人駐足窗前恆用嫉妬意謂此美人兒者惟許吾一人與之相對何物狂且敢以俗眼汚吾天人合當挖却眸子去以是雲脫見窗前有他人在必以身力擠其人或故踐其人之足使他適其同學輩偶或麇集窗前且畫中之美人評頭品足恣意嘲諷或謂其頭大如斗直可頰頰魁星或謂其雙趺不亞於德國巡洋艦或謂其秋波一轉堪媲美張飛或謂其兩頰緋霞足使關雲長見而却步雲平昔恂恂如處子至是必大怒齟齬與之爭攘臂摩拳幾於用武或則畫策遣散之不謂今日法蘭西人飛行比賽空中將有飛艇過卽謂今日某女學校運動會不收入場券同學輩既

如鳥獸散則獨立窗前向畫鞠躬似代同學輩道歉行人過而笑其痴願雲乃弗覺也雲之神往於美人畫者既如此中宵痴坐輒涉遐想往往如見彼美冉冉從畫中出珊珊而來輕倩似履雲霧既至則低下綠雲鬢嫣然一笑雙波中若含有脈脈之情思自是雲惘恍迷離長日惘惘然弗能自聊而中心更時覺惴惴恐美術館一日之或輟則彼美人之畫不復能恣吾飽看於是恆於諸同學前力繩美術館中文具之美聳令往購不曰彼家鉛筆堅而黑墨水濃而厚卽曰彼家洋簿紙張潔白尖筆頭每打祇須小銀圓一枚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全校中學生因盡市美術館中物雲更告之他校中人不數日而他校中人遂亦盡市美術館中物以是美術館之門乃如市戶限幾爲之穿雲乃大雀躍知美術館主人目視營業發達如是必不再輟其業而美人之畫遂亦能永永入吾眼簾聽吾一日四度之平視顧數日而后而雲心又覺惴惴私忖美術館雖能不輟其業然玻璃窗中陳列之品數日一易難保其不易以他畫果爾則玉簫恐無再見之期來日方長烏能自遣苟不易他畫而遽爲他人購去則佳人終歸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吾亦未如之何雲沈沈以思籌一久長之策越日胸中已有成竹計惟出金購之庶能長爲吾有願此畫絕名貴斷非一二元所能購置必一二十元差足爲其代價一日遂潛破其撲滿蓋個中所蓄都爲幼時戚儼家所予歷歲之錢數之共十

七元於是更積其每日所得點心之資飢腸轆轤初不之顧如是者凡十數日復向乃父索得小銀圓數枚始足二十元之數此煞費苦心之二十元集成之日適值星期日雲心花乃怒放立易粲粲新服并冠其最得意之獼絨之冠欣然向美術館去爲狀宛若作人家新婿也者既至美術館前先向玻璃窗中點首作鸞鵲笑始昂然直入探手出其銀色照眼之二十元於懷中鏗然實櫃檯上朗聲問館中人曰玻璃窗中美人畫代價幾何此數足也未館中人掉頭答曰此畫爲非賣品陳之窗中用壯觀瞻蓋畫爲本館主人林先生女公子宛若女士玉影匪可輕率然果以重金來者或能婉商之林先生若此寥寥二十元吾輩固不需是也雲聞言斗如墜身黑淵萬念頓灰怏怏然收其二十元垂首出美術館去自付此二十元者吾已視等重金彼所謂重金者殆百元耶千元耶設吾身爲富商巨賈固不惜出茲百千元購彼畫裏真真特吾尙爲一十五齡之學生此重金殊無從致點金乏術無可奈何吾其資恨終古耳時小雪方霽日光揭雲幕而出映射皚皚白雪上色淺絳正如畫中人唇上之脂向者雲每值久陰見日心輒躍躍而斯時乃徒增懊恨申申詈天謂吾方惻惻無歡而汝乃翻展笑靨殆亦逆吾耶是日歸去凡百都無聊賴動輒惱怒以阿弟洩其心頭之憤氣勃谿之聲遂至徹夜而不休母向見兄弟輯睦無間殊弗解其何由平昔雲讀書必至午夜夜深入

靜時一燈如豆，猶照其梵梵之瘦影於壁上。更夫過門，當聞門內琅琅讀書聲，破萬寂而出。是晚雲歸，寢特早，拋書於弗顧。母驚問故，則詭以病對。然擁衾又未能入，黑甜深處，迴腸九轉爲狀。乃如磨盤私付此畫，不入吾手，事實大險。彼館中人既謂重金可致，則難保無一銅臭熏天，便便大腹之賈，竟破其筐篋，重金來挾之去。侯門一入，再見無期。彼美人畫者，當與彩鳳隨鴉之歎，而吾亦必如重來。崔護低徊欲絕，三復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句，而歎歎泣下。念至此，孕愁無極，直不欲復生人世。翌晨入校，佇立美術館玻璃窗前，可一小時。若將以滿腔愁思，訴之美人，翹首延頸，戀戀不忍遽去。且曩者但以爲畫工寫生妙手，虛構其理想中之美人，而昨日聽彼館中人一席話，已知畫裏真真，確有其人。彼美香名至今猶歷歷在耳，彷彿是林氏宛。若於是益顛倒不能自持，惘然入學，寸心似已飛越出胸臆而去。

逾數日爲星期六，雲輶轉思，維終無長策，初擬輟學，投身入美術館爲司事之僮。雖弗能親美人，薈澤朝暮得捧錦架，已屬艷福不淺。繼念此亦不可謂爲久長之計，脫有大腹賈者，心醉此畫，竟出重金來購，則吾亦惟有撐此一雙淚眼，目送其去，殊無如彼大腹賈，何以是遂罷此念。是日放學之鐘一鳴，卽悄然獨出，蓋阿弟以病請假，初未到校。雲如飛而往，將至美術館前，斗見一倩影翩然入館。

去者粉紅緞裘嬌艷無匹雲霞趨前審視顧已無及但隱約見其半面然而一見此凝酥之頰能亦逆料其眼波眉黛決匪平庸雲痴立許久神乃少定而美人頭上粉紅之結猶依稀在眼更向美術館中諦視則彼美已杳不知其所之即館中亦闕其無人雲之心忽不期而大躍返視玻璃窗中美人之畫似方嫣然而笑且向戶揚其如荑之手一若詔以館中無人汝不妨來取雲斯時如有魔鬼迫促其後卽躡足入館輕啓玻璃之窗展兩手入立取錦架而心已躍至喉際兩頰亦深赤如蒸朝霞急抱架至於門次足方踰闕陡聞呼聲破空而起回顧則見一酒瓶飛來直中己臂彼司事之僮亦從櫃檯中虎躍而出蓋雲入時僮方隱櫃檯下偷飲館主人白蘭地酒如龜入竇弗敢少露其首懼爲人見脫少露其首者則雲一見其如蓬之髮萬不敢輕入虎穴然事已破露悔亦無及遂急放錦架於一桌上木立弗動而紅如夏果之頰已慘白無復人色須臾僮已一躍至其前直摔其口領中仍呼喊弗已半晌卽有二三人自內馳出初不問狀立捉雲而攢毆之雲轉側地上呻吟聲不絕於口痛淚業奪眶而出方喧嚷間忽聞有聲嚶嚶如春鶯曰若曹何事驚鷲殆捉得大盜來耶趣止手勿毆衆手乃立止聞有一人答曰此小賊胆大如天青天白日竟敢潛行入館竊取玻璃窗中所陳姑娘之畫脫不加以懲劊烏足以儆其餘又有一人朗聲言曰吾當喚一警察來捉將官裏去始

得雲心如刃刺揉其淚眼徐仰其首意欲哀若輩釋已去詎意雙眸着處卽在一粉紅緞裘上視線遂由此粉紅緞裘徐徐而上及於襟及於領最後乃及於艷勝天桃嬌比玫瑰之玉顏之上心又不期而大躍蓋此盈盈立於前者正畫中人也驚訝之餘又覺慚慙無地恨不鑽入地板之縫俾不爲美人所見而耳中又聞彼美厲聲叱曰若曹勿聲吾觀此少年絕類學生初非怯懦者流渠殆見此畫工妙故取出一視亦意中事若曹烏得誣之爲賊一人言曰渠乘吾輩不在櫃檯中擅敢自取非賊而何彼美作怒聲曰然則若曹何事不在櫃檯中此少年不告而取固屬非是而若曹溺職之罪亦莫可逭吾行當告之阿父看若曹作何語也言次輕舒柔荑掖雲起曼聲言曰儂願君以後勿復爾爾如欲觀覽圖畫儘可語之館中人君心雖無他而旁人每多不諒天下含沙射影之事比比皆然君須知衆口鑠金入言亦滋可畏也天將入晚趣歸去君家阿母殆倚閭望君歸矣雲乍接神光已覺其儀態萬方直欲蒲伏於小蠻靴前蘇蘇膜拜及一聆其警欸更感激至於萬狀願欲出一言以表謝忱殊不知從何處說起兩頰邊大頰如敷胭脂頸項耳輪瞬亦變爲深赤略一鞠躬卽返身逃去女秋波澄澄然送雲之背影至於弗見遂掉首微喟携錦架徐徐入內去明日爲星期日雲雖不入校心仍繫念美人之畫因復向美術館去懼爲館中所見加以腹誹則壓其冠於眉際登其

衣。傾。於。耳。下。用。以。自。隱。不。意。馳。至。美。術。館。前。而。美。人。之。畫。已。不。在。玻。璃。窗。中。但。見。一。拿。破。崙。畫。像。陳。列。中。央。又。手。胸。前。目。光。如。炬。一。若。怒。雲。昨。日。不。應。唐。突。美。人。畫。者。而。雲。之。崇。拜。美。人。實。較。崇。拜。英。雄。爲。甚。此。歐。羅。巴。洲。震。爍。今。古。之。怪。傑。殊。不。足。以。當。其。一。盼。茲。見。畫。中。人。怒。目。直。視。則。直。欲。嗤。之。以。鼻。曰。武。夫。虧。汝。有。面。目。作。爾。許。驕。態。滑。鐵。盧。斑。斑。戰。血。聖。海。倫。那。纍。纍。白。骨。汝。尙。憶。之。否。然。雲。平。昔。讀。歐。史。固。亦。私。淑。拿。翁。祇。以。今。者。不。見。美。人。之。畫。遂。不。覺。遷。怒。及。之。悄。立。良。久。失。望。已。極。悵。歸。去。鎮。日。弗。能。自。遣。私。忖。明。日。此。美。人。之。畫。當。復。出。現。於。玻。璃。窗。裏。萬。種。相。思。胥。於。以。祛。孰。意。至。翌。日。而。此。一。線。之。希。望。又。歸。絕。滅。雲。身。固。嬌。弱。日。前。美。術。館。中。受。驚。實。甚。被。毆。後。亦。復。受。創。兩。日。來。欲。觀。美。人。之。畫。詎。又。遭。失。望。嬌。弱。之。軀。烏。能。禁。此。旦。旦。之。伐。病。魔。已。抵。隙。而。入。茶。餘。飯。後。覺。胸。膈。間。時。時。作。痛。讀。書。時。精。神。亦。至。疲。蒸。不。及。三。日。身。已。在。床。日。必。咯。紅。盈。盃。食。量。乃。銳。減。薄。粥。一。甌。尙。皺。眉。不。能。進。乃。父。乃。母。惶。急。不。知。所。措。兩。延。醫。爲。之。治。療。醫。者。匪。不。盡。力。而。咯。血。仍。時。止。時。作。越。旬。許。爲。狀。益。復。沈。頓。每。日。咯。血。且。盈。甌。疇。昔。絳。紅。之。頰。白。乃。如。紙。了。無。一。絲。血。色。雙。眸。已。失。其。精。光。睡。四。周。色。作。微。黑。有。時。沈。沈。如。入。睡。曉。語。輒。連。綿。弗。斷。不。呼。林。宛。若。卽。喚。美。人。畫。乃。父。乃。母。殊。不。解。其。何。指。詢。之。雲。弟。則。但。謂。阿。哥。入。學。放。學。時。必。立。美。術。館。玻。璃。窗。前。觀。美。人。畫。至。林。宛。若。殊。不。知。爲。伊。誰。乃。俟。雲。醒。

時問之雲則掉頭不肯答。雙眸向前作空望。淚珠恆不期。落而猩紅之血。遂亦直胃。其慘白之唇。而出一日。雲病軀似益不支。朝來嘔血數甌。呼吸出入甚急。兩鬢忽紅如朝霞。似已升火。雲自知不起。遂以前事含淚爲父母告。父聞而歎曰。痴哉兒也。奈何竟纏綿一至於此。汝固不惜其身。然汝父汝母。心且爲汝碎矣。母斯時第向壁搵淚。哽咽弗能作聲。雲忽朗聲問曰。阿父今日爲禮拜六乎。父答曰。然雲微笑曰。是良佳。阿父曷授吾以紙筆。兒欲作書。父不獲已。取紙筆與之。雲精神斗振。力支其身。而起略一凝思。把筆書曰。

宛若女士愛鑒。予秦雲務實小學校學生也。家於黛水橋畔。每日入學放學。必兩度經美術館。一日忽於玻璃窗中見一美人之畫。畫裏真真呼之欲出。覺其頰痕眉黛。匪同凡艷。似此娟娟。直能差殺玫瑰。不敢開矣。自是以後。雲遂涉遐想。每經美術館前。必作半小時之勾留。然而猶不慊於心。以爲似此終非久長之計。設此畫遽爲他人購去。則吾抱恨且無窮。於是潛破撲滿。出吾歷年歷歲錢。更益以阿母所畀點心之資。得二十元。心乃趨趨然以爲畫必歸吾有矣。弗料館中人竟聲言此畫非重金不可致。并謂畫係館主人林先生女公子。宛若女士之玉影。匪可輕率。雲一聞畫中人確有其人。則大喜。然重金無從得此畫。終匪吾有。則又大憂。緩緩歸去。悵然若失。數日間。

殊無以自遣。惟有一日四度向玻璃窗中痴望而已。某日爲星期六日。雲放學歸。將至美術館前。斗見女士倩影亭亭。入館去。亟趨前諦視。則見館中乃闕其無人。雲之心遂亦怦然而動。竟自忘此身爲高貴無上之學生。躡足入館。破題兒第一回作鼠竊之舉。乃事敗垂成。遽爲所獲。經三四人痛毆之餘。魂悠悠似已出舍。幸女士斗如安琪兒。從天飛下。得保此殘生。爾時雲乍觀芳容。已識爲畫中之人。因益覺慙慙。至於萬狀。幾無地以自容。又承女士脫吾於僮人之手。感激之私。更莫可言。噲顧雲雖受茲懲創。此心仍戀戀於畫翼。日遂復來美術館前。孰知玻璃窗內已易以拿破崙畫像。此際吾身直如墜入萬丈黑淵。希望立絕。明日而畫仍杳然弗見。嗟夫女士雲遂病矣。蓋自爾日被毆於僮人之後。病根已伏至此。乃轉劇略紅盈盃。越數日則日必嘔。蓋許今日者。綿綴已極。血大溢。可數。爾自知去世殆在不遠。然血雖垂盡。而戀女士之心。仍未死。用特倚枕草茲一書。並以日記十數頁附書奉上。但願女士此後於月白風清之夜。展此書。展此日記。時謂天壤間竟有此痴人爲儂而死。更繼以一聲之微喟。則雲且舞蹈於地下。自慶薄命之人。受佳人惋惜矣。今茲雲當此垂死之頃。尙苦思畫不已。不審女士能否垂憐吾躬。假吾一觀。以爲永訣。俾雲一棺蓋後得深。浸此畫於心坎之內。永永弗忘。至心腐時。則當刻之骨上。無復磨滅之日。須知今後

雲雖長眠。夜台仍不辭。千日喚真真。也痴情人。秦雲拜上。

書已立仆於枕上。喘弗已。出一日記於懷中。搨十數頁。下哀父。召小价來。賚書及日記。投往美術館。上之林。宛若女士。父不欲重違其意。遂立遣小价賚書去。時宛若方自校中歸。得書大愕。急開緘讀之。讀未竟。而紅淚已濕透紙背。尋出畫授小价。謂此畫可贈之。若家小主人不必還。吾卽掩面馳入。蘭閨啜泣。弗止。悲聲大呼曰。天乎。阿儂殺秦家郎矣。

小价歸時。夕陽猶未下。雲得畫。躍起大笑。旋後大哭。母力慰之。謂林姑娘已將此畫贈兒。兒其勿哭。雲乃收淚。睨母笑曰。然則兒可携此畫入窹。窹矣。母搵淚言曰。兒勿作茲不祥之言。兒年事尙少。烏得遽死。雲撫畫架。低聲答曰。死亦不惡。有畫在夜台。可不虞寂寞。父兀立牀前。淚下如雨。哽咽曰。汝父汝母素愛汝。汝鳥可忍心棄吾輩去。雲合目微笑。聲嗚嗚然。低吟畫上蝶戀花詞。剛至「花似輕雲人似玲瓏玉」一句。口中血復湧出。如泉。旣見父方掩面而哭。則朗聲呼曰。阿父勿悲。他日月黑天高之夜。或尙能聽兒高吟蝶戀花詞也。時斜窗外一抹夕陽。方拖黛水橋下水。作慘紅色。雲忽起坐。凝眸注水上者久之。舉手大呼曰。嘻。是吾之血也。是吾之血也。汝可能宛宛流向美術館。讓宛若看耶。呼已徐徐下眠。仰其首於枕上。血立自口中溢出。染枕函爲殷。而呼吸亦已剩一絲出入。其微少。

選。違。展。兩。手。緊。抱。畫。架。顫。聲。謂。乃。父。曰。爺。爲。兒。謝。宛。若。已。又。向。其。母。曰。娘。勿。忘。此。畫。必。與。兒。身。同。時。入。棺。則。兒。語。猶。未。畢。顧。氣。已。弗。屬。絳。紅。之。頰。漸。漸。泛。白。十。五。年。大。好。韶。華。遂。隨。斜。陽。俱。去。而。乃。父。乃。母。之。哭。聲。統。矣。須。臾。冷。月。之。光。已。透。玻。璃。窗。而。入。照。見。雲。寂。然。不。動。兩。手。中。猶。緊。抱。畫。架。弗。釋。晚。風。瑟瑟。然。微。動。其。衣。袂。似。作。啜。泣。之。聲。也。

翌。日。凌。晨。林。苑。若。忽。造。秦。氏。之。門。躡。踊。大。哭。暈。而。復。蘇。者。再。及。親。視。雲。入。棺。後。始。銜。哀。歸。去。旬。日。後。雲。父。已。相。地。於。三。里。外。一。風。景。清。淑。之。區。爲。雲。營。一。小。墓。從。此。宛。若。竟。矢。不。嫁。乃。父。屢。欲。奪。其。志。不。果。平。日。仍。肄。業。於。一。教。會。女。塾。中。孜孜。向。學。每。值。星。期。六。日。必。一。歸。摘。花。至。秦。雲。墓。上。洒。數。行。情。淚。越。十。稔。每。於。星。期。六。月。明。如。水。之。夜。人。尙。見。一。黑。衣。婦。人。擷。數。叢。幽。芳。植。此。一。弓。小。墓。之。上。舉。眸。望。碧。空。明。月。聲。聲。作。微。唱。也。

偵探
小觀

倫敦之賊

(秋夢)

英。倫。松。大。克。法。醫。學。博。士。也。思。致。綿。密。湛。精。學。術。能。以。科。學。及。器。械。之。力。發。人。罪。惡。頗。爲。當。世。所。推。重。一。日。方。坐。辦。事。室。中。與。其。書。記。及。比。司。讀。報。載。倫。敦。富。豪。蘇。洛。孟。家。被。竊。兩。人。方。擬。議。忽。有。人。求。見。狀。類。縉。紳。衣。服。都。麗。髮。作。淺。黃。色。望。而。知。其。爲。希。伯。來。種。借。一。律。師。律。師。與。松。大。克。握。手。曰。先。

生晨來佳。予今日偕客至。客爲蘇洛孟樂安君。先生一聞姓氏。當知其緣何來此矣。松大克曰。知我方讀新報。律師曰。事殊可駭。時蘇洛孟抱頭坐椅。上淒聲曰。予予復有何望。遭此慘酷。行將殞矣。律師曰。汝勿戚戚。乃爾宜稍鎮定。速告松大克先生。孟曰。然。余亦自知其無當。願勿克自鎖。茲事非得博士力爲予助。實無良策。今且詳以奉告。我兄愛石枯好古成癖。居恆收集骨董。用以自怡。凡古來玉石貨幣。刀劍繪畫之屬。不惜重值。收藏極富。入其室者。幾疑爲博物館矣。我兄未嘗納婦。家中僅男女僕各一。故爲夫婦。男司啓閉。女則任烹飪之役。我兄昨日有巴黎之行。召余監守。余奉命而去。惟余晚餐後。必赴俱樂部。昨晚與友人縱談。十二時後始歸。則警察偵探。憲兵喧繁滿室。謂兄家被盜。初有巡警過。豁特街見兩輪馬車徐行而過。更閱二十分鐘。復經其地。則前此之馬車已停於兄家門外。巡警不解。視燈上號數。則二百五十三號。正值視間。一人自內出。以物投車中。更入。又以革囊出。巡警決爲偷兒。趨而前呼曰。毋動賊聞聲登車。御者揚鞭。車行絕駛。巡警取鳴警笛。追之。馬車折而入。比得利街已失所在。但記其號數及身材短小。未戴帽子而已。其時憲兵等聞聲齊集。兄家門外按鈴。無應者。門又加鍵。乃洞窗入。聞呻吟聲。循聲入。得兩僕於內。室咸反剪。囊頭縛椅。上解而問之。但云賊來時。誤爲主人歸。出迎。即遭痛毆。賊遂縛而置。此後亦不審何作檢視。則價值

四千鎊之寶石已被竊去矣。客語至此稍停復曰：松犬克先生，我將何以面兄耶？先生舉以何術偵此劇賊耶？惟先生是賴。願先生亟爲我圖之。說罷淚如綆縻。博士若有所思，旋曰：凡君所言予悉知之矣。更有他事否？此後馬車果何如？客曰：爾時警廳立時下令四緝，竟不能得而二百五十三號之馬車十一時後未嘗出門。警察查得時御者方聚而縱斂也。祇有一物似可用爲証據，因出一帽子曰：賊自露臺開窗而入，似係彎曲其身，乃墮其帽。此帽則遺於露臺者。語時目注博士。博士視之，奮而汗穢。蘇洛孟意中若欲此帽子將罪人年齒、姓氏、體格、性情一一告諸博士也。者博士微笑曰：安得遽定爲賊冠，或彼得自他人亦未可料。客意似失望曰：先生以爲此帽子可以用爲佐證否？博士曰：否。或可用以參攷汝且留之復側其首曰：此事恐非我所能辦。我之專職則法醫也。律師曰：先生何爲語此？蘇洛孟曰：先試就專門之學研究。我殊有厚望於先生。博士乃首肯。客及律師均辭去。博士取帽就日光中照之，俄大笑曰：此帽已示我以有力之證據，殊出意料之外。書記曰：然此帽似盆而圓戴之者，其頭必類盥面之器。博士笑曰：此帽硬甚，價必極廉，必爲每處工廠中人專用之物。我以凸鏡照之，縐紋中多白色之粉。此實一疑問。我思此人必與工場至有關係。其爲工場內之工人或出入工場者，則不得而知矣。我且更視其內部。博士乃出度更強之凸鏡照之，內部亦多粉末。遂

定爲工場中之工人再視革製之沿則革中多滲油質知其平時常用拭頭之油博士至此忽狂呼曰此物誠佳書記出解剖用之小挾挾之得短髮五六縷曰此髮殊硬頗類馬鬣且中有白髮究何物耶博士曰或係馬毛試以顯微鏡照之然我殊未見人類中有此硬而且蠶之髮也因以白紙裹之同赴實驗室室中亦有助理曰濮蘭登濮有發明之聚粉器博士取置案上器之一端有吸筒機旣動取帽近之粉末蘇蘇然吸入器內更自彼端出聚於玻璃器中博士包而藏之就壁上取鬢脚規度其帽縱六寸十分之九橫六寸十分之六尺寸旣得取薄紙敷於帽中以石膏粉實之製一帽型時門鈴忽動一警察來取帽博士付之目送警察微嘆曰此後尙有難事此毛之厚暨其橫斷面與夫粉末究爲何質均須研究毛則付濮蘭登君請君好爲之量其斷面之直徑當有所得濮乃如言斷之量其斷面爲一英寸一百十五分之一其蠶視恆人陪之究不知其爲毛爲髮博士化驗粉末後但知其含石灰質之炭酸鹽其本質爲何則未之知以顯微鏡視之透明而有光彩光作純青色及比司曰是或貝類博士曰是矣是矣必係真珠母余有扣上小珠在因出瑪瑙曰取小珠屑爲粉就顯微鏡照之質點光澤一一相同乃決其爲真珠母博士始着手偵探乃獨出徧歷各治珠工場卒無所獲疲極而歸與濮蘭登就帽型研究頭蓋骨骨奇短更視毛之橫斷面不類英人之橢圓

而爲圓形且毛中有鬚根有米中之澱粉質粘其上進以所竊之物博士已想像得之矣翌日復出携濮蘭登及比司同行至恩特買爾欽工場此工場亦製眞珠者博士曰苟此工場不能得罪人我已絕望但聽警署中任之不復多事矣及比司曰先生以賊爲何如人博士曰必爲中年之日本人其人必戴新帽右頰或顯顯間必有傷痕及抵工場值午飯時工人魚貫而出人人粉末盈頭大類米肆中學徒睜目注視無一相似者人已盡去大門遂閉博士顧謂濮蘭登曰絕望矣正語時耳門忽啓一侏儒出長不及英人之肩色黃眼臉狹額上有傷痕一博士低聲曰必爲此日本人無疑彼執役此間所居必不遠潛尾之百武外日本人果款關入其家臆作綠色門牌三十號博士記諸手冊中復回至工場近處就牛乳店小坐與店中傭保談工場中事知此店本爲工人而設傭保相識之工人極多博士曰此工場中亦用外國人否傭曰外國人乎有之有之有日本人一博士曰予於日本工人中識一人曰橫田此人與我交誼極篤願久不見矣得毋在此工場耶傭曰否此工場之日本人名曰福島彼尙有至友曰山本則傭於蘭肯街馬車行中兩人時來我肆飲茗我咸識之三人出相視而笑同赴馬車行及至蘭肯街見所謂馬車行者僅有馬車兩三輛不甚清潔一輛則置諸天井中博士目光殊銳一瞥已得逕入忽聞有人呼曰汝以何事至何以不問而入仰視則一日

本人倚牕俯瞰博士曰我殊無禮我擬雇一馬車因來審視日本人曰汝豈不能望見之耶何必入內博士曰我短視語時出小冊甫一翻閱紙片蘇蘇然落四散地上濮蘭登等方欲代之拾取博士曰勿爾我自拾之乃俯身拾紙徐徐偷窺凡馬車之號數內部之裝置詳悉無遺乃稱謝而出迨歸辦事處蘇洛孟樂安已引頸而待博士告以賊已偵得立屬巡警逮之一訊而得咸不出博士所料蘇洛孟及警官俱嘆服事後博士謂濮蘭登等曰我治此案悉本人類學地球上人種大別有三曰黃曰白曰黑微論顏色即如頭蓋骨眼臉毛髮等亦各不同蒙古種之特徵頭蓋骨及眼窩短而圓毛髮硬而截斷面作圓形我見帽型知其頭圓以白種人均作橢圓也我見其毛髮麤而硬知其為蒙古種矣毛髮之直徑一英寸一百五十分之一世界人種之毛髮以日本人為最麤我知其為日本人矣且蘇洛孟家兩僕被縛時覺賊之腕力殊大我知其為曾習柔術者柔術惟日本人有之然後決其為日本人而了無疑義矣今果探得此亦學術之有以助我也

小傳

楠木廳

(東訥)

滬江一隅繁華綺麗彷彿巴黎倫敦數十年前故墨荒郊都已夷為平地改造市場或且百尺岑樓低垂翠幄衆香國裏春色幾多遊子過此盤桓假翠倚紅金迷紙醉亦知長安道上朱雀橋邊有生

瘠香骨活坑美人之慘史乎

滬南小東門外有陸家宅橋焉。瓦礫填溝。橋址半缺。今春驅車過此。則鐵軌平鋪。電車已躑忽迅。其上知此紅橋一角亦已小歷滄桑。不禁歎世事變遷之速。一老叟扶杖道傍。愀然告余曰。此明季陸御史生理其愛女之所也。事隔百年。未知一縷芳魂猶憑此靈也。未言已歔噓不自禁。余愕然進。叩其顛末。則一慘無人道之歷史也。因記其事如左。

陸字鑑明。蚤綠魏璫。官至御史臺。氣餒薰灼。值父喪家居。季春之日。柳枝招展。芳草如茵。鑑明巾車出遊。信步至一村。村中密樹疎籬。別饒風景。遇一士人。白紵幅巾。貌奇雅而古。與之通。姓氏藹然。可親。并殷勤以暫駐遊踪。爲請鑑明從之。見其宅堅壯而宏。雖樑榭已古。而藻室畫欄。望而知爲巨室。庭中簾盤松蔭。景色幽然。至一廳。廳乃成以楠木。喬皇無比。廳之四圍。均有機栝。可自由裝置。鑑明歎爲奇觀。自忖遊宦十餘年。所觀珍寶無數。從未見名貴有如此者。贊歎不已。既歸。終不能忘情於此。廳以爲白珩碧瑜。吾家儘有之。所缺者惟此楠木廳耳。使吾家而有此楠木廳。則陳此白珩碧瑜於其中。不愈益尊貴也乎。於是野亭齋酒。携袖殷勤。紆尊降貴。以交好此士人。

此士人者。果何姓氏歟。王其姓。蘭如其名。王氏之先。皆雄於財。至蘭如已稍替。此宅爲祖傳之別墅。

蘭如愛其風景之佳。故移居於此。生有一子。字蘭生。年方弱冠。而聰慧之姿。出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父母絕鍾愛之一日。獨遊於外。麝脂香處。有美一人。方玉立階前。映以晚霞。濃艷乃如海棠。生頻頻審顧。女似有所覺。翩然而逝。歸而神思惘恍。一夜惘然。明晨再至其地方。停佇凝盼。忽聞履聲。囊囊猛見一人。乃父執陸鑑明也。幸鑑明不疑。招生入內。則見此粲者。方與諸弟妹蹴鞠庭中。仰首見生。桃暈雨頰。嫣然而去。生自忖。今日可謂奇緣。遙入美人之庭。目觀美人之聲音笑貌。倘鑑明不在傍。且與美人一握手。親鄰澤也。歸家白其事於母。并請論婚。母曰。以兒之意。邊論門第懸殊。陸氏未必見允。且若父以陸係顯宦。雅不願與之周旋。今以此言相聒。父必不允。生聞母言。卽墜臥床。上數日不起。母不得已。告其意於夫。蘭如果不許。曰。齊大非偶。娶貴家女。甯望克家。生自是消瘦。日甚。父母愛子情深。不得不勉從其意。令鄰媪爲塞脩。往說陸氏。鑑明聞媪言。沈思片晌。竟盡如所請。或謂鑑明曰。以公之貴。當擇壻於公侯之門。今若此。不懼貽家門羞耶。鑑明伴爲不省。媪歸述其事。生病霍然。於是納采。委禽。五雁六禮。乃陸氏皆却回。不受。蘭如莫測其所以。令媪探詢其意。媪返報曰。陸氏之意。無他。欲將此楠木廳爲文定品耳。蘭如意殊拂然。曰。此廳係列祖所傳。我子孫當世守之。焉可相讓。遂拒絕之。閱四五日。忽來隸卒五六人。手持鐵鍊。鎖蘭如去。問何罪。曰。通盜。及見宮蘭。

如侃侃不屈官怒訊之以嚴刑備嘗荼毒生自父被拘即奔走戚黨乞救乃轉輾月餘毫無端緒或謂生曰陸紳鑑明聲氣甚廣往懇之或有救生從其言而鑑明辭不見時生耗家貲過半而營救之術運動無靈中夜徬徨殊無策以救父出獄一日遇一不相識之人謂生曰若父繫獄久亦曾求之陸紳生曰求之數矣而未與面也客曰邑令爲陸紳門下士渠出一言事可立解聞君家有楠木廳以此獻之事無不諧生思失一可寶之物而父命獲全則此物亦何惜遂如其言之果獲釋出抵家歎曰余有何罪被拘其故皆爲此楠木廳耳昔日未遂其心今乃償其宿志余之哀號獄中卽爲渠楠木廳之報酬嗟乎痛哉卒以積憤成疾氣壅而逝生痛其父之死於非命志在復仇疇昔之綺緒瓊思已漠然置諸腦後非生之寡於情也不薄於天倫方能鍾情於兒女若曠於所愛而棄其所仇此不肖者所爲而謂生肯爲之乎

天地之間有不可思議者以嬌艷之蓮花乃挺生於泥淖之中奸險如鑑明而其所生之女純潔如玉美麗如花其性情之纏綿悱惻可感動百世以下人自婚贊爭執之後女卽矢志不嫁詢以所志則曰王氏子是兒夫也無如芳聲藉甚一時貴胄王孫咸願玉臺齊影張廠畫眉父母稍稍勸解則毅然欲效夏候女之截髮秋月春花流光如水爲閨陸家閨裏女依然待字時也一夕鑑明夫婦議

置生於罪。令邑令發往邊省。以絕女之癡念。女聞而大駭。念事已至此。急切不可緩。遂於涼月當空。萬籟俱寂之際。扶婢而出。悄然投生所。生忽逢美人降臨。中心甯能無動。惟念及地下冤魂。則此心遂如熱度之驟冷。女曰。妾冒嫌來。此將以救君。吾父實不慊於君。將加君以不測之禍。速行或可免。生愕然。欲有所言。一瞥已去。生於此時。懼禍之心。與憐愛之念。油然而起。惕於女言。天明即辭家遠去。女自生處歸。其父方覺。開門扉。掩抑聲。潛自窗隙窺之。則見其女偕婢自外來。心知有異。晨起。局婢一室。嚴鞠之。婢不能隱。盡吐其所爲。鑑明怒甚。以爲宵夜私奔。其罪小而蕩婢愛其所歡。不惜擲示父隱。是心目中不復有父。一時忿火中燒。令僕在後園中掘一大穴。托故喚其女出。數之曰。昨夜所爲。自知罪否。余此後養汝何用。言畢。即投女穴中。曰。永瘞汝在此。清明時節。當以杯酒冷羹。來此奠汝。女慘然道曰。兒知罪矣。願一與吾母訣別。就死無憾。父不許。霎時間。土崩瓦解。玉碎香消。黃土一坯。紅顏千古。鑑明恐其女之含冤泉壤。出祟人間。乃造橋以鎮之。時懷宗初御政。窮治魏璫。以下諸人。鑑明家居。倖免。生方避禍在京。即揭發陸鑑明之爲魏黨。奉旨解京。逮治。帝疾惡。素嚴。問官承上意。刑訊甚酷。其子盡罄其家貲。輸金當道。不足。則出其楠木廳而售之。奔救。月餘。得邀末減。押往邊地效力。斃於中途。或謂爲押者殺之。云。天地間得失之奇。不能不謂爲循環之巧。當鑑明之子。

出售楠木廳時而得之者仍屬蘭生。生既得此廳，設父靈而祭之。英靈未泯，趙壁復歸。鑑明處心積慮，雖得此廳，乃身不能保全，則凡世之貪黷如鑑明者，其亦不可以已乎。

陸氏自遭此變，門祚式微。第宅歷久失脩，坍塌毀殆盡。惟此後園之石橋，雖風雨侵蝕，至今猶存。人遂稱之曰陸家宅橋。當女之慘死時，生初不知，繼聞其死事之慘，慨然長歎，自誓終身不娶。每當日暖風和之際，手供鮮花一朶，望空泣奠，或謂其精神所感，定當緣結來生云。

實業小說

奉贈一圓

美國 Franklin Conger 著

(半儂譯)

但尼爾魏勃斯脫 Daniel Webster (1782-1852) 者吾美歷史上之政治大家而豪於雄辯學者也。其幼年行事至足以範後也。今紀其一千八百有一年魏勃斯脫卒業於 Dartmouth 大學復

入 Salisbury 大學習法理。逾年去而之 Boscawon 村。懸牌爲律師。蓋半欲以訟費救貧。半欲

以鄉村瑣事自增其法律之經驗也。居未幾又去而之 Portsmouth 埠。其地商業蒼萃，訟事至多。

揣魏之意固以身居是邦業必較盛。所入必較多。豈知魏勃斯脫之名尙未能喧傳。人口交遊既寡。物價乃倍於鄉村。遂至每星期應付之膳費亦時形急。据一襲之黑色公服出入以之不能更易。此勤於企業之少年律師而處於此苦惱之境地以實習法律亦可悲矣。一日魏方坐寓中其鄰居之

鐵匠匆匆入內似有所請既各道早安鐵匠乃啓齒謂以田地故與鄰人爭執不能決先生而助我
 訟費當如命因縷述案情魏侯其述竟細思之覺案中某點非通常法理所應爭度以己之所學微
 特不敢言必勝抑且不敢詰鐵匠願荷任鐵匠以此案屬諸他人既失訟費復失名譽心實不甘因
 設辭曰余今日大忙某案急待出庭汝姑去越三四日來當有以報命鐵匠諾去未久魏亦出門步
 行入市至一法律書肆盡一日之力遍檢肆中新舊各書意欲得一先案或得一類似之案以爲辯
 護之券乃迄不可得天已晚廢然而返他人至此鮮有不灰其心而自甘退讓者魏則不然凡事平
 易不足措意者縱訟費多魏淡然視之案情怪誕他人不願顧問者魏乃圖之益力必得其奧蘊方
 能自已其能出類拔萃而爲一史乘中人者殆以此耶明晨天甫曉魏雇一車疾馳至波士頓入法
 律藏書樓又竭一日之力置身書海中其難直百倍於撈針檢閱久之得一案案由與鐵匠同喜甚
 急以冷靜之頭腦逐字研究兩造律師之辯詞至末頁則法庭以兩造理由充足礙難判決之詞了
 之魏乃大失望又檢他案最後始得一案略與鐵匠案相似判詞謂美國無此法律援照英國平民
 法判決之魏得此如獲異寶急記其書名出門至一書肆出重資購之且購英國平民法一部欣然
 驅車而回中途自語曰我今勝矣越一日鐵匠來魏告之曰此案大難然直在汝脫汝訟余能爲汝

操勝券鐵匠樂甚懇魏爲其訴訟代表魏遂草起訴書投諸地方法庭精心結撰措詞立義均不似出於二十五歲少年律師之手未幾傳訊魏出庭雄辯驚人理直氣壯被告律師屈服不敢聲法官遂直鐵匠姿既結魏退出至法庭門次鐵匠問之曰魏先生余感君甚將何以謝君魏淡然曰余不較多寡一任汝意鐵匠曰余見君辯護殊不費力奉贈一圓可當意乎魏曰可笑而受其金納衣袋中抵家自計往返波士頓及購書之費總數四十圓以上所得乃僅一元不足以償什一因太息既而輟然曰是亦良佳縱一圓詎不愈於折衝而敗北耶乃置其事不復思索越二十五年魏勃斯脫之名大噪身爲美國代議會之領袖婦孺走卒莫不知其爲大政治家一日某有名鐵路會社理事急電相約謂有要務就商魏復電允其請屆期二人相見於波士頓之魏氏辦公事務所扁門作密談鐵路理事狀至惶急愀然曰魏君近日余鐵路中乃忽生一糾葛事關全路利益余嘗就詢諸著名律師均謂此事直在我然無法律之規定且無陳案可資印證遂以効力不週謝我我終日僕僕逼叩向所交識之讀律者僉瞠目相對余於案中爲被告原告苦迫我轉瞬訊期且屆凡事豫則立余無豫可奈何果余負者個人名譽不足惜其如衆股東之血本何魏曰請以案情語我理事如其言且出契據多紙均可爲案中佐證者魏徐徐檢視紙片既竟俯首深思甫片刻其沉靜之黑色眼

球斗放異光鼓其掌若有所憑藉低聲謂理事曰此案固難然倘非不可挽救者脫君需我任辯護幸許我一事理事曰何事耶恣言之魏曰請弗再延他人助我耳理事大喜躍起曰君自信如是余有望矣謹如命移時理事去魏入書室室有一櫥格木作小方孔狀類鴿巢孔中實紙片新舊不一魏搜索諸孔未幾即得一紙包啓之中有一紙狀類公文紙色已黃所書字墨水亦退色魏展閱一過包之如故置諸寫字桌之抽屜中自語曰不圖此廢物尙可利用耶因草一函致大理院謂其受某路理事之委任願爲被告代表茲已預備就緒謹候對質未幾大理院開庭魏出席原告律師滔滔辯談鋒絕利魏冷笑不啓齒最後院長曰被告律師有說乎魏曰敢問原告有無舊案可援原告律師曰此事向無舊案且無類似者今日對辯理直者勝魏曰敢問院長果有舊案事當如何院長曰若然當引舊案斷新案此事正苦無案可援也魏乃出一黃色舊紙畀院長曰此案發生於二十五年前雖大小各殊事實乃絕類使今日而原告是則昔日之鐵匠胡得直院長其有以教我院長閱其紙知爲昔日之判決書遂轉畀原告律師原告律師不能答且未由強辯院長遂秉筆判曰援據千八百有五年 Portsmouth 埠地方法庭所判決之鐵匠爭產案直在被告庭訊既畢原告律師退而謂魏曰君乃於鼠子窠中得此破紙而致我於敗於以知名下果無虛士也魏笑曰偶然耳

幸弗介介。遂歡然握手而散。明日鐵路理事餽千金。附以謝柬。二一爲理事。個人名義。一爲全路執事。股東名義。魏曰。余今得鐵匠之訟費。且得其複利息矣。

小說篇
妬術

(阿蒙)

瑟瑟瑟瑟。霜天寒柝。剛打三更。一縷燈光隱隱。自臨街小樓中射出。晝聲朗朗。讀且益勤。擊柝者過而歎曰。夜深矣。如此嚴寒。不擁衾作好夢。咿咿唔唔。何爲者。某夫人亦賢矣哉。不知個郎君幾生修到。乃得享此艷福也。

某夫人者。前清某孝廉之妻也。系出士族。略能吟咏。貌雖不甚都麗。而性頗蘊藉。自歸孝廉後。伉儷間敦篤甚。秦嘉徐淑。不是過也。願夫人有暗疾。不能生育。孝廉望子心切。時時嗟歎。然不敢露納寵意。僅於夢回酒醒時。細數年華。自傷老大而已。夫人知其故。恆慰藉之。

一夕。孝廉赴同年友某君宴。比歸。長吁短歎。惻惻不歡。夫人詢之。乃喟然歎曰。吾與某君。少同里長。同學。後又同登乙榜。三十以後。又同抱伯道。憂幸其夫人賢。亟出貲爲納筵室。逾年。卽舉一子。今夕其父掣之。出見已高。與桌等矣。牽衣繞膝。依依不捨。吾見之。直欲涕下。夫人笑曰。爾毋憤。慙妾非妬婦。茲事已籌之熟矣。越三日。當有以報命。

翌日夫人呼媒媪至告以納妾事須年在十五六且略識字義者媒媪諾而去物色久之始得一士人女年既嬌小性亦聰慧夫人大喜即日爲孝廉置之側室孝廉感激無地幾欲向石榴裙下深深膜拜矣

妾既入門夫人卽退老拒不當夕唯日課其妾讀書謂如吾家者女子豈可不識字於是孜孜兀兀日夜不倦每夕必至雞聲之唱始已所讀者悉皆女孝經列女傳及三代以上陳腐之學問孝廉笑其迂則正色曰我豈迂哉此輩小家碧玉不灌輸以道德吾懼其玷門楣也一年以後果爲其造成一女聖人舉動有禮言笑不苟布裙椎髻狀如村婦夫人甚喜而孝廉則深惡之

從茲以後孝廉卽不復至妾處卽強迫之亦不往夫人怒曰爾非欲生子而娶妾耶今若此妾妾之謂何孝廉憤然作色曰有子與無子命也雖死不願與女聖人同寢處吾見婦人多矣未見講道學於床第間也此等厭物留之何爲不如逐去之夫人不許孝廉遂日疏其妾而夫婦之愛情乃益篤著者曰婦人之性未有不妬而於妻妾間爲尤甚若某夫人者不爭寵亦不爭妍取媚唯日孳孳專變易其妾之性質使其夫自然厭惡之可謂得根本解決之道矣

看官前天是星期一。日在下飯後無事便雇一輛黃包車進城到城隍廟逛一會兒。剛正踱到得意樓門前。忽地裏一位老先生向在下說道：「先生氣色正好。看先生這相定要大富大貴。在下向那位老先生一瞧。原來是一位測字的。聽他這樣話兒。煞是好笑。又煞是歡喜。低着頭向這位先生。先生上瞧了一下。見檯上有幾個字寫道：張鐵口談相在下。暗忖這位張鐵口是相驚天下。名不虛傳。人說他的話兒比之歐美預言家還靈驗些哩。今兒這位大名鼎鼎的張鐵口偏說在下要大富大貴。可是總有大富大貴日子了。在下就向那位張鐵口點一點首。這位張鐵口却呆了一呆。在下也不睬他。走進得意樓去了。泡一碗茶。買一分報。一壁地吃茶。一壁地看報。煞是作樂。就把那大富大貴的話兒。直丟到腦後。城裏去了。事有湊巧。在下看到報上的封面告白。却又想起那位張鐵口一句話兒了。看官這封面告白登的是什麼。且聽在下說來。登的是新華儲蓄票。准十二月初一日發行。每張洋十元。第一等獎金是十萬元。在下心裏忖道：人如得了十萬塊的銀元。在美國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那些大富豪看來。實是不甚希罕。但據在下看來。總算是大富的了。細想那位張鐵口話兒。看來如購新華儲蓄票。到有十分十二分的可靠呢。再想明兒就是十二月初一的日子。這機會不可錯過。在下也就立起身來。忙趕到親戚朋友處。東借西撮。七拼八湊。湊得足足十塊的。

大銀元等到次早急急忙忙購到了一張新華銀行發行的儲蓄票。這是在下大富大貴的預約券。忙藏在懷中又想中了彩，拿到了十萬的銀錢。那時就化去幾千塊購一注公債票。大總統就說我熱心可嘉，把一塊四等嘉禾章賞給我。那時也有錢財，也有勳章，豈非大富大貴的麼？那位張鐵口總算是我的恩人也，替他做一個長生牌位，早晚向他膜拜膜拜。這日晚上我將那大富大貴的一張預約券謹慎小心擱置枕邊，當晚却又做一會好夢。這張儲蓄票果真中頭彩了，又白又亮的銀元都堆在我面前，又鮮明又漂亮的一塊嘉禾章也已懸在我身上。那時好不歡喜，好不快活。又見那一位測字先生張鐵口向我指手畫腳道：「先生如何！到底如何！」我向他來不及的道謝。那知事有出人意外，到了明兒早上，在下剛走起身來，却不道在下一位夫人瞧見了這張大富大貴的預約券，撕得粉碎，口中又咕叻咕嚕道：「可是陸文琴第二又出世了麼？你也想吃那天鵝肉。真在蘆窠做夢哩。」在下竭力辯白，他反說道：「發財票是早早由政府裏頭禁絕的了。那有政府知法犯法，還在今日發行儲蓄票麼？不信！不信！」這定是美人券唉！唉！好容易拚湊得十塊銀元白白地送掉，在下這大富大貴的希望也就歸泡影了。這真上那張鐵口的當！這真上那儲蓄票的當。

小感
說
棺中盜

(長廋)

黃昏月黑烟樹模糊小屋數椽一燈如豆此何地也曰某處之火車站
鳴！鳴！汽笛一聲火車至矣。

斯地僻小過客本稀而此末班之火車上下者竟無一人。

惟見貨車中扛一物下黑漆閃爍金字燦然蓋一靈襯也外有一箇囑站長代存明日來取論值多寡不計。

站長以露置於外彼靈魂或有所不安特將棺安置辦事室中一面振旗鳴哨車聲轟轟復鼓輪而去。

站長入室鍵戶枯坐以盡其夜班之職守車站附近無人居伴站長以消此清夜者即棺中之長眠人也。

一更向盡萬籟無聲惟壁上時計錚錚作響差破此岑寂境界
俄而鐘鳴十一下矣。

咋！咋！咋！忽大聲發於棺中站長駭極毛髮盡豎久之又復寂然。

鐘敲十二聲。又大作棺。幾欲裂。站長始而駭。繼而疑。終乃大悟。

亟振衣起。竭力移棺。抵室門。已則跨坐其上。搖電話機。乞援於鄰鎮。

同時來一人。氣糾糾如虎狼。破門欲入門。不可關。則由窗隙探手入。啓其鍵。站長急握其手。仍以一

手搖電機。乞援。而斯時棺中。則怪聲百出。未幾棺裂矣。然棺中物。終被壓不能出。

相持一小時。站長聲嘶力竭。危急萬分。

忽警察至矣。先執其門外者一人。後來啓棺。蓋其側有小洞。一可以通氣。可以瞭外棺中物。非鬼非

怪。實一偉丈夫。彼二人者。固皆綠林兄弟也。

良如曰。盜之計。何其狡也。當十一時。振振作響者。蓋爲恐嚇計。設此時站長驚而走。則將大肆其眩。儻手段固無待十二時之埋伏矣。盜亦有道。盜而如此。誠屬想入非非。至站長之機警勇敢。尤不多

觀。
(不受酬)

哀情
小說 玉臺淚史

(天白)

春○光○暮○矣○萬○綠○成○陰○枝○頭○殘○紅○間○留○一○二○點○綴○於○繁○陰○幽○碧○間○作○淒○楚○可○憐○之○色○似○悲○其○同○伴○皆○已○
 玉○殞○香○消○離○此○世○界○而○去○而○已○之○身○世○亦○如○朝○露○輕○塵○墮○溷○沾○泥○殆○不○過○旦○暮○間○事○既○悲○逝○者○行○復○
 自○悲○轉○眼○韶○華○如○夢○如○電○嗟○乎○花○猶○如○此○人○何○以○堪○讀○水○流○花○落○之○詞○不○禁○爲○之○浪○浪○淚○下○也○
 吾○書○之○主○人○翁○其○居○廬○卽○全○隱○於○沈○沈○綠○陰○中○室○內○光○線○沁○成○慘○碧○向○南○一○書○室○軒○窗○大○啓○晴○午○之○
 日○光○絲○絲○穿○樹○隙○照○入○近○窗○几○上○篩○影○搖○曳○如○一○幅○折○枝○畫○圖○背○几○斜○坐○一○少○年○目○注○東○壁○上○一○鏡○
 畫○黯○然○無○語○鏡○周○裝○飾○淡○素○不○華○中○嵌○瑩○然○小○影○玉○貌○亭○亭○神○如○秋○水○惟○眉○峯○帶○盛○容○顏○亦○頗○清○減○
 似○其○人○善○病○工○愁○殆○如○春○殘○之○花○於○憔悴○中○見○其○美○麗○者○彼○何○人○斯○蓋○吾○書○主○人○菡○娘○也○菡○娘○與○少○
 年○爲○中○表○兄○妹○兩○小○無○猜○時○已○雅○相○愛○好○及○長○而○形○迹○漸○疏○則○一○縷○紅○絲○已○繫○成○仙○眷○矣○溫○郎○佳○話○
 疑○是○前○緣○張○敞○畫○眉○偏○逢○舊○侶○却○扇○定○情○之○日○綠○窗○人○靜○細○語○喁○喁○話○及○兒○時○竹○馬○青○梅○之○樂○齒○頰○
 間○甜○美○無○倫○不○覺○靦○然○相○視○而○笑○似○此○玉○種○珠○芽○如○花○美○眷○情○界○天○中○可○謂○美○滿○無○憾○詎○知○好○花○易○
 落○圓○月○難○常○世○間○愛○情○濃○郁○之○夫○妻○寧○有○相○伴○白○頭○之○幸○福○耶○
 少○年○之○母○最○鍾○愛○菡○娘○者○也○菡○娘○于○歸○甫○一○年○而○母○卒○菡○娘○號○泣○哀○毀○若○嬌○女○之○喪○阿○娘○少○年○轉○輟○

泣○慰○藉○之○而○蒨○娘○悲○咽○不○已○若○傷○其○畢○生○愉○樂○之○光○陰○已○隨○阿○姑○而○去○來○日○之○曩○患○正○復○無○窮○耳○而○蒨○娘○命○宮○之○惡○魔○果○不○旋○踵○而○至○矣○蒨○娘○之○翁○旣○賦○悼○亡○旋○謀○膠○續○繼○夫○人○吳○亦○鄰○郡○大○家○閨○秀○但○性○奇○悍○名○播○威○黨○年○逾○三○十○無○間○名○者○其○家○人○乃○爲○相○攸○於○他○郡○翁○以○媒○言○門○第○足○以○相○匹○且○其○年○事○稍○長○能○持○家○政○也○遂○不○察○其○詳○而○娶○焉○蒨○娘○以○事○先○姑○之○禮○事○之○而○吳○多○疑○善○怒○來○未○旬○日○卽○以○細○故○訶○責○子○婦○蒨○娘○承○順○益○恭○而○吳○愈○不○懌○謂○其○貌○柔○而○獵○譽○且○以○己○之○來○也○後○慮○家○中○婢○媼○黨○於○蒨○娘○新○將○將○舊○軍○或○不○能○聽○其○約○束○乃○一○一○更○易○之○且○有○丁○嫗○者○爲○之○耳○目○則○其○從○嫁○之○媵○也○嫗○憑○權○怙○寵○勢○張○甚○遇○蒨○娘○亦○傲○慢○無○狀○若○中○使○之○視○外○臣○吳○知○而○故○縱○之○以○爲○嫗○之○尊○嚴○卽○已○威○權○之○代○表○忤○之○者○必○無○幸○由○是○而○蒨○娘○苦○矣○時○爲○春○仲○夜○雨○朝○晴○日○光○自○濕○雲○罅○中○露○出○照○上○簷○端○作○淡○金○色○枝○頭○宿○鳥○啁○晰○嬌○啼○驚○破○深○閨○鴛○夢○催○人○話○別○蓋○少○年○將○赴○省○校○肄○業○趁○曉○晴○首○塗○也○蒨○娘○乍○送○夫○婿○遠○行○不○無○戀○戀○然○以○求○學○事○大○不○欲○以○兒○女○私○情○阻○男○子○四○方○之○志○故○與○少○年○握○手○爲○別○時○嬌○爲○歡○笑○然○芳○心○碎○矣○少○年○在○家○雖○不○見○愛○於○繼○母○然○其○父○甚○憐○愛○之○蓋○少○年○聰○穎○好○學○爲○文○輒○驚○老○宿○知○其○能○克○家○也○吳○雖○悍○妒○絕○倫○然○極○有○心○計○不○欲○顯○拂○良○人○之○意○亦○從○而○優○待○之○第○其○心○目○中○視○少○年○夫○婦○固○如○宋○藝○祖○之○待○南○唐○必○欲○滅○之○而○後○快○者○也○少○年○之○入○校○也○吳○極○力○德○慮○蓋○少○年○去

而。菡。娘。勢。孤。彼。然。後。得。施。其。箝。束。矧。又。有。萬。惡。之。老。嫗。筵。惑。播。弄。於。其。間。哉。

細。雨。廉。纖。濕。雲。低。幕。老。屋。中。愈。形。幽。暗。菡。娘。以。光。線。弗。佳。停。其。針。繡。方。憑。几。支。頤。悄。然。深。念。偶。一。舉。首。見。窗。前。杏。花。零。落。殆。盡。猛。憶。一。星。期。前。花。初。放。蕊。每。當。夕。陽。西。下。紅。照。枝。頭。花。光。愈。增。濃。艷。阿。郎。則。與。儂。並。立。看。花。時。時。廻。盼。及。儂。儂。爲。其。目。光。所。灼。雙。頰。頓。增。熱。度。郎。則。笑。謂。儂。頰。上。天。然。之。胭脂。紅。艷。乃。逾。花。十。倍。也。儂。聆。其。詼。詞。亦。不。覺。嗤。然。而。笑。閨。中。情。話。如。在。目。前。曾。幾。何。時。而。此。爛。縵。如。錦。之。花。已。爲。雨。雨。風。風。摧。殘。狼。藉。而。途。中。客。子。冒。雨。孤。征。旅。况。蕭。條。當。復。何。似。且。春。寒。頗。重。舟。車。中。怯。衣。單。否。儂。恨。不。能。隨。花。飛。去。君。前。爲。君。調。護。也。菡。娘。此。時。思。潮。如。金。井。轆。轤。環。轉。不。已。方。凝。想。間。忽。聞。大。聲。發。於。隔。室。則。阿。姑。叱。問。廚。娘。午。餐。備。未。菡。娘。遽。然。整。衣。而。出。

春。宵。苦。短。街。柝。方。報。三。更。人。家。都。入。夢。境。而。菡。娘。室。中。燭。光。燦。然。廊。下。則。爐。火。方。紅。藥。香。撲。鼻。菡。娘。佇。立。於。側。蓋。吳。忽。病。作。菡。娘。親。爲。煮。藥。故。中。夜。未。眠。也。吳。之。病。其。來。也。驟。晚。餐。時。丁。嫗。與。菡。娘。侍。女。以。誤。會。爭。辨。菡。娘。訶。其。侍。女。以。謝。丁。嫗。而。嫗。卒。奔。愬。之。吳。吳。怒。讓。菡。娘。菡。娘。默。然。承。受。吳。怒。不。解。白。之。翁。必。欲。逐。其。侍。女。翁。察。知。其。情。不。直。嫗。然。亦。不。欲。干。冒。闖。威。特。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細。故。勃。谿。乃。婢。媪。常。態。何。足。瀆。夫。人。清。聽。彼。小。女。子。無。知。責。之。可。矣。奚。事。深。求。且。老。嫗。耄。矣。聾。者。多。誤。聽。也。

吳大怒曰：我已罄贖，何況老嫗？我明日遣之歸。嫗聞言，益涕泣辭。夫人欲去，吳亦以泣代罵。翁方徬徨無策，適有契友來訪，翁出與坐談，藉以避讐。及客去，而夫人之病作矣。搗枕捶牀，呼氣痛不已，聲急氣促，狀若危殆。翁惶急遣僕四出徵醫，燈火相望於道。醫固持金錢主義者，樂附會人之病狀，飾無爲有，張皇其辭，聳病家之聽聞，以爲常常招請地步。既至診脈，立方謂爲肝氣上逆，乃由盛怒拂鬱所致，宜進以平肝之劑，尤宜適其性情，靜攝爲要，不可以事觸其怒，致復增劇也。吳旣聞醫語，益且呻且詈，翁至是深自悔艾，謝過不遑。荷娘以咎由己之侍女翁，雖未見責，芳心終杌隉，不啻惟秤藥量水奉事，惟謹冀以回姑意於萬一。終夜蹠躑，雖夜闌風峭，體倦衣單，不敢休息。荷娘自離襁褓，以來雙親愛護珍若掌珠，卽其先姑亦愛憐之如嬌女，不以瑣事煩之，固未嘗躬親操作勞苦。如今日也，然使婦孝而姑慈，則荷娘奉養服勞亦分所應爾，奈何其尊爲姑嫜而乃陰賊忤害相待若寇讐耶？

吳病已三日，自言未瘳。荷娘遂衣不解帶者三夕，翁亦憐其孝而吳則有特別之惡觀，念謂翁在室子婦侍側非禮也。由是翁入則必麾荷娘去，及翁甫出則又申詈荷娘無良。姑病乃不奉侍，荷娘遂進退無所可，惟背人彈淚，亦不敢以書告。少年恐灰其勵學之志也，一日少年來書問父母安外。

附一函致菡娘曰。吾在校。百事均無所苦。惟際此春濃花艷。吾輩爲學子者。深閉校中。度此韶光。殊傷岑寂。知卿在閨中。當有此同情也。前得老父來書。知繼母病作。賴有卿奉侍。我心釋然。第盼卿繡餘有暇。賜我片言。俾睹卿手書。如聆香唾也。其後又有一書。則自菡娘外氏轉寄來者。書曰。得卿來書。迴環百讀。若覩卿亭亭倩影於綠窗下。揮毫吮筆時也。吾始入校。心尙煩苦。今則誦習已有蹊徑。旅居亦成習慣。且課餘稍暇。卽念念在卿心。有所寄亦無躁念。宵來步月仰視。嬋娟若月中嵌。卿小影知卿此時亦必捲簾望月。雲鬢玉臂惆悵如何。兩地相思。實藉此一片月華爲傳導器。但恨余不能乘風飛入月中。俾與卿相見耳。來書叙家中事極簡略。繼母性情。卿奉事已習。以卿之婉婉誠孝。或可漸得其歡心。然余至以此爲念也。續寄書當詳述近狀。以慰我菡娘得書淚。乃迸瀉不止。蓋近日繼姑之督過。乃有加無已。少年家居時所見之情。特如秦岱片雲。微示雨兆。今則狂風暴雨。破空而來矣。然菡娘德行至佳。吳雖訶斥百端。終不敢反唇相稽。惟敬默以侍。吳以其馴伏。愈事事苛求。菡娘於是大苦。然終不以告少年也。其答書第云。舅姑均健。夫子不必懸懸。膝下承歡。本余之職。敢不盡誠。惟自憾樸愚。不能事事稱繼姑旨耳。至家政悉姑主持。阿翁又時時外出。姑百事必躬親視。察余惟率婢媪等料理中饋。亦復多暇。間覺岑寂無聊。則取君來書細細玩味。輒念君在校中長日。

誦讀苦心勞意。余尙較君爲逸。惜不能飛至君前。代君削筆檢書。稍分君勞於萬一也。暑假匪遙。相見在即。君無庸多作書分作業之時。問卽有餘暇。亦宜少休。不必再勞思慮也。爾至親愛之妻。白一日爲少年亡母之忌辰。少年尙未歸。翁亦他出。未返。荷娘告於繼姑。整潔杯棬。手製亡姑生時所嗜之餈餌。獻羹視膳。如平日祀已。荷娘伏神座旁大哭。蓋追念亡姑慈愛之恩。與近來歷受之苦。使姑若存。已安得零丁至此。千愁萬痛。湖上心頭。紅淚琳琅。直如萬斛珠泉。迸瀉而出。哀感動人。婢媪皆爲之墮淚。羣來勸慰。荷娘猶洑瀾不已。而此日深居靜坐。最悍極妒之繼夫人。乃勃然而大怒。意謂爾姑既死。已如過眼烟雲。余則景命方新。爾爲子婦者。歸命新朝。宜頌德乞恩之。不暇何事。倦倦故主。既有黍離麥秀之悲。胡不於爾姑死時。攀髯以殉。猶待至今日。效方正學向成祖哭。建庶人耶。方欲出惡聲。而丁嫗固至。黠者見吳盛怒。乃躡足言曰。今日夫人若出責言。少夫人理直氣壯。將振有辭。卽家衆聞之。皆將不直。夫人不如俟主人歸。誣以他辭爲上策。吳善嫗計力遏其怒。轉撫慰荷娘。荷娘大異之。然不知其有隱怒也。不數日。翁歸。吳零涕迎之門。翁駭詢其故。吳益哽咽不言。入房。靡荷娘出。翁堅詢之。吳且泣且訴。謂荷娘祀其亡姑。以哭代罵。斥己德望。非先姑比。翁素知荷娘賢。疑其言。吳見翁不信。搥胸大哭。謂爲子婦所侮。誓不生翁。虞其再病。姑慰之云。俟其夫歸而後責。

之。吳怒泣猶未已。菡娘聞之。亦飲泣於閨中。然不能至翁前。辨其誣。且以己故。將累少年。受責讓。心中懊惱。無可如何。惟日以眼淚洗面而已。

少年歸。翁私教之。向吳負荆時。丁嫗中暑。疫病劇而歸。吳驟失左右手。以前語詐。無人爲之作證。亦不再事。追求少年。見菡娘玉容憔悴。疑其有病。詢之。菡娘力白其無。然飲食銳減。夜常失眠。日益羸瘦。病態已不可掩。乃延醫診之。醫言抑鬱過甚。營衛病阻。務宜暢懷排遣。否則將成不治之瘵。疾吳聞而大喜。益思所速死之一日。吳母氏來書云。有愛婢黛兒。年事已長。將爲擇婿。囑吳代爲留意。吳觸機頓生一策。乃以危言聳翁。謂菡娘已成瘵人。此傳染重症。恐大不利於少年。且菡娘子歸數年。未育兒女。宗祧事大宜早爲之計。翁初謂菡娘疾尙可瘳。不必過慮。繼思娶媳日久。尙未抱孫。心中亦頗躊躇。吳瞰知翁意已動。乃勸翁令少年納妾。翁微示意於少年。少年方以菡娘病爲憂。聞言卽堅辭不可。翁素愛子。亦不相強。而吳日從旁鼓吹。且數製美餌。餽少年。亦其慈愛之意。復時以言餌之。少年初尙不解。繼而悟吳之意。乃曰。彼病已漸瘳矣。且多妻之習。兒素所反對。願母勿言此事。吳見異語無效。乃侃侃責少年曰。瘵疾爲狀。至險卽使稍愈。亦如秋季草枯逢春。又發。汝爲我家單傳之嗣。爾父年將半百。我又無子女。所倚賴者。爾一人而已。爾卽不受傳染。彼之不育。固可斷言。然則

吾家之宗祀將何如耶爾如執迷不悟余固不足輕重爾何以對爾父更何以對爾之死母語時搵淚作悲憤狀夫吳之所言果出於愛子之誠則雖待菡娘爲寡恩然亦不失爲少年之賢母奈何其貌仁義而心險詐務欲間子媳之愛情而爲一網打盡之計耶少年聞吳言俯首不語吳起立少年側促其答覆少年至煩悶不可耐乃亦起立抗聲言曰母聽之彼有一日生存者兒斷不分愛情於他人言已逕出吳初亦知其必抗撓但不期其如是之毅決則勃然欲呼翁責之繼而抑怒曰送少年僞笑曰爾言亦是渠脫速死者爾當爲自由人矣遂告翁云少年亦以納妾爲可但患菡娘妒耳如彼死抱孫當有日也是時菡娘雖病骨支離猶力疾操作而婢媪已備聞吳言常以爲談資偶爲菡娘所聞菡娘至此乃覺其身世如一葉孤舟飄茫茫大海中狂風巨浪在在可危前途已絕無希望惟默祝其亡姑佑彼速死而已

吾今且叙菡娘母家之歷史菡娘家本素封其父喜揮霍家遂中落至菡娘嫁時已凌夷垂盡奩具幾不能備幸菡娘之亡姑素愛菡娘且與其母姑嫂極相得乃代爲一一備之且曰菡娘雖吾媳亦吾猶女也彌留時猶囑翁曰新婦柔順可憐君如續娶萬不可令後人凌虐之翁所以不盡信吳之讒言者蓋以此耳而吳則以其母家貧窶益凌躐之每矜其奩資之富以傲菡娘常曰余不慣衣彼

家衣用彼家物。余之衣服器皿。固無一不自母家來也。言已。視菡娘微哂。菡娘雖不懟其父母。然心中本至以爲病。惟少年知其心事。常以他詞慰藉之。而菡娘恆悒悒不樂。雖無吳之冷嘲熱罵。菡娘之病亦已深根固蒂矣。至是菡娘母來視女疾。菡娘因其母境况艱窘。亦不以己之苦况告之。恐增其愁慮也。第其母已察知菡娘之病宜疏散。其積鬱或可就痊。乃商之於吳。欲攜女歸甯。吳始意不欲。旣而允之。且哂曰。妹迺令女公子歸。豈有奇珍異品。以營養病體耶。其意蓋譏其貧也。菡娘母亦不與之較。但默然不語。而菡娘聞之。則涕不可仰矣。

菡娘母家臨近湖濱。門前柳陰濃翳。夏秋之交。湖中紅蓮盛開。掩映如畫圖。而此畫圖中有絕佳之點綴。則菡娘昔年之粧樓也。樓東南面。湖帆影波光。可玩之。几席之上。是時復有娉婷瘦怯之美人。憑欄臨眺。則菡娘已從母氏歸來矣。菡娘一旦脫離幽鬱之境。而重覩可愛之家園。覺門外之湖光柳色。皆若增妍益媚。歡迎女公子歸來者。菡娘病懷爲之稍暢。然其芳心中。念念不忘者。則少年耳。少年赴校。過岳家別菡娘。菡娘母留少年盤桓。竟日是日。天氣清佳。少年引菡娘至湖畔。吸取空氣。兼覽湖景。時水波不興。湖光淨碧。與蔚藍之天相映。上下一色。間有一二白帆隱隱。天際似極淨素。箋帖於碧琉璃片上。景乃清麗無倫。二人並肩行灘上。且行且眺。至於無人之境。微風徐來。挾湖中。

水香而至令人心神皆爽而灘上蓼花葦葉搖曳風前更添秋興二人無語久之菡娘忽曰吾親愛之人聽之少年佇立面菡娘菡娘續曰吾知繼姑以我病頗耿耿於心不知吾病究能愈否少年曰卿胡慮此以卿方在盛年氣體尙充雖少有虧損但使調攝得宜復元固自易易惜余不能長侍卿側爲卿調護否則卿愈當更速也第卿茲歸來有母氏愛護余心亦至爲釋然余寒假歸時嘗睹卿健全活潑如昔時也言時至堤下一石磴側少年以巾拂石扶菡娘坐己則坐於其側菡娘執少年手目注煙水言曰君明日行矣君望我愈然我自知病狀非佳不審君歸日余尙無恙否少年拊其肩忍淚言曰卿勿言是吾料卿決愈也菡娘曰吾以君愛我故至欲速愈第人生修短若有前定余自覺死神近余爲期不遠但念及余死時君將何以爲情故不忍遽死耳言已兩人皆淚落如瀉糜菡娘復拭淚言曰君勿悲余將以愛力戰勝病魔余當支殘喘以待君歸也

涼秋八月一禮拜六之夕碧天無纖雲月華圓皎照地如水銀金風颯然桐葉蕭蕭作響已動人愁思而階下虫鳴如泣如訴與木葉聲相應答倍覺淒涼時少年晚課初罷同學多已外出獨坐面窗悄然望月念及菡娘病狀不知近復何似方凝想間忽校役以書至展視之則岳氏來書云菡娘自少年去後病勢日增近已危殆時時暈去醒時呼少年故促之速歸一面遲恐不及少年得書駭極

亦不暇告校長。逕出門附汽車。夜達輪埠。易乘汽船。行一日程。復易帆船。又一日始抵岳氏家。門外柳陰宛然依舊。第此時亦無心領略風景。甫入門。蒨娘母淚痕被面。迎謂曰：「婿來何暮？蒨娘屬續矣。」少年不暇答。踉蹌而入。見蒨娘身衣殮服。橫陳靈榻上。玉容慘白。眉黛低垂。一縷香魂。早歸天國矣。少年至榻前。執蒨娘手。慟極而暈。恍惚見蒨娘裝束如平時。握手曰：「君痴矣。余猶生存。固未死也。阿母以余思君切。詐言余病篤。以速君歸耳。少年聞言。悲喜交集。方欲細詢。而蒨娘已杳。惟見一片寒光。直射其面。似影戲演。畢人物皆杳。只餘電光閃灼者。駭而四顧。則涼月滿窗。身猶在校中也。死死生。生同歸。一夢惟鳴咽之聲。似猶在耳。皇然四覓。則泣聲出自階下。細聽之。乃草間促織唧唧。悲鳴似爲少年夢中慘境。寫其哀怨。時夜色沈寂。四無人聲。少年深訝夢兆之不祥。輾轉焦思。竟夕不寐。晨起。卽作書問蒨娘。書未發。而蒨娘書至。云：「近有起色。少年之疑團。乃爽然漸釋。以爲疇昔之夢。殆由思念之極。不覺入幻。所謂幻由心生者是也。然天下事變之來。實有先爲之兆者。千里良朋。夢中泣別。矧蒨娘爲少年同心並命之愛妻耶？」

蒨娘之歸寧也。吳似拔去眼前釘。愉快莫可名狀。甚望其一去不反。然蒨娘事上。治家自旁人觀之。實無疵可摘。且翁重手足誼。吳雖浸潤。猶憐愛蒨娘。吳亦知大歸之說。斷難提議。惟強少年納妾事。

期 十 三 第

尚。可。乘。機。繼。續。進。行。乃。於。菡。娘。歸。後。即。馳。書。其。母。召。黛。兒。來。擬。令。其。服。侍。少。年。以。爲。李。代。桃。僵。之。計。及。黛。兒。至。而。少。年。赴。校。矣。菡。娘。在。母。家。忽。忽。已。四。五。月。病。稍。減。屢。手。製。餅。餌。饋。舅。姑。吳。問。亦。遣。人。存。問。惟。不。言。召。之。歸。致。書。少。年。則。言。菡。娘。疾。尚。未。瘥。以。其。母。調。護。爲。便。且。醫。言。病。在。肝。肺。宜。村。居。吸。鮮。潔。空。氣。較。易。奏。效。故。至。今。未。言。旋。也。少。年。亦。以。菡。娘。養。病。母。家。爲。宜。頗。感。繼。母。不。促。之。歸。爲。慈。愛。恤。下。殊。不。知。吳。之。秘。計。欲。拔。趙。幟。立。漢。幟。也。少。年。寒。假。歸。時。仍。過。岳。家。見。菡。娘。雖。未。全。瘳。而。玉。顏。稍。澤。不。似。日。前。之。憔悴。頗。欣。慰。校。中。秋。夜。噩。夢。已。淡。然。忘。之。矣。本。欲。挈。菡。娘。同。歸。而。天。氣。奇。冷。衝。寒。就。道。恐。於。病。體。不。宜。少。年。以。思。親。念。切。遂。先。歸。擬。俟。晴。暖。以。舟。迓。菡。娘。吳。見。少。年。獨。歸。大。喜。詢。問。途。中。辛。苦。狀。真。若。慈。母。之。撫。愛。子。少。年。訝。其。厚。又。見。奉。匭。獻。茗。蹠。躩。往。來。者。爲。平。素。所。未。見。之。侍。婢。心。大。疑。吳。見。少。年。默。然。若。有。所。思。因。笑。問。之。曰。若。過。岳。氏。見。菡。娘。乎。曰。然。菡。娘。言。叩。母。安。遲。日。來。歸。侍。母。晨。昏。也。吳。微。哂。曰。菡。娘。戀。戀。其。母。竟。不。偕。汝。歸。耶。少。年。曰。日。者。天。陰。寒。重。恐。觸。寒。病。發。是。以。遲。遲。俟。天。氣。融。和。兒。卽。命。人。接。彼。歸。也。吳。復。笑。曰。若。何。事。汲。汲。天。氣。既。不。利。病。人。俟。來。春。天。煖。迓。之。歸。未。爲。晚。也。兒。如。須。人。服。侍。言。時。指。婢。曰。余。新。購。彼。名。黛。兒。頗。慧。可。供。使。令。也。言。已。視。黛。兒。而。笑。黛。兒。俯。首。紅。上。於。頰。少。年。始。悟。吳。之。意。旨。蓋。仍。廢。續。前。議。欲。以。婢。代。夫。人。也。乃。正。容。對。曰。兒。媳。均。不。在。家。侍。母。

已○滋○罪○戾○更○何○敢○以○母○左○右○之○人○供○兒○役○使○轉○令○母○氏○劬○勞○耶○且○兒○居○校○中○久○慣○自○料○無○須○人○也○
吳○鑒○於○前○事○乃○又○和○其○色○婉○言○曰○兒○未○解○阿○母○意○耶○阿○母○與○乃○父○謀○兒○婦○病○久○兒○事○事○躬○親○殊○大○苦○
因○購○是○女○爲○兒○抱○衾○襦○兒○常○體○親○意○勿○再○固○辭○也○少○年○聞○言○愈○焦○煩○時○雖○嚴○寒○汗○涔○涔○自○額○下○滴○如○
露○以○俯○首○嘿○無○一○語○吳○笑○曰○兒○年○已○長○矣○猶○作○小○兒○女○態○視○與○畏○人○談○婚○事○耶○少○年○舉○首○淚○盈○於○睫○
曰○兒○前○與○母○言○矣○此○事○決○不○可○行○且○菫○娘○未○歸○母○促○兒○納○妾○豈○令○兒○棄○婦○耶○吳○方○欲○再○言○而○翁○入○
述○少○年○話○翁○曰○兒○言○亦○是○當○召○菫○娘○歸○而○議○之○吳○大○不○懌○然○恐○少○年○如○前○堅○執○乃○卽○召○菫○娘○歸○
菫○娘○以○舅○姑○召○不○敢○留○歸○而○疾○果○增○劇○蓋○途○中○旣○冒○風○寒○入○門○吳○卽○聒○以○爲○少○年○置○妾○事○菫○娘○慨○然○
允○諾○且○勸○少○年○勿○違○親○命○退○入○閨○中○伏○几○大○嗽○血○湧○出○不○止○暈○而○幾○踣○少○年○扶○於○欹○輦○榻○上○醫○來○診○
大○駭○謂○心○脈○跳○動○逾○恆○乃○心○房○大○受○激○刺○始○呈○此○險○象○非○極○力○珍○攝○者○決○無○生○望○噫○菫○娘○之○惡○魔○方○
厲○齒○磨○牙○耽○耽○望○其○速○死○安○能○任○伊○調○攝○以○得○生○耶○然○則○雖○有○續○命○之○湯○反○魂○之○草○亦○不○能○全○菫○娘○
之○生○命○矣○

少○年○以○醫○言○告○翁○請○戒○家○人○近○內○室○傳○語○勿○譁○吳○亦○極○表○贊○成○且○諄○諄○誥○諭○婢○媼○詎○吳○見○菫○娘○垂○斃○
亦○有○悔○心○耶○菫○娘○服○藥○後○血○稍○止○然○精○神○委○頓○偃○息○在○牀○時○若○醉○若○夢○間○由○朦○朧○恍○惚○中○爲○極○大○聲○

響所驚寤醒則狂嗽復嘔血心怔忡若輕舟一葉在海洋遇風飄忽無定而此聲響多由吳室中發出或大聲呼人或拍案怒叱搥牀頓地靡所不爲每一恙然菡娘輒驚而咳血如是既數體乃愈羸遂無因而自驚悸醫已告絕而夜間伴菡娘者惟少年與菡娘母蓋婢媼多承吳旨漠不過問少年亦不欲此輩來擾黛兒屢請侍疾少年厲色却之乃止

一夕積雪夜晴月華皎潔無倫窗前老梅一株花初綻蕊影橫斜映窗紙上菡娘方沈沈睡去少年面窗兀坐見月光瑩澈秋宵噩夢潮上心頭疑此時亦在夢境方沈思入幻忽見梅影下亭亭立一倩影身材瘦削酷似菡娘似背窗仰首望月者少年駭極失聲而呼而榻上菡娘醒矣且嗽且言曰余方夢中看月景物至佳正流連間忽聞君呼而醒君猶未寢耶余病苦君矣第余與君相聚亦無幾時我有要語告君阿娘寢乎少年曰母倦極余強勸之歸寢矣菡娘握少年手哽咽言曰余死君當謀續娶但勿娶貧家女一誤而再誤也言此至咽不復語少年吻其枯瘦之玉纖曰卿勿戚戚卿死余不獨生也菡娘力振其音吐言曰君慎勿爲是言果爾余至地下何面目見阿姑乎余因不忍別君然死生命也余先行爲君奉母君百年後或可相見余母亦望君照拂如我生時則君爲不忘薄命人矣時菡娘母已起立榻前淚落如繩少年則涕不可仰是時菡娘雙頰色絳如血見母及少

年哭搖手曰。余心痛不可忍也。少年欲出取藥。汗蓓娘忽起力挽其手。連嗽血大溢。出遂歎。少年臂上弗動。其母進水少許。蓓娘微微作聲曰。阿姑乎。兒來矣。身向後驟仰。蓋此含辛茹苦之蓓娘。竟離此濁世而去矣。

蓓娘逝後三日。葬於東郭外之青山黃土一坯。長埋玉質。蓓娘之事至此已了。少年之淚亦隨之而涸。惟痴立墓前。如石像注視不少移。蓋其心中猶不信此深深黃土中之長眠人。果爲其愛妻。蓓娘也。翁促之歸。少年不可遂。別蓓娘墓而入校。上書老父。非卒業後不入家門。翁知少年隱痛。但覆書勸慰之。亦不强其歸也。吳以蓓娘死。少年出自慶大功告成。所未滿意者。則以己亦苦不育耳。時復祈子於神。有知之者曰。是嘗殺人之子矣。安得有子乎。其別抱幽思。自傷命蹇者。則徒擁虛名之黛兒也。駒光易逝。忽忽二年。少年既卒業。言旋則老父已隸。吳先一歲產難死矣。少年歸後第一事。卽驅車省墓。至蓓娘墓上。幽草萋萋。青凡三度低徊。往昔悲不自勝。大哭不止。自此百念俱灰。屏絕世事。家居承歡而外。惟靜坐蕭齋。對蓓娘遺影。默然惆悵而已。

小情
說情

英鳳笈

法國威斯脫原著

(齷僧)

第一章 寒霜應錄

菊。茜。非。奴。吾。法。國。赫。赫。有。名。皇。帝。拿。破。崙。之。后。也。一。溯。其。前。經。歷。之。慘。則。又。令。人。酸。鼻。甚。且。泣。下。曰。法。國。當。拿。翁。以。前。胡。覓。野。蠻。殘。毒。一。至。於。此。乎。天。生。奇。人。必。遭。奇。困。吾。述。菊。茜。非。奴。吾。不。得。不。極。寫。法。國。暴。亂。時。之。狀。况。與。菊。茜。非。奴。前。夫。之。歷。史。

慘。淡。之。巴。黎。市。上。時。當。七。月。仰。首。天。空。黑。雲。忽。垂。如。幕。閱。兩。日。不。散。或。霏。微。雨。一。種。可。怖。之。日。光。從。黑。暗。中。偷。示。半。面。色。深。赤。彷彿。爲。幾。萬。家。人。血。所。染。白。項。鴉。飛。啞。啞。報。禍。側。耳。靜。聽。但。聞。無。數。呻。吟。雜。以。婦。女。之。泣。訴。淒。人。耳。鼓。噫。此。革。命。惡。魔。之。巴。黎。街。市。日。以。殺。人。爲。生。活。者。也。

郊。以。外。設。立。斷。頭。機。數。十。架。機。形。有。如。惡。魔。之。齒。閃。動。空。中。上。下。起。落。每。一。落。時。人。首。立。斷。血。液。飛。濺。而。羣。衆。呼。叫。之。聲。爲。腥。風。吹。送。自。近。而。遠。嗚。呼。此。最。恐。怖。之。狀。况。果。以。何。時。爲。終。極。乎。愛。國。人。民。奮。起。反。對。惟。能。力。薄。弱。未。易。告。厥。成。功。耳。巨。魁。馬。拉。已。死。於。少。婦。哥。露。代。之。刃。而。羅。敗。司。比。爾。勢。力。方。盛。慘。殺。仍。續。行。無。已。蓋。當。時。兩。黨。競。爭。頗。烈。山。嶽。黨。員。羅。敗。司。比。爾。統。之。季。倫。蕩。黨。員。蕩。統。率。之。蕩。統。以。力。不。相。敵。故。季。倫。蕩。黨。員。遂。多。爲。山。嶽。黨。所。摧。傷。死。者。枕。藉。卽。生。者。亦。如。釜。魚。砧。肉。無。時。不。在。憂。懼。中。矣。

第二章 清夜聞鐘

巴黎市中耽耽沈沈有巨宅焉居者何人蓋卽鮑爾奈子爵是也子爵爲菊茜非奴之夫素負奇氣尙任俠聖名季倫蕩黨籍且爲渠魁以謀泄爲彼黨逮捕以去陷身右古參布爾獄中鐵窗日月知不可長熱血滿腔待時傾灑而此極壯麗之邸第門前車馬闐焉不聞昔日繁華已等黃梁一夢第見閒庭碧草半掩藤蘿池畔蛙鳴自成鼓吹而夫人菊茜非奴猶居邸內耐此淒涼之景懸盼冀砧之歸度日駒遲瞻天雁斷柔腸百結睡眠常醒頻視身傍酣睡之愛兒哦爾唐斯不期淚濕其面以手當胸惟祈禱夫婿之安寧而已

人至愁苦無告之時生平經過歷史遂不禁觸念紛來膠繞胸際揮之不去菊茜非奴產於名門娟靜好錦心綺貌曠世寡儔幼居馬爾其尼古島幽曠深秀不惹俗囂島中居人數百家薰漸文明雅知禮讓菊茜非奴以天然明慧之好女郎日侍慈愛之父母而適處此樂土精神愈益活潑研學而外或逍遙園囿領略和風或徙倚森林飽吸新氣夜深跳舞帶月歸來伴約擊球及時行樂嬌憨粲笑一片天真那知人間有悲感事芳年二八與鮑爾奈遇相處旣稔同富愛情遂訂婚約不惜辭生長游釣之區犯波浪涉重洋來此法蘭西國之巴黎都會婚禮旣行伉儷基篤鷓鴣樂且未央初生幼在音繼生哦爾唐斯夫婦子女間熙熙如也忽一日爻占脫輻夫怒橫生決絕離婚遣歸

鄉井此二年中惟以淚痕洗面既而子爵悔過言修前好雲開月滿再返巴黎鳥語花香重圓綺夢家庭安樂後福方濃無何革命之禍作矣回頭歷數能不傷心

夫人獨自兀坐想後思前胸懷欲裂自語曰吾夫固磊落光明純粹無罪之男子也祇以性剛好勇觸怒彼黨突爾被捕天佑善人當然無恙設竟……吾其奈之何吾原不惜生命何難奮出鳴冤冤不得白即與吾夫同死亦吾分內事耳回顧牀中子女二人又低聲曰奈何奈何吾計窮矣於是呼天者再若聞鐘聲送來林表嚙嚙三響淒厲動人與平時祈禱之鐘迥異意豈有變故歟不然何搖盪心脾若此

第三章 青年仁俠

世態炎涼古今同慨此潭潭子爵華第日夕奔走其門者無慮數十百自鮑爾奈被逮以後過而問者竟無一人大都非寡情即畏禍二者必居其一焉夫人寂處窮思欲一探訪外間若何消息竟不可得長日垂淚淒絕可憐猶幸有仁俠之青年時來存問此青年者苟出於鮑爾奈之感腕或平昔知交抑為夫人之姍姍與良友均無足異所異者其為山嶽黨黨員耳當時逮捕鮑爾奈子爵此青年且廁身逮捕隊中以來何獨於子爵入獄後乃勃發其天良耶不然青年心地坦白深知鮑爾

爲無奈罪高潔之人早慮其將蹈不測凡可以贊助之者罔不爲之殫心竭力惟限於黨派不敢顯冒嫌疑斷送首領山嶽黨謀害子爵蓄意已久秘密決議青年預焉惻然憫之挽回無術倉卒間思得一策乃化裝爲卑賤之履肆賈人密往鮑爾奈家告以山嶽黨行將不利於君菊茜非奴在側素不識此青年然知其夫之厄運已至異常震怖而鮑爾奈轉甚淡然青年促曰閣下之危險迫於眉睫何堪稍事躊躇其速隱身他處以脫此危難鮑爾奈默然不答菊茜非奴亦頻頻力勸逃亡鮑爾奈徐徐立起揚首向青年曰閣下盛意厚情至爲感謝然余心可對天日似此隱避之卑怯行爲余寧死不。余寧死不。青年大愕曰閣下誠正大無罪而吾黨之對於閣下非謂閣下爲有罪也不過黨見水火閣下既爲季倫黨重要人物勢必入于於罪庶幾去一勁敵盍速圖之鮑爾奈毅然搖首作不耐狀曰余爲季倫黨黨員乃余莫大之榮譽也余爲季倫黨黨員而竟死尤余莫大之榮譽也余何悔菊茜非奴救夫心切淚垂至臆發其最後之勸詞曰吾摯愛之鮑爾奈子縱不自顧惜全名以死何不一爲妾與子女計耶吾摯愛之鮑爾奈其一思客言青年復顛聲言曰時已迫促逮捕者頃刻且至余所以甘冒絕大危險而來密告者豈有私交耶抑故犯黨綱耶不過深信閣下無罪不忍袖手旁觀以人命爲兒戲耳余對閣下之情至此已盡從否聽子裁決若余受命捕縛

閣下請勿罪余是乃余之職分也言畢淒然不辭而去無何山嶽黨聯隊來捕青年亦加入隊中而慷慨激烈之鮑爾奈竟繯就獄矣

前此青年之於鮑爾奈既曲盡其憫忱後此青年之於菊茜非奴又頻臨以問慰一片婆心真爲世界所罕見鑄金以像少伯買絲而繡平原倘子爵脫罪歸來吾知夫人必見諸事實而不僅以空言感湧已也惜乎子爵之慘禍旋見實行夫人之福星猶未遽至耳

第四章 幽會淒涼

春光已逝夏日方長夜靜更闌朦朧月照可憐之菊茜非奴夫人此夕又不能成寐倚窗悄坐悲從中來念自子爵入獄後直至前日乃得輾轉以入右古參布爾幽室中一覩吾夫之面悲喜交集不知所云夫視余半晌笑口微開以慈愛溫柔之聲先問二兒之安否更出其瘦瘠如柴之手緊握余腕歷述公安委員之種種殘暴繼乃痛恨世界昏暗科罪不憑公理吾生無望言訖兩目忽張氣如怒虎余欲思一語以慰之猝不可得流淚熟視惟云珍重獄吏入促慘慘分離歸憶前情肺肝猶顫夫人此一宵中惟將此種悲苦之狀旋轉胸中睡魔自爾退避三舍俄而紅日透窗矣

夜來未寢比曉神疲不能自振方將就枕突婢手一書進亟起視之信不署名不勝錯愕無何啓封

出箋紙闊可寸許寥寥數字而已菊茜非奴就觀其詞曰

夫人之危難又迫速去毋徬徨

噫斯書也必出彼青年無疑彼遇吾夫婦誠厚無如煢煢婦人去將安適况有二兒挈之而逃倘在途中爲彼輩所追及則無罪之愛兒又將陷入阱中棄兒獨行於情何忍嗚呼逃無可逃命付諸天可也可愛之夫旣已縛繫於鐵窗之下日受苦痛吾若入獄生可伴彼悲涼死亦同登極樂生死死永無離時復何懼哉心房痛極不復思睡姑癡坐以待

第五章 仙鳳遭羅

人語嘈雜雀亂鴉飛俄聞搗門聲甚厲勢若山崩呀呀門啓羣魔擁入斯何人卽縛捕菊茜非奴之無情捕吏也菊茜非奴愕然從椅上立起面龐改色慘白如紙覩茲形狀知時已急迫無猶豫之餘位可以展布乃故示鎮定且行且言曰我何罪……是何無情是何無情走入二子之寢室繼念可愛之子女猶在夢中不忍驚覺徐徐推其寢室房門輕步至其榻前舉帷一覽見幼在音哦爾唐斯駢聲細細宛轉可憐夫人默然若癡恍惚身在南柯夢裏

少頃神略定乃低呼曰可愛可喜之無罪吾兒啊汝等先別親愛之父今又將與母離矣天乎旣又

徐○徐○向○二○子○之○頰○接○吻○且○曰○噫○此○卽○爲○母○子○今○生○之○永○訣○天○乎○兩○目○直○視○其○兒○不○忍○拋○之○而○去○而○戶○外○聲○浪○漸○近○漸○高○幾○欲○徑○入○寢○室○菊○茜○非○奴○恐○二○子○之○受○驚○心○中○志○志○目○覩○其○子○之○匪○顏○又○不○忍○聲○喚○勉○強○移○步○離○開○二○子○寢○牀○猶○再○三○回○顧○不○勝○別○離○之○感○然○時○間○愈○急○喧○嘩○如○雷○不○得○已○堅○鎖○其○門○返○至○己○室○捕○吏○等○已○破○扉○入○矣○鷹○擊○燕○雀○虎○搏○犬○羊○鐵○索○琅○鐺○浪○加○玉○頸○梨○花○經○雨○柳○葉○隨○風○相○將○送○入○卡○爾○賣○泥○尼○院○之○獄○室○吁○嗟○慘○哉○

第六章 雙雛泣雨

日○光○朗○照○薰○風○四○吹○此○寂○寞○之○邸○第○中○忽○發○出○一○種○極○清○脆○極○驚○詫○之○聲○浪○呼○曰○吾○母○在○何○處……
不○問○而○知○爲○幼○在○音○與○哦○爾○唐○斯○之○聲○也○兩○孩○每○晨○起○時○必○馳○至○阿○母○前○問○早○安○索○果○食○依○依○肘○下○如○鳥○依○人○今○日○行○至○母○室○牀○空○無○人○遍○覓○室○中○慈○容○忽○香○惟○見○一○淒○惶○之○侍○女○嚶○嚶○啜○泣○於○座○隅○而○已○兩○孩○團○團○旋○走○欲○哭○無○由○侍○女○徐○告○曰○爾○母○又○爲○革○命○黨○捕○去○矣○欲○尋○爾○母○已○入○獄○中○兄○妹○聞○之○互○擁○出○涕○有○頃○幼○在○音○止○其○哭○聲○慰○其○妹○曰○徒○哭○無○益○父○母○俱○去○此○地○不○可○再○留○去○此○數○十○里○峯○天○布○羅○伯○母○家○於○斯○吾○母○不○嘗○云○脫○有○禍○難○可○往○避○乎○伯○母○仁○厚○素○愛○吾○等○依○之○當○愈○於○居○此○無○靠○之○家○庭○也○於○是○粗○整○行○裝○以○侍○女○爲○導○遂○達○伯○母○家○伯○母○留○而○慰○之○兩○孩○雖○幼○小○天○性○極○真○念○父○思○母○

朝夕痛楚魂夢不安胸中千迴百轉籌所以見父母之策越二日郵遞一書至乃菊茜非奴夫人貽其愛子者詞曰

二子知悉吾等毫無罪過不久定邀赦免再叙家庭之樂爾等在伯母家謹守規則伯母之愛爾猶爾母也勉加餐飯勿過悲痛益吾不寧

二人見之歡呼跳躍曰今知母所矣……母其歸來乎……盍尋諸……一片天真爛熳憨狀可愛而哦爾唐斯年較幼念母尤甚舉動亦尤輕捷一日乘伯母不覺獨自潛行返邸見侍女強其送往母親所居之牢獄侍女不允號泣求之侍女曰此等去處吾輩殊不能孟浪以入爾母既無罪不久會當歸來哦爾唐斯哭之慟亦無如之何也後爲其母所聞又悲又懼倘竟身履險地禍福誠難預料乃復遺書誨之詞曰

汝獨自出伯母家欲來探余汝之孝心洵爲難得然輕躁妄作無益於余且重余愛其安處伯母家待余歸來相見慎毋輕身嘗試

此書達後兩孩計無所出惟長日痛念父母悵望白雲而已

第七章 伉儷奇遇

烏飛兔走時序如流冤獄沈沈雪盈何日花嬌玉潔之菊茜非奴以至華貴之身長與死囚相對己是飛蓬兩鬢削筓雙肩非復嚮時之秀艷矣况更胸含冰雪腸轉車輪一念其夫一思其子欲見不得淚眼將枯繼乃思得一策灑血作書陳於革命裁判所冀以至誠動彼狂暴書詞悲痛迫切直如杜鵑之泣哀猿之鳴余亦不忍竟譯大旨不減中國明代張夫人請免其夫楊椒山之書書上略無動靜一日幽房默坐裁判所突有人至立提夫人審訊夫人茫然不知所主姑隨之行至一地氣象森嚴令人毛戴蓋裁判所之訊問罪人直與宣告死刑相若佈置極爲陰慘夫人自念吾固無罪吾夫亦無罪天不相佑逢此惡魔尙何可以人理喻耶吾浪費吾紙筆吾悔悔

悲悔交并百無自解而裁判長久久不出則又何歟方凝視間忽獄卒引又一囚至形容憔悴面目顰黑步履踉蹌迎風欲倒其態殊可憐也彼囚植立門側以奇怪之目光直射菊茜非奴之面菊茜非奴同時亦目注彼囚愕然良久不覺心動急前數武顛聲高喚曰唉吾夫乎……緊握其手淚雨浪浪蓋此囚非他卽其夫鮑爾奈子爵也何爲而至此鮑爾奈一時不能發言惟目覩至愛之妻其情淚而已菊茜非奴亦然二人互相竭力握手相與悲歎此意外之邂逅來匪無因蓋由於前所上之一書詞意悱惻足感動人裁判長心非木石不能無動而鮑爾奈已判決死刑執行卽在翌日

特巧設一策令彼二人於裁判所一面但此一面即爲今生之永訣彼等尙昏然在夢中也相聚約一小時獄卒突入牽鮑爾奈去鴛鴦比翼從茲勞燕分途覺江文通所謂消魂者祇能摹寫生離之狀況耳不知當時之菊茜非奴將何以爲情

第八章 狂狴同傷

卡爾賣泥之獄果在何地耶乃巴黎城中絕大之尼寺假定暫用之者也法國革命時代以誣陷被逮者纍纍然日必多起本來之模範監獄及其他獄舍均已充滿無容足地於是琳宮紺宇亦變爲囹圄無上之神莫能保護吁可傷已計全國一百萬人口經革命裁判所裁決斬首者已達一萬八千六百有奇而陷身獄中者尙不可以縷數不得不擇此尼寺以容納多數囚徒

菊茜非奴所居之牢室爲寺中之禮拜堂所羈男女罪囚百六十人率皆法蘭西之貴族名士挂名季倫蕩黨黨員者也此堂一隅面臨通衢壁嵌數小窗略可輸入空氣今日將擢大辟明日將上刑機朝夕吟呻展轉待死之苦命罪人有時憑臨此窗以望外間景象凡有馬蹄得得車聲磷磷過此窗外者皆赴市朝之人也計一日中無慮十數延頸凝望面目依稀或爲妻者覺形似其夫或爲父者覺形類其子第鐵窗狹小光線甚微加之馬走車飛瞬息即杳不堪細辨坐是哭泣之聲無時或

間菊茜非奴亦如之總之愁雲慘日若常與此室爲緣從未肯偶然散去

第九章 蘊枯斷夢

七月二十四日在淒涼之牢舍痛念其夫淚痕界面之菊茜非奴於漏靜星沈之際側眠床榻屢爲惡魔侵擾不能成夢偶一合眼卽彷彿見其夫殼殼斷頭機下忽又見己身若攀龍上天知二者都非吉兆不圖後此皆應驗不爽而是時在右古參布爾獄之鮑爾奈知朋晨卽爲末日思念妻子感慨唏噓同嘗况味旋乃沈定其心作最後之手書與愛妻並及二子執筆良久直如五千年歷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浪浪紅淚墮紙已滿依然攔筆再起易紙續書及半突來無情之獄吏強令剪髮如牛山鮑爾奈乃檢取落地之髮數莖與未竟之書合併封固將付獄吏懇寄其妻不可賄而後許嗚呼亦云忍矣

次日爲七月廿五日有鮑爾奈命盡於斯朝矣由獄赴刑場道非咫尺赴必以車多數獄吏強納子爵於車中下其帷車行隆隆其行若飛俄經卡爾賈泥獄舍之小窗前約略可辨噫吾妻其在窗口見余車過此歎欲一凝視冀或覩妻面而車行絕速竟不得償其痴願是時菊茜非奴亦適倚窗畔隱隱見有一車經過意必爲死囚而不料中卽其夫也但深信其夫宗旨純正上天必佑當不至是

夫婦相距至遠不過丈許而竟隔天涯是不得不太息痛恨於無情之一壁

第十章 蘭蕙驚心

卡爾賣泥獄舍每朝必有通告書送入上載某某於前日死姓名審確誦者聲復琅琅恐怖之囚人那不駭死苟聞其夫之姓名與聞其父母妻子姓名者往往腦亂發狂登時暈倒

七月二十六日日光滿照衆囚俱起而宣告書又至獄吏誦之如常菊茜非如側耳諦聽忽聞有鮑爾奈三字直視半晌轟然仆地衆囚抱之起灌以溫水握髮噴面良久始徐徐蘇張目大呼淚隨聲下曰天乎吾夫竟死乎請速斷余頸自今能救妾之苦鬱者惟死而已余將見君於地下哀聲感人鐵漢亦動况左右諸人運命相等能勿滂沱有頃勉相勸慰曰郎君冤死余等共知但死者不可更生君有愛兒縱不惜身若遺存之二兒何噫此正所謂泥佛勸土佛極無聊之詞也菊茜非奴之哀情詎能爲之稍殺耶不圖禍猶未已迨二十七日彼無罪之夫人復有死刑之宣告

第十一章 熱血回天

菊茜非奴之處死刑既確定爲七月二十八日之晨去其夫之亡僅三日耳此如花如玉之美人後福方濃厚綿長無極藉令竟死於暴戾山嶽黨之手奚由而爲吾法國第一偉人拿破崙之妻享荼

火之風光播全歐之榮譽至今談者且嘖嘖稱道舉與英倫女皇維多利亞並稱哉然而死神繞體生氣將銷風動燭殘救星何在吾爲彼女大危

命若懸絲中苟不應遽絕終必有意外之解法病者宛轉牀蓐待死低呻良醫一逢更生可慶戰場以砲火相搏全師幾覆奮臂一呼有時反敗爲勝萬有一然之事世界上往往有之不可概執當理論菊茜非奴待命獄中已信萬無生望不謂竟演唐黎安仗義反正一劇

卡爾賣泥獄內有苦巴流夫人者其人才德兼備不愧巾幗鬚眉亦犯季倫蕩黨嫌疑墮身陷阱在獄與菊茜非奴兩情投洩意氣相親不啻手足其至友唐黎安君固山嶽黨中錚錚者也見苦巴流黑索下理私情公義兩激於胸欲援救者屢矣第以羅敗司比爾勢焰薰灼其鋒難撓姑暫安緘默雅不願輕爲緩頰反速彼美之死而心則時時繫念未嘗須臾或忘

前一日唐黎安以事行經卡爾賣泥獄舍之外菊茜非奴適與苦巴流同憑窗眺望苦巴流瞥見唐黎安注淚凝視旋轉面避獄吏潛出紙筆急書數語搓成小鬮擲出窗洞唐黎安會意俯拾觀之詞曰

妾審判之日早定其結果君當能洞察君果真愛不幸之妾願速救妾難並拯國危書不盡意惟

君圖之

語雖簡單。感人至切。唐黎安本俠士。且富於情。與前此之青年。兩相對映。不啻雙璧。而性較激烈。能力亦強。且久。厠山嶽黨中。雅不直羅敗司比爾殘酷。所爲既見。苦巴流與菊茜非奴之棠梨。被雨鸞。鳳在笈。又視其摯愛親切之手書。不禁熱血上湧。怒髮上指。握拳幾透其爪。瞋目低呼。決心立奮。曰。誓顛覆此黨。出國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脫事不成。死亦無悔。

第十二章 歡聲若雷

七月廿七日。日光正午。山嶽黨又值開會。羅敗司比爾悍然蒞院。命其幕僚桑舊斯屬。薰將於正人。果羅皮羅巴奈爾三人。肆其修竹彈蕉手段。一網而打盡之。唐黎安忿起辨駁。不生效力。遂乃雙目。炯炯。鬚鬚。翁張大聲抗論。羅敗司比爾種種積惡。爲神人所共憤。覆載所不容。怵慄淋漓。屋瓦震動。皮羅支嗎安尼我。等復繼登臺。演說暴狀。四座俱爲感悟。唐黎安大呼曰。速共擊彼惡賊。並收其黨。與羅敗司比爾。欲登臺演說。以相抵抗。是時人聲鼎沸。議場秩序。麻亂。唐黎安狀如怒獅。聲如虓虎。叱曰。惡賊速下。速下。今爲奸徒滅亡之時。議會若再恇怯不發。逮捕之命。令吾輩卽剗刃其胸。言次。出匕首於懷。寒光閃爍。立而四顧。衆議員鼓掌和之。而羅敗司比爾。遂如縛虎之不容稍緩矣。此

午後五時事也。

阿

爺

三〇

外間如此掀天揭地，彼沈滯獄底者，一毫不得聞知。是夕，菊茜非奴方垂首深念，明日將隨吾夫去矣。夜臺相伴，足慰寂寞，過去繁華，付諸泡幻，惟兩兒未得最後之一訣，其存其沒，聽彼蒼天，眼前契合之苦，巴流亦難拋捨，苦巴流深恨唐黎安之太無情，與菊茜非奴抱頭痛哭，同室之囚，互相灑涕。正在萬難分解之際，忽聞獄內歡聲四起，不識何故，衆起詢之，蓋羅敗司比爾被捕之通告來矣。於是大家擊掌呼曰：法蘭西萬歲，唐黎安萬歲。次日，菊茜非奴出此大厄，撥雲霧而見青天，後來幸福正復無量。諸君欲觀詳情，則有拿破崙皇后小傳在。

滑稽小說 阿爺

(競夫譯)

佛蘭克正低着頭寫字，忽聽得又嬌又嫩的聲音喊道：「你是我的爹爹麼？」佛蘭克不覺吃了一驚，抬起頭來，只見一個小女孩兒滿頭黃髮，站在桌子旁，斜着一雙小藍眼睛看着他。等他答詞，佛蘭克無緣無故的見了這個小孩兒，又聽他喊一聲「爺爺」，說不出話來。那小孩兒又道：「我名字叫愛飛佛蘭克，無話可答也。」順着說道：「你的名字叫愛飛呵？」那小孩兒道：「你就是我的爹爹，說着就挨近佛蘭克身邊，要享受父母疼愛，撫摩子女的权利。」佛蘭克道：「孩子，你怎麼來的呢？」小孩兒道：「是我來

咧。佛蘭克道：是呀！但是誰叫你來的呢？誰送你來的呢？愛飛道：媽媽。佛蘭克道：天哪！你媽媽在那裏呢？說着似乎要把小孩兒藏起來纔好。愛飛道：媽媽沒有來，就是愛飛來找爹爹。你就是我爹爹。佛蘭克道：孩子，我不是你爹爹。愛飛跳着脚道：你是的，你是的。佛蘭克道：這是怎麼說？這是誰的孩子呢？這事於我狠有關係的。倘若有人來碰見我這個單身不娶的名聲，可就壞了。我向來不懂怎麼對待孩子的，我必須找人管他纔好。不然這些鄰人都要笑話我了。就對愛飛道：小乖乖，你坐着等我找你媽媽來說着，就把他抱在椅子上給他一個裁紙刀去玩。自家便躡手躡脚的走到門前，恐怕脚步兒一重，那小孩兒聽見又要追來了。

原來佛來克住的是一所極大的平頂房（此種房皆是衆人合賃而住）他的房門正向着甬廊。那甬廊又有兩個門，通兩條別的甬廊。左邊廊裏有一間房，號數是14。住着一個狠利害的婦人，是爭女子參政權的。狠有點兒名望。終日不在家。有時往鄉間去演說他的宗旨。有時因為擾亂議院，送往監裏去。若是從監裏出來，必定在家裏將息幾個禮拜。這時佛蘭克來到他的門前，敲他的門。可巧他正在家裏養傷，有一個小了頭開門，問是什麼事。佛蘭克一時說不出來，只呵呵着兩聲，纔說道：你們這裏丟了東西沒有？小了頭詫異道：丟了什麼東西？佛蘭克道：動……動物或類乎動

物的小了頭笑道你說得是我門小貓彼得嗎他常常在外跑我們也不管他他自己會回來的佛蘭克道不是我說你們丟了小孩兒沒有小了頭怒道哼先生說着就要關門佛蘭克道請稍等一下我並不是說玩話我……猛聽得裏邊有人喚道占尼是誰小了頭道是一個人他問我們丟了小孩兒沒有裏邊又道丟了什麼說着已出來了原來是一個美人不過長得太利害不免將那美貌反糟踢了這美人冷冷的問道先生要什麼佛蘭克道我是住在14號的今兒尋見了一個小孩兒正要往下說見那婦人的神氣又止住了婦人道哦佛蘭克又道我想要問問你是你丟的不是……唉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問你知道他父親是誰再往清楚裏說知道他的父母不知道婦人狠狠的看了佛蘭克道若是說玩話呢這樣玩笑也太利害若是說的是真話呢請你把那小孩子送到工場就是了我怕你說的不時真話咧說罷砰的一聲把門關了那意思是憑你再問我我是再不答應的了

佛蘭克站在廊間半天毫無主意若問那右邊住的人呢又因那人是自家看不起他的又何必問他佛蘭克雖說不懂得對待孩子但小孩子最喜頑皮淘氣他是知道的所以想起那孩子坐在自己房裏已經老半天恐怕有點不妙急忙回到房裏只見愛飛已從椅子上爬到書案上用鵝毛筆

蘸了墨水將身上狠乾淨的一件白衣服橫一下豎一下的已畫了無數的圖畫了將佛蘭克寫好的稿子東一張西一張都弄散了佛蘭克不禁怒道孩子我告訴你不要這樣愛飛聽了這個怒聲小眼睛溜溜溜的看嚇的小嘴唇發發的顫不覺哭了佛蘭克道不要害怕我並非故意生氣你看把我的稿子都弄亂了說着仍舊把他抱在棹上道你這裏坐着等我把這弄亂的一篇一篇的東西收拾好了愛飛看着他收拾東西甚覺有趣忽然道爹爹你狠像我的娃娃佛蘭克道是嗎愛飛道我娃娃的頭髮都被那討厭的狗咬掉了怎麼爹爹的頭髮也被他咬掉了麼原來佛蘭克頭髮狠稀少聽了此言不覺大怒怎麼被個乳臭小兒來奚落就氣憤憤的道孩子看上帝的面上不要再叫我爹爹了

這時那鐘噹噹敲了幾下佛蘭克猛然想起會約定一個女伶這時相見討論一段戲曲的事情那女伶是最喜歡玩笑的人這時叫我這孩子放在那裏呢我的僕人又給了他一天假不在家裏不然這事就好辦了然而終究要辦且須快快的辦那時佛蘭克就把手放在額上打算安放孩子的方方法愛飛見了這樣兒臉上立刻現出親愛的樣兒伸出手要摸佛蘭克的臉低低的問道爹爹你頭痛嗎媽媽也常頭痛的頭痛就要哭爹爹你也要哭嗎佛蘭克道我若不趕緊把你安置妥當

我可真要哭了。又想着那女伶辛娣亞不久就要來，除了把愛飛鎖在寢室裏邊，再沒有別的法子。但是須給他些東西去玩，他纔不會作聲。這事就要碰我運氣罷，但是給他什麼東西呢？哎呀，把我的表給他罷，就對愛飛道：愛飛，我願意你做個好孩子。愛飛道：愛飛向來是好的。佛蘭克道：應該這樣的。現在我打算叫你等在寢室裏不要作聲，等我頭痛好了再出來。愛飛點一點頭，答應道：佛蘭克就把他抱到寢室中去，放在一塊氈子上，將表放在他手裏。愛飛見了表，喜歡的叫起來。佛蘭克鄭重的說道：你聽這個小玩物裏邊有的。達的聲兒，你儘着聽，不要作聲。你若作了聲，他就不肯的。達的達的，我的痛也不能好了。說罷，佛蘭克就走了出來，只聽愛飛喜歡的了不得，嘴裏不知說些什麼。大半是他們小孩的專門語言呢。

佛蘭克一邊關寢室的門，一邊說道：時候快到了。正在這個當兒，聽得外邊的門有人敲了兩下，他趕緊答應了，出去開門，只見進來一個絕色女子，粧束甚是華麗，窈窕的身材，兒縵縵的模樣兒，那外貌就帶着一種刁怪靈精的神氣，澄清清的一雙妙目，笑時那唇邊微微霧出兩個酒渦兒。這不是別人，正是那女伶辛娣亞。只見他不慌不忙的說道：佛蘭克，我來的正在時候上麼？佛蘭克道：準極準極，好像太陽一般，那出沒的時候是絲毫不爽的。又故意多說幾句好掩着他蹑蹑不安的。

神氣。但。是。一。面。說。一。面。仍。拿。着。眼。睛。刻。刻。瞧。着。寢。室。的。門。辛。娣。亞。道。我。們。相。知。甚。深。何。必。用。這。些。套。話。我。們。行。裏。的。人。專。門。好。吃。甜。的。總。沒。有。個。飽。我。不。是。這。樣。的。那。甜。言。蜜。語。我。是。消。化。不。了。的。我。愛。重。你。的。就。是。直。樸。爽。快。的。脾。氣。不。作。那。些。肉。麻。的。滑。頭。兒。你。所。以。單。身。不。娶。諒。也。是。這。個。緣。故。今。日。爲。何。做。出。這。樣。花。腔。兒。來。好。像。那。支。那。人。的。官。話。呢。我。想。今。天。你。必。有。些。不。如。意。的。事。原。來。辛。娣。亞。這。個。人。不。但。是。個。妙。齡。女。子。還。是。一。個。閱。透。世。情。的。人。極。聰。明。能。幹。因。爲。佛。蘭。克。是。個。戲。曲。家。又。因。他。識。見。高。超。議。論。精。透。所。以。時。時。來。領。教。批。評。批。評。自。家。的。工。夫。如。何。那。靈。犀。一。點。中。說。不。定。要。和。這。個。戲。曲。家。作。一。對。同。命。鴛。鴦。呢。佛。蘭。克。雖。是。一。個。孤。身。不。娶。的。人。見。了。辛。娣。亞。却。未。免。有。情。起。來。所。以。想。盡。方。法。要。遮。蓋。這。意。外。的。事。他。想。辛。娣。亞。知。我。沒。有。妻。子。的。若。見。了。這。個。小。孩。那。事。豈。不。更。難。辦。嗎。當。時。辛。娣。亞。見。佛。蘭。克。不。答。便。又。說。道。我。的。戲。曲。家。你。真。有。點。不。舒。服。麼。佛。蘭。克。道。不。要。說。這。沒。有。意。思。的。話。我。臉。上。雖。露。出。不。舒。服。的。神。氣。却。和。你。不。相。干。的。請。你。恕。我。你。的。戲。曲。我。已。替。你。弄。好。了。我。今。天。實。在。事。情。大。多。辛。娣。亞。笑。道。你。這。樣。的。無。禮。真。正。可。笑。從。前。斯。文。的。樣。兒。已。經。沒。有。了。說。罷。就。提。起。佛。蘭。克。替。他。所。作。的。戲。曲。來。佛。蘭。克。遍。找。不。得。那。愛。飛。所。畫。的。紙。却。被。辛。娣。亞。瞧。見。了。就。問。道。那。些。紙。是。你。弄。的。麼。佛。蘭。克。道。呵。呵。是。偶。然。弄。的。辛。娣。亞。道。你。是。有。秩。守。的。人。我。素。來。很。

佩服的怎會弄出偶然的事恐怕不是呢佛蘭克盡力找那稿子並不答言辛娣亞道你這樣的對待客人麼佛蘭克急道不是心中却兀兀的跳個不住只怕這愛飛有點聲息辛娣亞道爲什麼呢佛蘭克道因爲……因爲你是辛娣亞說着從字紙箋的後邊掬出一張揉碎的紙來上面有好幾道墨水痕迹把那寫好的文字大半都塗蓋了佛蘭克到了此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辛娣亞道難道又是偶然麼佛蘭克搖了搖頭不敢開口辛娣亞道又是偶然麼不太特別麼佛蘭克尙未及答道聽得寢室的門有敲打的聲音他雖粧作沒有聽見但是辛娣亞已聽見了就問道你聽見敲門的聲音沒有佛蘭克裝出疑惑的神氣道敲門麼那裏有這事那是我的寢室呀又過了一會那聲音又發出來了辛娣亞道你聽那聲音又來了佛蘭克聽那聲音知道那個孩子正拿着一個表盒敲那門的下邊接着又聽得說道爹爹你頭痛好些麼辛娣亞立刻站了起來對着佛蘭克露出嘲笑的样子佛蘭克到了此刻也真無言可辨了辛娣亞道你還不替你的孩子開門麼佛蘭克道不要玩笑實在不是我的孩子我來慢慢的講你聽辛娣亞道還有什麼講呢快叫那孩子出來罷佛蘭克狠狠的看了辛娣亞一眼纔把門推開愛飛就飛也似的跑了出來笑嘻嘻的向着佛蘭克忽然見了辛娣亞立刻呆了站在地上一言不發辛娣亞道好孩子告訴我你是誰的孩子愛飛道我

是爹爹的孩子。辛娣亞道：誰是你爹爹？愛飛拉着佛蘭克衣服道：這是我爹爹。辛娣亞道：好一個美麗的娃娃！你有這樣的女兒，真可以自傲了。我要走了，不要攪你們家庭之樂。過了幾天，我還要見一見尊夫人呢。假如尊夫人也是這樣的美貌，你這個人真算有福氣了。辛娣亞說到此處，那身兒已在門前又道：那戲曲是不忙的。佛蘭克道：你這樣待我，真正豈有此理？辛娣亞只說得一句，再見便嫻嫻的走了。

佛蘭克在屋裏踱來踱去，氣的連肚腹也要破了。想道：天下那有這種奇事，恨不得照那利害女人的話，把愛飛送到工場去。佛蘭克此時真不能再忍，又走出了屋，立在廊裏喚那守升降機的人來問道：占琴，你看見有一個小孩上來沒有？占琴道：誰？佛蘭克道：一個小孩。占琴道：沒有看見。先生，你要一個小孩兒麼？佛蘭克道：不是我這裏有一個占琴道：你有一個麼？大喜大喜，娘子可好麼？我有一句話，先生不要見怪。我一向知你老人家是單身漢，今天纔知你是娶過妻子的。佛蘭克怒道：不要瞎說。我說是今天找着一個孩子，不知那個丟掉的。占琴道：兩聲無話。可答佛蘭克道：這孩子自己說叫愛飛。你知道有什麼婦人叫這名字麼？占琴道：這個我可不能說。有的。佛蘭克道：那麼你把他帶了你家去罷。占琴道：那可不行。我家裏孩子多着呢。我的渾家已經鬧得不耐煩。那能再

添上一個麼說罷進了升降機自己下去了。

佛蘭克遇見了蠢笨的占琴不但沒有商量個好法兒反惹了一肚子氣又回到屋裏去只見愛飛正拿着一把剪子去拆那表呢佛蘭克趕緊奪了過來愛飛道：「爹爹你帶我見媽媽去佛蘭克道：「我」那裏知道誰是你的媽媽及見愛飛哭了纔好言說道：「不要哭我門找媽媽去於是抱了愛飛走到廊裏喚占琴放那升降機恰巧占琴不在沒有法子只得向樓梯而下誰知剛走到梯旁只見一個婦人慌慌張張滿面淚痕正登梯而上愛飛嚷道：「媽媽那婦人也歡歡喜喜道：「愛飛佛蘭克道：「馬丹你怎麼這樣大意把個小孩丟掉呢那婦人滿面驚疑不知所謂愛飛插嘴道：「媽媽我已找着爹爹了那婦人道：「真的麼在那裏愛飛指着佛蘭克道：「就是他那婦人道：「不是又問佛蘭克道：「先生是誰怎會領了我的孩子來佛蘭克道：「我叫佛蘭克這個孩子是在我房裏拾着的那婦人聽了這個號數斗的一驚佛蘭克道：「他一定喚我作父親這樣的親屬我實在難以爲情那婦人道：「這事弄錯了請先生原諒罷佛蘭克見這婦人甚是端正也就說道：「不用提了又見婦人的神氣一定是有什麼爲難的事便問道：「我看馬丹狼有些困難的樣子能容我幫助幫助麼那婦人道：「謝謝先生可能見告有一個李司特在那個號裏呢佛蘭克道：「在下號裏那婦人道：「是個探險家麼佛蘭

克道是我。想。他。正。是。那。一。流。人。去。國。已。有。兩。三。年。的。光。景。人。是。不。甚。喜。交。際。的。那。婦。人。道。多。謝。先。生。接。着。便。放。聲。痛。哭。起。來。佛。蘭。克。勸。慰。了。一。番。那。婦。人。見。佛。蘭。克。人。甚。熱。心。便。一。五。一。十。把。他。的。一。段。歷。史。說。出。來。

原。來。李。司。特。就。是。他。的。丈。夫。爲。人。性。情。嫉。妒。這。個。密。昔。斯。李。司。特。爲。人。却。是。多。情。因。此。結。婚。纔。兩。年。便。生。出。事。故。來。了。這。兩。年。中。第。一。年。甚。是。和。好。到。了。第。二。年。便。反。起。巨。來。兩。人。就。離。了。婚。那。李。司。特。意。欲。離。開。祖。國。好。把。前。事。拋。却。所。以。投。身。探。險。隊。裏。一。去。三。載。纔。回。密。昔。司。就。回。到。母。家。過。了。六。個。月。那。愛。飛。就。出。世。了。因。爲。有。了。孩。子。密。昔。司。心。乃。便。懊。悔。起。來。心。想。這。離。婚。的。緣。故。都。是。自。家。一。人。的。錯。處。過。了。兩。年。那。探。險。隊。沒。有。什。麼。消。息。恐。怕。遇。了。險。不。得。生。還。了。密。昔。司。越。想。越。是。自。家。不。是。後。來。風。聞。這。探。險。隊。安。然。無。恙。歸。國。時。候。大。家。開。會。歡。迎。探。險。隊。中。人。人。都。到。惟。有。李。司。特。一。人。不。來。赴。會。人。家。想。他。必。定。到。北。方。找。朋。友。去。了。誰。知。他。却。藏。在。倫。敦。的。中。心。密。司。特。急。於。破。鏡。重。圓。再。聯。舊。好。所。以。追。踪。而。至。知。道。李。司。特。歡。喜。小。孩。特。地。把。愛。飛。帶。來。叫。他。先。進。去。好。觸。動。他。的。舊。情。不。意。認。錯。了。房。間。的。號。數。纔。弄。出。這。段。張。冠。李。戴。的。笑。話。來。

佛。蘭。克。正。在。安。慰。密。昔。斯。李。司。特。的。時。候。忽。見。那。邊。房。門。開。處。出。來。一。個。人。兩。鬢。蒼。然。像。是。飽。受。風。

咳苦呀

四〇

塵的樣子那人走上前來密普斯看得真切登時跑了過去大哭道太得那人亦抱住道奈蕾我們還能相見麼佛蘭克對愛飛道小孩你不是要找爹爹麼愛飛道是佛蘭克道快去找他那就是你的爹爹他正想你呢同你媽媽在一處的就是愛飛急急跑到李司特面前叫道爹爹李司特回頭一看趕緊把他抱起來道我的孩子

佛蘭克即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信給辛娣亞把這件事解說明白只聽得愛飛在那裏說道你纔真是我的爹爹呢

小短篇

咳苦呀

(雪芳)

咳。爹。娘。呀。速。來。領。苦。命。女。去。呀。現。在。活。受。罪。比。吃。黃。連。還。苦。咧。零。丁。孤。苦。舉。目。無。親。受。了。人。家。的。欺。負。講。都。沒。有。講。處。夜。間。睡。在。枕。上。淚。兒。便。如。潮。湧。般。湧。出。來。苦。命。人。好。如。沈。在。淚。海。裏。一。般。四。望。都。是。茫。茫。無。際。呼。救。不。應。咳。苦。呀。

鐵。馬。丁。東。金。風。颯。颯。一。九。涼。月。照。着。那。紅。楓。葉。上。蠕。蠕。而。動。益。覺。得。淒。涼。幽。寂。可。憐。那。秋。風。唧。唧。的。悲。鳴。和。東。鄰。某。姓。家。十。六。齡。養。媳。哀。哀。哭。哭。的。悲。聲。送。入。在。下。的。耳。朵。觸。起。在。下。的。愁。腸。好。不。淒。涼。幾。乎。也。要。掛。下。淚。來。但。是。夜。深。人。靜。這。無。情。的。悲。聲。偏。要。討。在。下。的。幾。點。淚。兒。也。不。知。什。麼。緣。故。過。

了半時這悲聲便如八月十八日錢塘江裏潮聲洗洗汨汨的送入在下的耳朵道

咳爹娘呀兒出閣方一年這一年之中受人家的苦楚雖拿太平洋的深來比怕也比不過這一年的光陰好如十年百年的長久咧沒有一天不受人家的苦呢有一日兒在庭中洗衣小叔走來拿了把泥對已淨的衣上且洒且咒罵什麼小賤人小娼根咳爹娘呀兒家也是清白人家祇爲後來窮了些爹娘老來又有病沒錢買藥將兒給人家作養媳爲什麼要被人家罵呀阿姑走來又罵道告化(乞丐)女爛污貨你不洗淨反來污損該打！咳爹娘呀不要說分辯連口都不許開一陣的劈劈拍拍打得一個落花流水眼前黑陣陣光都不見連痛也叫不出了兒記得小時跌了一交娘抱在懷中爹執住了兒手叫聲親兒呀愛兒呀跌痛在那裏我們給你撫摩休要哭休要嚇乖兒呀咳爹娘呀當時爹娘什樣的溫和什樣的慈愛現在阿姑據地一吼氣變風雲咳像兒的弱質休說見了杖要肉痛聞了獅聲嚇都要嚇壞咧阿姑也是女人阿娘也是女人何以懸殊到這樣麼咳兒在這一年之中沒有聽過一句溫順的話不是咒罵便是呼斥的聲咳苦呀

兒記得在家小有病痛阿爹阿娘便叫兒去安睡受了風寒可是了不得的頭兒痛麼身兒燒麼快些好好的保養明天可以吃肉飯咧爹娘老了所生兒一個心肝寶貝有什麼痛癢做爹娘的便覺

得左不是右不是心中好如小鹿亂撞寢食不安求祖宗呀祈神問卜呀恨不得立刻便愈爹娘心上纔能放下這石擔重的憂心呢愛兒呀親兒呀胃口可好麼肚裏可痛麼爹去買南腿娘去煨鮮粥兒靜養些時爹娘便來伴兒的咳爹娘呀現在兒有重病還不敢實說仍舊燒茶煮飯洗衣縫紉奉湯侍茶要東要西都是兒剛開來還要抱姑挽叔一天到夜沒有空的時候小姑小叔有了過處便是兒身灰氣那只雌老虎發起威來拿了粗硬柴不顧要害不要害惡狠狠的亂敲鼻中鮮血流得好如殺豬的一般一件破衫染得鮮紅咳兒忍了病做事吃半碗冷飯咬一根臭菜乾嚼得牙子酸不過淘了些湯罐水姑娘小叔還要去計與阿姑聽咧咳苦呀

兒記得一天在家內兒養的雪奴偷了食老媽子要打他爹娘便說打狗看主人面媽要打他便如打你小姐一樣你小姐曉得便要動氣的況且貓是無知見了暈腥總要偷呢俗語說十貓九偷一些兒不差的你媽也憐他無知仁愛些罷咳爹娘何等仁愛爲貓設身處地真是博愛及物了現在阿姑待兒可能這樣麼貓偷了食便誣兒偷的餓了兒七日沒食奄奄一息床都沒有睡在地上一件破襖絮裹在身上靜了心出了神挺挺直手脚預備來見爹娘咧咳兒在陽間的苦債還沒有償完麼何以狠心虎面的阿姑又拿了一碗冷粥來與兒吃呢咳當時吃這碗冷粥好如美物一般那

記得在家裏吃南腿鮮粥的味呢。咳，苦呀。

但是吃了這碗冷粥，肚子裏便覺不安起來了。咳，苦命人，莫非是吃一碗冷粥的福氣都沒有麼？咳，爹娘呀，明天兒就發燒起來一個頭，好像石臼般重下來，四肢漸漸的沒有氣力了。阿姑見兒不起身做事，便罵一聲賤貨呀，雞種呀，裝腔做病，何人信你呢？你要貪懶，吾便給個利害你看。咳，爹娘呀，你們在陰間也應該看見你親兒愛兒被那惡狠狠的阿姑一手拿了釘，一手拿了鎚，向兒的掌中撻下去，兒痛得在地下滾來滾去，如將殺的豬般狂叫呢。咳，人家也是做媳兒，也是做媳什麼，不平等到這步田地麼？莫非是做養媳的該受此慘無人道的刑罰麼？又莫非是無爹娘的孤女也該受此苦麼？咳，皇天悠悠，何以昏瞶那般呀。咳，爹娘呀，兒記得在家時候，柴刺刺在指上，阿娘便戴上老花眼鏡，拿了一個小鐵拈，顛瑟瑟的好容易拈去。爹爹道：還痛麼？兒是聰明的廚下的事兒，早已精明了這般粗事兒，休要去做罷。兒刺破了柔荑，爹娘見了，比自己身上割一塊肉，還要痛咧。咳，現在受這慘無人道的刑罰，肉體上雖然痛得了不得，但是兒想起爹娘愛兒的情形，精神上還要痛得許多咧。咳，苦呀。

咳，爹娘呀，昨夜是第九十八度夢見爹娘了，但見爹娘都是愁眉不展，老眼裏亮晶晶的東西像斷

珠般墜下對了兒面默不一語咳爹娘呀莫非是靈魂未死知你愛兒受人家的欺負悲淚塞住了喉口不能慰兒麼但是兒見了爹娘一陣心酸纔要泣訴便驚醒轉來見那凄冷的月兒穿破了窗格照在壁上上隱約見爹娘在那裏動咧細細一看纔知就是苦命女拭淚的影子呢又不免一陣大慟起來世上無爹無娘的孤兒孤女不知都是什麼樣的也像苦命女這般麼咳苦呀

咳爹娘呀今天是九月初一最可悲的紀念日到了爹娘在去年今日寂寞去世今年今日兒也要寂寞的來侍奉爹娘了兒記得出閣時爹娘睡在繩床上叫一聲最後的親兒道第一公婆要孝順第二夫妻要和睦第三不論那個都要溫順和悅一切兒自己知道休要辱我爹娘的……說到這裏兩眶老淚便泣然而下室中陰沈無聲屋角的殘日便漸漸低下去從此便沒有光照見爹娘的影了爹娘去世時兒沒有送終到了夫家又不能遵爹娘的遺訓不孝之罪本是無道的現在兒到了這時不孝的罪可說受完了爹娘在九原休要寂寞一小時後兒在膝下承歡雙親了今天阿公阿姑都已不歸兒已設法購得福壽膏了膏味雖苦兒嘗之無難色視之却殊甘咧咳爹娘在那裏速來領苦命女去呀咳……苦……呀……

在下聽到這裏窗前的月光漸漸隱去悲苦的聲音也漸漸低下去微細得了不得大約被他爹娘

咧。擺○去○了○窗○外○樹○枝○上○的○杜○鵑○也○低○唱○道○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似○送○那○苦○命○女○歸○極○樂○天○國○
 (不受酬)



咳
 苦
 呀

敬告抄襲家

年來小說發達著作家日多抄襲家亦於是乎大多本社每承此等人物惠顧或抄古人之作易署記名或竊朋友之文登門求賣最可恨者體面亦似文人而居心祇圖拐騙本社接得此種投稿後或棄之字篋去書詰責或先予揭登以公衆目更以抄襲家之眞姓名住址通告遠近報界書界俾公認此輩爲著作家之蝨賊永遠吐棄以免敗羣而保名譽其或編輯者耳目未周偶被瞞過一經閱者舉發除酬謝舉發者外處置抄襲家一如前法

清秘史

魚壳外傳

(指嚴)

清雍正初于清端督兩江甫下車即以捕劇盜魚壳爲令甲條告洵洵走全省自官吏以至胥役莫不難之其後卒由老胥某縛以見清端袁簡齊記之頗詳而不才幼時聞先祖言則大異是蓋先曾祖客金陵識督幕某君渠言父亦老幕親睹當時案卷且悉其秘密之內容則謂清端出都時固口銜天憲專以捕緝此獠爲務者而其後捕獲時卽夕遁去磔於市者實非真魚壳也其事至詭秘然言之鑿鑿有據絕非杜撰者比且能詳道魚壳生平原本殫洽云得之老吏口中蕭齋岑寂搜剔舊聞因強憶先祖言錄寫如酒方

魚壳本山東兗州產距城三四十里許曰獨山村有王姓夫婦居村尾年俱逾四十而無子女業捕魚結茅小如團瓢濱湖晒網身在斜陽圖畫中有時綠蓑青笠則詠烟波釣徒之斜風細雨詞不知歲月亦不知理亂以是老夫婦得魚沽酒其樂陶陶顏未擔伯道之戚一夕王叟對月傾醪醺然玉山頹矣卽門外苔磯上臥髡柳爲帳瘳瓢作枕閒鷗野鶯飛鳴趨媚若姬侍方深領黑甜味如杜老之一臥滄江驚歲晚然忽老妻搖之使醒曰子不開呱呱聲出旁近耶靜夜四無隣安得有此異物王叟聞言亦瞿然側耳且揉其眼作詫語曰異哉聲乃在網間立起視之則繡襪錦襪居然一寧

響兒啼聲甚雄狀貌豐偉王媪大喜曰姑無論其來處卽以爲天賜亦佳遂抱而歸飼以餅餌旣曉乃至村中覓乳婦村人皆樂王叟之誠樸願爲之乳且譁然爭以爲天所以報叟之好善因名曰天賜及五六齡乖覺跳盪逾常見且勇健有力村中兒無敢與角者王叟愛之甚不加抑遏也或勸之入塾王叟乃捐沽酒資以充束脩天賜穎慧過人幾有一目十行之概無何王叟及媪相繼逝天賜僅十齡耳喪葬訖天賜遂廢讀日與村中無賴子弟游父老之與王叟有雅故者咸呼而詰責天賜大慚乘夜遁去自是獨山村中遂無天賜之踪跡而王叟生平網兒異兆時時猶繫人感慨焉

晝錦還鄉十年如夢此時獨山村中又喧傳一異事則有少年夫婦乘傳入境僕從如雲徧訪村尾之王叟故廬及老夫婦合窆之墓道自云卽其養子天賜今已歸宗且爲貴胄矣願不忘舊德因有事南游繞道來此修廬墓村人聞之咸來問訊有富翁某者以所舍館之郡守邑令爭來拜謁天賜因命守令置墓田二百頃擇村中耆舊敦篤者主春秋祭掃守令奉命惟謹居三日始南去當時見者皆能道其衣冠壯偉聲勢煊赫宛如劇中大將軍狀夫人明麗若仙衣飾皆作滿旗宮裝與世俗夙異蒼頭婢媪至百數十人所携器皿食物及守令餽贈備極豐腆惟詢爲何官則相戒勿道第知爲貴人公子云云而已

天賜去後父老之承顧問者始漸洩其事謂天賜稍長自疑非王叟子因日夜皇皇思一究其底蘊遂致廢讀始與無賴子鬪雞走狗練習身手且陰求奇俠欲爲足跡徧天下之豫備旣而從游俠少年至濟南居半載無所得復南下由徐州至廣陵漫游紅橋佳麗地時天賜年已十五六英姿颯爽照耀不羣見者莫不驚異一日偕諸少年縱飲青樓忽有偉丈夫目之不已天賜疑其輕薄意甚惡之旣出有蒼頭持刺請天賜往某家相晤視其刺殊不相識諸少年曰某家者讎商之巨擘也而刺名實某所滿駐防將軍盍聯絡之以爲資用取求地天賜然之乃往見則中座者狀如侯王所謂將軍及鹽商僅奔走侍從而已天賜莫測所以頗疑悚失色中座者先諦審天賜顏色失聲曰果龍種也一準尤酷肖乃謂之曰吾欲挈爾之都中將有所位置爾爾願之乎天賜茫然不知所對猛憶此卽頃座間之偉丈夫也抗聲答曰小子立志欲爲世間第一流人安能從子作奴隸中座者遽起謝曰金子枝玉葉人也吾安敢以子爲奴隸但此間尙不宜洩吾秘密願入都後語之決不爾欺天賜始默然遂別羣少年而北行

天賜察偉丈夫舉止非尋常官吏比因大疑之漸稔部下健兒始以行狀相告則實額駙某襲爵將軍也將軍奉內廷密旨至江南訪查事件居金陵邗上各月餘至是始返京覆命耳天賜大驚意挈

吾入都將羅織以陷吾罪。抑豢養以造吾福。吉凶俱未可知。願自問。雖游蕩不事生產。亦未嘗有犯網亂禁事。其將何以罪吾。卽有所瑕隙。已不及察。願詞氣又不類。若非分之福。吾更有所不受。然則鬱鬱從彼何爲。吾亦欲自由耳。不如逃之一日。約行抵德州界。地方有司奉額駙游某名勝處。天賜未及從。俟鹵簿出躍而起曰。此其時矣。遂挈僕被南遁。願額駙待天賜極優防之。亦頗密。此時僕從雖多。從額駙去而留侍天賜者尙數十人。羣起追之。天賜掣佩刀返揮擊殺。其近身者餘人皆辟易。亟奔往告額駙。額駙大驚。親策馬及從騎十人追之。得之數十里外。天賜以爲將擒已。又傷從騎一人。額駙大呼子實某阿哥也。吾決不害子。千祈勿疑。且苟失阿哥吾之功名身命亦不保。幸阿哥憐我。勿介介而去也。天賜聞阿哥之名大異之。乃就額駙問所由來。額駙挽天賜之手推之令登騎曰。第歸帳中。吾自能詳告。始末。天賜從之。並騎而行。意中疑信參半。尙恐爲額駙所給。時握刀柄目視額駙。額駙覺之曰。阿哥心尙躊躇乎。吾不早告子。是吾罪也。少頃。緬陳崖略。自不難釋。然矣。天賜始不疑。旣歸。延之上座。再拜而後進。曰。本欲抵京。後方明告。今不可復待。然在途中仍祈秘之。此君命也。天賜唯唯。但求速告。額駙又請曰。頃聞子殺追者數人。恐從僕有所藉口。子能屈居囚服。以從乎。天賜亦許之。額駙遂言聖駕南巡。居揚州之某鹽商園中。日侍尙衣衾枕拂搔之屬者。有婢媼百。

數○十○人○中○多○雇○小○家○女○子○暫○充○斯○役○者○利○犒○金○多○而○爲○時○短○也○往○往○有○已○字○之○女○父○母○涎○鹽○商○厚○值○
背○其○夫○家○私○入○之○取○其○資○以○嫁○視○爲○終○南○捷○徑○亦○不○爲○異○是○時○聖○祖○駐○蹕○之○所○適○某○氏○女○充○掃○除○役○
姿○態○豔○絕○聖○祖○視○之○頗○爲○動○容○召○入○應○對○亦○稱○旨○遂○令○侍○寢○既○而○聞○其○有○夫○不○欲○以○攘○民○婦○累○聖○德○
乃○厚○賞○而○遣○歸○且○密○諭○鹽○商○勿○聲○其○女○亦○恐○爲○夫○家○詰○責○歸○而○不○復○告○人○久○之○女○從○父○母○流○徙○兗○州○
知○有○孕○父○覺○之○怒○而○責○女○女○言○如○此○父○細○入○不○知○皇○帝○之○尊○但○恐○壻○家○與○問○罪○師○卽○令○產○而○棄○其○兒○
并○以○所○得○鹽○商○家○之○錦○襪○裹○之○置○湖○濱○漁○網○中○而○去○事○亦○遂○忘○之○矣○及○聖○祖○五○次○南○巡○仍○駐○蹕○園○中○
舊○地○根○觸○前○塵○命○鹽○商○必○求○故○劍○於○是○鹽○商○輒○轉○訪○得○某○氏○女○固○已○嫁○而○嫠○矣○無○子○聖○祖○挈○之○返○宮○
卽○今○某○貴○嬪○是○也○而○時○時○念○錦○襪○子○不○可○得○仍○以○屬○鹽○商○商○就○貴○嬪○語○求○之○於○兗○州○聞○王○叟○拾○得○錦○
襪○兒○卽○知○阿○哥○來○歷○之○異○願○是○時○阿○哥○已○棄○家○漫○游○苦○不○得○蹤○跡○又○越○一○年○始○聞○錦○襪○兒○卽○阿○哥○遣○
門○客○與○阿○哥○游○訪○得○錦○襪○猶○在○驗○之○良○是○擬○招○阿○哥○而○告○之○矣○恐○遭○意○外○乃○遣○人○馳○至○京○密○告○之○且○
請○今○上○派○欽○使○蒞○驗○故○吾○乃○專○爲○阿○哥○來○鹽○商○早○識○阿○哥○之○卽○爲○錦○襪○兒○密○遣○門○客○伴○之○遊○邀○稽○留○
以○待○而○阿○哥○不○知○也○今○吾○將○返○京○陳○奏○但○得○面○聖○卽○將○封○阿○哥○爲○第○二○十○三○皇○子○他○日○得○志○幸○時○時○
令○吾○得○所○廕○庇○則○感○戴○靡○涯○矣○天○賜○始○恍○然○悟○已○身○之○爲○龍○種○也○遂○不○復○有○言○抵○京○朝○聖○祖○於○毓○慶○

宮與諸皇子敘齒位次果在二十三皇子既定即日納妃建邸奉母某氏以居時時聞母道故事不忘兖州之湖濱漁叟故挈妃嬪至此假將軍名義率車騎游獵者然實則不忘舊德也

天賜旣治王叟廬墓而後數載不復來至康熙季年歲暮之際獨山村人方蜡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忽徧傳天賜復歸子身作戎裝惘然含風塵憔悴之色且鬢鬣有鬚矣入村長陸叟家陸叟固與王叟有舊且亦最愛天賜者也亟款以酒食問何事輒搖首不答但曰吾當挈眷隱居於此若結茅耕隴無如是山之佳者况本爲吾游釣之鄉乎陸叟等俱以爲京朝有變彼殆閱破塵世歸真返璞以求不辱也遂留之宿其家明日相偕入山相度陰陽觀其流泉買田數頃鳩工築宮室焉出囊中黃金纍纍炫人目村人無少長咸趨之不一月而別成聚落獨山村遂建新市焉無何盜夜入其室欲窺所有則見天賜踞堂中高座左右執戟佩刀者多至數百人一呼百諾狀類王者屏後則粉黛綠者成陣更番奏樂笙管嗷嘈頤之有赴赴者流往來奏報諦聽之皆某處錢糧若干某處貢獻若干也不覺悚然異之以爲天賜雖已退休而朝廷出納大計仍歸其執掌是必如古人所謂山中白衣宰相者然其勢炙手可熱慎勿近前丞相曠况敢施其劫奪之手段耶盜方趨退瞥見廡下有翹首聽令者如舊相識諦視之果同夥某甲乙也大駭默計此盜也胡爲乎在此執役欲窮

其○異○乃○伏○台○階○下○待○之○久○之○聽○令○已○畢○二○人○將○下○盜○微○呼○之○二○人○瞿○然○驚○視○見○爲○某○丙○吐○舌○小○語○曰○子○胡○爲○來○此○豈○亦○曾○經○考○驗○乎○盜○丙○不○解○所○謂○二○人○曰○然○則○子○何○以○至○此○盍○先○言○盜○丙○囁○嚅○良○久○始○曰○吾○見○彼○黃○金○多○欲○分○餘○潤○耳○甲○乙○爭○唾○盜○丙○之○面○曰○子○誠○懷○懂○天○下○有○班○門○弄○斧○如○子○者○乎○堂○上○人○實○吾○輩○之○真○命○主○當○今○盜○界○第○一○流○人○物○也○吾○輩○皆○來○受○命○乞○有○所○派○遣○而○子○乃○曰○行○劫○試○觀○此○執○戟○隊○中○有○子○之○插○足○地○乎○子○休○矣○爲○應○門○小○閣○當○嫌○猥○瑣○不○足○觀○也○盜○丙○不○敢○復○語○踴○躍○遁○歸○歸○時○絕○不○類○又○疑○盜○丙○之○言○藻○飾○取○快○人○耳○遂○置○不○問○或○有○入○山○中○巨○廈○探○視○者○輒○爲○閩○人○所○阻○於○是○天○賜○之○真○相○益○掩○蔽○第○知○爲○隱○居○獨○山○之○深○處○面○已○是○時○聖○祖○已○崩○世○宗○嗣○位○朝○中○新○政○健○舉○用○法○嚴○密○稍○不○慎○則○誅○殛○隨○之○不○事○矜○憫○各○疆○臣○亦○務○爲○武○健○嚴○酷○搏○擊○如○蒼○鷹○者○方○稱○能○吏○於○是○豪○強○屏○氣○劇○盜○斂○迹○未○幾○大○吏○忽○檄○軍○府○移○兵○來○獨○山○村○中○搜○捕○盜○窟○縱○火○焚○山○中○第○宅○衆○以○爲○天○賜○必○燼○於○一○炬○中○矣○村○中○亦○大○受○驚○擾○兵○士○乘○機○大○掠○貨○貝○婦○女○捆○載○以○俱○卽○不○可○携○去○者○亦○盡○爲○所○蹂○躪○老○幼○婦○女○淫○而○後○棄○之○田○禾○藉○其○馬○足○雞○犬○飽○其○輿○僮○村○中○號○泣○聲○如○鼎○沸○而○官○兵○猶○窮○搜○不○已○謂○盜○魁○未○獲○必○有○一○家○匿○之○者○藉○口○大○索○於○是○穿○竄○窰○發○囤○倉○敲○骨○剝○髓○無○餘○矣○村○民○始○知○天○賜

未就擒。然抱怨已甚。相約如天賜。復來當其斃之前。此誕慕富貴之熱度。一變而爲讐讐之思潮。自此村中人皆呼天賜爲大盜。爲惡魔。并疑其前此之煊赫。皆由劫奪而來。反無有怨官軍之藉端。淫掠者。兗州人謂妄自夸大者爲壳。以天賜出身魚網中黠者。遂贈以美號曰魚壳大王云。

魚壳既遭焚巢覆穴之痛。獨山村中不復見其蹤迹者二年餘。先是官軍搜掠時。陸叟子負其父早遁。故未及於難。僅家產蕩然而已。既而父子相繼歸。携資甚富。轉若於外有所獲者。衆詢之。支梧不以實告。但見貧無衣食者。輒周卹之。有所求無不應於。是村中人告貸靡不集其門。陸善人之名大噪。然終莫測其財之所由來。久之衆中有年事者。受陸恩無以爲報。各携酒食就陸處爲壽。陸謝之。衆父老曰。吾儕受君惠亦可云。生死肉骨矣。雖畢生僕媵不足報。今區區携酒食至。非以酬德也。欲藉以結歡。且有所質疑耳。陸父子不得已進之酒。酹父老起問曰。君於村中人如賜再生。衆莫不父母誦之。固不待贅言矣。誼不應以私動。問顧人心同此天良。有德我者必欲深知底蘊。此亦不忍漠視之一端也。君家故非素封者。安得取諸宮中。澤及全村乎。同人思之不能不爲君設身處地。一解此疑問也。君弗以爲忤。否。陸叟聞言慨然而歎曰。君之問良獲我心。曩所以不告者。恐公等見疑而實惠反因以不施也。今二年以來。田之蕪者已登穀。里之墟者已比閭。衣食漸充。室家完聚矣。環視

十里內生業之元氣漸復吾心亦既告慰卽徵君問吾且將宣布矣蓋此噓枯濯痍之功萬非鄙人父子之力所能及誠如君言主其事非他人卽君輩所常常詛咒之魚壳大王是也衆皆愕然半响父老復進曰魚壳大王安得有是公能明證其事乎陸曰胡不能魚壳本非大盜而實嫡派之貴胄也爲聖祖所鍾愛命名曰胤祺前此彼之由揚州入都礪係實錄絕無絲毫之欺給徒以東宮與諸王闕牆疑魚壳有所左右袒故魚壳憤天家之凌亂禍將及已始挈眷勇退欲隱居終老於此間耳不意今上嗣位翦除羣季頗疑魚壳屏居於外或思有所舉動而不能相容故密布偵謀以求之知其居此托名捕盜以殲之耳幸魚壳慷慨好結納能得江湖豪傑之死力故先有所聞知逡避於微山湖中之某洲上凡所蓄積俱密儲於此及聞官軍以搜刮無取得遷怒於村中人致遭蕩析之禍心大不忍乃遣人迎吾父子往畀以厚資俾爲村人謀封殖而囑守秘密非畏村人之責言恐爲官吏所聞妨其志事耳今諸君俱受其旃幪之惠諒亦無自外生成者故敢以其底蘊告幸勿爲外人道可也於是父老相與太息有泣下者皆曰魚壳可罪耶此後吾儕宜呼爲救命真王比戶祝之不爲過矣

陸叟又語村父老曰自魚壳蟄居微山湖中後聞世祖日殺其兄弟常北向切齒曰天苟祚清必使

吾得當以報。又言：太子胤禔之死，亦實世祖爲之。太子爲人雖卞急而心地真厚，無城府。世祖常以詭譎術鉤距其陰事，因而劫制之。太子知爲所賣，則憤悶計無所出。左右進計圖報復，太子又不肯聽。或濡緩如婦人，不忍行而洵洵之詞，色見於外。吾知其必敗，然言之亦終無效。其他若胤禔、胤禛、胤禕、胤禛諸兄弟，各自樹敵，各欲爭代太子之位。聖祖春秋高，方事頤養，不欲開闕牆事。聞之則盛怒，然諸子皆所愛，又不忍加誅罰。遂無所裁決，而世宗等益得志。獨太子曉曉爭辨於帝前，帝益疑太子卒廢殺之。胤禔等與世宗勢不兩立，宮禁中幾成戰場。予乃知禍本已成，不可救藥。方欲請帝賜居遼瀋，守園寢，而世宗之使至矣。云能助之使排胤禔等者，事成必以親王世襲，且贈黃金萬鎰。吾婉詞却之，然知禍必及予。星夜摒擋謀遁去，因挈所愛之妃及貴重器，僞言山東某氏簡命出都。蓋予適探是日簡放某氏爲大吏，因冒其名而得出城也。清例宗室諸侯王不得出京，予之此舉苟有失誤，必蹈死罪，可謂危矣。予旣得居獨山村，中自以爲與世無爭，當可弭患而不知乃大招夫已氏之忌。此時徧天下之高官顯宦悉爲胤禔之爪牙，或從龍舊侶，或附驥新班，罔不寄以腹心，托之耳目。有聞必報，纖悉皆知。其有秉心公正，心非暴主之所爲，過當者言未出諸口而身首已殊。往往夜治官書，頓喪其元杳。然末由問訊，蓋世宗黨羽衆多，恐人背叛，利用酷刑，其特別殺人之器所謂。

血滴子是也。吾初爲伊黨所偵，悉亦欲治以血滴子。願吾設防甚嚴，且有勇力。黨人輒爲吾所擒，無可奈何。始出此搜捕焚掠之下，策可憐。釣游桑梓之鄉，乃成瓜蔓傳抄之劫。撫衷自問，泣血椎心。於是益恨世宗之酷虐，貪官汚吏風靡一時。中華幾無乾淨土。因集部下諸人而告之曰：吾不忍見吾祖國之糜爛，不如往海外建牙立國。如虬髯公故事，且較之螻蛄伏此間萬萬也。部下諸人咸不平，必欲起事與胤禩決一死戰。吾泣慰之曰：諸君志節壯偉，吾豈不知。然以吾故，令兩方生靈肝腦塗地，吾死不願見此。吾獨山村中築一宅，尙累全村人徧遭蹂躪。至今猶痛心不已。復何忍興師動衆耶？有能從吾游者，吾將向南洋諸島中覓生活矣。諸人皆奮臂願從。於是部將中有黃某者，激昂有大志。起而言曰：大王之言，仁至義盡矣。願吾以爲胤禩不義，自斃將不五稔。吾黨人希望從龍創業，徧布各省不下數十萬。一旦聞大生南去，心灰瓦解。他日雖有機會一散不能復集，寧不可惜。鄙意此根據地萬不可失。竊欲以大王名義暫鎮此間，苟有變，自當率十萬橫磨北收。獨夫奉金甌以待大王歸耳。大王其有意乎？魚堯掀髯笑曰：可兒好爲之。吾卽以細弱爲托會。當北向日以視將軍之報捷也。遂領百餘人南入海。故今徽山湖中仍存魚堯之名者，實已爲黃某而非二十三日皇子胤禩也。陸叟語既畢，村父老皆恍然於天賜之行爲，感誦不置。往往有從陸叟父子入徽山湖中觀瞻者，其

間廟祀風俗等率與他處異於官課賦稅多逃亡隱然有翦清之志諸豪傑每歲以春秋大會於湖中輒假捕魚賽會爲名以掩其迹然官吏終不能無疑云

先是齊豫間多盜且善劫官餉公糈以及貴人大宦之輜重動輒黃金巨萬捕之十不一得官吏患之其後占域浸廣上至燕薊下及三吳凡豪富之仕紳無不喪其資斧衆始嘖嘖知魚壳相傳世宗嘗欲南巡繼聖祖之隆軌特聞盜警日信鋒銳不可當且知係胤祺所爲恐其謀已一日毅然欲冒險行之已飭部臣準備矣旋念事未可測不如先由附近嘗試之乃微行出京訪盜風近日如何未至天津忽失帽頂東珠及腰佩碧璽大驚遣中使遍覓不得懼而折回及入宮將寢則冠中落一絨下展視之則「借汝東珠碧璽以獻魚壳大王」十二字也世宗怫然曰魚壳固能若是耶誓必除之及晨又於鹽櫛器中得一函乃曰「吾竟不知爲爾否則早以血滴子相報矣」世宗愈懼乃召鄂爾泰田文鏡等密詢之皆曰于成龍捕盜最有名蓋遣之世宗始遣清端督兩江而南巡之事遂寢未幾清端竟以老捕役某得魚壳實卽黃某也將誅之亦遁去後取他盜代之磔於市世宗明知之不復追問蓋恐人心知清廷以全力捕一盜當不能得實足輕朝廷而長仇敵之愆耳

黃某既遁出獄恐終爲官吏所窘乃挈魚壳之眷屬南走粵東將覓得魚壳還之時督兩粵者卽田

文鏡爪牙耳目頗夥知魚壳入境用計捕之果入殼張皇入告以爲眞魚壳斯得矣世宗恐招搖易啓人疑卽命田就地正法行刑之前一日獄中忽報失盜田大驚方欲窮治獄吏往視獄之前後兵刃圍守如故也門柵絕無毀損不辨逸出之由歸而深思方吸淡巴菴忽人影一閃在烟霧中彷彿趨過急呼侍僕則已之烟桿已兩截矣椅後粘一紙條曰「本欲殺爾借爾警告胤禛亦佳」田自是坐臥不安者累日卒乞假引去不敢復至粵矣及雍正十三年世宗旣崩黃某復來江浙間思運動起兵舟覆於揚子江中自此魚壳遂無聞焉其餘黨散爲白蓮天理諸教而海外之魚壳則據婆羅洲迤西某島招致中國黨人頗多將襲臺灣未成至乾隆中葉始卒獨山村中人多有往來南洋者某氏且藏有魚壳攝影厥狀甚爲英武云

指嚴曰世宗殺阿其那塞思黑已盡獨尙存一魚壳異哉果有此事則與元海都遼大石鼎足而三矣若在今日則安知不藉各國保護而隱樹勁敵耶猶憶我祖語不才時正有法越戰事曰安知此中無魚壳也

小 說

美人之頭

法國文豪大仲馬著

(瘦鵝譯)

是篇原名 SOLANGE 見於美國雜誌 SCRAP BOOK 係法蘭西大革命時一軼事美人碧血

竟○膏○斷○頭○台○下○之○草○金○釧○委○地○紫○玉○成○烟○螻○首○蛾○眉○長○埋○黃○土○雖○着○墨○不○多○實○為○仲○馬○先○生○驚○心○動○魄○之○作○似○以○縷○縷○血○痕○沁○為○詞○華○讀○之○令○人○心○悸○譯○者○捉○筆○時○亦○彷彿○見○此○一○顆○血○花○糝○糊○之○美○人○頭○滾○滾○而○來○也○

涼○夜○似○水○冷○月○如○銀○時○方○十○時○予○自○拉○培○伊○街○歸○行○經○丟○萊○納○廣○場○至○託○囊○街○蓋○予○家○於○是○也○方○及○家○斗○間○悲○惋○之○呼○聲○破○空○而○起○似○婦○人○求○助○者○予○私○念○斯○時○為○時○尚○未○晏○綠○林○暴○客○當○不○敢○出○而○襲○人○此○聲○又○胡○為○乎○來○遂○循○其○聲○之○所○在○疾○馳○而○往○則○見○月○明○如○洗○中○一○女○郎○花○容○無○主○亭○立○街○心○巡○防○壯○士○一○小○隊○環○立○其○前○狀○至○虎○虎○女○郎○見○予○立○如○掠○燕○翩○然○向○予○來○廻○其○香○頸○顧○謂○諸○壯○士○曰○是○為○挨○爾○培○先○生○知○兒○身○世○良○諗○兒○實○是○潯○衣○婦○馬○丹○勒○帶○歐○女○初○匪○貴○族○中○人○言○時○玉○軀○顫○甚○如○風○中○柳○絲○力○把○予○臂○以○自○支○壯○士○之○長○曰○吾○輩○不○管○汝○為○誰○家○女○兒○脫○無○護○照○必○須○隨○吾○輩○至○巡○防○局○去○女○郎○聞○語○把○予○臂○益○堅○狀○至○聳○懼○予○私○忖○個○女○郎○似○此○迫○切○良○非○得○已○吾○觥○觥○男○兒○烏○可○置○之○不○顧○聽○若○輩○武○夫○恣○為○焚○琴○煮○鶴○之○舉○因○僞○為○素○識○也○者○脫○口○呼○曰○可○憐○之○莎○朗○蕙○是○汝○耶○宵○行○多○露○奚○事○僕○僕○也○女○郎○乃○復○回○顧○諸○壯○士○曰○諸○先○生○今○能○信○兒○否○此○先○生○實○為○兒○之○素○識○壯○士○之○長○正○色○曰○今○茲○是○何○時○代○猶○故○故○以○先○生○稱○人○當○易○稱○國○民○始○得○女○郎○急○曰○壯○士○長○幸○勿○以○是○見○責○兒○母○主

顧多大家。曩嘗訓兒。謂女孩子家。須知禮。衷見人。必稱先生。否則且令人齒冷。然而此實專制時代之稱。謂自不合於自由時代。今則一例。須稱國民矣。奈兒已成習慣。去之良匪易。易女郎語時。以顛聲出之。已而又謂予曰。國民挨爾培兒。當以此夜行之理由。爲國民告。今日兒母囑兒。以所潑衣。齋至一主顧家。會女主人。他適。潑資無着。兒以阿母需用急。因俟不歸。不覺淹留。少久而已。入晚一至街上。便爾見執諸壯士。執法不阿。堅索兒護。照兒茫無以應。因高呼求援。幸得國民來。爲兒解圍。國民吾友。其能保兒無他。以堅諸壯士信乎。予曰。此何待言。予必保汝壯士之長。曰。個女郎得國民爲担保。良佳。然則國民又以伊誰爲担保者。予曰。丹頓如何。渠非愛國家中之錄錄者耶。壯士之長曰。國民果能得丹頓國民爲擔保。予復何言。予曰。斯時丹頓國民。方在科地亞俱樂部中議事。吾儕同往彼處。一行如何。壯士長曰。佳。諸國民從吾往。科地亞俱樂部也可。科地亞俱樂部者在勞勃山文街。科地亞修道院左近。與託囊街相隔。僅一牛鳴地。須臾已至。予乃探囊出手。冊撕一葉。下取鉛筆。作數字。授壯士長。以呈丹頓。予則與女郎及諸壯士。佇立門前。以須移時。壯士長偕丹頓出。丹頓一見予。立曰。吾友渠輩欲拘予乎。予爲革命健將。喀米葉國民友。素忠於共和黨者。如何啓諸國民疑也。繼語壯士長曰。國民吾決保其無他。壯士長曰。國民旣肯保斯人。彼娟娟者亦能爲之。

担保否。丹頓曰：國民之言何指？壯士長指女郎曰：卽此女郎亦須得國民一語方能聽彼自由職務。所在不得不爾。國民幸恕吾丹頓。悄然曰：予亦可爲之担保。凡與此國民同行者，吾都能保其無他。也。壯士長足恭曰：有擾國民殊深歉仄。予祇得仍以職務所在四字乞國民見恕耳。言次與諸壯士爲丹頓歡呼者三。始整隊去。予方欲向丹頓道謝，陡聞屋中連呼其名。若將屬以要事。丹頓卽謂予曰：吾友其見原。今日百務蝟集，弗克久羈，請暫與君別。遂匆匆入。予目送其行。小語女郎曰：令娘將安往？須予作伴否？女郎微笑曰：君能否？伴兒至馬丹勒帶歐許馬丹固兒母也。予曰：馬丹居何許？女郎嬌聲答曰：菲洛街二十四號卽是兒家門巷。予曰：然則吾決伴令娘一行。途中不再遺意外事。致芳魂驚碎。途中吾二人初不交語，但匆匆而前。時中天月色至皎潔，似新磨之寶鏡。予於月光中微睨女郎芳紀，可二十一二。玉顏微作櫻色，橫波蔚藍，櫻唇嫣紅，媚妙直無儔匹。巴黎城中有女如雲端，推此女足以冠冕羣芳。時身上雖御洗衣女之服，而舉止雅類貴族中人。彼巡防壯士疑之，宜也。吾儕旣至菲洛街二十四號屋前，遽木立門次，相際無語。半晌女郎乃嫣然笑曰：吾親愛之挨爾培君木木然作麼生？心中果何思也？予曰：吾至愛之莎朗荳姑娘，吾儕把臂未久，遽爾判袂，能不令人惻惻。女郎曰：今夕兒得君援手，感激靡已。脫無君兒，必捉將官裏去。若輩一知兒匪馬丹勒帶歐

女而爲貴族中人則此頭且不爲兒有矣予矍然曰噫令娘殆亦自承爲貴族中人乎女郎曼聲答曰兒亦不自知也予曰令娘是否貴族中人姑置之特吾二人萍水相逢遇合至奇令娘尙未以芳名見告行別矣曷語吾女郎含笑答曰兒何名者兒名莎朗蕙也予曰予與令娘初非相識之燕茲以爾時適在千鈞一髮之際姑娘生命危如累卵脫不相助何名爲男子因不揣冒昧妄以此名稱令娘令娘真名果云何者女郎嬌嗔曰君何絮絮莎朗蕙亦不惡兒頗好之兒爲君故當永永名此也予曰今夕吾二人且作分飛燕子後此未必相逢令娘芳名底事靳不吾告女郎曰卽後此或有相逢之日兒仍挨爾培植君仍莎朗蕙兒可耳予嗒然若喪快言曰令娘旣諱莫如深予亦不事苛求惟當此把別之頃尙有一言令娘幸諦聽女郎曰挨爾培植趣言之予曰令娘果貴族中人乎女郎微喟曰兒卽不自承君亦必疑兒予曰令娘旣爲貴族後此烏能出共和黨人子女郎曰用是兒亦頗惴惴予曰今令娘殆匿跡平民家中以避人耳目乎女郎曰良然兒卽匿菲洛街二十四號馬丹勒蒂歐許乃夫固兒父御人故兒可無恙今茲兒之秘密已盡披露於君前矣生死唯命予又詢曰然則君父今在何許女郎曰吾至愛之挨爾培植是則弗能告君總之兒父今亦匿一平民家將乘機去法蘭西他適爲終老計兒可告君者已盡於是其他幸勿問予曰令娘意將安適女郎曰兒擬

卽隨老父。出亡。畢。此生。作他鄉之客。設不克同逸。卽請老人先行。兒再別圖。他策。予少止。旋曰。令娘今日宵行。殆從老父許歸耶。女曰。答曰。然。予慨然曰。吾至愛之。莎朗。冀其聽吾言。女曰。趣言之。予曰。剛纔予脫。令娘於險。殆在令娘洞窟中矣。女曰。兒已灼知。君必匪庸人。故能救兒。如反掌。予曰。謝令娘。獎借。予自問。碌碌無所長。然朋友孔多。都能助吾一臂力。女曰。君友之一兒。業於科地。利亞。俱樂部前。識荆矣。予曰。令娘當知其人。初匪庸碌者。流赫赫。雄名直滿於法蘭西。全土。並世英豪。殆無其匹。女曰。然則君能得彼與。援拯兒及兒父。出此恐怖之窟乎。予沈吟曰。今茲祇能爲令娘畫策。君父須徐圖之。女嬌呼曰。脫不先脫阿父兒。寧死弗行。予亟曰。令娘其毋恐。予自有他策。在女堅把手。歡然呼曰。果爾。兒當以君大德。永永篆諸胸臆。沒齒不敢。或忘予曰。如得玉人時時念吾。置吾於心坎上。於意已足。女郎懇切言曰。郎君真仁人。拯兒一家。兒謹爲阿父道謝。設天不相兒。竟上斷頭之台。弗能出巴黎一步。然而兒感君之心。仍不渝也。予亂之曰。莎朗。莫勿兀是。喋喋作感激語。吾二人不審何時復能。把臂女徵。睇予答曰。君謂何時能與兒把臂者。兒必如約。予曰。明日予當將得好消息來。復與令娘相見。於是女郎雀躍曰。良佳。良佳。此間幽僻。甚不虞有人屬耳。今夕吾輩絮語。殆已半小時。初未見一人影也。予曰。明日予當携一戒腕之護照來。以授令娘。女掉首曰。設兒或見繫者。

不將累君戚腕亦上斷頭台耶予曰是亦意中事予當籌一萬全之策惟令娘明日何時能見吾女郎曰仍夜中十時可也予曰諾但如何方能把臂女賂一沈思答曰君以九時五十五分來俟於門外十時兒必下樓出見君予遂曰至愛之莎朗蕙明晚十時再見今且小別女亦曰至愛之挨爾培明晚幸屆時至毋使兒久盼予頷之俛首將吻其柔蕙女則以蓮額就吾玉軟香溫令人意遠此時踏月歸去宛然若夢而彼姝嬌媚之態似猶在眼一番心上溫馨過兜率甘遲十劫生矣翌晚九時半予已彳亍于蕪洛街頭目注綠窗簾影俟玉樓人下閱十五分鐘莎朗蕙已參戶而出予如見明月出雲立一躍至其側莎朗蕙急問曰君果以好消息來未予曰消息頗不惡予已將得一護照來令娘不日可去法蘭西矣女曰君必先脫兒父兒然後行不爾兒寧死斷頭台上萬萬不願棄生吾之人而去予曰君父如能信予必竭力營救莎朗蕙曰郎君俠氣干雲兒父烏得不信予曰今日令娘已見老人未莎朗蕙曰已見之兒語以昨夕君救兒事并謂阿父不日亦能脫險也予點首曰然然明日必掣君父莎朗蕙作呢聲曰計將安出請道其詳何幸運事皆向兒家來耶予曰惟令娘殊弗能隨君父同行須分道而馳莎朗蕙決然曰兒意已決必與阿父同行否則誓不出巴黎一步君當知阿父重兒身輕耳予鞫躬曰謹聞命矣令娘實孝女子必先爲君父籌維予心中已得一人

足爲君父助。其人之名。令娘當稔。知之。莎朗荑立曰。誰也。趣告兒。予曰。其人爲麥索。令娘必知之。此君俠骨嶙峋。肝胆照人。決能致君父於安樂之鄉。莎朗荑曰。麥索將軍。耶兒知之。予曰。然。卽麥索將軍。莎朗荑曰。兒知麥將軍亦古之仁者。必能拯吾父女。吾至愛之。挨爾培兒。今夕樂乃無極。如登仙。突然則將軍將如何。決策以救兒。父子徐徐言曰。其策至簡易。將軍方新統西軍。明晚且啓行。赴駐所。卽携君父俱去。莎朗荑曰。明晚便行。得毋太趣。趣吾輩不克準備矣。予曰。無事。準備立上道可也。莎朗荑悄然曰。兒乃不解。君指予曰。將軍決策至高。擬以君父僞爲彼之秘書。同至方蒂。惟須請君父立誓於上帝之前。誓後此祖國。或有事決不倒戈。弗利於祖國。至方蒂後。卽可安然無恙。立往白。立頓。奈然後再之。倫敦數日。后令娘如一得君父平安。書予卽將一護照來。使令娘吸異邦空氣。叙天倫樂事去也。莎朗荑曰。如君言。兒父明晚決行矣。予曰。決行。決行。茲事萬急。無一分鐘可以虛擲。莎朗荑曰。惟今夕務必往告兒父。俾得略事準備。予亟曰。趣往告之。予今以一護照授令娘。庶途中不致再爲巡防兵所窘。茲事急急。趣往。語既遂。出護照予之。莎朗荑受而納之。酥胸之次。予卽以臂扶之行。少選。已至丟萊納廣場。吾二人昨夕邂逅處也。女遽佇立。弗前。低聲謂予曰。君其遲兒。於此。毋他適。予鞠躬應之。女乃翩然去。去後可十五分鐘。始翩然至。謂予曰。兒父頗欲見君。一道謝。

忱君曷從兒來遂捉予臂匆匆引予之聖奇洛姆街毛德麥小逆旅後出輪一巨束啓一小門直上二層樓至一密室之前輕叩其扉須臾扉闢則見一年可五六十許之老人危立門限之內身上着工人服爲狀似釘書匠顧甫一啓口便知其爲貴族中人見予立曰麥歇君此來直似上天所使來救吾可憐人者今而後吾父女生命屬諸君矣但麥索將以何時行乎予曰將軍明日行矣老人曰然則老朽今晚須走謁將軍否予曰儘可往謁想將軍亦頗欲見丈莎朗蕙牽乃父手曰麥歇適在是阿父胡不立往老人曰不省麥將軍今居何所予答曰將軍方與其令妹苔格蘭菲麥索姑娘寓呂尼維西堆街四十號一屋中一索可得老人曰君能否偕老朽同往予曰走當遙遙從丈後老人曰然老朽與麥將軍素未謀面君務必爲吾先容予曰是可不必丈第以冠上三色之帶結示之渠自會意老人發爲懇摯之聲曰君出老朽於死老朽將何以爲報予曰但願丈許走亦爲令愛薄效微勞足矣老人冠其冠熄燈自月光中倥傯下梯與乃女聯臂行道出聖班爾街遂至呂尼維西堆街途中初未遇一人予則徐行於後相去可十武既即直達一四十號巨廈之前予急趨至二人側言曰途中無梗是乃佳兆但丈尙欲走作嚮導乎老人搖首曰君無須更爲老朽鹿鹿第俟吾於此可矣予鞠躬老人以手授予曰老朽感君之忱匪口所能達祇祝上蒼他日子吾一好機會以報君

大德也。予無語與之接手。老人乃蹣跚入。莎朗荳亦殷勤與予握手。返身從乃父行。閱十分鐘。門復闢。女盈盈出。微笑向予。曰：「麥將軍真仁人。直與郎君無可軒輊。渠乃洞知兒心。戀父特允兒明日送老父行。其令妹亦溫霽可親。已爲兒下榻其室。度此一宵。則晚兒父出險矣。十時許兒仍當遲君於菲洛街頭道。吾謝忱今別矣。」予遂吻其額。惘然歸去。而中心則歡喜無量。私念個老兒一去巴黎。彼姝者子無復親故。必且傾心向予。從此情苗茁情根。固情田穫矣。轉側終宵。苦不成寐。翹盼天曉。而夜乃倍長。詰朝翹盼日落。而日偏遲遲。其行一至夜中九時。立疾馳至菲洛街上。逾半時許。始見莎朗荳款款而來。直至予側。展玉臂雙環予頸。婉婉言曰：「嘻！兒父已出。茲恐怖之域登樂土矣。揆爾培兒感君甚。亦愛君甚也。蓮漏催人匆匆別去。二來復後。莎朗荳已得乃父書。謂已安抵倫敦矣。翼日予卽以護照予莎朗荳促之行。莎朗荳紅淚雙拋。泣數行下。哽咽曰：「忍哉阿郎！乃不愛兒耶？」予曰：「予之愛卿直較吾愛吾生命爲甚。惟予已與卿父約義不能負卿。其趣行爲得女曰：兒當乞阿父取消此約。郎心如鐵。忍逐兒行。兒身如葉。殊弗能棄郎去也。烏乎諸君情絲無賴。苦苦絆人。莎朗荳竟死心塌地不肯行矣。光陰如電。倏已三月有餘。莎朗荳仍絕口不言去。予乃以莎朗荳名義賃一椽於丟萊納街。并於一女學校中爲覓一席之地。每值來復日。吾二人同坐斗室。促膝談心。指點曩日邂逅。

地話舊事以爲笑。樂雙影並頭。印上窗紗。此三月間寸寸光陰。實似以醇醪糖蜜。滲雜而成。予亦自以爲此忽忽百日。實爲平生美滿快樂之天。初弗意不如意事之相逼而來也。爾時巴黎城中殺風大熾。磨牙吮血。人人如飲狂藥。每日夕陽未下。斷頭台上已宰三四十人。血泛濫革命場上。直成小河。四圍則掘壕溝深三尺許。上覆松板。人踐其上立墮。一日有一八齡稚子墮入其中。顛破腦汁四射立死。凡此種種慘酷之狀。卽鐵石人見之亦且淚下。時忽有一行刑之吏與予結識。知予爲醫士也。則日昇尸體來供予剖驗。以克賴麥墓地一隅之小禮拜堂爲解剖場。予初甚弗欲。事茲血腥。繼念或有所得。他日於醫界上不無小補。遂勉強爲之。讀者諸君當知此際之巴黎實不名爲人境。無法律無公理。無人道殺人如麻。流血似潮。國母淪爲囚俘。上帝麾出教堂神號。鬼哭燐飛。鴉叫爲狀。殆類鬼域。每晨六時刀光已先日光而起。亭午時頭纍纍滿巨囊。尸積車中。如小邱。嚮克賴麥墓地來聽予遴選。予卽擇其怪特者。操刀剖驗。餘悉投諸墓穴中。長埋地下。此每日之解剖。幾爲予刻板之課程。有暇則輒與莎朗荑把臂言歡。而個儂愛予之情似亦日深。一日天上比翼之鳥人間連理之樹。都不足以方吾二人惟同心之結。雖締而鴛鴦之譜猶未填。居恆引爲憾事。所幸彼姝之愛吾直無殊於夫婦沈溺於情海愛波之中。初不作去國之想。乃父雖時時來書相促。莎朗荑乃一不之

願第以吾二人婚事修書上白求彼玉成老人情深慨然允諾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十月十六日王后馬麗恩都奈德伏刑於斷頭台上美人血濺紅過楓林霜葉全歐各國君主聞之靡不同聲太息是日子目擊慘狀不覺憂思沈沈來襲予心鞅鞅弗能自聊而莎朗蕙更慟哭如淚人予百方慰藉終不少止是晚吾二人一切都如平昔第中心之悲惻較日間爲尤甚詰朝九時莎朗蕙須赴校授課予頗欲尼之弗往卽渠儂亦依依不忍別奈校務旁午在勢殊不能偷此一日之閒不得已乃乘馬車伴之往吾二人各於車中抱持弗釋相向汎瀾親吻不知其數千百次似今日一別便成永訣者然校固在植物園附近去家頗遠予送之至福而聖培那街卽握別下車目送車行木立如痴微聞莎朗蕙尙低聲呼阿郎雜以哽咽之聲依稀可聞翹首前瞻則見其淚痕狼藉之香腮猶隱約現於車窗之裏似方窺予予知此車輪碾動直將渠儂芳心碾碎矣悲痛櫻心掩袂歸去竟日把筆弗輟草一長書以慰莎朗蕙書竟剛欲付郵而莎朗蕙之書已至略謂今晨到校爲時已晏校長曠有煩言謂下來復日不准出校似此苛例誓死不願遵從得暇定當馳歸與阿郎把晤卽失茲噉飯地亦匪所恤云云予得書大恨恨彼校長至於次骨私付吾脫一月不見個儂玉容者且癩作矣由是予夜夜苦念所愛未能入睡日中則不情不緒神氣索漠甚今而後予始知相思之苦實較長日

耐寒忍飢苦也。一日蕭晨大雨如注，似告人以冬令將至，而此淒厲之雨聲中，時挾斷頭台上行刑吏唱名之聲，久久未已。不知今日又將殺却多少好頭顱，乃公可不愁無剖驗資料矣。四時天暝黑如已入晚，予蹀躞至克賴麥墓地，放眼四望，則見土饅頭在在皆是，淒涼萬狀，而雨腳復彭彭不已。似天公垂淚悼此地下無數枉死之人，四圍無葉之樹搖曳風中，枝相戛作聲，穢穢如鬼語，使人聞之股弁彳亍，移時已近小禮拜堂一坑，橫於前廣且深，若方仰天而笑，蓋攝以待今日斷頭之尸者。時地上溼滑如膏，予幾失足墜入其中，不覺毛髮爲戴，急踉蹌入剖驗之室，然桌上燭兀坐沈思，念彼王后馬麗恩都奈德雪盾花貌絕可人憐，詎意昨日乃使斷頭台上黑斧親其螿蟻，今後惟剩此無首之艷尸，長眠終古，那得不令人扼腕方歎，喟問而門外雨勢益狂，雨大如拳，打窗欲破，風翦樹作聲，似泣風雨聲中，斗聞車聲，轆轤至則行刑吏坐紅色柩車，從革命場上滿載來也。俄而門闐然關，二行刑吏共昇一巨革囊入時，予身適爲神壇所蔽，故不爲若輩所見。旋聞一人呼曰：「賴度國民此累墜物，且委之於是，今夜無事，鹿鹿曷同向爐頭買醉去也。」二人卽以囊橐然擲神壇前，長笑出室，予默坐有頃，全身皆顫，隱隱聞一幽細清切之聲，似呼挨爾培，予心怦怦然，自忖此名世上，惟有一人知此一人外，更有誰知者，未幾而呼挨爾培之聲又作，予乃起立四顧，燭光黯澹，四隅洞黑。

所見殊不了了。目光一瞬，陡注於神壇前血痕斑斑之草囊上。而又聞低呼挨爾培之聲，幽細清切，益甚。余是時驚悸，至於萬狀。全身之血，幾盡凝為冰。蓋此聲，宛然從囊中來也。予即立自鎮定。徐至神壇前，發囊探手入，覺暖香一縷吹予手上，似有櫻唇吻。吾指者，予狂呼一聲，出手於囊，則赫然為吾莎朗蕙之螻首。星眸半掩，櫻唇猶未冷。予如狂如醉，仆椅上，抱首於胸際，大呼曰：莎朗蕙，莎朗蕙，迨呼第三聲時，莎朗蕙始張眸。眸子紅淚兩行，緣此玫瑰色未褪之粉頰而下。眸子者，三星眸，乃漸漸而合，不復張矣。予跳躍如中狂，疾奮力撲桌，仆而燭熄。繼長歎一聲，蹶地暈絕。翼晨六時，掘墓者來，則見予偃臥地上，身僵如石。良久始蘇。厥後予輾轉探詢，遂知莎朗蕙之死，實以乃父來書偶洩往事，書忽為共和黨人所得，因立逮。莎朗蕙去殺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遽斷送於斷頭台上。嗟夫，玉樓人去，化鶴何年？予振觸舊事，輒復痛心，而最難堪者，則為彼英倫三島上之白頭老父。向日日危立海濱，翹首盼愛女之至，孰知雙眼望穿，不見倩影。伶來矣，烏乎讀者諸君，其誌之。彼風雨蕭條之夕，揚其最後之聲，聲喚予張其垂暝之星眸，頻頻眸子者，即吾至愛之莎朗蕙，即吾莎朗蕙之螻首也。

是篇實為吾去春舊作。嘗授天笑先生，屬登小說時報。願久久未見出現。厥後始知已將此稿寄

往京師。惟不審載入何報。予遂倩京中戚鄰代爲檢閱各報。有無此作。復書乃云未見。想不知遺失何處矣。予悵悵者累日。良以仲馬先生平生多鴻篇巨著。短篇小說。僅見斯作。予實以三日之力譯成。文雖未工。然亦頗費匠心。思之不無惋惜。閱春秋一。忽於故篋中得見曩時原稿。墨痕狼藉。幾弗能辨其字句。祇以仲馬先生名貴之作。不願聽其泯沒。遂力加校讐。重錄一過。以示吾讀者諸君。瘦鵑附識。

偵探
小說
藍猿

(延陵)

俾爾祿得方默坐讀新聞紙。聞剝啄聲微喟而起。啓關扉。關見一少婦倚壁立。面色青灰。喘息未定。藹然微笑曰。夫人何爲者。少婦卽曰。先生卽俾爾祿得君乎。俾曰。然則願入室。與先生語。俾卽肅少婦入坐。定婦默然久之。似有所思。俾爾祿得見其狀。不似英人。髮黑若漆。配其橢圖之鬢。媚乃無倫。有若巴黎產異之少頃。婦果操法語。問曰。俾爾祿得先生。君尙憶波肯瑪麗乎。其父曰。波肯勒克十五年。前與先生比鄰居。巴黎者。至是俾爾俛身而前。細察少婦面。復離坐起。去婦頂黑色之冠。觀其額。退坐歎曰。此卽吾小友波肯瑪麗乎。瑪麗若母悲。若有事者。若伯必能爲若助。吾視若父猶弟。若猶吾女也。猶憶居巴黎時。吾一夕在汝父店中。晚膳。汝時才八歲。忽梯半失足而墮。觸刀背。傷額。

角汝號哭竟夕不正至今創痕尙在吾故能識若年華逝水忽忽若夢及今思之猶同隔世若父死後吾卽僑居此所別汝且十二年嗟乎此後汝家何似者瑪麗若毋悲試語若伯老夫必助若也少婦曰伯吾今稱密昔司顯理亞當不復稱瑪麗老人忽驚呼而起曰然則藍猿事乎少婦微點其首復掩面泣老人遂就坐其旁一椅上以手撼少婦腕呼曰瑪麗今汝當速語吾此案前情毋徒泣焉少婦旋爲述其顛末

瑪麗父死後母亦相繼亡女卽隨其姑氏居姑氏後遷居來倫敦女與焉時年才十五後五年與英人顯理亞當結婚亞當酒商也時時往來英德兩都會間然居倫敦時絕少婚後夫婦同居威東旅棧中一年前營業失敗亞當遂閒居遷寓白克寓中藍猿案者卽發現於此寓者也寓固宏廠百事迎合客意女主人曰密昔哥巴鐵克尤誠懇接物和藹無倫緣是寓客極衆主人復於寓之東偏築一中國室樓以便東方客居爾時居樓下者爲一日本人曰黑田羅太年約三十餘爲法律校學生其人性孤僻雖羈旅他鄉曾無他日人與往來者入室卽嚴扃其門自尋書中樂趣一日夜半忽被盜死於室內顯理亞當則其嫌疑之犯也證實其事者曰佐治拉克亦寓客其夜三句鐘彼方自跳舞場歸行甬道中時萬籟沉寂天黑如墨惟黑田羅太室中燈尙未滅異之俄頃見亞當躡足自內

出似將返已室。願見拉克。則震顛而前。出其腹聲。斷續呼曰。拉克。拉克。君彼彼。彼日人被戕矣。吾今日乃睹未有之慘象。佐治者好事而無畏之人也。聞言不答。急往日室中。見燈光暗淡。中死屍倒臥。椅上雙目凸出。如鈴頭覆肩。上頸骨若斷。遂奔返前樓下。就電話機亂鳴。其鈴與警署作話未幾。六警士來臨。去云室中器物不可移動。死屍亦不可觸。當待明日驗。明日晨一警官偕兩兵來。拉克歷訴夜來所見。語侵亞當。且曰。亞當失業後拮据甚。其潛入人室。非無因也。於是搜亞當室。臥褥之下。果獲五十金鎊。金囊以布袋二屬。黑田羅太。卽密昔司巴鐵克。亦證其言不謬。且於此種種證據外。尚有可疑之點。卽亞當居室與日人所居相對。亞當於室中可隱見日人動靜。而是夕密昔司亞當外出未歸。尤足爲亞當乘機謀殺之證。於是萬口同聲。僉謂亞當殺人。吾儕雖同國法不當袒也。

瑪麗述至此。泣曰。冤哉。於是吾夫入獄矣。聞人言伯在此間。苟得助者。無足慮。兒訪伯居址。三日。今日始得遇。嗟夫。伯忍視兒夫冤死。而不一援乎。老人聞言。頻蹙其額。繼以手拍少婦肩曰。瑪麗。然則事發之夜。爾夫果何爲。適在彼日室中。彼甯無言自辯歟。曰。伯聽之。兒今述其事。實此日人者。來倫敦未久。不善英語。每讀書。輒就亞當質疑。緣是與相稔。其夜適兒在矽氏家未返。寓亞當與彼作

閒談謂命蹇失業生計無從出不久將復往巴黎作他謀彼人慷慨好義者也謂此非咄嗟可辦吾今貸君五十磅返璧可不必論期兒夫受之時正三句鐘返室後乃作書於其弟書未竟幕聞日人狂呼求救一聲後頓復寂然大驚而出見彼室中尙有燈光益異之急奔往見黑田仰臥椅上椅後忽砰然發怪響一巨猿躍上窗蹲坐轉其猙獰之面向亞當稍一閃視卽跳出窗外及亞當自彼處外出乃遇拉克遂蒙不白之冤然亞當言固有證者初畢羅動物園中畜一巨猿人形力絕偉以頸毛藍故稱藍猿數日前忽亡去至今未獲兒意此畜數日不得食夜半見光入室噬人事或然顧裁判官謂黑田狀貌魁偉必有膂力見猿不避必與格鬥今無傷痕似非猿死之兒夫無辭辯也伯今不援手兒夫且立死兒少聞父言謂老伯菲爾者能隔壁觀物然則兒夫死操之伯矣

老人聞言頻點其首曰汝今可往寓移物來居吾宅中老夫卽將往獄中見亞當薄暮老人自獄中返意態頹然賦坐沙發椅上瑪麗遽問有所發現未老人滋不悅曰若試毋語此案大有秘密吾恐汝今且毋語亂我心曲

次晨俾爾祿得早膳旣罷匆匆出至大勒街克羅家克羅者倫敦警署之技師於死傷各案專司攝影者也旣見俾爾莞爾笑曰俾爾祿得先生君此來非爲藍猿事耶曰然君昨日在警署有所聞否

此案似日即黑暗脫尚有一線光明則老夫知必恃君矣曰否先生苟得藍猿蹤跡此案即迎刃解不爾。老人急曰不然此非所需克羅君黑田死後照片何在尚有餘片否曷賜老夫一觀克羅即至室隅啓一小木箱取出影片一與俾爾俾行至窗前探懷出十倍放大鏡一默觀移時則見黑田甄痕宛然確似被縊願老人見此乃益不樂嘆曰克羅君僕今擬挈此片返舍明日返壁可乎曰諾老人遂懷影片別克羅行步至白克寓見巴鐵克夫人道所由來求一見黑田居室夫人見之即與偕行至東偏樓下且行俾爾問曰夫人知黑田生平何如者曰先生當已聞其略吾意其致死之原或於彼之特性有關先生疑之乎其人孤僻絕倫居寓中二年未嘗有一朋友往來死後雖家庭書牘亦無一紙遺者甯非異聞

入室俾爾見窗前有巨椅駭曰黑田即殪此椅上乎巴鐵克夫人曰然吾終必毀此不祥物雖至今見之猶令我不寒而慄也俾爾遽就椅坐延首四顧室中繼啓窗外望窗外爲小園林木殊繁茂願年久失修乃極荒蕪俾爾見園大詫回顧寓主婦曰夫人此園後爲何地尚有居人否曰園後即通魯街入夜人跡頗稀俾爾盛額微喟曰噫吾今乃墮五里霧中而不得其解脫謂更殘人靜之夜竟有出柙之猿來匿此園中者亦奚必不可

俾爾返宅。瑪麗方坐。應事中。既見老人。歡呼曰。菲爾伯事。尚可爲乎。兒知伯必有好消息。饗我也。老人以手拍其肩曰。瑪麗。汝姑安毋躁。老夫必有以慰汝。特今雖稍有線索。可尋。然尙未能。卽竟全功。瑪麗試語吾亞當。喜讀小說乎。曰。彼除新聞紙外。終年不讀他書。兒嘗謂彼小說。益人智慧。而不見聽也。老人曰。汝今且往樓上休息。或往園中散步。兩小時內。暫毋來此。瑪麗曰。諾。隨起。入室。俾爾則自書架取一攝影器。下就窻前。裝置復探懷。出頃所得影片。攝作六倍之放大片。如是二時始成。細察片。面不禁驚呼者。再而現。現。愉色矣。卽收置各器具。事畢。就坐室門。忽聞然。關。瑪麗震顫而入。面色青灰。手新聞紙呼曰。菲爾伯！藍猿！老人急起。問胡所聞。甫離坐。而少婦已暈厥於地。老人驚絕。急抱之。置沙發椅上。摩其雙腕。移時始蘇。乃取地上新聞紙觀之。中有藍猿一節。謂此猿已復獲於拍歐路一小空屋中。此屋卽在畢羅動物園附近。去白克寓則二英里。有奇。現該園已以極堅之鐵檻。象猿其中。當不復有出柙之虞。又謂此小屋者。在某君住宅後園中。小河岸之上。十月二十二號晚。其僕人曾親扃其門。惟遺一窻未閉。亡猿在二十四號。斃。猿出園後。必沿溪行。因得入此室。蓋未閉之窻小而高。在簷下去地八九尺。然窻外有巨銀樹。猿不難緣。此以入室。其不得復出者。室空無一物。四壁塗極光滑。滑之泥。猿無由上也。又室外爲荒園廣場。一片面積極巨。故猿雖時啼。人無由

聞黑田之死在二十七號當時猿固閉室中何由死人故亞當殺人無疑義也俾爾閱畢轉向瑪麗曰汝今且少安老夫須卽出兩小時內定可得消息矣隨啓箱出影片懷之而出至日本公使館投刺後卽有一少年日人逐之入且操英語問曰俾爾祿得先生今日何事辱臨者曰吾友貴國人有黑田者爲人暗殺於此君當已知之老夫因爲彼雪仇故不得不來求閣下賜教一語君亦知黑田果何人者少年默然久之曰下走未與一面無由知之俾爾微笑曰吾聞之凡貴國人來倫敦貴使館密探必得有種種報告黑田居此已二稔足下甯不知之少年聞言大愕曰先生胡由知此曰是則老夫職也吾友乎君其速語我黑田爲誰凶犯頃刻就擒矣少年但俛其黃色之面作東方式微笑旁有一人忽曰然則俾爾祿得先生固知此案內幕矣曰誠然黑田非被縊死死之者十三號也言時卽探懷出影片授少年觀且曰見之乎右肩胛之上有小凹痕是已倫敦除老夫外僅有一人知十三號爲何物吾脫知黑田歷史者少年卽舉首凝視老人久之始就老人耳密語曰先生秘之彼亦敝使館偵探之一所事未得竟全功例功則賞敗且爲罪須有他功自贖黑田既經第一次失敗其效力敝使館乃益力俾爾曰然則所探何事耶曰敝國社會黨之秘密結社俾爾先生予言盡此行再見也曰辱見告感謝無既遂握手與別

俾爾出日使館後更往菲沙路行至三十號一古屋前屋門外釘有銅牌曰拳術技師加高開郎宅俾按鈴門啓一僕人導之之接待室中與此室相值者爲一廣廳式似學校兩操場有英人十數環立廳中央演習拳術加高開郎則方立階前指揮也俾爾卽向廳行加見老人微鞠其躬問曰先生何爲者俾爾出其右手向加加謂與爲禮也握之老人忽力扭其腕伸右足屈其膝加雙足踞地不得動老人呼曰加高開動則死矣復顧廳中諸人曰諸君倘能爲老夫出召數警士乎此藍猿案正凶也兩人應聲去未幾四警士來加高開入獄

明日審判廳開訊此案內幕遂明而亞當被釋加高開者前述秘密社中之一人久欲甘心於黑田聞畢羅動物園之亡猿乘其機遂死之初加善爲戲劇嘗於某音樂會蒙獸皮演技以娛客此等獸皮均黑田所自製自獼猴以至狗殆數十襲蒙以行見者不辨其僞也謀殺之夜加挈猿皮踰白克寓短垣豫匿園中時時自窗外窺黑田動靜夜闌見黑方坐椅上假寐乃躡足躍上窗潛至椅後左手以巾堵其口右以食指壓其胛骨死之壓胛骨以死人所謂十三號之秘技是已黑田旣死加復合兩手力壓其頸使狀似縊死者然事戢且遁而亞當入李代桃僵乃蒙奇冤

次日暮老人與亞當夫婦並坐晚餐瑪麗曰菲爾伯伯何由知加高開殺人也老人捻其鬚微笑曰

瑪麗吾不嘗問若亞當喜讀小說乎脫彼曾見 Edgar Allan Poe's Mystery Series 一書者或知所見非真猿矣吾久疑殺黑田者人也蓋死者所坐之椅極高猿不易自其後死人且黑田見猿不與格鬥必逃脫行一步者何至仍死於椅上不特身無傷痕之可疑也老人言至此忽改操法語脫瑪麗微笑曰瑪麗汝意云何者吾知日本拳術中有 Ju-Jin 一部者爲百有七殺人之秘法掐胛骨其第十三法也殆吾見死者影片現此傷痕而知殺之者必爲日人然加爲日本社會黨倫敦分部之首領而黑則日使館之密探也。瑪麗忽曰然則何以人人盡謂亞當殺人無一見及此老人笑曰人之知慧鮮不爲偏見所蔽脫心謂亞當殺人則無往不可得其證若汝則吾故人之女即若夫果殺人者吾且將證其不然以拯之也。

實事
小說

療妬

(譯大陸報)

(半儂)

二月十八號晨意國著名裁判偵探勃倫納爾其博士方在羅馬私宅中聽電話線之彼端爲文納托里奧男爵蓋羅馬有名貴族之一也男爵曰吾妻之鑽石頸圈頃忽被竊望君速來博士曰被竊時物置何許曰在吾妻寢室之鐵箱中博士曰室中各物幸勿擾其原位且勿任他人入室余當卽來男爵曰余早計及此今室已扃矣博士曰善因置其聽筒忽促出門未幾至男爵府男爵肅客入

曰著名之文納托里與頸圈今竟失矣是圈之值爲十五萬元但其對家屬之關係價更不可計君試觀之賊殊狡既竊得真物乃以此贗鼎愚吾言次自衣袋中出頸圈一以授博士鑽石之光亦甚耀目博士細察之復問曰君以何時發見此竊案曰行竊時約在今晨四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之間昨夕法使館開舞蹈會余妻尙御此珍飾赴會余亦同往及返時已透曉鐘四鳴矣又談瑣事約半時許方歸室就寢（此係另一寢室）往者余妻甫卸粧畢余卽鎖閉頸圈於鐵箱中然時或回室較遲則亦忘之今晨余入余妻室中余妻曰頸圈昨夕未及鎖去盍速鎖入箱中余如其言而此贗品遂發現矣博士問曰昨夕夫人御頸圈之前君躬爲之自箱中取出耶男爵曰然博士曰尙有他人共此鐵箱否曰僅余妻一人曰君言前此亦偶或不以頸圈鎖箱中亦嘗有圈在箱外延及二十四時之久者耶男爵曰余不能憶此但：：：既而曰然有之兩星期前余以事蚤出是晚余妻御頸圈他往越二日余方憶及而鎖之則圈在箱外已倍於二十四時矣博士曰夫人既與君共此箱胡不鎖之而必欲待君耶男爵笑曰余之所謂共者謂彼知此鐵箱耳非謂有啓閉之職也余嘗再三囑余妻爲余啓箱不應卽強之至半小時外終不可謂各有權限不能妄動故爾時余妻不置圈箱中實不足怪也博士頷之不復詰乃請導入夫人之私室中（卽失竊之寢室）及門立闖察細察門緣

（門之邊）及門鈕（門上之扁形圓球旋轉之即以啓閉其門）可數分鐘遂入門垂其手蹠躩室中自此端達彼端往返頗有程序地板及氈條（西人室中凡往來足跡所經之處恆舖粗布氈條）幾於寸寸細辨既而至夫人床畔注視氈條若有所獲數分時後復自床畔徐行至衣櫃之旁其足所經處原有輕淡之足印一行實男爵所未見既至衣櫃更徐行至門次略停復由門次至床畔行時時於掌中及膝際劃三角形之三角角意即床與櫃與門也小頃又至櫃旁突問男爵曰余意頸圈殆置諸此櫃之抽屜中耶男爵指而告之曰然即在此一抽屜中被竊時抽屜方固鎖賊乃壞之懷頸圈以去博士細察抽屜見傷紋縷縷刻裂至深謂男爵曰彼用以壞此抽屜之器急應推究試觀傷部爲一小螺釘而抽屜之一邊則已全裂詎不可疑更有不解者以一善奏提琴之人在昨夕之老晴天氣而履底乃滿沾泥垢其指漬有炭紋似是造鉛筆以爲生者且在此空氣薄弱之室中而復用強力之器械以啓此抽屜豈非一絕大疑竇耶言已舉目斜睨男爵男爵曰君曲繪之人余迄未一見且未嘗或聞博士曰余亦然今我輩所推求者愈遠或且別有他故男爵曰別有他故耶可見告否博士不答瞥見小紙包一啓而視之問男爵曰夫人常用之藥劑君當知其名男爵曰今晨彼不能安睡服維郎那兒十格林（安睡藥之一種）故竊賊入室彼方熟睡未之聞博士即

以舌尖舐紙以察藥味旋卽摺紙如故納懷中又出顯微鏡一細察儲放頸圈之白緞小盒方舉盒於手忽有一不粘貼硬紙之照片驪然自匣下墜地片端附屬一紙綴之以針博士急俯身拾起略一檢視態卽犬異有驚喜色謂男爵曰此事設不擾及夫人余懼難於措手君能命一僕往邀夫人來此否耶男爵曰彼已外出往慰其友人之病余以彼體質甚弱外出能得良空氣亦任之不久當自回時博士之眼光又注視窗架間自架間剝泥土少許與室中地毯上之泥土置顯微鏡下細辨之旋問男爵曰夫人簽字其式如何能見示耶男爵卽取其夫人手書之書柬數紙付博士博士審視數四且與紙片細較已而謂男爵曰余今不得不發一失禮之問君與夫人相安否耶男爵赧然實告之曰結褵之初余妻若患狂疾謂余有外遇交辭無寧日如是者可數年余至以爲苦去今六月前余與彼作長談曲譬久之彼忽恍然悟允吾自制其無謂之愚妬余初亦不以其言爲可信乃自是而後性質大變其妬若失今則倡隨甚樂殆非吾初料所及矣博士曰然哉案有着矣盍下樓夫人歸當有以報命遂相率下樓抵廳事則聞者方啓門蓋夫人歸矣有問博士請男爵屏左右謂夫人曰夫人怨我無狀我今所言夫人聞之必始而怒甚終乃恕我六閱月前夫人受男爵之感化欲自療其妬願以習之既久勢有不能乃陰就馬丹魯平娜囑爲療治魯乃一女催眠家善治心疾

爲夫人施術數。次病竟霍然而愈。夫人感其德厚。酬之。然所酬者。余意殆非現金。而爲一銀行支票。魯乃描做票中所簽字跡。另署一券。謂夫人允酬十萬金。贖券既成。卽攝一影函致夫人。索償其值。夫人故誠厚。今遇此意外之不幸。而又不願以療妬事告男爵。皇急無措。遂決意自竊頸圈。擬鬻之以償魯平娜之奸。願夫人素不司鐵箱之啓閉。至兩星期前。適男爵外出。方得携頸圈就一珠寶商店。囑仿造偽圈一事。造竟仍以真圈鎖鐵箱中。至今晨。男爵又未將真圈鎖去。夫人以時不可失。遂急取而更易之。於是真圈去而偽圈現矣。夫人性厚。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固非甘自作奸者可比。事後夫人預計偽圈若爲男爵識破。則案情巨大。必付偵探。因虛搆形跡。希圖掩飾。然以誠正之人而爲此轉。乃自暴其拙。余意夫人嘗讀偵探談知指印足印。爲偵探家著意之主眼。故以炭粉之紙。依報紙所刊之指印。臨摹其一。轉印於門鈕之上。夫人聞至此。泣且呼曰。何大地之上有君。而君又何由體察入微。一至於此也。博士曰。是有說使印彼指印者。實有其人。則儲放頸圈之緞匣上。亦必有同式之指印。今匣際固無有也。且夫人所摹之指印。有曲凹之絃紋。察其狀實爲一善撫提琴者。左手之姆指。余初疑此案之主。人爲古佩立克。想係當時之善撫提琴者。然古佩立克其人。顯與此案無關。固不容妄疑者也。尤有進者。室中之足印。亦至爲詭異。其一昨宵天色甚佳。足間安得有

泥○其○二○足○印○自○夫○人○之○床○畔○而○達○櫃○旁○自○櫃○旁○而○達○門○次○在○夫○人○之○意○殆○以○偵○探○見○之○必○以○竊○賊○入○室○後○乃○復○啓○門○而○出○足○跡○瞭○然○決○不○至○轉○疑○及○夫○人○不○知○此○足○印○爲○大○式○之○男○履○而○於○夫○人○床○畔○除○大○式○男○履○之○足○印○外○復○有○小○式○女○履○之○足○印○顯○係○夫○人○先○剝○取○窗○架○間○之○泥○另○取○男○履○一○雙○以○水○濕○泥○塗○諸○履○底○然○後○易○女○履○爲○男○履○男○履○之○足○印○遂○得○呈○露○於○地○板○及○氈○條○之○上○且○余○於○窗○格○間○得○見○夫○人○所○棄○之○維○郎○那○兒○少○許○果○使○夫○人○於○晨○間○五○時○服○維○郎○那○兒○十○格○林○則○九○時○之○前○好○夢○方○濃○必○不○能○起○今○日○之○事○余○已○推○測○詳○盡○所○不○知○者○彼○券○間○所○簽○之○字○或○爲○夫○人○親○筆○或○係○自○他○處○摩○下○則○不○可○不○究○余○細○察○照○片○確○係○夫○人○手○筆○然○夫○人○不○必○懼○蓋○縱○係○親○筆○而○其○情○出○於○威○逼○或○虛○僞○者○則○券○必○無○效○夫○人○愀○然○曰○簽○字○與○否○余○已○不○復○自○知○但○縱○出○親○筆○亦○必○於○術○中○所○簽○不○然○余○何○至○以○十○萬○金○許○人○也○博○士○曰○然○則○夫○人○此○時○亦○許○我○施○術○一○次○以○結○此○案○乎○夫○人○首○肯○博○士○遂○爲○之○施○術○果○見○夫○人○行○動○宛○如○受○魯○平○娜○之○魔○力○而○提○筆○簽○字○（按此與中國之圓光術相類）於是全案乃大白既而夫人醒逮魯平娜男爵欲置之於法而夫人雅不欲使羅馬之人聞其往日之妬行爲請於男爵厚譴而逐之

噫吾夫……吾至愛之……女子言至此卽顛不成聲淚絲絲下被兩頰幾滿急回其首出素巾拭之旋又續言曰吾夫珍重妾身已屬君矣語畢卽與此僵臥之垂死男子親吻者再

女子何人巴黎城外農家女也乃父已物故母亦年近半百華髮盈顛矣膝下無男兒僅此一女恆欲得一快婿慰桑榆暮景願鄉里少年粗鄙無文者多率不足當女意因之拈支年紀小姑尙未有夫也

女雖農家女丰姿頗楚楚少年撒克者女之鄰居也覲女美恆百計獻媚其母女微窺其意姑虛與委蛇之撒克竊喜以爲彼姝果有情於己也一日邀女游公園乘間露求婚意女笑曰爾且歸引鏡自照蓋譏其貌不揚也撒克出不意嗒焉若喪知其事者率拍手揶揄之

未幾戰事起德軍破比利時長驅入法境距女所居僅數里法政府大震急下徵兵令撒克名列尺籍遂荷戈赴前敵於時戰事劇烈軍中往往數日不得食女母聞之愛國心勃發恆親携食物冒險入戰綫餉軍士雖砲彈如雨不顧也

一日適遇撒克臨陣已三日夜矣未得一飽疲極倒臥濠溝中女母見之呼曰噫此撒克也爾何不戰豈畏死耶撒克呻吟曰媼……我已三日不食矣女母曰起……起……我有麪包清水在此爾

其食之速戰速戰戰勝後吾以女妻爾也撒克呼曰姆此言信乎女母指天爲誓撒克躍然起大呼殺敵聲未畢而一彈貫其胸倒矣

女母見撒克中彈卽疾馳去引一紅十字會員至昇赴醫院中醫生裹創已撒克甦目微張顧見女母已至女亦盈盈立於其側乃方振其微細之聲謂女曰嗟乎吾愛卿母已許我矣卿其何如女顫聲曰妾許君妾爲國家故許君撒克於是緊握女手兩目注視女面不少瞬旣又呼曰吾妻……吾至愛之妻……女亦凄然答曰吾夫……吾至愛之……語未畢而淚隨聲下矣撒克又曰吾妻肯與我一接吻乎女含羞應之撒克乃面現笑容而逝

小哀情

旁貝城之末日

(瘦鷗)

「旁貝城之末日」亦影戲中傑構之一。原名 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曩時維多利亞劇場嘗一演之。特別增價以示優異。顧連演數夕。四座輒滿。擊節歎賞之聲。幾破劇場而出。汎濫於上海一市。其價值概可想見。惟爾時予尙無意於影戲。故未之見。偶聞人力繩其美。每引以爲憾。比來百無聊賴。舊恨與新愁並集。則恆以影戲場爲吾行樂地。適值東京影戲園開演斯劇。遂拉吾友丁悚常覺同往臨觀。則情節佈景並臻神境。不覺歎爲觀止。中夜歸來。切切若有餘思。丁子謂予曰：是劇哀感頑豔。大可衍爲哀情小說。子亦有意乎？予曰：諾。越旬日。遂有斯作。

話說古時的羅馬有一個赫赫有名的大城名兒喚做旁貝。如今這城兒雖已沒沒無聞。地理圖上早沒了他的大名。只剩幾塊斷碑殘碣。供後人的摩挲。憑吊。然而從前他老人家倒也出過好一會子鋒頭。瓊樓傑閣。丹碧相望。通衢大道。車馬如雲。委實能和二十世紀的巴黎倫敦稱兄弟。不相上下。呢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當時那旁貝城裏有一個水樣清。雪樣淨。花兒般嬌。玉兒般艷的賣花女郎。芳名喚做妮蒂霞。NYDIA。雙輔。媽紅。彷彿是初統的海棠。眉彎入鬢。好像是雨後的春山。加着那櫻桃之口。蝟蟻之頸。柔荑之手。楊柳之腰。襯托上去。簡直能當得旁貝城中天字第一號的美。

人兒在紅粉叢裏儘可跳上寶座南面稱王。瞧那滿城粉黛一個個北面稱臣不敢仰視無奈上帝造人總不能十全十美造婦人自不必說更要留些兒缺憾免得生下了一副傾國傾城的玉貌顛倒大千世界上芸芸衆生一會兒情咧鍾一會兒相思咧一會兒殉情咧纏繞個不清鬧得那情神死神奔走僕僕沒有片刻休息所以世界上的婦人雖然好似恆河沙數然而能設當得這美人兩字的却是鳳毛麟角很少很少這一位妮蒂霞姑娘分明好算得是一個美人瞧他口如櫻桃頸似螭鱗手同柔荑腰比楊柳就是頰咧眉咧也能說是初綻的海棠咧雨後的春山咧巨耐那兩個眼兒偏偏配不上那些秋波媚眼星眸鳳目典麗風華的形容詞說出來別教看官們嚇了一跳原來這一位妮蒂霞姑娘實是一個盲美人當時有許多人見了他都不免歎一口氣兒說這好好一個姑娘一輩子便糟了有的人却帶着一種滑稽的口吻說他生着這一副嬌滴滴的花貌本該生在天上不知怎樣半空裏起了一陣暴風把他吹落人間張眼一瞧只見這偌大世界上都是些凡夫俗子沒一個看得上眼越看越覺不耐煩起來索性發一個很挖掉了雙瞳給他一個一瞶不視咧又有一個好事的文人特地做了一首詞曲調他道「悄悄又瞶瞶似瞶偏醒個人丰貌太娉婷雪鬢雲光聚月忍再睇星河必盼清冷暗已惺惺那關秋水不晶瑩多管爲郎非冠玉未肯垂青一

這曲兒一出倒也風行一時頗有唱遍旂亭之概這都不必細表不過是做書的喜歡說閑話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了一大堆其實是無關宏旨的且說那妮蒂霞雖是瞎了這兩眼還不算可憐最可憐的他委實是一個淪落天涯的畸零女子既沒有父母兄弟又沒有親戚朋友子然一身孤苦無依投身在一家小酒店裏藉以度日早上提了一大筐的花踽踽涼涼的出去喚賣回來時又須當一名跑堂丟下花籃就捧酒盤摸摸索索的伺候客人們要是有一些兒不周到那如狼如虎的女店主立刻把拳兒脚兒一古腦兒發將上來就是那一大籃的花也須朵朵賣完要是剩着一朵回去便免不了他痛罵毒打幸喜這花兒倒難得賣不完的可是他瞎了那一雙星眼人家見他煞是可憐惻隱之心不覺油然而生自不免要去買他一二枝况且他面龐既生得俊那一串珠喉也甚是嬌脆真好似花港鶯啼畫梁燕語每當風光明媚之辰穿過條條曲巷時一聲聲嬌呼賣花頓時把人家紅樓裏的嬌娃麗妹香夢驚回一個個從朱鳥窗中探出螭首來喚他小住作戒他幾朵兒原來他的嚶嚶珠喉的確有些兒魔力教人聽了不怕你不魂銷心醉有許多人都說妮蒂霞的一聲賣花簡直是不同凡響直能抵得歌臺舞榭裏那些花姑娘柳姑娘們的一曲清歌吟因此上每天一清早他提了滿滿的一籃花出來回去時籃兒裏總變了個空空如也那女店主見他賣

花倒有些兒本領，便不甚難爲他。妮蒂霞也就含辛茹苦，噙着眼淚兒，一天天過這淒涼勞碌的光陰。看官們啊，這賣花女郎妮蒂霞的歷史，大約都已明白了。在下却要在這裏騰出一枝筆兒來，敘述一個氣餒薰天、無惡不作的大奸巨猾。看官，你道這大奸巨猾是誰？說來也使人不信，却偏偏是個伊利士大廟裏的大主教，挨培司 ARBACE。他面上戴着一個高尚純潔的假面具，背地裏却不時的做那種男盜女娼的事兒。憑着他隻手掩住勞貝全城百姓們的耳目，整日價在廟裏花天酒地，及時行樂。他腦兒裏心坎裏那裏有甚麼上帝？那裏有甚麼聖經？委實是一個浪子罷了。他手下有個徒弟名兒喚做挨莎雪地司的 ASSOCIÉES，倒是個講道德有血性的君子。眼瞧他師父一派小人行爲，一百個不以為然。時時連着那三寸廣長之舌，苦苦的勸他師父無奈，忠言逆耳，沒有甚麼效力。他師父只當是一陣耳邊風，置之不理。任你說得舌敝唇焦，吾却吾行吾素。天天放蕩作惡，如故這一下子把個挨莎雪地司恨得牙癢癢地，暗中時時想發作。這是後事，姑且按下不題。且說這時勞貝城中又有兩個鼎鼎有名的美少年，一個名喚克勞格司 CLAUDUS，一個名喚克勞狄司 CLAUDIUS，都有才有貌，卓犖不羣。城中那些如花如玉的姑娘們都瞧他們好似兩條大魚，時時想安排香餌去釣他們來。但是克勞格司却早已有了情人，芳名叫做媽紅絲 TONS，出

落得也容華閉月。倩影羞霞。一般人都稱他是旁貝城中的花冠。平日和克勞格司着實有情一寸。芳心委實沒有一分鐘不縈繞在這少年郎君身上。克勞格司自然也把滿腔子無限的熱情全個兒交給媽紅絲兩下裏。一塊兒游泳於愛河情波之中。其樂無極。然而他們到底怎樣怎樣的快樂。在下只得敬謝不敏。沒有這一枝生花筆去描寫出來。加着在下也從沒嘗過情場的樂味。苦味。倒或者領略過一二。所以寫來。寫去。總是隔靴搔癢。只怕把吾兩包子噙着的淚珠兒。却迸了出來。閑話休絮。如今吾這紙上舞台總算已行過了開幕禮。那幾個名角也已一一登場。以後須得請看官們架起了眼鏡兒。瞧這一齣大悲劇。咧。却說一天濱暮時候。那一抹玫瑰色的斜陽。還戀着人家鴛鴦之瓦。彷彿是情人把別不忍遽去的樣子。克勞格司從家裏出來。同着他生平第一知己克勞狄司去。瞧他情人媽紅絲一路說着笑着。甚是快意。走到半路上。斗的遇見了那賣花女郎。妮蒂霞。亭亭的坐在一處石階級上。玉盤上笑渦。雙暈。微帶薔薇之色。斌媚可愛。只可憐那一雙眸子。兀是合着縫兒。那班小說家所說的甚麼流波送媚。咧。盈盈善睐。咧。臨去秋波那一轉。咧。一概沒他的分兒。便是穿着的衣裳。別說是水綃霧縠。輕倩如雲。就這一襲布衣。也有幾處開了洞。露出那白玉似的水肌。更有那裙下雙趺。竟不襪不履。聽他赤着玉色森森。皎然照眼。那時他悄然坐在那邊。把纖纖

春。荷。不。住。的。拈。弄。着。一。朶。玫。瑰。花。兒。上。的。花。瓣。似。乎。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一。般。克。勞。格。司。一。瞧。他。花。籃。裏。還。剩。一。小。半。的。花。兒。便。和。克。勞。狄。司。買。了。他。幾。枝。玫。瑰。欣。然。而。去。更。走。了。一。程。已。到。媽。紅。絲。家。裏。媽。紅。絲。花。顏。上。掬。着。笑。容。歡。迎。他。們。大。家。講。了。一。會。閒。話。斜。陽。已。漸。漸。兒。落。去。天。黑。了。明。月。上。了。一。道。道。的。清。光。映。得。窗。外。滿。院。子。都。篩。了。花。影。樹。影。媽。紅。絲。斜。轉。星。眸。向。外。邊。瞧。了。半。晌。倏。的。媽。然。一。笑。站。起。身。來。鶯。聲。嚶。嚶。的。向。克。勞。格。司。道。郎。君。你。不。見。今。夜。一。輪。皎。潔。飛。光。千。里。那。靈。湖。裏。萬。頃。波。光。定。然。好。似。碧。玻。璃。一。片。吾。們。閑。着。沒。事。何。不。乘。興。往。遊。一。舸。輕。盈。容。與。明。月。之。下。可。也。不。數。瓊。樓。玉。宇。間。呢。克。勞。格。司。撫。掌。笑。道。着。啊。着。啊。今。夜。有。明。月。有。美。人。簡。直。是。兩。美。俱。并。吾。携。着。美。人。對。着。明。月。廁。身。雲。水。鄉。中。說。一。會。情。話。搥。一。會。清。光。呵。呵。克。勞。格。司。真。個。銷。魂。咧。媽。紅。絲。嬌。嗔。道。書。生。總。脫。不。了。書。卷。氣。去。便。去。了。誰。要。你。咬。文。嚼。字。來。說。着。把。那。兩。點。春。腫。刷。的。斜。到。眼。角。上。飄。了。克。勞。格。司。一。眼。接。着。遞。過。一。隻。柔。若。無。骨。的。玉。手。來。納。在。他。情。郎。臂。間。克。勞。格。司。微。微。笑。着。當。下。裏。舉。手。在。他。好。友。肩。上。擱。了。一。下。歡。然。說。道。克。勞。狄。司。同。吾。們。一。塊。兒。游。湖。去。別。匆。匆。歸。去。辜。負。這。良。宵。啊。於。是。三。人。相。將。出。門。直。到。靈。湖。邊。喚。了。一。艘。小。艇。坐。了。蘭。槳。動。處。打。破。碧。波。潑。刺。刺。的。向。湖。心。而。去。這。當。兒。那。伊。利。士。大。廟。臨。湖。的。高。台。上。邊。也。正。有。一。個。人。在。那。裏。負。手。賞。月。往。來。微。步。這。人。不。是。別。

人。正。是。那。大。主。教。挨。倍。司。原。來。他。見。今。夜。好。月。色。知。道。湖。中。定。多。遊。船。到。這。高。臺。上。來。一。壁。算。是。賞。月。一。壁。也。趁。此。瞧。瞧。湖。中。可。有。甚。麼。美。人。兒。沒。有。要。是。能。覓。弄。得。到。手。自。然。不。怕。沒。有。金。屋。藏。嬌。倘。然。弄。不。到。手。一。飽。眼。福。也。好。看。官。你。們。別。道。這。大。主。教。不。守。清。規。貽。羞。教。宗。他。原。是。一。心。皈依。美。人。並。不。皈依。上。帝。的。他。望。了。一。會。月。就。把。那。兩。個。尖。銳。的。鷹。眼。向。湖。心。望。去。却。見。一。艘。小。艇。容。與。中。流。只。在。銀。波。上。搖。晃。彷彿。是。一。隻。小。孩。子。的。搖。籃。一。般。艇。上。坐。着。一。個。美。人。兒。和。兩。個。美。少。年。似。乎。在。那。裏。促。膝。談。心。這。時。月。光。如。水。籠。在。那。水。心。艇。上。正。照。着。那。三。個。影。兒。只。好。似。霧。裏。看。花。模。模。糊。糊。的。瞧。不。清。楚。那。美。人。兒。的。蓋。代。容。華。大。主。教。好。不。情。急。疾。忙。掏。出。一。個。望。遠。鏡。來。放。在。眼。兒。上。一。望。不。道。兩。眼。剛。射。到。那。艇。子。上。頂。門。上。早。轟。的。一。聲。一。縷。蕩。魂。已。從。泥。丸。宮。裏。奮。門。而。出。飛。上。半。天。飄。飄。蕩。蕩。的。飛。了。好。一。會。沒。有。去。處。纔。依。舊。回。來。接。着。定。了。定。神。又。打。起。望。遠。鏡。望。了。一。望。只。見。那。美。人。兒。是。個。上。天。下。地。一。時。無。兩。的。麗。姝。別。說。是。世。上。彌。翠。羣。雌。中。找。不。出。第。二。人。來。就。是。捉。那。天。上。的。安。琪。兒。來。一。比。也。立。時。失。色。大。主。教。瞧。了。好。久。直。瞧。得。個。黯。然。銷。魂。全。身。的。骨。兒。一。根。根。都。化。做。了。泥。又。好。似。一。個。倒。栽。葱。掉。在。白。蘭。地。酒。裏。直。要。醉。倒。在。這。高。台。之。上。且。不。題。這。壁。廂。大。主。教。魂。銷。魄。落。單。說。那。壁。廂。克。勞。格。司。的。眉。飛。色。舞。他。坐。擁。如。花。環。遊。了。靈。湖。一。辭。晚。風。兩。縷。明。月。一。舟。飄。

飄蕩蕩的隨波上下。真個是春水船如天上坐。足足遊了兩個鐘頭。纔返棹歸去。送媽紅絲回到了家裏。便與辭而出。與與頭頭的同着克勞狄司。一路踏月而來。可巧經過一家小酒店。斗覺酒興勃發。就一同闖將進去。不想腳兒剛跨進門限。猛聽得一種幽咽悲切的哭聲。隨風飄度過來。宛如半夜裏哀鶻嘯月的一般。克勞格司好生詫異。立住了腳。舉目一瞧。却見那日中所遇的賣花女郎。刺蝟似的縮在一邊壁角裏。把素手掩着花面。兀是飲泣。那兩個香肩。便聳動不已。脚下正掉着那隻花籃。十幾枝的玫瑰花花瓣。零落散了一地。他的旁邊立着一個老母豬般的胖婦人。兩手又在胸前滿臉現着惡狠狠的容色。一壁氣噓噓地的宛如吳牛喘月。一壁怪聲怪氣的罵道。該死的小蹄子。今天你又和那一個小後生開頑笑。這一籃花。還剩這許多。你倒好大胆。敢回來見老娘。嗚嗚。該死的小蹄子。你眼兒裏沒有老娘。老娘却要教你瞧瞧吾的手段。說着。點起了腳尖。擊起了兩個斗大的鐵拳。壓將下去。克勞格司忙趕上一步。前去攔阻。那胖婦人却給他一個白眼。用力拉了妮蒂霞的玉臂。一旋身入內室而去。接着就聽得一陣子鞭聲。罵聲。哭聲。互相應和。從裏邊送將出來。克勞格司聽了好不着惱。全身熱血如沸。臉兒頓時緋紅。正要破門進去。救那可憐的女郎。忽見門兒關的開了。那女郎已如飛而出。胖婦人還不肯相捨。野牛似的從後趕來。克勞格司怒叱一聲。歛的

伸出一隻鐵臂來把他攔住。一臂却護着妮蒂霞。那胖婦人見他來頭不小，倒楞了一楞，不覺退下了。三步克勞格司厲聲叱道：「好一個忍心的賊婆子！這女郎瞎了兩眼，已是世界上不幸之人，吾們合該可憐見他。你既絲毫沒有憐憫之心，反敢用辣手欺侮他。這是那裏說起？如今老子在這裏瞧你，再使出甚麼手段來？胖婦人沈默了半晌，纔囁囁的說道：「客官，這這不干你的事。」克勞格司怒呼道：「老子偏要干如何？以後吾不願意聽這可憐的女郎再受你的虐待。這錢囊你將出女郎便算是吾的了。說着探懷掏出一隻錢囊來，鏗的向地下一擲，扶了妮蒂霞，望外就走。從此妮蒂霞就出水火而登衽席，安安逸逸的住在克勞格司家裏。一天到晚也沒有甚麼事兒做。或是嚼着珠喉唱歌，或是舉着素手採採花，或入小園飼白鴿，或坐斗室和克勞格司談心。克勞格司也待得他很好，彷彿是自己的弱妹。吃着咧咧關心。妮蒂霞雖不能見這少年郎君的蓮花之貌，腦兒裏却似乎已嵌着個郎的小影。綺窗靜坐時，往往縈念這影兒裏的情郎，不能自己。可是妮蒂霞原也是一個聰明絕世的女郎，情竇早已開了好久，不過當初潦倒風塵，那愛情渺無所寄。如今末路窮途，忽地遇了這多情多義的少年，又承他百般的溫存體貼，芳心中自不期然而然的發出情苗。愛芽來了一天早上，妮蒂霞便珊珊的步入芳園，親自採了許多玫瑰花，湊在櫻唇上，親了好幾個吻。

就走到克勞格司臥室外邊。玉顏蘊着笑容，拈了那朶朶玫瑰，撒在地上，表他粉肱中一片深情。教個郎知道，誰知剛剛撒完了，走開忽聽得後邊來了一陣子羅裙綵縵之聲，又從風裏吹過一種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香味來。妮蒂霞疾忙隱在一棵柳樹後邊，側耳細聽，似乎那來人已入克勞格司臥室而去。不一會就聽得一片吃吃的嬌笑之聲，分明是個美人兒的笑聲。妮蒂霞不覺呆了半晌，心兒別別的亂跳。當下立時轉出樹後，躡足潛入臥室，把繡帷兒遮着，凝神聽去。微聞兩口兒正在綠窗下，唧唧情話。卿卿吾吾的，煞是親熱。妮蒂霞不聽猶可，一聽心坎裏便酸溜溜的，有了醋味。香軀亂顫，幾乎栽將下來，忙捧着酥胸飛也似的逃出去，伏在那柳樹後邊，作無聲之啜泣。一點靈犀，差不多已擣爲微塵。咧然而克勞格司那裏知道，仍然情脈脈意綿綿的，擁着嫣紅絲，嫵媚私語，領略柔鄉樂味。想不到門外却有個痴情女子，已哭得變成了淚人兒。嫣紅絲和克勞格司，情話了一點多鐘，方始回去。回到家裏，瞥見玉鏡台上放着一封信兒，卽忙拆開來一瞧，却是伊利士大廟的大主教挨培司寄來的。上邊寫着道：「嫣紅絲女士，妝次夙仰，女士熱心聖教，爲聖門蓋臣，本主教久已心折。茲以卽晚七時，敝廟中有使法事宜，實爲從來所未有。務望女士屆時光賁，盼切盼切。伊利士大廟大主教挨培司啓事。」嫣紅絲得了這封信，甚是喜悅。原來他平日最喜歡瞧教士們

使法加着一向又信仰這大主教簡直是替天行道聖門第一個熱心弟子因此一到紅日匿彩的當兒就匆匆出門往伊利士大廟去這時他夢想也夢想不到這神聖莊嚴的大廟却是個妖魔之窟比了龍潭虎穴還要可怕一進了那門就好像從九天上墜入九幽地獄咧無奈此刻惟有在下做書的和看官們知道這個那美人兒正如睡在鼓裏一無所知待要向他打個招呼可也來不及他早已珊珊的到了大廟門前進了門便有人引他到一個所在似乎是一間密室的樣子抬起星眸來一瞧却見那大主教挨培司涎皮涎臉的立在面前油嘴滑舌兒的說道吾的乖乖你來了吾等得你心兒焦咧如今快把你櫻唇湊將過來給吾親一親兒說時伸出那猿臂來要撲媽紅絲的楊柳腰媽紅絲愠的變了朱顏刷的倒豎了蛾眉玉軀顛顛的退下了幾步忙展了一雙藕臂預備撐拒那挨培司亂草似的黑鬚裏露出了紅紅的舌尖滿臉含着笑又說道吾的乖乖你快和吾親熱親熱罷吾心兒裏抓爬不出的癢得難熬了媽紅絲怒呼道大主教你可是喝醉了酒不成這是甚麼所在你又是個甚麼人要是敢侮辱吾一個弱女子把手指觸一觸吾清白的身體吾便不與你干休挨培司捱近過來仍笑着說道吾的小鴿兒氣鶻哥哥似的做甚麼來吾原也知道你捧着那小白臉兒克勞格司一時捺不下去但是你要知道那些小後生的愛情最靠不住當着你面說

怎樣。怎樣的。愛你。一句話兒。糖。一句話兒。蜜。等你。一去。他就去迷旁的女孩子了。你的克勞格司。也是這一流人物。不信。吾給你瞧。說罷。走到一隻爐兒旁邊。點上了一個火。念了幾句經。不一會。白烟便騰騰而起。迷漫一室。烟裏坐着那克勞格司。正擁着許多舞女。在那裏抱腰接吻。扭股糖兒似的。難解難分。停了會兒。纔漸漸不見。烟兒都消散淨盡。挨培司得意洋洋的回過身來。笑向媽紅。絲道。吾的可意人兒。你瞧了怎麼樣。克勞格司那裏把真心對你。惟有吾纔是你。至忠不貳的忠臣呢。媽紅。絲搖手大呼道。吾不信。吾不信。這是你的妖術。克勞格司斷不是朝三暮四的人。挨培司雙眸熠熠的現着兇光。怒喊道。吾不管你信不信。從此以後。你就是吾的人兒。一面說。一面跳將過來。把媽紅。絲柳腰緊緊攢住。剛要低下頭去。親一個。一相情願的吻。驀聽得彭的一聲。門兒倒了。飛鳥般跳進他徒弟挨莎。雪地。司來。用了兩條鐵臂。把挨培司攆開。直把個挨培司跌到五尺以外。一壁喚媽紅。絲快逃。媽紅。絲遇了這救命福星。得以脫身於妖魔之手。只一時不及道謝。連忙出了密室。一溜煙。逃出這萬惡的伊利士大廟而去。然而一寸芳心。還不住的突突亂跳。不敢回到自己家裏。就跑去求他情人保護。於是克勞格司便留他住下。那時媽帶霞剛在園中餵了白鴿出來。聽得媽紅。絲又來了。心中好不悶損。并且不知道爲了怎麼一回事。竟要勾留在這裏。那醋海裏萬斛酸水。作波。

於妮蒂霞酥胸之內直要把他芳心盪碎。這晚上克勞格司又來喚他去伴。嫣紅絲同匪攙他到那臥房裏。妮蒂霞本一百個不願意，只也不忍拂克勞格司的意見，便握了握他的手，櫻口裏透出一絲微喟之聲。懶洋洋的在櫬上坐了下來。這一夜妮蒂霞並沒上床安睡，坐在那裏兀是嚶嚶啾啾。泣把淚珠兒彈到天明。天兒一亮不等嫣紅絲起身，已悄悄地走了出去。第二天克勞格司和嫣紅絲成日的在一塊兒朝曦烘窗時，便一同在一泓綠水畔臨流照影，到了日移花影時，又在綺窗前並頭絮語。兩人的情致直纏綿到了一百二十分，只撇下個隻隻可憐的妮蒂霞，低頭向暗壁獨自咀嚼。情天苦味把那一隻眸子變做了流淚之泉，只當着克勞格司，又不敢傾吐他的胸臆。一味的學那息夫人閉着瓠犀脈脈不語。克勞格司生受着嫣紅絲千種溫存，百般體貼，自然也不甚注意。於妮蒂霞了。妮蒂霞含淚飲恨，好不容易推過了一日一夜。第二天早上再也不能忍耐下去，背地裏出了克勞格司家，惘惘然的奔進伊利士大廟，捧着那酥胸撲的伏倒在神壇跟前，哭了好一會。纔悽悽惻惻的說道：呀！大神啊！求你可憐見吾一個痴情女子，使克勞格司回心向着吾，別只戀着那嫣紅絲。要是大神不聽吾的祈禱，依舊是袖手旁觀。這一顆心便寸寸碎咧呀！大神啊！求你發些兒慈悲心罷。可巧這時那挨培司從裏頭出來，一聽得這話，不覺立停了脚，把手兒托着下頷沈思了。

半响就點着頭。走到妮蒂霞身旁，輕輕的拍了拍他香肩，柔聲說道：「可憐的女郎，你到底爲了怎麼一回事，不妨細細的和吾說。吾是這裏的大主教，一切都助你的。妮蒂霞聽說是大主教，不敢怠慢，卽忙行了個禮，銜哀說道：「不瞞大主教，說小女子並不爲了甚麼，只爲了這一點情，可是這情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很利害的東西，能使人死，小女子不知怎麼樣，也被這無賴的情絲牢牢纏住，斬又斬不斷，解又解不脫，委實已到了一個無可奈何天的境界。論起小女子的身世，也很悲慘。八九歲上就沒了老子娘，風泊鸞飄，過了幾年，纔進了一家小酒店。早上出去賣花，回來再做跑堂。那女店主生性凶狠，吾不知吃了他多少苦。一天賣了花，回來剩了十幾枝，他便把吾一陣子痛打毒罵。這當兒恰好來了那冤家克勞格司，眼瞧那女店主虐待吾，心中抱着不平，立時出了錢，把吾買回去。從此吾跳出火坑，居然破題兒。第一回過這太平日子，個郎又是若有情，若無情的待吾。但是吾性兒最是纏綿，不上幾天，心坎裏早深深的嵌着個克勞格司朝也。想他暮也想他，真個是十二時中腸九迴，推不器，推不開。那裏知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却戀着個嫣紅絲，並不把吾放在眼兒裏。這幾天兩口兒索性時在一塊兒，情兒熱得像火一般。吾一天到晚總在他們肘腋之間，雖是瞧不見他們那種親愛之狀，只一聽了兩下裏親親密密的情話，心中也如何攔得下今

天忍無可忍。只得趕到大廟裏來。求大神可憐見吾咧。挨培司聽罷。面上頓時現出瘳笑之容。欣欣然說道。女郎。你別傷心。吾助你。就是今天晚上。你到這裏來。吾給你一瓶藥水。這藥水給克勞格司一喝。他自然立刻把心兒向你了。此刻你快去罷。妮蒂霞道了謝。捧了挨培司的手。親了一親。歡歡喜喜的回去。知道情場風味已到了苦盡甘來之日以後的幸福。正無止境呢。苦苦的盼到紅日落去。便偷偷摸摸的往伊利士大廟去。取了那瓶藥水。回來第二天晨餐以前忙做了一杯茶。倒了藥水下。去。嬾嬾婷婷的走進克勞格司臥室。花靨笑倩。唇櫻半綻。做了個翠袖殷勤。捧玉鍾。把那茶遞給他。意中人克勞格司。瞧着那柔媚之態。非常快樂。擎起杯來。啣啣啣啣。喝了個乾淨。誰知道不到三分鐘光景。克勞格司斗的亂跳亂嚷。起來。兀在室中打旋兒。兩個眸子裏放出一種異光。好像是狂人一般。妮蒂霞木立一旁。不覺呆了。只低着螻首。垂着玉手。一動都不動。彷彿是一個石刻的美人。停了一會。克勞格司已如飛而出。跑了個不知所往。這一天恰是大神聖誕節。日伊利士大廟中。開了個祈禱大會。旁貝城裏男女老小。大半到場。廟的後邊搭了一隻高台。台上垂着一個大幕。幕前有幾個教士。鄭鄭重重的在那裏講道。挨培司却坐在幕後。私下裏喚了許多舞女。大跳天魔之舞。一個個穿着金縷衣。曳着百蝶裙。往來盤旋。真好似花花對舞。燕燕交飛。挨培司真瞧得心花怒

放。嘻。開。了。那。獅。子。大。口。合。不。攏。來。只。把。個。挨。莎。雪。地。司。瞧。得。憤。氣。填。膈。怒。火。幾。乎。冒。穿。了。天。靈。蓋。這。天。祈。禱。會。散。後。便。趕。去。找。挨。培。司。而。數。他。荒。淫。之。罪。說。要。宣。告。國。人。驅。除。妖。孽。挨。培。司。聽。了。這。話。好。似。當。頭。打。了。個。霹。靂。握。緊。了。兩。個。拳。兒。指。爪。直。要。穿。透。手。背。鬪。他。去。時。連。忙。取。了。一。把。利。刃。躡。足。跟。將。出。去。跟。到。街。上。一。個。幽。靜。的。所。在。就。跳。將。上。去。揪。住。了。挨。莎。雪。地。司。把。那。明。晃。晃。的。利。刃。插。進。他。的。胸。膛。挨。莎。雪。地。司。呻。吟。一。聲。倒。地。而。死。挨。培。司。對。着。那。尸。骸。磔。磔。的。癡。笑。了。一。會。方。始。走。開。那。知。走。不。到。十。步。忽。聽。得。後。邊。起。了。一。陣。脚。步。之。聲。回。頭。一。瞧。却。見。一。個。少。年。瘋。瘋。顛。顛。的。跑。來。挨。培。司。早。知。是。克。勞。格。司。忙。隱。在。一。棵。大。樹。後。瞧。着。只。見。他。已。走。到。挨。莎。雪。地。旁。邊。彎。下。腰。去。撫。那。尸。骸。挨。培。司。計。上。心。來。慢。慢。兒。的。踱。將。出。去。大。喝。一。聲。道。好。一。個。殺。人。犯。青。天。白。日。敢。做。這。勾。當。你。的。惡。胆。直。大。如。天。咧。克。勞。格。司。抬。起。頭。來。瞧。着。挨。培。司。微微。一。笑。點。了。點。頭。分。明。是。發。了。狂。的。樣。兒。挨。培。司。心。中。十。分。得。意。舉。目。四。望。却。見。街。角。有。兩。個。人。在。着。便。舉。手。招。了。一。招。兩。人。飛。步。趕。來。把。克。勞。格。司。捉。將。官。裏。去。當。夜。挨。培。司。上。書。官。中。證。明。克。勞。格。司。確。是。殺。害。他。徒。弟。的。兇。手。過。了。一。天。法。堂。開。庭。審。訊。判。決。處。死。克。勞。格。司。却。莫。明。其。妙。只。悄。悄。地。立。着。噙。着。臉。兒。點。着。頭。兒。雲。着。眼。兒。一。百。個。不。開口。法。官。發。下。命。令。把。他。回。押。監。獄。進。後。日。處。以。死。刑。一。時。這。消。息。傳。播。出。去。合。城。沒。一。個。不。知。道。一。

傳。十。傳。百。百。傳。千。都。說。旁。貝。城。中。有。名。的。美。少。年。克。勞。格。司。犯。了。殺。人。案。後。日。便。須。處。死。剛。不。幸。這。惡。消。息。飄。飄。蕩。蕩。飄。進。了。妮。蒂。霞。的。耳。朵。妮。蒂。霞。好。不。着。急。知。道。這。一。切。事。都。是。萬。惡。的。挨。培。司。在。那。裏。搗。鬼。斷。不。和。他。干。休。夜。中。便。趕。往。伊。利。士。大。廟。把。挨。培。司。大。罵。了。一。頓。比。那。彌。衡。平。搗。鼓。罵。曹。還。要。痛。快。末。後。又。說。停。會。兒。出。去。定。要。佈。告。全。城。讓。大。家。知。道。伊。利。士。大。廟。的。主。教。實。是。一。個。大。奸。巨。猾。挨。培。司。聽。了。如。何。耐。得。下。喚。下。人。們。立。即。把。妮。蒂。霞。拘。禁。起。來。可。憐。妮。蒂。霞。弱。質。珊。珊。又。瞎。了。雙。眸。那。能。抵。抗。他。們。五。分。鐘。後。早。在。一。個。地。牢。之。中。被。一。個。黑。如。監。守。着。一。日。夜。中。芳。心。如。擣。只。替。克。勞。格。司。着。急。第。三。天。上。已。屆。克。勞。格。司。處。刑。之。期。妮。蒂。霞。寂。處。牢。中。心。傷。淚。落。想。這。意。中。人。的。死。實。是。吾。一。人。之。罪。如。今。不。論。斷。頭。瀝。血。定。要。救。他。纔。是。當。下。他。就。設。計。哄。騙。那。黑。奴。盜。了。他的。鑰。匙。一。溜。煙。逃。將。出。去。看。官。你。道。那。克。勞。格。司。此。刻。怎。麼。樣。呢。他。已。從。監。獄。裏。引。出。來。到。了。就。刑。的。所。在。這。所。在。是。個。很。大。的。比。武。場。凹。下。裏。已。人。山。人。海。塞。滿。了。無。數。的。人。那。挨。培。司。也。在。場。瞧。熱。鬧。巍。巍。的。坐。在。特。別。席。上。不。可。一。世。先。跑。過。了。一。回。馬。克。勞。格。司。的。性。命。已。岌。岌。可。危。原。來。羅。馬。有。一。個。慣。例。凡。是。處。死。刑。不。用。刀。不。用。槍。只。用。許。多。猛。獅。和。罪。人。相。鬥。罪。人。倘。能。勝。過。他。們。便。能。釋。放。然。而。這。種。事。一。百。回。中。遇。不。到。一。回。的。可。憐。克。勞。格。司。危。立。場。中。依。舊。是。莫。明。其。妙。只。悄。悄。地。立。着。向。四。

下裏。噙着臉兒。點着頭兒。裹着眼兒。到了這時候。他還沒有知道。自己到底做了甚麼事。犯了甚麼罪。停了約摸十分鐘。監刑官正要宣告處刑。那裏知道場上驀地裏來了一個女郎和一個少年。大聲大氣的亂嚷着。官們你道這兩人是誰。一個不消說。自然是妮蒂霞。一個却是和看官們久違的克勞狄司兩人。一壁嚷着一壁趕到。挨培司前。克勞狄司兀立如山。戟手指着挨培司。滔滔滾滾的宣布他荒淫奸猾的罪狀。於是近邊的幾十個人。一個個都把眼兒去瞧那無道的大主教。挨培司做賊心虛。被大眾一瞧。臉兒霎時雙做了慘白。吶吶的說不出一句話兒來。分辨衆人瞧了這一張慘白的臉兒。好似得了一紙供狀。衆口同聲的呼噪起來。道：「拿下這賊主教。拿下這萬惡的主教。快些兒殺却。瀝他的血兒去洗淨伊利士的污點。這麼一呼不到五分鐘。早已傳遍了全場。四下裏幾千幾萬的人都振喉高呼。響徹雲表。正在這當兒。挨培司斗的舉手指着一邊。狂呼道：「呀！火山！火山！火山爆裂。他身邊的人。即忙向着他。手兒指處。瞧去。果然見維蘇維亞火山口中。紅紅的火。黑黑的。餓。同時向着天空噴去。非常猛烈。隆隆之聲。聲聲的送入耳鼓。瞧那半天上。早般紅如血。大家預料。旁貝城已到了末日。一點鐘後。這嚇嚇名城。定然變成一個瓦礫之場。當下裏便也不去顧那挨培司。各自分頭逃命。全場的人都東西南北的亂竄。好似無數沒頭的蒼蠅。你擠着吾。吾擠着你。亂

得個不可開交。哭聲喊聲雜響而起。比了大海揚波還要響。上幾倍。克勞狄司也着了慌。急急的拉了妮蒂霞和克勞格司力。排人叢逃去不多一刻。猛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那火山已經爆裂。樓台屋宇東倒西坍。木梁石柱到處亂飛。逢逢勃勃的黑烟不一會已彌漫全城。眯住了人家的眼兒。只像盲人般暗中摸索。不知道向那裏逃去纔好。這時那克勞狄司早已散失在甚麼地方。妮蒂霞平日原摸索慣了的那一條街。那一條路。胸中都雪亮便緊緊的拉了他情人。一直赶到媽紅絲家裏。救了媽紅絲出來。此刻克勞格司狂藥的藥性已退。頭腦依舊清明。同着媽紅絲牽住了妮蒂霞的柔荑。沒命的向着海濱奔去。到了海邊。却見一艘搭救難人的小船。剛要出發。疾忙扶了媽紅絲一躍而上。妮蒂霞正想上去。不道那船已開了。便微啣了一聲。亭亭的立在沙灘上。邊把螻首仰着殷紅的天空。悲聲大呼道。妮蒂霞你的義務已盡。還想甚麼來可以死咧。說着桃鑿含春。吃的嬌笑起來。笑了半晌。纔展開那一雙粉藕似的玉臂。撲入水中。但見海濤粘天。這美人兒已在雲水合沓之中。不可得見。接着却從碧波裏探出頭來。轉着珠喉高呼道。克勞格司吾愛吾和你再會罷。着意待新歡。莫如儂一般。只別忘了吾別忘了個可憐的妮蒂霞。呼畢。驀然間刮來一個巨浪。把他捲入旋渦。只剩那金絲之髮。絲絲的還浮在水面上。一會這金絲髮也不見了。正是無限痴情無限恨。一

齊都付與東流。妮蒂霞霞可憐。

(完)

寫情小說 情書

(東塾譯)

小汽車一乘能者駕駛之轉側靈便左右咸宜不殊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

余立四二街與愛文義路交叉口候行人車馬略稀乘機超越而過忽有此小汽車者疾馳自背後來。駕之者誰余叢中望見之乃一綺年玉貌之女郎。

女郎運靈心舒皓腕振其機使轉擦車叢而過惟時街頭警察上其手示街上行人車馬衆橫跨而過者少安毋躁以故汽車馬車待路口者橫列如雁行銜尾又若貫珠女郎車後至以駕駛穩捷遂出衆車前。

行者漸稀警察下其手余且不行覘女郎車先行風馳電掣越廣衢擦一大車首不能以寸霎時間達彼岸矣。奇險哉靈敏哉。

余願之而笑自語曰誰氏女郎具此好身手無往而不得志矣。惟時立余背後之人蜂擁直前爭跨大道而過余亦乘之匆忙間失女郎所在。

時在十一月。中風日晴麗。紐約中佳期也。余行道。上得以飽吸新鮮空氣。放眼四顧。街頭游女如雲。

衣服麗都以終日伏處案頭之人一朝出遊都市其快活也宜哉。

揮余手中杖使動挺余背使仰張余肺葉使吸上層空氣緣愛文義路前進行重行行此灰色小汽車者又映入余之眼簾。

汽車已轉其身迎面而來沿路之另一旁相距匪遙而速率大減余好事緩步而前則見車中美人者年事約在花信金黃之髮滿堆如雲面有威容而動人憐處宜喜尤宜嗔也使余在少年與之相逢陌路爲彼魔力所攝將顧之色喜曰一見傾心徹斯人吾誰與歸而今則人已中年不宜作此種綺想自投於情網中矣。

汽車愈行愈緩街頭兩輪馬車緊隨在後者至此皆馳出其前余覘之疑甚以爲是女郎者在五分鐘前何以絕塵奔馳驅其車惟恐不速今乃遲遲吾行也思及此卽站身轉角處靜以覘之。

女郎探身車外一若搜尋路畔行人逐一和其面貌者然登徒之流過其旁者罔不眼赤如火饑涎欲滴女郎殊不在意觀者始嗒然若喪瀕行猶回其首目光注入車內一視女郎背影以爲快。

未幾一人于然來解其衣服飾其容止傲其氣概女郎向之點首其人始而駭繼而視終乃粲笑作意力舉其帽疾趨女郎側浮滑之氣畢露余見之忿握拳透爪恨不執而扑之惟時女郎之車停。

矣。

吹縑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吾行道耳，何必願而言他。而吾乃不然。吾與女郎在四二街前，祇有半面緣。所謂偏眉黛兒，侵入鬢雲邊也。卽論現在，吾亦未能細認女郎姿容。如吾心中所欲認者，雖然是女郎者，必爲大家閨秀。信之彼之容顏體態，端莊流麗，使吾油然而生其愛敬之心。非庸脂俗粉，粥於花街柳巷間，儘人調戲者所可等量齊觀也。余不忍捨余乃不行立，以覘其究竟。

女郎與之言，其人張口露齒而笑，作種種輕蔑狀。漸伸手握女郎臂，女郎掙脫未幾，而握如故矣。女郎亟持槓杆，意在振搆，使行人握之，堅使女郎手不得展，車卽不得行也。女郎起立力掙，得脫其人，又擾之，令不得駕駛其車，余乃越街而過。

余非敢以義俠表示，自任爲當代之護花鈴也。大家閨女蓬門弱質，受男子蹂躪，初未嘗乞余援手。彼亦自安其境遇耳。卽此女郎何莫不然。彼與吾路人耳，何從知余性情，肯爲之排難而解紛。雖然，見義不爲是爲無勇，吾恥之。

余前致辭曰：令嬢怒吾唐突，敢問是……人擾汝乎。其人顧余曰：夥伴汝欲均沾利益，分杯羹乎。余與彼亦不過初識面耳。余視女郎，女郎噤不敢聲，年似甚幼，性似甚弱，驟遇強暴，惶然無所爲計。知

其望。援。亟。也。余。乃。揚。眉。示。意。女。郎。點。首。

余。轉。向。是。人。厲。聲。曰。予。汝。十。秒。限。速。行。否。則。予。力。能。踏。汝。於。地。其。人。顏。色。青。白。傲。岸。之。氣。頓。改。但。作。冷。笑。曰。勿。假。惺。惺。作。態。汝。享。其。利。而。余。不。待。其。辭。畢。舉。步。而。前。右。手。握。拳。以。左。手。摩。其。骨。節。令。平。警。之。曰。五。秒。鐘。去。矣。

此。數。秒。鐘。間。其。人。醜。態。畢。露。絲。豪。無。遜。形。凌。婦。女。則。猛。如。獅。避。男。子。又。怯。如。狗。意。若。怒。容。若。笑。引。身。避。余。曰。汝。汝。余。料。余。更。進。前。一。步。其。人。轉。身。急。逃。未。能。畢。其。辭。也。余。回。就。女。郎。女。郎。坐。車。中。未。行。余。視。其。面。笑。慰。之。曰。令。娘。安。乎。

女。郎。顏。色。大。暈。雙。頰。嫣。紅。如。玫。瑰。櫻。唇。一。點。向。爲。受。驚。而。泛。白。者。今。亦。漸。復。原。狀。覲。然。謂。予。曰。尙。有。一。事。煩。先。生。肯。爲。余。盡。力。乎。予。問。曰。令。娘。有。何。相。委。卽。拒。絕。彼。紳。士。所。請。求。者。乎。女。郎。忿。然。曰。彼。彼。烏。得。爲。紳。士。一。衣。冠。禽。獸。耳。外。具。人。形。而。豈。有。紳。士。而。窘。一。不。相。識。之。女。子。者。哉。余。應。曰。就。余。所。見。舉。一。反。三。知。令。娘。之。言。當。也。雖。然。此。非。予。所。亟。欲。知。令。娘。試。言。將。以。何。種。事。見。委。女。郎。曰。言。之。勿。駭。予。敬。煩。先。生。天。垂。暮。時。一。試。胠。篋。手。段。今。則。哈。行。矣。

女。郎。言。既。伸。手。就。槓。杆。欲。行。而。此。時。掣。其。肘。者。非。他。人。而。爲。吾。矣。

予問曰：是無足異，亦視所竊之物類何如耳。令娘欲行竊者，果爲何物乎？女郎視予不少瞬，徐言曰：平心而論，先生所言皆彼人所不肯言者，彼不待予發問，猶猶然向余云：吾愛汝，將約吾同車繞一圈子乎？汝則予撓言曰：令娘答非所問，令人之意懸懸，試問令娘行竊之地安在？被竊者何人？汝起意行竊，持何理由於汝有何利益也。

女郎嫣然櫻唇微啓，左靨起一酒窩，以予立其左側，故所見僅此。

女郎笑曰：先生熱心哉，非真知此事於心，殆不能釋然也。予曰：據保險公司推算，紐約城中每二十四小時，至少有竊案二十起，發現習見不爲怪，然則令娘之事又何必諱？令娘然予言乎？女郎曰：先生誠奇人也。予曰：予今以奇人二字之徽號還贈令娘，女郎曰：予於此事關係頗重，予曰：予何嘗不然。

讀者諸君，予不能自諱，予之靈魂此時已爲女郎攝去，予行年三十有五，閱人已多，從未有感動真切如見此女郎之後者。彼眼波盈盈，佐以彎長之眉，入予目而動予心，奉令承旨，惟恐不謹，乃至踰牆，胠篋，敗身裂名之事，皆願爲之余身，雖立其側而彼發一言，施一令，予罔不靜俟而恭聽之。

女郎曰：聆先生言，乃願爲一不相識之人，陷身作竊賊乎？余對曰：爲令娘故，萬事都匪所恤，但有所

命。惟。力。是。視。於。是。二。人。相。視。無。言。者。可。半。分。鐘。女。郎。移。坐。右。側。詔。予。曰。汝。且。入。車。余。從。之。
女。郎。按。電。鈕。車。復。疾。馳。溯。愛。文。義。路。而。上。抵。五。九。街。轉。而。西。未。幾。達。公。園。路。行。人。較。希。二。人。仍。無。語。
既。而。進。公。園。之。門。女。郎。駕。其。車。緩。緩。行。速。度。與。在。愛。文。義。路。上。遇。暴。客。時。相。等。
余。外。示。鎮。靜。中。心。實。志。恣。余。遇。美。婦。人。多。矣。頻。年。自。反。未。嘗。依。依。裙。帶。下。爲。色。情。之。奴。隸。而。今。則。何。
如。歲。月。日。以。增。志。氣。日。以。轉。方。戀。戀。一。妙。齡。絕。色。之。女。郎。願。爲。出。死。力。乘。夜。作。穿。窬。之。賊。以。博。其。歡。
心。也。

車。抵。僻。靜。處。女。郎。乃。言。曰。觀。先。生。道。貌。藹。然。一。紳。士。也。數。十。分。鐘。以。前。予。爲。彼。人。所。欺。先。生。曾。助。吾。
矣。後。且。慷。慨。自。陳。願。更。助。予。以。竊。物。也。予。點。首。曰。如。令。娘。發。表。……此。時。女。郎。挽。制。動。機。停。車。側。其。
首。向。予。有。威。容。唇。復。白。目。光。微。滯。落。恐。懼。色。願。與。前。者。爲。暴。客。威。脅。時。不。類。前。次。恐。懼。中。雜。以。忿。懣。
而。此。時。則。含。有。慚。色。也。

女。郎。告。予。曰。……予。所。欲。竊。者。非。他。乃。郵。筒。數。事。爲。吾。所。親。筆。書。者。余。聞。言。如。冷。水。澆。背。天。乎。豈。以。
如。此。美。麗。賢。淑。之。女。郎。而。謂。其。操。守。不。謹。效。世。俗。女。子。所。爲。乃。有。外。遇。乎。秘。密。書。信。往。來。無。忌。憚。乎。
吾。誠。不。能。無。疑。也。吾。疑。之。吾。乃。留。心。以。觀。其。眸。子。而。吾。疑。慮。之。心。少。釋。蓋。女。郎。雙。眸。呈。深。褐。色。矚。矚。

有○神○非○懷○慚○負○疚○者○所○得○而○具○也○吾○乃○自○笑○頃○間○戚○戚○慮○未○免○小○人○之○腹○矣○
惟○時○女○郎○不○語○予○乃○促○之○曰○試○詳○言○之○勿○如○此○戛○然○而○止○也○

女○郎○凝○眸○遠○矚○則○見○街○頭○列○樹○枝○葉○萎○黃○慨○然○曰○吾○誓○必○收○回○此○書○信○非○達○到○目○的○不○止○吾○無○兄○弟○
子○然○一○身○人○漠○視○吾○者○吾○以○為○陌○路○人○而○其○以○至○誠○惻○怛○之○心○待○吾○者○吾○即○引○為○知○已○奉○以○為○體○面○
之○紳○士○非○若○彼○禽○獸○之○以○欺○侮○婦○人○女○子○為○得○計○者○為○吾○所○深○惡○而○痛○疾○也○女○郎○言○至○此○兩○頰○又○紅○
暈○若○不○勝○其○羞○忿○者○

余○應○之○曰○然○余○為○此○言○蓋○所○以○鼓○其○勇○氣○使○之○能○繼○續○其○言○也○

女○郎○續○言○曰○吾○不○恤○負○辱○忍○恥○與○彼○僮○談○話○是○即○吾○之○計○也○吾○駕○車○傍○路○旁○而○行○意○在○使○行○人○注○目○
誠○得○俠○義○之○士○道○出○是○間○見○一○婦○人○為○僮○所○侮○必○不○能○漠○然○置○之○矣○

余○聞○婦○人○二○字○未○免○竊○笑○彼○年○事○雖○花○信○而○言○語○幼○穉○身○量○幼○穉○性○情○亦○幼○穉○乃○一○天○真○爛○熳○之○女○
郎○耳○豈○足○膺○婦○人○二○字○之○徽○號○彼○其○心○以○為○當○今○之○世○直○道○猶○存○行○俠○仗○義○之○士○仍○遊○行○街○市○拯○婦○
女○於○危○難○中○也○彼○以○為○設○計○實○則○是○其○辜○負○彼○視○行○道○者○無○不○可○信○任○之○人○也○上○帝○其○加○福○於○女○郎○
予○雖○不○敏○雖○不○敏○較○吾○固○有○之○性○為○更○甚○而○為○此○天○真○爛○熳○容○質○美○麗○之○女○郎○故○亦○心○為○之○熱○而○氣○

爲之振攀龍鬚而拉虎鬚苟有所使罔不惟命是從矣

女郎續言曰無常者禍福難測者人心余溯愛文義路而下未見一人能助吾者余乃灰心失望至三四街口驅車而返不意乃余插言曰不意乃遇吾女郎移其遠矚葵黃叢樹之目光轉而睇吾嫣然一笑卽此一笑中溫和之氣佈滿天空嚴凝肅殺之天一變而爲日麗風和之象彷彿如在六月中也

女郎欣然色喜而謂余曰不意乃遇先生先生俠義之士惜余未知其名然而彼言至此見余口微啓將告以姓氏則力搖其手曰先生之名字余不欲知余必須告先生以余之名但余聞言失望已極脫口而呼曰如令娘意吾兩人之交情僅僅至此不能再進一步矣言訖而笑非笑也欲哭無淚乃爲此強笑耳

女郎承余意旨而言曰先生之意不能再有交情豈望報乎將金錢……然而吾不敢以此唐突先生余以親切之辭對曰謝令娘厚意余安敢領令娘賜余得爲令娘效力受賜已多女郎聞言立頰其頰此時有車自他道來女郎振機以避之

車行有頃女郎志意堅決側身向余朗朗宣言曰余名愛麗雪姓臺文樸余父爲余亟攬言曰

豈即臺文樸將軍乎愛麗雪詫曰是也先生何以知之余曰臺文樸將軍之名余所熟知昔聞人言將軍有掌珠一顆故……愛麗雪據言曰此自然之理也先生倘知吾父親爲何如人者……予又據言曰臺文樸將軍之名望人人知之何論於吾愛麗雪曰先生知臺文樸將軍矣以將軍之女而與僉夫秘密通信其危害羞辱爲何如余曰爲時未久耶愛麗雪曰久矣久矣屢更寒暑矣其年余年十七而今則馬齒加長已二十口（東塾按原文爲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go. When

I was only seventeen I'm twenty-four I'm older now. 此「一」字至英文中「四」four 或

「五」five 兩字皆可以充之因其拚法之首一字皆爲「一」也以譯中文乃無善法祇得以空格口代之然而失原意遠矣

余聞愛麗雪言余自喜判斷力無大誤彼之芳齡在二十四五間而余則曾斷其爲二十四番花信風相差不及一間也尤足令吾滿意者彼春風之面宜喜宜墮其笑也梨窩微起其怒也亦然乃至七情五欲發於中而形於外者兩頰之上罔不旋成一酒窩也余素有自知之明以爲苟予一旦爲情絲所縛溺愛一婦人者必其人具有絕大之魔力言語舉動喜怒哀樂在在足以動人憐愛不僅在嬉笑愉快時也

余謂之曰。前塵影事。追悔莫及。言之令人於邑。今將如何。愛麗雪視余而言曰。余欲收回之。敬以委先生。先生以予所委之人。爲可恃乎。余對曰。可恃也。讀者諸君。當知此簡單之一言。大足以堅其信用。較之繁言。解釋爲效多矣。

愛麗雪曰。屈指七年前。余（著書者自謂）聞此言。知其年確爲二十四也。此時愛麗雪已續言曰。余晴窗無事。讀一小說。敘述美國青年與巴爾幹公主事。趣味濃郁。妙緒環生。余旣卒業。是書乃悠然以思。以爲是小說家者。信筆所至。能構成此高尚優美之紀述。必其人之德性忠厚。而志氣溫和。也。思之。重思之日。復一日。而靈犀一點。遽爲情絲所縛。對於此小說家。第覺敬之深。而愛之切。乃至密遞書簡。訴說相思。書去而回。鴻不至。而余第二書又發矣。

愛麗雪言至此。梨渦紅暈。如朝霞之上。蒸靦然。續言曰。先生誌之。是書簡者。非尋常女子與彼著作家。泛泛之問訊也。質言之。蓋一未經世。故妙齡十七之女郎。致書於彼素所敬愛之文人。學士。敘述仰慕。鴻才。願訂絲蘿之意。云爾。此事似屬胃味。然而吾至今不甚以爲恥辱者。以爲此人。而果爲一體面紳士。不出吾之所料。則吾之知人也。明而爲己也。忠於吾畢生之前途。固甚得計也。而無如。余詢之曰。使彼而永置不覆。令娘又安從知其非紳士乎。愛麗雪曰。彼置予函不覆。是不以女色動。

其○心○也○是○不○以○佻○傴○喪○其○行○也○彼○爲○一○有○道○德○有○學○問○之○紳○士○吾○信○之○吾○尤○從○而○敬○愛○之○歷○七○年○如○一○日○也○然○而○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昨○日○之○晚○突○有○人○向○吾○求○婚○矣○余○詫○曰○信○乎○吾○望○……余○此○時○妬○意○滿○懷○幾○於○急○不○擇○言○愛○麗○雪○目○余○而○笑○曰○事○無○望○矣○先○生○望○吾○何○爲○余○復○詢○曰○真○決○裂○乎○余○爲○此○言○余○肩○微○聳○雙○手○堅○握○於○杖○靜○待○其○答○

愛○麗○雪○徐○駕○其○車○而○謂○余○曰○余○堅○拒○之○矣○彼○一○惡○漢○行○同○狗○彘○其○名○爲○……余○曰○是○何○名○也○令○娘○乃○不○肯○告○余○乎○愛○麗○雪○曰○不○能○君○子○掩○人○之○惡○吾○不○必○以○是○告○先○生○先○生○亦○無○知○其○名○之○必○要○吾○所○必○欲○告○先○生○者○是○人○既○被○吾○拒○絕○老○羞○變○怒○忍○以○譏○笑○之○言○加○之○於○吾○身○彼○之○言○謂○吾○自○視○太○高○而○自○欺○亦○太○甚○以○深○閨○弱○質○不○恤○與○湯○麥○司○勁○朗○南○通○信○秘○密○翰○情○則○其○品○格○高○於○彼○者○幾○何○又○何○必○假○惺○惺○作○態○拒○人○於○千○里○之○外○也○彼○又○謂○余○致○勃○朗○南○之○函○彼○已○見○之○且○與○勃○朗○南○常○非○笑○之○卽○此○以○觀○勃○朗○南○無○紳○士○資○格○可○以○想○見○以○前○與○之○通○信○認○作○好○人○冤○矣○

愛○麗○雪○又○言○曰○吾○曾○爲○先○生○述○之○彼○置○予○纏○綿○悱○惻○之○函○於○不○覆○是○不○效○紈○袴○輕○薄○子○所○爲○以○挑○逗○年○幼○女○郎○爲○得○計○也○故○吾○不○以○僮○夫○視○之○所○可○恨○者○彼○不○爲○吾○保○守○秘○密○以○吾○之○函○昭○示○於○朋○友○且○從○而○非○笑○之○且……余○曰○令○娘○之○友……卽○頃○間○爲○令○娘○所○拒○絕○者○果○於○何○時○得○見○是○信○令○娘○能○決○

其實見是信否乎。愛麗雪嘆曰：余致勃朗南之函，彼曾爲吾述之，自首至尾，一句一字無遺漏也。設非彼所習見，烏能背誦如流若此。余曰：彼得見是函信矣。彼果於何時見之乎。愛麗雪揚其目而語曰：彼爲勃朗南之友，卽此可證。勃朗南爲一無賴，不然彼何爲而有此鷄狗盜之交也。余曰：人誰無過，觀過可以知仁。勃朗南擇交不慎，則有之。至其友之甘居下流，彼未必能知之。愛麗雪曰：彼偕其友非笑吾，函則又何說。余曰：是得之其友口中耳。莫須有二字，豈足以定勃朗南之讞。愛麗雪嬌聲而呼曰：先生與勃朗南有交情乎。設非然者，何乃爲之辨護。不遺餘力。余笑曰：余生平與之無一面緣。余所亟欲問者，令娘致勃朗南之情書，彼僮果於何時見之。愛麗雪呼曰：先生屢屢以此言爲問，吾誠不知先生命意所在。彼僮得見是信爲近，今爲以前同一見也。其中有何分別，惟彼自述謂於近日見之，是中果有關係否乎。

余聞言，肩又微聳，忍笑而謂之曰：令娘不見彼偵探之訪案乎。起何時間，在何地點，乃至細微瑣屑之事，亦必詳諮博訪，絞腦汁以研究之，而後可以着手辦事也。彼偵探如是竊賊，亦何獨不然。令娘委余行竊二函，今卽須實行乎。不然，何如此急急爲愛麗雪。曰：是亦有故。余父遊倍克（地名）近遭勃朗南結爲朋友，今方自該處回。勃朗南應於今晚至吾家，與吾父女同膳爲時迫也。

余復抗議曰：余仍未見……愛麗雪亟撻言曰：先生休矣！余不能以是告先生。余惟知勃朗南藏吾函耳。彼接吾函於今七年矣。時移勢易，亦可以無譏矣。而尙不能恕然加以非笑。余非不懷恨。是。人。然以其爲吾父之朋友，故不能不見也。吾不能明告吾父，吾何爲而不願見彼新得之朋友也。職是之故，吾於今晚須與勃朗南相見。彰彰然矣。使此二信而不爲彼所有，則吾與之相見亦無所碍。余笑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吾不知令娘有何不慊……愛麗雪目余而言曰：余誠得收回是二信，余必與之覷面一覷。是人果具若何之肺腸者，如彼怙惡不悛，敢以茲事表暴人前。余將否認之，以爲余並未致函於彼也。余諷之曰：令娘不宜如是。愛麗雪曰：余姑妄言之，非敢謊也。儻旣不能保守，是函余亦可以少加曲恕。惟吾父慈祥和善，彼衺緣與之爲友，笑其女而應其父之約，其品格果居何等。在吾之意，欲面斥之，以爲快。先生不知也。余曰：此舉頗愜余懷。密司臺文樸，余願得效力。取此二函以獻。

愛麗雪挽掣動機，車猝然停。顧余曰：先生願之乎？余決然曰：余必於今日取之。愛麗雪曰：今日乎？余笑曰：余不慣爲晚間穿窬之盜，願於日間取得之。愛麗雪面有疑色，揚其灰褐色之眸子，睭眈注余。曰：先生願以此函交吾乎？抑將自取之乎？余曰：余何爲不交於令娘？愛麗雪嘆曰：人情奸險，舉世皆

一邱之貉。勃朗南文辭斐麗，而舉動詭詐。若此先生誌之，世上惟才華愈敏，膽者其性情乃愈不可問。然而先生非其人，吾以是信先生。

愛麗雪手按電鈕，汽車復動，行約百碼，又顧謂余曰：「先生願爲此事，躬冒大險，乎吾意。先生且住，爲佳。」余曰：「余固自陳之矣，余願爲之。」今當設計以取此函。愛麗雪曰：「余思得一計，平易可行，惜余爲女子，否則余躬自任之。」余曰：「計將安出？」愛麗雪曰：「聞之吾父密司脫勃朗南，住華盛頓街十字路口，屋爲舊式，彼所居者在最下之一層，隨身惟一老僕，如能誘之出外，帶多數之鑰匙往，得其門而入，則事可圖矣。」余曰：「余可致一函於彼老僕，令娘知其名，否？」愛麗雪曰：「勃朗南遊倍克，老僕從焉，彼名約翰……約翰克丁，吾父與勃朗南稔，知其家事，頗詳，舉以語吾，吾故憶之。」先生汝可冒勃朗南之名，致函老僕，稱有要事，遠行，囑赴配昔凡義車站守候。愛麗雪言至此，顏色頓滯，續言曰：「勃朗南如在寓中，則事敗矣。」

余沉思有頃，謂之曰：「余等且離公園，至一德律風站，與老僕通電，問勃朗南在家乎？如不在家，則問何時回家，如彼回覆在一二點以後，則吾等行事爲時甚暇，可作書致之矣。」愛麗雪呼曰：「先生將自書之乎？」一爲識破，奈何？余曰：「余等可往遠處，拍一電報致之一經抄胥之手，卽無患其識破矣。」愛麗

雪呼曰此計甚佳

情

書

三四

此灰色小汽車疾馳出公園之門。速率頗強。未幾抵一藥肆。前愛麗雪下車入門。打德律風已畢。翩然走出。喜謂予曰。據老僕言。密司脫勃朗南。須六點後回寓。是一好機會也。余應之曰。然。今可至一〇街該處。距勃朗南寓爲途已修。余委電局發信局中人。必不以吾手書之函。派人專送。而轉電他局。付抄胥後代送。不患有破綻矣。愛麗雪領之。

二十分鐘後。余致電約翰克丁矣。下簽勃朗南名氏。囑老僕於五點鐘抵配昔凡義車站。會齊後同赴大西洋堡。

余復入車。愛麗雪問曰。今將若何。余探懷出時計視之。謂曰。克丁料理行裝需時。約半小時。今正四點。余等從此回去。抵下埠爲時亦須半小時也。愛麗雪詫曰。吾等偕往乎。余曰。令娘欲得此二信。其心豈不以爲愈速愈妙乎。愛麗雪曰。予固有此心。但。余笑曰。令娘不必與吾共事。待十字街口。余自入門。取之。愛麗雪曰。先生何能自信。必得其門而入。余曰。八號街頭有鐵匠居也。余與之稔。向借鑰匙五十事。蔑不濟矣。愛麗雪阻余曰。先生勿孟浪。白晝入人家。脫爲鄰居守宅者所見。必且無幸。余見其神情惶遽。女兒嬌柔之態。畢露心大。不忍則慰之曰。如不幸爲守宅者所見。余將謂之曰。

余名某某密司脫勃朗南之友也。委余搜尋鑰匙至此。如不得見。余將徒手以覆命耳。

三刻鐘後。余等已在華浮蘭宮之畔。離勃朗南居室祇數十碼。而遙愛麗雪神氣尤爲慌張。顏色忽紅。忽白。變換不定。余下車立路側。謂之曰。令娘堅守於此。余行矣。愛麗雪頓聲言曰。余不能任先生行也。先生如被補者。將如之何。余不忍令先生冒此險也。先生縱能入其室。恐未必能得其函。牢獄。余曰。需事之賊也。時宴矣。非俟大功告成。余決不中止。余言至此。余卽向之凝睇。此一凝睇中。直舉吾胸中無限之情。愛藉視線爲媒介。一一輸之於彼。目之身之心坎中。愛麗雪嬌羞不勝。眉動而目語漸卽低垂。其螭蟻之頸不敢向余一平視也。

余此時如飲醍醐。中心之美滿。無可言喻。笑謂之曰。令娘且待於此。此言一出。余兩足乃如時鐘之擺搖蕩而行矣。

勃朗南寓室前。闕其無人門上之鎖。式甚簡單。余探懷出自珮之鑰匙。一圈檢一撥之。豁然頓啓。設辭自鐵匠處假來者。未嘗用也。余登其堂。觀其什物器具。老僕約翰則已不在。想此時方徘徊於配。昔凡義車站中也。旣而經過一圖畫室。入其書齋。則寫字檯之捲蓬開而不掩。木格以內。置信一疊。以帶束之。余抽之。出解其結而視之。瞥見兩函。致勃朗南者。信封之上。批兩行英字。旁行斜上字跡。

天矯爲男子手筆其文曰

人生最難得最甜美之函

上帝加福於女郎溫靡靡曼之心坎中

余更抽出其箋紙讀之不覺眼花撩亂自首至尾幾於有語皆香而無字不艷也後簽花押爲年幼女學生手筆第觀其字跡之秀媚而明晰便可知其德性之溫柔與胸懷之坦白矣當年情竇初開卽輸其滿腔之情愛灌注於彼所服膺之小說家其情致之濃複卽此亦可以想見矣余讀其函余爲之低徊不置

數分鐘後余事已竣返身至愛麗雪前授以信曰令娘所欲得而不可必得之物今在是矣愛麗雪慌忙攫入手中展其信封閱之更抽其箋紙讀之然後顧余而問曰先生何從知此二信爲余所書者耶余對曰予已讀之矣愛麗雪曰先生已讀之乎余曰設非余檢而讀之何從知若者爲令娘之書若者非令娘之書而不至於誤事乎愛麗雪玉容驟暈赧然謂余曰先生恕之余爲此書年纔十七一無知無識之女郎也且噫余將何以謝先生余笑曰余固知令娘之不能謝余也雖然勃朗南有言寫之封面令娘見乎愛麗雪曰然余已見之彼之爲人乃不如吾所疑之甚余曰勃朗南

失此寶貴之書矣。使彼而非爲一無賴者，令娘仍舉此書返之於彼，令彼永永貯之心坎間乎？愛麗雪曰：彼不爲無賴，固有權利以……然彼以此書表暴人前，且共非笑之矣。余曰：傷哉勃朗南，余不欲復提此事。今夕令娘與彼一叙，首後汝吾兩人將置勃朗南於度外，未可知也。余可能邀令娘至戲……愛麗雪知余言中有物，亟攪言曰：先生願余置勃朗南於度外乎？然則一切均置度外可耳。今者有一紳士於此，出其忠肝義胆爲一婦人效力，凡此種種均置度外，但……予亦攪言曰：但求一賞賜乎？是非俠義之士所出也。余不忍爲也。密司臺文樸汝晚安。愛麗雪應聲曰：行再相見。此灰色小汽車徐徐而過，華浮蘭宮余目送之，至轉灣不見。余乃返身徐步過華盛頓紀功坊，躍上街車。至余俱樂部中入餐室，據案獨坐，呼酒食。至方飲啖時，拖南極哈步出。余前微笑謂余曰：浪子久疏音問，余在此歡迎汝歸。余曰：拖南乎？爾吾最後一次相見，果在何處？拖南曰：老友汝豈忘之？汝患寒疾甚，狼狽偃臥書室中。吾問候汝，汝乃朦朧入睡。鄉余亦回家，今彷彿憶之，似在九月中也。余曰：汝所言不謬。

余喚侍者取筆墨信紙。侍者如命，余乃振筆疾書。拖南戲問曰：情書乎？余仰首視其面，授以紙曰：簽汝姓名，拖南取讀一過，色驟變，囁嚅而言曰：老友汝何窘吾至此？汝……余正色曰：速簽名，否則告

總理拖南不得已簽字余摺疊妥當納懷中乃警之曰拖南汝知之乎此間爲紳士之俱樂部脫有匪人攔入紳士有權力以禁阻之如不服紳士且有權力以顛撲之不論其爲會友與非會友也言畢余卽起身而出抵門口取錶審視已六點三十分乃匆匆溯愛文義路而上

余轉入五十號街抵一門口投余名刺門者導入待會客室中未幾門外有衣裙綵縵之聲旋聞鶯聲啾啾作於門口曰余父親尙未回也但言至此小女主人已娉娉孌孌而入猝見余面作嬌詭曰卽此體面之紳士彼且言且視其纖纖玉指間所挾持之名刺卽余方攬授彼看門僕手中者

余顧之微哂展拖南極哈簽名之紙敬謹納之玉手中彼接而朗誦曰

密司臺文樸鑒余曾飾辭誑君謂勃朗南示余以君之書簡實則無此事也余於某日訪勃朗南彼爲寒疾所侵晝臥書室中先出此二信於櫃未讀酣然入夢爲余竊見彼不知也惟君恕之

拖南極哈簽字

愛麗雪讀旣流眄視余而笑其中心之美滿較之下午並坐汽車中喁喁私語尤爲溫柔而懇摯也而余之心房跳躍至此亦驟增其速度

愛麗雪移身傍余而立。翹然曰：汝卽……余不待其辭畢，卽以溫柔甜蜜之言謂之曰：吾愛此金絨玉札，吾寶貴珍護之於今七年矣。睡時則貯之心中，醒後則寓之目中。也在吾之意，在甚韶光流年如水，靜待此髫年穉齒之女郎。玉立長成，余不揣冒昧，將撥琴而歌，求凰……愛麗雪眼波盈盈，嬌羞無似，以極婉婉之辭答余曰：容吾思之。汝兩人中一則自竊其珍藏之書，一則爲小說家珍藏。此……余笑曰：然則汝兼愛吾兩人可矣。吾兩人德性皆優，絲毫無能軒輊……吾言未畢，忽門外有沉擊之聲，浪曰：客已蒞此乎？佳哉！旣而入室，言曰：勃郎南汝不以禮服來，率真可喜。吾曾致函於汝，此數冊之書將加以潤色，此版本難得……噫，愛麗雪吾之女兒，汝與勃郎南先生素稔，乎愛麗雪對曰：父親吾並不以爲與先生素稔。然吾讀其第一次出版之佳著，後卽識其人矣。其父熟視吾兩人而笑曰：愛麗雪，汝言誠滑稽哉。汝兩人今爲知己矣。勃郎南請恕吾暫去一分鐘。

臺文樸將軍已出愛麗雪整頓全神，注余含顰低語曰：今日之事，余甚歉然。汝不肯自承，致余橫施謾罵。汝將以吾爲何如人也？余笑曰：將以汝爲何如人乎？汝勿曠責容，予告汝愛麗雪赧然答曰：且勿且勿，容吾思之。此二信者將來果屬之汝兩人中何一人也。

臺文樸將軍復入邀余兩人同往餐室。愛麗雪且行且轉，其媚目自肩際斜睇，余余潛以目光迎之。

義僕徐升傳

四〇

意氣洋洋中焉然回憶竊嘆拖南極哈作僞不兔心勞日拙也

(完)

俠義
小說
義僕徐升傳

(俠隱)

義僕徐升者郭觀察子華之健僕也。貌魁梧，有膂力。是時郭公爲吾常熟宰，延余入署課讀。其子姪余見，升有奇氣，殊異庸流。訝而詢之，郭公乃詳述其歷史。曰：升故有舊主人某公，以明府需次省垣，久不得差，委貧困無聊，侘僚以死，遺有少婦並子女各一，皆嬰媿。明府在省，故無瓜葛。親生時，鮮有存問者，自遭變故，身後蕭條，幾無以殮。賴主母鬻釵質珥，僅得治喪事竣，乃集羣僕而泣告之。曰：汝輩所以久留不去者，冀主人或有顯達之一日也。而今已矣，無復望矣。汝等其善自爲謀。於是諸僕咸星散，則邀升與偕。升曰：主人在吾輩無所致，其力僅足供奔走而已。今主人歿矣，主母以一未亡人，撫此藐諸孤，外無期功強近，親內無應門五尺童，吾儕若去，誰爲支持門戶者行矣。諸君善事新主人，無以我爲念也。遂獨留不去。爲主母經理家事，其整飭乃勝於主人在時。主母乃大安之。第明府在日，素乞宦囊，方其病延醫，歿送死已極，挖肉補瘡之計，安有餘資更謀鞠育久之益貧，困無聊漸至，饔飧不繼。升知不可復留，乃辭。主母曰：小人受主人家養，恩理宜助。主母撫孤子成立，以慰主人於地下。今主母與幼主輩，且并日而食，小人在此坐耗餘糧，雖欲食義不下咽。小人且辭，冀必有

以報主母。主母知其忠然處境如此。卽一粥一飯亦來處不易。不得已乃揮涕而遣之。適有人爲介紹於郭公。且述其忠義狀。郭公爲人孝友雅重天倫。聞之則大爲讚賞。亟召升至。詢其故。主近狀爲之歎息。久之乃試昇。以紀綱之任。則又誠謹稱旨。於是益不以常奴畜之。居無何。郭公捧檄總辦錫金稅務。錫金爲江蘇著名優差。所轄大小分卡且數十。郭公乃擇分卡中之最優者。遣升往督其并計。終歲所入且數百金。升故有老母。以所得供菽水。外餘資盡歸獻主母。升母性故褊急。諗其事則大怒。乃忿責升曰。汝有親不能養。乃謂他人母有子如此。不如無有。嗣後請歸汝主母家。毋勞相見也。升察知母怒。則長跪不起。而又不敢分辯。俟母霽顏始起謝罪。然其分遣主母資也。如故母亦無可奈何。郭公尋署常熟。篆將之任。升乃辭。郭公曰。小人故主旅櫬尙滯省垣。前以倉卒無從措葬。資幼主輩又弱小。今則均能扶牀矣。升蒙主人高厚。恩年來亦薄有所蓄。擬擇日爲故主治喪。裝送靈輜歸里。俾主母亦得近依。其親族郭公義而許之。升送其故主母回籍。俟葬事畢。仍返常熟。時常邑沙洲一帶盜風甚熾。有趙廉之者。尤桀悍黨羽且數百人。均以販私劫掠爲事。犯案累累。積贖盈寸。捕役畏其勢莫敢撻。郭公乃購線飭升率團練前往逮捕。擒其渠立置於法。其黨恨甚。揚言欲爲廉之報仇。有與升厚者。誠之曰。廉之黨均欲得君而甘心。君宜簡出以避其鋒。升乃歎曰。吾受主人

恩常願捐頂踵以報主人。今廉之雖伏法黨羽容有稽誅者。且主人委我以捕盜職。吾若卸其責。誰復肯任斯事者。大丈夫何畏死。患不得死所耳。吾爲捕盜而死於邑。乘有光矣。况訛言未必果信耶。謝君厚意。毋爲吾憂也。出入市廛。仍陽陽如平常。卒亦無所害。郭公聞而益重之。常邑故非通衢。每值新歲。則有山東人來演踏索戲。時邑中萑苻頗不靖。郭公恐其滋事也。則飭升前往。驅逐升故魯人。與有桑梓誼。殊未忍下逐客令。願迫於主人命。莫可如何。乃思有以資遣之。值乏貲。乃典衣得錢。分贈諸戲者。而後勸而之。他其慷慨好施也。類如此。郭公尋遷任奉賢。旋過道班。改省安徽。署蕪湖。道篆余亦作燕趙遊。聞郭公赴蕪湖。任時尙携升同往。自後踪跡遂不得而詳矣。

俠隱曰。吾讀侯朝宗所撰郭公僕墓誌銘。謂老僕堪爲士大夫之師。願老僕輸忠於侯。司徒失勢。下獄時。雖初非爲異日要功地。然主人故在情誼。猶未泯也。徐升乃於主人歿後。不惜縮衣節食。助主母以撫遺孤。俟其成立。而後遣之。致天倫間有難言之隱。其委曲求全之苦心。真堪與程嬰杵臼爭光矣。就其氣節。奚止爲士大夫之師。恐今世所謂士大夫。雖求爲升之奴。恐升亦將鄙夷不屑也。習俗之衰也。卑污苟且之事。不出於鄉愚無知之流。而出於讀書明理之輩。勢位愈高。心術愈險。口夷齊而行盜。跖彼之負心反噬者。豈復知人間尙有倫常綱紀乎。世路茫茫。比肩皆是。

眞可爲風俗人心痛哭者矣。若徐升者，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師事云乎哉。

短 篇 情 思 兒 電

(天憤)

嚶嚶嚶！喂喂喂！

此電話聲也。吾邑有電話自癸丑十一月始。是月之初九日，吾家即裝置於塞門外，而吾可愛之鰥兒，卽於是日遘病。吾猶記親抱吾兒植立於電話機而告以發音之所，自兒領之，且曰：俟吾病痊，吾父外出，兒當以電話詢父也。嗚呼！曾幾何時，兒安往哉！

兒生於丁未四月，年三歲卽能辯之，無予今猶憶一日晨起，天忽雨，兒讀課本云：昨夜起風，兒忽曰：今晨大雨，是時僅五齡耳。其穎悟有如此者。癸丑春入襄和女校，二年級課畢歸家，則掩卷持石筆劃板，默日間所授書，又能作逕寸大字，筆力矯健，如成人。平居不苟言笑，聞人談故事，有悲慘者，必涕泣掩耳而走。蓋其天性醇厚，有不可言語形容者。辛亥秋，武漢起義，閩里之間，白旆夾道，兒則發平時所玩之小龍旗及書中之清國字樣，一一毀裂塗抹之。人問故，則曰：我中華民國人也。烏用此異族品嗚呼！有兒如此，足以自慰矣。奈何天不之願，而使之遘病而死耶！

兒病曾不逾月初，沁齒血，旣乃鼻衄，終則狂嘔盈盎而不救。嗚呼！天奪我兒，復何言哉！

距兒死之六月後。適陽歷中秋。予以中夜起。景色凄迷。冷月一鉤。挂於林際。因念良宵不覩團圓。月不知天。又何心。繼聞電機。悉窺有聲。予急持聽筒。聽之。則曰。

父乎！父乎！

予問曰。汝爲誰。則應曰。

父無恙耶。母無恙耶。我錯兒也。

予斯時頗震駭。急問曰。兒在何處。應曰。

兒雖不隱。見父然。猶聞父之聲。兒終當覓得見父之方也。父乎。兒誠思父。思母。

予曰。兒思父。思母。吾亦思兒。奈無法可見。何。汝母思汝。汝祖思汝。一家之人。無不思汝。奈無法可見。何。兒乎。汝在何處乎。嗚呼。孰知予方問之不休。而兒終不應。我細聆之。寂不作聲。予乃振鈴問電局。誰家與吾家接線。久之。局中人方答曰。未有人接。且曰。時過夜半。予等睡已久矣。予爽然走告吾妻。吾妻曰。君思兒過甚。心電與電機相觸。乃構成此境耳。無足怪者。言訖。卽以悼兒詩六章示余。余愛而讀之。不覺淚涔涔下也。詩曰。

記隨硯側學塗鴉。雛鳳曾經祖父誇。不道曇花剛一現。殘編一看一嗟呀。

休言少小性嬌痴。每有悲歡悉共之。此日傷心思往事。恁教人不淚如絲。
瘦來肌骨等寒梅。自解貪生最可哀。見說藥漿能却病。含辛強盡一卮來。
支離病體夢初回。囑我牀前莫走開。家事繁紛年事迫。未能鎮日伴兒來。
一絲蘭氣弱如烟。苦詢何時得告痊。明識病軀無幾日。慰兒猶說過新年。
依依膝下解懷懷。七載何曾暫別來。今日一燈對遺影。淒涼應不減泉臺。

短
說

凱旋

(恆捷)

雄雞三唱東方明。矣時值殘冬。霜雪遍地極目瞭望。皚然若銀世界。而朔風緊急。寒氣砭膚。家家深
掩柴扉。納納鼾睡。似不知塵世有苦况者。時一老叟披衣晨起。躑躅門前。所以吸新鮮空氣也。
忽遠處鼓聲。鑿鑿鎗聲。隆隆。老人竚聽。面呈驚異。色狂呼寇至。衆醒爭出。見數里外人影。憧憧履聲。
橐橐。羣相疑愕。謀爲之備。老人曰。無庸使果爲匪者。舉動未必若是。其安舒俄頃。人影漸近。視之則
某營軍隊也。

兵士百人。精神疲萎。行伍凌亂。有携破鍋者。有携茶壺者。有身藏棉衣。墳起若大腹。賈者有以手叉
入衣袋中。弄番餅叮嚙作響者。有身受重傷。坐車上。猶手執一鷄。力壓其頸。使勿喔喔鳴者。且行且

高唱凱旋歌。總總自得響。過雲霄。抵村休。憩老人。逕前詢。所往軍官曰。今夕某村被劫。余等往剿。血戰數時。斃匪無算。所遺財物。悉數奪回。老人乎。匪悍若斯。設非余等奮勇。某村寧堪設想。老人贊其勇。贈以好男兒。徽號衆喜。整隊去。

去後。忽難民數十。馳至引吭。長號酸淚盈頰。老人問如前答云。今夜村中被劫。暴徒已席捲財物。去吾輩。驚魂未蘇。方思就寢。而某營軍隊。突至見匪。徒遠引。乃誣吾村爲匪穴。搜掠不足。繼以烈炬。霎時間。吾輩所藉以避寒暑之數椽茅屋。竟成灰燼。今吾等無家矣。楚囚對泣。終非了局。特往懇統領。若有所恤。庶可免此離也。言已。蜂擁去。老人歎息良久。心有所感。而遠處歌聲。仍抑揚有致。徐徐然傳入老人之耳。

清代
史代
章皇外紀

(天白)

禮
拜
六

清章皇帝出家事。余幼時卽聞諸父老蓋以御製詩有云：朕本西方一衲子，黃袍脫換紫袈裟。爲帝遁入空門之證。繇流尤侈談其說，以爲佛座下乃有開國君王九品金蓮，百千纓絡無此光榮。璀璨也。第皆不能言其詳。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雖一篇之中三致意，然詞旨隱微，或爲虛無縹渺之談，亦未可知。國體旣更前代，軼聞漸吐露，人口蓋白髮宮人尙談天寶空山樵叟解唱南朝余友，鬻鬻曾識京兆人朴某自言其先世嘗爲章皇帝乳媪，傳帝遺事甚詳，與世說頗異。鬻鬻紹介於余，因錄之如左。

長至爲宮廷令節，宮中設家宴。皇帝親捧觴爲太后壽，皇后及諸妃嬪以次上壽。時天氣嚴冷，瑞雪霏霏，金碧樓台咸化爲瓊樓玉宇，黃金爐內獸炭方熾，紅如寶石，炫光室中，溫度融和，幾疑天家春早。御筵左右列花如錦屏，宮梅水袖溫香，馥郁蓮燈初上，愈增濃豔，不特座中人顏色如臙脂也。太后慈顏微醺，顧帝而笑曰：皇帝之福逾先帝，方在髫年竟作中華大一統之主，人翁錦山繡河悉隸宇下，予因以享八閭無上之奉，與在瀋陽時相較，奚啻天壤。予願與皇帝永同享此樂也。語畢帝亦起而遜謝，惟眉宇弗舒，天顏似非。至全愉樂者太后時舉杯將飲，復置諸几上，注視帝徐徐言。

曰皇帝何事。宸衷弗愜。豈萬幾叢脞時。時膠擾於心耶。茲值深宮行樂。不必再念及外廷事也。帝曰。方今滇粵蕩平。海宇清晏。庶政自有諸大臣同心佐理。兒亦非以此關懷。特今晨祀天。畢復御殿受朝賀。微覺疲勞。頃復被酒不勝。酒力耳。太后曰。皇帝胡不早陳。予以歡樂。故乃忘汝勞頓。皇后及衆妃嬪。可侍皇帝回宮。予亦已有酒意。頗思憩息也。帝曰。兒雖微醺。尙不欲睡。願侍母后閒話片時。因面衆妃曰。汝等可遵太后旨。隨皇后先退。時御筵已撤。宮嬪咸出。太后盤坐榻上。御淡巴菰且吸。且問帝曰。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有何心事。忽忽不怡。可爲阿母言之。帝斂容答曰。母后垂詢。兒亦不敢不告。兒之不快於心者。不在國政。而在宮闈。兒前娶博爾濟錦氏與兒不洽。致有廢后之舉。兒心至耿耿。弗適新婦。雖無失德。然柔弱似南人。殊不稱兒意。特以一摘不堪再摘耳。諸妃嬪又皆粗拙。無當兒意者。竊思兒賴列祖餘蔭。託母后福庇。南面爲帝。極人世之尊榮。然宮闈之內。蕭然寡歡。尙不如一介平民。得一佳婦。朝夕倡隨。可以享閨房之樂。兒之鬱鬱。蓋以此耳。太后輟吸。莞爾言曰。兒行政用人。俱極聰睿。胡於此事獨癡呆耶。彼漢人雖格於成約。不便采擇。吾北人中。豈無一二瓊閨麗質。才貌超羣之淑女耶。兒勿憂此事。阿母爲汝圖之。必當兒意也。次日內廷傳太后懿旨。召在京滿洲蒙古八旗中三品以上大臣之女入宮備選擇。而絕世美人之董鄂氏於是入選。遂冊爲皇貴

妃時順治十三年十二月也。

妃爲內大臣鄂碩之女。天然美麗，秀慧絕倫。玉貌仙肌，迥異人間。凡艷入掖庭後，六宮粉黛，真個無顏。且宮儀嫻習，善事東朝太后，最鍾愛之。貴寵逾於正后，其最稱帝意者，則妃善騎射也。妃幼時好作男兒妝，從其父習射藝，頗精。嘗於家園中百步外射枝上林檎，帶斷而果墜，生馬雖不能御，稍調良者，卽能控縱安閑。如幽并年少，蓋滿俗女之天足，故能有此特長。且妃爲將種也，帝素好射獵，萬幾之暇，輒御獅子，騶挽寶雕弓，馳騁於長林豐草間，擊射狐兔，以爲樂。故一歲之中，數幸南苑，特扈蹕從游者，不過虎頭猿臂羽林期門之士耳。一日時當春季，北方氣候漸暖，麗日當空，和風徐拂，南苑內林木蓊然，萬綠如海中爲一片，廣場芳草芊綿，一碧無際。映日鮮翠，妍如錦茵，而此錦茵上有兩人並騎之影。一則天表亭亭，一則花枝嫋嫋，蓋皇帝及董鄂妃也。時廣場之外，四圍綠陰，中旌影刀光，出沒隱現，千乘萬騎，警衛森嚴，忽聞廣場中小銀筓一奏，則鐵騎風馳，萬衆合圍去矣。岐陽春蒐，蒐長楊校獵，盛事壯觀，殆無以逾此。矧當時固無此美人點綴也。

南海在宮城西南，碧波溶溶，瑤台中峙，風景爲禁中之冠。帝每歲避暑於此，妃亦愛其幽蒨，波光樹色，足以悅目騁懷。較蟄居深宮爲樂，故每屆初夏，苑中落花未盡，新綠纔肥，鳳輦宮車已翩然戾止。

帝爲建蓮華閣以貯之閣在海之中央四圍皆千葉蓮花盛開時翠蓋紅衣一望無際微風徐拂芳馨沁人欲醉時雖盛夏赤日當空水天涼爽幾如方丈瀛洲紅塵不到帝與妃並坐臨流消受綠天花海天顏時含笑看花復廻視妃而妃亦嫣然微笑愈增其艷而此十萬花枝似亦解鬥麗爭妍以供宸賞每當夜涼月上天淡雲閒銀燭高烧珠籠半捲帝輒命宮人唱尤展成新樂府或譜李白清平調三章水殿歌聲倍覺清越當時若有吹笛李暮傍宮牆竊聽應嘆此曲只宜天上有人聞能得幾回聞斯言果不虛也帝素精音律宮人奏曲稍有錯誤輒指點改正妃亦嗜讀詞曲嘗謂帝曰尤侗真才子也帝笑曰卿慧麗過於玉環尤侗亦不亞李白願朕比李三郎何如妃正容對曰彼昏懦之君祿庸才尙不能制及馬嵬之變竟不能保其所愛英雄兒女無一足稱安能與創業垂統聖神文武之君王同日而語哉帝大笑曰妃子所言真快論也朕願與妃子同保長生萬歲千秋永無離別斷不似三郎之始合終離空抱綿綿之恨也妃忽黯然而陛下受天休命日月方長臣妾以蒲柳之姿荷蒙寵異天恩高厚粉骨難酬特恐福薄恩重轉促微生不能長侍輦側耳帝曰方與卿縱論古人胡事鬱鬱水上逢秋易生悲感明日當敕羽林整治車騎乘此秋爽馬肥往南苑打圍一舒懷抱也

秋陽紅照。髟柳如鶩。畫角鳴鳴。龍旗獵獵。金鈴斷續。玉雪翩翾。蓋又秋郊射獵時矣。圍場東角有一騎馳騁如飛。馬上美人面映斜陽。艷如碧桃初放。戎裝禿袖。上下緋紅一色。恍如暮天霞綺。飛落人間。倩影亭亭。年事可十六七。彼何人斯。蓋董鄂皇貴妃之女弟也。騎時亦不亞於乃姊。能超乘。趨捷如健兒。新選入宮冊爲貴妃宮中。以小董鄂妃呼之。寵幸埒於其姊。姊妹亦極相得。同心侍上。悉泯猜嫌。不似合德之忤。飛燕太真之妒。嬖孽也。玳梁比翼。復添小鳥。依人玉樹。連枝更喜。名花並蒂。溫柔鄉真堪終老。不必更羨白雲鄉矣。

暮色蒼然。禁裏鐘聲。鯨鏗徐動。玲瓏秋月已從綠槐陰中。露其團圓之影。千門萬戶。香烟人氣。一片氤氳。是夕蓋中秋佳節也。宮中大宴。旣罷。帝坐明光宮。平台上賞月。時月華皎潔。瀉地如銀。九重宮闕。咸浸入銀光之中。帝舉首凝望。久之。忽憶蘇東坡水調歌頭。命小董鄂妃曼聲歌之。帝親吹玉笛。以和。月明夜靜。笛聲清烈。直入雲霄。六宮望月者咸倚樓傾耳。以聽。頗私議其聲多哀怨。不類平日玉音之高抗也。是時董鄂皇貴妃臥病已逾月。帝爲徵天下名醫。且廣祀百神。赦殊死以下。以祈福。而玉體竟日漸沈頓。無起色。一日帝幸西山碧雲寺禮佛爲妃祈壽。而內侍倉皇走告云。妃病危。及飛駕還宮。一縷芳魂已辭紫宸。而赴絳闕矣。時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也。仙山迢遞。難尋不死之

方玉宇高寒莫乞長生之藥帝心震悼幾不欲生太后親臨再三勸慰始稍輟泣遂請於太后欲以皇后禮喪之太后初不遽允蓋以博爾濟錦后(新后亦博爾濟錦氏綽爾濟女也)實主六宮若以妃嬪而用后禮於體制不合且虞廷臣有異辭也帝復請曰母后若不愈兒請臣今百念俱灰願削髮披緇入山學佛不復與人間事矣博爾濟錦后亦在旁知帝意已決乃爲帝助請曰董鄂妃侍皇帝五年和順肅謹實能代兒婦職兒婦本欲以禕翟讓之今不幸卽世以后禮飾終實與兒婦初意相合廷臣若有異議可以出自兒婦意諭之卽後世史臣亦不能議皇帝有過舉也太后乃曰汝旣善體皇帝之心能不妒忌余亦何必拂爾夫婦意耶復面帝曰皇帝當以皇后意諭廷臣至詔書則稱奉予旨可也遂下手詔曰朕奉皇太后懿旨董鄂皇貴妃佐理內政淑德彰聞宮闈式化倏爾薨逝予心實爲痛悼宜追封爲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諭特用追封加之諡號諡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詔下羣臣私譏其非制然以前諫廢后者多被譴責鑒於覆轍皆噤若寒蟬禮臣恭擬喪祭禮制進呈備極優崇較皇后飾終之禮有過之無不及蓋阿帝意也

帝輟朝五日祭奠必親哭輒嗚咽不止小董鄂妃匍伏請節哀必俟帝輟泣始起然帝睹妃益思其姊天顏恆愁戚弗舒是時親王福晉固倫公主以下咸入宮叩唁哭盡哀者輒以尙方珍物賜之由

是叩調金棺者莫不躡踊哀號如喪考妣詞臣學士恭擬哀誄以進亦多沐重賞帝素信佛法澆懺營齋無虛日以五台山多高僧遣中使迎之來於宮中設水陸道場香花供養備極莊嚴且徵天下巧匠爲端敬后構冥宅材用沈檀糊以文錦飾以明珠火齊之屬光華璀璨一幢值錢百萬焚之香聞數里無數珍奇悉爲灰燼帝之心蓋以美人且爲黃土他物又安足惜庸詎知此一片劫灰固皆吾民脂膏汗血耶傾府庫之藏以供無益之費帝雖號稱英主然縱欲恣情亦不免爲盛德之累矣端敬后奉安時帝親往送山陵永闕玉匣長埋徒喚奈何而已然猶日徘徊陵側憑弔歎歎羣臣交章請帝回宮以重宗社疏輒留中不數月而哀詔下矣鼎湖龍去未聞顧命之親傳帝子不歸尙見薇垣之依舊蓋帝微行至陵上從之者僅小董鄂妃及侍衛博達理一去竟不復返宮廷惶駭逼求弗得太后乃傳懿旨爲帝發喪以皇子玄擘嗣位時尙冲幼四大臣輔政宣布罪已遺詔於端敬后喪禮踰濫事再三自責蓋出自太后之意徵收拾人心而圖晚蓋也康熙元年下詔褒小董鄂妃從殉先帝忠烈可嘉賜諡曰貞妃博達理亦予諡忠烈迄今開國英風美人艷蹟都消歇盡矣惟南苑春花瀟台秋月猶似含情欲話先皇遺事也

小啓世

嗚呼……戰

(一名戰之罪)

(瘦鴟)

弁言

曠昔之夕。予。羶。瘦。鵬。同。往。愛。倫。影。戲。園。觀。所。謂。空。中。陸。地。大。戰。爭。者。劇。情。之。悲。慘。實。不。亞。於。一。旁。貝。城。之。末。日。而。終。場。影。中。人。盈。盈。雙。淚。尤。足。令。人。心。惻。瘦。鵬。本。生。而。多。感。觀。畢。竟。掩。袂。歸。越。日。予。遂。告。其。寓。廬。以。作。說。部。為。請。瘦。鵬。夷。猶。未。遽。應。尋。乃。語。予。謂。天。笑。先。生。亦。將。從。事。於。此。雅。弗。欲。蹈。重。複。之。誚。在。昔。崔。灑。題。詩。黃。鶴。樓。頭。李。太。白。便。爾。擱。筆。况。笑。公。才。過。崔。灑。而。小。子。非。李。白。比。耶。予。力。勸。之。并。告。以。無。傷。今。之。小。說。界。上。時。有。其。事。不。見。夫。「犧。牲」之。後。有。「銀。瓶。怨」。六。尺。地。一。後。有。「土。饅。頭。餡」。斗。室。天。地。後。有。「牢。獄。世。界」。耐。寒。花。後。有。「儷。景」。諸。作。雖。屬。重。複。而。識。者。不。以。為。病。且。此。係。影。戲。初。無。譯。本。天。笑。先。生。為。是。子。亦。不。妨。為。是。情。節。固。一。而。彼。此。之。結。構。布。局。文。情。意。境。各。不。相。謀。何。不。可。之。有。瘦。鵬。聆。予。言。始。首。肯。予。復。監。督。之。逾。兩。日。遂。成。斯。篇。用。特。餉。吾。禮。拜。六。之。讀。者。諸。君。并。以。警。世。之。好。言。戰。者。十。二。月。十。二。日。丁。悚。識。于。悚。廬。

發凡

阿道爾菲哈苦夫 ADOLPHE HARDEFF. 甲國之飛行隊員以戰中無意死其情人之兄雪傑司門毛才爾旋復死於乙國之少年軍官麥克西姆中尉手

雪傑司門毛才爾 SIGISMUND MODZIEL. 乙國之飛行隊員以戰死於乃妹之情人阿道爾菲哈苔夫手。

麥克西姆中尉 LIEUTENANT MAXIM. 乙國之少年軍官於戰中無意死其未婚妻前度之情人阿道爾菲哈苔夫者。

哀娜毛才爾 ANNA MODZIEL. 雪傑司門之妹初與鄰國少年阿道爾菲哈苔夫有白首之約戰後從父母命字一少年軍官麥克西姆中尉後稔知阿道爾菲實死其手悲痛至於萬狀因遁入空門爲尼。

毛才爾夫婦 MR. & MRS. MODZIEL. 雪傑司門及哀娜之父母。

曉日麗空綠窗紅映絲絲透入室中搖漾壁上乃類波浪痕而窗帷地衣以及當門之錦幙受日則都成粉霞之色毛才爾夫婦及其子女方圍桌御晨餐欣喜悅之態盎然於四人之上即此侍食小婢鵠立門次亦復盡露其白如牛油之齒作鷺鷥笑蓋斯時之毛才爾家實美滿而無倫一似天地間所有之祥光瑞靄悉籠罩此一家者餐未竟忽有賊獲鞠躬入將一書上密司脫毛才爾密司脫毛才爾略諦視其封面知是故人乾恩哈苔夫書也遂開緘讀曰「毛才爾老友如見闊別垂數

稔矣。佇月停雲。如何能已。犬子阿道爾菲業已。屢屢成人。頗有志於飛行事業。夙稔貴國。以飛行名。而令郎雪傑司門。亦方廁身飛行隊中。因擬前來觀光上國。并欲師事令郎。明日日殫時當可造府。想老友或猶念及故人。必不致漠視孺子。脫不以為不可教而視之。如己出。則僕且感銘肺腑矣。乾恩哈苦夫上。密司脫毛才爾讀已。掀其斑白之髻。莞爾而笑。雪傑司門則力摩其二掌。以表中心之歡樂。卽哀娜亦低鞞。鬢雲色然而喜。逆知明晚華燈影裏。粉牆上且多一人之影矣。翌日夕陽方。拖樹梢。密司脫毛才爾卽偕雪傑司門乘汽車馳往火車站。迓阿道爾菲哈苦夫同車而歸。麗絲蘭別墅 LISLEY COTTAGE 阿道爾菲貌似蓮花。風度翩翩。宛如玉山照夜。哀娜一見其人。芳心便覺微動。垂其香頸。珊瑚而前。出纖手與個郎把握。凝酥雙靨。羞紅不期而立。上而兩人之情。絲遂亦於此一把。握間交糾。互結織成情網矣。詰朝雪傑司門卽携阿道爾菲至飛行部之飛行場上。紹介與部中諸要人相識。并導觀場上所有之飛艇。語以駕駛建造之法。阿道爾菲固聰穎異常。人聞語已能領令。其一二晨夕。居毛才爾家。恆閉戶研究孜孜。弗怠得暇。則輒就哀娜絮語於時。方陽春三月。風光乃至。明媚窗外。玫瑰作花。暗香欲滴。時透碧紗而入。盈園綠樹濃痕。如畫。鶯踏枝頭。媚人作綿蠻之聲。是時之麗。絲蘭別墅直同上界清都。非復人間。阿道爾菲則每與哀娜相將而入。芳

園把臂於玫瑰花叢中。泥私語香櫻。乍被吹氣。乃如麝蘭。而二人心坎中之愛苗。亦復如此。玫瑰已屈垂垂看花之候。毛才爾夫婦固賞識阿道爾菲。則聽彼兩小相暱。初不反對。觀其憐我憐卿之態。悉爲笑樂。故爲時未久而同心之結締矣。阿道爾菲居麗絲蘭別墅者三月。其樂無極。幾不復作歸想。一日之晨。方草家書告父母。以締婚事。書甫竟。而雪傑司門遽入其寢室。踴同往飛行場。阿道爾菲領之以首。遂同出。而至外室。時哀娜方坐小桌畔。低首治針。繒蟻微露。白如玉琢。十指纖纖。似春葱。拈銀針。動弗已。聞室門開。合聲知阿道爾菲出。則徐徐廻其粉頸。於雲鬢影下。流波偷盼。香腮上立。暈笑渦兩點。阿道爾菲遂亦輒然微笑。趨至其側。以書示哀娜。喁喁作情話。四目相睽。一往情深。雪傑司門殊不欲闖入彼情人之間。因就與乃母語。閱十分鐘。許見阿道爾菲猶伺阿妹眼波。如蝶戀花。略無去意。則弗能復耐。亟趨前。輕摺其肩。促之行。阿道爾菲親哀娜如蕙之手。怏怏然從雪傑司門去。旣抵飛行之場。一一與相識者握手寒暄。旋即相率入一酒肆。洗盞對酌。抵掌談天下事。意氣豪甚。酒未酣。斗有軍中使者。空息至。出一書示衆。則陸軍部書也。書云：「飛行隊總司令閣下。本國已與北鄰宣戰。請立派飛行艇。飛往前敵。俾資臂助。盼切陸軍部上。」衆讀書。僉相視無語。阿道爾菲立失色。蓋所謂北鄰者。卽其祖國也。兀坐有頃。乃悄然起。潛行出酒肆。去惘惘前行。如喪其

魂魄寸心亂躍似已躍出胸臆不復爲己有私付三閻月來雖客異邦而謹忤實甚於在故國時既得情人共數晨夕復有良朋可慰寂寞此身方栩栩然若羽化而登仙詎意戰雲乃漠漠而起勾却吾一天穠譴今茲在勢不得不買棹歸去爲國宣力此情人良朋之祖國後此且爲吾人之敵國而彼情人良朋者亦必側目眦吾目吾爲仇人矣念至是遂仰其首嚮天喟然而歎若欲吐氣化爲暴風吹散此漫天無賴之戰雲旣去飛行之場卽入街心市一新聞紙閱之則見第一張上已載戰事消息讀罷掉首微喟悵然向麗絲蘭別墅去而一舉步間兩足重乃逾鉛蓋逆料彼姝者子一聞茲惡消息必且蹙損春山低徊無已然吾尙有何術足以慰其芳心不去則辜負祖國且短吾英雄之氣然此問之人或視吾爲間諜蜚語蠶起不容吾一日居則吾亦不得不去去則又何以對個儂相思萬縷翦難斷百尺香羅空寫愁以後之眼淚光陰惻儂寧不難堪輾轉思維意終弗決予于許久始入麗絲蘭別墅而其舉步之紆緩直如壁上之蝸牛旣入室則復微喟仆坐椅上垂睫弗敢仰視顧哀娜斯時已見其情人立擺其小蠻之腰盈盈而來花貌含春嫣然作淺笑繼見阿道爾菲眉結弗展若膺重愛笑容遂亦立斂兩雙展其玉手來把阿道爾菲之腕曼聲問曰阿郎何事悒悒殆儂家阿兄欺負郎耶果爾儂當爲郎告之阿父阿母看他捱一頓打也阿道爾菲頻扼其腕累晞無語

哀娜僕其纖腰以玉顏向阿道爾菲雙波直注其面作呢聲曰郎心坎中畢竟有何不得意事乃作爾許鬱伊態郎趣爲儂告儂急欲死矣阿道爾菲復默然不語者移時始悲聲言曰嗟夫哀娜吾二人從此別矣鶴鰥良緣或且付之空花泡影哀娜聞語花容乃少變急曰郎勿出茲不祥之言三閱月來光陰如蜜吾二人正似浸於蜜中奚事遽言別阿道爾菲曰是初非出之吾意吾固弗欲離卿一步設彼蒼蒼者能使吾長隸妝台伺眼波至於白首則實爲畢生之大願無如天緣不假故起罡風吹斷吾二人之情絲迫吾不得不行哀娜秋波注淚如荷葉沍露顫聲言曰然郎果以何事行猶未告阿儂阿道爾菲長歎曰哀娜卿豈猶未知戰雲起矣彼賣報之童業已喊遍一市而此交戰之國實吾之祖國與卿之祖國也言次以手中新聞紙授之哀娜哀娜讀未已而玉容已無主香軀亂顛如臨風弱柳立仆於椅上嚶嚶啜泣玉山乃聳動弗已阿道爾菲一聞此美人哭聲益悲不自勝亟長踞其前加以慰藉時毛才爾夫人適自內出見狀大愕趨來問故阿道爾菲示之以新聞紙卽悄然起徐徐入寢室十指栗六檢點其行囊閱五分鐘始出則見密司脫毛才爾亦方在乃女之側立出手與之握別尋復與毛才爾夫人握手并鞠躬致敬此時哀娜乃亭亭而起淚痕被其雙靨如花着雨星眼含悲視阿道爾菲一若芳心中有千言萬語欲於此把別之際傾吐出之願珠喉爲眼

淚所塞。哽咽弗能成語。遂曰：「郎……立展其藕臂，挽阿道爾菲頸，縱聲而哭。毛才爾夫人則亦倚乃夫肩，上掩面，飲泣。阿道爾菲至是不能復忍，喚淚趨出。哀娜卽與聯臂同行，而淚珠尙續續而下。殆類亞拉伯之樹膠。阿道爾菲亦悲惻萬狀，方寸間真如刀割。覺此目前事事物物，都作黯黯銷魂之色。園中飛泉，仰噴其水，似隕錢別之淚。柳絲，跪地若將牽其衣袂，留彼小住。舉目以視，則花容似含愁容，側耳以聽，則鳥聲似帶哭聲，甚矣天下之苦莫多情兒女別離者也。二人且泣且語，直至別墅門前，儂愁欲織，郎緒如牽，各依依不忍，遽別。阿道爾菲遽探懷出一小影，拈筆作數字於上，曰：「吾恨戰。」
A course to the war. 書已卽納入哀娜柔荑，作悲聲曰：「哀娜，吾愛他日，卿或念及征人視此可矣。」哀娜親之以吻，藏之酥胸之次，旋出一表，墜懸於阿道爾菲時計之上，以手掩面，發爲斷腸之聲。曰：「阿道爾菲，吾至愛之人，此物與儂相共垂十稔矣。茲特贈之。阿郎，教他日後替儂代俵。阿郎身也。」語旣復放聲哭。阿道爾菲聽此哭聲，中心欲碎，遂掩袂而去。哀娜兀立弗動，芳情脈脈，紅淚織織，目送檀郎去遠，蹙損翠黛雙蛾矣。

阿道爾菲歸國時，戰端已開。兩國陸軍鏖戰，至烈。炮聲匝地，藥雲蔽天，相持至於數日。勝負猶未分。時阿道爾菲已投身入飛行隊，一日方坐飛行場上，苦念哀娜回首前塵，惘然如入夢，忽有走卒奉

陸軍總司令命來命立乘飛艇出發以炸藥燬敵軍之氣球飛艇俾不致橫行空中爲本國陸軍梗阿道爾菲奉命後了不腳躡毅然立行往來空中迅疾無藝艇過處敵軍之氣球飛艇悉成灰燼倖免者寥寥無幾敵軍中人僉大駭謀所以抵制之策飛行部之長卽委雪傑司門毛才爾凌空追逐雪傑司門固好身手未幾已追得敵艇顧不知艇中人實爲其未婚之妹塔立投以炸彈阿道爾菲之艇受彈遂自半空中飄墮而下一炬成灰阿道爾菲幸無恙顧不欲墜入敵人手屈身爲俘虜因立逃逃未及百武而追者已踵至蒼黃間見道左有磨坊前有木橋可達風磨展其四翼轆轤而動阿道爾菲度非入此不得脫身卽一躍而前奮門逕入坊中方有一閹人在則脅之上樓出其手槍磨厲以須須臾追者已至橋上槍聲砰然四起阿道爾菲亟自小窗中發槍抵敵彈丸續續如連珠追者再却再上終莫能入阿道爾菲亦堅守不下以死自勵奮勇有如猛獅追者對此磨坊殊束手無策方聚議問而雪傑司門毛才爾至聞語頗藐諸人之怯弱立率衆躍上木橋至於磨坊之前阿道爾菲初不知來者之爲其良友且爲未婚妻之阿兄則啓門發其手槍雪傑司門胸際着彈遂踣衆不敢復前共昇之下至麥克西姆中尉許麥克西姆中尉者此小隊之統領也中尉見狀慄慄微嘆繼屈一膝隱雪傑司門側聽其氣息則已剩一絲因詢以身後有何遺物相託雪傑司門掉首

無語第自囊中出一手冊含淚以受中尉作微聲曰請以此予吾爺……娘……語未竟已絕中尉銜悲起危立其前作莊肅之聲顧謂衆曰若曹其誌之此好男兒也凡吾軍人僉應膜拜頂禮他日亦步其後塵言次向雪傑司門遺骸舉手行一軍禮衆亦如之少選中尉又朗然言曰今茲吾儕惟有從速破此磨坊死彼仇人庶足以慰雪傑司門毛才爾君在天之靈否則英雄之目且不能瞑矣兒郎趣以炸藥來者其部下卒乃以炸藥及導火之藥線至中尉即躬自蛇行而前至磨坊之下埋藥其間更引之以線五分鐘後轟然之聲已作紅光起處而磨坊倒矣居頃之衆踴躍趨前得仇人尸於瓦礫之中昇之至雪傑司門遺骸之次一卒檢其身初無長物但於胸前得一時計下垂表墜狀絕精美立上之中尉中尉審視一過懸於胸際揚聲謂衆曰若曹聽之此人雖爲吾敵然觀其行事亦屬觥觥男兒吾軍人不可不敬禮其人遂率衆向尸行禮致敬旋即命所部昇二尸去越數月兩國媾和一天戰雲消歸鳥有然而阿道爾菲哈苦夫與雪傑司門毛才爾已不能生矣斜托香腮春笋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哀娜遙念征人相思至於無極孤鸞寂寞怨蝶惺忪長日鬱伊無復聊賴每當夜深人靜獨擁銀釭則益覺憂難堪詎意韶華容易又是春光爛熳之天春花自紅春水自綠而美人芳心冷如冰雪卽此滿眼之嬌紅姹紫似亦足以勾其愁思有時或下樓而入

芳園小立。多時相思。暗省一點靈犀。似隨蛺蝶。而飛綠陰萬疊。中遂亦時留個。儂紅淚之痕。願哀娜爾時。猶未知意。中人已作無定河邊骨也。一日。老父接陸軍部書。始得阿兄噩耗。則痛哭弗已。中夜凄清。獨對明月。既悼阿兄。又念情人。往往淚下如麻。越日。方在園中擷幽芳。將陳之。阿兄遺像之前。斗聞叩關之聲。逢逢入耳。回顧則爲一少年軍官。遂珊珊而出。啓關。肅客入。密司脫毛才爾急與之。接手足恭。問其姓氏。及其來意。客自稱麥克西姆。中尉出一手冊。上老人云。是雪傑司門君遺物。臨終時囑轉交者。繼復刺刺道其死狀。至爲詳盡。毛才爾夫人及哀娜聞之。俱不歡相持。啜位閱一時。許中尉始與辭。密司脫毛才爾復與握手。且道謝忱。哀娜送之出。中尉且行且顧。哀娜語意至泆。洽既至門外。乃親哀娜柔荑。別去。行不數武。猶頻頻回其首。爲狀似頗戀戀也。逾數日。麥克西姆心田中似已嵌一哀娜之玉影。力排弗能去。回想當日。款關時。彼姝方在園中擷花柳。腰半僂。香雲斜。繚玉顏。露其半面。厥態乃至媚。念及此。寸心騰躍不可止。繼念吾雖戀彼。彼或不吾戀。則此片面的相思。其將以何日爲歸。宿情到熱處。或且以身爲犧。亦殊難必。遂展雙手扶頭。洩瀾不已。斯時適有一老人。施施入。老人者。麥克西姆父執也。視狀則大愕。貽趨至其側。詢以奚事。作無病之呻。麥克西姆度不能隱語之。以實。老人固亦謹密。司脫毛才爾力以執柯。自任立拉。麥克西姆同造麗絲蘭別。

聖作說客於毛才爾前飛辭騁辯爲之反覆譬解密司脫毛才爾私念阿道爾菲吝無音訊殆已作
 沙場之鬼而觀麥克西姆英英霽爽亦頗不媿爲快婿因立如所請願猶恐乃女頑梗事實大難遂
 往覓哀娜於園中告以媒灼之言哀娜初不允旣念阿道爾菲久無片紙隻字以見存或已捐吾如
 秋扇重以老父之請不得不委曲求全藉悅其心因即允以身許字麥克西姆中尉一日中尉偕哀
 娜作野外之遊越陌度澗携手同行於意滋適未幾天已將入暮綠樹初藹斜陽欲曛二人乃就一
 石上少息哀娜不耐靜坐則泥中尉道戰中故實中尉遂語以敵國飛行隊中人困守磨坊事并及
 其死狀口講指畫談興彌高語旣復以表墜示之謂爲個健兒遺物哀娜一見此表墜如受電攝木
 然不動者移時紅淚已迸出如繩尋以一手捧其酥胸一手掩其素靨翩然作驚鴻之逝無何馳至
 一小溪之畔薄颼吹皺碧波作淪漪落花片片捲入旋渦中迴環不去哀娜注其雙波於水上久久
 弗動若欲隨此落紅同入旋渦而一仰首間乃見彼岸一玻璃窗中有女冠十數人方踞而祈禱白
 冠一色照眼如雪梵唱聲渡溪而來朗然入耳哀娜至此萬念都空直欲跳上慈航立達彼岸繼見
 十餘武外有橋如弓橋盡處有門榜其上曰修道院哀娜大喜即飛馳而往款關以入闐然進禮拜
 之堂至於一住持之女冠之側且泣且道其慘史求納爲徒俸得懺悔一切希冀他日靈魂之安適

此住持之女冠聞言頗哀其遇則立許哀娜入院修道從茲哀娜遂永永厠身於修道院中不復出恨纏春樹愁繁秋草日於貝葉蒲團間度其淒涼寂寞之光陰碧空澹月猶夜夜入麗絲蘭別墅中一角紅樓願不復照美人倩影矣一日薄晚行彌撒禮竟衆女冠俱已他適而哀娜猶臨神壇之前螻首低垂翠蛾含愁前塵之影事陳陳剎那間都上其槁木死灰之心頭歷歷現於目前初則見玫瑰花叢中啁啁情話時繼則見小門前依依把別時終則見磨坊訇然而倒意中人僵臥於瓦礫之中哀娜至是芳心如擣低徊欲絕徐徐探懷出阿道爾菲之小影親之以慘白之櫻唇而明珠雙淚已迸落

美人寂寂英雄死一片傷心入畫圖嗚呼……戰嗚呼戰之罪

瘦鵑曰是劇原名曰 THE CURSE OF WAR 編者爲挨爾菲萊梅欽氏 M. ALFRED MACHIN 劇情哀感楚人心魂令人不忍卒觀予徇丁郎之請草茲一篇屬稿時亦不知拋却多少眼淚銜悲把筆兩日而竟特取以示吾國人并將大聲疾呼以警告世界曰趣弭戰

瘦鵑附識

小警世
廚娘

(塵夢)

黛麓夫人方在廚次助爨婢烹飪婢爲瑞典產名曰美娟人至樸實夫人語及婚事頗露忸怩之狀兩頰俱頰伸指理其圍巾之縐紋張其邊緣俾貼體俯首舉目目夫人雙瞳閃閃作光此婢來自田間舉止行動人人咸知其爲村姑也謂夫人曰晚來將有友人來視婢子此後當時來存我夫人亦許我否夫人曰汝能得良友亦大佳事苟不致煩擾余亦甚願其來願我家門戶以十時爲限願汝告客每來須以十時前行此後每晚七時美娟之友輒來廚下作深談音吐至微絕未聞高聲作笑謔也此外但有一妹有時來視其姊願未嘗久坐蹤跡亦稀美娟至黛麓夫人家既越一月夫人即廚次爲兒童治餐美娟之友仁三方坐與傾談見夫人至起道晚安至有禮衷蓋仁三爲誠篤之少年夫人亦早知其與美娟雅有情愫當仁三禮夫人時至爲懇切夫人亦深許其不尙虛飾也夫人烹調既竟携餐具登樓尙復默思兩人景狀意謂兩情既洽總以結婚爲宜苟長此纏綿事安有濟厥後夫人緣事時外出無暇憶及兩人事矣忽忽三月黛麓夫人家久無仁三足跡美娟每卽廚次茫然兀立目注窗外默默不作一語盈盈垂淚兩目盡腫鼻端唇際亦隱隱現赤色夫人但見其酸楚萬端不知究緣何事意者或與仁三小有齟齬耶一夕美娟方縫紉燈下悶坐無言淚盈於睫夫人戲之曰美娟真慧絕針黹之妙一至於此仁三見之當不知若何歡喜矣美娟曰彼去矣彼歸

瑞典矣甫一發言雙淚已奪眶而出縷縷界粉頰矣須臾復曰彼有父母此去安得遽來夫人曰彼非含怒行耶果重來否美娟曰歸則必歸特未有歸期彼果長留故國恐駒光易逝耳既閱一載仁三忽自瑞典寓書美娟書中咸蠅頭小字爲語至長撮其大要則謂久無音問近狀如何度甚康健仁三安忍與我愛暫別而別又經年相思之苦莫可言狀渴欲與我愛一見老父染恙欲行不得奈何奈何勉事夫人後會有期美娟得書後爲狀殊樂夫人心中亦隱爲美娟稱賀不意美娟與鄰家庖人往來已審美淵風尚每禮拜日之晚輒赴禮拜堂一夕夫人自禮拜堂歸甫欲入門忽聞喁喁細語駐足聽之知爲男子方謂仁三已歸排闥而入則一侏儒也是時月色正佳庭中梅花一樹倒影及地兩人正徘徊梅影中喁喁密語意態至爲親熱厥後侏儒時來廚下值黃昏時萬籟俱寂兩人輒相與談笑美娟顛簸於情海波瀾中不自知其東風有主矣夫人見之轉滋憂慮一日謂美娟曰鄰家窻下養何以時相願從彼豈汝新交之良友耶美娟不意夫人道及其意中人兩頰頓頰赧然曰此少年人殊溫存似爲可交之友彼亦時在俱樂部中語罷夫人有不豫之色所謂俱樂部者乃市中少年勞力者飲博之所美娟識此庖人卽在其中晤面僅二三次遽訂深交夫人曰此少年亦殊不惡願瑞典尙有人在汝豈忘之耶予則滋以爲慮美娟曰夫人所言良是然婢子如此青春

烏克耐此寂寞彼苟期而不至。婢子遂終老此間。耶黛麓夫人處事故審慎。訓迪少年女子尤極。周至。蓋年事既多。歷世深矣。顧一聞此言。竟不能作答。以質直而奇突也。因徐察兩人交際。凡侏儒之一舉一動。備極注目。久之。知其對於美娟。絕少誠意。已料其不足恃矣。謂美娟曰。汝豈將與特吉結婚耶。美娟默然。續曰。予亦不欲干預汝事。苟欲結婚。予亦無術。足以離間。願汝仔細思之。勿貽後悔。足矣。美娟曰。婢子已與特吉訂婚約。仁三遠行而又歸。省父母。父母之愛子。何所不至。恐腦海中。不復有婢子矣。夫人知無可理喻。遂嘿爾而息。未幾。美娟果辭夫人家。而與特吉結婚。

美娟結婚後。匝月。晚膳後。黛麓夫人家婢。趨咸外出。夫人獨坐齋頭。手莎翁文集。即鑪次。靜觀旋聞叩門聲。始則以指彈扉。繼乃隆隆然作響。夫人自起。啓關。黑暗中。但審其爲男子。朦朧夜色。莫辨誰何。殆一發聲。始知其爲美娟。當時至愛之仁三。相將入室。則面目爲日光所炙。較前爲黑。額上縐紋。縷然望而知爲一年有半之光陰。消磨於勞苦中矣。問夫人曰。美娟在何許。夫人曰。汝來正佳。仁三四顧。覓美娟。不得。意殊不適。不待夫人詞畢。復曰。美娟果何在。豈他適耶。夫人一聞。是語。頗露憐憫之色。徐曰。去此已匝月矣。仁三曰。美娟何爲別夫人而去。豈已死耶。夫人曰。非也。汝且少安。毋躁。我當詳告汝。因按之。使坐仁三鎖其愁眉。震震有恐怖之狀。夫人曰。予亦屢爲美娟言之。願身墮情網。

不能自拔。彼已爲他人婦矣。仁三聞之。有如萬刃割胸。酸楚莫可名狀。擲其帽。與外衣於案上。自嚙其唇。緊貼兩腕於胸次。兀然不動。亦不作一語。夫人方慮其癩作不移時。猝然倒矣。急取水置其頭上。且實其口中。良久。呼吸始動。甫一舉首。又復倒下。徐移其目。注視夫人。及室中狀。殊驚訝。須臾一躍而起。曰。我去矣。夫人曰。勿爾。甫得蘇醒。體猶未復。苟必欲行。宜稍進熱茶。仁三乃坐見。融餘之水。尙置案頭。夫人之衣。亦淋漓殆偏。頗抱不安。謝夫人曰。小人辛苦。年餘稍積微資。跋涉而來。但祈與美娟永好。不意一面之緣。尙不可冀。負心如此。誠始念所不及料也。夫人仁惠。感且不休。夫人曰。予殊憐汝。苟可以助汝者。惟力是視。美娟無情。結果料未必佳。願汝勿再憶及仁三。俯首默念。少年女子之心。腸竟至爾爾。爾時信誓旦旦。僅隔一年。有半。竟至寒盟。豈娶彼者。有無上之魔力。足以顛倒之耶。抑更有他故耶。又思夫人既料其結果之非佳。則彼夫決非上駟。夫人之言。且不之聽。則美娟之狂蕩。可知矣。問夫人曰。我曾屢次寫書。果一一遞到否。夫人曰。有之。然彼堅謂汝依依膝下。家庭之樂。決不能以戀愛奪之。苟長此不來。不幾誤我終身大事耶。彼設想如是。予亦不敢更贅一言。仁三慘白之色。忽轉而爲殷紅。奮然曰。已矣。予亦不復戀戀矣。幸未畢姻。得此蕩婦。轉污我清白。從茲以後。決不拓腦海中一粟。餘地納美娟矣。夫人曰。孺子良有見地。彼非堅貞始渝。盟約本無庸介介。

於懷也。然則若翁之恙，果何如得稍愈否？仁三咽聲曰：謝夫人見問，老父不幸死矣。予喪葬事了，卽貨我田宅，奉老母來。此老母眷戀故鄉，不欲遠涉，屢請乃得偕行。此亦美娟之賜也。夫人謂我將何以對老母耶？夫人曰：汝勿悲死者長已矣。老母健在，宜好奉甘旨，且爾母寓居何所，願得見告。明日當往視之。仁三出鉛筆就膝上寫地址。上夫人，夫人復出糖果餅乾等，與仁三俾歸以奉母。仁三致謝辭去。夫人次日果訪仁三之母，慰勞備至。老母亦時策杖至夫人家往來，有如戚畹。每入禮拜堂，仁三輒扶其老母而來從茲，不復見其與少女同遊矣。

三年後，時值秋暮，風雨淒其，天意未寒，已露肅殺之氣。夫人在廚次，聞有人款關，啓視則美娟蓬頭垢面，懸鵲百結，負嬰兒瑟縮立門外。與夫人行禮，夫人大駭曰：美娟汝何由至此？外間風雨迅趣，入趣入美娟入門，慚恚不能作一語。夫人曰：汝實直言之，緣何致此？窘狀美娟期曰：夫人固詔我，特吉不足恃，今果不出所料矣。特吉不務正業，長日醉鄉宵來，輒酩酊而歸，大肆咆哮，初則但有痛詆，繼則拳足交加，不復以人類視婢子矣。荏苒三年，備嘗苦楚，咎由自取，夫復何言？婢子一身不足惜，其如呱呱者何？夫人試視此可憐之嬰兒，墮地未及半月也。此子出世未見其父，蓋其父久已漂流，他所不復知其蹤跡矣。夫人曰：哀哉！美娟予初以特吉性佳，不圖其暴戾至此。汝來我飯，汝且爲

汝更衣。美娟飯罷，卽欲辭歸。夫人曰：汝且稍待。美娟曰：家中尙有一子，甫能扶牀而行，出門時，鑄閉室中，彼覓母不得，益以腹餒，想哭聲達鄰右矣。夫人乃出衣服食物等，令人爲美娟携去。美娟歸，緣產後中寒，熱病大作，殆。夫人往視，已奄奄一息。夫人曰：婢子知罪矣。婢子負仁三罰，亦云當。願婢子渴欲一見仁三而死，夫人能招之使來否？更欲有言，喉中呼呼作響。夫人曰：汝有何事告仁三者？美娟已瞑目長逝，不復作答矣。

社
會
小
說

百萬法郎

(梅郎)

美矣哉。巴黎之康苦德也。風光明媚，園林浩暢，樓閣崇闕，樹木茂藹，街衢修整，游人如雲，翹首四望，東則拖活利士之園，昔法國帝制時代之宮殿也。園外則博物院、藏書閣、天下之名器珍寶，多聚於此。西則望見翁才理才公園之鬱然於城中，大凱旋門之屹然於山頂，南則風帆無際之塞納，與隔岸之議院，如一幅油畫圖，更背塞納而北，望銅柱摩空，如建五丈之旗者，則有名之望度柱，是拿破崙所獲於奧地利亞俄羅斯之大礮鑄之，而其造像卽植立於側，英姿颯爽，想見慷慨誓師，推倒一世之概。左爲梅台林卽世界惟一之教寺，故謂天下之壯麗大觀者，必推巴黎爲第一。而種種奸狠，誑詐殺人，攫財之暴徒，亦惟以巴黎爲淵藪。某日晚，電燈隱約中，瞥見一少年，左顧右盼，形色張

皇○若○有○人○躡○足○追○踪○於○後○恐○被○窺○破○其○秘○密○行○動○者○迨○四○顧○無○人○影○始○放○膽○趨○至○特○賴○街○之○一○破○屋○前○靜○立○傾○聽○似○細○察○門○內○之○作○何○舉○動○有○頃○舉○手○向○門○上○劃○一○暗○記○既○訖○叩○之○剝○啄○有○聲○門○徐○徐○啓○側○身○入○經○暗○室○入○墜○道○達○一○小○小○之○廳○事○前○室○作○長○方○形○甚○幽○暗○一○電○燈○高○懸○室○中○光○殊○慘○淡○十○餘○人○據○案○坐○若○會○議○然○聞○履○聲○囊○囊○至○闕○然○起○迎○少○年○脫○帽○露○頂○略○一○點○首○卽○以○兩○手○插○衣○袋○內○目○光○四○鬪○咄○咄○可○畏○室○內○諸○人○咸○俯○首○退○立○莫○敢○仰○視○少○年○趨○至○案○前○就○椅○坐○羣○衆○亦○徐○徐○按○次○入○座○既○定○少○年○乃○朗○聲○曰○諸○君○近○日○之○狀○况○若○何○吾○黨○事○業○可○有○進○步○否○請○速○報○告○余○當○一○判○其○孰○爲○優○勝○者○衆○噉○然○應○各○摸○索○其○腰○囊○出○金○銀○珠○寶○零○星○什○物○燦○然○列○案○上○發○五○色○光○少○年○喜○一○一○檢○驗○願○書○記○筆○諸○簿○給○獎○賞○既○訖○伸○手○入○衣○袋○出○匙○一○授○書○記○書○記○接○匙○疾○趨○至○室○之○隅○隅○有○複○壁○捫○之○而○匙○眼○現○確○然○啓○未○幾○而○案○上○燦○爛○之○物○已○盡○入○此○黑○室○中○復○扃○之○而○返○其○匙○於○少○年○少○年○笑○而○起○曰○今○夕○之○會○大○佳○諸○君○皆○不○愧○爲○男○兒○好○身○手○吾○黨○未○來○之○光○榮○當○如○旭○日○言○時○疾○舉○其○手○高○呼○吾○黨○萬○歲○者○三○諸○人○亦○吭○喉○附○和○之○少○年○復○宣○佈○繼○續○進○行○之○方○針○及○下○次○會○集○之○期○語○未○畢○忽○聞○人○聲○鼎○沸○似○萬○馬○奔○騰○雲○集○颺○至○正○驚○訝○間○而○無○數○偵○探○警○察○已○破○門○直○入○衆○失○色○顧○視○少○年○候○命○令○而○少○年○亦○已○灰○白○其○面○僵○立○不○能○動○遂○一○一○就○拘○盪○擁○以○去○噫○少○年○何○人○蓋○卽○大○名○鼎鼎○巴○黎○少○年○黨

之領袖傑乃格也。傑年少富膂力喜與諸無賴游初祇效惡少所爲繼乃作綠林之豪舉徒黨四佈專以劫奪財物爲目的此破屋卽該黨之秘密機關部有所得除攤費外提出若干匿此窟中以爲公積故從之者甚衆傑與諸人旣被逮至法庭一鞠而服禁錮獄中傑年僅十有七法官憐其幼另禁於感化院內限至二十一歲而釋放然以跣跣不羈之少年一旦入此枯寂無生趣之感化院其何能耐於是絞其腦力日夜思逃但法網深嚴脫之殊非易易而傑乃格性殊機警且有急智偶見地上之小白石忽心有所動卽拾而納諸衣袋中旣晚羣囚各歸其監所之臥室傑乃破其被褥出棉花而扯之使鬆取白石擊之星星之火乃着棉花而燃霎時烟燄彌漫火光燭天警鈴大震監役及警兵聞聲咸集爭赴失慎之處移禁監犯而撲滅此燎原之火詎處心積慮思冒煙突出之傑乃格雖不至焦頭爛額業已爲煙氣薰蒸而死監役與警兵乃昇其屍身於驗屍所報告一切驗屍員行其職務僭醫生細細檢驗確爲烟氣所悶斃驗屍員乃填立屍格將簽字忽電鈴大震有不速之客至遂擱筆匆匆趨出怪哉驗屍員出門未久而此僵臥之傑乃格忽由驗屍檯上突然坐起舉目四顧見闕無一人不覺大喜過望躍而下躡足潛踪至寫字檯之前見驗屍單一紙上書傑乃格爲煙火悶死事傑卽舉筆塗之棄而出一室見架上掛有軍士號衣一套乃潛取之易爲軍士裝對

鏡自視得意非凡於是挺身昂首大踏步而出門者果誤認爲軍士不之阻且致敬焉傑既脫此法網遂亡命奔逃至河濱將覓渡忽見其舊友名臬楷者方偕其妻艤一小舟於河干一若上帝命其援救傑乃格者傑見之並不招呼躍而登伏身入艙揮手呼曰我之老友請救我速解纜立離此危險之地臬楷見傑乃格身穿軍服狂奔而來形色張皇若有所懼知必有非常危險事其後尙有追蹤至者乃爲之解維張帆放乎中流始徐徐叩其故傑盡告之臬楷夫婦同聲歎服臬楷亦非善類立一會曰紀心會專以賭局誘人攬人財產黨徒甚衆中有一人名喀勞克者尤長於技一日傑與之博三戰三北忿不能耐旣而窺破其秘密調換複數之法怒甚霍然起欲飽以老拳同局者知傑爲臬楷之友竭力排解臬楷夫婦又多方勸慰并請其入黨時傑已窮迫遂欣然允之喀勞克旣認傑乃格爲同黨乃悉以種種之秘訣授之傑固聰明人一經指撥卽恍然大悟日挾其技四出局驅所獲甚豐頗爲黨中人所推許同時另有一惡黨黨魁曰愛特而饒有勇力愛特而之弟曰愛芒特叔父曰勞納脫三人各居一方不相聞問愛特而之妻名魯伊思貌嬌好亦具有勇力與夫同居愛情彌篤勞納脫則爲一貧病之老叟愛特而恐爲所累常遠而避之越數年之久從未一通音問一日愛特而適在北京跳舞會中紅男綠女蝶蝶花花正目醉心迷得意忘形之候忽得其叔父之

急電曰

余病篤不能延。且夕電到。爾可速來。萬急。勞納脫愛特而既接此緊急促歸之電。却依舊泰然。自若以叔父貧甚。苟往者不特徒勞。往反無接受遺產之希望。且將賠去棺殮之資。殊非得計。乃發一覆電曰。

適有急事不克來。請恕罪。祝叔父無恙。愛特而

勞納脫接愛特而之覆電。知其欺貧重富。託詞不來。甚惡其無禮。正忿懣間。忽聞叩門聲。大作。門啓。則愛芒特匆遽而入。勞納脫聞愛芒特至。喜甚。急召至榻前。蓋勞納脫病篤時。曾分電其兩姪。一卽愛特而。一爲愛特而之弟愛芒特。愛芒特係一精於雕刻之工師。爲人敦厚。誠實勤勉。而耐勞。與妻吉麗奈同居一平屋中。而吉麗奈亦能勤儉持家。佐其夫雕刻。以資糊口。愛芒特夫婦之勤儉。適與愛特而夫婦之遊蕩。成一絕對的反比例。愛芒特接其叔父病篤之電。卽星夜起程。故愛特而之覆電。既至。而愛芒特亦未幾卽來。勞納脫乃告愛芒特曰。兒乎。吾病不復起。然吾貧甚。身外無長物。我死之後。衣衾棺槨。全賴爾一人擔任之。余固知爾亦非寬裕者。然爾兄既不來。則更有誰人能分爾之擔負。嗟乎。余以身後事累爾。余心實滋歎也。愛芒特聞言。卽柔聲慰之曰。吾親愛之叔父乎。請毋

自○苦○任○有○所○蓄○不○至○憂○飢○寒○叔○父○飾○終○之○所○費○任○當○獨○立○擔○任○之○叔○母○憂○任○力○尙○優○爲○之○也○勞○納○脫○聞○言○大○慰○未○幾○而○病○益○篤○乃○召○律○師○至○榻○前○爲○立○遺○囑○云○

余○數○十○年○苦○心○經○營○共○積○得○百○萬○法○郎○我○死○之○後○此○百○萬○法○郎○應○盡○歸○我○侄○愛○特○芒○一○人○享○受○遺○囑○既○立○勞○納○脫○乃○溘○然○而○逝○喪○葬○既○畢○而○此○雕○刻○工○師○愛○芒○特○遂○一○躍○而○爲○巴○黎○富○翁○之○一○分○子○矣○愛○特○而○聞○其○叔○父○勞○納○脫○之○死○私○心○竊○喜○以○爲○幸○而○未○往○否○則○喪○葬○之○費○所○耗○者○當○不○資○繼○聞○其○叔○父○有○私○蓄○一○百○萬○法○郎○遺○囑○盡○歸○其○弟○愛○芒○特○所○有○則○又○大○悔○既○恨○其○叔○父○之○詐○又○嫉○其○乃○弟○之○富○貧○心○既○起○遂○日○夜○思○摠○此○鉅○款○爲○己○有○久○而○不○能○決○乃○與○其○黨○人○謀○然○展○轉○籌○思○終○無○良○善○穩○妥○之○法○而○此○百○萬○法○郎○則○常○牢○牢○牽○掛○於○心○胸○間○無○時○或○已○心○有○所○思○思○此○百○萬○法○郎○夜○有○所○夢○亦○夢○此○百○萬○法○郎○神○智○昏○迷○頓○失○常○度○自○思○非○致○其○弟○於○死○地○不○能○取○得○其○產○乃○宣○言○於○黨○人○曰○有○能○爲○我○殺○一○人○者○賞○一○萬○法○郎○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詎○羣○衆○皆○默○然○不○應○久○之○始○有○效○毛○遂○者○挺○身○自○荐○而○面○貌○不○揚○體○格○又○矮○小○殊○非○荆○卿○聶○政○之○選○愛○特○而○以○其○無○能○靡○之○使○去○然○舍○此○又○無○可○當○意○者○中○心○鬱○鬱○不○知○如○何○而○後○可○某○日○之○晚○愛○特○而○無○聊○已○極○偶○手○一○新○聞○紙○藉○以○暫○忘○其○百○萬○法○郎○之○慾○念○忽○新○聞○闌○內○有○一○行○大○字○直○觸○其○視○線○題○曰○怙○惡○不○悛○之○傑○乃○格○不○覺○心○有○所○動○急○視○其○

下文則曰傑乃格自脫獄後仍日以劫掠爲事毫不悛改巡警亦無法以拘之云云愛特而閱畢閉目沈思者久之低聲自語曰愛特而愛特而汝若能致傑乃格於黨中收其一臂之助不特黨務之發達當蒸蒸日上彼愛芒特之百萬法郎又奚患不在我囊中哉語已面上卽呈露欣慰之色作一呼欠而起忽聞對室澆然一聲若有物自爐簷下墜者愛特而急滅其房中之電燈躡足至窗前察之時自黑暗中外窺極爲明晰見一人手持利刃彎身伏於火爐之旁愛特而出其不意突然躍入以一手奪其刀一手扼其吭其人竭力掙拒堅持甚久忽呼嘯一聲愛特而之黨徒四集各舉手槍擬其人作欲擊狀其人乃懼棄刀就縛愛特而拾視之見柄上鑄有傑乃格三字不覺駭然曰傑乃格乎因顧其人曰若卽傑乃格耶其人曰然愛特而大喜立釋其縛并揮退其黨延傑入室笑語之曰傑乃格君余名愛特而慕爾之爲人久矣今君懷刃蚤夜入此其意何居抑將有所不利於余耶君罪惡纍纍警察偵探之欲得君而甘心者久矣今旣爲余所獲其願送諸警署而受法庭之裁判乎抑入我之黨而聽我之命令乎請君速擇余當俟命而行愛特而言時色甚沈毅而傑乃格聞此數語如獲赦書卽鞠躬柔聲答曰願愛特而君恕我我適纔過此見門戶未闔因潛身入內冀肆我剽竊之手段縱見君在此室閱報乃暫匿於火爐之旁不意爐檐上之一磁鐵罐被牽而下鏗然

有聲致爲君所覺愛特而君乎請恕我余可自誓無他惡念也君能引余入黨尤所欣慰敢有不惟君命是聽愛特而曰君能助余甚歡迎然吾黨黨規黨員須立一志願書存諸黨中言時轉身取紙筆以授傑傑卽書曰傑乃格今願效忠於本黨遵守本黨黨規及一切秘密苟爲本黨故雖死不辭如違願受本黨最重之罰簽字既訖以授愛特而愛特而大喜視之如左右手出入必偕且爲其妻魯伊思介紹魯伊思固艷麗若天人而又長於交際傑乃格日受愛特而夫婦之優待感激至於五體投地一若天下慷慨俠義之士未有如愛特而夫婦者一日愛特而購新衣一襲及大帽一頂囑傑乃格更換引至密室中告以謀取百萬法郎之計囑其身爲同黨所知或至敗露又於懷中出一信囑至愛芒特處投交其弟婦吉麗奈傑乃格唯唯受命而去愛芒特夫婦自接受勞納脫百萬法郎遺產之後已不復操其雕刻之故業惟勤儉一如昔日而樂善好施之名則佈於遐邇一日午後愛芒特出門未返吉麗奈獨坐休息室中理其針黹忽聞者持刺入曰有客來訪夫人吉麗奈取刺視之見署赫司脫三字因語聞者曰余素無此友爾可告以主婦不在聞者曰客言有要信面送務必親見夫人吉麗奈乃領之聞者引客入一客室吉麗奈嫻嫻出見距覲面後各不能識吉麗奈曰赫司脫先生有何要信請速見示客曰夫人恕我唐突余蓋爲愛特而夫人魯伊思送一信至

愛特而久出不歸魯伊思近攫疾病臥床不能起渴欲與夫人一見茲有其親筆之信在請夫人察之言時伸手入衣袋中取出一信授與吉麗奈爲狀甚恭吉麗奈聞魯伊思有病心中已非常憂悶急拆之果其嫂氏之親筆言病狀甚篤急思一晤如不來恐此生將無復相見之日吉麗奈閱畢面色慘然不樂起謝曰赫司脫先生承君遠來實感余心余擬同先生偕往一面余嫂請在此稍待余略一整理卽當起身也言已反身入室讀者得毋有所疑乎愛特而與愛芒特兄弟同居既久又素不往來妯娌間何關切若是蓋吉麗奈與魯伊思未出閣時實爲同胞姊妹以姊妹而嫁兄弟妯娌之感情雖薄而手足之關愛實深故見魯伊思病中之手書惟恐遲遲我行不得一面傑乃格知自己之名字爲警察偵探所矚目且屢見於新聞紙上傑乃格三字當已爲婦孺所皆知故假赫司脫之名以進見吉麗奈果爲其所愚匆匆啓其保險箱取儲藏金錢之袋置諸懷中出告傑乃格曰赫司脫先生我等其可以行矣傑唯唯欣然從吉麗奈出門雇一馬車風捲雷馳而去夜色深沈始抵愛特而家之門車門關處傑乃格已一躍而下引吉麗奈下車叩門門啓入室折而右經一背弄達愛特而之一密室中時吉麗奈隨於傑乃格之後纔入室突然有一人自吉麗奈之後猛持其身吉麗奈斗受此劇烈之驚恐正欲發問傑乃格已返身手一巾塞吉麗奈之口以禁其聲悍然語之曰

愛芒特夫人怨余無狀實告夫人。余非赫司脫實傑乃格耳魯伊思之病與魯伊思之手書均僞也。然夫人無懼余決不加害於夫人。惟余有一事求助於夫人。今時尙未至請夫人稍耐二十四小時。內不得不羈夫人於此。夫人當諒我也。言已出一索反縛吉麗奈之手闔門而去。吉麗奈聞傑乃格三字已心驚胆戰神智昏迷欲聲不得欲掙不脫無可奈何乃枯坐以觀其變。至翌日之晨傑乃格始復偕昨日自後猛持吉麗奈之人啓關直入吉麗奈於此一夜中備嘗飢寒之苦已困頓不可名狀及傑等入室足聲雜踏始微啓其目以覘彼等之舉動傑乃格却全無昨日悍然可畏之態度呈其和藹之顏色向吉麗奈曰愛芒特夫人余昨言有一事求助於夫人今其時已至應請夫人允許。余思此事於夫人亦殊有益蓋夫人能允許我者我等當不復以此無禮苛酷之待遇加諸夫人。一二日內必能使夫人回復身體上之自由否則將於夫人有不利夫人當三思之。吉麗奈聞言心中非常驚懼不知所要求者係何事繼思除生命外更無有更重於生命者遂點其首以示允許之意。傑乃格乃前去其塞口之巾并釋其負在衣袋內出紙筆授吉麗奈曰請夫人以己之名義致書於爾夫愛芒特君言爾因事至下爾坦河忽得暴病危急萬分現腐河濱一划船中得信後請速來救我。我萬急萬急時吉麗奈驚慌過甚已失審度之能力遂不暇思索此信之於愛芒特有若何之關係。

卽草草書就交於傑。乃格傑審視無誤。仍折疊插入信封中。置於衣袋之內。笑謂吉麗奈曰。謹謝夫人。能償我願。然此數小時內。尚須暫屈夫人也。言已。復以巾塞其口。而縛其手。匆匆趨出。傑乃格既去。吉麗奈漸覺頃間之信。殊爲危險。四顧無人。乃思爲脫逃之計。以救其夫。兩手微掙之。覺所縛之繩甚寬。因屈其右手之指。以解所縛之結。久之而脫。立去其塞口之巾。而擲之於地。趨至門首。探之知未下。鍵遂啓。而出不兩步。而傑乃格又突然至。時吉麗奈已忿火中燒。不復如前次之畏縮。竭力與傑乃格抗拒。并大聲呼救。冀門外有警察者。或能尋聲至此。以解其危。然傑乃格殊勇。吉麗奈已漸不能支。忽聞有一種尖銳之聲。曰傑乃格君爾焉。得無禮於我妹。速退休。否則我必不爾恕。傑回首視之。見魯伊思方怒目而視。不得已乃趨起。而出魯伊思立趨至吉麗奈前。堅握其手曰。妹乎。何狼狽至此。若於何時來。何不令爾姊知。吉麗奈昏不能答。魯伊思慌甚。立呼僕人以咖啡。至扶而灌之。吉麗奈始回復其神。致哀聲曰。姊乎。速救余夫。愛芒特愛芒特將殆矣。魯伊思殊不解其妹之所謂。細詢其故。吉麗奈乃從自接信。被騙至此。及修書致其夫。一一訴說明白。魯伊思聞言。旣感其妹關切之深。復恨傑乃格之設心太狠。躍然起曰。妹乎。速往此信去。愛芒特必墜其奸計。恐有性命之虞。遲則將不及。魯伊思遂力携吉麗奈出門。乘汽車趕至卡爾坦河之旁。尋覓其秘密所在。久而始

得則愛芒特已被其兄縛諸艙中正將以手槍擊之魯伊思首先大呼而上力奪其夫手中之槍而投諸河忿然曰若爲亂覩遺產故竟忍心自殺其弟殺弟而又以我爲題余何嘗病者若與傑乃格味心行此蕩倫鮮恥之事而秘不余知噫若尙得謂爲人類耶愛特而之秘密旣突然爲其妻魯伊思所破遂嗒然若木雞不能答一語時吉麗奈已解其夫之繫同趨至愛特而夫婦前力爲勸慰愛芒特深感其嫂氏救命之恩自願以二十萬法郎贈其兄手足言歸於好愛特而大慚遂力自懺悔不復與諸惡少游愛芒特與其妻吉麗奈雇車回家入室卽見一鎖匙遺失地上而其形式與己保險箱上之匙絲毫無二不覺大異急以手探衣袋摸索之詎已渺不可得回視桌上則有一晶瑩之刀與一潦草字條在趨視之則其上有數字曰傑乃格候教不晤借得川資二千法郎異日當有以歸趙云云蓋當魯伊思力救愛芒特時傑乃格隱身樹後繼見其兄弟搆和知所謀之專業全歸失敗卽愛特而所許之報酬亦成虛望此處亦斷難立足於足乘愛芒特之不備竊取其匙易服至愛芒特家向司閹者投刺司閹者以主出未歸拒之傑乃格告以遠道相訪無論如何必坐待其歸闈者乃引之入傑乃格遂得行其剽竊之手段以去愛芒特以倖脫殺身之禍置不願究立以二十萬法郎奉其兄自是兄弟之間不復如前時之疏遠而愛特而亦不復若昔日之放蕩矣

軍事小說

愛妻與愛國

(峽猿)

「愛妻與愛國。今吾不克兼顧矣。麗娜乎。愛妻與愛國。今吾不克兼顧矣。」言者爲一德意志之軍官。年事殆將三十時。方偃臥於鄉間。臨時紅十字會之醫室內。乃其悽慘斷續之聲浪。由以脫之傳導。直射於榻旁。看護婦之耳膜。婦美姿首丰采。婀娜態度。綽約顯其如花之嬌面。是有深憂。故彼姝之眉端。眼角時或深鎖。時或淺蹙。有若上帝特與彼美以絕代之麗質。又不得不與以秀靨。明眸。以顯其工愁善鬢者。聞軍官言。則逡巡縮立。厥狀殆如風中之柳。欲前反却。俯其蔚藍之眸子。注於醫室地板。上之一點。不稍轉瞬。其雪膚玉臂。又頻頻伸縮不已。推測其意。深欲得軍官於未死之前。行一握手禮也。願彼既受重創。勢不能輕舉妄動。轉致不舒。故有此蹣跚不前之情狀。此絕美之看護婦。爲誰。蓋卽軍官惠律姆之愛妻麗娜是也。

於時醫室之內。除惠律姆呻吟聲外。麗娜默然無語。在此默然無語之時期中。而余筆因得稍暇。叙惠律姆之傷痕。何若矣。惠律姆軀幹雄壯。素以耐戰爲上官所嘉許。八月七夜。里愛巨一役。厥功甚偉。今在墨斯河西岸。與聯軍劇鬥。致爲敵彈命中。計身上受傷之處。凡二左臂一彈入膚。至肩骨而止。已經醫生拊去。又一彈則自右肋下橫穿。至腰部而出。蓋致命處也。惠律姆入醫院後。暈迷不曉。

愛妻與愛國
人事者殆半時許

頃之麗娜曰吾夫適乎已酣眠半小時矣惠曰吾何爲不適吾人今爲愛國死對於祖國之觀念毫無所缺憾特與吾愛之愛情今後將中斷奈何嗟呼上帝能假吾以片刻之生命以與吾愛盡未盡之愛情乎麗娜曰吾夫其稍安毋躁據醫生云創雖劇若能挨十二小時者必無恙妾愿吾夫速愈重見當日跨駿馬佩利刃陷陣殺敵之狀斯爲欣悅讀者須知麗娜言此非不勇敢勝尋常懦漢乃發音已先示怯柔顫幾不復成語蓋惠律姆之傷勢過重卽非醫生視之可決其不能起也

惠律姆聞麗娜之言怫然不悅曰卿弗言此滋余弗樂余能挨十二小時者余且裹創在沙場酣戰矣麗娜凄然曰君果因何受傷能爲妾一述乎惠律姆曰可吾今且以戰場之情形述諸吾愛方德人之圍里愛巨也軍勢張甚刁斗之聲聞數十里不絕余雖枕戈酣寢然睡廬猶時時縈繞於沙場之內苟有人觸吾足者吾且起立以鎗刺向之爲狀殆如嗅狗儕輩皆掩口胡盧而笑然吾不願也良以吾爲國家一份子不得不盡吾一份子愛國之職務耳今晨黎明軍號四起余率軍士赴戰地維時礮彈已如雨至續續弗已自吾頭頂而下當此之境吾身幾不復爲吾有又時時留意於諸健兒之進退與射擊然而吾不幸之運至矣吾見一軍士方舉鎗實子而昂其首卽狂呼使伏願軍士

不吾應。乃大呼之。亦不應。無已。惟有疾趨至軍士身畔。按其首耳。當吾按軍士首時。適有一彈掠軍士頭上過。吾正欲伏地而避。顧鎗彈已中吾右肋。吾首與地面距離僅五十密達耳。而流彈又入吾左臂。血濡濡出不止。然吾雖負痛。殊不肯稍挫轉。戰至三時。痛甚。力不支。遂暈而厥。迨醒。已爲紅十字員昇入此室。吾人可自謂今日戰爭之結果。必甚佳也。惠律姆言訖。呼吸頗促。蓋與麗娜長語幾五分鐘矣。

麗娜此時坐於惠律姆之榻。延頃聽其夫之語。幾自忘其身。在醫院。偶一合目。則見一片平沙莽莽。中其夫與敵人酣戰。至烈。芳心遂碎。碎然動思。有以護之而神志頓清。舉首視之。惠律姆固恬然臥榻上。滔滔談戰事。猶未告終。心乃大慰。顧惠律姆談未已。呼痛聲乃忽起。麗娜大恐。振衣起立。緩步娉娜徐徐自桌上取藥罇。一按褥而發。其清脆之音曰。吾夫且飲此。乃可忘痛。言未畢。惠律姆忽瞑目曰。痛乎。吾若言至此。忽中斷。伸口狂飲。續曰。休矣。惠律姆乃爲兒女子所藐視。吾若噫。吾誤矣。吾何爲言此。以傷卿心。

讀吾書者。當知麗娜實聰明伶俐之好女子也。惠律姆之語氣。早竟洞鑿無遺。且能爲之續曰。吾若至死呼一痛字者。非德意志帝國之健兒時。惠律姆喘吁不止。麗娜則心頭轉轉如車輪之轉。繼思。

脫彼有不諱吾身又何樂言念及此紅淚幾奪眶而出而惠律姆則雙眸炯炯注視麗娜不少瞬麗娜乃竭力忍之故以歡容相向然自吾人觀之必謂其歡容乃甚於愁顏也於時惠律姆死期已迫喘聲乃復大作

良久良久惠律姆始低語曰麗娜吾愛吾其不支矣人生百年不免一死吾爲國死死有餘榮然吾尚有遺囑卿其識之言畢徐徐出其右手於被面伸其食指指於醫室之一隅麗娜乃轉其秋波依所指之方向視之則其所指者乃惠律姆常佩之指揮刀也麗娜曰吾夫今何需此惠曰否此刀與吾出入重圍吾朝夕佩之不啻良朋今吾與刀將長別矣請留以贈卿爲卿夫惠律姆愛國之紀念品卿見此如見吾也雖然此外尙有一物卿見之必增愉悅卿其卸吾左足之靴麗娜依言輕啓被角緩卸軍靴則靴中浙浙有聲似有物然者乃傾而出之則見光采閃閃直入眼簾其物非他蓋卽惠律姆與麗娜結婚時之約指也麗娜俯而拾之玉手顫甚幾不克自禁惠曰吾身隸軍籍苟日御此指環者將爲軍士所指摘然吾又不忍須臾離此故置於軍靴之內夜深人靜則出而玩之蓋見此物如見吾妻也卿今收此以爲死後之紀念物

著者斯時深欲覓一麗娜對答之辭顧百思莫當而室門啓矣蓋院中醫士攝林拿排闥直入來視

惠律姆之傷故吾書今叙

爾曰麗娜汝職屬看護。惟有體卹軍人爲汝應盡之職。今軍官之創難保無旦夕。虞而汝又絮聒長語不亦謬哉。麗娜聞醫生言淚潸潸下掩面未及覆而惠律姆忽朗聲曰。先生汝猶未知麗娜爲吾愛妻乎。旣又續言曰。先生此來大佳。吾今且死。將有以煩先生。爾曰。軍官何語。惠曰。無他。將改先生之醫士爲律師耳。爾曰。此恐非余所能。幸軍官弗以難題命余。惠曰。此又何難。不過書數百字耳。先生能爲吾一書否。爾曰。此可應命。惟……惠急曰。吾固知先生能此也。麗娜汝且整理桌上之紙墨。麗娜整理訖。爾曰。乃整襟危坐。握筆濡墨。傾其首而恭候惠律姆之命令。乃惠律姆之第一語脫口出曰。

書此紙者應得一萬馬克之酬金。

爾即登肩起立曰。軍官得毋病狂。余對於軍官未盡絲毫之義務。而軍官乃有此鉅大酬金。殊不稱當。惠曰。君其速書。余正有理由在也。爾乃復坐而書。惠續曰。

八月一日在柏靈議會購得國內公債票二十五萬馬克。該票現藏家內。而號數又已忘却。日後檢出。應捐入帝國紅十字會。至於吾之財產。以半歸諸國家。爲犒勞軍士之費。以半屬諸吾妻麗。

娜。

爾林拿書畢。惠又曰。此項債券。請先生於紙上標明。須卽至議會註冊。而先生一萬馬克之酬勞。蓋爲此故。雖然。先生其書吾等三人之名。字。爾復書之。於是各各簽字其上。而外室靴聲。囊囊接踵而入。其最先一人。軍冠幾掩其目。裝束爲尋常兵士。向例紅十字會中。非受傷軍人。不得赴醫室來者。何人豈不諳會中定例者乎。時最先之一人。已站於惠律姆榻前。伸右手卸軍冠。轉彼如電之蔚眸。且捻其戟髯而言曰。惠律姆。若傷余心。滋不快。若至愛之皇帝威廉第二親來視汝也。自汝受傷之警電傳入吾耳後。朕卽自大營至此。蓋已馳驅數十里矣。今有一事相告。汝雖受創而盡。凡爾普之地。已爲吾軍所攻破。然朕雅不以一郡邑之取得爲可賀。而轉以傷一惠律姆健兒爲可惜。惠律姆。今汝尙有片語語朕否。

當第二威廉之入也。麗娜與爾林拿咸相顧斥爲無禮。及知爲當今皇帝。莫不足恭致敬。靜候惠律姆之答復。

惠曰。遠勞警蹕。臣罪莫贖。臣力盡矣。雖死無憾。吾人幼受俾士麥相國間接之教育。及毛奇將軍之英範。應以一死報國。臣身後之事。已部署定妥。由爾林拿君擔任矣。於是爾林拿從旁出。惠律姆還。

囑進呈御覽。皇讀遺囑。訖不禁瞿然。色動曰。愛國如惠律姆。實所罕見。雖然。紙尾簽字者尙少一人。搢林拿請以朕名書其上。卑吾國軍士亦知有此破天荒之遺囑。爲惠律姆君愛國之念所構成也。德皇旋坐椅上。簽字甫竣。事而搢林拿啓言曰。陛下其亦允臣再書數字乎。臣以無功受惠律姆君賜殊屬。非分一萬馬克之數。今請獻納。供陛下乘騎之食料。皇帝其許乎。德皇依例加以相當之獎。辭而惠律姆且死矣。

於時惠律姆之雙頰忽轉灰白。喘聲呼麗娜曰。吾愛英雄下場。得如惠律姆其人者。可以無愧矣。吾死卿可弗悲。願卿盡看護之職。待吾國受傷之軍人。當如待我。蓋多愈一人。卽多一爲國殺敵之人也。言訖。神色大異。唇吻微微。翕張不十秒時。而離塵世矣。麗娜大痛伏身。吻惠額。且泣且呼曰。死矣。死矣。吾愛夫惠律姆死矣。嗟乎。天乎。天何不佑使吾不得見吾夫之凱旋而歸乎。珠淚滾滾。不竭如潮。流卽威廉第二慰唁之辭。亦若不聞。微聞空氣震盪之中。似有惠律姆之聲浪。自其喉管而出曰。麗娜乎。愛妻與愛國。今吾不克兼顧矣。

科
學
小
說

吾得之矣

(鵬魂譯)

西力橋士國王施勞者。志高性傲。雖主彈丸之邦。欲冠極大之冕。以爲快。乃召金匠。至予以黃金十

磅謂之曰。將此金去爲朕製冕。毋雜他質。以干罪戾。金匠對曰。謹如聖命。臣受陛下十磅之金。請以三月爲期。呈冕。復命輕重如一厘毫。不爽。以明忠悃。蟾圓三度。金匠果如言。持冕獻。王精美絕倫。極剛刻之能事。王權之重。適十磅。遍示羣臣。羣臣皆稱羨不已。王大悅。乃重賞金匠。匠乃稱謝而去。

王持冕審視再三。不忍釋手。試冠。諸首苦其重。仰觀俯視。殊不自由。然心愛之。亦不之顧也。時朝臣中有亞冀。未地士者。以大理學家稱名震一時。王特召之。至出冕示之。蓋欲得其獎辭。以爲榮也。

亞氏審視良久。默然不語。若有所思。

王怪而問之曰。精巧如斯。殆奪造化工矣。卿乃默然。豈猶以爲未盡善耶。

亞氏曰。美則美矣。然淨少闇。無燦然之色。竊恐金匠雜以他質。以欺陛下耳。

王愕然曰。惡。是何言也。朕已權之。其量固未差一黍。卿勿置疑。遮莫金入洪爐。其色稍變耳。

王復持冕審視。見其色果不若金塊之黃。漸生疑竇。乃謂亞氏曰。設金匠果欺朕者。卿有何法以辨別之。而勿損吾冕。亞氏曰。容臣歸而思之。或有以報命。

亞氏既歸朝夕殫思欲得試驗而無傷於晁之法苦未能得

一日食後就浴盆滿盛水身甫入水隨之外溢此固司空見慣無足爲奇者然自大理想家亞氏之智慧眼光觀之忽有所悟乃自言曰吾身入水而水外溢其排去之水量必與吾身之容積相等苟有人焉其身軀之大倍於我者其排出之水量亦倍之此自然之理也五金之量以黃金爲最設以金銀各十磅分投水中則金所排出之水量較少於銀因金重於銀其容積較小也御晁果爲純金所製其排出之水量將與十磅之純金相等使雜以他質其水量必較諸純金者爲多噫吾得之矣

●●●●●吾得之矣

亞氏忽悟斯理大喜欲狂如獲至寶竟忘其身之在浴盆中不及穿衣逕裸體奔赴王宮沿途歡呼曰吾得之矣●●●●●吾得之矣

於是將晁如法試驗其排出之水量果多於十磅純金所排出者金匠之罪乃大暴露而亞氏之名乃益噪

本雜誌為鈍根天虛我生兩先生所主任為劍秋
率公東楚覺迷常覺瘦鵑愛樓等數十文豪賜書
輯自發行以來已出八期學蒙海內外文豪賜書

遊藝叢誌

茲褒寵惟有益加奮勵更力求迅速完
君之雅愛惟每版行銷之速幾于書出
惠願尚祈從速是盼按期出版每冊四角
館數銷誌趣一為獎
主萬行故味優當飾
人冊必每之美今至
受本達期雜有第稱

小說

五年之約

英國 TOM GALLON 著

(瘦鵝譯)

一片插天也似的峭壁影下有一條巉确不平的石長凳。凳上呆呆的坐着一個泥塑木雕般的人。肘兒擱着膝蓋。手兒支着下頷。把一個憔悴瘦削的面龐向着天。把兩個黯澹無光的眸子望着那。片片亂飛的怒雲。他坐在那裏好似已出了神的一般。看官你們別道這人當真是個蠢漢。當真是個笨伯。他却是個一等名工的畫家。名兒喚做茂來白頓。只看官們也別當他在那裏收拾甚麼畫稿。預備回去殺粉調鉛畫一幅風景畫兒。他此刻委實早把畫筆畫板拋向九霄雲外。連回去也不想回去。原來他具着這一副畫工神技。偏偏沒人賞識。也好像老天故意和他作對。把個晦氣星裝進了他的天靈蓋。弄得他蹭蹬潦倒。所如輒左失了一百四十個大望。含辛茹苦的一天。天捱着送窮。有文乞米無書。只抬着頭兒盼望。好運到來。無奈捱到這一天。簡直捱不過去了。阮囊如洗。半辨士都不剩。那居停主婦已下了逐客令。這一下子白頓倒並不怨那居停主婦。可是他也是个貧婦。人丈夫捕魚度日。朝朝暮暮。江頭去也賺不到幾個錢兒。一家衣食單靠着這一個小客棧。瞧那一根柱兒一張瓦兒。都是衣食之根。白頓住在他們那邊。已有好幾個月。却是不名一錢。那居停主婦眼兒得這宿費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好不着急。屢屢向白頓催促。白頓那裏有甚麼錢。只一聲聲

的安慰他說你儘放心不必着急吾已有畫兒寄到倫敦去停幾天錢兒一來便加倍的付你居停
主婦無可奈何也祇能耐心等着那裏知道過幾天後他寄到倫敦去的畫兒依舊原封不動的寄
回來錢兒一個都沒有倒附着幾句話兒說你這種畫好果然好然而生不出錢來的人家見了連
正眼兒也不瞧只得請你張在自己家裏補壁罷白頓經了這打擊如何不惱便又把幾張得意的
作寄去不想又一張張寄了回來偷鷄不着蝕把米反而白丟了許多郵費白頓滿肚子的不滿意
想倫敦人既沒一個有眼兒的人吾的畫還有誰來賞識吾也只索喝西風過日子咧只他的心依
舊不死又寄了幾張到旁的一家去託他寄賣巨耐好久沒有消息末日倒臨頭了那小客棧裏既
不能容身身邊又沒有一個錢捱餓捱凍怎能過日子於是不知不覺的走到這海邊來這時他坐
在那石凳上把兩個失望的眼兒注着那邊淼淼海波心知明天此身已不在世上想來想去委
實是萬無生理既沒有錢往倫敦去那居停主婦逐客之聲還兀在耳邊蕩漾如今只等天兒一入
夜就撲將下去離了這萬惡的世界了却吾不了的痛苦當下他一壁坐着一壁苦笑一壁又想起
他花兒也似的情人施茜拉奈維兒來想這可愛的女郎直是吾黑暗中一顆明星一輩子鏤心刻
骨忘不了的吾雖是一貧徹骨他却總把芳心向着吾時時安慰吾勉勵吾說吾天賦俊才將來斷

不○會○落○漠○一○到○了○成○名○之○日○便○立○刻○和○吾○白○頭○偕○老○永○結○百○年○之○好○但○是○他○拋○却○那○如○錦○年○華○已○等○了○吾○五○個○年○頭○吾○却○依○然○故○吾○既○沒○有○名○又○沒○有○錢○不○論○是○那○一○個○怕○也○要○等○得○不○耐○煩○他○老○子○原○是○個○商○界○上○的○富○翁○眼○兒○裏○不○少○金○龜○塔○那○裏○肯○把○千○金○小○姐○給○吾○一○個○窮○斷○背○脊○骨○的○窮○畫○家○呢○白○頓○正○在○這○樣○想○天○却○已○入○夜○了○天○上○電○光○亂○閃○接○着○一○陣○子○隆○隆○的○雷○響○拳○頭○大○的○雨○點○一○點○點○落○在○他○面○前○白○頓○悄○悄○地○望○着○海○似○乎○這○電○光○雷○響○雨○點○都○不○干○他○的○事○不○到○五○分○鐘○光○景○滿○天○裏○早○風○雨○交○作○老○天○發○了○狂○似○的○勢○頭○十○分○猛○烈○他○依○舊○一○動○不○動○的○坐○着○把○兩○眼○睜○睜○的○望○着○暗○中○慕○地○裏○却○礚○礚○的○獰○笑○起○來○喃○喃○自○語○道○天○殺○的○惡○運○惡○運○這○時○雷○聲○可○巧○停○止○他○便○又○放○着○悽○苦○的○聲○音○朗○朗○的○說○道○惡○運○的○魔○鬼○怎○麼○兀○是○戀○着○吾○不○去○如○今○吾○也○沒○有○甚○麼○奢○望○要○是○五○年○裏○能○殺○給○吾○過○過○好○日○子○今○夜○就○把○這○靈○魂○兒○賣○了○也○一○百○個○願○意○說○罷○電○光○又○在○眼○前○歛○的○一○閃○接○着○雷○聲○又○隆○隆○的○響○將○起○來○似○乎○要○把○他○坐○着○的○石○凳○劈○開○來○的○樣○子○他○身○體○晃○了○一○晃○連○忙○抓○住○了○石○凳○的○邊○支○持○着○這○一○下○子○却○把○他○嚇○了○一○跳○原○來○他○一○眼○瞧○見○這○凳○兒○的○那○一○邊○坐○着○一○個○又○長○又○瘦○的○人○全○身○穿○着○一○身○舊○式○的○黑○衣○服○頭○上○戴○着○一○頂○高○高○的○大○禮○帽○這○帽○簷○下○現○出○一○個○死○人○殺○的○臉○兒○又○是○黃○又○是○瘦○削○下○頷○上○光○光○的○並○沒○有○一○根○鬚○兒○兩○個○眸○子○却○分○外○的○黑○并○且○作○作○有

光當下他向着白頓瞧了一眼，點了點頭，做出一種奇怪的笑容，低聲說道：「願君晚安。」白頓一聽了這聲音，一頭頭髮根根不約而同的從頭皮上立了起來，背脊梁上好似有人把一桶一桶的冰水不住的澆來，胸臆裏分明已開了個跳舞會，心兒膽兒肝兒肺兒彷彿都在那裏亂跳，想這突如其來的怪客不要是個鬼呢？掙扎了好一會，纔囁着答道：「願你晚安。」剛纔吾並沒有瞧見你，說時滿口的牙齒都捉對兒厮打起來，那人又沈沈的說道：「少年人，吾原也知道你剛纔並沒有瞧見吾這樣的狂風大雨中任你聽官視官，一向靈敏的也免不得打個七折八折，只是剛纔雷聲停時，吾會聽得你一句話兒，似乎要把靈魂出賣，這話可當真麼？這當兒那可怕的雷聲又隆隆而響，白頓霎了霎眼兒，很不耐的瞧着那黑衣人，顫聲問道：「先生，你可是專門做這買賣的？」黑衣人道：「別管他，此刻且說你吾的買賣，這五年你可足夠了麼？」白頓又戰戰兢兢的瞧了他一下，嘶聲說道：「已足夠了。」只剛纔吾不過隨口說罷，咧難道世上當真有這種買賣的？不成，黑衣人道：「別管他有沒有，吾們只做吾們的買賣好了。」你既說五年已足夠，就作五年計算，今天是七月十八日立約的時候，是晚上八點鐘，五年以後的七月十八日晚上八點鐘，吾便須尋你拜領你的靈魂，說時野梟叫似的笑了，一笑直笑得個白頓頭髮直豎，全身好似化了冰，接着那人又道：「從明天起，你好似

又重新做人眼前一切困難都能排除淨盡不過第一要着別忘了吾們的五年之約必須牢牢的記在心上一刻也不能撇開一壁說一壁舉起了一隻套着黑手套的手兒伸到黑黑的胸口袋中去取出一本黑黑的手冊來慢慢兒的把手沿着石凳伸過來授與白頓白頓揭開一瞧却見裏頭都夾着銀票不覺驚呼了一聲連忙取起來一張一張的數着這時電光又滿天亂閃白頓向四下裏一望却見那黑衣人已無影無踪只剩自己一人坐在這石凳上當下便把那手冊向胸口袋中一塞跟踉蹌蹌的立起來想向那小徑上走去無奈碗樣大的雨點撲面打來雨氣濛濛眯住了他的眼兒瞧也不能瞧停了會兒纔帶跌帶跑的趕到小徑上但是放眼四望那裏還有半個影兒只索一路回向小客棧去心中却非常得意宛像他胸口袋裏帶了澳大利亞洲金礦回來的一般一面走一面又低聲自語道這一回事的確是真的並不是做夢只吾未免太知足了怎麼單說得五年不說十年呢他回到那小客棧裏時身上的衣服早已重重濕透彷彿是一隻水淋鷄進了門便摘下頭上溼溼的帽兒來向壁角裏一丟向那居停主婦朗聲問道密昔司太白克吾到底欠了你多少錢快些兒算一算零零蕩蕩的使人記也記不清這許多那居停主婦道不消再算得吾委實沒有一天不在這裏算你這一筆尊賬一共是十七磅十二先令六辨士數目倒也算不得小呀謝

天謝地。今天你竟破題兒。第一回有錢。咧白頓滿臉子。現着毫不在意的樣兒。顫巍巍的從胸口袋中取出那本手冊來。從裏邊取了一張二十磅的銀票。擲向居停主婦道。取二十磅去。算了誰耐煩。和你算十二先令。咧六辨士。咧鬧得頭腦兒也發昏。現在快去弄些兒熱的東西來。給吾喝。喝更尋件乾燥些的衣兒來穿穿。吾身上錢兒多着呢。白頓宿了一宵。第二天便到倫敦去了。到了倫敦。他滿擬那密昔司太白克定要寫信來痛罵一頓。說那二十磅的銀票不通用的不道不但沒有接到這種痛罵的信。反而來了一封非常懇切的道謝書。稱讚他怎樣怎樣的好心。怎麼怎樣的慷慨。末後又說以後如承不棄。再來時依舊光降小棧。愚夫婦定要倒屣以迎呢。白頓讀了這信。心花頓時瓣瓣怒放。感激那救苦救難救命王菩薩的黑衣人。到了一百二十分。第二天上他正在畫室裏。猛聽得門上來了一陣彈指之聲。門開處。恭恭敬敬的走進一個人來。除了帽兒很親熱的和白頓握了一握手。又說了幾句客套的話兒。接着舉目向這樸而不華的畫室四邊一溜。掬着笑容。柔聲說道。密司脫白頓。吾見你回到倫敦來。簡直是萬分快樂。心兒裏都要笑出來了。你這畫室也好。精雅分明。是天上的仙人之居。人世間萬萬找不到的。噢。密司脫白頓。你可能恕吾放肆。許吾坐了。說麼。你老人家的幾張大手筆都賣掉了。并且賣了好幾個錢。因此上特地前來奉告。白頓竭力裝出

一種鎮靜的態度。故意的悄悄地問道：賣了多少錢？那人欣然答道：比你老人家從前自定的價還要加上兩倍。密司脫白頓你的好運來咧！雖是等了好久，仍是善價而沽。諸白頓道：你到底賣了多少錢呢？那人答道：一共五張畫，每張都是一百磅。呵呵！密司脫白頓這這幾張畫好似有魔術的。那天那位客官與與頭頭的到吾們舖子裏來，隨手把那五張畫一張張取了起來，瞧也不瞧付了五百個金磅。一旋身取了就走。如今在下已扣下了一筆應得的代售費，其餘的一一奉上。密司脫白頓請你再畫幾張給吾好運之神。已在你頭上咧！白頓急道：那位客官是怎麼樣一個人？喚做甚麼名兒？那人道：並沒有留下名兒。他是個短短兒小小兒的人，領上却生着一大部的鬚鬚。那時他買了畫付了錢，就匆匆而去。好像有魔鬼趕在他背後，像白頓這時滿腔子都塞滿了樂意。幾乎把他胸脯也漲破，吐着氣說道：吾要開這窗兒透透氣，不然怕要暈將過去。說時把窗推開了，立在窗前，把身兒倚向窗外，望着那人家屋頂上一個個的烟囪出神。霎時間，此身似乎又在那峭壁影下的石凳上，磔磔苦笑着，喃喃說着。轟然間，那一個個的烟囪宛如變了黑衣人，直僵僵的立在前。白頓於是打了一個寒噤，返身過來，向那人道：吾的畫自問原非下品，不過先前倫敦人都瞎了眼，所以不來過問。目下却有了個明眼人，從此以後，吾便打起精神和那些平素鼎鼎有名的大畫

家爭一日之短長。要知吾茂來白頓原也不弱呢。那人笑着道：「密司脫白頓，你自然是個中老斲。翰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在下雖是不敏，也很願替你老人家效犬馬之勞。過了幾天，白頓竟在城中一個最熱鬧的所在立了個大畫館。漸漸兒的舖張起來，儼然要厲兵秣馬和旁的畫家一決雌雄。咧光陰去如飛，電轉瞬已過了一月。白頓想這一寸光陰一寸金的五年六十個月中已去了一個月。足足還有五十九個月足以供吾逍遙自在。五十九月之後這靈魂兒便是人家的了。他每天坐在畫室裏想起了這個往往把眼兒斜到肩後去似乎瞧那黑衣人來了。沒有一面總自言自語道：「別管他只消這五年中別白丟掉一分鐘。能逍遙時逍遙，逍遙能自在時自在。五年後死也值得了一年夏間一天黃昏時候白頓急急忙忙的向着一條街走去。這街名兒喚做康華爾。從前不得志時每天總要來和那地上的石塊溫存兩回。原來這街上便住着他片刻不忘的情人施菴。拉奈維兒他一路走着。一路想上一回。進那美人門巷時直撲了一鼻子的灰。給施菴拉的老子奚落了一番罵吾甚麼乞食兒。咧馬屁鬼。咧不要臉的東西。咧今夜吾可比從前那麼寒酸衣服穿得何等闊綽。綽袋兒裏也裝滿了黃澄澄的東西。旁的不必說就是那街頭巷口的狗從前見了吾宛如見了鬼不住的汪汪亂吠。此刻却一聲兒也不響。搖頭擺尾似表歡迎之忱。更有這街上的事。

物物從前瞧去彷彿都以白眼向吾。此刻却好似對着吾點頭微笑。可知世界上不論那一個人萬萬窮不得的。可是這世界實是爲富人而設。窮人並沒有廁身其間的分兒呢。白頓正在這樣想。却已到了奈維兒家門前。當下便昂首直前去按那門鈴。這大約也是白頓命運好出來開門的。恰是一個新雇的女僕。倘然是個舊僕。一見了這從前被他主人擡出去的人。怕也免不得要把閉門羹相餉。咧那時白頓就和那女僕說要見密司脫奈維兒。自己的姓名却隱着不說。那女僕引他進了客室。自去通報。不一會那密司脫奈維兒已從裏頭走將出來。見了他臉兒頓時一沈。悻悻的說道：先生。你不通姓名。好端端闖進吾屋子來。是個甚麼意思。吾從前曾和你說過。吾斷不許一個化子。一個馬屁鬼。跟在吾女兒後邊。難道你忘了麼。白頓微微一笑。柔聲說道：吾如今若是化子。若是馬屁鬼也。萬萬不上你的門了。委實和你說。銀行裏吾早有了。一千磅的存款。以前所畫的許多畫。都賣了。個乾淨。登門求畫的。却仍是源源不絕。一天總有幾十人。目前的茂來白頓已不是往年的茂來白頓。咧密司脫奈維兒掉頭說道：吾可不信你的話。你若不是酒醉。定是發瘋。白頓勃然道：你做了施葯拉的老子。不然吾定要一掌撲倒你呢。要知道吾茂來白頓現在已跨上了幸福的馬兒。執着好運的韁兒。並不是往時你眼兒裏的窮畫家。前程萬里。一片光明。就是吾自己也夢想不

到○的○密○司○脫○奈○維○兒○兀○是○瞧○着○他○滿○現○着○懷○疑○之○狀○一○會○纔○搖○了○搖○頭○問○道○只○是○你○如○何○有○今○天○這○
 一○天○的○呢○白○頓○臉○兒○不○覺○白○了○一○白○把○眼○兒○骨○碌○碌○向○四○下○裡○一○溜○分○明○是○瞧○那○黑○衣○人○在○這○裏○不○
 在○這○裏○接○着○囁○嚅○答○道○你○問○他○則○甚○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只○消○有○一○藝○之○長○決○不○會○窮○到○底○的○
 只○是○吾○今○夜○此○來○實○是○要○一○見○施○葯○拉○快○些○兒○請○他○出○來○密○司○脫○奈○維○兒○很○不○願○意○使○兩○情○人○相○見○
 便○一○疊○連○聲○的○回○絕○他○巨○耐○聲○音○過○響○早○被○施○葯○拉○聽○得○熾○熾○熾○熾○的○進○客○室○來○兩○口○兒○一○見○就○情○
 脈○脈○意○綿○綿○相○偎○相○依○如○膠○如○漆○老○奈○維○兒○自○知○已○處○於○失○敗○的○地○位○很○覺○刺○促○不○寧○搭○越○着○向○白○
 頓○道○你○剛○纔○所○說○的○話○要○是○沒○有○真○憑○實○據○給○吾○瞧○吾○斷○不○允○許○你○們○倆○混○在○一○起○說○罷○出○室○而○去○
 施○葯○拉○知○道○他○情○人○已○否○盡○泰○來○儼○然○變○做○了○富○人○芳○心○中○自○然○非○常○得○意○一○壁○偎○着○白○頓○的○肩○兒○
 嬌○聲○說○道○茂○來○吾○愛○據○吾○想○來○吾○們○不○妨○靜○候○阿○父○允○許○然○後○正○式○訂○婚○來○日○方○長○吾○們○不○必○急○急○
 白○頓○悄○然○道○吾○親○愛○的○人○請○你○別○耽○擱○要○知○吾○的○光○陰○有○限○呢○施○葯○拉○縮○了○一○縮○雙○波○釘○在○他○情○人○
 面○上○很○懇○切○的○問○道○你○這○話○合○着○甚○麼○意○思○好○不○使○人○吃○驚○并○且○你○面○色○也○有○些○兒○變○了○可○是○身○上○
 有○病○麼○白○頓○答○道○一○些○兒○也○沒○有○甚○麼○病○近○來○身○體○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吾○對○於○你○情○急○已○極○恨○不○
 得○立○刻○和○你○結○婚○可○是○這○相○思○渴○病○已○害○了○好○幾○年○委○實○不○能○再○忍○耐○下○去○如○今○姑○以○一○月○為○期○你○

快快預備起來。吾也就去租賃一間小小兒的宿舍和畫館連在一起。吾們倆纔能長日把臂彼此卻不寂寞。吾最親愛的人記着這一個月別使吾失望。吾爲甚麼這樣急急其中自有緣故。任你把腦兒翻個身也萬萬想不到的。過了一個月施葯拉果。然依着白頓的話和他結了一對矛盾無比。的鴛鴦。精舍已經找到用了許多的工人修理裝飾內外都煥然一新。陳飾得也甚是華麗。宛然是藏嬌的金屋。那老奈維兒起初還疑雲疊疊。想這苦小子未必會發財得這樣快。如今瞧了這精舍知道他手頭確有幾個錢了。過了一時又知道他不但有錢。并且已名滿倫敦。沒有一個不知道名畫家茂來白頓是個社會上的紅人。兩年以後白頓畫了一張空前絕後的名畫。名兒喚做「恐怖之園」。這畫一出現人人看了都擊節歎賞。不久就被一個禮拜堂裏爭先買去。這一年他已得了個 A. R. A. 的銜頭。按 A. R. A. 爲皇家美術會會員之號。頗不易得者。當世美術家中委實沒有第二人比他再飛黃騰達得快的了。第三年上白頓瞧那小小兒的宿舍已不夠他廻旋。即忙鳩工庀材在聖約翰森林中造起一所王宮也似的巨廈來。同着他老婆安安逸逸的住在裏邊。及時行樂。這時白頓若不想起那五年之約。簡直好算是倫敦第一個快樂人。况且畫簾綠窗中也時時逗着小兒女歡笑之聲。原來他膝下早有了雛鳳乳燕。咧第四年耶穌聖誕時茂來白頓竟紅到了極點。彷彿是百尺竿頭已爬到

頂上一般有名的人都出了重價請他畫照似乎這照若不是茂來白頓的手筆臉兒上便沒有光輝的樣子人家有甚麼跳舞會宴會也總要請他光降要是座上沒有這大畫家正着這宴會跳舞會就沒有甚麼希罕白頓到此自然得意萬分自以為是倫敦城中的無冠帝王真安富尊榮得了不得但是到了夜中一記起了那五年之約不覺萬念俱灰喜心都化了懼意屈指數那日仔知道末日已一天近一天了整日價一面做事一面數日仔神思恍惚精力疲憊念念不忘的一個七月十八日皇皇然好似生了怪病似的每逢大風潮的時候他往往嚇得魂銷魄落全身索索落落地亂顛朋友們都暗暗譏笑他只也不知道他到底有甚麼心事第五年夏間施葯拉和他說兒女們身體不其健全須得出去換換空氣白頓不敢不依替他們趕快預備一算自己的日仔也不過三十天咧一天早上天氣很是晴朗曉日杲杲光籠一室到處帶着黃金之色白頓從床上起來心兒止不住別別別的亂跳原來那牆上挂着的月份牌上有幾個黑黑的字跳進他的眼兒已是七月十八日了這一天白頓更是難過那顆心一分鐘也不能寧貼只在裏頭蹲蹲而舞滿腔子的驚悸又不能說給人家聽惟有獨自一人熬着等着數着那鐘點這天傍晚施葯拉可巧要同着許多女友出去白頓心知道自己死已不遠竭力的催他早些兒走免得他目擊心傷拋却幾行酸淚然而

施葯拉坐上摩託卡時白頓竟有些依依不忍。遽別眼瞧着他一路去一路還迴轉香頸來。玉容含笑。素手高揚。心兒幾乎碎裂。想此刻輕描淡寫的似是須臾小別。其實是百年夫妻從此便成永訣了。施葯拉臨行之前。還同着白頓肩並肩的立在門限上。把那一雙翦水橫波向半天上睇了一睇。曼聲說道。今夜怕要有大風潮。咧白頓呼吸立時急促。顫着答道。正是怕怕有風潮。施葯拉去後。他好容易捱過了一點鐘。鐘兒鏗鏗的打了七下。就走進畫室。熄了燈。枯坐一邊。靜心兒等着人家的。一切畫件都已完工。此時黑魃魃地立在四邊。好像哭喪着。向他告別的一般。白頓冥心沈思想。一點鐘後。吾一定變做了個死人。直僵僵的躺着。任人家萬呼千喚。吾只一百個不理會。明天的新聞紙上。一定要借着吾大出鋒頭。用着挺大的鉛字大書。而特書道。英倫第一大畫家密司脫茂來白頓。於昨夜逝世。不上幾天。這茂來白頓四字一定傳遍英倫。全土大家都免不得要說幾聲可憐。可憐掉下幾點傷心熱淚來。便是這在萬五年中也好算得已享盡了人世的幸福。穿的是羅衣錦服。吃的是高粱酒肉。住的是高堂大屋。加着負盛名。擁艷妻。又生下了一對佳兒。佳女。繞膝承歡。舉世的祥雲瑞霞。都像籠在吾一人身上。老天待得吾不可謂不厚。雖死也尚有何憾。不過吾一死。施葯拉便變做淒涼寡鵠。那兩個小的也就變做無父的孤兒。孤女。踽踽涼涼。日以眼淚洗面。教他們

如何過得去。想到這裏，那九疊迴腸中，早疊疊的塞滿了眼淚。幾乎要放聲痛哭起來。正在這時，猛聽得半空中雷聲隆隆，而響頗有怒拔山川之概。電光滿天亂射，好似無數金蛇在那裏往來飛舞。宛然是五年前七月十八夜的現象。白頓禁不住顫了好一會。雷聲停時，却又聽得那不知趣的斷命鐘鏗鏗然打了八下。鐘聲彷彿比平時格外響朗，很像自鳴得意似的。他聽了好不難受。巍顛顛立將起來，又住了手，等着停了會兒。風雨益發猖狂，直要把這屋子打坍。白頓按廿兩耳，眼望着天，嘶聲呼道：「天哪！你爲甚麼又把這可怕的音樂送入我的耳朵啊！那時八點鐘已過，却依舊毫無動靜。他掏出一個時計來，瞧了一瞧，斗的大笑起來。笑自己白白提心弔膽，那黑衣人未必會來。他此刻很要跑到四下裏去，大聲告訴人家，說自己是個傻子，是個獸漢，正笑着當頭，忽地打了個霹靂，震得他耳朵發響，卽忙一動不動的立着。兩個膝蓋彼此碰了半晌，纔在暗中摸索着，慢慢地向那門走去。走了幾步，條的在一隻短凳上一絆，失足跌了一交，便掏出火柴匣來，擦了一根，掙扎着起身。正想再走，驀地裏一聲火，火柴早掉落在地。原來他瞧見那黑衣人恰在兩尺以外當門而立。室中的電燈也好似湊趣，不知道怎麼樣已亮了起來。白頓退下了一步，顫聲說道：「你你倒來了。吾魂靈兒早已不在身上。咧！那黑衣人低聲答道：「對不起，得很今夜風雨過大，所以來得遲了一些。」

累你久待歉仄萬分白頓囁囁道不打緊不打緊倘能使吾多等一年兩年十年廿年吾還要感激你老人家你此來可是爲了那五年前的買賣麼黑衣人道你所說的五年已滿了然而吾對於你却也異常的得意想不到當時只輕輕的掖你一臂五年裏你竟扶搖直上一躍而登榮譽之域真不容易呢白頓道這個於你毫不相干何必去說他此來你到底要怎麼樣快些兒說來倘能取消前約吾自然感激不盡要是做不到也請你從速下手吾可沒有這心緒和你歪廝纏呢說到這裏雷聲又隆隆震壁白頓仰首向着天大聲說道難道這個也須和五年前一模一樣罷不得的麼然而你和吾作對吾也不怕你今夜吾末一回聽你這萬惡之聲了黑衣人道你倒好記心記得一些兒也不錯五年前的今夜可巧也有雷聲白頓道吾望他快些兒停罷別故故和吾作對黑衣人道一二分鐘後就會停的你不用害怕密司脫白頓如今吾姑且親自介紹於足下在下非別喚做菲尼亞司甘司德的便是白頓恨不耐的呼道你姓甚名誰和吾有甚麼相干黑衣人道只是這名兒外邊知道的倒也不少密司脫白頓此時吾不給啞謎兒你猜了開了天窗說亮話罷五年以前吾恰在那考尼希小村庄裏知道你是個畫家靠着賣畫爲生吾平素原很喜歡美術的一見了你的畫煞是滿意預料將來必成名家崛起於當世美術界上只見你目前沒沒無聞心兒裏老大的不

平○決○意○要○盡○吾○綿○力○造○成○這○一○個○名○家○白○頓○道○如○此○承○你○的○盛○情○咧○黑○衣○人○又○續○道○那○夜○吾○冒○雨○回○旅○館○去○恰○恰○走○過○峭○壁○之○下○遇○見○了○你○趁○你○不○見○也○就○悄○悄○地○坐○在○那○石○凳○上○後○來○聽○了○你○那○句○要○把○靈○魂○出○賣○的○話○便○趁○此○機○會○給○你○一○些○兒○錢○使○你○漸○漸○兒○的○走○上○光○明○之○途○等○你○一○到○倫○敦○就○立○刻○喚○人○來○賣○你○的○畫○可○是○吾○富○有○百○萬○這○區○區○實○算○不○得○甚○麼○接○着○又○用○了○一○個○人○專○門○代○你○賣○畫○一○壁○又○撥○撥○旁○的○人○都○上○門○來○買○於○是○不○久○已○把○你○捧○了○起○來○但○是○你○倘○沒○有○這○副○本○領○吾○可○也○無○能○爲○力○所○以○吾○對○於○你○甚○是○得○意○白○頓○唸○唸○然○問○道○現○在○那○那○五○年○之○約○怎○麼○樣○黑○衣○人○微○笑○道○這○個○吾○不○過○和○你○做○個○頑○意○兒○罷○了○可○是○立○了○這○約○便○能○使○你○發○奮○向○上○如○今○儘○可○取○消○咧○白○頓○低○聲○問○道○你○的○名○兒○可○當○真○喚○做○菲○尼○亞○司○甘○司○德○麼○黑○衣○人○溫○溫○和○和○的○答○道○吾○爲○甚○麼○哄○你○來○只○吾○還○要○向○你○道○歉○弄○了○這○狡○獪○累○得○你○五○年○裏○沒○有○一○天○安○寧○况○且○剛○纔○進○來○時○也○着○實○使○你○吃○驚○不○小○這○都○是○吾○的○不○是○請○你○見○恕○則○個○然○而○你○爲○甚○麼○兀○是○痴○笑○白○頓○拉○住○了○他○的○手○緊○緊○握○了○一○握○笑○聲○裏○夾○着○歎○息○聲○說○道○說○來○也○可○笑○吾○一○向○當○你○是○個○鬼○物○呢○

小
慘
說
情儂
誤
矣(南
邨)

儂○誤○矣○儂○誤○矣○儂○自○誤○并○誤○儂○夫○儂○夫○今○已○不○可○復○見○儂○亦○奄○奄○有○去○日○而○無○來○日○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儂今將乘我生命未絕之前泣血嘔心以書儂一生之罪史借爲我躬之懺悔并作世人之鏡
砭儂神雖憊儂病雖沉儂眼雖枯而腕雖弱心思雖至痛苦枯索儂殊不自顧惜必拚死以草成此
篇此篇朝成儂可夕逝矣今日醫者來囑儂靜攝而鵠兒婢子亦嗷嗷尼儂之役神於紙筆彼輩固
以爲我躬既瘥再事此亦未爲晚否則書雖成文章雖佳亦何足喜嗟夫上蒼彼輩之愛儂勸儂儂
殊感其肫摯之情意也然彼輩又烏知儂已無再生之餘望乎儂抱病而著書在他人自必以爲甚
苦亦正可以不必惟儂則反恃之得少樂書成一行儂之良心卽少受一層痛苦使儂棄此而不爲
則儂雖生其痛苦乃十倍於死儂安能著書亦安敢希文章之佳妙儂求安吾心已耳卽使儂中道
而死不克成儂志願然亦可以差自慰解蓋儂之心已盡矣故醫士婢子之言儂雖知其嘉益我躬
者甚厚然儂雅不欲順從之儂必操儂之志不少輟嗟夫彼輩冀儂之生又詎識儂生乃不如其死
耶讀者諸君亦知儂於下筆時其心腸碎裂爲何如也

儂今欲自述我生之歷史以告閱者不得不先詳吾之身家尤不得不詳吾夫之爲人行事然儂一
提吾夫之名則急淚乃簌簌滿腮嗚嗟夫吾夫儂誤矣儂誤矣儂今願拚舍此身爲懺悔君亦能聞
之而有儂耶儂今述此事或亦不至傷君之心歟儂家居姑蘇之閶門父爲米商羅羅頗蓄餘利積

費成中富母氏已早歿歿時儂才九齡是時吾夫亦方自申江來僦居於余家之旁舍夫年已十齡隨其父讀父就蘇垣師範學校聘因挈子同來儂父固與之爲舊交遂館之於家并令儂從之授書翁年五十許慈祥和靄待儂頗殷厚儂年穉讀書每不能上口翁輒口授至百數十次殊不厭儂夫亦助儂讀儂書倘不熟夫必助讀不輟聲雖已課荒受翁扑責亦不怨然又不敢高聲誦恐翁聞之加斥罵惟嚶嚶隨儂聲而轉移儂夫與儂東西并案坐儂見其雖正襟面書然眼光固無時不射儂逮儂書熟得翁之獎讚儂意殊淡然而吾夫輒色喜下學以后則形影相隨竹馬青梅簞錢拋壻儂殊不能一刻離吾夫夫亦不能一事不與儂俱苟不如此則兩心卽怏怏相見乃各有淚迹爾時兩人都年穉亦不自知所以然惟隨其自然而然耳吾夫常逐儂往來於吾母室吾母亦甚愛吾夫嘗戲儂曰兒當愛兒兄他日招之爲兒婿何如儂爾日殊怪阿母弄人何出此無聊語窘我母甫言予卽奔避之他然心中又喜母之爲此言知母固亦能愛吾夫也儂事吾夫如兄夫亦視我若親妹儂每以事怒吾母或怒家人則嗚嗚而哭家人雖來勸誘然實足增予之痛惟觀吾夫至則此心乃稍開朗吾夫勸儂極懇摯其語乃能句句刊入儂心儂雖欲不之聽而此心殊不欲吾夫觀儂哭之不能休亦卽潸然垂涕儂乃不禁掩面而笑以目窺吾夫則吾夫亦奮然啓齒呼曰妹汝毋恣哭汝

哭○則○我○將○何○以○堪○

翁○之○掌○教○吾○鄉○者○忽○忽○已○五○年○五○年○之○中○上○天○已○長○育○儂○成○人○時○予○母○已○死○老○父○又○分○心○商○業○家○庭○中○已○無○人○能○愛○我○愛○我○者○惟○吾○夫○夫○年○已○十○五○出○就○高○等○小○學○讀○儂○亦○請○得○家○君○命○入○坤○儀○女○初○等○於○是○余○兩○人○相○早○相○聚○之○日○以○少○惟○星○期○休○沐○始○作○竟○日○之○勾○留○然○七○日○一○晤○乃○愈○覺○兩○情○之○熱○在○校○一○百○四○十○四○時○間○無○時○不○屈○指○望○星○期○覺○此○一○百○四○十○四○時○乃○長○於○一○百○四○十○四○年○談○何○容○易○而○星○期○至○矣○則○昧○旦○必○興○整○潔○衣○裳○以○待○吾○夫○之○來○吾○夫○自○校○歸○亦○較○常○人○爲○早○知○其○夜○來○無○眠○心○中○亦○正○念○儂○也○於○是○儂○乃○就○吾○夫○夫○亦○就○儂○相○對○話○此○六○日○中○之○離○思○吾○夫○每○語○時○輒○嘆○惜○分○離○之○苦○若○示○儂○以○我○兩○人○不○應○有○分○離○者○儂○殊○赧○於○答○蓋○已○略○識○吾○夫○之○意○然○心○中○亦○甚○以○夫○之○言○爲○允○當○也○是○年○七○月○中○儂○大○病○臥○床○不○興○者○旬○餘○吾○夫○爾○日○憂○幾○死○輟○課○歸○朝○夕○侍○床○側○視○衆○人○皆○臥○乃○快○快○返○寢○天○未○明○復○來○問○煖○噓○寒○給○湯○進○藥○碌○碌○爲○衆○人○之○長○翁○雖○訶○責○之○亦○弗○止○任○勞○任○怨○仍○不○欲○一○步○離○儂○儂○於○斯○時○益○不○欲○吾○夫○之○他○去○迷○沓○中○輒○呼○之○不○置○必○聞○其○應○然○後○心○乃○稍○安○老○父○目○擊○此○狀○遂○請○於○翁○館○吾○夫○於○儂○之○外○寢○於○是○吾○夫○乃○益○通○夕○無○眠○息○侍○儂○左○右○儂○昏○憤○中○每○醒○必○見○其○身○影○撞○撞○往○來○室○內○也○纏○綿○二○十○餘○日○儂○病○乃○日○就○痊○可○而○枯○寂○益○甚○吾○夫○輒○取○佳○書○異○聞○誦○說○之○

以娛儂。儂歡笑。吾夫亦歡笑。儂煩惱。吾夫亦煩惱。逮儂健復如初。吾夫乃欣然歸校。去而儂及吾夫之婚約亦漸聞。兩老人已有成議矣。他日吾夫自校歸。舉以語儂。儂羞極不能答。然私心甚以得侍斯人爲幸也。

明年翁以年老不能任教育。辭校事歸。吾夫亦因而返里。一聲風笛。悵春水兮綠波。三疊陽關。傷渭城之青柳。魂銷心死。淚盡聲嘶。人間話別之難。固未有如我兩人者。而吾夫之於邑尤令人望之心痛。然馬蹄不方。車輪無角。行矣不可復留。則惟有各抱兩行淚。歸就夢中看耳。吾夫既去。儂境殊寥落。時已升學。女高等乃長日努力學課。以資消遣。光陰寂寞。情緒蕭條。於此無可奈何之中。而儂畢生之惡魔乃飛至。一日爲禮拜六之下午。儂方自校甯家臨河呼渡。時夕陽半天。明霞如綺。片片作胭脂色。倒映中流。光景至奇。麗無匹。舟子徐徐盪槳來。晚風颯起。歌聲嫋嫋。送余耳。歌詞至纏綿益令儂悠然思吾夫。曠念斯人。此時不知又作何狀。方深洄溯。而舟子大聲促儂登。儂乃惘然入艙。艙中已有二女郎。一年較儂差長。相對喁喁。不知何語。既而聞笑聲。笑聲乃與篙聲刺水相和。答蓋余舟垂行矣。忽有人呼於岸。令舟子少延。舟子乃復艤舟傍岸。以迓來者。旋聞履聲。築築一少年飛趨登舟。舟身爲之震搖。二女郎幾傾仆。失聲而驚。呼儂乃舉首覘來客。不禁詫然失驚。苟非在中途。儂

幾失聲而呼。蓋其人玉貌。鬪鬪與余夫。乃酷肖儂。初疑爲余夫。及諦視。乃知非是。吾夫之眉目。雖清揚。究未能若之子。流利。湛秀。稜光射人也。年事亦較余夫略長。方儂窺彼之際。彼亦報以雙目。顧其報本儂之所不期。慕然身受。乃覺羞不可仰。遂俯首視流水。然逾刻潛窺之。彼固猶耽耽注視不少。移舟中。二女彼乃如無覩。而必以目向儂。是則儂之所不能解。於是儂心頗愠。欲呵之。乃訥訥不忍出於口。窘極亦不辨何術。可自釋而釋我之術。亦幸至矣。舟子提篙。扳登陸舟中。兩女郎相繼去。儂乃挾書而行。如脫重絆。中途思頃事。乃不禁掉首回顧。不顧已矣。願則又與彼人之視線相觸。儂心乃突突如鹿。撞念斯人。亦與儂同道耶。遂不復後顧。匆匆返家。至家后朝。老父撫婢傭家人。皆融融如登春臺。願儂獨悵悵不能歡。予父覩儂狀。乃曰。愛兒汝病耶。何神思不如舊。日歸來之愉快也。儂乃失驚。始知行止已異常。度卽勉呈儂之笑。歷以面。父曰。父乎兒。殊無病。校課多神。少倦耳。無慮也。逮禮拜一之清晨。儂仍挾書入校。去仍臨河呼渡舟子。仍權歌而迎儂。儂視舟中。乃僅儂一人。不期喟然以嘆。旣入校。同窗之姊妹。行咸來問訊。情儂摯。乃如久別。儂亦一一問別後狀況。諸姊妹咸歡欣。笑不絕於口。儂雖欲歡然呈笑容。願自覺出於勉強。深懼人之窺破。加詰責。遂自避於案隅。埋首以溫吾之書。然他日吾固未嘗一若茲也。旣而同學姊妹各就座。研磨其學。問儂乃對書而悵然。

神往。幾不能辨行墨。既上講室。致師諄諄。講言人皆灑然。有餘味。而儂亦惘惘。不識爲何許事。第聞耳中。薨薨作蠅鳴耳。而此一星期之光陰。乃長於與吾夫共處時之十倍。而其困苦。亦爲儂畢生不忘之第一遭也。遲遲至星期六矣。儂始色然喜。課甫畢。卽匆匆挾書行。低頭趨渡口。而同學姊沈縵雲。力約儂以明日過滄浪亭。語刺刺叮嚀再三。儂心甚厭之。姑首肯以解圍。彼旣去。儂乃循道行。行重行行。由陸而水。由水更陸。儂已至家矣。至家乎。亦何樂。儂之頹喪。乃尤劇於在枝時。心念明日之約。嘆曰。姊不知儂。儂寧復有此清與耶。

朝夢乍醒。赤日初上。回思夜來事。心忐忑殊不寧。乃整衣起梳洗。旣終日已薄。午家居極枯寂。無聊遂出門。赴縵雲約。方儂至時。縵雲尙未來。儂乃倚欄小憩。以待之。旣而聞革履音。自后而前。儂乃回首。願則縵雲偕一少年入。儂大驚。幸未暈去。遂急以手拊心。倚欄佯嗽。蓋儂正難於啓齒。故不得不借事以自飾。而縵雲已遙立呼儂。儂乃前與寒暄。縵雲指少年曰。此爲余表兄。近方肄業中學校。素慕妹之才華。乞余介紹。余不忍却其誠。謹紹介於妹前。願爲之友。妹其許可。否儂爾時窘極。乃不知所應。答而彼少年已續曰。久聆女士名。傾倒之至。恨無緣不能得一面。日前邂逅舟中。觀風範。出羣竊怪。蘇垣乃復有此絕世人。敬羨不已。後訪之戚友。乃識爲女士。百聞不如一見。古人信不我欺。及

我。生。而。逢。之。殊。爲。有。幸。故。亟。思。一。晤。附。驥。訂。交。女。士。苟。不。棄。鄙。陋。實。余。生。之。大。幸。感。激。靡。盡。矣。語。訖。頻。頻。以。其。妙。目。流。盼。儂。身。儂。窘。極。幾。欲。泣。心。忡。忡。將。脫。口。而。出。然。其。言。既。畢。卽。鞠躬。俟。余。覆。狀。殊。誠。懇。動。人。儂。不。得。已。強。吐。儂。音。婉。詞。答。之。曰。承。君。不。棄。不。以。儂。爲。讟。陋。辱。許。爲。友。敢。不。追。隨。左。右。以。聆。教。益。其。人。乃。大。喜。遂。復。款。款。以。語。餽。儂。情。意。至。濃。甜。無。擬。坐。久。乃。別。去。儂。於。是。心。中。深。愛。其。人。其。爲。人。柔。婉。風。流。殊。令。人。心。醉。乃。不。期。垂。青。於。我。我。甚。感。上。天。之。生。我。乃。肯。付。我。以。麗。姿。博。彼。之。愛。情。也。春。風。秋。雨。積。月。經。年。自。儂。與。若。人。訂。交。以。來。往。還。日。密。歲。時。既。遷。而。兩。情。亦。愈。積。愈。厚。儂。於。是。時。心。中。已。滿。貯。斯。人。若。余。夫。待。儂。之。情。遇。儂。之。厚。儂。已。不。復。加。記。憶。且。一。思。及。余。夫。輒。覺。其。遜。若。人。遠。甚。若。人。儀。表。旣。佳。家。復。殷。富。嫁。夫。如。此。於。願。足。矣。因。之。深。悔。少。年。許。婚。之。自。誤。而。時。時。祝。吾。夫。之。夭。喪。翼。婚。約。中。毀。俾。儂。擇。重。栖。之。木。而。不。意。天。下。事。乃。大。有。出。人。意。料。者。方。儂。深。懼。吾。夫。來。蘇。之。日。而。家。中。適。接。翁。來。函。言。子。已。成。人。欲。爲。之。婚。娶。不。日。當。挈。之。來。蘇。囑。余。父。爲。之。預。備。父。得。此。信。卽。示。意。於。儂。儂。驚。幾。失。魂。憂。極。無。計。乃。訴。於。若。人。蓋。若。人。是。時。已。與。儂。有。婚。約。也。若。人。遂。囑。儂。與。吾。夫。絕。控。官。請。退。婚。否。則。誓。以。死。儂。心。甚。然。之。卽。白。之。余。父。父。初。大。驚。力。執。謂。不。可。且。云。兒。與。荷。郎。情。愛。甚。堅。自。小。已。然。萬。不。可。迷。悞。一。時。而。出。此。儂。聞。父。言。怒。甚。乃。投。鏢。欲。自。殺。絕。粒。數。日。父。懼。儂。之。拂。意。死。遂。允。

如儂言以函婉謝吾夫令之擇配高門不必倦倦於此願吾夫甚愛儂聞音一痛幾死翁亦不以茲事爲然遂星夜蒞蘇謁余父面爭父不允兩家漸水火然翁來時吾夫亦必來每聞婢僕言夫之眼淚固未嘗一日乾也余父爾時頗中悔儂乃力執以爲不可遂相見於法庭中法官援新律斷吾夫另娶以婚帖還之余家余夫訟旣不得直冤痛益甚立暈於公庭儂時方具押乃掩面急下心未嘗不憫其人願一念新知則又澹然以爲無足介意於是儂與儂夫之情誼遂中斷吾夫乃扶病歸申儂亦以是日就聘於若人方汽笛一聲愁人腸斷之際正彩輿百兩青廬禮畢時也嗟夫吾夫殊可憐。

儂旣嫁若人後心懷頗爲愉足以爲如花美眷大可白頭偕老托身如若人似再無缺望之點而于飛之樂亦必爲世人所不能擬議矣迺好事如烟佳期似夢誠有令儂腸斷心裂而不能自己者蓋于歸未盈月室中之勃谿聲已屢起儂初亦何嘗欲與若人鬥虛心下氣以承順之願其人乃益驕視儂如隸僕儂乃不甘心而起與相爭持其第一事則爲儂嫁后之病儂自與吾夫離婚心思常紛擾不寧積慮操勞神氣薺疲已極內元旣虛外感遂入嫁后旬日竟奄奄在床褥寒熱大作飲食都廢醫者來皆蹙眉搖手而若人於此乃淡然如素越湯藥悉委之傭婦而彼則鎮日出遊於市衢中

傍晚歸來已醺醺爛醉更不一臨床問此垂死人卽儂呼之訴之以疾病痛苦而彼已含笑入睡鄉儂於茲不禁大失望備婦何知湯藥寒煖百無一能當人意故儂感受之痛苦乃愈深惻怛無聊遂不期念及吾夫尙憶儂年十四劇病兼旬吾儂之憂惑齟齬者何似衣不解帶臥不安席者旬又餘其較若人爲何如則若人之所謂愛我者不過餌我色又焉能如吾夫之愛我以心於是儂心乃大念吾夫而悵惘中途時時見吾夫之面容至慘寂大不如其幼年之姣好每以手指儂若示其中心之傷痛儂亦知夫之怨我者深矣輒內懼而驚覺覺則冷汗漬枕衾嗣是遂不敢念彼呼備婦爲我伴如天之福薄命人罪孽猶未滿熟病魔忽日漸收其虐餓日進藥餌不半月而儂已大痊矣病痊以後乃漸聞人言若人近方顛倒於妓寮眷戀閒花已忘却床頭人之痛苦儂乃竊嘆斯人之儂薄其犧牲愛情乃如芻狗然儂處境雖苦雅不欲遽呈於顏面恐爲知我者笑故不惜敝舌焦唇進以苦口之忠告冀其改悔乃若人不惟不念我苦衷竟大放厥辭勢洶洶逼人儂遂憤而與之爭痛責其無心肝若人羞極益怒竟欲與我絕儂亦殊不惜此幸而家人輩出任調和乃免決裂然自是以還儂益薄若人家室中竟無復歡愉氣象若人亦間折意就儂儂審其心性益鄙夷之苟不念懷中非婉之兒儂早已脫身而去矣未幾兒婉矣臨蓐之夕家人爭候視及墮地則女也於是

候○視○者○多○失○望○而○儂○心○殊○冷○落○以○爲○女○子○何○害○得○此○亦○足○以○解○我○憂○遂○命○之○名○曰○憐○娘○而○小○字○之○曰○
 阿○憐○嗟○夫○閱○者○諸○君○須○識○此○一○憐○字○之○中○乃○含○有○無○限○之○痛○史○而○一○波○一○磔○俱○不○啻○滯○血○和○淚○所○搆○
 成○者○也○阿○憐○既○週○歲○搏○粉○琢○玉○備○極○愛○人○而○眉○目○間○頗○與○若○人○似○儂○終○日○在○抱○相○對○殊○抑○抑○若○人○此○
 時○亦○極○淡○然○於○儂○雖○觀○面○語○言○常○不○接○彼○視○茲○呱呱○者○雖○亦○漠○然○若○非○其○出○然○儂○亦○樂○彼○之○爲○此○乃○
 得○耳○根○清○靜○蓋○儂○雖○年○止○二○十○而○後○來○之○日○月○已○如○秋○後○寒○芳○滿○擬○以○霜○雪○枯○冷○結○其○局○詎○知○上○天○
 乃○更○置○儂○於○苦○場○演○茲○敲○骨○刊○心○之○慘○劇○正○如○敗○楮○乘○潮○方○擬○尼○沙○而○止○而○潮○勢○衝○激○乃○殊○不○欲○復○
 蕩○之○入○於○大○海○深○處○吁○嗟○乎○儂○命○抑○何○苦○耶○蓋○阿○憐○甫○週○歲○忽○遭○急○變○驚○風○症○針○砭○未○施○而○珠○沉○玉○隕○
 矣○儂○爾○時○一○哭○幾○暈○傷○孤○苦○之○無○靠○感○命○途○之○多○魔○慘○然○不○欲○生○枯○木○寒○岩○心○情○益○惡○當○儂○未○嫁○日○
 寶○貴○吾○身○之○愛○情○謂○來○日○之○歡○娛○吾○必○不○輕○費○此○物○及○嫁○夫○而○后○遇○人○不○淑○愛○情○遂○瘞○之○心○曲○今○生○
 已○不○作○春○蠶○想○矣○幸○而○有○子○猶○足○以○慰○吾○心○今○則○并○子○而○亡○矣○方○此○孤○雛○入○地○之○時○儂○已○舉○儂○身○之○
 情○愛○與○之○同○瘞○吾○情○既○死○儂○身○更○復○何○存○而○若○人○此○時○又○有○再○婚○之○訊○此○訊○傳○來○儂○殊○視○之○淡○然○特○
 不○知○又○是○誰○家○嬌○女○投○茲○苦○阱○耳○一○日○儂○自○母○家○歸○途○中○有○人○指○以○示○儂○曰○彼○其○之○子○卽○若○人○所○眷○
 之○待○聘○妻○也○儂○視○之○大○愕○心○異○斯○人○何○面○熟○乃○爾○后○思○之○乃○憶○爲○當○年○舟○中○所○見○之○年○幼○女○郎○於○是○

心殊弗忍其踵我覆轍因訪其姓氏而作書以警告之儂之作此書本出於愛彼之至誠圖爲挽救而彼乃不省且以儂爲刼情妒愛私白之於若人若人大怒歸而欲甘心於儂咆哮如獍狗儂置之不理彼乃益怒遂令我離婚嗟夫天也離婚乎吾何懼儂之蓄此心者久矣特不欲自我發之惹世人之訕笑耳離婚乎儂何懼儂安能潑醋粘酸以與人爭茲蔗滓哉於是卽日與若人離婚然出門之際未嘗不嘆想吾夫之舊事也空房寂寞形影孤單靜夜拊心乃益動我思夫之念遂決計往尋吾夫然儂亦自慚墮溷之花何顏復與夫晤對夫又安能憐儂第儂之此行殊不敢望重收覆水特一見其面以一死報之耳故儂之此行殊果決而迅急汽笛聲中儂至吾夫之故里矣夫之居址幼時固甚悉乃尋人導往旣至則花落門扃問之已無人能識繼乃舉翁之名探之鄰右乃有老媪應客言翁已於上月去世身後無人棺槨已由其姪連之返鄉矣儂心大慟因急問其子近狀如何媪曰已告姑娘彼身后無人何復問其子儂乃告以吾夫之乳名年貌媪乃省慘然曰姑娘是子乎可憐可憐聞彼幼時訂親某氏後某氏中途毀前約爭之不得是子眷念舊好哀痛成疾抑抑而亡遺骨尙在東郊外也儂聞此語一痛幾暈淚簌簌下如秋雨乃匆匆返寓所掩面縱哭是夕卽覺腦重心痛鬱卷不怡哭極枕衾皆透濕聲亦嘶噓力竭氣微病體已劇然而至天未明覺有物噎喉咳而

睡之殷然。血塊也。鵲兒驚欲泣。儂即笑止之。然亦自知此病已不能與。故醫者雖來。儂亦無心進藥。餌也。儂死正所樂以儂之。尤多罪重。孤苦無依。即生亦復何趣。特未能一面吾夫而死。是則儂所目。不眠心不安者也。故儂急欲草此篇以補儂未了之願。示儂心之缺憾。然病至今日愈沉重矣。不知尚能生存幾日。此篇既竟。儂亦無意於人間。願早死以見吾夫於地下。自承愆尤。嗟夫。昊天嗟夫。吾夫儂誤矣。儂今覺而悔之矣。儂今願戕此身以自贖。願不知尚能宥儂否耶。

小警世

黃梁惡夢

(藜青)

吾國盜風之盛。首推齊豫。有所謂响馬者。躍馬鳴鑼。出沒於平原廣野。或山嶺叢雜之處。遇有客過。則突起而劫之。鮮能免者。顧此輩多任俠仗義。拯危救急。千金無吝色。而對於貪官污吏。往往不稍假借。甚或劫其財而殺其人。地方官聞之。亦歛手不敢顧問。可見彼輩勢力之一斑矣。庚子拳亂時。江蘇有陳某者。以道員需次直隸。歷有年所。曾兩任實缺。道台一署。運使皆腴缺也。陳工心計。綜核之才。為全省官吏冠。上游倚之如左右手。雖聽鼓在省。亦握財政重權。所括民脂民膏。不下數十百萬。正擬急流勇退。順風收帆。面團團作富家翁。以娛晚景。而拳亂忽起。南人之在京者。紛紛挈眷遁。於時風聲鶴唳。艸木皆兵。陳初居天津城中。既而遷入租界。未幾拳匪麇集。租界亦岌岌可危。乃檢

點行裝作南下計笨重者悉棄之所携唯貴重之物若者衣服若者黃白物若者書畫古玩整理二三日始畢爾時大沽口外兵輪如織滬上三公司之商舶久不抵埠陳不得已乃雇定火車數十乘裝載行李以健僕十餘人押之己與妻妾子女在後遵陸而行於斯時也北方諸省羣盜如毛所在蠶起逃難者率多被劫拳匪雖以仇洋滅教爲主旨獨對於墨西哥之銀餅則歡迎恐後沿途設卡名爲稽查二毛子實則掠奪資財而已

陳聞此信慄慄危懼自天津起程後卽格外謹慎日出就道日未沒卽投宿日僅行四五十里出直隸界幸尙無事時方今大總統爲魯撫旬拳匪不足恃嚴禁設壇習技遼者殺無赦故紅燈八卦諸匪絕跡於境內陳竊竊自慰以爲難關已過此後當無他虞矣一日薄暮行至齊皖交界處天已暝黑距宿店尙遠陳某心惴惴催令車夫趨程前進未幾濃雲密布不辨東西行數小時路益奇僻車益顛簸欹仄舉目四顧不見一物仰視天上無一點明星唯聞樹上之怪梟格格亂叫微風過處又似有熊嗥虎嘯聲隱隱出於山谷中陳大驚亟燃火燭之則已在亂山間矣羣峯插天綿互不斷詢之車夫車夫以迷失道對陳知身入危地汗流浹背自念半生心血悉在於此萬一不幸將奈何又顧祖宗有靈默爲呵護得以安抵家中則當設水陸道場爲之超薦旣而良心忽現私念此阿堵物

來之不義者爲鬻。缺所得者爲枉。法所得者爲侵。蝕公款所得者。竟干天怒。落於強梁之手。將奈何。一時心緒潮湧。忽起忽落。竟無一刻安寧。正行走間。斗聞呼哨一聲。山鳴谷應。一片馬蹄聲。得得自半山疾馳而下。爲首者乃一大漢。後隨數十人。皆偉男子也。手持快槍利刀。火光照耀。如白晝。纖悉畢見。陳大懼。瑟縮不敢動。大漢審視行李。一過笑曰。好賣買。又願其從者曰。照例行事。衆噉然。應出繩索數十。遍縛陳某及妻妾子女。僕人而駟。以行。越山數重。抵一處堂宇。顯赫爲狀。如大寺院者。曲折數百步。始達一大廳。事中設長案。案上燒紅燭如炬。刀劍密佈。四壁懸人頭數十顆。血腥撲鼻。陳覩此。心胆俱碎。自忖萬無生理。瞑目待死。唯愛妾幼子。不識如何處置。倘竟駢首就戮。豈不可痛。思至此。不覺淚下如雨。俄而盜魁出見。高踞上座。年約五十餘。面目猙獰。可怕。陳見之。匍匐而前。叩頭如搗蒜。願貸一死。盜魁詢其何業。大漢從旁答曰。頃見箱籠上所貼官銜。乃直隸實缺道台。曾署運使者也。盜魁冷笑曰。怪不道爾有如此許財物。括地皮之手段。殊不惡劣。言既。願謂手下曰。財物入庫。陳某斬立決。陳聞之魂不附體。又連連叩首哀求不已。盜魁曰。爾殺人多矣。死亦不枉。陳曰。某歷任各缺。並不殺人。盜魁怒曰。此纍纍者何物。豈非自敲骨吸髓來乎。我殺爾正爲數萬冤死良民報仇也。陳知不可免。求救其妻妾子女。盜魁曰。可稚子婦人無罪。願謂其手下曰。給以川資二

百兩縱之去衆應之於是白刃一揮遂將陳某殺於堦下衆僕星散妻子輩狼狽而歸

小哀情
覆水怨

(恨人)

夜○色○迷○茫○月○光○慘○淡○一○角○紅○樓○簇○出○幽○篁○叢○裏○珠○簾○高○捲○綠○窗○四○闌○上○有○思○婦○玄○裳○縞○袂○憑○欄○遠○眺○
若○有○所○待○噫○此○何○人○耶○昔○爲○娼○家○女○今○作○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諸○君○少○安○請○述○此○薄○命○
婦○人○之○歷○史○

吾○浙○山○水○甲○天○下○靈○秀○之○氣○獨○鍾○毓○於○女○子○越○溪○西○施○錢○塘○蘇○小○其○最○著○者○也○晚○近○以○來○代○有○聞○人○
武○林○春○色○正○不○亞○吳○宮○花○草○以○是○走○馬○王○孫○墮○鞭○公○子○尋○芳○獵○艷○咸○爭○趨○焉○翠○鳳○者○王○其○姓○本○鴛○湖○
小○家○女○幼○失○怙○恃○育○于○姑○氏○姑○伍○姓○固○狐○而○鴛○也○其○豢○翠○鳳○本○無○憐○惜○孤○兒○意○第○以○翠○鳳○美○丰○姿○養○
爲○假○女○將○來○可○作○錢○樹○子○是○以○衣○食○之○費○不○惜○澆○襄○姑○有○女○曰○龍○寶○長○翠○鳳○三○歲○操○神○女○業○翠○鳳○既○
長○使○與○龍○寶○居○一○般○遊○客○見○翠○鳳○無○不○色○授○魂○與○顛○倒○欲○絕○而○伍○媪○又○高○其○身○價○不○令○作○夜○度○娘○奇○
貨○可○居○必○求○善○價○一○朶○青○蓮○從○此○永○墮○火○坑○矣○

兒○女○心○情○正○如○一○疋○白○練○青○紅○皂○白○一○著○卽○染○翠○鳳○與○龍○寶○居○聲○名○雀○起○鴛○湖○人○士○至○其○家○者○多○自○
號○游○龍○戲○鳳○翠○鳳○習○焉○既○久○耳○濡○目○染○大○有○樂○此○不○疲○之○意○而○大○家○子○來○游○者○亦○咸○染○就○翠○鳳○纏○頭○

紅綃一擲萬計是以鴛湖私媾積蓄最豐者當以翠鳳爲首屈一指云

自來平康中人當年少之時豐衣足食置身珠玉錦繡中每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想然而韶華易逝好景難常迨夫年老色衰無不欲擇人而事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潯陽老妓所以自傷也翠鳳現身色界多歷年所無何龍寶以療死翠鳳送其喪睹龍寶身後蕭索情形不禁感喟既悲逝者行復自念涕泗滂沱慟哭不止已而曰我輩薄命人宜早求如意郎君相與偕老珠玉錦綉皆身外物耳嗟乎處繁華綺麗之中而能知所省悟自求振拔急流勇退洵難多得翠鳳誠不愧可兒

金者英者邑世家子也眷翠鳳憫其志欲拯之出翠鳳亦願傾心相事第者英迫於高堂之阻力志不得遂乃以六百金貨一宅爲翠鳳另築香巢翠鳳經此挫折擇人之念乃益亟有渤海公子者亦素眷翠鳳其人都豐儀工內媚邑中婦女無不顛倒欽慕第誠實樸厚不如者英遠甚癸亥之秋公子獲登賢書意氣自豪大有富易交貴易妻之想涎翠鳳資思納爲窻室而翠鳳亦慕新貴樂委身焉公子窺其旨乃使友人致意翠鳳不數月議成一對玉人珠聯璧合旁觀者嘖嘖稱羨以爲不知幾身修到詎知翠鳳此舉竟一失足成千古恨哉

公子家貧而好博嗜蒺之癖習與性成嗚雉呼盧一擲千緡債臺之高無與倫比第因其廣交游善移挪故內容雖窘而外表仍闊綽如故其娶翠鳳也特誕其夜度資之豐富耳女子何知遂蹈羅網蓋翠鳳自嫁公子後無一日不陷於愁雲慘霧中矣

翠鳳目睹龍寶物故白念皆灰珠玉錦綉視同糞土第願得人而事則雖糟糠不厭初不料事與願違也公子既娶翠鳳驟得多金溢彼注茲稍蘇潤轍於是賭益豪負則鬻翠鳳奩中簪環以爲孤注翠鳳安之曾無怨言不一年蕩盡乃典質衣服以度日繼復貨其居宅而携翠鳳返家中使與大婦全處無何翠鳳舉一雄方謂一索得男終身有賴孰意天下事實竟有與理想相背者

語云以色事人色衰愛弛以利交人利盡交疎翠鳳誕兒後雪膚花貌非復曩時而所積之資歷年來已被公子揮霍殆盡故翠鳳雖相安無事而公子心中則已有厭棄意日赴博場恆數夕不歸歸則指桑罵槐絕無好面目向人翠鳳至是始有遇人不淑之慨矣

朔風凜冽雨雪載途豪家富翁披孤裘燕獸炭圍爐團坐猶時時呵手呼凍斯時翠鳳寒衣悉被薄倖郎典入質庫身衣敗絮袂二裘飢寒交迫掩泣吞聲迴視從前衣羅綺食梁肉時殆判若兩人夫婦又百方虐待甚至每食不飽翠鳳不能堪以告公子公子笑曰卿之苦况僕亦深知相累至此於

心何安無已卿盍暫返母家聊以度日僕爲債務所迫亦將作東瀛游暫時分手忍須臾行再相見也翠鳳無奈乃挈其子返母家不一月公子亦擗攜行李驪然東渡矣

公子之遺翠鳳原以其財盡色衰無可復取以故順水推船一刀兩段翠鳳不察乃竟墮其術中然天下萬惡之人平日雖無所不爲而一點良心亦或有時發現公子對於翠鳳負心之愆百身莫贖雖已計遣使歸而問心終不自安故抵日之後魚雁時通此數紙空函在公子視之亦極平常而翠鳳得此正勾起相思債不少也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翠鳳獨居無俚抱子憶夫東望扶桑臨風隕涕憂能傷人遂成瘵疾憔悴姬姜更非復昔年豐韻矣不數年公子自東瀛歸就聘於江某大學月薪三百金聲譽極盛翠鳳聞公子歸私心竊喜以爲團聚之望指日可待朝占雀喜夕卜燈花而公子乃音信杳然投函問訊亦置不理翠鳳不得已乃乘輪至蘇轉滬甯車赴南京暫寓下關某旅館囑侍者往報已而侍者返傳公子命謂准以晚間九時至無何公子果來矣一見翠鳳極道歡悅謂本當早日相迓第以此間位置未能確實可靠稽遲至今良非本意卿今日來此正宜早作歸計俟定局後再來相迎也言已卽於懷中出鈔票五十元授翠鳳作旅費翠鳳以公子言殊近理故亦深信不疑實則公子到來不過佯爲慰藉耳老去紅顏豈尙足當薄倖郎意哉

翠鳳既返樁李閱數月而公子信仍杳然未幾翠鳳母以病死益貧乏無以自存復馳書公子求資數十金作家用書既達公子置不復翠鳳不得已復至寧鹽門求見爲聞者所擯馳泊金陵幾不得歸翠鳳遭此挫折旣慟慈母復傷被棄抑鬱成疾臥病旅邸中幸得同鄉資助始艸艸作歸計抵家不數月遂卒自翠鳳死後公子薄倖之名喧布遠近嗣爲校長知因藉詞辭公子去云

恨人曰余與渤海公子亦嘗有一日之雅此篇所述非好揚人之短以自快意也特以翠鳳心切從良而遇人不淑乃如此悲其志傷其遇表而出之以冀後之來者有所取鑑也雖然美人墮落文士坎坷其事雖異其情則一自司馬潯陽江上淚濕青衫惺惺相惜亦不過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塊壘已耳閱者幸垂諒焉

社會小說

柳苦兒

(杏痴)

曲阿西郭十里外波光如鏡練湖在焉濱湖廣地百畝東風駘蕩時柳陰四覆望其中層樓夏屋井然有致老幼扶攜憶憶往來雞犬之聲相聞生趣盎然若別有一天地鄉人相語曰此柳氏宅也或謂之曰柳氏家宅胡容開散人逐逐其間耶答者曰子殆行旅客未有所聞柳氏慈善家累賞百萬不甘安車閒駟獨全其身而盡供獻於社會其中學校工廠貧兒院博覽館凡足以啓迪愚蒙養

貧。苦。人。生。活。者。靡。不。俱。備。一。時。遇。邇。來。歸。道。路。稱。其。德。而。人。各。竭。其。力。之。所。獲。以。應。其。日。用。之。所。求。尤。非。庸。流。依。附。酒。食。是。娛。窮。日。不。事。事。者。可。比。柳。氏。本。窶。人。子。一。飯。之。不。可。得。獨。能。殫。精。竭。慮。茹。苦。含。辛。至。於。今。日。其。數。十。年。之。經。營。事。業。實。足。爲。吾。人。立。身。之。模。範。子。不。憚。煩。願。縷。述。之。

六。十。年。前。練。水。之。濱。茅。蓬。一。蓋。風。雪。交。作。飛。鳥。絕。行。人。不。見。一。少。年。運。柴。泥。壁。手。龜。裂。動。作。不。少。懈。少。年。柳。姓。字。孟。孫。人。咸。稱。之。曰。柳。苦。兒。一。日。天。霽。柳。苦。兒。徒。步。入。城。出。其。苦。方。手。造。物。市。於。肆。得。錢。五。百。購。米。斗。許。狡。者。戲。謂。曰。天。驟。寒。豪。門。華。胃。方。熾。獸。炭。爐。擁。妖。姬。飲。汾。陽。酒。取。煖。爾。雖。無。是。節。福。何。不。蟻。伏。草。廬。覆。敗。絮。掩。蘆。扉。不。出。而。獨。僕。僕。奔。走。冒。寒。氣。身。競。競。戰。若。無。暇。晷。胡。爲。乎。柳。苦。兒。歎。曰。室。無。宿。糧。一。旦。臨。渴。掘。井。凍。餒。垂。斃。誰。憐。恤。余。耶。大。丈。夫。廁。身。天。地。間。躬。食。其。力。不。仰。給。於。人。雖。至。匱。乏。而。無。慙。色。彼。燕。居。苟。安。者。流。無。自。立。之。能。設。遭。歲。荒。兵。燹。業。產。蕩。盡。行。至。街。頭。面。目。憔悴。衣。裳。襤。褸。不。能。生。活。余。雖。衣。布。衣。粗。糲。自。甘。力。足。以。生。存。不。爲。天。演。界。淘。汰。固。怡。然。自。樂。也。何。有。於。人。哉。言。訖。掉。首。不。顧。而。去。

柳。苦。兒。子。歸。納。米。草。墩。中。取。升。餘。炊。爨。造。飯。黃。菁。白。菜。味。甘。美。適。口。食。畢。沃。水。滌。器。淨。無。纖。垢。柳。苦。兒。之。廬。寬。廣。約。十。步。壁。無。破。隙。風。不。能。入。雖。壘。土。築。成。而。磨。削。生。澤。屋。頂。覆。厚。茅。盈。尺。無。漏。卮。雨。

雪○蔽○焉○廡○中○一○皿○一○器○均○其○手○製○晨○夕○灑○掃○惟○勤○惟○謹○廬○後○半○畝○地○栽○竹○成○園○雜○柳○樹○十○數○株○種○菜○蔬○蘿○蔔○資○日○食○天○晴○則○手○一○斧○赴○嘉○山○斫○枯○樹○半○以○自○給○半○以○售○諸○人○獵○鳥○兔○城○中○執○袴○子○爭○向○之○購○柳○苦○兒○性○敏○絕○燈○下○織○草○爲○筐○編○茅○作○種○種○用○具○紋○理○精○緻○載○入○市○霎○時○卽○盡○有○預○訂○者○柳○苦○兒○不○辭○艱○辛○如○期○交○物○日○積○月○累○獲○貲○百○金○而○操○作○不○輟○如○恆○人○莫○之○知○也○柳○苦○兒○自○忖○曰○人○生○數○十○寒○暑○少○而○壯○至○於○老○死○彈○指○頃○耳○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余○今○日○者○飢○則○食○寒○則○衣○有○備○無○患○所○謂○人○壽○幾○何○及○時○行○樂○然○瞬○息○老○將○至○死○期○迫○矣○生○無○益○於○人○死○無○聞○於○社○會○闕○然○寂○然○寧○不○可○痛○試○一○過○曠○野○白○楊○衰○艸○間○荒○塚○纍○纍○其○姓○名○不○聞○於○世○者○何○限○則○何○異○於○草○木○之○腐○哉○余○年○已○二○十○幼○失○怙○恃○影○隻○形○單○八○歲○時○村○中○有○楊○先○生○博○學○通○儒○憤○豺○狼○當○道○人○心○鄙○夷○隱○居○不○仕○家○田○百○畝○生○子○二○聞○詩○習○禪○儒○雅○恂○恂○先○生○濟○窮○策○貧○慷○慨○疏○財○無○鄙○夫○慳○吝○態○一○日○余○哭○於○壠○上○勺○米○杯○水○不○入○口○者○已○三○晝○夜○適○先○生○過○憐○余○之○孤○苦○無○告○也○詢○余○家○世○余○對○曰○遭○時○不○偶○大○疫○流○行○父○母○雙○亡○鞠○育○之○恩○未○報○萬○一○欲○追○隨○九○京○下○而○親○柩○未○厝○子○心○未○安○是○以○哭○耳○先○生○聞○之○慨○然○曰○事○親○不○衰○孝○子○也○畀○余○十○金○曰○將○去○作○安○葬○費○毋○獨○哭○於○此○寒○風○刺○骨○野○獸○攫○人○速○歸○去○余○叩○謝○還○家○遼○五○里○外○張○兒○至○與○之○錢○令○助○余○葬○埋○築○高○塚○立○石○墓○門○事○畢○大○哭○念○先○生○恩○未○報○不○可○遽○死○了○茲○壯

年他日苟有長進揚名顯親希望猶未絕也翌日趨楊先生之門再拜謝曰死者葬生者安願走門下執賤役以報大德先生靄顏撫余曰拯人患難天職當然余所樂爲也子何言謝子讀書乎子無所歸其從余學當教子成立余是時五中感激至於涕下於是留先生家先生食我衣我教我讀與其二子無岐神道德可風古君子也自十歲迄十六歲埋頭案下力學不倦而先生諄諄善誘婆心苦口其辛苦爲何如耶忽一年久旱田苗盡槁先生猶不以爲意而疫癘大起先生二子竟不幸死先生抱西河之痛憂傷肝膈臥疾不起余束手無法泣不可仰而先生執余手淚熒熒下溘然長逝矣余昏暈死去者再先生族中惡少年爭來奪產余揮淚向衆曰產由爾輩携去可耳余雖窮絲縷不苟取惟嘗留金以葬先生惡少年應允余遂爲先生營大墓矗高碑顏曰楊君子墓余從此茫無所歸復爲畸零人矣念先生年高德劭一鄉泰斗竟人亡產歿遭際如是果報之說胡足信耶先生嘗教余曰學者立身處世不徒讀五車書可以了畢生之業也起風化之衰啓民智之漸發宏願建大業使天下之窮蹙無歸者教養其成材不致凍餒填溝壑夫然後外無愧於人內無疚於心余當時唯唯聽命嗚呼會幾何時言猶在耳而德容已渺風雨如晦寧不令人傷心欲絕耶願渺渺余身方如瀕轍魚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將何以繼先生遺志乎思至此不覺捶胸大哭然一轉念間以爲

人非終窮英雄事業端賴自爲今日者雖不能救人水火而誓不乞憐於人蓋救人者先當自立也於是築吾廬於湖畔忍耐四載以迄於今日用所需胥由自給一草一木未受人惠錙積銖累得數百金行將從茲發軔普濟衆生此百金者實余創業之基本金余將奚爲余將奚爲悠然遐想而未來之種種事業成竹在胸矣

一日柳苦兒出儲金市豚數頭不盈月豐肥蕃碩更蓄牛羊雞鴨之屬妻皆獲利倍蓰家產日足而勤力亦愈苦如是者七八年柳苦兒良田百頃藏金鉅萬蔚然大富戶矣乃召鄉父老相謀曰人之生首重教育吾聞歐洲各國無論爲農爲工爲商學然後能故國無愚氓人無失業富強遂甲於世界吾國反是宜乎貧弱古人云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此謬論也農工商豈可不學乎余將爲國人謀幸福先從教育着手由一鄉而一縣一省推而至於一國余如是則願償矣衆父老鼓掌稱善柳苦兒乃鳩工庇材歷冬至夏校舍落成衆父老挈子弟爭詢開校期日柳苦兒曰暑氣未消秋以爲期衆諾而去柳苦兒亦由蓬廬遷居校中後園水閣上睨面湖老柳十數株扶疏有致陳設不華古意存焉柳苦兒謂人曰吾前十年從事儲蓄消磨於田畝市肆間今且偷暇讀十年書往復古人之事也題其居曰寒柳廬長夏炎炎柳苦兒奔走延聘教師擇其品學兼優

善於引發兒童旨趣者不吝修肺禮待甚厚復與商榷規則選定課程雖汗流被體不以爲苦校稱柳氏私立兩等小學校遐邇聞名往日有辱柳苦兒者俱懷喪不已甚或涕泣請於柳苦兒之門承白眼凌人之過然柳苦兒宏廓大度小怨微嫌早已置之意外欣然邀諸人坐謂之曰人孰無過不憚改斯無過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諸君好爲之余素抱寧人之負我毋我負之志况世情益乖冷煖無常吾於諸君奚責哉衆人感柳先生不念舊惡鼓舞而去

時光易逝秋風襲人七月七日柳氏私立兩等小學校開校日也莘莘學子不辭跋涉而來者約二百人魚貫入禮堂行禮畢諸父老額手交慶曰柳先生萬歲柳氏私立兩等小學校萬歲諸學生仰沐柳先生教養蒸蒸日上學業長進國家有慶鄉人有慶柳先生登壇致謝諸父老詞畢復向諸生致訓詞曰人生第一當勤奮忘苦然後學無不成業無不立諸生勉乎哉並歷述其從前身經之艱難險阻發表將來種種事業之意見大書習勞二字於漆板囑諸生銘肺腑弗忘諸生悚然聽威然動容天性敦厚者且泣然泣下願奉模型諸教師亦各致勉詞畢與諸父老茶會盡歡而散諸生有寄宿者有歸家者翌日晨鈴聲動諸生挾書囊尾教師後肅然入課堂按名就席教師考核程度之高下分甲乙丙丁四級每級五十人講堂靜穆不譁柳先生隨班旁聽惟恐教師之或懈也

胸息四載兩等生徒畢業復舉辦中學一所柳先生曰諸生畢業中學後普通學識已具乃更建工
 廠數所博覽館一所校中園地甚廣任人遊散咸呼曰柳氏公園柳先生終身不娶或勸之先生笑
 曰四海之內皆父子昆弟也吾年五十更何言娶暇日與諸生修憩柳陰中論道講學說者謂曲阿
 百里地得一柳先生以治非天資之耶鄰邦聞風振起惟恐或後今人過練水之濱綠柳千條雲廬
 數椽輒指語同儕曰此柳先生所居寒柳廬也

小哀情 二芳慘史

(恕公)

姑蘇繁華之地閭門首屈一指每當金烏西下時香車寶馬帽影鞭絲往來如織羣雌粥粥咸賈其
 嬌姿媚態以挑逗游人獵艷之心作醉生夢死之蝶余時亦偕友登樓啜茗憑欄遠眺粉紅黛綠目
 眩神迷忽一雙妙齡女子携手偕來蓮步輕移柳腰微擺漸行漸近益覺丰神旖旎個儻多姿其一
 年方花信鼻金絲鏡衣作水碧色舉止妖嬈望而知爲風塵尤物其一破瓜年紀玲瓏嬌小不施脂
 粉淡掃蛾眉脂粉無痕兩美比肩一個兒似鬪春桃李一個兒似出水芙蓉余方凝視間忽訝故燕
 飛來似曾相識正待尋思而彼美鳳目斜睨亦屢向樓頭注視年輕者尤駐足凝神目不稍瞬忽鶯
 聲嚶嚶仰首喚曰吳君余突然受此嬌呼不覺憬然有悟曰噫若非蘭芳耶胡爲而至此女聞言頷

以首余乃知來者洵爲李氏蘭芳心益大惑急招手使登詎彼蘭芳者意殊不欲但慘然答曰吳君請於八時許至某里某號樓頭一晤面陳梗概可乎余立諾之彼乃偕其女伴颯然而去

時余友二三咸目余作鸞鷺笑且黜余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洵多情哉君艷福令人欣羨今晚之約幸挈吾儕偕往一飽眼福其見許乎余正色曰君等勿譎言苟知此女之身世者當歎息不已何暇調謔哉女李姓湖南人字蘭芳姊曰芝芳祖夢岩由軍功起家歷任浙直大吏以年老乞歸父紹白歷任某省府縣以剛直聞因觸當道怒削職歸田不一年以氣鬱死二芳乃隨其祖父與繼母寄居江甯二芳有弟繼母出也名運昌年尙稚祖孫老弱母女伶仃客處他鄉已絕少家庭之趣詎不一載而繼母又溘然長逝祖若父爲官清直宦囊本薄所視爲基本金而一家賴以生活者惟一綢緞舖耳忽經理者監守自盜因而倒閉未幾居室又遭祝融之虐所有產業遂蕩然無存先是有舊僕高升者浙之壽昌人也辭歸已久曾受主人命以數千金囑購良田數十畝於壽昌每年租息所入卽由高升爲之權子母增產業李氏未嘗顧問惟憑高升年終一報告不意向所毫不介意之產至此乃爲續命之湯一家四口遂售其餘爐携二蒼頭南下稅居壽昌縣署之北租息所入僅免飢寒而已數年之間死亡相繼災害並至二芳上侍大父下撫弱弟家庭瑣事悉躬操之佐

以一媪理爨事而已。外事則責之蒼頭，且復忙裏偷閒，課弟自理。每至更漏深沈，姊妹猶挑燈繡，旁搜經史以補日間之不足。其志可嘉，其心彌苦矣。

余外家亦壽昌籍，居處適與李氏寄廬相對。余年往壽昌，至必淹留數月，時與李翁值以鄰里之雅，進通款曲。翁年已八旬，步履猶健，軀幹偉大，聲音洪亮，可想見其當年馳驟沙漠，出入槍林叱咤風雲，睥睨一切之氣概。接談既稔，余乃登堂入室，相與作竟日談。翁則執指掀髯，歷道其生平戰事，至得意處，眉飛色舞，幾忘身在家庭也。翁尤嗜詩詞，暇輒悲歌慷慨，藉傾塊壘。李氏家世余乃知之，備悉前二年初蒼頭張福以衰年感冒，病月餘死。二芳爲之籌措棺殮，貧病憂傷，一時相逼，玉容憔悴，芝芳憊矣。喉腫而腐，身熱如熾，諸醫束手。李翁涕泣禱天，願以身代。幸不數日，果腐退，腫消，霍然而愈。

芝芳病時，李翁愛心如焚，起臥失節。蘭芳衣不解帶者逾半月，困憊尤甚。故芝芳起而蘭芳臥矣。病勢一如乃姊，且復加劇。芝芳勉支弱骨，奔走於藥爐病榻之間。翁則口喃喃，仍以身代爲禱。嗚呼！此四五年中，李氏家庭之遭際，已備極人生之苦。子亡媳死，傷心於前；破財失火，茹痛於後。旣奪其老僕，復病其女孫，是翁縱矍鑠，何能擔受此許多磨折果也。蘭芳下榻而老翁頽矣，翁病遂不復起。遍

召家人而詔之曰數年來頻遭不幸使余心碎余老矣死亦分也因指二芳及運昌曰所耿耿者汝等孤兒恐難度日耳余死後喪葬殯殮一切從儉所有田宅變價理債餘且無幾爾等其往依姑母毋再留此芝芳幼時已字張姓但別久未通音問居處近狀兩不可知當託高升留心探聽如一年後仍無消息者可聽姑母命另爲擇配嗟乎汝姊妹當謹記余言每日須早起早睡毋過作針黹食觀書籍致生疾病消泉下憂昌兒汝當勤讀敬聽兩姊教誨言已氣絕時惟二芳姑母及從叔唐視病在側此外則一二鄰里間來拜吊昔日冠蓋交游乃無一人至者越半月二芳姊弟乃遵遺命從其姑母往溧陽余至河干送別猶握手道聲珍重今忽忽已二年餘矣頃之與吾言者卽蘭芳也彼在溧陽胡爲至此余不得不踐某里之約一探究竟君等猶疑余有挾邪游乎諸友聞言皆歎息日暮燈紅余乃徐步至某里蘭芳已倚門而待相偕登樓室殊清潔富麗顧余不暇細審急欲知李氏二年來不幸之歷史未啓齒蘭芳已泣然曰君欲知余之所以來此者當先知我姊弟別後之境况嗟乎吾姊弟三人非遠隨姑母於溧陽者乎姑母慈愛同居甚適歷三月而高升偕吾姊之未婚夫張友仁者來張父死於任舉家歸杭州以我家十餘年未通音問曩日之約恐不可踐遂另娶許宦女爲室已生子矣既遇高升始悉余家連年遭際之不幸且感余姊之守身以待也乃嚙母命來

面吾姑母請另嫁余姊而謝罪焉姑母以詢姊姊以不另嫁爲誓勸之再則請姊許氏而同歸於張友仁固恂恂儒雅決非薄倖者然高升言聞許氏悍且妒而姊自信能化頑馴悍姑母無如何乃商之友仁友仁歸告母吉期遂定別築金屋於城西迎娶如禮時適許氏歸寧母家友仁秘不以告久之許有所聞乃利誘家中婢僕悉得其實然初無怒意友仁歸曲意承迎殷勤倍昔友仁訝之則泰然自承曰吾今知往日之非深自痛悔嗣後當力盡婦道以贖前愆幸吾夫無以爲怪友仁猶不之信而許溫順之態日益進步歷月餘無少更變友仁竊喜一日卒然語友仁曰吾夫與李氏締姻在先祇以道遠音沈遂致紅絲別繫世有知者必謂君嫌貧負約薄倖之名千古不白今乃得償宿願稍蓋前愆誠大幸事我與若姊妹之可也何欺我爲友仁仍力白其誣許氏笑而不究友仁以告我姊姊鑒許氏之誠力贊同居翌日許氏親往視姊歡若平生夜深始歸嗣是往來甚數歡洽無間許氏故不以同居爲言而我姊已心傾其人輒先以請許氏聞言大喜曰此樂妹思之已久恐非姊所願故不敢言今姊有此意妹當卽歸敬爲姊整理臥室擇日來迓越三日許氏親率婢僕迎我姊至家初尙相安一月後漸肆其技始而嘲諷繼而罵言指所話西旁敲側擊借葢糊影響之談爲含血噴人之舉姊力忍之不與較彼乃益與我姊爲難致姊氣鬱成疾得咯血症友仁雖憐之力不足以

庇我姊奄奄一息。遂至不救。統計結禱之日。一載有奇。同居之時。則纔七月餘耳。臨終時。我與姑母我弟均在其側。許氏則已先期亡歸母家。嗟乎痛哉。我姊一死了矣。若我則苟延人世。辱及先人。誠不如我姊。言至此。淚珠已簌簌而下。探襟出羅帕拭之。愁眉雙鎖。慘然無語。余促之。則又掩面伏案。始以嗚咽繼而大哭。余曰。傷哉。然妹曷爲來此。今姑語我。或可稍資臂助也。蘭芳恸哭不肯遽答。

少選一婢。女以茗進。蘭芳乃止哭。惟隅坐木木然。似神已離其軀。殼余乃移坐其次。曰。妹今語我矣。時婢又進之以巾。及茗。蘭芳洗淨淚痕。啜茗且言曰。吳君我雅不欲以身受傷心之事。上瀆清聽。然承堅詢。終不以告。負君熱心。吾又何敢且君偶爾憑欄。我又偶爾昂首。遂使天涯淪落之薄命人。因而識得。二年前相知鄰友。若冥冥中迫我於未死之前。吐露一二。使天下知薄命人無如我家姊妹。而我其尤者。吾今決告君矣。願君聞之。憐而援我。則此恩此德。沒齒不敢忘。余曰。妹趣言之。余昔蒙令祖之雅愛。事苟可爲。必盡我力。蘭芳曰。我姑母家有表兄二。長曰夢庚。商於外。已娶妻生子。次應辰。年已逾冠。無正業。日與下流伍。屢逼其母向我乞婚。我絕之。渠乃思無禮於我。我曾面斥之。渠乃不爲怪。姑母常離家。渠心不死。恐終爲所辱。不得已。乃留書別姑母。隻身往依族叔際唐於徐州。至

則室邇人遙門牆非舊訪諸鄰悉已移居常熱余乃復反身而南嗟乎吳君我以伶弱質奔波長途詎不知強暴之可慮人言之可畏特欲爲潔身計不得不冒多露之嫌孰知脫離虎口又入陷阱常熱之行實爲大誤然妾實命薄夫復何尤蓋族叔際唐已不幸去世兄運新嫂鄭氏膝下子女各一叔氏遺產本薄兄嫂又同嗜阿芙蓉家業凋零甚形拮据我固知非久居地但舍此又無可他適且兄嫂留我力我乃安之然雅不忍以口腹相累每以佐理爨洗洒掃之暇趕作針黹以贖其不足惟此織織十指能入幾何而兄嫂吞雲吐霧生計毫無債台日築纒長增高漸有不支之勢一日嫂語我曰妹乎汝兄不事生業以致日食維艱累妹熬受清苦刺殘十指嫂意殊深抱歉近聞妹舅隨某鉅公自吉林南旋將有事於粵曾帶若弟往頃正勾留於蘇若兄已聞信往探此行若得好消息嫂當爲我妹賀從此可享安閒之福矣我聞嫂言疑信參半蓋我確有繼母之舅七年前赴東省聽鼓惟自繼母去世未嘗一通音問茲誠南下者誠不啻我姊弟之救星矣越數日我兄自蘇馳書至云我舅確在蘇且允爲我兄謀一席之地囑嫂速偕我往以行期迫也嫂喜甚摒擋資斧乘車抵蘇兄已雇轎久候我甚德之趨前致辭謝盛意兄聞言面微赤有忸怩狀我遂與嫂乘轎前行嗟乎吳君我兄之所謂舅氏者果何人乎蓋卽此間淫毒無二之爲耳我下轎顧視兄嫂已不知何往環我面

視者則此間羣姊妹也。鴛母尤肆其狐媚手段，來相籠絡。我習聞人言鴛母之淫毒慘無人道，苟拂其意，鞭笞立見，終無幸免。我思之熟，卽以死自誓。父母遺傳清白之體，誓不爲若輩所污。嗟乎！吳君汝當諒我，我實非以此自欺欺人，而使天下後世之甘心忍辱者，得借爲口實也。我乃語鴛母曰：我實宦家女，因窮被騙。今旣來此，固知乞憐亦無益。惟與汝約，應客不留，髡荷強我者，立死於此。汝之母金亦無所取，償鴛甚狡，立諾我約。我每留意於歌場舞席及游行馬路時，冀有相識者，作將伯之呼，詎應徵數月，渺無所遇。今以偶爾步行，得識君於憑欄遠矚時，君殆我之救星矣。言已，又哭。

余曰：傷哉！妹也。然毋過悲。余嘗爲妹謀之，不出旬日，必有以報命。時室外人頭排擠，交相耳語。且時以低聲促蘭芳，應召眉目間頗厭。余煩絮然以不知余與蘭芳之關係，敢怒而不敢言。余因呼鴛母前，指蘭芳而語之曰：余今以渠交爾，其善視之。旬日後，余以身價來。若挫渠一毫者，惟爾是問。鴛母聞言，返叩余姓氏，里居有輕蔑意。余怒以目憤然曰：速閉爾口，毋多言。爾知買良爲娼於律，應得何罪？渠何如人？諒爾已知之稔。余念爾以價得之，姑存厚道，不究爾罪，並不使爾受虧。余以錢來，卽以人去。爾如不願後悔，莫及因顧蘭芳曰：妹其自愛，靜待佳音。言已，掉頭徑出。蓋觀蘭芳之恚哭，繼令余滿眶之淚，亦躍躍欲下也。

余回寓後，獨居默慮，殊深焦急。因客囊羞澀，欲於咄嗟間籌措數百金，亦大難事。雖假以旬日，或能如願。又將置蘭芳於何地？客居固不可，其携以俱歸乎？則日後之結局，又將奚若？况人言可畏，何能求諒於世人？設一旦蜚短流長，不特重誣蘭芳，且亦足以自辱。然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姑無論背棄前言，遣人笑罵，卽稍事遷延，使蘭芳多受一日之苦楚，問諸良心，已滋歉仄。思至此，輾轉不能成寐。既忽躍起，撫枕大笑。蓋余至難解決之問題，乃於無意中覓得一至正確之公式也。晨起卽馳車赴無錫，叩余友華君競存之門，而以蹇脩自任。華君與余有姪誼，曩在壽昌時同見賞於夢巖老人，爲李氏不速客之一。蘭芳亦素稔其人，近新喪偶，鸞膠待續，上有母兄，下有弱子，呱呱者纔週歲耳。余以李氏近狀告，并道余意。華君聞言喜入商，其母立允之。余乃約期歸，報蘭芳郎年二十五，妾年一十八，姻緣天定，遂訂三生。蘭芳之感，余余固知非銜環結草，買絲繡佛，諸門面語所能表其萬一也。越二日，卽携欸來。余乃承競存意，伴蘭芳歸。余家居兩月，余以妹禮嫁之。璧月雙輝，玉臺並詠。余謂蘭芳之幸福，勝於乃姊多矣。詎天妬美人，蘭芳終蹇自歸。華氏卽遣使慰其姑母，并問弱弟比至，則已遷徙無踪，逼詢不得，乃往來余家，親如至戚。忽忽二年矣。一日得華氏急電，余心悸手顫，幾不能持。急啓視之，則余至愛之友華君競存不幸短命死矣。嗟乎！天乎！彼蘭芳之命薄，何一至於此。從此

金閨冷落不聞琴瑟之音。夫婿重逢，惟有南柯之夢。蘭芳以憔悴餘生而又重之，以未亡之痛。余乃乘車急往，以冀弔其死而慰其生。詎登堂撫棺，不見蘭芳家人。告余蘭芳且病，滴水不入，誓以待斃。惟腹中有孕，分娩在即。君能以一言使彼無死乎？余諾之，乃立隨入室。彼蘭芳者，已玉容慘淡，瘦骨支離，非復翩翩絕世姿矣。見余至，欲強起而力不能勝，僅發微弱之音曰：嗟乎！妹命薄，有負君恩。犬馬之報，俟諸來世矣。余急前止之曰：妹毋言此，令人心傷。妹當知死者不可復生，即與之俱，不特於死者無益，且亦決非死者所願。徒傷堂上心，且以教養之責（指競存前妻子）貽諸老人，亦殊非孝。苟留此腹中一塊肉而教養之，則所以慰死者至矣。余之所希望於妹者，在是妹能踐余言，則妹之所以報余者亦至矣。蘭芳一聲長嘆，枯淚交流，顫聲應曰：承君教啓，我實多命矣。家人聞言大慰，余亦以爲蘭芳縱不幸夭，或假以冷落之歲月，俾終餘年矣。詎臨產得一死孩，家人誑之不密，而洩嗟乎痛哉！蘭芳一生多傷心事，得郎若競存，可自慰矣。而又奪之去，所以不即死者，心頭一塊肉耳。即非弄璋亦差，可自慰，乃并此而奪之，是猶入井而下之石矣。欲其無死也，得乎？余不知造物何惡於二芳而必摧之折之，致之於死。紅顏縱多薄命，當未有逾於此者。嗚呼！余今思之，尙覺有一縷悲酸苦辛之氣，繞我筆端，爲之不能著墨也。

小論
說
孝女殲仇記

(瘦鵲譯)

巴黎莽德麥脫郡中有一暗昧之街曰洛泊司街實爲巴黎大奸巨猾之淵藪舉凡胙篋之賊與夫無政府黨人僉遷跡其間而此一街遂亦爲手槍利刃爆裂彈貯藏之庫街中之九號屋居一少年曰奧格司脫自奈德人藉藉言此少年卽無政府黨魁殺人有如刈草故此九號之屋人幾目之爲龍潭虎穴莫敢一叩其肩巴黎城中爆裂彈之案疊起俱爲此君所主使警察弋之匪不盡力而魚終漏網殺人喋血如故無何黨人又謀炸一執法之官決策至周密不意事發之日竟未如願法官跳而免而一無辜之國民名勒耶利盎者乃死於爆裂彈下茲案一起巴黎全城中人靡不髮指交譎警察之聲四起警察輩則大奮縱騎聯翩出誓必得罪人而後已顧時閱多日而罪人猶杳然如黃鶴一二來復後此事已漸次淡忘初不留人胸臆之中惟有二人則念念未能遽釋一爲死者勒耶利盎之嬌女尤麗愛一則爾日躬擲爆裂彈之奧格司脫自奈德也勒耶利盎死後之三來復一日傍晚自奈德自酒肆買醉歸方至洛泊司街角陡與一苗條之女郎相撞幾踣於地自奈德固暴厲如虓虎至是則大怒直欲脫口而嘗詎爾銳眼忽及女郎如花之面口乃立緘滿腔怒意已爲彼姝盈盈雙波所勾銷泮渙如水釋亟免冠鞠躬以道歉忱女郎嫣然作嬌笑婉婉言曰麥歇自奈德

無事道。歉事出無意。儂審介介於懷。白奈德微。現猜疑之狀。歡然言曰。不圖區區賤名。竟上姑娘檀口。實爲願生三生之大幸。特姑娘芳名。能否見告。俾得鏤之心坎。永永弗忘。女郎笑曰。麥歇大勇。時出其愛國之熱血。爲祖國謀自由幸福。洵爲吾法蘭西英英奇男子。儂雖未識。荆而私心嚮往。久矣。今夕邂逅。於是得瞻仰英雄風采。不可謂非天緣。至小女子之小名。無足重輕。似可不勞下問。白奈德平昔於黨人中。固已聽慣諛詞。初無足奇。惟出之美人兒。櫻桃之口。則覺一字一句。都足動聽。且娉婷之身。便娟之面。尤能醉人心魂。使人顛倒而不自持。方寸間於是乎大樂少選。卽柔聲言曰。姑娘言似亦吾道中人。大佳大佳。後此吾二人必成莫逆。并力以對付此萬惡之社會。今觀姑娘玉容眉黛。間若有愁痕。芳心中殆亦有不特意事乎。葛移玉以入吾屋。語吾以詳。吾當竭力爲姑娘助。斷頭瀝血。俱非所恤。女郎作懇切之聲曰。君果能爲儂助乎。君果能助儂乎。白奈德弗答。第以目目女郎。似有所疑。私忖警察署中方索吾如漁人之垂綸而釣。安排香餌。志在得魚。此娟娟者。殆卽安排之香餌。將誘吾作上鈎之魚者乎。願聽其聲。觀其貌。則可必其斷非假飾猜疑之心。遂於以祛居頃之女郎。又曰。噫。儂誤矣。君但與祖國事耳。儂個人之私事。何與於君者。儂誤矣。白奈德曰。否。吾夙昔雖止忠於國事。然亦不妨一破格。忠於姑娘。良以嬌好如姑娘。吾烏忍拒絕。誓死必盡力相助。女

郎曰麥歇果肯相助他日當以金錢爲報不少吝惜白奈德掉頭微笑曰粲粲黃金何足數吾視姑娘之身直較全世界之金錢重也女郎微顫無語白奈德略僕其身向前悄然言曰姑娘容華蓋代直是天上仙姝吾人間俗骨祇合爲卿奴隸女郎聞語紅雲遽被兩靨絳若桃花則半迴其粉頸以避白奈德惘惘之眼光白奈德舉手輕按其香肩低聲言曰姑娘幸恕吾孟浪予心嚙麗質遂致語無倫次蓋天下之爲男子者於美人前每易患此病况予目中所見粉黛殊不少而足稱絕色者厥惟姑娘姑娘既具此傾國傾城之貌自不能責吾語無倫次唐突姑娘然姑娘而如能恕吾則吾以後亦謹當三思而後言不敢惹姑娘嬌嗔矣女郎曰麥歇幸勿絮絮明日如有暇晷當以儂家事奉告特不審何處可與麥歇把臂白奈德遙指街心一屋曰明日姑娘枉顧吾廬如何彼九號屋即吾廬也女郎夷猶未遽應白奈德亟曰姑娘毋慮予必以禮事姑娘弗敢造次姑娘其信吾女郎曰儂鳥得不信麥歇明晚十時決來君許麥歇白奈德今別矣行再相見言次含嬌一笑姍姍而去白奈德目送其倩影爲狀若有餘戀痴立久之始惘惘然嚮其所居屋行入屋時嚙然自語曰設吾人而能得彼姝爲鴛鴦之侶則艷福正復不淺吾居恆於理想中虛構一絕世美人不意彼姝之美竟突過吾理想中之美人令人一見便爾傾心後此吾必籠絡其人屬之於吾勿使此一顆明珠墮入

他人之手。當此白奈德語時。彼女郎不于於道左。亦方沈沈以思。曰。明晚吾必刺取其心事。審阿父是否死於彼手上。帝在上。當鑒吾一片苦心。勿令仇人出吾掌握。此仇一報。則阿父之目瞑矣。

洛泊司街九號屋一室之中。燈光燦然。四射燭及奧格司脫白奈德及尤麗愛勒耶利盎二人之面。時尤麗愛述其歷史。方竟悄坐無言。願所述俱非實事。少少更改。略謂阿母爲人所戕。全家都入悲慘之境。因立志復仇。必欲得仇人而甘心。祇以身爲女子。恐未能集事故來。求助白奈德。細細聽之。狀至注意。蓋白奈德之視此女郎。已如蔡衡。他日必屬於己。個儂身世。自亦不可不知。惟始終未聞道其姓氏。頗以爲疑。俟女郎述畢。遂問曰。姑娘之歷史。已略知一二矣。特芳名尙未悉。能否見告。女郎舉其澄澄之雙波。注於白奈德眼中。嬌聲答曰。噫。儂忘之矣。是固當先告。麥歇白奈德曰。然則趣告吾女郎曰。諸儂名瑪麗。高亭。吾仇人。則名亞勃萊特。勞姆。爲巴黎城中執法之官。白奈德一躍而起。面斗作怒。赤雙眸。熠熠如電。大呼曰。姑娘之仇人。亦卽此賊耶。吾二同志。實爲彼流於新喀利道。尼亞枯寂之鄉。黨中人罔不恨之。刺骨誓不與彼同戴。一天予嘗投以爆裂彈。不幸天假彼賊。竟爲兔脫。而誤中一可憐之勒耶。勒耶二字。剛出口。卽戛然止。中心頗自悔不檢。奈何暴露己之秘密。此頭行且與心同失矣。念旣以目眇女郎者。移時。彌覺刺促。弗審尋卽迴首。他嚮微蹙。其額不豫。

之色已上蓮花之面女郎盈盈坐椅上聲色弗動厥狀殆類石刻之美人而熱血如波已翻騰於酥胸之中知此人確爲殺父之仇人無復疑義斯時白奈德又趨至女郎之次詢曰吾言姑娘已聞之乎女郎沈着如故曼聲答曰已聞之矣君嘗欲殺彼萬惡之法官而誤殺一人君告儂儂心乃至樂知此世上能助吾復仇者非君莫屬君能助儂儂仇必報矣白奈德笑曰姑娘信吾過深殊覺慙惡特吾助姑娘姑娘必出代價女郎曰儂自知之如仇人一殲儂必予君以相當之代價白奈德曰此代價必須姑娘粉臍中之愛情身外物殊不足貴女郎曰君果助儂殲彼仇人儂寧恤此身謹當以奴顏婢膝事君白奈德微笑曰奴婢吾烏敢當允吾長侍玉鏡台畔伺卿卿眼波可矣女郎曰是亦無不可仇人就死之日卽儂事君之時好於炸彈聲裏賦催妝曲也白奈德曰惟卿將以何徵信勿徒以空言餽吾女郎立亭亭起以嬌面面白奈德嬌呼曰君第睽儂一雙眸子卽儂知初非信口雌黃徒以空言相餽者白奈德欣然言曰良然良然卿如謊吾此翦水雙波必弗能逃吾兩眼瑪麗吾信卿矣女郎曰儂亦信君且能誓於君前決不食方纔之言語次驟然微笑迴眸忽見桌上有酒一瓶及玻璃數事卽趨至桌次顧謂白奈德曰吾儕曷各進一杯借茲旨酒澆開自由之花行見異日開遍法蘭西全土使暴主胆落佞臣心寒也言時以身背白奈德潛自袖中出一藍色小瓶傾藥於

一杯中復注以酒少選遂返至白奈德前以杯授之已亦別取一杯一飲而盡歡呼曰此杯酒爲君壽并祝君成功白奈德乃亦高舉其杯笑而言曰一杯酒預賀吾二人之將來并送卿仇人於死地言竟立飲女郎低呼多謝上帝卽寘二空杯於桌上又曰今茲儂當如君言送吾仇人於死地願君趣教儂以使用爆裂彈之術白奈德曰今晚乎奚事急急女郎曰君如不欲急急是亦無妨儂所欲報君之代價君之所謂愛情者亦可遲遲不卽與君然君當知儂之躁急亦自有故緣儂嘗與仇人相見彼但見儂而未見儂心竟爾墜入情網傾心向儂儂如一知使用爆裂彈之術卽可得當以復仇君旣愛儂於君亦不爲無利白奈德大呼曰然然情場至隘烏能容第三人躡入且吾與格司脫白奈德何人肯聽人奪吾所愛耶吾決授卿以術俾速從事語旣卽儂其身揭桌畔地席起探手地穴中取一寸見方之錫匣出狀絕謹慎旋寘之桌上出鑰啓其蓋揚手謂女郎曰是物匪他卽彼新聞紙上所稱萬惡之機械是女郎微却似有所懼尋乃力自振作夷然至於桌次橫波中現勇敢狀注視錫匣白奈德見女已祛其畏蕙之心則作而言曰姑娘固當如是吾人脫欲與死爲戲非具堅決之心與冷靜之頭腦不可女郎曰儂初無所懼君其趣以用法授吾白奈德曰此彈之力猛厲而無倫力足以使此屋成爲粉齏爆裂則端賴乎鐘機如不繞之以索則一至其時便爾爆裂女

郎曰曷示吾以繞之之法白奈德曰今茲吾姑斷其鳴鐘之機少緩當示卿此鳴鐘之機一斷閱若干時此屋卽能化爲灰燼且語且斷其機女出其柔荑按白奈德手嚶嚶言曰君今斷之須臾不將爆裂乎白奈德曰卿其勿懼爆裂尙須在半小時後吾如於半小時中繞之以索卽能弗爆女郎曰是物洵屬奇幻不可思議令人且驚且詫君今曷來與儂並坐數分鐘後始繞之以索當不爲遲儂滋願君勿離儂一步於心始安不爾儂心且嚇破矣白奈德立携女並坐一睡榻上展臂挽其纖腰意至暢適私念半小時爲時尙久吾儘可擁此如花親其蕪澤况此的溜圓之物在他入視之必且驚悸亡魂而吾直目之爲玩具玩弄於股掌之間如稚子之弄皮球初不足懼時則女郎玉軟香溫之嬌軀方緊貼其身覺絲絲暖香直透腠理而入血筦中之血幾於盡化爲醇醪卽全身之骨亦復柔軟如綿飄飄然如入溫摩甜蜜之夢已不在人世間十分鐘後白奈德竟沈沈入睡蓋適纔酒中之匪藥至是已奏效女郎側耳聽其鼾聲兀坐不動者可五分鐘始去其腰際白奈德之手亭亭而起躡足至桌前舉眸視鐘悄然自語曰止一刻鐘矣吾當迅速從事俾殲此僉壬遂解其羅裳上及腰間之絲帶反縛白奈德兩手於背更繫其身於榻上次出一羅巾塞其口旣畢事卽推榻近桌視鐘呼曰噫五分鐘矣五分鐘後會見此獠死於爆裂彈下吾可以對阿父矣語已則馳至一面盆架

畔濕巾於盆。寔白奈德面上。復力搖其身。使醒。少須白奈德始。徐徐啓其惺忪之眼。女揚聲呼曰。白奈德。趣醒。汝生此世上。爲時祇數分鐘。須記取此爆裂之彈。白奈德聞聲。掙扎欲起。願乃弗能。女冷然謂之曰。汝其勿思起。吾與汝語實告。汝吾之所以貌與汝相暱者。實欲羈縻汝。籠絡汝耳。汝萬惡之殺人賊。白奈德口爲羅帕所塞。欲語弗能。語則第以目怒視。女女郎又曰。吾嘗告汝。吾實爲報親仇而來。與格司脫。白奈德。汝殺人賊。汝殺吾阿父。吾匪他。卽尤麗愛勒耶。利益是白奈德。聞言面色慘白如死。灰雙眸怒射。其光狀若入檻之獅。旣乃迴眸。眦桌上錫匣。似至聳懼。女郎玉顏上如被霜雪了無一絲仁慈之色。朗朗言曰。此錫匣吾初未一動。鐘機亦行動如故。今茲去十二點。僅三分鐘。汝之生命卽在此三分鐘中。瞬且離此世界而去。故此三分鐘者。於汝實至寶貴。幸勿浪擲。語畢卽翩然出室。扃門而去。白奈德僵臥睡榻上。懊喪萬狀。自念年來橫行巴黎。目中初無法律警察偵探。亦弗敢動吾毫髮。不意今日乃爲一嬰嬰宛宛之女子所敗。三十年大好男兒。已在最後之三分鐘中身死。人手不將爲天下笑。一念及此。則力振其身。冀脫身上之縛絲帶。切入肌膚。痛徹骨髓。願帶仍弗脫。而鐘機的的之聲入耳。彌覺清晰。似告以死時將至。白奈德聽此鐘聲。心如寸割。須臾而一分鐘已過。二分鐘已過。所餘者僅有一分鐘計。此的的之聲六十鳴。後明日且弗能見日之出矣。惶

急已極則聚其全身之力於一時一迸而手上之帶果中絕手脫立去其口中所塞之維帕第身仍縛於睡榻上無刀殊不能斷視鐘已剩三十秒去乃至迅欲停鐘機則以手短未能及而爲時祇餘二十秒兩手栗六益復無措口中申申而嘗用以少洩其中心之憤聲亦低而弗揚顧鐘則僅賸十秒心惴惴然呼吸爲之加急頗欲投身向前與沙發同翻詎又不克如願而此鐵面無私之鐘已的然鳴其最後之十秒鐘白奈德振喉狂呼聲直如空山獅吼未幾而沙發與白奈德同翻矣當斯時轟然之聲已作此巴黎之巨怒從茲遂葬身於灰燼瓦礫之中不復作惡人間於時洛泊司街角上有一女郎亭亭而立星眸流盼凝注此九號之屋迨見烈焰冒窗而出如毒蛇吐舌始驚呼一聲以玉手掩其花鬢踉蹌入此沈沈黑夜中去爲狀正類夜鶯之翩逝也

小說奇 碧石髻

(天白譯)

「余之愛妻乎宅中管鑰悉以付卿凡寶藏之室珍秘之篋卿得自由檢視之惟樓下長廊盡處一幽室卿慎勿貿然輕入此寥寥小鑰萬萬不可與其匙孔相觸也卿若不守余戒而啓其秘密關鍵余將震怒而加卿以極可怖之罰卿其慎之」言者爲一巨紳將有六星期之旅行手拈一小鑰諄諄其夫人夫人以極莊敬之容允遵其戒紳乃歡然與夫人相抱爲別登車風馳而去

吾今先叙此巨紳之歷史。紳雄於資鄉中屋宇連雲所乘之車亦以黃金爲飾狀極輝煌其他可知已。第此席豐履厚之主人翁獨有一切身之大不幸事蓋彼之容貌極穉惡可怖而彼于思于思者尤碧沈沈如一叢春草故貴族婦女恆視爲不足齒之儉而擯之（余書以下卽以髻稱之）

髻之近鄰貴夫人某有二女皆美麗絕倫髻向之乞婚願任夫人於二美中許其一已固無軒輊也第此盈盈姊妹花俱不願偶此碧髻乃僞爲互相推遜然姊旣不欲奪妹之良緣妹亦不便近姊之禁樹其實髻之可憎除鬢鬢者外尙有絕大疑團則髻固嘗歷娶多妻而此數妻之芳蹤竟無有能言其究竟者

髻之痴念固未斷也乃延夫人母女及賓從臨其別墅小作盤桓藉以博女郎之歡心彼等亦皆惠然反止此一星期中獵也釣也音樂會也跳舞會也大宴會也野外宴飲也百戲並作如火如茶日不足則繼之以夜通宵不寐笑語喧闐歡樂繁華真個達於極點而此最穉女郎芳心竟稍稍活動覺髻之于思繞頰者尙非濃碧如蔚藍色且人亦溫文爾雅藹然可親故言歸未幾而婚約定矣吾書開端爲髻別其夫人之辭時新婚甫彌月也髻慮夫人獨居岑寂又囑其尋樂以自排遣素所善之賓朋宜招之來別墅園亭恣其游眺且款以珍羞勿吝也及髻甫首途而夫人之芳鄰故舊不

待主婦之招。悉翩然而來。蓋舉行婚禮時。彼等以新郎髻碧。可怖莫敢來賀。雖渴念夫人。迄未敢晉謁也。衆賓既至。周覽宅中。殆徧如游巨廬。九華愈入。愈勝。迨至客堂。華麗尤出人意。表洞房幽室。結構新奇。四壁壁衣花繡。爛然几筵。床榻莎發之屬。皆精美無倫。杯盤器皿。多製以金銀燭台。駢枝光華奪目。鏡屏高大。架皆鍍金。鏤花極巧。鏡片或琉璃炫采。或銀質磨光。照人自頂。至踵。毫髮無遺。約而言之。室中陳設之華。舉世殆無其匹。足使觀者目眩舌撝。欲覓一恰當之諛詞。而不可得。蓋實不能以言語形容耳。而此夫人坐享豪華。其幸福誠令人羨且妒也。

時衆賓笑語駢闐。夫人獨默然充耳。若無聞者。蓋神馳於廊下之幽室中。急欲一察其秘密也。心中好奇之念。如鼎中羹。羹溫度漸次增長。卒至沸騰。不可復止。雖失禮來賓。亦不暇計。竟悄然離客室。下樓至樓梯間。直向回廊而行。狀極匆遽。躡而復奔。幾瀕於折脛之險者數矣。無何已近幽室之門。腦經中忽一震。猛憶髻行時。誥誠之語。念苟背其言者。他日之結果。不知何若。斯時思潮起落。如沸羹。佇立弗前者。可二三分鐘。卒爲好奇之心所戰勝。奮然冒險。必欲觀其內容。乃投小鑰於匙孔中。轉之。柔荑震顫。如大難將臨。而幽室之扉。闐然而闢。

室中重帷深下。窗牖皆不露日光。沈黑殆如地獄。乍入暗中。目昏不能辨一物。少選。目力漸與低光。

線相習室中景物甫映於眼簾夫人遂駭極而暈矣讀者試思此幽室中所貯爲何物乎蓋纍纍觸
 體赫然駢列於血泊中與壁相平行地上則殷然殆徧噫此沈沈小屋中乃碧髻之生人解剖室而
 諸先夫人合窆之殯宮也夫以繁華蓋世之朱門豪邸而中藏一極慘怖之修羅場斯亦異已
 夫人暈時手中之鑰自匙孔內抽出者鏘然落於地上少焉夫人稍蘇神經漸復其原狀立拾鑰起
 鎖其扉踉蹌急奔似室中之陳死人出而追逐其後者返至香閨擬稍寧息然後出與衆賓周旋以
 掩其跡乃芳心怔忡弗已卒無術以鎮靜之蓋夫人之災禍至矣

幽室之鑰自血泊中拾起後已殷然徧染血痕夫人以繡帕力拭之堅凝弗退滌之而色轉鮮甚至
 磨之以沙以磚灰依然不能損其毫末幾若碧髻爲殺人之魔王而此小鑰則魔王之法器也蓋竭
 力以磨擦之卒不能使其完全潔淨一面肅潔其他面則又現血痕如前矣

是日夕陽未下而髻忽歸言途中聞報事須親往料理者業已就緒無須跋涉矣夫人笑語承迎力
 表其驚喜之態蓋以髻之速歸出於意外也次日清晨髻索還諸管鑰夫人以鑰授髻時戰慄不已
 髻大疑因曰廊下幽室之鑰何故不在此中耶夫人曰余偶遺之樓上鏡台畔矣髻曰是鑰萬不可
 遺失少須當畀余也夫人乃登樓蹀躞良久以示大費檢覓者卒乃力遏其恐怖之狀授之髻髻取

而諦視遑問曰此匙胡爲染血痕耶夫人聞言大震面灰白如木乃伊強答曰余不知也髻鬢笑曰汝不知耶余固已知之矣汝已背余約而入彼室矣大佳大佳馬丹乎其再往而與室中人爲伴可耳。

夫人長跽其前涕泣哀號極表其悔過之誠且乞宥其初犯語極悽婉夫以如花比玉之美人演此苦雨凄風之悲劇雖頑石當亦爲之感化而彼碧髻之心乃堅逾於石直答曰否馬丹乎汝之死期卽在目前無勞唇舌也夫人以淚如泉湧之秋波仰視其夫婿無情之鐵面嗚咽言曰若必死余乞貸余片刻以爲末次之祈禱懺余生前之罪孽曰貸爾半刻鐘不能再益分陰也。

髻出夫人疾呼其姊曰安麗姊速登塔顛望阿兄來否渠等言今日過余迓姊歸也若見之可舉號招其速來余命在頃刻矣安麗立登塔憑女牆而望此戰慄可憐之夫人時時呼曰姊！安麗姊！見有人來未安麗則曰余尙未睹惟見日影動塵野草幽綠而已。

時大聲發於樓下『速下否則余將捕汝』則髻握一長鋒之刀而狂呼也夫人曰乞緩我須臾一面低喚其姊曰姊！安麗姊！見有人來未安麗仍答曰否惟見日影動塵野草幽綠而已。

『速下此其時矣否則余來捕若』髻又大呼矣夫人哽咽答曰余來矣復低喚其姊曰姊有所見

乎曰然頃見道上塵起矣曰其阿兄來乎曰噫余妹乎杳無人蹤來者乃一羣羊也時髻怒發欲狂振喉大吼曰馬丹汝下樓否耶夫人曰僅一杪矣乃作末次之呼喚曰姊乎見耶否耶安麗曰余見兩人乘馬來矣但距此尙遠余已竭力以手作勢招之夫人歎曰敬謝上帝阿兄來矣

髻咆哮如牛棟宇皆岌岌震動夫人香雲披散淚盈於睫下樓復長跪乞命髻曰無益也必死無赦乃一手捽其髮一手舉刃擬其頭刃將下夫人轉其將瞑之雙眸注視其殘忍絕倫之夫婿而爲最後之請求欲稍緩須臾俾申極短之祈禱髻曰否否汝其皈依上帝不能再延一杪矣是時無情之刀已將親夫人螿蟻之香澤忽有敲門聲甚厲髻停刃外視方欲問來者爲誰而扉忽破兩兵官戎裝闖然入俱拔劍刺髻髻瞥見兩人爲其妻兄皆武人有勇力方舍夫人欲遁而此兩人身手極輕捷追髻末二十武雙刃並洞其胸此殺人之怪魔一縷靈魂竟先歸天國矣髻死而幽室之秘密於是大白蓋髻信希臘某醫士言謂取極清潔美麗女郎之血和藥塗鬚可以轉黑故不惜犧牲多數之床頭人以供其染鬚之藥品較之吾國攷知事諸公購銀淡養三藥水及逕以天然墨汁塗鬚者髻誠不免拙而愚矣

髻死時夫人亦暈絕及醒兄弟姊妹相見悲喜交集之情筆難盡述髻無嗣子此巨產遂獨爲夫人

承襲夫人分若干贈其兄弟已則挾資出游異國未幾遂與一貴族少年結婚密愛輕憐伉儷慕篤同心並命美眷如花昔年慘怖之光陰已如過眼雲烟消滅都盡惟 Blue heard 二字間於夫人之鄰人故舊口中偶一道及而已。

是篇爲歐西古代神話中之一種余於中西文學均苦澀陋寒窗無事偶取而譯之於原文雖無甚牴牾第不免稍有損益『鬢死而幽室(至)拙而愚矣』一段全爲余所臆增幸閱者諒之天白附識。

小醫世

牢獄之風味

(黎青)

一
余好奇於種種社會狀況皆曾親歷其境一攷其內容狀況願獨未嘗牢獄風味嘗引以爲生平缺憾之事然決無故意犯罪投入犴狴中理因遂安余小學教員之職務臯比坐擁南面稱王爲樂亦殊不淺一日校中暑假學生既去教員亦星散余乃檢點行李手提皮篋匆匆出校行蓋以半年在外久不與吾妻相見故歸心如箭也乃甫至輪步陡遇一不平事則見一站崗警察圓睜其怪目力追一女學生解衣袒示女學生不允彼乃伸其鉅如芭蕉葉之熊掌牽其衣不令走女學生窘甚兩

頰紅如炙欲哭無淚旁觀者復從而訕笑之而警檢則愈逼愈緊幾欲代爲解鈕閱者試思以嬰
 婉婉之女子而欲使之當衆受辱苟有人心孰不憤怒余觀此狀目眦欲裂血管中平靜之血爲憤
 火所灼立時怒沸又見此女似曾相識惟一時不能記憶然無論識與不識吾輩旣爲男子應盡保
 護之責因置皮篋於地戟指而叱之曰狗……汝有何權力乃敢搜及婦女汝知彼爲良家女子乎
 彼果挾有禁物有女檢查在汝何爲者警察聞余言立釋女子一躍而至余側揚其手中之捧作欲
 擊狀余又叱曰狗敢無禮者余必摔汝頸立置汝死地警察怒據地狂吼棒直指余頂上作當頭之
 喝余格以臂力過猛棒反躍至數尺外鏗然墮地警察益怒取叫笛狂吹之鄰崗畢至圍余者數匝
 余年少氣盛挺立不少動衆亦弗敢近俄有一警臂纏三道金線排衆直入略訊余數語卽曰去
 去……余夷然曰去則去耳遂大踏步行回顧女子則尙盈盈立於碼頭之上向余點首作感謝狀
 也。

二

余於是被拘矣方離輪埠警察恐余逸挾余手並肩行約四五百武又遇一崗警挾棒於腋口中嗚
 嗚然不知唱何俚曲見余卽破口大罵并揮拳力擊余背余忿甚回身欲還毆之則已揚長去矣余

恨恨不已。又行數百武。乃進一小弄。狹而長。爲狀如科舉時代之貢院。惟彼則狀元宰相所由出。此則犯人所由入。爲稍異耳。旣抵一處門上懸硃漆牌。一曰警察分所。入門卽有一狀如侏儒者。面瘦削八字鬚。翹然特起。問余姓名。訖遽拍案怪叫曰：「你好大胆。送汝至鎮守使署鎗斃汝。」余聞其語。不覺撲嗤一笑。彼乃赧然而去。余坐良久。始有一人來。年約三十左右。狀如書記。問余姓名籍貫。舉筆將錄於簿上。願握管在手。欲下不下。久之不能成一字。余立其側。幾欲失笑。因取鉛筆書以示之。彼退曰：「知道了。知道了。於是依樣畫葫蘆。如兒童之寫紅方格。然書一字至少費時五分。鐘迨書畢。則已額汗淋漓。氣如牛喘。矣。錄簿訖。循例繕公文一紙。公文蓋預先印就者。略填數字足矣。然亦費時至一刻之久。余謂此等書記。上以飯桶徽號。頗爲切當。嗣有一身御制服者。牽余衣曰：「去。去。去。去。」余曰：「去何之？」其人曰：「總局耳。」閱者諸君。余生二十五歲。從未以違警犯罪。此次實破題兒第一遭也。故於警局之內容。蒼然無所悉。彼云：「總局余卽茫茫然。隨以行比。至則非總局。乃分局耳。屋甚軒敞。門上橫額一黑地白字。大書某某幾區警察分局。時在戒嚴期內。門警荷槍實彈。挺立如石像。狀甚威武。余隨其人入。折而右。至一廂。如啓事處者。有三四人在焉。皆裸其體。箕踞而坐。其人投文訖。一人錄姓名。一人卽來搜索。余身余袒衣示之。且告以別無他物。僅有鈔票七十元。彼又命解褲。

帶余笑曰。爾將慮我尋死耶。彼曰。否。此間定例如是也。搜索既竟。卽取鑰啓拘留所門。推余入。余書至此。乃不得不將拘留所之位置。爲諸君告。分局之屋。凡三進。第一進。後有廣庭。一庭左右有兩廂。拘留所在啓事處之後。卽第二進之側也。彼此並不障隔。距離祇四五尺。一舉一動。兩方皆纖悉畢見。拘留所之形式。有如獸檻。外圍以木柵。內足容二十餘人。余入時。已有一人先在詢之。則酒保焉。以放爆竹被拘。已兩星期於茲矣。形容委頓。側臥一破蓆上。見余卽顛聲而言曰。先生爾奈何至此。此間非人類所居也。觀先生狀貌。似係讀書人。奈何至此。余漫應之。斯時余之兩足。已以消乏。告四顧。覓坐具。不得。因出手巾鋪地板上。而學老僧之趺坐焉。所中無燈火。旣而天色漸黑。隱然不見一物。幸與啓事處毗連。故寫字棹上。電燈之光。絲絲從木柵中漏入。余久坐悶甚。摸索得大陸報半紙。蓋裏物者也。遂於漏光處讀之。反復數十遍。聊以自遣。余在平日。率於十二句鐘。午膳六句鐘。晚餽規定時刻。無一日或爽。至此。遂覺飢腸鹿鹿。五臟神已張吻。而待余。乃呼看役。至出小銀幣四枚。購得一菜一湯飯一大碗。與放爆竹之酒保分食之。食未已。警察又拘四人。至短衣草屨狀如車夫。聆其音。皆海門崇明間產。問之。則以鬥紙牌故。一人目已腫。兩頰青痕。藉蓋爲警察所手批者也。四入至未久。又來一人。敝衣破帽。滿臉現狡獪態。酒保附耳密語。余曰。先生爾囊中非有七十元之鈔。

粟乎。余曰：然。曰：余有一言。先生其聽否。余曰：蒙君忠告。寧有弗聽。酒保乃切切謂余曰：先生觀之。彼輩非皆下流社會乎。適來之一人。尤非善類。目灼灼如賊。吾輩又不能終夜無眠。設有不虞。誰執其咎。余曰：彼在此間。烏敢爾。爾酒保笑曰：先生誠書獃子也。警局之目的。注於罰款。此輩窮鬼。飯且不得噉。寧有餘錢受罰。拘留一夕。至東方纔明。則揮之去耳。前有米店主王某者。以鬥毆罪拘至此。偶不及防。而所御之紡綢長衣。竟不翼飛去。以告看役。看役掉首不顧。反斥其漫不經心。王某無如何一嘆而已。先生思之。險乎不險。余思其言頗有理。遂伸手出木柵外。招看役至。低聲語之曰：我有鈔票七十元。能爲我暫寄收支處乎。看役點首曰：可。因取以與之。酒保言此殊出於一片誠意。至後來之不能原璧歸趙。不唯酒保不及料。卽余亦夢想不到也。然此爲後事。閱者至終篇時。自能瞭然。今姑弗論。且述拘留所此夜之狀況。余書不云乎。所之容積。僅敷二十餘人。既而來者續續。弗已。案情不一。人類亦不一。有販土者。有欠繳警捐者。有違章大小便者。其中有商人有小販。有流氓。魚龍雜處。薰蕕同器。縹眉者有之。唉聲嘆氣者有之。神氣閑暇者無事者有之。人各一心。心各一理。余謂此時情狀。實較觀春柳社之新劇佳也。更有一事。非親歷其境。斷斷不能知者。所中不許吸大小烟。入所時。又經一度之搜索。自頂至踵。除衣履外。不留一物。所有者。唯銀錢而已。然被拘者之身畔人。

人○有○香○烟○有○黑○頭○燐○寸○斯○已○奇○矣○而○有○阿○芙蓉○癖○者○更○有○烟○泡○戒○烟○藥○故○雖○積○年○大○癮○泰○然○若○無○事○絲○毫○無○鼻○涕○眼○淚○之○怪○狀○寧○非○奇○之○又○奇○斯○時○來○者○益○衆○以○二○十○餘○人○之○容○積○而○溢○量○至○三○十○以○外○人○人○皆○盤○膝○席○地○儼○有○扶○桑○三○島○風○氣○余○因○先○至○得○佔○一○善○地○否○則○將○與○尿○桶○爲○鄰○飽○嘗○木○樨○香○味○矣○是○又○不○幸○中○之○幸○也○鐘○鳴○十○下○一○少○年○醉○態○踉○蹌○酒○氣○噴○數○丈○外○手○持○人○名○簿○高○聲○喊○曰○點○名○點○名……衆○皆○起○立○彼○遂○信○口○胡○謔○以○王○弟○爲○土○地○(弟○音○同)○以○孔○小○四○子○(江○北○人)○爲○孔○老○夫○子○衆○亦○信○口○妄○應○之○點○名○畢○例○應○安○睡○矣○閱○者○試○思○此○三○十○餘○人○人○各○踞○坐○且○無○容○睡○地○寧○能○伸○足○而○臥○顛○在○勢○又○不○能○不○臥○無○已○其○唯○勦○襲○紹○興○航○船○陳○法○乎○閱○者○至○此○對○於○紹○興○航○船○四○字○必○發○疑○問○余○爲○諸○君○述○之○嘗○聞○人○言○由○杭○州○至○紹○興○航○船○之○開○夜○班○者○乘○客○至○多○途○長○夜○永○客○皆○擁○被○橫○臥○彼○此○密○接○無○隙○地○有○時○人○數○過○衆○實○不○能○容○則○船○主○以○木○板○猛○擡○之○而○一○人○又○屢○入○矣○故○乘○舟○之○人○絲○毫○不○得○轉○側○手○足○均○挺○直○狀○如○死○屍○此○夕○拘○留○所○之○情○形○直○有○過○之○無○弗○及○余○不○能○耐○遂○起○倚○壁○危○坐○斯○時○看○役○已○睡○去○所○謂○啓○事○處○者○僅○有○一○少○年○坐○焉○支○頤○默○想○頻○頻○張○口○作○呵○欠○少○選○乃○有○一○不○可○思○議○之○事○發○現○矣○時○則○警○察○交○番○已○過○局○中○悄○然○無○聲○息○門○警○蹲○於○堦○石○上○納○頭○作○好○夢○門○外○亦○不○聞○有○車○聲○麟○麟○而○過○涼○風○習○習○自○木○柵○中○穿○入○徒○覺○一○縷○異○味○似○蘭○非○蘭○似○麝○非○麝○掠○鼻○觀○而○過○

噫異矣。此阿芙蓉也。何爲乎來哉。俄見一人自旁室出。掩掩閃閃。若恐人知者。見少年微笑。翹其拇。指置口上。作吹噓狀。少年遽起。張目四顧。卽翩然而逝。余視之。幾欲失笑。少頃。余之前後左右。廚聲四起。此呼彼應。若鐵匠之鼓風櫃。有喃喃作嘍語者。有格格然發笑聲者。余初爲此輩所擾。兩目炯炯。了無倦意。至此。乃覺眼膜漸澀。睡魔不召而至。顧余所佔之地。已爲他人蠶蝕殆盡。萬無收回之望。乃側其身。作蝦狀。曲肱而枕之。方朦朧間。斗有大聲發於耳際。余瞿然驚覺。伸頸而視之。則一人方仰臥。一人夢中轉側。竟覆於仰臥者之身上。其人體至肥胖。大如牛。權之當可得三百磅。被壓者氣不得舒。駭極疑爲天墜。而其人尙酣睡不醒。鼻息如雷鳴。迨余大聲猛呼。彼始知其誤。蹣跚而下。然被壓者已汗出如瀉。幾死矣。乃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有一二十餘歲之少年。睡時手舞足揚。曾不稍息。忽一拳加於其旁。車夫之面。車夫跳而起。還批其頰。少年不知己之先挑戰也。醒而勃然大怒。勢將用武。車夫亦磨拳擦掌。準備禦敵。斯時臥者皆起看役。亦醒見狀。怒斥之。始已。余經此兩度震動。如飲一服。奮興劑。精神陡旺。睡魔遂爲其驅去。良久。良久。方微有倦意。而東方已大明矣。

三

余被拘之。始心甚泰然。以爲警察如此。妄爲余將傾筐倒篋。一一訴之。於其長上。豈知到局以後。毫

不容余分辨驅而納之於樊籠之中其人又皆擗聲擗目不亞於閻羅殿前之牛頭馬面甚矣官勢之可畏也聞看役言今日午後三鐘將解送司法衙門審訊判決余以一宵苦味既已嘗足聞之不勝歡躍蓋自審余絕無大罪當不至有十日以上之拘留稍繳罰金即可恢復余自由之身也顯是時九鐘方過距下午三句鐘尚有半日非一蹴可幾乃復取大陸報殘張讀之讀已更與同拘者作閑談以消磨此半日之光陰俄而午飯矣俄而一句二句鐘矣至三句鐘方過即有一人持鑰至柵門豁然大開呼曰起。起。起。衆皆起其手持一紙凡應解者皆列名其上。一呼之出數之共得十有八人遂以兩人押之而行警局與司法衙門距離至近約五分鐘即至矣吾書至此乃不得不循例述司法衙門之形式余之初意以為堂堂法官所居之公署當宏壯可觀顧乃不然屋低如鷄棚與警察分所相伯仲似借民房爲之東西相接十餘間外圍以高牆入門先驅入一暗室中鍵之四無窗櫺僅有一竅室中靈氣觸鼻地濕如漿彷彿數十年無人居住者然屋固甚新也室中無坐具衆皆盪立肩背相磨接如林中之筍久之乃有一穿黑衣之庭丁啓門呼曰某某出蓋檢察官預審矣未幾庭丁引呼出者還又呼一人去未幾又還如是者九人乃及余余應聲而出至則命余立塔下與法官之距離蓋在一丈以外法官據案坐年事約在三十左右錄事坐其旁亦少年也

法官見余問姓名及案由。已。余。方。欲。有。所。陳。述。法官忽發一奇怪之問曰：吾與汝似相識，汝之到此，得無兩度劉郎乎？余笑而答曰：廳長雖兩度見余，余却第一度識荊州也。語畢，庭丁牽余出不許，稍稍延佇，綜計自開始至終，結人數凡十有八，而費時乃不及三刻。吾於是不能不佩法官之能了事也。預審畢，天已入暮，室中益洞黑如漆，余憤甚，以爲如此受辱，不如死俄而庭丁又來矣。啓門導余等出，至待質所（其實亦拘留所也）曰：待質所者，以別於警察局之拘留所耳。之外面，由管所者逐一搜檢，較警察分局益緻密。是時余囊中尙有大銀幣一枚，小銀幣十餘枚，悉爲其持去。余與之爭，則曰：爾有所需，不防隨時取用，吾不汝乾沒也。余知其別有用意，一笑置之。搜檢既畢，一人引余入待質所，待質所之房屋，自外表觀之，固嶄然一新，豈知其內容乃不堪聞問也。余入時，其中已有五人，見余至，各點首爲禮，嗣又環集左右，爭問余因何至此。余略告以故，皆爲之憤憤不止。隨有一形似商人者，牽余袂，命坐蓋所，中有木板所架之牀，可坐可臥也。余坐甫定，斗覺穢氣一縷直撲腦門，而入喉中，頓時作奇癢，欲吐者再忍而止。余問其人曰：此穢氣何自來？其人乃指一尿桶謂余曰：皆此君所賜也。先生試思，以十餘人之排泄物，悉注於此區區一物之內，且又上無蓋，下脫底，穢氣烏得不四散飛揚？余諦視之，果然其人隨出一玻璃空瓶，授予曰：先生不耐其類，類嗅之，此裝置雙妹

牌花露水者也。水雖馨餘芬固尚在也。余感其誠意受而謝之。穢氣遂得以少殺。余觀其人狀至誠實絕無市井。阻僧態。因詢之曰：「足下被拘，豈因錢債關係乎？」其人聞余言，乃立現憤怒色，握拳擊木板，震震有聲。余驚而起，立疑言中有開罪處，亟道歉忱。其人改容曰：「先生坐，余非怒先生，怒彼萬惡不赦之偵探耳。先生思之，余輩爲商人者，兢兢自守，寧有作奸犯科理？一日有人詣余，處聲言告貸，余以其素不相識，婉辭拒之。其人悻悻而去，臨去，願謂余曰：「莫悔莫悔，余初不介意，越三日而禍發矣。是夕，余料理店務畢，方欲解衣就寢，斗聞槌門聲，甚厲，余駭甚，疑爲盜，隔戶詢之，則搜查亂黨者也。答以無有，弗信，槌聲益厲，幾欲斬關直入，余不得已，乃摸索而出，門甫關，彼等遽一擁入，余臥室自被中提余妻，出摔稚子於地，余阻之不及，一人卽呼曰：「証據在此矣。視之，則手槍也。嗟乎！先生余輩商人，置手槍何用？不問而知爲拋贓誣陷矣。其人語至此，憤憤不絕，方欲續語，而看役以晚膳至，人各飯一大碗，白菜湯一小碗，其實乃淡鹽湯也。所謂白菜者，珍貴乃超於燕窩魚翅之上，僅兩三絲浮於水面耳。余見此，何能下咽，略嘗卽止。而其人則狼吞虎咽，津津若有餘味。食畢，復目灼灼視余，所餘者，余曰：「君未果腹乎？將去可也。彼感謝不已，余因笑曰：「君之食量宏哉，彼且食且搖其首曰：「否，余初至此，亦與先生等耳，勺米不能入口，三日以後，卽覺食慾漸大，反較在家時倍之，已亦不審。

何以致此也。余乃戲之曰：然則人有不食者，第須坐監三日耳。衆皆鬨然大笑，噴飯滿地。曰：先生真滑稽者也。飯後無事，衆皆跛脚高臥，有唱戲者，有講演笑話者，亦有甫着枕，鼾聲即起者。余向其人，乞得明信片一出，鉛筆書之。蓋室中有電燈，竟夕通明，不如警察分局中之黑暗也。書中略云：某某君鑒，弟因事被拘，已解至司法衙門，聞明日下午開庭判決。屆時請來一晤。云云。書就即付看役寄之。維時衆已酣寢，余因隔昨失眠，頗有倦意，乃甫合眼而忽有物力嚙余頸，驚起搜尋之，則臭蟲也。狀如小蟹，肥而且大，蠕蠕然緣木板疾走，其多有如蟻陣，撲不勝撲，僅殲其巨魁而已。於時窗戶盡闔，衆呼出之，炭氣與尿桶中之穢氣混合爲一團，聚弗散，腦筋暈甚，急取空瓶嗅之，而庭前之自來水管又淙淙不絕，聲如瀑布，余遂不能睡。因起視壁上所繪之滑稽畫，有似鬼非鬼者，有自棺中伸一長手出者，大抵皆罵法官者也。旣而倦極不能支，始縹糊睡去。

四

閱者諸君，余絮絮述瑣屑事，得無嫌其拖沓。然於所中實在情狀，尚未描寫盡致。今姑略之。述此日開庭事，所中無鐘點，見日影射屋角，知時已過午。余於此一宵內，飽管異味，恨不得立時飛出一吸新鮮空氣，因頻頻問看役以開庭時刻，看役搖首曰：尙未……尙未……余心焦急甚，悶無可遣，因

舉首觀檐際蜘蛛結網甫成即有一黃蜂觸其上愈纏愈緊力奮其足與翼不得脫余乃嘆吾人今日亦猶此黃蜂也俄而呀然一聲所門開矣看役手持一紙呼衆人出既出仍鍵於昨日之暗室中久之庭丁乃至逐一引出訊問一如昨日預審時手續至第三人乃輪及余余在所中時已預備答語以爲今日見審判官當可洋洋洒洒暢所欲言一洩余胸中不平之氣且今日之法庭乃公開者非昨日預審時可比法官縱欲袒護警察礙於旁聽者之耳目決不敢不稍稍持公理也余抱此絕大痴望聞呼即應聲出噫諸君乎豈知余一至法庭一片熱心立時冰冷至零度以下諸君亦知審判時之情形何如乎審判官居中向外坐檢察長在其右錄事在其左余則立於五尺以外旁聽席上閱無一人蓋以開庭時緊閉大門外人無知者審判官已有五十餘歲面肥胖目御金絲鏡官氣薰天望而知爲前清知縣所改就者余既至即操其極純熟之官話問余曰爾是某人否余曰然爾是某縣人否余曰然爾在輪步與警察爭毆有之乎余曰有語至此余以爲機會至矣乃滔滔陳述當時情狀願彼乃如不聞者俯其首振筆疾書宛如時下名醫遇病人按脈既訖略訊一二語即防風荆芥胡謫一方而於病情之究竟如何不顧也余陳述未畢而錄事已執判決書疾誦曰某某縣某人因某某事援照新刑律第幾百幾十幾條判以七十元之罰金誦畢即命余簽字余欲有

所抗議而審判官怒目視余曰爾如不服上訴可也嗟乎余以一小學校員月僅得十餘元之薪金膽家且不足甯有上訴力哉不惟無上訴之力且欲挺押至七十日亦不可得蓋以秋風一起又將執鞭而作糊猴王矣所可異者罰金之數不多不少乃適合余之鈔票七十元也余知無理可喻遂舉筆簽之而半年來所停辛茹苦掙得此區區養家餬口之資至此遂涓滴不遺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甯不悲哉時則余友某君已至乃與之同出既出則見昨日被窘之女子方徘徊門外余異之曰女士何弗歸曰累君受罪心實不安恐君於庭訊時有所需用故來此作証人也又深道感謝意余笑曰此余輩男子應盡之責何足言謝女士又詢余姓名住地余具告之乃致聲珍重而去女士既去余友問余獄中况味余仰天而吁操周亞夫語答之曰甚矣今而知獄吏之尊也

著者曰此余友某君事也某君既出爲余言之甚詳因遂記之某君所歷者不過拘留所耳非監獄也標題曰監獄者因其內容之黑暗無異於監獄也誌此以見吾國改良司法之無望併警告世人不可輕蹈刑網焉

滑稽
短篇

江森彼得之靴

(尺木)

江森彼得者乃一運命最佳之人也彼有一至美之屋一至愛之妻及一至佳之靴

彼得○着○此○靴○者○有○年○矣○此○靴○依○然○無○損○且○甚○覺○舒○適○

居○久○之○彼○得○忽○嫌○其○靴○太○方○又○忽○嫌○其○太○尖○又○久○之○又○嫌○其○太○大○忽○又○嫌○其○太○小○總○之○彼○視○其○靴○殆○

無○一○合○宜○之○處○也○

一○日○彼○得○謂○其○妻○曰○吾○將○售○去○此○靴○而○另○易○新○者○妻○曰○何○爲○也○彼○得○曰○卿○不○見○其○頭○太○狹○乎○妻○說○曰○
汝○非○曾○嫌○其○闊○者○耶○彼○得○急○應○之○曰○然○但○現○已○縮○矣○吾○必○易○之○

於○是○彼○得○囊○十○銀○幣○而○去○道○遇○一○人○持○靴○迎○面○而○至○彼○得○自○語○曰○佳○哉○吾○之○運○氣○也○因○問○靴○可○易○乎○
其○人○熟○視○彼○得○之○靴○而○後○言○曰○可○哉○但○須○貼○三○銀○幣○耳○

彼○得○如○其○言○而○易○其○靴○步○行○未○久○足○痛○甚○創○其○指○彼○得○大○悔○頃○之○又○遇○一○持○靴○者○彼○得○乃○提○議○如○前○
其○人○曰○君○之○靴○所○值○無○幾○必○加○三○銀○幣○而○後○可○我○之○靴○誠○最○舒○適○之○靴○也○

彼○得○喜○甚○立○與○三○銀○幣○着○其○靴○而○行○孰○知○較○前○尤○劣○幾○不○能○步○彼○得○自○怨○曰○此○後○當○不○再○受○人○之○欺○
矣○行○既○久○未○遇○一○人○一○步○一○躓○痛○不○可○忍○不○覺○怒○極○可○憐○哉○彼○得○也○

最○後○遇○一○人○手○持○雙○靴○彼○得○急○問○曰○子○易○靴○乎○其○人○曰○然○彼○得○探○其○餘○之○四○銀○幣○以○示○之○曰○我○之○資○
盡○於○此○矣○苟○得○佳○靴○不○吝○也○乃○交○易○而○退○

嘻○今○則○能○行○矣○彼○得○之○快○樂○爲○何○如○也○飛○步○而○歸○至○家○則○環○走○室○中○竟○日○不○休○彼○得○自○思○其○佳○運○樂○不○可○支○盡○其○力○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頭○上○之○髮○絲○絲○作○舞○室○中○器○具○一○一○震○動○地○板○亦○爲○之○格○格○作○裂○聲○而○其○親○愛○之○妻○仍○紡○織○自○若○絕○不○一○顧○

彼○得○不○能○耐○大○呼○曰○卿○不○見○我○終○得○一○完○全○合○宜○之○靴○乎○妻○曰○不○太○狹○乎○不○太○闊○乎○不○太○方○乎○不○太○尖○乎○彼○得○曰○惡○是○何○言○也○如○此○佳○靴○直○如○天○生○於○吾○足○上○者○吾○以○十○銀○幣○易○之○覺○無○一○分○一○厘○之○不○值○得○也○

妻○呼○曰○十○银○幣○乎○費○十○银○幣○而○仍○得○此○故○靴○乎○不○待○語○畢○急○翻○其○底○示○之○則○江○森○彼○得○之○名○赫○然○在○焉○

彼○得○於○是○大○慚○紅○漲○於○面○繼○而○懊○喪○殊○甚○默○不○作○聲○然○自○此○以○後○安○然○着○其○故○靴○不○復○嫌○其○不○合○矣○

滑
稽
短
篇

濟貧醫院

天
憤

醫○生○方○注○目○一○門○外○之○跛○足○老○者○頰○頰○曰○汝○來○看○病○耶○老○者○蹣○跚○入○喘○息○良○久○乃○曰○先○生○誠○活○善○薩○也○吾○以○貧○困○之○身○復○癩○足○疾○聞○先○生○之○醫○院○貧○病○不○計○得○人○指○視○路○途○乃○得○至○此○先○生○試○觀○足○上○之○瘡○一○年○矣○何○法○可○療○之○醫○生○曰○是○易○治○耳○言○已○卽○以○手○略○按○瘡○處○開○壁○櫃○取○藥○瓶○傾○白○粉○少○許○置○於○

瘡口又剪一片有膠之紙貼之。又取數瓶。傾白汗。藍汗。黃黑紅諸汁。各少許於玻璃杯中。以匙調和之。另灌入一小瓶中。以木塞之。謂之曰汝。每晨以此藥水洗足。又以方紙包白粉二錢許。又膠紙三寸許。并付之。曰每日更換一次。老者額手謝曰。先生誠大發慈悲也。言已起立。將行。醫生曰。汝且緩行。本醫院爲濟貧而設。貧病一概不計。每日上午自八時至九時爲施診。給藥期。今已十一時。汝須納掛號費八十文。診金一元。藥粉三角。象皮紙二角。藥水一元七角。玻璃瓶四角。共計大洋三元六角。錢八十文。老者大駭。曰。予然一身何來此款。且先生非云貧病不計耶。醫生曰。此卽所謂貧病不計也。大抵醫生喜診富貴者之病。而予則不計較也。老者大哭不已。醫生則怒目而視。

著者曰。近數年來。吾人之死於兵。死於荒。死於禍亂者。不可以萬億數。其死於病者。數亦相等。蓋中國之醫學。淪汨久矣。習此者。因循苟且。無進取之功。自西術盛行。而患不在膏肓者。剖割并施。十得八九生。奈何利心占優勝。假一英文牌。蔑侮同胞。至於如斯。余草此藹。余淚盈睫矣。

小說讀

食無魚

(息游)

鱗聲搖曳。背指菊花。余乘扁舟。溯石溪。派流而下。遙望兩岸。楓葉如醉。片片作胭脂色。竊意吳江風物。亦不是過。惜無倪雲林其人爲之圖。絕妙佳景也。

無何縷縷炊煙市聲聒耳舟行既近見有屋廬數椽牆壁剝蝕門扉亦淡淡無色似久不施塗髹者正閒眺間忽聞舟人曰此固二十年前負盛名之瘍醫宅也自物化後諸子皆難承堂構今已不知淪落何處言之似甚歎歎者

余曰汝言此殆相識耶曰不徒相識曾受僱於彼故知之甚詳雖多歷年所然溯其生平不難如掌上螺紋一一數遍也猶憶一事頗饒趣味試爲客述之作舟中消遣品何如余曰願聞盍告我曰醫者趙姓其術爲當日瘍醫中巨擘門庭如市非日旰不散某日有漁婦患足癩蹣跚而來乞施治焉趙爲之奏刀膿血涔涔下色殷然旣乃黏膏藥一囑之曰毒未盡三日後復來爲汝再療漁婦感謝而去屆時持巨魚一尾曰愧乏腆儀爲先生壽區區寸衷聊表獻曝而已趙曰鑒汝誠意却之不惜乃納之施刀剖出一小盜甌傾藥少許置患處曰此名桃花散係拔毒聖藥價頗不賚漁婦曰謹佩先生大德永矢弗謬

趙俟漁婦去卽煮魚沽酒與妻子圍坐共食面有德色曰汝儕非仗我手術何處沾得餘潤乎妻若子未知言中之旨第笑而頷之

數日後漁婦又以魚獻并謂創上時溢膿潰非特不良於行而痛楚殊甚趙曰創內尙有腐潰之肉

不。抉。剔。淨。盡。不。奏。功。也。今。而。後。當。爲。汝。驅。毒。生。肌。雙。方。並。治。焉。

自。是。以。後。漁。婦。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必。一。至。至。則。每。效。鄉。人。以。生。魚。饋。子。產。事。願。足。繼。如。故。昔。之。朽。腐。者。絕。不。見。新。肌。之。生。祇。以。日。盼。平。復。不。得。不。頻。頻。求。教。

一。日。漁。婦。復。丐。收。效。藥。趙。適。他。出。其。妻。卽。如。言。予。之。趙。歸。妻。告。以。故。趙。瞠。目。不。語。旋。呼。曰。從。此。不。能。領。略。魚。味。矣。言。之。者。再。妻。不。解。所。謂。詰。曰。余。以。收。功。藥。相。予。何。曾。誤。給。今。子。所。云。誠。令。人。如。墮。五。里。霧。中。也。趙。曰。非。汝。所。知。今。事。已。往。不。得。不。直。告。汝。緣。前。日。所。給。者。盡。係。降。藥。倘。果。給。拔。毒。品。愈。之。久。矣。余。以。貪。口。腹。故。不。得。已。下。此。辣。手。否。則。不。費。一。錢。何。從。飽。啖。魚。羹。乎。

舟。人。語。至。此。廣。續。言。曰。余。時。爲。趙。役。親。聞。其。自。供。狀。當。日。惡。其。忍。心。背。理。故。印。入。心。坎。中。永。永。不。能。忘。

言。次。舟。已。泊。岸。因。酬。其。勞。并。畀。酒。值。焉。回。思。舟。人。語。不。禁。歎。人。心。詭。譎。若。此。爰。就。其。意。以。記。之。

息。游。曰。范。希。文。以。良。醫。良。相。並。稱。可。知。須。具。慈。善。性。質。者。始。能。習。此。若。趙。某。者。不。特。漠。視。他。人。痛。苦。反。施。惡。作。劇。是。快。一。已。柔。頤。之。奉。而。置。天。良。於。不。顧。也。對。於。漁。婦。如。此。對。於。非。漁。婦。又。安。保。不。利。用。此。等。之。手。段。哉。夫。許。人。之。隱。雅。非。所。願。惟。冀。操。是。業。者。存。利。人。之。心。勿。作。趙。醫。第。二。庶。不。負。著。者。之。

意歟。或曰：趙子皆不能亢宗，誰謂彼蒼夢夢其然？豈其然乎？

軼聞
短篇
女俠

(杏癡)

曲阿吉鍾穎字香畦，大銀臺夢熊氏之孫也。前清道光初年，由部曹官四川會理知州，歷有年所。一日忽報舊督他調，新督某公將至，香畦喜謂幕客曰：某公爲先大父門下士，今督川，余指日望升遷矣。相與設筵預慶，咸抱猛進志。及期，騶從既屆，香畦遠遊郭外，投刺謁見，具呈品禮，綿述年誼，某公意甚樂語。香畦曰：余在京師久聞子名，克儉克對，政平訟理，今日宦途委瑣，離離如子者，實不可多得。行將擢子任太守，展才力，俾不囿於百里地耳。香畦感激拜謝而退，徧告幕客，靡不欣忭。夜將寢，門吏引一人進，自稱新督親隨李姓。香畦不敢慢屏門吏，延之坐，曰：君來此何幹？曰：特來道喜。曰：何喜？曰：公不出十日，授成都太守職矣。曰：確耶？曰：豈相欺也？香畦揖而謝，曰：辱關顧，當有以報。李姓曰：小人近在窘鄉，家口盡賴瞻養，意欲稱貸二千金，如期償負，公允否？香畦默念：此某公故舊，情殷，特拔舉耳。因飾詞謝絕。李姓掉首去。曰：公毋後悔。香畦含怒不答。翌日告幕客，客驚曰：其人上下手，公休矣。奈何？吝區區不與，宜速追其人返。少則酬半數，庶免意外變。香畦笑曰：小人行作耳。某公必不我負。客知不可挽，勸置之而已。迨新督攝篆，香畦求見，數不納。忽藩司密告曰：子宜速作退計，否則

禍且及香哇。驚詢故曰：新督將羅致君罪奏參矣。香哇始悟，乃先期向藩司告罷。然宦囊積累且十萬金，屏當欲歸，或謂曰：巴蜀地險行道艱阻，山林嘯聚，時聞法篋有喪，厥生者公嘗作準備。耶香哇曰：未也。幸有以教我。客曰：蜀中名標師三人，曰包擒虎，曰陸人龍，曰黃迪三。囊資歸者，延得其一，百不一失。尤以黃迪三饒勇馳名，遐邇賊衆望風匿避，莫敢與抗。盍求諸香哇，乃備重金走訪。至則黃已於數日前遠適，異方竟不遇。香哇頓足曰：此人不得行，未能也。奈何？焦急問黃迪三婦李氏，出見香哇，具述來意。李氏曰：先生必待外子，然後成行。耶香哇曰：舍迪三其誰與歸？仰面而歎。李氏曰：先生弗愛小女芸姑，得外子傳授往來江湖，頗不示弱。護送先生如何？香哇諾請見。既出，則一十五六妙齡女子，意甚輕之。然無如何，邀抵驛舍，瀕行。芸姑與香哇約曰：朝發夕止，固耳。然號令當屬我。違者，我便引去。香哇唯唯。於是車馬前進，或日午而息，或越站而行，悉聽芸姑指使。一日行抵某處，時甚早。芸姑揮衆曰：止。香哇曰：躡行數十里，何妨？芸姑曰：此隘口也。賊盡聚集，我當小使技能，怵服若輩。過此則跳梁小醜，無敢侵犯。先生可坦然無慮矣。乃假宿村家。芸姑於衆僕中挑選胆壯者十二人，命備麻織一束，以待我擒賊。爾輩縛之可也。日既暮，室中掌燈。芸姑囑諸人先臥，惟香哇暨十二人坐待。芸姑飛登高牆，窺賊動靜。忽呼曰：來矣。引香哇等出門，遙望森林間，林曲折里許，香哇見燈。

火無數。或見或隱。懼極身瑟。悉戰。芸姑曰：無傷也。我當先發制之。賊非警者。會抱首鼠。竄不須敵也。乃以手探懷中。出一物。形圓似蓋。拋之空中。盤繞如白練。墮地。生火光燁然。凡十三發。平列道上。井然不紊。香畦方奇。異問忽賊。首大聲問曰：守者誰？芸姑噉應曰：我黃迪三。第三女。芸姑也。賊曰：果是黃家三姑娘去矣。請恕。冒犯。率其衆長。嘯反奔。芸姑佇立不追。微笑對香畦曰：鼠輩去矣。先生請安枕。先是香畦見芸姑。緊繫絲勒胸。次澎漲若鼓。莫知所爲。今始明退賊之由。黎明登程。越十數日。長驅達江蘇界。毫髮無犯者。芸姑拜辭去。

科學
小說

微生物趣談

(史九成譯)

英倫微生物專家某博士。目注顯微鏡下。一玻璃片。久之。謂來客曰：客試觀之。此爲虎列刺之微生物。病菌中之最毒者也。

此容色慘白之來客。聞博士言。則亦就鏡俯視。爲狀若非素習者。以一手繫其左目。曰：我乃無所見。博士曰：或尊目與斯鏡。光心弗合耳。我人之目。彼此光心弗同。客當知之。今客試轉此旋螺。或左或右。一分許。更觀之。當有所睹。

客如言已。而曰：見之矣。然亦弗夥。且皆淺絳色之細紋耳。詎此卽所謂微生物蕃殖。至速足滅倫敦。

全城之人民而有餘者耶噫奇矣。

客觀已起立更取玻璃片就窗下細審曰觀之一若無物又曰此中微生物皆生存者否得毋危險否。

博士對曰否是皆曾加殺菌之藥死已久無害也使天地間此類毒菌一一可施以消毒之法滅絕無餘寧非吾人之至願。

容色慘白之來客聞言微哂曰吾意博士當不至藏生存之微生物於此實驗室中。

博士曰是又不然老夫既以考驗微生物為專門之學則生存者安得弗留藏待用言既趨室隅取一封口之玻璃管示客曰卽如斯管其中微生物皆活物也又沈吟曰是中皆虎列刺之病原也。

客聞言慘白之面容略露喜氣目灼灼視玻璃管言曰博士家藏斯物為事險哉。

博士聞客談大悅注視客面目不稍瞬初客以博士舊友之介紹書來博士一見卽引以為奇蓋博士平日所與共事者初不若客之黑髮褐睛面目擁腫奇醜無倫也及聞客言益以為異故注視益切。

少間博士執管於手大發議論曰此區區細管不啻為疫病之狂獄苟斯管一破遺微生物於食水

之中頃刻之間虎列刺菌將繁生無藝食水者乃至無幸死亡之來既秘且速大似水閘一開水勢洶湧而至倏忽之頃妻喪其夫子失其母俄而高貴之大政治家卒俄而勞苦終日之小工人死死之一物直如水銀瀉地無孔弗入一切生物弗能倖免而其禍皆始於玻管之偶一破損耳

博士言至此滔滔辭源訥然遽止僅曰客勿駭今茲實無害

客點首二目灼灼有神囁嚅曰以斯觀之彼無政府黨人……旋即改口曰此類暴徒寧非至愚果得斯物炸彈復奚用我……

言未畢門上有彈指聲博士啓扉叩扉者其細君也招手謂博士曰請拓一分鐘之餘閒吾有事奉白博士聞言忽忽出

迨博士重至實驗室時客方自視其時錶言曰擾君良久我乃弗覺今去四句只十分實則我當以三句半行博士實驗室中良多奇品四句鐘時我尙別有所約謝博士今別矣

客且言且行博士送至門外而反行經客室沈沈如有所思自語曰觀客容貌非條頓種亦非拉丁種究屬何種者且渠見病菌輒哆口是又何耶語時已入實驗室遍視案上又摸索囊中若有所覓既而啓扉出自言曰或我忘懷置於客室中之案上矣

博士至客室，覓玻璃管，弗獲，大聲呼其妻曰：「密尼，妻噉應須與。」至博士詢曰：「我二人談話時，汝見我手持何物者？」

妻曰：「無之，吾憶……」

博士失聲曰：「敗矣，盜物去矣。」言已，奮門出，飛步向街頭去。

博士之妻聞門聲，砰然闔大驚，就窗中外覷，見一瘦人方探首入一馬車，又見博士，蹶拖履頂上，無冠疾行向車，顛揮其手，已而落其一履。博士不顧，仍疾行而前。博士之妻望見，歎曰：「我夫癩發矣，此皆沈酣科學之故也。」方欲開窗招之，令歸，忽見瘦人回顧，見博士似甚錯愕者，以手指博士與御人，微語車門，遽闔。馬蹄得得疾馳而去，轉瞬已過一街，不之見。博士仍疾追，如故。

博士之妻探首窗外，可一分鐘，還歸室中心，轉軀無主，自語曰：「彼固好奇，然弗冠，弗履，白日中行，倫敦市上是何景象耶？」正凝思間，忽得一策，倉卒戴冠，竟挾博士之靴，又入客室，取博士之冠及外衣，忽忽出門，招一馬車，至謂御人曰：「驅之至哈佛街，觀有衣絲絨之短衣，不冠而疾行者，否？」御者聞言，愕然如言，驅車行。

哈佛街中有停車場，御車之人空車待賃，咸集於此。斯時諸御人忽見迎面一馬車飛馳而來，有名

士德爾者曰此哈雷也何事疾驅至此一童子曰馬行如斯其疾哈雷何尙揚鞭弗已少頃有名湯姆者曰又一瘋御人至矣試觀此非瘋子乎士德爾曰此喬其也彼車中客殆亦一瘋人耳不見其屢屢探首車外耶彼或追逐哈雷之車也喬其之車過停車場時諸御人皆大呼曰喬其趣追之少須及矣士德爾忽曰又來矣詎今日哈雷街之御者皆發瘋疾耶童子曰車中乃一婦人士德爾曰此婦殆遜喬其之車也湯姆曰此婦手持何物士德爾曰爲一男子之冠童子曰是必遜喬其無疑言未畢第三車已越停車之所諸御人大驟博士之妻殊不顧二目專注於前車

第一車中之乘客又其二臂依車壁而坐玻璃管尙堅握於手中容色似喜似懼懼者懼爲人追逐而敗弗能實行其壯志喜者自喜其設計之工自念前此無政府黨皆未嘗思及此法今我策得行則黨中前輩如拉弗古萬來諸人當弗能專美於前苟得竊入食水公司投玻璃管於蓄水池中則大功成矣又念定計良佳僞造一介紹書貿然入博士之實驗室得竊玻璃管而逸此種機會良不可多得平日泯沒無名此後人人皆將識吾黨中人嚮不重視及我世人亦漫不知我今竟何如自今以往吾大名垂宇宙矣方擬度間探首外觀見博士之車相距僅五十碼私謂事機甚險時不可失探囊出一金圓值可一鎊擲付御人曰驅之驅之我當更有以酬汝御人得金益加鞭疾馳車震

震而動車中人坐猶未穩急以手扶車闌稍一轉側手中玻璃管忽裂而爲二滴滴之水悉向車茵而流始大怖曰吾事毀矣忽又奮起曰事已至此尙復何言吾以身殉黨亦佳非是微生物將何自而繁殖言訖以指薰茵上餘瀝飲之曰當弗令我計終歸於失敗於時車已行抵威林街博士卽追及亦弗之畏矣因命停車勿前一躍而下兀立路旁覺腦中昏昏然念毒性何烈竟神速乃爾少頃見博士至冷笑謂之曰吾友汝晚矣毒菌我已飲訖虎列刺病轉瞬流行矣噫無政府黨萬歲

博士聞言二目直欲透眼鏡而出注視而問之曰汝竟飲之矣汝爲無政府黨矣我今始知之此下尙欲有言願力止之弗發口角則帶笑容返身啓車門登之此無政府黨人揮手與博士爲別跨步向滑鐵路橋而去道中故以二臂屢觸行人一若欲使人人傳染虎列刺病者

時博士欲歸見其妻將得冠履衣服來卽曰謝汝而二目則尙遙注無政府黨人之背影少頃瞪目謂其妻曰我愛盍登車妻知其夫必痲發故至於此因命御人驅車而歸車中博士告其妻曰客來謁我其人乃無政府黨也又曰汝勿遽暈不則以下我弗能言矣予初弗悉其爲黨人思欲有以驚之因取一玻璃管示之告以是中爲虎列刺之病菌實則此中初非毒品飲之惟能生藍色斑點耳此事吾前日不已告汝以所以耶孰料其人竟竊之以去圖毒倫敦之食水幸玻璃管破裂管中物

爲彼吞噉不爾。倫敦中人人將生藍斑矣。今則祇此一人耳。此種微生物蕃育不易。今欲更得斯物。非繁費不舉。殊未免快快也。

滑稽
小說

錯認女婿

(屈嬖)

某村演劇。天公做美。暢放晴曦。一聲鑼鼓。袍笏登場。紅男綠女。相率往觀。異常熱鬧。村有某氏女。嫁與隣村某氏子。已有年矣。子歸未久。卽占反目。夫婦之間。時常勃谿。女故不能忍耐。者遂負氣大歸母家。雖尙有翁姑在堂。不再至夫家。偶一探望。婿亦從未一至女家。如是者。亦有年。諺云。嫁出兒女。潑出水。女母以其女不回夫家。心不謂然。怨恨之聲。時露於言語間。非怨女之無堅忍性也。深怨婿家之不加體亮。某村是日演劇。女母亦逐隊往觀。見人叢中有酷似婿貌者。不暇辨認。突向招呼。僞示殷勤。必欲邀至其家款留飲食。

若人駭甚。突如其來。知係誤認親戚。尙不知其誤認爲婿也者。堅不肯往。女母固纏擾不休。家距劇場。不盈半里。而若人遂被女母推挽以去。

既至女家。無所謂款留飲食也。坐甫定。女母卽勞叨不已。始而詬辭。繼而詈罵。終將飽以老拳。若人瞠目視。茫然直不解。所謂女母益大肆咆哮。謂爾婦之不認。并爾丈母亦不認也。耶。乃故裝聾做啞。

情。殊。可。惡。大。與。若。人。有。不。兩。立。形。勢。喧。譁。擾。攘。聲。達。內。外。女。聞。之。自。內。奔。出。見。母。與。一。人。扭。作。一。團。細。加。辨。認。果。非。夫。也。一。語。道。破。女。母。霎。時。面。紅。耳。赤。惶。急。萬。狀。幾。無。地。自。容。女。亦。踟。躕。不。自。安。若。人。始。恍。然。所。自。知。係。誤。認。爲。婿。也。這。番。受。辱。頗。涉。趣。味。轉。作。盛。怒。不。肯。干。休。

嗣。經。魯。仲。連。其。人。出。爲。排。解。果。歎。以。酒。肴。格。外。從。豐。多。方。緩。頰。始。得。寢。事。揚。長。而。去。一。時。聞。者。無。不。絕。倒。



小奇
說俠
樵女

章士

五林山之最高者推五雲峯。峯高故氣候早寒。十月已飛雪。有遊客二人登峯觀雪。景焉滿山。縞素一望無垠。樂甚。長嘯鳥隱。怪石隙孔中遊雪者。咸驚飛。二客與倦將下。忽聞微聲。發自林內。聽之爲女子歌聲。隨風蕩曳。雪花舞動。似迎其聲。卽見女郎。肩柴自林出。絳唇朱顏。與雪色相映。美甚。行經二客前。低首視地。不瞬。徐徐下峯去。二客相顧。疑訝一客壯健者名汪豹。願其侶曰黃翁。彼女女子。冒雪行樵。何耶。黃翁曰。觀其容色。舒徐。獨行峯壑。必非尋常輩。言未已。忽怪風發。樹枝搖震。積雪飄飛。有虎直越。二客前下峯去。汪豹曰。虎傷樵女矣。宜奔救。黃翁乃隨汪豹奔見樵女。握一樹幹。方與虎格樹蓋。女拔取代兵器者。汪豹大呼而前。拔腰際短刀。欲襲虎。後虎怒。棄女撲汪豹。在法門。猛獸兵器尙長。重用短刀。殊危。虎一躍及汪前。汪幾膏虎吻。幸捷進避虎腹下。以刀上刺虎痛。高躍及丈。更下者汪豹殆矣。樵女見勢急。以樹幹撥汪豹。使避虎下。不見汪。怒撲樵女。樵女運樹刺之。枝條入虎目。虎大吼。逃去。黃翁避伏石穴中。至是始出。樵女謝汪豹曰。幾爲惡畜困。幸壯士來助。汪豹曰。女郎救我耳。我何曾助女。卽樵女願黃翁曰。蓬舍不遠。幸屈顧。客諾。樵女家就石壁築室。有老人臥室中。客入樵女乞。客勿聲。免驚。老父客屏息坐。樵女微呼。老人卽覺。樵女乃陳遇虎事。老人曰。餘畜又爲

怪恨我病益甚不然決扶杖起殲之繼又曰兒何以能歸豈兒能敵之耶樵女曰幸遇二客相拯老
 人笑曰吾固不信十六齡女子能敵虎也然則客何往樵女曰已來吾家乃介見二客老人曰恕我
 病痿未能起坐二客謙謝女郎陳佳釀鹿脯供客老人亦飲酒酣老人視二客見客容貌軒奕乃曰
 客皆大材非尋常人殘年得瞻丰采幸矣客請痿由老人乃自陳壯年曾爲盜技自負無敵有日行
 某邑巨潭旁見潭形特異詢之居民云潭中每歲秋分後七八日必有蛟出曳尾一掃廬舍皆墟卽
 略和善而鄰潭百畝之禾每枯偃無收望或大水沒人膝脛予聞怒甚自念有好身手而但事劫奪
 良負此生曷不效周處爲一方福乃於秋分後伏潭旁俟十日無動靜乃憤曰蠢民欺我將去之是
 夜更往潭旁一觀時月影在潭水動月移四望清曠闐然無聲忽黑氣驟起潭上升入空際爲雲月
 色立冥潭中有聲如釜中水沸大聲驟作有巨物出潭中兩目如巨星灼灼有光腥臊之氣惡甚黑
 烟護之予知蛟已出水探袖中鏢擲之予固以擅鏢名發無不中乃連發二鏢向蛟目覺星光驟滅
 知吾的未偏而水聲如雷如鼓似海中大浪作或蛟着鏢負痛盤旋潭內也有頃見大黑物又附潭
 岸將上乃拔劍飛舞而前覺劍有着用大力切之如斷樹幹予覺大疲怪聲怪臭俱作令予暈次晨
 蘇則身臥潭旁劍在地潭中有蛟如大蛇半身岸上兩目含鏢頸處已斷知蛟患自此息乃大笑

入山不復爲盜。願自是受毒。初足趾痛。漸及髀。今則全身皆痺矣。雖然。吾嘗思之。而自豪。及今潭側居民安農。無擾吾。雖病廢無悔也。二客起致禮曰。不圖親見俠士於此。黃翁乃指謂老人曰。此汪豹爲此郡參軍。余則郡守也。性好遊。不爲簿書所束縛。故得來此。老人曰。不圖乃郡民父母呼女出拜。曰。病軀恐不久延。此弱息無託。願日後顧恤之。二客答允。起辭女。卽送之曰。吾家殊難覓客。更來者可立五雲峯上呼樵女者。三吾將自來導客。客諾別。女行恐更至迷路。出筆記轉折處樹木及怪石形狀。步步誌之。不稍亂。及下山。回城。黃翁忽大驚。蓋郡守之印忽失。乃共汪豹發兵閉城。搜盜七日。不得一夜得紙屋上云。我豈在城內。乃冥搜至七日。可笑。下署。渾龍二字。二客見紙失措。而案牘山積。待印而發。汪豹乃曰。樵女出沒神鬼。今事急。盍訪之。黃翁從焉。入山尋向所誌怪石。迷路半日。卒不得。乃登五雲峯。而呼樵女。驪然如飛鳥墮。問以渾龍。曰。知之。述失印。樵女曰。此易事。當爲太守索歸。今夜太守可坐堂上。漏三下有黑衣鳥自簷墜者。卽樵女銜印至也。少頃不見樵女。黃翁立回署。坐堂上。待之。樵女果及時至。呈印并人首。蓋渾龍也。黃翁以白璧一雙酬樵女。樵女不受。留之坐。黃翁指汪豹曰。參軍年少多才。樵女急斷其言曰。父病擬卽歸。恕不久侍。太守及參軍某山野樵女。實無福侍。時賢巾櫛起爲禮。瞥然上簷去。汪豹不忘情。樵女每徘徊山中。冀得更見。而徑多石。怪無可

跡尋登五雲峯呼樵女聲發寂無應者少頃而四谷回響交至怪鳥磔磔飛翔汪豹長歎和之而已

偵探 小 說 怪 客

(瘦鵬譯)

大偵探家雪克司登勃萊克君從書上抬起眼來瞧了那怯生生的婦人一眼問道密昔司麥白來怎麼一回事那婦人嘶聲答道謀殺案吾們那邊出了謀殺案他們都說是傑姆做下的勾當說着投身在桌邊一把椅兒上長嘆了一聲把頭兒枕在那兩條臂兒上抬不起來勃萊克銳聲說道快別哭自己寬慰一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快和吾說那婦人一聽了這話纔停了哭仰着那淚痕狼藉之面坐直了身體兩手顫顫的弄着那頂敝舊的帽兒掙扎着說道說來倒也話長三個月以前一天是禮拜六的夜中有一個人到吾們屋子裏來說要租一間連帶浴室備着器具的房間吾們的屋子是在斯屈恩市培爾特街九號那時可巧餘着這麼一間想要出租兩方面各投所好自然再好也沒有不過那人的狀貌很看不上眼怕有些兒不妥當於是決意回絕他照着所定的租金加上了一倍想他吃不了一定兜着走咧不道那人却不以為貴說要瞧一瞧畢竟是怎麼樣的一間吾沒奈何只得領他到最上層的樓上指點給他瞧他只把眼兒向四下裏一溜似乎很滿意先付了四來復的租金說暫住一月再定行止接着又告訴吾他名兒喚做維廉潘奇說到這裏停了

半晌又道從那天吾和他第一回相見之後一向沒有見過他面然而直到如今吾對於他總覺有一種異感說完身兒微微的顫了一顫把涎唾潤了潤那乾燥的嘴唇又嘶聲續道今天吾第二回見他面時他却已死了他那面龐直能永遠刻在吾心上到死也不會忘却要是你一見了他便知道吾並不是故意大驚小怪的確有使人心悸胆戰之處不想他一死平白地却牽涉到吾家傑姆人家都說是傑姆謀害死他的你想可不冤枉勃來克忙道且慢這一席話別急急的結束吾要插嘴問一句咧你說那人住在你屋子裏一連三個月從第一天見面之後沒有見過第二回麼密昔司麥白麥響道正是三個月以來委實沒有見過他第二回不但吾一人旁聽人也是如此禮拜六那夜來時只帶着一個陳舊的小手囊他一身所有除了這小手囊外委實是別無長物他進了那房間倒好像是老和尚坐關自己既杜門不出也不許人家進去據說在那裏試驗化學所以不願意被人打擾每日的飲食吩咐吾夜夜九點鐘時用一個盤兒放在他房門外邊旁的事聽他自己去料理不必管他用過後仍把那空瓶空杯空碟子放在房門外由吾去取三個月來都是這樣的刻版文章倘然他問吾要甚麼東西並不和吾交語只寫了一張紙兒留在盤裏每逢禮拜六晚上他必定把飯錢付清藏在碟子底下給吾從不拖欠的勃來克問道他付你多少錢呢那婦人眼中

立時現出一派恐懼之色。慢慢兒的答道：「吾問他要多少，他就付吾多少。大概總在五磅左右。傑姆說這客官煞是怪僻，多要他幾個錢，也是該當的事。因此上吾往往多說一些，勃來克沈吟了一會。又問道：「你那房客一天到晚做些甚麼事？你可知道不知道？他可曾接見甚麼人，或是收到甚麼信札？包件沒有那婦人道：「一概都沒有。既沒有甚麼人來瞧他，也從無信札包件上門。他似乎鎮日價在那裏靜坐，勃來克道：「既沒有信札包件，可有甚麼書籍新聞紙麼？那婦人道：「吾並不知道。他接到過甚麼書籍，只喚吾每天替他買一張『晨電』新聞紙名。晚上和食物一塊兒放在那盤中。然而他沒一天翻開來看的一來，復後依舊一包包的放在盤兒裏，原封不動。和買來時一樣，勃來克道：「或者他已經看過也未可知。看了依舊摺得好好的。和來時一樣，自然像沒有看過的了。那婦人搖頭道：「吾知道他一定沒有看過。傑姆對於那怪客很是詫異，想他買這報兒做甚麼來？每來復取出來時，張張好似沒有瞧過。一天就想了一個法兒，掇了些兒麵粉夾在裏頭，試他到底瞧不瞧。後來吾瞧那報時，却見麵粉依舊留着，可知他翻也不會翻過。有一夜吾忘了那報沒有放在盤裏，第二天早上他便寫了一張字條兒問吾要喚吾以後千萬別忘却買了報兒並不瞧，却又一天都不能少。你想奇也不奇？傑姆也兀是咄咄稱怪。一天晚上和吾說定要闖到那怪人房間裏去瞧他，到底在那

裏做甚麼勾當。當下脫了鞋子，悄悄地走上樓去，推那房門，却緊緊鎖着。傑姆原也有一個鑰匙，能穀開那門的。巨耐外邊的鎖兒開了，裏面仍鎖着，休想進去。他直着喉嚨高喚密司脫潘奇開門，然而聽不得裏邊有人答應。末後沒法兒想，就只得走開兩天。以前傑姆忽爾不見，走了個不知所往。吾聽說他兩天中到處酗酒，胡天胡帝，只和麴生訂了莫逆之交，戀戀的，不想回來有兩個鄰人會遇見過。他趕來和吾說，傑姆這兩天揮金如土，手頭似乎十分寬裕。這錢兒的來處，吾自知道。他們那裏知道呢？昨夜吾等到了十二點鐘，方纔安睡。前門並沒下鎖，好讓他自己進來。直到四點鐘時纔聽得他帶跌帶跑的上扶梯，知道已喝得個酩酊大醉，咧傑姆上了樓，見吾的房門鎖着，便也不來打擾。逕自走到最上層樓上，瞧那怪客房間對面一間空關着的小室裏，去停了會兒。吾已沈沈入睡。今天早上七點鐘時，照常上去取那空盤，誰也知道，趕到那密司脫潘奇房門外邊，那裏有甚麼盤，吾好不驚駭。高聲喚他名兒，總不聽得回答。卽忙屈膝跪將下來，想把眼兒湊在鎖匙上瞧他。一瞧，不道起身時，吾雪白的圍裙上已着了一個深紅的痕迹。低頭瞧時，只見那門兒下邊有一個血泊，一半兒已經凝結。密昔司麥白來說到末一句時，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勃萊克悄然道：請再說下去。一會兒那婦人又嘶聲說道：吾呆了一會，直要發狂。第二件事就飛也似的跑下樓去。

趕到警察署裏。上氣接不着下氣的陳述了一番。警署中人立刻派了兩個警吏跟吾回到家。他們見那房門鎖着。不管三七二十一。三脚兩拳的破門而入。放眼一望。只見那密司脫潘奇躺在地板上。早已身僵如石。身邊掉着一把血痕斑駁的刀兒。血兒汨汨的向着四下裏流去。吾也跟着他們入室。一眼望見那死人的面龐。覺得已和三月前大不相同。從前下頷上剃得光光的。此刻却已生了一部又長又厚的白鬚。頭上也白如霜雪。亂亂的堆着。直把他臉兒掩住了一半。那兩個眼兒仍和往時一樣。張得很大。彷彿在那裏瞧那天花板。吾看了。不由得。不打了幾個寒噤。勃來克道。你瞧那時室中一切器物。可紊亂麼。密昔司麥白來答道。瞧去並無紊亂之狀。吾揣測他被殺以前。大約坐在窗前的一把圈手椅上。刀兒中他時。便仆倒在地。那時兩警吏正忙着察看尸身。吾條的想起了傑姆。昨夜他可巧宿在對面的空房裏。不覺着了慌。趁他們不留意。一旋身。趕過去。想喚醒他。却見他躺在地上。那密司脫潘奇的手囊。整整的在他身邊。囊口開着。裏頭却空空如也。並沒有甚麼錢。近邊面盆架上一盆清水。已染了個紅。吾不見。猶可。一見就脫口嚷將起來。這一嚷。早驚動了兩位警察先生。三脚兩步的跑來。先把傑姆搜了一下。只也搜不出甚麼可疑之物。不過地上有幾個金磅和一個鑰匙。這鑰匙恰能開密司脫潘奇的房門。那時警察們不由分說。立時把傑姆拘禁。

起來據說要捉將官裏去仔細盤問。那婦人說到這裏，擎起兩臂來，向着勃來克很懇切的喊道：勃來克先生，你瞧上天分上，必須救吾丈夫貴友密司脫貝瑟司脫說先生，定能相助。吾所以冒冒昧昧的趕來那密司脫貝瑟司脫，實是吾的主人。從前吾沒有嫁的時候，曾在他家裏服務的。今天早上暗殺案發見後，吾也請他到場踏勘。勃來克皺了皺眉，說道：「這事兒於你丈夫一方面，很爲黑暗。說時那聲音非常遲慢，兩道眼光只是避去那婦人的眼兒。密昔司麥白來眸子裏却現出一種希望之色。突然說道：『吾原也知道這一件案兒很爲黑暗，但是吾丈夫實是個清白之身。』一些兒也沒有甚麼罪。昨夜他回來時，恰是四點鐘。吾正醒着，聽得他脚步之聲從街上戛然而來，也聽得他入屋時開門關門的聲音。後來不知道怎麼失掉了靴子，帶跌帶跑的趕上樓梯，走到吾房門前，旋了旋那門上的柄兒，纔又帶跌帶跑的到那最上一層的樓上去。他剛進屋子的當兒，禮拜堂裏的鐘正報四下。鏗鏗的分外清明。吾就着煤氣燈下一瞧，時計却已過了五分鐘。那只謀殺案實是一點半鐘時發生的。可不是和吾丈夫毫無關係的麼？勃來克道：『你如何知道那謀殺案是一點半鐘發生的？密昔司麥白來道：『因爲警察們看尸身時，從袋兒裏尋出一隻時計來，那短針恰指在一點半鐘上。』只已停着不亮玻璃也打了個粉碎。大約是被害時倒地所致。那醫生查驗之下，也說死者

在一點鐘左右遇害的。如此看來，那密司脫潘奇死時和傑姆回家時相差直有兩點多鐘。怎能拉扯在一起。然而這案兒確也有些不可思議。吾雖是傑姆的老婆，並不肯一味袒着丈夫。可是那門上的鑰匙，他一向有着的。平日間喝醉了酒，往往取出來給人家瞧。自然算不得一件殺人的證據。巨耐那一面盆的血水，幾個金磅和一隻手囊都在他身邊。加着還有一把刀兒，掉在死者的身旁。可也無以自解呢。勃來克銳聲問道：「怎麼說那死者身邊還有一把刀麼？」那婦人低聲答道：「正是那刀兒，實是傑姆的東西。吾也不用深諱。人家沒一個不知道的。勃來克默坐了好久，沈沈而思。那兩個閃電般的銳眼，四邊彷彿佈着一個疑網。末後纔道：「密昔司麥白來吾盡力助你，就是惟是你須知你丈夫昨夜四點鐘回來的一句話兒，斷不能打消他的罪名。你可知道他一黃昏在那裏怎麼樣消遣的？」那婦人答道：「他一黃昏總在培爾特街近邊一家名兒喚做『黑貓』的酒店裏，有幾個鄰人會瞧見他的。只可恨回來時人家都沒有瞧見。勃來克林默默好一會，倏然說道：「原是呢。萬一人家硬說他一點鐘以前會到過家裏，下手殺死了人，便偷偷的出來到了四點鐘時，然後再回去。如此你把甚麼話兒塞住他們的口呢？」密昔司麥白來急道：「這是莫須有事。四點鐘以前當真沒有到過家裏回來時，吾定能聽得他聲響。況且門上做著彈簧，一進來那門兒立刻關上。鑰匙在吾房裏。」

沒有這鑰匙斷斷不能開的。勃來克道：「今天早上你發見了那謀殺案後，出去報告警察署時，門兒還鎖着麼？」密昔司麥白來道：「還鎖着咧。吾回到房裏，取了鑰匙開了門，方始出去的。勃來克把背兒靠在椅背上，抬着那一雙眸子，注着天花板，默想了好久，纔打發開了那婦人，允許他竭力助他丈夫撥開雲霧，重見青天，決不會冤沈海底的。」密昔司麥白來去後，勃來克即忙打一個電話給菲利脫街一家報館裏，喚貝瑟司脫趕快到密生裘廣場來，接着從報紙堆中揀出了三個月來的一束「晨電」報，坐將下來，一一瞧着過了兩點鐘，貝瑟司脫已應召而來，只見勃來克悄悄地坐着一堆新聞紙，掉在足邊，面前却鋪着一張大號紙，上邊寫滿着許多字母和號碼，當下裏貝瑟司脫揭聲呼道：「哈羅，勃來克，那麥白來家的案兒，怎麼樣？你想那婦人可不是撒謊麼？」勃來克道：「吾以為他並不是撒謊，句句都是實話。他要是撒謊，想開脫他丈夫的罪名，當初爲甚麼不背着警察們藏過那死人的手囊，潑掉那一盆血水，丟開那鑰匙，拾起那幾個金磅如此？他丈夫豈不是毫無嫌疑爲甚麼偏要賊將起來，使那警察們來瞧？所以吾知道他剛纔所說的話，並沒有一句謊話。」接着又道：「如今吾們須得想一個證實傑姆麥白來沒罪的法兒。今晨密昔司麥白來發見那暗殺案後，曾經請你到場踏勘過一切情形，大約都已入你的眼兒。那時你可瞧見那死者房門上有鑰匙沒有？貝瑟

司脫道門上並沒見什麼鑰匙房裏旁的所在也沒有不過傑姆麥白來有着那鑰匙想來是盜來的也未可知昨夜他開門進去把那密司脫潘奇殺死簡直是很容易的事勃來克道這却不然他早已有着那鑰匙人家已瞧見過好幾回有一夜也會去試過那死者的房門只是裏邊鎖着那裏開得開因此上吾知道傑姆斷不是兇手貝瑟司脫道這個你可也不能說定或者昨夜密司脫潘奇可巧沒有把門的裏面鎖着傑姆難道不能進去麼勃來克道目前吾們只當傑姆是個沒有罪的人須得從旁的一方面着想據吾想來那密司脫潘奇所有的鑰匙早被那兇手挾以俱去他門兒鎖着這兇案一時未必會被人發見他還能倖逃法網道遙自在他幾天可是今天早上密昔司麥白來倘然不去取那盤不瞧見那門下的血泊這一两天中斷不會破露呢說時擦了一根火柴點上一枝紙烟一會又道吾們還有一個問題也須研究假使傑姆確是兇手謀密司脫潘奇的財所以害死他但是錢兒又在那裏爲什麼不見貝瑟司脫道或者那密司脫潘奇並非富人一身所有不過這幾個金磅可也是意中的事勃來克道吾却以爲那手囊中錢兒一定不少瞧那室中器具絲毫不亂可知這手囊定然是死者存錢的銀行兇手既搜括了錢兒去目的已達到自然不必傾筐倒篋翻桌倒椅再多費一番手脚了至於那密司脫潘奇是不是富人吾十停中倒有八九

停說得定他若是阮囊羞澀如何密昔司麥白來要多少租金要多少飯錢都一一應付毫無吝色。卽此已足見他手頭着實寬裕不是個窘鄉中人那地上掉着的幾個金磅據吾揣測起來實是那兇手盜手囊時掉出來遺下的可是他那時凱旋回去袋兒裏裝滿着這區區也不在心上呢貝瑟司脫微現着腦之狀抗聲說道但是他天天閉關自守那手囊裏有着錢外邊的人怎麼知道的呢勃來克悄然答道這就是吾要研究的目下還沒有端倪咧說完從桌上拿起那張大號紙來把鉛筆的頭彈着又道這事兒的發端實在這一張紙兒上那死者可不是每天必定要看一張「晨電」麼買了來却從不翻開來瞧一瞧豈不奇怪吾仔細一想纔想出個所以然的緣故來他看這報兒單注意封面上的文字那封面上所載的是個人私事欄想來他的目標就是這一欄或者在那裏盼望甚麼消息也論不定吾想到了這一層於是把三個月來的「晨電」逐一查看那封面上登着的個人私事欄末後竟被吾看出一件奇事來那密司脫潘奇住入培爾特街屋子後恰好三天有一種暗號的通信第一回出現於這一欄裏接着又有兩回所做的暗號却各不相同前天的報上忽又出現可巧是這兇案發生的前一天貝瑟司脫很懇切的問道那暗號寓着甚麼意思你可探出了沒有勃來克道吾費了好些時候方始探出那第一次的通信是「包德痴詭語」第二回的是

「包德失蹤」第三回的是「包德事無蹤影明日夜半幸遲吾」貝瑟司脫滿臉現着失望之色淡然說道這幾句有甚麼大意思呢勃來克微笑過吾却以為很有意思一壁說一壁從寫字檯上一個長信封裏取出一條新聞紙上裁下來的紙兒來向貝瑟司脫道這一條新聞是說那三個月前一天禮拜六晚上斯屈恩市梅迭生旅館裏失竊的事失主是海倫道爾姑娘一共失掉了價值六千磅左右的首飾一大半是金鋼石那賊却逃之夭夭道遙法外至今還無影無踪呢如今吾們把那一件事和這一件事聚在一起細細的想了一想密昔司麥白來的屋子和那梅迭生旅館相去不到半里之遙恰巧海倫道爾姑娘失竊的禮拜六那夜麥白來家驀地裏來了那個自稱維廉潘奇的怪客出了重價租住最上層樓上的一個房間杜門息影三個月如一日倒頗有隱士之風只經吾從四面推想起來纔知道這位帶些隱士風的維廉潘奇先生實是個妙手空空的梁上君子那梅迭生旅館裏的竊案也有他分兒的貝瑟司脫忙道怎見得勃來克道且慢吾們且說那報上暗號的通信吾想登這通信的定是他的同黨并且是個美國人貝瑟司脫道這個你如何知道的勃來克道你不見那第一回的通信不是有「包德痴」三字麼這一個痴字並不是說包德當真發了痴實是代替一個怒字美國人往往有這種說法別國裏却沒有見過瞧來大約是一個人喚做包

德的爲了甚麼事動怒只到底爲甚麼動怒呢吾也有一個揣測在這裏那賊黨一共是三人合謀偷竊首飾那個實行去偷的人既偷到了手却不到那約定的所在去和他兩個同黨分贓竟老而實之一口獨吞溜之乎也咧過後思量似乎有些兒說不過去強盜倒也發起善心來因此私下裏打個招呼給那美國人允許他做了哈夫分而食之只不容那第三人沾光去那第三人是誰想來就是那個包德了吾們更瞧那第二回的通信可不是『包德失蹤』四個字麼這四個字裏含着甚麼意思據吾想定然那是那包德老等分贓却不見潘奇出現等得不耐煩起來便又單槍匹馬向別處討生活去或則匿跡在甚麼所在不使美國人知道暗中却在那裏偵察這美國人和潘奇的動靜也未可必那美國人等了一月依舊不見包德的蹤跡於是發一個很在報上等第三回的通信預備和潘奇會面分肥昨天晚上夜深人靜時那美國人便悄悄的地到麥白來家門瞧見下邊已沒有一絲燈光窗中黝黑如漆即忙偷偷摸摸的開了那門潛入屋中人不知鬼不覺的溜上樓去勃來克說到這裏略停頓了一會貝瑟司急急要聽他說下去如何耐得忙脫口說道以後怎麼樣快說下去勃來克道吾料想那時潘奇的房門可巧沒有鎖着就被他輕輕的開了門躡足走了進去舉目一望却見那潘奇正坐在圈手椅上打盹一時惡向胆邊生立刻掏出一把刀兒來用力刺去殺

死了潘奇便取了那手囊到對面的那間空房裏去把手囊裏的許多金錢首飾一古腦兒裝在自
己袋中接着在面盆裏洗了手又鎖了潘奇的房門悄悄的下樓出前門而去貝瑟司脫道你的
話兒說得倒也有些相像只是那兇器確確實實是傑姆麥白來的東西你又怎麼說呢勃來克道
不錯這一把刀確是吾揣測中的弱點目前吾只消弄清楚了這刀案兒便大白咧半點鐘後勃來
克坐在蘇格蘭場的秘密辦事室中兩眼睜睜的瞧着那偵探哈克威從一隻抽屜裏取出來的一
把瑙威洋刀一閃也不閃一會又把刀拔起放下的弄了好一會覺得那彈簧的力很足大刀和小
刀也毫無半點鏽痕當下他嘴兒的四周就現出一種笑容兩個鷹眼裏也矚矚有光分明是很得
意的樣兒不一會早匆匆的趕出辦事室跳上那外邊等着的一輛車兒和貝瑟司脫相見一壁向
車夫道往維多利亞火車站去愈快愈妙坐定又悄然對貝瑟司脫說道這刀的問題吾已解決目
下這種瑙威洋刀在倫敦很多很多不論甚麼地方都買得到價兒也很低廉那刀沒有用過的時
候彈簧的力很足只一用立刻就寬剛纔吾瞧那兇器彈簧却一些兒也不寬可知是新的吾想傑
姆麥白來的刀一定用了好久決非新刀密昔司麥白來會和吾說過「人家沒一個不知道是傑
姆的刀」既說人家都知道可見這刀定是舊的了貝瑟司脫道傑姆有一把瑙威刀那兇器恰好

也是一把璫威刀。世界上竟有這種湊巧的事。勃來克道：不是這般說。吾以為那兇手平日總常在培爾特街近邊徘徊探聽。麥白來家的事。後來在甚麼酒館咖啡店裏結識了傑姆麥白來。瞧見他有這璫威刀。便也照樣去買了一把。現在吾心中倒有兩個揣測。那兇手想獨得那許多偷來的金錢首飾。所以立意要把他同志殺死。殺死了後。想把這彌天大罪。推在傑姆麥白來身上。所以留着那把刀。兒他的居心正萬惡呢。說罷。車兒已到了火車站。勃來克跳下車兒。向着月台趕去。貝瑟司脫問道：你如何去蹤跡那兇手呢。勃來克答道：吾胸中早有了成竹。這一班的火車。是到盞凡爾去的。可是這盞凡爾。實是一般偷竊飾物的賊黨的逋逃。蓋那美國人。或者也要到那邊去。不是今夜動身。便明天動身。不是明天下來。復也說不定。貝瑟司脫道：就是他今夜動身。你也怎能從那人羣之中去尋出來呢。勃來克道：你要知道這一班賊。都有些小聰明的。那包德。可也不是個傻子。他忽爾失蹤。自有意思。知道他兩個同黨。定在那裏合計作弄他。因此上故意避開暗地。却瞧着他們。勃來克停了一停。又續道：昨夜。的謀殺案。今天新聞紙上。已登載出來了。那死者的狀貌。和他三月來的詭秘生活。都記得。明明白白。這包德。君一定已知道。那死者是誰。爲甚麼被害。并且已料到那美國人。定要坐了火車。立刻離開倫敦。吾想停會兒。包德君一定也會在這月台上出現。找他的。

同。志。咧。勃。來。克。一。面。說。一。面。沿。着。火。車。走。去。留。心。瞧。那。車。裏。坐。着。的。許。多。搭。客。斗。然。間。他。瞥。見。頭。等。車。中。坐。着。一。個。人。靜。靜。的。吸。着。烟。那。臉。兒。却。把。手。裏。執。着。的。一。張。新。聞。紙。掩。住。使。人。家。無。從。辨。認。他。的。面。目。勃。來。克。正。慢。慢。兒。的。一。路。走。去。忽。見。一。個。長。長。的。人。從。一。堆。行。李。後。邊。閃。將。出。來。跳。上。車。沿。把。一。條。猿。臂。伸。到。車。窗。中。去。捺。開。那。張。遮。面。的。新。聞。紙。嘴。裏。咕。囁。着。似。是。咒。詛。的。樣。子。那。車。中。的。客。人。抬。起。頭。來。微。微。一。笑。朗。聲。說。道。對。不。起。先。生。這。新。聞。紙。是。在。下。的。那。長。人。的。面。上。滿。現。着。怒。容。帶。着。恫。嚇。的。口。吻。低。聲。說。道。吾。也。有。些。分。兒。的。東。西。正。在。你。處。如。今。怎。麼。樣。說。着。很。狼。狠。的。向。四。下。裏。望。了。一。望。這。當。兒。汽。笛。鳴。火。車。也。漸。漸。動。了。那。長。人。朗。朗。的。向。管。車。人。說。過。管。車。人。快。些。兒。開。這。車。門。吾。要。同。這。位。客。人。一。塊。兒。去。他。是。吾。的。朋。友。呢。那。美。國。人。露。齒。一。笑。回。頭。說。道。噢。吾。道。是。誰。原。來。是。爾。來。包。德。請。進。來。難。道。吾。會。驅。逐。你。不。成。當。下。裏。那。管。車。人。連。忙。開。了。車。門。讓。那。長。人。進。去。此。時。火。車。已。加。了。速。率。追。風。逐。電。般。疾。馳。而。去。

半。點。鐘。後。火。車。倏。然。停。止。來。了。一。班。警。吏。闖。進。頭。等。車。捉。拿。兩。個。搭。客。那。兩。人。抗。拒。了。片。刻。方。纔。被。捕。他。們。所。帶。的。行。李。是。一。隻。行。囊。裏。頭。有。價。值。一。萬。磅。的。首。飾。和。五。百。多。個。金。磅。那。美。國。人。衣。袋。中。搜。出。一。本。暗。號。字。典。和。一。個。鑰。匙。這。鑰。匙。恰。能。開。培。爾。特。街。九。號。屋。最。上。層。樓。上。發。生。謀。殺。案。的。那。

個房間後來那無辜的傑姆麥白來得了大偵探勃來克的援助還了他自由之身。

小啟青

賣菜兒

天憤

喔！喔！喔！雄雞一鳴天色破曉有一處市鎮上的店鋪都把店面開出來就中有一所布店尤開得早些因為他要收一個早市布所以天剛纔亮他是早已諸色停當了。

賣菜！賣菜！賣青菜！

有一個十餘歲的孩子頭上帶着一頂舊帽子上穿一件青布棉襖一條紫花布夾褲赤着雙腳挑着一擔菜在那邊走來走到布店門首便歇下來那店裏的一位老掌櫃便喚道福哥！好早呀原來這賣菜的名字叫福哥福哥便道也不算早了！先生敢是要些菜罷？掌櫃道正是今天就秤三斤青菜罷福哥道這是趁先生尊便的說罷便秤準了送到店裏去又走到帳檯旁邊取了錢纔走出來依舊挑了擔兒去賣了。

原來這布店的掌櫃姓真號君芝年紀有五十多歲為人極其和氣店中用着兩個夥計生意雖小倒也十分興旺同這賣菜的福哥是個老主顧天天要買些個就是沒有菜的時候便什麼葱呀蒜呀葦薺呀芋頭呀也要買些他因為福哥的價錢又便宜分量又準時候又早所以一定是買他的

并且他還喜歡福哥爲人老實不像尋常的生意人所以連取錢都走到帳檯旁邊略無顧忌的。二來又敬愛福哥是個孝子便不買也要買他些兒以爲賙濟他的。

這福哥本姓萬家裏只有一個雙目不明五十多歲的娘全靠着福哥賣東西度日那福哥却祇有十一歲哩不但甘旨無缺并且喜歡讀書早上在他娘不會起身的時候便先出去賣了一次就便帶了些米回來煮着飯服侍娘起身喫飯自己也喫了些便再出去賣第二次賺着的錢除去養他娘度日的餘下的便買些書籍紙筆央人教着識教着寫晚上又去帮着間壁一所飯店去燒東西賺下二錢積着替他娘添補衣服這也不止一日了他從八歲上起雖不能挑擔也就提着籃兒賣糖豆兒的人家愛着他是個孝子市鎮上也有好善的人便與他些錢呀布呀他總不肯受的問他他總說母親教我的單是送他些書籍紙筆他纔要睡便這真先生是最敬愛他也是極佩服真先生的。

有一日真先生早上起來開門懸闔自己坐在帳檯上查帳把昨天有一宗款子却是十塊洋錢數了數向旁邊櫃抽屜裏一塞依舊把抽屜推上也並不加鎖這是他向常如是的這時兩個夥計統出去買東西了恰好福哥賣菜來便向他買了些菜叫他走到櫃檯裏邊來取錢可巧帳檯裏一個

零錢都沒有便道福哥！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取錢來給你福哥應允便立在那裏等他等了。一會覺得身上熱了便把那件棉襖脫下來摺了幾摺夾在脇下這時真先生已經取錢出來便接了錢向外就走挑着擔兒急忙的去了。

福哥去後那真先生依舊坐下看帳等到兩個夥計回來便對那個年小的道小四東邊那注十塊頭去還了罷哪！在這抽屜裏小四連忙走到櫥跟前左手抽着抽屜右手伸進去拿說也奇怪那右手只可伸進去不能伸出來什麼緣故呢原來抽屜中不要說十塊洋錢便一個銅錢也沒有這一嚇非同小可便說道先！先生！敢！敢！是不曾放在這裏罷？真先生道咳！你抽出些看呢小四道我全抽出來了！實在沒有呢真先生發怒道沒有！便到那裏去了這款子也不算小呢阿三！你看見沒有？那大夥計阿三發急道好先生我是剛剛回來那裏知道先生洋錢放在這抽屜裏呢小四道便是我們兩人在先生店中也好幾年了從不會有過不公氣的事情諒先生也知道的真先生道知道自然知道只是我洋錢那裏去了呀！要是尋不到這洋錢你們二人休想喫我店中飯這一句話說得二人愈加發極了一時翻箱倒篋罰誓賭咒吵個不止還是阿三想出來便向真先生道先生！你想想看今天櫃檯裏可有面生人進來或是先生走開一會兒？真先

生。一。想。道。面。生。人。是。一。個。沒。有。走。開。却。走。開。一。會。的。小。四。道。這。就。是。了。一。定。先。生。走。開。的。時。候。有。人。進。來。偷。去。的。真。先。生。道。這。怕。未。必。因。為。我。走。進。去。的。時。候。福。哥。却。在。這。裏。阿。三。道。好。了。好。了。！。有。了。賊。了。！。這。一。定。是。萬。家。這。孩。子。偷。的。了。真。先。生。道。你。不。要。血。口。噴。人。福。哥。為。人。我。是。知。道。的。那。裏。有。這。事。小。四。道。不。！。我。剛。從。那。裏。來。碰。見。那。孩。子。急。急。走。着。一。件。棉。襖。捲。着。放。在。筐。子。裏。怕。不。是。中。間。夾。着。洋。錢。罷。真。先。生。一。想。不。錯。今。天。福。哥。走。出。店。門。的。光。景。確。有。可。疑。咳。福。哥。我。平。日。看。錯。了。人。了。不。過。你。太。覺。負。我。了。停。了。一。停。便。向。二。人。道。這。也。容。易。停。會。等。福。哥。來。我。們。問。他。一。問。便。了。二。人。道。不。錯。停。會。兒。吊。他。起。來。拷。問。他。

事。有。湊。巧。福。哥。剛。剛。空。擔。轉。來。二。人。一。看。見。立。刻。跳。出。來。迎。上。去。揪。住。道。這。裏。來。！。這。裏。來。！。福。哥。道。三。哥。四。哥。不。要。頑。二。人。道。誰。是。你。兄。弟。誰。同。你。頑。你。這。個。賊。害。得。我。們。飯。都。沒。得。喫。了。福。哥。不。覺。發。怒。道。阿。嚨。！。你。二。人。！。何。故。出。口。傷。人。誰。偷。你。東。西。來。

你。想。市。鎮。上。經。得。起。三。個。人。揪。着。罵。着。麼。登。時。衆。人。圍。起。來。聚。着。看。還。是。真。先。生。走。上。去。道。你。們。快。些。放。手。欠。幾。個。錢。也。犯。不。着。動。手。都。到。店。裏。去。講。諸。位。也。請。散。散。罷。

這。是。真。先。生。因。為。店。鋪。顏。面。攸。關。所。以。這。般。說。的。當。下。衆。人。一。聽。是。欠。錢。事。情。是。不。要。緊。的。便。各。自。

散。了。這。裏。四。人。走。到。店。裏。阿。三。先。開。口。道。福。哥。！。並。不。是。我。們。動。粗。實。在。是。爲。數。大。了。我。們。二。人。擔。架。不。起。你。如。果。不。會。用。去。便。還。了。我。們。我。們。便。照。前。和。好。福。哥。道。抱。歉。得。狠。你。們。講。的。話。我。實。在。不。明。白。小。四。道。明。人。不。作。暗。事。十。塊。洋。錢。放。在。抽。屜。裏。早。上。先。生。進。去。取。錢。只。有。你。一。人。在。這。裏。不。是。你。偷。的。還。有。誰。人。并。且。你。還。是。把。棉。襖。捲。着。走。的。哩。真。先。生。道。福。哥。你。還。是。認。了。罷。你。我。原。是。狠。說。得。來。的。這。件。事。兒。你。還。是。認。了。罷。福。哥。蹙。着。眉。頭。想。了。一。會。道。要。我。認。！。也。不。難。！。只。要。先。生。肯。聽。我。幾。句。話。！。我。便。說。出。來。！。真。先。生。道。只。要。你。肯。說。出。來。我。也。可。以。圓。通。的。我。們。不。過。要。明。明。心。罷。了。福。哥。道。說。也。話。長。今。天。我。從。那。邊。走。來。便。看。見。先。生。把。洋。錢。包。放。在。抽。屜。裏。可。巧。先。生。進。去。取。錢。我。便。偷。出。來。把。棉。襖。捲。着。如。今。這。洋。錢。却。是。輸。却。了。真。先。生。道。這。話。不。對。！。你。是。向。來。不。賭。錢。的。福。哥。道。這。也。有。個。道。理。因。爲。我。要。想。贏。幾。個。錢。來。要。替。娘。製。備。壽。衣。的。并。且。想。贏。了。回。來。把。本。錢。來。還。給。先。生。不。料。事。不。湊。巧。一。賭。便。全。輸。了。如。今。我。有。個。主。意。像。我。小。本。生。意。那。裏。能。發。來。賠。這。鉅。款。我。却。是。立。誓。要。賠。還。先。生。的。求。先。生。只。不。要。告。訴。我。娘。我。便。儘。這。三。年。內。一。天。一。天。十。個。八。個。錢。拔。還。先。生。利。錢。是。不。能。加。的。了。并。且。請。三。哥。四。哥。外。面。不。要。聲。張。我。如。果。三。年。不。還。清。那。時。任。憑。先。生。發。付。是。了。

真先生聽了也沒法知道殺他沒得血剝他沒得皮便應允了這事在福哥十一歲上四月裏頭出的從此以後福哥便事事節省就是一枝筆平日用兩月如今留心用他三個月一張紙平日開八張用如今開十張用或是一本書平日要用筆圈點如今留心記着看完了依舊賣給別人每天也不限數多着十個就還十個多着廿個就還廿個在他娘身上的事情照舊沒缺一點兒這款一還到十三歲五月裏頭多多少少已經還了七千八百文了這時洋價每元祇有一千差不多着二千二百文了這天真先生替他算算數目想想福哥真苦却總想不出他會偷東西的又可憐他偷着錢是給娘正用的也虧他耐心一天一天的還也罷等他還足了我便把他還我的送給他罷正自想着却見一個木匠走進來道先生！我今天來修理了真先生道趁我在這裏你先修櫥罷你看！爛得不堪了。

那木匠依言走上去三斧頭四鑿子弄了一會把櫥底下的木板起出來那時阿三小四都把着帚向裏邊掃垃圾却掃出個紙包來解開一看却是幾只腐臭的肉餃小四便喊道咳！那個作孽！把肉餃放在櫥底下如今都霉壞了阿三道咳！這是我前天替先生買的先生放在那裏的呢？真先生道我是放在抽屜裏的後來找不見了想是被老鼠拖去的木匠道老鼠拖去爲什麼不

全喫不咬破紙包呢？阿三道快來看！還有哩說着又取出許多紙包都是些零星食物中間有一包却狠重拂去灰塵上面寫着道四月某日來洋十元真先生隨手接來拆開一看道奇哉！怪哉！這不是三年前頭不見的洋錢麼！如何却在這裏呢！阿四道只怕那個人塞在這裏的真先生道不！這是我親筆跡原紙包如何假得來的并且這板是着地的如何塞進去呀！只是那個人爲什麼要自己認偷呢木匠道先生你們講的是什麼事呢？據我看來這洋錢是從抽屜中掉下來的你們看！這個抽屜底板上裏邊的釘統沒有了要是抽出來看原像沒有毛病要是放了重東西關進去那底板往下一落東西立刻就吊下去這就是洋錢包在地上的道理并且底下東西積得厚了洋錢自然沒有聲音了真先生道一點不錯我自從失洋已後一徑沒有放過錢只放些喫的東西只要多放些就不見了我總以爲不是被人喫了便是被老鼠拖去了那裏知道是這個緣故呢。

這時福哥第二次挑擔出來走到真先生店前真先生連忙喊道福哥！福哥這裏來！福哥這裏來！福哥也不知什麼事便歇了擔走進去那曉得真先生迎面托地一躬阿三小四攔門就磕頭口裏都說道抱歉！抱歉！實在抱歉！實在該死！

福哥聽了倒弄得茫無所措。木匠不知所。以那街上人看見這種情形都闖上去看了。都說道。真先生！真先生！幹什麼呢？那時福哥便扶了二人起來道。有話好說！究竟什麼事呢？真先生便向衆人說道。衆位不要見笑。我們三人今天是向萬福哥陪罪的我因爲三年前四月裏不見了十塊洋錢當時誣着是福哥拿的這便是他們二人那年在街上揪打的那件事兒我因爲同福哥是向來說得來的便勸他到店中問他他就一口承認並且許我三年內逐日攤賠哪！這本帳簿就是他的如今已還了七千八百文不料我今天修櫥卸下板來那十塊洋錢却安安穩穩的放在那裏因爲抽屜底板壞了洋錢從底板中掉下去的所以我們三人特地替他賠個罪并且要問問福哥當日承認的緣故。

那時衆人一窩蜂的吵起來道。這也奇了！福哥！你究竟什麼意思呢？福哥却不忙不慌的說道。真先生！承你平日錯愛和我真是自己人一般。你的說話我怎好不聽呢。那時三哥四哥都証着我用棉襖捲洋錢的其實我是走熱了纔脫下來的那走時的匆忙我因爲等了先生半天我要趕生意去所以有些匆忙樣子至於我要承認的緣故却有兩件第一件是爲着兩位哥的兩位哥既在店中責任不能不當要是這件事不明白兩位哥小則飯碗不着大則性命攸關所以不如我

一認倒沒事了。第二件是爲着我的偷東西。總是窮的緣故。這話傳到外面。一則失信於人。二則氣苦我娘。我那裏擔得起。所以不如我一認倒沒事了。並且認了不賠還不好。在我每天省十個八個錢。還不難承蒙先生允許。如今已還到七千八百文了。現在既已事情明白。那餘數却要叨惠免繳了。

當下衆人聽完這番報告。沒有一個不拍手稱贊的。真先生却没有主意。報答福哥。便同衆人相商。中間有一位老者立出來道。我看福哥爲人。不是在銀錢上可以報答的。我如今有個主意。福哥向來喜歡讀書識字。現在徧處設立學堂。倒不如把福哥送到學堂裏去。那學費統由真先生一人担任。既克盡了真先生報答的心。又成全了福哥向學的願。衆位以爲何如。衆人都道不錯！不錯！甚好！甚好！真先生當下喜歡的了不得。也不要修了。要留着做記念了。立刻備了報名單。子不由分說。替福哥報名到一處初等學堂裏去。一面叫阿三擺桌子。請福哥和木匠衆人吸飯。一面叫小四去告訴福哥的娘。並且曉得福哥入學住宿。家裏沒人侍奉。便另外收拾一間房間。把福哥的娘請了來。住在家裏。又替福哥置備了衣服。衆人也集了些資。津貼福哥的娘。後來福哥在學堂裏初等小學卒業。升入高等小學。高等小學卒業。升入中學。大學學得完完全全。如今已在教育

部做司員了。

小 說 離 鸞 恨

(詩 體)

嗚呼紅顏薄命最是傷心黃土埋香詎非恨事古今來才德兼全之女子每歷人世最不幸最可憐最難堪之境遇而抑鬱而苦楚而病而死獨怪造物之忌才何慘酷乃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讀白香山詩未嘗不淚潔潔下也

竹籬圍繞綠樹成陰犬吠鷄鳴別饒風景於沉沉綠蔭中時見小樓一角若隱若現樓外臨湖湖邊老梅數十株每屆隆冬天氣已爭先吐蕊美麗絕倫不減林處士當年逸興焉樓中之美人常憑窗遠眺亭亭玉貌秋水爲神淡掃蛾眉不施鉛澤惟善病工愁容顏不免清減伊何人卽吾書之主人翁芳姑是也

芳姑梅姓別字蕊英乃父本一鄉名宿母亦略通書史膝下惟芳姑一人終鮮兄弟以故父母愛之不管若掌珠幼承庭訓秉性聰慧年事僅十二卽好翰墨工詩詞道韞清才茂漪書格均不能專美於前曾記其咏秋夜云一點殘燈燭室幽好將詞句靜中求金風繞樹濤聲急皓月移窗菊影浮有態松枝搖檻外無情梧葉別梢頭人間萬事難如意寄語寒蛩莫助愁又憶其咏梅詩中『有恨煞

昨宵風雨急落花無數委芳泥之句。』哀感動人不忍卒讀芳姑殆自悲身世歟。亡何父忽病逝芳姑號泣哀毀玉容日見憔悴一若畢生愉快之光陰已盡隨阿父而去然洩瀾不已恐愈增老母之悲轉輟泣以慰藉之自是母女二人形影相吊以度此沉寂無聊之歲月吾知芳姑此時已備嘗厄運矣。

同里有阮生者翩翩年少品學兼優年方十七已畢業於某中學芳姑之母素聞其名以爲苟得快婿如阮生者庶幾不負吾女而阮生則雀屏未中選擇甚苛久欽芳姑才學亦有非此莫屬之意旋經好爲媒妁者撮合山旣獲雙方之同意遂訂婚焉青鳥傳來赤繩繫定異日親迎彩與百輛盈門一對璧人懽聯魚水綠窗伴讀紅袖添香唱隨之樂何以尙茲方謂美滿姻緣可占盡人間豔福矣孰知好事多磨竟有大謬不然者。

蓋阮生素負大志旣畢業某中學尙擬登峯造極蔚成有用之才遂於暑假期內考入京師某大學節屆秋涼僕僕就道入校後日夜攻讀心力交瘁阮生體素柔弱不轉瞬而病作矣校中急延西醫診治無如藥石亂投病反增劇返魂無術遽赴玉樓是豈修短有數在阮生固難逃此厄歟然而芳姑苦矣深閨伏處度日如年滿望旅中夫婿努力加餐他日畢業歸來詠白頭偕老之句詎料情海

茫茫竟成永別。苦命鴛鴦從此無雙飛之日耶。

千里郵電。噩耗傳來。阮生家屬。遂忽忽赴都。扶柩回里。芳姑之母。既驚悉此耗。不敢明以告女。蓋芳姑以多愁善病之軀。一旦獲此慘報。其何以堪。孰知好事之鄰媪。竟舉以實告。芳姑驚駭萬狀。一慟幾絕。紅淚琳琅。直如萬斛珠泉。迸瀉而出。經老母再三勸慰。始稍稍節哀。然自是以後。芳姑遂飲泣閨中。以淚洗面。衣縞衣。着素履。孤燈寂守。惆悵何如。每欲以三尺綾羅。追隨夫壻。繼念老母尚在。侍奉無人。余何忍以一己之愛情。故而拋却。萱堂則惟有茹苦含辛。以孤鸞終其身耳。而孰知天之所。以厄芳姑者。尙未有艾也。

有執袴子陸某者。富有家產。游蕩性成。中年喪偶。續膠未遂。聞芳姑之才貌。久有金屋藏嬌之意。旋知已歸阮生。不免悵然若失。今未婚夫。慘遭物化。想青年閨秀。未必能矢志栢舟。自甘縞素也。乃央鄰媪之善於說詞者。踵門求請。纏擾不已。母爲其所惑。漸露允意。然而芳姑則愈苦矣。事二夫則不貞。違母命則不孝。輾轉焦思。肝腸寸斷。最後之解決。惟有隨亡夫於地下耳。遂於某夕。乘老母熟睡之時。投繯自盡。一縷芳魂。陡歸天國。不其痛哉。

朝暉既上。綉閣無聲。母知有異。急披衣起視。則多情之愛女。已脫離濁世久矣。母惶急無措。且悔且

泣旋於枕畔獲一紙視之則女之絕命詞也其詞云

女遭時不幸困守愁城既罹破鏡之慘願矢從一之志不謂鄰媪好事輒引鳳以求鳳須知羅敷有夫敢戀新而棄舊中宵飲泣誰憐薄命之花之死靡他甘作黃泉之偶倘能遂我初志合葬首邱則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薄命女芳姑淚筆

自芳姑逝世後節烈之名傳播遐邇文人逸士多有撰詩歌以哀之者未幾阮生家屬迎芳姑靈柩釋地合窆以竟其志迄今過其地者惟見荒草夕陽寒鴉枯木以伴此淒涼之雙塚而已

哀情

小 說 鶻啼血

藜青

鶻娘病甚矣目深陷頰肉盡削芙蓉之面變作灰白色且咳且喘喘甚氣微微若不續一手指桌上侍婢會意進覆汗二三勺喉潤咳嗽已顫聲謂侍婢曰爲我請將軍來侍婢應聲去少選一偉丈夫掀簾入服便服眉宇間英英露爽望而知爲馬上得功名者見鶻娘狀駭曰卿何一病至此乎鶻娘不語力昂其首側身摸索枕畔得照片一吻之者再出其枯腊之手以授將軍將軍就燈下觀之則鶻娘之兄現充將軍書記之某君小影也愕然不解所謂鶻娘命侍婢移椅至曰將軍請坐妾今將死矣一部慘史當爲將軍言之將軍既坐鶻娘乃微喟曰嗟乎將軍亦知書記某君爲何如人乎妾

言之恐將軍必不信且將力斥爲妄然以將軍待妾之厚妾又去死不遠又何敢不以誠告某君者蓋卽妾之未婚夫也曰兄者僞耳所以避將軍之疑也將軍聞之作猶豫狀鵲娘曰妾固知將軍弗信也然妾言旣出無論信與不信要不能不爲將軍告願將軍垂聽焉將軍曰卿試言之鵲娘欲語淚已奪眶而出聲哽咽不能出口旣乃力遏其痛咽淚而言曰妾與彼本有戚誼兩家相距至近彼此垂髫之日青梅竹馬恆互相嬉戲恣爲笑樂妾父固老名士應某制軍聘游幕滇南未一年遽以瘴癘死爾時妾方九歲也旣無叔伯終鮮兄弟妾母屢欲自盡徒以妾無人撫養乃止然因痛夫心切卒憂鬱致疾妾年十一入教會女學讀四年畢業轉入女子師範妾於國文雖平平然音樂圖畫縫紉刺繡諸科成績恆爲全校冠因痛自刻勵冀於美術界上有所成就何意昊天不弔妾母遽以宿疾卒妾於斯時痛不欲生蓋以父旣客死絕域所相依爲命之老母又舍妾長逝俯仰身世何以聊生因撫屍長號一慟而絕茫茫之際聞耳畔有人呼曰鵲妹鵲妹爾何傷心至此耶張目而視則有一少年立於妾側少年非他卽某君是也方妾在教會學校時彼亦以通學生走讀迨妾入師範彼又攷入高等小學星期休假二人恆携手出游一縷愛情已萌芽於此此時彼蓋聞訊而來也妾見之悲乃稍殺因拭淚而起訴以所苦且言喪葬費無着彼乃慨然担任衣衾棺槨唯豐唯備於是

妾母之遺蛻遂得與故父合葬於龜山之麓妾感其高義已有委身之意然未發也葬事既畢彼又謂妾曰嗟乎鵲妹此後將爲畸零之人矣煢煢隻影安所適從僕家餘屋甚多妹如不嫌湫陋僕當歸稟堂上迎妹至家闢精舍以居之僕姊瓊英正苦寂寞得吾妹爲友喜可知也妾聞其語感激至於無地略不遲回遽應之翌日午後果遣小婢來迎登其堂拜見其母其姊瓊英亦出見譚及老母病歿屢欲失聲哭強忍至再淚卒斂箠下瓊英亦陪之而泣其母則再三慰之曰姑娘無慮其安居於此吾家雖不豐區區衣食之費尙可供給余當視之如已出也妾感而謝之自是以後妾遂爲彼家之人矣大凡男之與女接觸愈近愛情愈易加增妾入彼家時彼適暑假在家日則同桌共餐夜則同於燈下觀書耳鬢厮磨幾於形影不離二人之愛情遂達於華氏表最高之度未幾卽訂婚約擬於十月間舉行合卺禮初不料有八月十九之禍也是夕妾方與瓊英對奕斗聞槍聲鏗鏘如貫珠弗絕疑爲盜駭甚弗敢動少頃彼乃自校中跣歸來矣喘息而言曰革命革命總督死城中秩序已亂吾人宜早爲避地計遲恐弗及也於是略檢行李坐以待旦詠鷄聲喚喔三唱東方微微現淡白色彼卽挈其母以行妾與瓊英隨之將出城闔避亂者乃如潮湧彼此不能相顧而守城之軍士又張其兩手阻不許出須逐一檢查人數遂愈積愈多倏忽之間妾與彼乃相失矣出城以後徬

皇四顧。查不得其踪影。乃雜於亂民之中。步至江邊。初以爲彼必渡江。往漢口也。遲之終日。不至。而
 天又入暮矣。斯時也。妾身無一銅幣。欲入城。弗敢。欲渡江。則非重貲不可。而飢腸又鹿鹿不止。妾乃
 席地而哭。自念處此亂世。有何生趣。不如一死爲愈。計已決。方欲奮身躍下。適爲巡哨之軍士所見。
 事遂不果。嗟乎。將軍妾果於此時自盡。早已脫離煩惱。上可對知己。下可見父母。何至有今日之事。
 顧乃不然。鵲娘言至此。又微嗽。稍息。乃繼續言曰。妾自入將軍府以來。蒙將軍不棄。收爲側室。夫人
 又有樛木之德。仁能逮下。妾則安矣。然於舊時。故劍未嘗不眷眷也。城圍一別。存亡莫卜。其亡耶。則
 亦已矣。如其存也。更不知飄泊何所。夜闌燈爇。出小影視之。不覺紅淚洑瀾矣。今年三月上巳。妾以
 踏青至公園。驟觀一人徘徊於曲徑之中。疑而諦視之。正妾至愛之未婚夫也。相見之下。幾欲抱頭
 痛哭。顧以小婢在側。僅互認爲兄妹。彼此問別後情狀。妾告以故。彼亦以當日避亂事相告。且悉其
 母與姊已因驚恐病歿。即彼亦形容憔悴。無復當時之翩翩玉貌矣。彼此相對默然。不敢道心中事。
 僅致聲珍重而已。生離之痛。甚於死別。豈不然哉。妾歸之翌日。彼遂以兄妹名義。求見幸將軍。豁達
 大度。深信弗疑。命妾出見於廳前。又以彼略諳文字。署爲記室。妾聞其事。遂致訊於彼。命其速去。弗
 去。恐啓嫌疑。且告以妾身已屬他人。不堪再事君子。受恩未報。期諸來世。復以白金百兩贈之。而彼

則還金不受覆詞。則云：僕所以來此者，爲卿也。非爲金也。卿猶記當年盟約之言乎？僕不負卿，卿何必不可重圓也？卽或不然，僕雖爲卿而死，死亦無怨。將軍試思：妾觀此書，寧有不寸寸腸斷乎？彼爲妾故，至生死弗顧。妾於亂離之中，乃不能堅貞自持，一死以報之，負心實甚。因愧成悔，因悔成憤，而妾於是乎病矣。妾病以後，恆願速死，以懺已罪。且得以絕其痴望。幸而天從人願，死神已臨。將軍將軍妾死，別無他望。願以此骸骨歸之，以償生前未了之債也。嗚娘言畢，氣吁吁不止。目上視額汗涔涔，下喉中汨汨有聲。侍婢呼之不應。蓋已魂離軀壳矣。將軍大慟，兇耗傳出，閤署皆知。俄而家人踴躍奔入，謂書記某先生已自刎死，並遺書一函。將軍啓視之，僅寥寥數語，謂嗚娘實彼之未婚妻。今旣死矣，僕唯有相從於地下云云。將軍哀之爲之合葬焉。

滑稽
小說

哲學家

美國夸德氏著

(半儂譯)

著者夸德氏 *Quade* 乃美國當代有名之滑稽家。前任紐約海拉爾德報之滑稽記者。所爲文約有三長：滑稽而不出以漫罵，諷而不虐，一也；善爲狀物之文，雖屬滑稽，仍不背情理，二也；用筆恬淡，卽有點染，亦純出自然，絕無斧鑿痕跡，三也。茲自其集中選譯哲學家一篇於以知。

西國之所謂哲學家與吾國開口而堯舜禹湯開口而文武周孔之道之老先生其狀乃如出一轍亦可晒也。

我看他的樣子頗像一位哲學先生衣服是寬大落拓相貌是滿面菜容好像絕食了幾個禮拜似的帽子也已破了走起路來也一跛一拖的全身上下無一處無一點不像個哲學家這時候他灣腰曲背慢慢的上了火車一個人踽踽踽踽走到車的一端在一位搭客之傍坐下這位搭客看來是老於風塵的當哲學家就坐之時他正在那兒吃點心那點心呢並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幾塊辮子形的麵包而且越時已久乾得發了彎彎得成了半圓形的弧線其狀與哲學家的背形相似這時我的坐位與二人相距極近心想這兩個不倫不類的人物若開起談判來一定很有趣味哲學先生坐定後徐徐脫去其油垢且破之帽又用那乾枯的手摸了一摸鬚子悄悄兒坐着嘴唇微動不絕除他自己外沒有人知他說些什麼不一會那搭客的點心已吃完將身上的麵包屑拍去了兩足一伸腦袋向椅背上的一擱又打了一個呵欠似乎僕僕長途疲倦已極將要去領路那睡鄉的滋味的忽然哲學家回轉了頭問他道朋友你知道麼倘若今天天上沒有雲不是就出了太陽麼那搭客不置可否祇把兩個脚蹠輕輕互相擦了一下少停哲學家又將一手拍着他的肩胛問

道朋友。你知道麼。倘若太陽不下去。不便是永遠不夜麼。這搭客是個德國人。說起英語來。讀作 *Dant*。讀作 *No before*。讀作 *before*。我聽了。愈覺好笑。當時哲學家問了第二個問題。他抬頭向窗外望了一望。隨即回答道。這是不差的。但我從來沒有遇到這種日子。哲學家又接着問道。你知道麼。倘若我們不死。豈不是長坐不老麼。搭客道。這辦得到麼。說時。將身體閃在一旁。舉目向哲學家身上細細看了一回。哲學家也將自己的帽子拿在手中。瞧了一瞧。就繼續問道。你知道麼。倘若我們一輩子不睡。豈不是一輩子清醒麼。搭客微笑道。這事怎能辦到呢。你老先生天天不睡麼。哲學家道。這不過天地間的定理罷了。我那能不睡呢。你天天晚上睡的呢。還是不睡的呢。搭客道。我是開酒店的。每晚十二點鐘後。店中打了樣便。扒到床上去。了一刻。也不耽擱的。哲學家不語。舉起一隻脚。用手在那又泥污又破的皮靴上。撫摩了二三分鐘。隨即將帶泥的手。放在搭客的膝上。問道。河裏的水。為何只向下流。不向上衝。這個理由。你明白麼。搭客憤憤道。誰明白。這個哲學家自覺沒趣。便閉了兩眼。徐搖其頭。大動其天。君搭客一看。自覺觸犯了這位老者。頗有些不安。忽然哲學家又立起問道。朋友。你現在坐在火車裏。也知道這火車如何會動的。麼。搭客道。有了輪子。自然會動的。哲學家道。既有輪子。如何不到天上去。只能在地上走呢。搭客道。天上沒有鐵路。那能走得。上。

呢。哲學家長嘆道：唉……少停又突然問道：朋友，我再問你，倘若一年之中沒有夏季，秋季，冬季，不就是四時皆春麼？搭客笑而不答。哲學家又問道：假使我們一輩子不覺餓，豈不一輩子不要吃飯？了麼？搭客道：這那兒行！我一頓不吃便要餓一天，不吃便不得了，方纔又享用了幾塊麵包，難道你沒有看見麼？哲學家不接下文，又問道：假使這太陽永遠不落，豈不是永遠不夜麼？搭客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又不便打斷他的話頭，只得回說：這恐怕辦不到。哲學家又閉了眼，兩手在膝上摸了十餘摸，隨即開眼問道：你有目可視，有耳可聽，有腦可想，上帝將這些東西賦你，便是要你有辨察事物及思索理由的功用。如今我再問你：為何天上下起雨來不是一連十年八年的？搭客笑不可遏，順口笑道：因為他下了幾天就停，所以下不到十年八年。哲學家大喜道：照啊，照啊，這一個回答頗有理想。我再……嗚嗚嗚……火車到了站了。哲學家忙取了冠杖，匆匆別去，走了二三步，又回頭向搭客說：朋友，記着我是一個哲學家，理想很豐富的你，這樣沒理想的人，將來應得把萬物的原理大大的研究一番，說着點頭欲去，走了幾步，又回頭說道：朋友，今天一席話，你得益甚多。我今再說一個問題，當個留別的紀念。汝知道假使天下沒有了江湖河海，不是就沒有了船隻麼？搭客道：這一個問題很有理想。我也有一問題要請你記着：哲學家道：倒要請教搭客道：假使天下沒有了哲學。

家我這一站路儘可以安心睡覺那裏還有人來同我囉哩不清呢

短篇小說

豹珠串

守如

北亞美利加洲有商埠曰塞里耳者繁華富庶雖不及紐約而輪軌交通轉輸便利豪商巨賈多卜築於是間以逐什一之利亦隱然一大都會也

市之旁有崇樓一所俯視通衢門戶四敞花木掩映其中陳設之都麗真與倫比凡世界之名畫古畫奇珍瑰寶靡不羅列几案位置井井主人鬚髮微白兩目閃閃有光面窗據榻坐口啣雪茄藍烟縷縷上騰與空中空氣相搏戰其面部上時而現歡喜狀時而現驚疑狀時而現躊躇不決狀推案起立蹀躞室中革靴囊囊作聲終乃點頭微笑作醒豁領悟之狀矣

主人爲退阿費拉思梵姆斯以販珍寶匿稅致富者也近三日前方以美金二萬磅購得一珍品曰豹珠串者獨坐一室默思轉運紐約如何漏稅之方法籌畫既畢至室隅挈一淡紅革匣投小匙蓋甫啓而寶光四射咄咄逼人梵姆斯自喜吾之豹珠串方與俄皇之寶石冠秘魯總統夫人之花珠球爲世界上之三大珍品馳名於時以贈吾女耶則媵媵妙質飾以奇珍社會交際上必且放一異彩出而轉售耶則居奇待價十倍數十倍之利可操券得方摩撈拂拭自鳴得意間門外鈴聲忽鳴

一舉首而一人已當戶立。梵姆斯急以報紙一束掩置革匣之上。

來客體高而瘦，額上髮平分作八字形。梵姆斯略與點首，其人出名刺擲几上，取視之，則遜格魯。經理人約翰斯密數字也。方欲置詰其人，已出手鎗兀然相向。梵姆斯驚皇，亦欲取械與抵，其人曰：汝毋動，當不汝傷。汝知吾來意乎？梵姆斯期曰：不。不。不知其人曰：聞汝曾購得一物，今與汝商，請割愛以金相易。汝速言其值。梵姆斯曰：豹珠串乎？曰：然。曰：予不能售予購此爲予長女。蘭贈嫁品，四禮拜後，霞蘭將與海門波動爵結婚於紐約之彼得力克禮拜堂。汝亦知海門波乃一侯爵之哲嗣乎？其人曰：是誠一雙佳耦也。謹賀汝。惟聞人言令媛嫁奩已達五萬金磅以上，何必定需是且予知汝以二萬磅得之，予亦仍以二萬磅與汝可也。梵姆斯怒曰：無論如何予不願售此。汝亦決不能得此趣行矣。毋誤乃公事。其人亦怒舉手鎗作欲擊伏曰：否否予決不虛此一行。其速出豹珠串，否則以黑丸相餉。汝願留珠者則不願留汝身。出紙幣置几上曰：珠值在是，速自決。梵姆斯知力不敵，不得已啓報紙出革匣授之。其人曰：謹謝惠。

約翰司密既得珠，徜徉出門去。甫踰闕，梵姆斯忿忿不已，大呼曰：白浪羅汝術誠巧，汝手段誠辣。雖然，雖然，吾必有以報汝。約翰斯密聞言，遽返，怒氣勃勃，向梵姆斯叱曰：汝識予耶？汝欲報

予耶梵姆斯未及答頓憶白浪羅以鎗擊著名若不早圖必受其害欲返身入啓匱取鎗而白浪羅之鎗已向胸部直發但聞轟然一聲梵姆斯之身軀業經中彈而倒仰臥地毯之上矣

白浪羅者初非盜劫之流其爲人也不苟然諾不尙欺詐亦時有俠義之風惟秉性堅鷲意念所及必用種種手續務達其目的而後止此次行劫非其本心一時迫於意氣既已鎗斃梵姆斯遂將所有紙幣名刺一一檢點携入革囊倉卒下樓而去

先是白浪羅在倫敦時與某少年交甚篤少年至美卽主於白浪羅之家感疫而病白浪羅爲之料理湯藥纖悉躬親及病革謂之曰君可瞑目君死予必爲君殮予必送君尸渡大西洋歸祖國正首邱也少年死白浪羅雇人殮之殮友之日卽其劫珠之日白浪羅旣得珠途中自思吾挾此豹珠串至都會求售則沿途所經關隘徵稅必巨將如何而可免於稅官之耳目耶噫得之矣得之矣疾馳至阿克司街見其友殮殮方始畢事遂以十金酬備者令去翌日而白羅浪挾某少年之柩乘阿爾掘輪衝波上駛矣

亂山之旁河流四繞之處中有土阜一方白楊衰草彌望無際猿啼虎嘯若與長眠人誌其哀感者一夕夜闌人靜月光隱約林際白浪羅偕其備者一人聯步而前徘徊塚上審視良久各出其所携

耜未之屬從事開掘未幾棺現啓棺蓋出一物燦爛奪目映月爭輝白浪羅回顧備者笑語曰得之
 矣吾儕今夕之工作可值五萬金磅矣言訖舉棺入穴向穴中點首曰敬謝吾友敬謝吾友之助我
 一言未畢而山谷之內忽聞一陣喧嘩十餘人攜手鎗蜂湧至一人大呼曰盜在此殺人賊在此速
 前速前勿令逸衆聞指揮一擁而上白浪羅與其同伴皆被執搜其身得豹珠串焉白浪羅既被執
 神志昏瞶舉目一視則赫然植立於其前者非他人梵姆斯也驚呼曰鬼鬼鬼鬼鬼梵姆斯曰
 吾非鬼吾告汝汝以鎗擊吾適中吾胸際彈簧之上吾自知不敵乘此時機伴爲死狀倒於地去
 後吾卽追蹤偵伺汝今得汝矣至警察局乎或至裁判所乎二者惟子是擇白浪羅聞言大戰慄梵
 姆斯續曰毋恐吾之豹珠串本欲携歸美國或求善價或畀吾女結婚今汝爲吾帶歸省吾一番之
 手續吾又何憾白浪羅君別矣行再相見臨行時亦復點首微語曰敬謝吾友敬謝吾友之助我

國民
小說

勇婿

塞國辣寒雷維克著

(小草)

著者小傳

辣寒雷維克氏於千八百四十一年生於塞爾維亞之蟹白克村。卒業於培爾爾辣特法科大學。既復留學德之柏林。舍其所學而習醫。至千八百七十九年。遂得醫學博士之學位。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七十八年間。塞與土耳其戰。氏任醫官。隨行軍中。千八百八十年。為培爾爾辣特之市醫。翌年。遂任市立醫院院長。千八百八十五年。被舉為衛生會副長。并為塞王宮中之御醫。至千八百九十一年十月十日卒。氏渴嗜文學。所著小說甚夥。具有民族旨趣。其為文亦雄健無倫。類其國人之氣質。譯者無文。殊不足以狀其萬一。閱者當諒我力之不逮也。

余○喜○乘○馬○作○旅○行○恆○以○一○人○從○某○處○之○夏○燄○陽○若○火○赤○光○炫○目○田○中○麥○為○炎○威○所○炙○無○風○而○自○搖○若○痴○肥○之○巨○人○熱○甚○而○喘○者

否○耶○
余○嘗○與○友○人○論○冬○夏○之○氣○候○友○謂○暑○時○較○寒○時○為○適○頗○堅○持○其○議○倘○際○此○日○之○痛○苦○尙○能○仍○其○故○說

彌○望○之○灌○木○幾○盡○焦○枯○枝○頭○之○葉○均○垂○頸○而○張○其○饑○吻○如○病○渴○者○之○思○飲○一○滴○水○至○村○家○家○畜○亦○儘

伏於林檎之蔭。健飛之鳥。多深藏不復見。隻影萬物俱失。其生氣野行之人。頭涿涿然。呼吸倍促。若負重於百里外。余斯時。幾以爲不能達前村。然幸託上帝之佑。安抵前村。而無恙。

世人碌碌。誰復知足於茲。忽有一念盤旋於余之腦中。其景像恰如一饑者之就餐。案於取匙之先。首和五味。蓋欲於涼處得一眠耳。

余留宿之家。舊且穢窄。而悶呼吸。幾爲所閉。如在棺槨中。余曷爲而宿於此。以烏爾利斯克與余稔。嘗謂余或至鄉間。務以渠家爲東道主。其日適渠弟服兵務。役滿歸。戚友畢至。歡然道故。諱致頌詞。烏爾利斯克爲此聞之。聞人故客之至者。更夥。余偶然來。亦復躬預其盛。斯時主客均酣暢。無倫卽各國元首。置慶功之讌於宮中。恐亦無此盛況。非儀式之遜於此也。誠意之相孚。對此或多慚色耳。願有一女郎。其旨趣殊與衆異。意爲遠來之客。詢之知爲烏爾利斯克之妹。豐肌盛鬢。姿態絕俗。脚跟強實。行時地板振振有聲。卽窗上之玻璃亦爲顫動。以發育之良。肩腕異常堅卓。曳地之輕裾。微縷勻淨如牛乳之面。

晚餐之長案。位置於庭中。胡桃樹下。餐時女優游周旋其間。不輕發言。言則俊爽絕倫。沁人心脾。餐畢。女引余入廳。事中置一爐。是間晝夜寒暑之度。相差彌遠。故稍稍燃火。以防夜寒。廳之側。分作數

屋以爲客舍。

客舍之一卽爲余之寢室。室中有木製之床。以新藁爲墊。上敷以光潔之線毯。床之畔爲窗。窗之下。一桌。一椅。倚枕之壁。間懸一土耳其古製之刀。與舊式之二銃爲伴。此卽室中之飾品也。

女向余曰。客脫靴乎。是固吾國之風習。願以塵垢如漆之靴。情此溫麗如花之女。拂拭之。殊覺其褻。余乃謹謝之。且呼從者至。從者將靴去。余更謂女曰。司他那姑娘。晚餐否。司他那者。此女之字。適餐時。聞客之稱女。而余識之。者女曰。尙未。余曰。常此遲遲乎。女曰。然。余曰。何故。女曰。例也。余曰。然則將先進食於堂上。而後食乎。女曰。然。余笑曰。都會中。家人均共席而食。女訝然曰。有是乎。是誠佳也。語次。兩手障面。微聳。余曰。司他那姑娘。室家於都會。則何如。女不答。迴頸向外。媚眼下注於地。顏色全頹。頃之。乃曰。客需濯足乎。余曰。今夕可以無需。姑娘尙餒。請卽進膳。女曰。尙未。餒也。余曰。姑娘周旋。竟日不餒。亦且疲勞。女曰。否。隨向余道。晚安。乃去。

斯時。夜亦漸闌。余之從者。度已熟睡。余亦卸衣就寢。並取護身之拳銃。置枕下。小窗半啓。清風徐來。吹送新藁之香。陣陣觸鼻。余觀余吸烟捲已卽熄。燭偃臥窗之外。但聞蟋蟀亂鳴。斷斷續續。如相。和余四肢。憊甚。倏已入夢。余覺己身能凌虛而行。周歷屋外。至庭側之井。傍則見從者。盡特辣。斯在。

彼飼鳥。余欲呼而語之。則喉際如有所格。噤不能聲。乃趨前審視之。則非從者。而爲一短樹。馬亦幻爲牝牛之廓。四足伸張如箕。刺那問。顧又不見。只見司他那。自屋後徐徐來。手執麥穗。向余展然笑。余復趨迎之。突有一馬疾馳至。撞余倒地。余大驚。遂覺而蟋蟀亂鳴。聲仍喧然。如故。余神爲之擾。竟不復入。匪欲起。燃燭以在客中。未果。遂瞠目凝視於黑中。斯時夜漏深矣。

不意廳事之門。憂憂然啓。繼聞腳聲入廳。事卽余之寢處。亦覺微震。余乃起。見一線光。乃自門隙中漏入者。余卽躡足行至扉後。以耳附扉聽。聞一人曰。誰宿於此。一人答曰。是某客也。答者之音。余能辨其爲司他。那余以不能睡。思出而與之爲談。偈手旣握門鑰。斗思司他那與語者爲何人。突然而出。殊乖禮。衷手乃離鑰。仍佇立扉後。繼自鍵穴間。以一目窺之。兩人之面畢現。其一蓋卽司他那之兄。兄曰。妹。余心已無他牽挂。所服兵役亦旣期滿。此後。司他那。汝之姻事。余則。司他那默然。兄曰。余且弗論所慮者。惟汝汝願與全居之人。余早知之。願余殊不願否。若彼。以余所見者較之。彼殊。余總不願以汝嫁彼也。余妹僅汝。願汝得佳婿。自今以後。余當爲汝謀之。總之較余貧者。必不可。司他那仍默然。俄覺爐火將熄。遂起至屋隅。取薪炷之。此時却易其坐處。鍵穴中。已不復見其面。少頃。兄又言曰。余言或不入汝耳。然余總不願汝與彼成夫婦也。試思彼爲何許。

人乎彼非臭壞胚乎（臭壞胚三字譯原音爲塞爾維亞及匈牙利間呼德人之輕蔑語）彼自遠方移居是間余素諗之彼來是間時嘗以一小紙草草書於上向猶太人處丐少許金邇來雖不更躡於猶太人之門然仍不事事想爲彼國臭壞胚之長委託是間長官看顧此奴耳余故深。且彼與土耳其人咸不信仰余等之神君聖母余更深。彼某日曾遇是間長官於途長官遽拍其肩曰勇士別來無恙汝思。此非侮人語乎彼奚得爲勇士彼乃受辱於途以余爲彼則當痛擊辱余之人彼乃低首稱謝而去彼而勇孰非勇者彘於余服役時余飲醉甚余罵彼臭壞胚之女王凡一般人聞已國女王受人辱則必面赤氣湧亦當然之勢而彼但謂余曰斯語不當出之君口余故與之爭且囑曰余必語。汝女王實不良余必言之汝將何若余意彼必怒願彼乃揚揚如平時且曰再飲一杯去遂強邀余至酒肆飲焉汝思。言至此更作一語曰余更憶得彼之一事矣一日有拉頭伊希利克者直牽奇膜之裾而呼曰汝爲臭壞胚之惡賊彼聞言色驟變抓希利克之肩勢欲擲之又不知何所思遽舍之默然他去若彼之餒奚名爲勇士者余非與之有隙也特以彼不自立故痛辱之安能以汝之可愛者與之耦雖然果能如是間長官所云而爲眞勇士則未始不可結爲姻眷汝確係我國之血統縱爲女子當亦不願以如彼之無勇者爲汝之夫婿也余爲汝

兄亦不能任汝失所倘汝尚不以余言爲信而決絕彼明日余當於汝前再辱之汝試觀可也司他那曰兄意若斯之暴乎兄曰彼能怒斯當彼仍怯弱則決語次足音喧於戶外俄聞扣扉聲甚急且曰請卽啓扉欺夫哥曰誰者戶外人又曰夜半扣戶殊歉余有急需也欺夫哥起立啓扉突有異服之男子三奪門入手持短銃向欺夫哥之胸侃侃言曰余輩所需者金也欺夫哥聞言知爲盜卽亦坦然不驚曰若輩無幸適無金盜曰誰聽汝者二日來客至夥矣我輩早偵得之無多言速出金欺夫哥曰無則無耳任若所爲盜曰不出金我輩當自取之未幾而喧嚷作矣司他那驚呼矣余雖在寢室亦不能無備竊向床頭取得護身之拳銃思啓寢室之扉而出忽聞窗外有縋縮聲並曰勿聲余問之曰爾爲何人斯時一人已越窗入行近余榜曰余爲奇膜忒立夫幸無怪壁間懸有欺夫哥之短銃請以授余壁間所懸者余早已見而知之因卽取以授奇膜奇膜謂余曰足下幸勿聲盜入主家余將往助之足下客也幸毋出寢室致受創言已奇膜啓扉出余頃聞欺夫哥言知奇膜爲司他那所愛者恬不之怪願亦不能舍而置之手持拳銃行近扉榜四肢不禁戰慄拳銃余每出必携願常處於不用之地今竟欲試之殊不在余意計中余斯時對於所持之銃恐怖滋甚以此銃今且以之殺人也余之血腕凝冷幾如冰石俄聞強有力之呼聲曰神妙爲之不將狙擊

其聲似奇膜。余聞之如暗中見光。胆力頓壯。余意遂決。高舉拳銃疾趨。廳事大聲而呼。余於黯淡之燈光中見奇膜。執銃向盜立。二盜執欺夫哥之臂。一盜正以繩縛司他。那見奇膜至。即舍司他。那而奔奇膜。俄銃聲轟然。倉遯間竟不辨爲誰發者。盜舞刀向奇膜。勢甚猛突。將爐上懸壺之鐵練劈而斷之。壺傾水潑。火中火熄。灰飛室暗。不復能辨面目。只聞銃聲連發三四響。戛然止。其時不知何人向余旁突過。入余寢室。似非一人。且有隨之者。俄而室門自外閉而鎖之。爐火復燃。時欺夫哥兩手被縛。轉側於廊間。而呼曰救余。奇膜。余在此奇膜奔赴其側。急解其縛。且詢之曰傷乎。欺夫哥以兩手擦其頸曰傷則未也。盜重擊余頸骨痛不可忍。

烏爾利斯克老人聞聲扶杖出。後隨之少者各執武器而來。恐怖之色悉現於面。欺夫哥謂衆人曰盜。盜。衆逡巡門側曰盜何爲一健者短衣大袴以布裹其首。是爲奇膜。衆見之即奔赴其旁。圍繞之語囂然不能辨。同聲並發。同時取應奇膜。幾左右不知所對。司他那袖手立一隅。胸間尙起伏不定。猶未盡祛其慮心。

未幾是間之警長率其屬來。蒞腰懸陳舊之劍。書記執二響之銃。隨其後。卽儒雅之學校教師亦手持破椅之足。吶喊以助威。警長向衆人儼然曰聞有警故來。此現如何矣。欺夫哥肅然而進曰唯。

唯。盜警也。幸是人助。余未嘗失一物。且救余。與余妹語。次即指奇膜。並指司他那警長。曰。然乎。然則速捕之。來無使漏網。如或拒捕。格殺勿論。烏稱利。斯克。老人答曰。盜已去矣。警長聞言。作威武狀。曰。遲矣。誰能追捕之。奇膜徐徐至前。曰。否。已生捕得。警長曰。在何所。奇膜指余之寢室。曰。在是。余思寢室之窗。尙洞開。即謂奇膜曰。恐盜已自窗逸。奇膜曰。窗外有足下之從者。守其下。逸亦受捕也。余乃服其胆大而心細。警長諭其屬曰。某則繞出屋後。某則啓扉入分遣。既定。願皆躊躇不敢前。奇膜曰。余首入可也。即持斧破扉入。視之。盜之二。銃悉墜於地。衆乃隨奇膜後。室內火光一閃。轟然之聲。繼之。彈丸掠奇膜頸畔。過余曰。壁間尙有銃。盜得之矣。衆大驚。倉皇退。警長厲聲向書記曰。君之銃。擊。擊。書記握銃而顛。奇膜突前撲盜。一盜之銃。爲奇膜所奪。一盜則傷而仆於地。衆喧嚷曰。縛。繩。羣趨而至。遂縛之。曳出廳事。斯夫哥曰。已逸其一。奇膜回首向窗而呼曰。茲特辣斯君。其引彼盜來。余之從者乃縛一人。至衆問何時捕得此盜。余之從者曰。頃已捕之。奇膜君縛之。梅樹下。而命余守之。警長曰。奇膜汝乃今之柯辣利威克麥爾。誇也。塞爾維亞古勇士名。既乃詳察盜面。審之。則爲著名之盜。名攝誇者。國家會懸二百特卡忒。塞金幣名。之金以購之。衆於是更譁贊奇膜之勇敢。獨斯夫哥垂首不語。少頃乃握奇膜之手曰。前事乞

怨余從今後願視若同胞弟乎言已潸然欲淚奇膜喜極亦復堅抱欺夫哥司他那見之亦領首而不語警長向奇膜曰今日之由政府不日當有賞金來詰朝可至公署一晤談言已遂引盜去

余斯時環顧欺夫哥之家春氣洋溢司他那之容醅然若醉時以媚眼視奇膜奇膜亦時顧及之聖母昇天大祭之日余遊於街市間見奇膜與欺夫哥司他那及其母羣集一處所異者司他那已易袒領之衣而奇膜呼司他那之母亦曰母余適語警長思及前事因詢之曰奇膜究爲何如人警長曰彼固我國人也性極誠樸曾服兵事其所隸之長官爲一匈牙利人時謗毀國王奇膜聞而大憤力懲之遂逃而至此

日暮時男女羣集跳舞始開奇膜欺夫哥司他那咸在呼者叫者飲酒者躑躅滿前羣衆舞蹈之砂塵幾塞呼吸大醉之欺夫哥遇人則指奇膜曰此爲余弟爲天下第一勇士赤手奪賊刃能敵余弟者今世殆無其人弟真勇士弟真塞爾維亞之兒

小說情
愛之犧牲

(瘦鵝)

梯司那德老人仰着那粗大的頸子直着那乾澀的嗓子放出一種劈毛竹也似的聲音來喊道格蘭綠！格蘭綠！遠遠地聽去活像是陰雨之天萬樹陰中老梟叫的一般他老人家當大革命以

前却是槐克路士侯爵邸裡一個看獸苑的人。一天到晚沒有甚麼旁的事，只和那些獅虎麋鹿做朋友，很不得勁兒。因此上大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概，想不到平地一聲雷，大革命的活火轟地裏爆發起來，狂揮自由之旂，亂敲平等之鼓，把法蘭西的面目全個兒變了一變，可是梯司那德老人雖伏已久，到此自然是大丈夫得意之秋，指天劃地，不可一世，不久竟被他從那獸苑前的竹籬上一躍而為革命政府保安團屬下的槐克路士森林鎮守使了。這也不必細表，且說他格蘭綠格蘭綠的壞了一會，却不聽得回答，心裏頭老大的不耐煩，歛的舉了那隻久沒和水兒皂兒見過面的手，把頭上戴着的一頂紅色帽兒向腦後一推，拾起一個黑鬚蒙耳的臉兒來，用着兩個烏溜溜的眸子，向小樓上射去。至於他自己立着的所在，大約就是他的鎮守使署了。但是這鎮守使署的建築却煞是別致，似乎並不是特地爲他造起來的。一端有一個闊闊的穹門，用許多厚板垛着，有幾塊還沒削平，有幾塊却帶着金碧餘痕，對面也是這樣一個闊闊的穹門，門外的石步一直通到河邊屋中，一隅有一個古式的小壁爐，爐的對角處相去不遠，有一步狹狹的扶梯，恰和小樓相通。一面的牆壁已坍塌了一半，單有一扇美麗精緻的窗兒，還留在那裏，望出去却見頽垣斷井，黑魘魘地一大堆的瓦礫，原來是從前那個壯麗華瞻的槐克路士侯爵邸的遺址。華屋山邱，能不使人

與感想這侯爵邸幾百年來巋然時在那邊何等赫奕不道逃不了這大革命的劫數自由平等聲中被那些無法無天的大國民一把火兒燒成白地只贖着這最小的一部分分明是供後人做個憑弔之資那時梯司那德恰好受了保安團的委任看守槐克路士近邊的森林於是他老而實之把這一小部分當做自己的鎮守使署咧這當兒他喊了好幾聲格蘭綠仍不見答應便不慌不忙的趕到那狹狹的扶梯脚下又高呼過格蘭綠吾的女孩子你到底在那裏忙些甚麼難道竟橫着心使大國民等得顛子酸麼這麼一說就有黃鶯兒似的嚶嚶嬌聲答應他隨着輕風宛宛的從樓上逗到樓下接着又聽得一陣子木履囊囊之聲慢慢兒的下來不一會就有一個芳齡二十左右的絕色女郎亭亭的立在他跟前梯司那德咕嚕了幾聲吩咐女郎料理晚膳一壁莊容說道吾的女孩子停會兒用過了晚膳你立刻去睡你的覺愈快愈妙夜中要是聽得甚麼聲音千萬別下來瞧你可理會得麼女郎把螭首點了一點舉着那一雙藍寶石一般的春腫注着老人囁嚅道只是這裏近邊已沒有甚麼王黨的遺孽咧你老人家還忙甚麼來從前你不是說那孩子特加塞和他老母都已驅逐出去了麼梯司那德道然而吾並沒和你說那王黨的遺孽都已翦滅淨盡呢除了他們兩人外自然還有第三人在着格蘭綠悄悄道怕沒有咧老人道有沒有不干你的事那些萬

惡的王黨聽吾去處置就是了。說完走到門前，把身兒倚在門上，兩個兇惡的賊眼注着那水門外，森森一碧之水，閃也不閃，心中正在那裏想黃澄澄重頓頓的二萬法郎如何纔能飛入自己的腰包。原來他今天聽得人家說那槐克路士侯爵的兒子赫波爾的解往抱度監獄去時，在半路上溜之乎也，匿跡在左近的叢林深處，革命政府已出了二萬法郎的賞格買他的腦袋，梯司那特因此上滿擬生生的拿住他，小主人送往抱度去領那上賞，只想一人獨吞，不願意使他副手葉盎白泊的司得斜刺裏出來分肥，所以守着秘密，獨自行事，連格蘭綠跟前也不敢說明。那時格蘭綠便在火爐旁邊坐下來，取起一盆番薯來，剝掉了皮，一隻隻投在水壺裏。此刻他雖然操這賤役，那儀表上自有一種凜凜不可犯的樣子，可知他從前斷斷不是個蓬門不識綺羅香的小家碧玉呢。看官們如今在下，趁着他燒番薯的當兒，筆兒闲着，索性把他的來歷略爲一表。雖是蛛絲馬跡，不能說羅羅清楚，只看官中不乏解人，定能猜出美人身世來哩。且說大革命起後一天，那葉盎白泊的司得在一條大路上，瞧見一個華服女郎，暈倒在地，秋波半掩，香櫻微綻，雙頰白白的，一些兒血色也沒有，彷彿是一枝梨花，低垂月下的一般。白泊的司得不覺動了惻隱之心，忙把他抱了回來。那知梯司那德一見了這半死半生的女郎，十分動怒，喚白泊的司得丟他出去。白泊的司得那裏肯

依立以辭職爲要。挾說若是這裏不能容這女郎。吾也連帶辭職。和他一塊兒去。可是這少年。實是他老人家。很得力的一個助手。平日間。追逐王黨。好似獵狗。債獸。非常敏捷。已得了革命政府。好幾次的上賞。梯司那德。坐享其成。何等有趣。那少年。却從沒說過一句怨言。貼貼服服的。並無反側之心。這梯司那德。老人。原也不是個傻子。知道殺死那天。天生金蛋的鵝。不是智者所爲。現在聽得他爲了一個女郎。竟要和自己一刀兩斷。分手而去。倒不覺有些兒着慌。於是連連答應。許那女郎。留下把上邊一個小樓給他。做臥室。白泊的司得。到此也就沒有甚麼話說了。過了幾天。女郎嬌怯香軀。已完全復原。不過芳心中。似乎一片白紙。從前的事。絲毫記不起來。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白泊的司得。倒不大在意。只誠心誠意。親親熱熱的待他。恨不得把心兒肝兒。一古腦兒。掏出來。供諸美人之前。那老人。得了這一個天外飛來的女郎。一日三餐。有人主持。比平時便利得多。自然也相安無事。但是他朋友中。有一個人。名兒喚做波歇的。似是一隻踪跡。黃族的大獵狗。直能嗅入於一里之外。見了這女郎。就悄悄地向梯司那德。老人。道朋友。你子細一些。吾瞧那小蹄子。很不像吾們生長。菲屋中的人。牛屎裏。可生不出名花來呢。梯司那特。聽了這句刺耳的話。心兒不免一動。頗想出發。開那女郎。只不知道那白泊的司得。是否有意於他。這天早上。便問白泊的司得。將來可要娶格。

蘭綠做老婆白泊的司得答道。且慢吾們等他記起了前事再討論這問題還來得及。咧梯司那德沒奈何只得暫時按兵不動。但見那少年近來踪跡貴族似乎十分冷淡。心兒裏也一百個不以為然。往往暗地裏想道。難道他熱了那小鴿兒所以冷了公事麼。這一個念頭天天盤據胸中。眼兒裏就很瞧不上那白泊的司得和格蘭綠。只是他此時正在那裏苦念那二萬法郎旁的事都已放下。心頭一概不想他。立在門前向那河水注視了好一會。心兒急急的立刻想出去。拿住那逃人怕被人家捷足先得了。去這一分一秒也不忘的。二萬法郎便落個空。咧臨行之前却又吩咐格蘭綠。晚膳後到地窖裏去取一瓶紅酒出來預備回來時。覓醉格蘭綠。噲道。只吾却不願意進那地窖去。陰慘慘的使人心胆都碎。梯司那德厲聲說道。你別違拗。停會兒必須往地窖中一行。要知吾今夜的事。煞是費力。凱旋歸來時。怎可無酒自賀呢。格蘭綠囁嚅道。說起了那地窖。使吾禁不住要記念。梯司那德老人走一步。銳聲問道。紀念甚麼。格蘭綠卽忙垂倒了。粉頸子變了口氣。低聲說道。今夜要酒很好。很好。今夜要一瓶紅酒。梯司那德聽了也莫明其妙。把門兒彭的一關。大踏步揚長而去。格蘭綠見那老人去後。就坐在短檯上。倒了一盆湯。切了一片麵包。在這火爐旁邊用這一頓樸儉的晚餐。用罷。盈盈的立起身來。想到地窖子裏去。那翦水雙波。却瞥見爐兒裏熊熊的火光。正

射在那金碧黯澹的窗上望見外邊一片荒場正是槐克路士侯爵邸的遺址嬌軀不覺微微顫了
 一顫退下一步星眸也睜大了櫻唇也張開了那兩條粉藕般的玉臂不住的一伸一縮好似竭力
 排遣芳心裏甚麼不如意事的一般一會纔把眼兒避開了那窗外的荒場注在面前的一個酒瓶
 上銜悲自語道咳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且替那老頭兒取酒去罷說着伸過柔荑去取了那瓶又提
 上一隻燈珊瑚的離了火爐之側走到地窖裏去不道他剛到石階級的末一級上放下了燈去開
 那酒桶時猛可裏黑影一閃桶後有兩個黑寶石也似的眼珠射出來射在格蘭綠身上等到那
 酒兒汨汨的流入酒瓶時早有一個髡髻污穢的人匍匐而出突現於女郎之前荷荷說道請你給
 吾喝一口酒兒瞧上天分上給吾喝一口酒兒格蘭綠斜擲橫波瞧了他一眼便取起那酒瓶來給
 他那人捧在手裏仰着頭啣啣啣啣了個西江水盡格蘭綠嬌聲說道吾想你定是個貴族中人
 那人坦然答道正是難道你要賣吾不成格蘭綠嫣然一笑提起燈來只閉着檀口兒悄然無語心
 想這人如何自投羅網這幾天那梯司那德老人正渴着想飲貴族中人的血呢那人見了那美人
 一笑忽地呆了一呆接着却跳將上來搶了那燈提得高高的從格蘭綠頭上照到脚上照了一會
 不覺長歎了一聲握住了格蘭綠玉臂一陣子搖着很懇切的說道麥麗維克都兒別來如何你失

了。知覺之後，他們可虐待你麼？吾以爲那天你倘然玉殞香消，芳魂不返，倒是天大的幸事。如今可不致於失了高貴無上的身分？奴事那些萬惡的惡徒，吾問你：你還認識吾麼？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誰？啊！格蘭綠側了那螻首，沈吟道：「麥麗維克都兒，麥麗維克多兒，這名兒吾似乎……」那人執着他纖纖之手，把兩眼注着他如花之面，忙接口道：「你難道忘了不成？你實是麥麗維克都兒，特麥司荷格蘭綠。」答道：「吾竟記不起咧！那人太息着說道：『咳！咳！吾的上帝，吾的上帝，你當真一些兒也記不起麼？』」吾就是赫波爾的特槐克路士子，細瞧一瞧吾的面龐，吾實是赫波爾的從前已和你訂下……

赫波爾的話兒還沒說完，格蘭綠櫻桃小口中斗的透出一絲呻吟之聲，接着又嚶嚶一聲哭了起來。赫波爾的早忘了自己的危險，卽忙把臂兒挽住了那女郎的柳腰，溫溫存存的低喚小名，轟地裏那維克都兒却撇開了赫波爾的臂兒，低着頭兒，打量身上束着的短裙和那足上的木履。一壁又睜了赫波爾的一眼，粉腮上含着薄怒，嬌聲說道：「吾的朋友，吾們倆怎麼墮落到這個地步？你既這麼骯髒，吾也如此醜陋，彼此都活像是從阿鼻地獄裏出來的呢！」赫波爾的又喊了一聲「麥麗維克都兒」，忽地打了幾個寒噤。那女郎把素手攔在他臂上，說道：「請你提起吾的記憶力，這裏是個甚麼所在？吾們到底遇了怎麼一回事？」赫波爾的便挾住了那柔若無骨的玉體，在這綠幽幽的

燈光裏並坐於石階級上把前事一件件和他說怎麼起了革命怎麼暴徒殘殺貴族他家裏怎麼被劫他父親怎麼死於非命自己怎麼救他出來後來兩下裏怎麼分手赫波爾的滔滔汨汨的說許多話他仍是不解伏倒在石階上喃喃自語道格蘭綠格蘭綠這許多事吾竟半些兒也想不起來赫波爾的沒法兒可想只呆呆的瞧着那女郎一會却見他抬起粉頸來朱唇微微動着星眼灼灼有光似乎已記起前事來了當下裏便把自己的事也和他說了一遍如何被捕如何脫逃如何流轉各地如何回到槐克路士來如何想起了這地窖子如何從水門裏設法進來如何度過這一日一夜說得甚是詳細麥麗維克都兒等他說罷忙道你既伏在這裏一日一夜肚子裏一定餓咧赫波爾的道正是呢麥麗維克都兒道吾去取湯和麵包你吃不過你只能略為點點亂不能多吃因爲吾主人此刻出去着回來時須得向吾要晚膳的說時轉身而去不一會已端了一盆湯和一片麵包匆匆而來授與赫波爾的一壁扭轉小腰肢背身立着好像在那裏想甚麼心事似的赫波爾的把那湯和麵包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一時感激心和愛心同時並起不覺脫口喊道麥麗維克都兒！麥麗維克都兒麥麗維克都兒曼聲答應着盈盈的回過身來把那花顏向着赫波爾的兩道眼波中不知不覺的流露出萬種情思來脈脈不語了好久纔帶笑說道吾救你你別慌要

是天宥吾衷吾們倆或者還能攜手同行呢現在吾要上去了明天再見罷說完三脚兩步的走出地窖直上小樓兀坐在那小床邊上心中却沈沈而思想個保全他自己和他未婚夫的法兒正沈思間聽得那梯司那德老人已回來了葉盎白泊的司得也跟着入室兩下裏似乎起了甚麼惡感舌劍唇槍聲音漸鬧漸高大有各不相下之勢麥麗維克都兒好生詫異脫了木屐取在手中躡足走下扶梯偷偷的伏在門前聽着聽了半晌纔知道那老頭兒實是爲了出去捉拿赫波爾的想領取二萬法郎的賞金那知鳥兒沒捉着錢兒落了空失望歸來便遷怒到葉盎白泊的司得身上說是他放掉那赫波爾的白泊的司得堅說這事一些兒也不知道竭力的自辯貝司那德越說越怒正似火上加了油那八千丈的無名業火幾乎要冒穿天靈蓋不能遏止少停麥麗維克多兒又聽得貝司那德盛氣說道你說不是你放掉那槐克路士家遺孽的麼只吾一向冷眼旁觀見你那天帶了那格蘭綠回來後愛國心就冷了一半吾要知道心兒裏究竟怎麼樣那女孩子到底是誰葉盎白泊的司得道自然是格蘭綠麥麗維克多兒猛聽得他們倆說到自己身上來禁不住顫了一顫再側耳聽時却聽得那老頭兒把那酒瓶在桌子上頓啣道這酒瓶怎麼空的可是那小蹄子故意和老子作對麼女郎到此方始記起剛纔倒了酒早被赫波爾的喝個乾百忙中忘却

沒有再倒致使老頭兒生氣來。霎時間那顆心却又別別的亂跳。想他老人家若是親自到地窖子裏去取酒。赫波爾的如何得了。可不要陷入危險之域。吾必須阻止他。纔是於是疾忙穿上了木履。開了門。若無其事的走將出去。點頭向老人道。你老人家怪早呢。願你早安。今天天氣好冷。吾替爸爸生個火罷。一面說一面走到火爐前。拾了幾塊木柴。放在爐中。又向葉盎白泊的司得道。國民請你拉一會兒風箱。幫吾的忙。貝司那德厲聲叱道。格蘭綠你實是個傻子。葉盎白泊的司得急道。不能說是傻子。他只當現在是早上呢。麥麗維克都兒沈默不語。却時時把雙波斜到肩上去。玉容上也就現出一種異狀。葉盎白泊的司得何等眼快。早瞧出了破綻。但是也不說甚麼。只推近了女郎。悄然說道。早上沒有到咧。現在不在夜中。你快上床去安睡罷。梯司那德岔嘴道。且慢待他先去取了酒來。葉盎白泊的司得答道。吾代他去取。如何女郎聽了這話。心兒別的一跳。正要啓口攔阻。却聽得那老頭兒朗朗的說道。葉盎白泊的司得。吾喚這女孩子去。誰要你多事。麥麗維克都兒暗中吐了一口氣。早取了那酒瓶。三步并作兩步的往地窖去了。這夜中的難關。好容易逃過。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已啓了梯司那得的疑說。那女孩子昨夜胃口怎麼如此好。一人好似吃了兩人的東西。末後幸虧還是葉盎白泊的司得替他解圍。險些兒露出馬脚來。這一着麥麗維克都兒很感

激他。只是見他一雙眸子時時注在自己身上。也一百個不快。并且常用話兒來試探口氣。似乎現着懷疑之狀。粉肱中更不免有些兒刺促不寧。幸而那梯司那德老人。早早就出去。纔吐了一大口氣。取了一隻水壺。想去放在火爐上。葉盎白泊的司得。却已伸手來受替他代放。女郎低低的說了一聲多謝。麥歇兩字。（按革命時都。以國民相稱。稱麥歇（先生）者。人即巨爲貴族。）幾乎從絳唇中。濕將出來。那少年却像已經聽得眼睜睜的釘住着他。高聲呼道。格蘭絲！麥麗維克。都兒力。自抑制鼓勇。面着白泊的司得。問他要甚麼。白泊的司得不答。捱近了女郎。兩眼仍注在他面上。突然問道。今天早上。你爲甚不用早餐。女郎啾啾答道。因爲吾肚子裏並不餓。那少年又道。只你現在爲甚還留着半盆湯。女郎喘着道。等爸爸回來時。給爸爸吃。的那少年又瞧着他點頭。無語。臉兒上却現出一派鬱鬱不樂之色。一會女郎忽爾問道。國民今天。你可要出去獵兔麼。少年答道。這個說不定。或者不出去也。未可知。麥麗維克多爾。聽了。只暗暗地叫苦。原來他想去約了赫波爾的蕩舟水門之前。一塊兒逃去。無奈白泊的司得。老坐在家裏。這計畫怕不能實行。想他天天出外去的。今天怎麼杜門不出。難道他已疑吾麼。想着直要急得哭出來。只竭力的鎮定了心。沒精打采的在火爐前坐下。這時爐中活火熊熊。彷彿在那裏跳舞。外邊的風日。却也十分晴朗。葉盎白泊的司得。仍不

時的注目於女郎末了。纔微喟一聲立起身來。道：格蘭綠吾出去。咧吾可不能厮守着。你女郎一聽得這話。早一躍而起。伸了那兩隻纖手。盈盈的走到少年身旁。顫聲喊了一聲。葉盎白泊的。司得白泊的。司得執了他手。莊容說道：吾瞧你。很害怕。吾到底爲甚麼來。可是吾的言語舉止。間都足使你害怕麼。女郎嚶嚶答道：你待吾一向很好的。白泊的。司得厲聲道：如此。你不用害怕。須知吾就要出。去的。你要做甚麼。勾當。可沒有人掣你的肘。咧說完。撒手就走。麥麗維克都兒悄悄地在桌邊聽得一陣子。開門聲。呼狗聲。脚步声。知道那葉盎白泊的。司得當真已去了。於是跳將起來。飛一般趕入地窖。拉了赫波爾的出來。直至水門之前。那時一艘小船早已泊在岸邊。赫波爾的忙跨上船去。一面又伸手扶他。情人上船坐定。就蕩起槳來。啓口說道：吾的愛人。吾要是生在世上。一天斷不忘你。今天救吾的恩。那女郎也嚶嚶說道：吾要是生在世上。一天斷不離開你。一步生同生。死同死。赫波爾的低下頭去。柔聲道：麥麗維克都兒。吾愛你。吾永永愛你。女郎螻首微點。那蔚藍色的秋波中。含嬌欲笑。睜着他未婚夫兀不轉睛。赫波爾的心花怒放。蕩舟離岸。不道正在這當兒。忽聽得岸上有人吶喊之聲。麥麗維克都兒嬌呼一聲。迴過香頸去。赫波爾的也連忙抬起頭來。瞧却見一個人直挺挺的立在岸上。一枝槍高高舉在手中。作勢欲放。接着又聽得他嚷道：快把槳兒收起。不然吾

要放槍了。赫波爾的手無寸鐵，不能抵抗，只得收斂不動。女郎向着岸上喊道：「葉盎白泊的司得是，你麼岸上人答道：「正是吾格蘭綠麥麗維克都兒。又悲聲說道：「葉盎白泊的司得放吾們去罷。白泊的司得却逼近一步，直走到水邊，大聲道：「你可知道，你同着一個王黨的遺孽在一塊兒麼？女郎毅然答道：「吾原知道。白泊的司得道：「只你也知道，助王黨中人潛逃，有甚麼罪名麼？當下赫波爾的忽把嘴兒湊在他未婚妻耳上，輕輕的說了一聲：「那女郎却慍着朱顏，似乎不肯依他的話。那葉盎白泊的司得只兀立岸上，舉槍而待。這時流水湯湯，受着日光帶着一片黃金之色，蔚藍的天空中，淨無片雲，樹上小鳥停唱，枝葉無聲。會那女郎銀鐘般的聲音，又破空而起。道：「葉盎白泊的司得，吾第二回求你快放吾們去罷。白泊的司得道：「不行，和你一塊兒在着的人，是誰？女郎朗朗答道：「是你舊主人麥歇赫波爾的特槐克路士侯爵。那岸上人一聽得這分外響朗的十八個字，臂兒略低了一低，接着却又舉了起來，說道：「格蘭綠吾要問你，你在這裏不憂吃不憂着，又暢適又安逸，有甚麼不好，却偏偏願意跟了這人逃走呢？麥麗維克都兒挺了酥胸，抬着粉頸，儼然是個儀態萬方的貴族女郎，很沈着的說道：「你弄錯，剛吾並不是格蘭綠吾，實是麥麗維克都兒。特麥司苟姑娘這一位和吾一塊兒在着的，便是吾的未婚夫葉盎白泊的司得。脫口呼道：「只你可愛他麼？麥麗維克都兒

冷○然○道○愛○他○不○愛○他○干○你○甚○麼○事○來○白○泊○的○司○得○道○這○個○果○然○不○干○吾○事○然○而○你○可○還○記○得○前○事○麼○
當○時○你○在○大○路○上○失○了○知○覺○之○後○吾○抱○你○起○來○兜○着○就○走○旁○的○國○民○却○出○來○干○涉○要○把○你○送○上○斷○頭○
台○去○吾○爲○了○你○和○他○格○鬥○堅○意○不○依○抱○着○你○逃○出○樹○林○旁○皇○終○夜○雖○是○二○十○四○個○鐘○頭○裏○沒○有○吃○過○
東○西○飢○腸○轆○轆○個○不○住○吾○却○置○之○不○顧○掏○出○吾○最○後○的○一○個○銅○幣○買○了○一○身○老○婦○人○的○破○衣○服○替○你○
換○上○後○來○就○帶○你○到○這○裏○來○藏○過○了○你○的○真○姓○名○說○你○是○個○平○民○竭○力○的○保○護○你○這○一○片○苦○心○姑○娘○
或○者○也○明○白○呢○此○時○赫○波○爾○的○忽○地○插○口○問○道○這○位○姑○娘○沒○有○蘇○醒○之○時○你○怎○麼○樣○待○遇○他○白○泊○的○
司○得○道○吾○直○當○他○是○天○上○的○安○琪○兒○一○般○那○敢○無○禮○吾○當○着○上○帝○誓○不○扯○謊○赫○波○爾○的○顫○巍○巍○的○從○
船○裏○立○將○起○來○面○着○岸○上○說○道○麥○歇○多○謝○你○吾○一○輩○子○欠○你○感○激○的○債○將○來○總○得○還○你○白○泊○的○司○得○
下○了○槍○不○則○一○聲○那○女○郎○也○默○默○的○坐○着○一○寸○芳○心○却○已○微○動○想○這○無○知○無○識○的○少○年○農○人○似○乎○也○
很○愛○着○吾○呢○想○着○又○廻○眸○向○岸○上○望○去○那○樣○兒○十○分○懇○切○半○晌○白○泊○的○司○得○忽○向○赫○波○爾○的○道○國○民○
吾○剛○纔○的○一○番○話○你○可○信○吾○了○麼○赫○波○爾○的○答○道○吾○信○你○白○泊○的○司○得○道○如○此○吾○若○是○送○這○位○姑○娘○
往○英○倫○去○交○與○你○的○家○族○你○也○能○信○吾○麼○赫○波○爾○的○道○吾○也○能○信○你○白○泊○的○司○得○道○不○過○他○得○了○自○
由○你○須○得○出○去○自○首○這○事○可○做○得○到○做○不○到○赫○波○爾○的○路○不○躊○躇○只○盼○了○他○情○人○一○眼○侃○侃○答○道○有

甚麼做不到吾爲了他死也情願的。驀然問那麥麗維克都兒却喊將起來道：「葉盎白泊的司得你，真是無恥，竟爲了一點情白白送掉人家的大好頭顱，你的天良在那裏白泊的司得滿面含着怒容，嘶聲說道：「格蘭綠姑娘，吾還有一個法兒在這裏，你可肯把性命交給吾，吾就放麥歇特、槐克路士去。只吾並不是要殺死你，你別誤會。那女郎早已明白，立時決意爲了他未婚夫犧牲。一身赫波爾的也急於要使他未婚妻自由，忙着要去自首。把槩兒打入水中，直刺刺向着岸，蕩去麥麗維克都兒，却願意犧牲自己。萬萬不肯聽赫波爾的去，自投羅網，連忙也打下一槩，抵拒他，情人不使船兒近岸。赫波爾的舉首，瞧那桃花之面，銳聲道：「瞧上天分上，你別和吾作梗。女郎笑道：「你也瞧上天分上，別和吾作梗。白泊的司得，瞧他們兩口兒力爭一死，不覺退下一步，微歎道：「呀，他們倆怎麼如此相愛啊！一會又高聲說道：「格蘭綠，吾並不要你的性命，吾要你的愛情。吾雖是個農人，却也識得愛情兩字。格蘭綠，你可憐見吾女郎冷冷的道：「誰是格蘭綠？格蘭綠早沒有咧！此刻吾麥司苟姑娘，却要從你手中買麥歇特、槐克路士的性命。赫波爾的高呼道：「只吾却一萬個不願意拜你的賜，接着三人都一聲兒也不響，默然相對停了一會。葉盎白泊的司得，纔喚他們倆上了岸，一同立在那鬱鬱葱葱的鳳尾松下。麥麗維克都兒把那如荑之手，納在赫波爾底手中，肩並肩的立着。等葉盎

白○泊○的○可○得○的○決○心○白○泊○的○可○得○瞧○了○那○少○年○侯○爵○一○眼○說○道○委○實○說○你○們○今○天○同○逃○的○事○吾○早○已○料○到○咧○赫○波○爾○的○很○不○耐○的○說○道○如○今○也○不○必○有○一○搭○沒○一○搭○的○多○說○閑○話○只○趕○快○使○這○位○姑○娘○自○由○把○吾○送○往○抱○度○去○領○取○那○二○萬○法○郎○的○上○賞○女○郎○急○道○只○吾○不○願○意○自○由○願○意○死○誰○也○不○能○阻○止○吾○白○泊○的○可○得○聽○了○兩○下○的○話○低○着○頭○兩○眼○中○流○露○出○無○限○溫○諤○之○色○把○兩○臂○叉○在○胸○前○悄○悄○地○說○道○姑○娘○你○要○知○道○吾○們○可○憐○的○農○人○也○瞧○得○愛○情○比○性○命○還○重○爲○了○愛○情○也○能○犧○牲○他○的○性○命○又○向○赫○波○爾○的○道○國○民○你○快○用○了○吾○護○照○冒○了○吾○的○名○立○時○同○姑○娘○離○開○這○裏○趕○往○海○邊○去○吾○望○你○們○一○帆○風○順○安○抵○英○倫○年○年○月○月○同○度○那○甜○甜○密○密○的○美○滿○光○陰○女○郎○忙○道○葉○盎○白○泊○的○可○得○你○怎○麼○樣○白○泊○的○可○得○道○姑○娘○吾○自○然○依○舊○留○在○這○裏○女○郎○道○只○你○可○危○險○了○白○道○吾○不○怕○女○郎○道○那○樣○司○那○德○不○見○了○吾○一○定○要○告○發○你○呢○白○道○吾○原○也○想○到○只○吾○却○不○怕○女○郎○道○况○且○你○護○照○也○沒○有○咧○白○道○管○他○則○甚○女○郎○道○你○看○是○捉○將○官○裏○去○便○如○何○白○道○姑○娘○但○是○你○們○自○由○了○女○郎○道○萬○一○竟○處○你○死○刑○便○怎○麼○處○白○慨○然○道○姑○娘○吾○自○命○是○愛○你○的○人○爲○了○你○死○還○有○甚○麼○遺○憾○麥○麗○維○克○都○兒○聽○了○這○一○番○多○情○多○義○的○話○立○時○掩○着○面○抬○不○起○來○那○嬌○軀○好○似○柳○絲○受○風○微○微○顫○動○停○會○兒○就○推○近○了○葉○盎○白○泊○的○可○得○把○那○一○雙○摻○摻○玉○手○授○給○他○白○泊○的○可○得○歡○然○說○道○呵○呵○今○天○吾○破○題○兒○第○一○回○得

親玉人鄰澤葉盎白泊的司得真個登仙咧這時麥麗維克都兒竟挽住了那白泊的司得低下鬢雲去把那淚痕瑩瑩的媚眼注在他閃閃作光的一雙棕色眸子裏放着那鶯簧似的嬌聲婉婉說道葉盎白泊的司得上帝佑你吾也生受你很有價值的愛情說完把那猩紅的櫻唇親了親白泊的司得翹翹的額角。

十分鐘後赫波爾的和麥麗維克都兒已去只剩個葉盎白泊的司得還危立岸邊那杲杲之日把一道道粉紅色的光兒照在他奇光煥發的面上彷彿天神一般。

哀情
小說
情場慘劫

(一夢)

坐聆青橋霜圍屋門對寒流雪滿山孤山之側爲石子介軒結廬之所寒宵無事獨對淒粲視窗外梅花數樹堆雪如銀微風吹之花四散飛舞月明林下苦無美人來相告語而霜天曉角聲聲入耳彌足增人惆悵小童支頤睡乃自起撥爐火煨糟柑新醅綠蠟傾壺所有入酒腸愁城衝破塊壘皆消今夕何夕故人不來清談少興正展其似鐵布衾忽聞剝啄聲啟關視之十年舊雨久別重逢鹿城陸繼雲也急肅之入代爲拂衣上雪而陸子形色慘阻神志迷惘察其狀知有異介軒乃滿醴一盃曰寒夜客來茶當酒余反之余視君有懊惱事請盡此再談繼雲啜嚙久之曰解憂不藉杜康今

夕。雖玉液瓊波。實難下咽。來此與君一別耳。嗟乎君本恨人。弟真薄命。曇花惟一現。好月不常圓。君知弟孽愛之。慧姑乎。余言之增痛。君聽之。恐費汝一副眼淚。然與君一見。此後當人天永隔。北邙山畔。煩君覓弟遺骸耳。言已。哽咽不能語。淚痕狼藉。介軒聆其言之沉痛。一掬酸辛淚。幾欲奪眶而出。聞慧姑二字。始知崖略。乃慰之曰。子毋慟。風塵僕僕。瘦骨支離。悲哀非所宜。子所謂慧姑。非昔在吳興。孝英女學者耶。余在湖時。曾一視顏色。渠固一女才人。秋水爲神。瓊花作骨。締交足下。余羨爲一對。玉人嘗謂陸子。幾生修到。乃消受此艷福。即君亦嘗告余。謂與慧姑指天矢約。對日證盟。長生殿上。無此固結愛情之真摯。慧劍難揮。今子言殆事有中變。或將如西廂記中之悔婚乎。繼雲忍淚言曰。然事出非常耳。探懷出紙。裹擲案上。曰。君視之。離魂倩女。青鳥傳來。一幅斷腸詞。幾行血淚字。人生至此。天道難論。余重負慧姑。余其無意於人世矣。介軒視其書字跡。秀潤展而讀之。曰。

吾至愛之。繼哥。鑿鵲啼。有淚夢斷。蘼蕪風下。無緣禍來。鬼蜮一朝變。故飲恨千秋。計此書入。睽之日。當是妹長離世界之時。妹本不欲以淒惋之辭。重傷君聽。奈情之所鍾。不得不爲最後之訣別也。妹兩年輟學。家難迭乘。荆樹凋零。椿萱萎逝。惡叔覬覦。田園資產。悉歸私囊。妹一弱女。誰與抗顏。惟冀與吾哥得踐舊盟。則區區身外物。視之如浮雲。所以忍淚吞聲。生息於萬惡家。

庭之下。晃晃孤影。見天日。以何年。黯黯寸心。望音容。之如昨。私衷自慰。痛念稍舒。不意惡叔。蛇蝎其心。牛馬視我。日者頓起奸謀。謂妹既眷念鹿城。曷送爾證。其鴛夢雖未納。采亦屬權宜。妹意得遂。素心豈料。墮彼惡計。扁舟一葉。誤入歧途。自願此身。已蹈荆棘。其家爲長沙嚴姓。逼余列小星之行。嗟乎。吾哥妹何人。斯衾稠願。抱白刃可蹈。而白圭不可玷。庶欲投環雉經。俱爲守婢所阻。吾哥思之。妹以纖纖弱質。經此雨打風吹。隕命在旦夕間耳。世無黃衫。誰爲援手。回思與吾哥孤山携手。樂事賞心。此景宛然在目。而詎知飛來奇禍。吾兩人竟從此長辭。耶。嗟嗟。碧海年年。青天夜夜。他日者三尺桐棺。長埋異地。一坏黃土。誰吊孤墳。縱吾哥前來而嚴家勢。燄薰人。恐愛莫能助。椎心泣血。搶地呼天。如居羅刹獄中。無日不以淚痕洗面。思量往事。殆劫數耳。願有重望於吾哥者。以君前程遠大。正宜奮翮雲霄。妹今已矣。繼妹而起者。正不少。切望放開慧眼。早結絲蘿。幸勿哀毀。遽萌短志。則泉下人雖死猶生矣。朔風多厲。千萬珍重。薄命妹秦慧珠。絕筆封面。爲自長沙發。

介軒閱竟熱淚噴湧而出。曰。纏綿悱惻。誠有情人也。何物毒魔。忍心害理。推原禍始。厥惟惡叔。惜余無朱郭手段。否則。剗可於其腹中。而後快。悲哉。慧女士不知積幾許冤孽。而碧翁翁竟令此有情人。

罹此浩劫。耶回願繼雲涕。不可仰。乃曰。戀君人生。以生命爲重。察君意。必赴湖一行。然長途萬里。風浪駭人。雪窖冰天。餐霜飲露。君奔馳已憊。設非珍惜貴軀。而中途染恙。則欲救女士者。而反誤事矣。况汝天涯游子。汝父母正倚門倚閭。日盼汝之歸音乎。繼雲至此喟然曰。君言我父適增餘痛。怨恨長者。誠非倫誼所宜。然使吾父當日不中梗。則鏡台早下。伉儷已諧。職是而遲吾五年。致令慧姑墮入重淵。撫心自問。第百死不足以贖其辜。嗟乎。介君余與慧姑誓約在先。無論死生與否。彼既置身虎穴。此中委曲。誰復能堪。欲爲瓦全。定然玉碎。慧姑而不幸者。余何忍獨生。曩慧姑嘗語余曰。繼哥男女之有真愛情者。皆隨有生而俱來。故爲形骸之戀愛。不若爲精神之戀愛。爲精神之戀愛。不若爲靈魂之戀愛。及今思之。竟成讖語。余素不迷信。徵之心理。如是明知。此去無濟。逕行吾之志耳。余明晨決意就道。心緒如麻。倘過此兩星期而不來。則合浦珠沉。余必隨靈胥以去。君倘故人情重。江干一壺酒。爲賦招魂。感且不朽矣。言罷相對歔歔。時燈昏欲蕊。冷風吹簷際。吁吁作響。一種陰森之氣。令人不寒而慄。介軒知不可阻。乃勸其作家書付郵。未幾曉鐘漸動。茅店雞聲。四應視窗。橋已現魚肚色。介軒曰。與君一夕話。賠我千點淚。聚首片刻。又賦渭城草草勞人頻遭厄運。造化小兒之顛倒人。若是何太不仁。黎明介軒送之舟次。問從何首途。云須往湖郡一行。介軒曰。然則君必至萃英。

女學祈爲轉言吾妹云金家事屢次催促如何處置蓋其妹靜蘭亦在該女學故也言已握手而別款乃櫓聲烟波浩淼嵐光水氣如入畫圖繼雲此時如登天際憑窗四顧悲從中來俯仰浮生了無生趣展函觀之愈增痛楚私意中人卽不死而日居狴犴鄉中其望吾之殷情正如余欲拯彼之熱度以一丈夫而不能庇一弱女子寧不羞死繼又思之余此次赴湖晤彼姊妹行定得確實消息使此函而非慧姑發者則玉人無恙他日天從人願締結同心寧愿長倚妝臺再勿作鵲零蓬梗旋又自責曰汝痴耶慧姑字跡鑿鑿爾時花間門韻月下聯吟慧姑謂余字如魚龍曼衍余亦讚其有簪花妙格墨蹟之映於眼簾者已爛熟細觀此信殆無疑義嗟乎遼海珠沉崑岡玉碎可不慟與無何風送輕舟已抵湖郡暫寓樂嘉旅舍甫息征塵卽至萃英女學訪林素芳素芳爲慧珠同學締交最深適素芳未外出一見之下互道寒暄素芳見繼雲形容憔悴因詢之曰兩年闊別何消瘦如是耶慧姊近把晤否久斷雁音未識近况奚若言者無心聞者腸斷繼雲聽之幾忍淚不住曰余正欲詢慧姑消息願女士速告我素芳曰距此五月前慧姊曾來湖一次余觀渠中心悒悒意爲家事或受叔凌虐故妹嘗勸之曰人事不常滄桑寄慨姊昔者椿萱蔭茂今則父母俱亡上無兄下無弟叔而賢者尙能愛護如姊所云尸骨未寒遽吞家產以姊弱息寄人籬下則彼之奴隸姊牛馬姊殆意

中事願姊耐此可憐之歲月所幸繼君近境稍舒彼非與姊爲同心鷓鴣乎來日方長毋自戚戚慧姊語余曰妹言足篆肺腑余忍辱含垢者正爲此一線希望繼君與吾信誓旦旦深情款款想望丰采恆目斷天涯故余雖墜纒糝執賤役處人生至難堪之境一念及繼君覺悲楚情懷盡付腦後惟東勞西燕問訊無從有時繼君遞來鴻便輒爲惡叔所毀余爭之不能且嘗怒巨視余曰賤婢余家門第不應有窮骨頭之信時來我家渠一措大汝將從彼搥牛衣涕泣乎余念手足情淡飯黃薺喂汝飽而反不足耶汝必欲去者余將成汝志令汝吸風度日繼雲聽至此又憤激又悲楚憤則憤惡叔之無良悲則悲慧姑之受苦不覺熱淚簌簌如貫珠乃曰以後便如何素芳續言曰慧姊與吾語時神情嗚咽余乃謂慧姊曰渠果送至鹿城者則姊如脫囹圄妹敢爲姊賀慧姊曰然願叔之心似蛇蝎邇來背人輒耳語細察之殆非佳兆恐將不利於余奈與繼君際隔如參商倘得悉文旌所駐祈妹爲吾達函囑渠速納采成禮惟慎勿言余遭遇之慘致重傷渠心嗣後再欲有言而慧姊已與余作別矣繼君思之慧姊一伶丁弱女家庭慘酷如處地獄願猶眷念情人忍人之所不能忍余非木石能不動心屢訪君之行踪卒不得確耗今幸惠然肯來慧姊真有幸哉繼雲至此不覺慟極而號曰有幸乎豈真有幸乎直大不幸慧姑今死矣死得可慘死得可憐此時繼雲聲浪過巨素芳知

慧珠有不祥且視繼雲去瘋狂不遠乃邀繼雲至宿舍舍惟素芳靜蘭二人素芳曰君言如是慧姊殆真有意外與繼雲以書置案上曰此非慧姑手筆否余欲至武林與乃叔拚命即手刃之投畀有北亦弗爲過緣急欲拯之於水火特來湖與故友告貸余身在此心在長沙能如吾願不可必苟知慧姑者雖赴湯蹈火亦所弗辭素芳讀其書亦哽咽不能語私念數年姊妹一旦撒手痛也何如思至此爲慧珠悲且爲繼雲設身處地直無善法并知慧珠而死繼雲此去必不生還彼二人之愛情本有百死不渝萬劫難磨之志嗟乎世界上情之一字至爲可愛亦至爲可怕直足以彌綸無外充塞古今一入情網便如繭絲自縛山可以傾海可以覆快刀斬之而不斷真火燒之而不磨有莫之致而致莫之爲而爲之魔力繼君與慧姊亦然今者青天霹靂平地風波無怪其懷喪欲死思所以慰藉之而心事如潮轉不知從何說起心與口力索良久乃曰繼君觀姊書尙有生機幸勿遽萌絕念以君才華蓋世茲值國家多事之秋苟能出其抱負以挽扶世局異日爲慧姊表彰之慧姊且含笑於地下况明明尙在人間乎經濟一層妹力任之紫滄今日來贖身之需可無慮也紫滄卽素芳未婚夫同籍武林與繼雲亦莫逆交繼雲聞之心稍慰回顧案上一慧妹小影爲拈花微笑圖素芳恐增繼雲愁悶正思匿之而已在繼雲手對之把玩凝思喃喃語曰豐容如昨人事已非畫裏情人

鏡中愛寵此花猶在。而如花玉人已渺若天涯。真所謂鏡花水月者。與思欲索取而一轉念間。覺人已物化焉。用此爲乃慎重置諸架上。繚見靜蘭在側。乃曰。靜女士令兄委托幾忘却。余昨自彼處來。囑弟轉言。謂金家事若何處置。渠因匆促未作書。不日當有函至。靜蘭聞言。紅上眉梢。春山愁鎖。微語曰。又是孽障來纏人。素芳正慮無詞撥其愁緒。急接言曰。金家乎。乃靜妹懊惱事。繼君未知容妹絮陳之。吾國數千年來。夫婦之道最苦。但憑媒妁之言。非出於兩情之願。暗中摸索。遺結絲羅。其終未有不仇離者。尋至男則養成菴妻。頹風女則引起離婚。觀念卽如靜妹。其婚事一掌於嚴父。至配一山陰金姓子。富而且賤。有不辨菽麥之誚。無論與靜妹之才貌不相稱。卽普通人家婦女亦誰肯以一朶青蓮花。插入泥污中耶。幸而紅燭未諧。不至演成活劇。然已春花秋月。辜負等閒。別締良緣。勢必惹起交涉。故擇婿一事。無論如何。必迴詳審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人。靜妹嘗語余。謂此身已等諸槁木死灰。余聞之中心惴惴。竊歎紅顏薄命。千古同悲。僅一靜妹亦不僅一靜妹。精衛難填。恨海難量。莫補情天。蒼帝有靈。吾將叩閻以問之。素芳一席話。思爲繼雲破悶。而繼雲終不能釋然於心。曰。素女士子。但知婚姻不自由之苦耳。如予之與慧姑。兩情相契。歡若平生。一見傾心。如膠投漆。曾記幾年。每當落花時節。修葺良辰。慧姑必與余携手於山巔水涯。倘伴自適。指景之。

佳者曰：繼哥世路崎嶇，人心不古。他日者，苟得與君於此間，開地三弓，結廬一角，哥則長歌吟嘯，著書立說，以自娛。妹則課種桑麻，躬爨井臼，以爲縗布衣，可貴勝於封萬戶侯。塵世繁華，直白雲蒼狗耳。余嘉其志，恆嘆美之。乃言猶在耳，而慘酷之奇禍，忽加於其身。噫！世情變幻，莫測端倪。如余兩人之婚，事自謂一無羈絆，而天必生一惡魔，以阻之。是余之福薄，而慧姑之遭殃，實余有以貽之也。撫心自問，夫復何言？且女士不云：慧姑曾囑余早聘乎？余思之余實頹顏，余家固寒素，胥自食其力，所以輟轉風塵者，冀獲升斗之祿，爲兩親奉養計。倘一旦能揚眉吐氣，得展驥足，則吉期一屆，堂廈廣開，華筵並啓，雖未敢過奢，亦足爲慧姑生色。無如命途多舛，僅足贍身，遲我婚姻者，吾父之阻力而余之無能，實可恥焉。素芳聆其言，詞懇切，不覺爲之泣然。重複慰之曰：繼君，慧姑尚在，以君之精誠，當能上格穹蒼，吉人必獲天相，不必有是理，不可無此心安。見慧姊不珠還璧返乎？繼雲曰：能如女士言，僕之幸也。願余有言者，紫滄與女士之配合，余信爲天假之緣，毫無缺憾。姻緣美滿，當在指顧間。倘余與慧姑而幸存者，當先覩花燭矣。素芳聞之，紅暈於頰，低頭不語者久之。曰：余幸不爲家庭所束縛，然余與紫滄亦不作越禮犯分之事。光明磊落，吾父亦無間言。特望情因不結，恨果耳。言已，視壁上時計已五下，門者報有客。素芳至，接待室觀之，紫滄也。乃相將入紫滄，見繼雲亦在喜出望。

外曰本欲面君會逢其適慧女士事汝不知耶余自武林來聞人傳說慧女士自遭大故爲叔父凌虐已被鬻於長沙某姓家女士去余家不遠往詢鄰里確非子虛此事若何余頗爲君納悶今日不面君者余將至鹿城矣時素芳在旁曰繼君爲慧姊已淚傾數斗絕命書在君觀之紫滄視之幾不能卒讀曰一字一淚皆從血泪中迸出繼君誠傷心人哉繼雲曰余明日必就道訪慧姑君能否偕行紫滄慨然允之方任籌貲素芳亦極力贊成且附紫滄耳謂繼雲去瘋狂不遠慮其有短志途中須時加謹護所事有濟亦可以對慧妹紫滄領之繼雲見時已薄暮別紫滄素芳仍至樂嘉旅舍紫滄謂素芳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慧女士才華傾世其下場乃至如是誠足令人心寒繼雲與彼同命鳥也設有不測彼不殞軀絕命必逃世絕人余本欲覓旅邸與之伴岑寂良佳乃至樂嘉旅舍視繼雲方默坐沉思乃喚之曰繼君逆旅淒涼羈人同病弟特來此與君剪西窗燭訴離別情繼雲起立迓之適侍者進晚餐紫滄乃就繼雲食謂繼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勿作楚囚對泣余好酒請君撥十日愁與弟作一宵飲可乎繼雲情不可却乃諾之此酣彼酌飲至半酣繼雲淚又涔涔下曰紫哥余今此去不過聊盡人事君試思之彼嚴家子旣得慧姑如獲異寶邊計及羅敷有夫恐餓眼饑饉方侵犯玉人之不暇余雖欲贖文姬倘被以閉門羹相待奈何紫滄躊躇久之曰證

據鑿鑿儘可鳴官請理。余謂：「今夕且勿說悲楚事。君奈何？又饒舌。繼雲默然。」
客窗寂寞，旅店淒涼。聽窗外雨聲，浙瀝瀝，滴聲聲，送入耳鼓。紫滄醉睡如泥。繼雲則細數更籌，恨天不曉，既而大聲呼曰：「咄！秦家惡叔，汝今遇余，尙望生乎？紫滄爲之驚醒。視繼雲則曠語也。紫滄歎曰：『夢隨魔去，難爲醒情。到醒時轉若痴，繼雲神經錯亂矣。無何曙色蒼茫，繼雲亦醒，謂紫滄曰：『天明未余急，欲赴湘而地球若滅，其公轉自轉之速力，故爲遲遲者。紫滄頷之而已。是日二人至女校別素芳靜蘭，買舟至湘，抵長沙投宿大同旅館。繼雲心急欲焚紫滄曰：『吾等人地生疎，且勿鹵莽。寓主人係土著，必熟悉，容問之異也。』寓主人頗好事者，數日前聞嚴家事，不能隱，方與寓客津津樂道。紫滄曰：『如何？且靜聆之，可省一番問訊。』竊聞寓主人曰：『嚴家子真艷福不淺哉！新自杭郡買妾歸，聞爲秦姓，蕙杭佳麗，天仙姿人，年不滿風，信惟姓頗倔強。昨聞比鄰周姬言：姑娘不願作小星，嚴七少未親芳澤，特喚周姬去，婉勸恐其尋死覓活耳。繼雲聞之心如針刺，願念慧姑尙未物化，倘嚴家不允，余必誓死力爭，還我玉人而後已。』乃出詢寓主人曰：『頃言嚴家事，果確否？』寓主人熟視良久曰：『然嚴家去此不遠，七少名少山爲此問。』巨富君係南中人，豈與有關係乎？繼雲曰：『否？仍回寢室與紫滄商議明日事。』

孤。藥。悄。對。愁。思。縈。懷。二。人。晚。餐。既。視。隔。舍。燈。光。透。處。一。老。叟。鬢。髻。如。戟。目。矍。矍。有。神。酌。巨。觥。連。飲。無。數。旁。坐。一。美。人。年。可。二。十。許。叟。且。飲。且。啖。美。人。爲。之。醺。酒。二。人。竊。窺。之。叟。微。覺。曰。居。士。何。矚。爲。萍。水。相。逢。天。涯。知。已。曷。來。一。叙。共。訴。衷。懷。二。人。方。欲。避。而。叟。已。至。門。外。舉。巨。手。挈。二。人。裾。繼。雲。紫。滄。不。覺。隨。之。入。室。叟。出。金。漆。盃。命。美。人。醺。酒。二。人。頗。不。安。而。叟。自。若。紫。滄。量。素。豪。繼。雲。微。飲。之。叟。顧。繼。雲。曰。居。士。眉。峯。緊。鎖。似。重。有。愛。者。曷。語。吾。以。梗。概。繼。雲。初。秘。之。視。叟。慷。爽。乃。悉。以。顛。末。告。叟。出。小。篋。一。記。之。曰。居。士。誠。痴。哉。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繼。雲。以。叟。狂。將。去。之。而。叟。勸。爵。殷。勤。且。問。來。此。將。作。何。計。較。繼。雲。語。以。贖。身。事。叟。曰。善。願。明。日。無。論。事。如。願。與。否。余。有。小。舟。在。江。干。左。近。至。夜。間。三。更。時。必。一。顧。我。慎。勿。忘。言。時。頗。愼。重。繼。雲。問。叟。何。所。事。曰。僕。頻。年。奔。走。於。齊。魯。燕。趙。間。以。小。女。未。得。快。婿。物。色。風。塵。耳。言。已。叟。叮。囑。踐。明。夜。約。繼。雲。諾。之。別。叟。出。始。知。美。人。卽。其。女。也。

時。已。中。夜。冷。氣。逼。人。侵。入。肌。裏。疏。星。幾。點。斜。月。三。更。二。人。輾。轉。終。宵。不。能。成。寐。坐。聽。漏。聲。報。曉。至。日。映。花。磚。乃。途。詢。至。嚴。家。投。刺。入。少。山。不。爲。禮。曰。汝。等。姓。氏。未。詳。里。居。何。處。何。所。事。而。願。我。繼。雲。一。一。告。之。具。道。來。意。少。山。整。蹙。久。之。曰。無。之。汝。等。誤。會。矣。且。余。納。寵。係。常。事。又。非。勾。欄。中。押。品。可。自。由。贖。身。余。與。若。素。不。相。識。得。毋。欲。盜。竊。紅。繒。耶。言。已。拂。袖。入。繼。雲。視。之。目。呆。舌。噤。紫。滄。曰。去。之。何。不。至。長。

沙府與之法律解決。繼雲從之。且行且嘆曰：世間竟有此忍心人！反覆思之，不得不嘆息痛恨。其叔乃返旅邸，具狀呈長沙府信附之。旋以證據未足，且非親告，人不准繼雲呼籲無門，誓死之志益決。黃昏月上，乘紫滄暉，熱時潛至江干，曰：清流浩浩，真吾葬身所矣。竊憶老叟約且視之，果見有巨舟泊焉。叟方立船首，呼曰：居士勿尋短見，意中人在快來。慰渴念繼雲，如在五里霧中，從之登舟。果見慧珠覆衾臥，叟女爲之養粥調飢，不覺喜躍欲狂，曰：夢耶！真耶！虛耶！幻耶！而慧珠亦發其微細之聲，曰：君真繼哥乎？蓋慧珠經此一劫，驚悸成疾，與繼雲幾不相識。繼雲應之曰：然。妹真慧珠耶？吾負汝矣。繼雲欲向叟泥首，叟止之，問叟名，不答。曰：余今爲有情人重圓眷屬，一對痴兒女，當可長相聚矣。余僕僕長途，不過爲人作嫁餘事，未了請從此別。并囑舟子速趕程，蓋舟爲叟代買者，言已。父女騰身上岸，一瞥卽逝。繼雲始知叟非常人，古有黃衫客，信不虛也。思欲晤紫滄，而舟已離長沙境。且恐遲則生變，視慧珠則玉人雖返，瘦骨支離，問出險情形，慧珠曰：言之恐怖，自入火坑，已拚一死。被幽別室，一婢守之，將絕食，以了此殘生。昨夜三更時，婢言窗響，恐有賊一瞥眼，而老叟少女已入室。出小刀如非葉寒光閃閃，指婢曰：毋聲，張不則刃下死。誰爲慧珠速告我婢，指視余叟曰：姑娘無恐，余乃陸繼雲所使，旋見白光一縷，婢頭失所在。余則爲女郎，負自窗口，出逾牆壁，如履平地。旣登舟，疑

爲盜見君後神始定。然至今思之心猶突突也。繼雲嘆曰：世間儘多豪俠若叟者。旅邸相逢。偶露端倪。乃能急人之急。既不受余之權利。而盡此至難之義務。余真五體投地矣。一舸扁舟。馬當風順。吾且置繼雲慧珠事。而回叙紫滄。當繼雲出走之明日。紫滄覓繼雲。忽失所在。度投江自盡。方思設法打撈。而飛來之奇禍至矣。蓋是夕嚴家被盜。失妾殺婢。疑日問二人所爲。少山星夜報府。捕役偵至客舍。遍搜繼雲。不得。遂將紫滄捕去。翌日府審。逼供。坐以通匪。劫人罪。紫滄有口莫辨。書生瘦怯。備受五刑。遂致斃命。府尹彌縫之懸賞緝繼雲。冤獄造成。南中莫悉。而繼雲紫滄之友至矣。吾前書不云介軒乎。介軒當繼雲去後。恐生意外。旋至湘詢素芳等。知己偕紫滄行。乃逕抵長沙。無從探詢。適遇故友爲道紫滄事。介軒如青天霹靂。度素芳尙未假歸。急電至湖。當電至之日。卽繼雲慧珠抵湖之日。繼雲之歸也。仍寓樂嘉旅舍。緣慧珠沉疴日重。折柬邀素芳。靜蘭至。素芳一見慧珠。悲喜交集。數年姊妹。已分飛。一旦生還。快樂無極。且謂繼雲日前得家書。武林慧姑叔嬾於某夜被人雙殺。却財物無所失。繼雲拍案曰：吾仇復矣。心料叟所爲。蓋臨行時言餘事未了故也。素芳問贖身幾何。繼雲以叟事告之。素芳爲之咋舌。竊憶紫滄何不歸繼雲。曰：正欲告女士。因事出倉猝。故未偕行。且彼於此事尙無所知也。余擬發電招之。素芳躊躇良久。遂而曰：幸介軒日前過我。渠爲君事。已至。

湖。南。紫。滄。或。與。偕。歸。亦。未。可。知。乃。與。慧。珠。談。別。後。事。視。慧。珠。瘦。骨。盈。把。氣。喘。如。絲。轉。爲。心。酸。不。意。正。傷。感。間。而。一。幅。催。命。符。由。校。中。遞。到。蓋。卽。介。軒。所。發。之。電。素。芳。視。之。其。文。曰。繼。無。下。落。紫。被。府。拘。誣。盜。刑。斃。速。候。裁。奪。長。沙。介。電。素。芳。閱。竟。昏。暈。倒。地。慧。珠。則。在。病。中。一。慟。而。絕。繼。雲。欲。泣。無。淚。莫。知。所。爲。既。而。長。嘆。曰。余。罪。甚。矣。以。吾。一。人。而。殺。三。命。慧。姑。爲。余。而。死。紫。滄。素。芳。又。爲。慧。姑。之。死。而。死。黃。泉。相。見。且。有。愧。色。尙。沁。沁。現。現。立。於。天。壤。乎。乃。觸。柱。而。死。靜。蘭。目。擊。慘。狀。手。足。無。所。措。俄。而。素。芳。蘇。醒。視。繼。雲。血。肉。糊。糝。慧。珠。則。梨。花。面。白。呼。吸。已。斷。一。慟。遂。絕。香。魂。渺。渺。竟。離。此。五。濁。世。界。而。去。矣。慘。霧。愁。雲。籠。罩。旅。舍。寓。主。人。乃。懇。靜。蘭。作。電。數。通。速。家。屬。來。湖。收。拾。而。介。軒。以。未。得。回。電。亦。於。是。夜。遄。返。觀。此。慘。狀。涕。泗。交。流。靜。蘭。告。以。慧。珠。生。還。之。由。與。夫。素。芳。之。死。介。軒。始。悉。其。情。節。乃。請。於。繼。雲。之。父。俾。與。慧。珠。合。葬。素。芳。則。歸。觀。武。林。及。後。介。軒。情。有。方。者。爲。紫。滄。伸。雪。京。訴。得。直。府。尹。褫。職。而。一。對。痴。情。人。仍。爲。同。塚。鴛。鴦。介。軒。乃。挈。靜。蘭。至。孤。山。不。問。世。事。云。嗟。乎。播。恨。有。因。種。恨。無。果。愛。河。淼。淼。湮。沉。幾。許。青。年。情。海。滔。滔。斷。送。兩。雙。佳。偶。夢。幻。歟。泡。影。歟。握。管。至。此。爲。之。三。嘆。

小滑說

大除夕之禮拜六

劍秋

爆竹聲中甲乙丙丁戊五人相聚於四馬路口蘭芳茶樓上一個窮鬼一個商人一個是學生一個

是教中人還有一個蹩起八字鬚的却是東洋人這不倫不類的幾個人聚在一處說說談談很有興趣談到中間大家忽然爭論起來了

一個商人道今天是大年夜了放出的帳須要早些去討上海灘上滑頭大少爺不少放着今夜不討明天就是他們的理了

窮鬼接口道你說什麼今天分明是二月十三什麼說是大年夜難道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你還沒有知道麼他人不要說你敢到我門上我便給你一巴掌

那教中人道我不知什麼陽曆陰曆只知道今天是瞻禮七你們要討帳我們要辦神功今天辦了神功明天方可以領聖體所以瞻禮七這天我們該當多念幾遍經求求天主耶穌懺悔懺悔自己的罪……天主耶穌……亞物瑪利亞……

少年學生忽然跳起來道不是不是什麼瞻禮七瞻禮八我只知明天是星期日學校中要照例放假我們又可以聽聽戲喝喝茶兜兜圈子了

那東洋人操着不三不四的中國話道不對不對明天日曜日今天是土曜日這土字就是阿土生的土你們中國朋友本來有賣痴呆(吳中風俗除夕小兒繞街呼叫云賣汝痴賣汝呆)的故事痴

呆兩個字就是土頭土腦的別名所以今天一定是土曜日……

說到這裏大家爭論不休窮鬼商人學生和教中人東洋人鬧做一團忽有一個人走上來道諸君你要爭論今天不是瞻禮幾也不是星期幾又不是什麼土曜瓦曜今天是禮拜六是今年第五十二個禮拜六是上海中華圖書館禮拜六第三十七期出版的禮拜六

窮鬼商人學生教中人東洋人就大家拍手道着呀着呀中華圖書館的禮拜六是小說界很有名的是每一個禮拜六出版的今天恰是出版的日子我們大家去買大家去買第三十七期的禮拜六

小哀情
血淚

(笑余)

蔓草蕃蕪中獨闢一小徑蜿蜒似可辨所詣杳不見人所聞者惟予一人之語音耳道旁枯樹上時有小鳥作極微細之聲響猶若哀鳴求食者此孤寂之境縱有人行經其地逆料其亦不忍停憩片刻予可憐人捨此無適不得不耐守此種孤寂之荒村視同極樂世界其實乃無間地獄耳悲夫

道左一石則爲予晏游之休息處予所以與此石日事親愛者盼行人與舟耳然從未見一人一舟

假道於此。惟三五鷺鷥。偶一枉顧。鷺鷥既時。至此水中。必有魚。何獨不見。一葉漁舟。來此施網。是誠不解。是誠不可解也。

予之所以盼望舟與行人者。冀或爲我遞一紙書耳。吁！！故園咫尺。竟難傳我片言。予前修之寸楮。未嘗須臾離予。已讀之爛熟。且能背誦。曷試背誦。以自遣。

於是正襟危坐。瞑目翕脣。喃喃半晌。忽躍起呼曰。母乎。

母誤矣。

予最敬愛之母。母舍予以活予。弟亦予之所願也。願弟藉以成立。予雖終老於此。隔絕人世之無間地獄。亦予所歡怍者。嗟乎。我母良人。不良。獨懼獅吼。世之負季常之癖者。當莫過於予之良人。然此非予所敢怨。尤也不怨母。亦不怨天。怨命耳。

憶自老父見背。予方垂髻。予母紡織不輟。弟幼稚不解事。予則跳躍於母之左右。圖博母歡。而減其寂苦。而予母以煢煢無聊。日望阿姨來。其姊妹行愛情之厚。可知矣。阿姨果來。來數日。則爲畫策。強予母鬻予。天乎。母子相依。予又何忍。生離母膝。第阿姨言之斷斷。謂非鬻予。則予及母弟將與鬼爲隣矣。是存亡問題。繫於予之一身。予思鬻予。而有造於母弟者。予何恤。詎知鬻予者。阿姨而享受者。

亦卽阿姨

血

淚

予父業儒素儒又非行販人口者何至受此鬻兒之報

母乎鬻兒錢贖幾何矣能否助弟成立母乎殆哉阿姨滿載而歸者鬻兒錢也伊人之不吝千金以
餽阿姨伊人自言之詳

伊人其冥頑不靈者耶竟不吝千金購予購之以守愁城是亦奇事

予昔讀小青傳予憐小青設小青有知當倍以憐我

於戲予何恨

於戲予何憐

自恨身爲人之妾媵也自憐而亦憐後我而爲人之妾媵者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此予之所以自恨恨他也自憐憐人也嘆……伊人果爲叔寶之全無心

肝竟置予於荒僻之境從不一顧且飼殘羹一盂尙以爲特別優待其實非伊人之全無心肝實承

彼悍婦之旨耳彼悍婦者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予獨何與

非予作是語以自賤當予初蒞伊家時鑒於彼悍婦之愛一貓擁之護之如保赤子輕人而重畜其

斯之謂歟

噫伊人之服從雖孝子賢孫有所不及

噫彼悍婦之取締於予亦可謂盡善盡美蔑以加矣幽之於別宮使隔絕伊人與予之相見監之以老嫗防予潛竄乃美其名曰供使令天乎可憐彼龍鍾白髮者予憐且不遑胡忍使之執役予事之如母猶恐其不愜予親愛之老嫗乎亦頗憫予

紅顏薄命自古如斯老嫗愛予且屬予弗萌自戕之念迂哉嫗也予何至於死予尚欲圖存以俟予弟之成立且予之罪孽深重雖百折千磨恐不足自懺於萬一縱違一時之憤而自戕其身其能免餘殃於來世耶予何取

予一日之執務甚忙自朝至於夕略有暇晷即息於此石予試數予所服之執務如盥洗也執炊也滌器也澆衣也且爲嫗供事不輟嗟夫

昨晚老嫗語予不信

老嫗入城市遇伊人伊人乘間囑嫗慰予少安毋燥彼悍婦死久矣將長眠矣彼婦長眠予何喜渴矣趣飲此潺潺流水之渠即予之飲處兩掌相合即予之飲器予已慣習慣成自然矣

鴉歸巢矣。疎林中挂一輪落日。落日乎。予願汝且勿下墜。予尚欲作三十分鐘之休憩。以睎行人與舟也。冀或有人爲予遞一紙書。以慰予母。予弟之盼望。

嗟乎。歸休。媪正懸懸以睎予。毋使媪爲予勞也。

啞！啞！！啞!!! 鴉乎。若亦與雁相識乎。如果與雁識。幸代爲轉致言。予有一紙書。勞雁爲予飛遞於予。毋俾知薄命人之近况。

否否。不可。予之苦。自苦也。烏可以告母。告母不啻咎母也。非人子所應爲者。

苦吓。

不可說。不可說。

小奇情 一碗麵

塵夢

清末淮徐游饑。饑民每就江甯覓食。扶老攜幼相屬於道。吳中一市集曰震澤。密邇太湖。地頗肥沃。居民業繅絲衣食。殊足饑民經其地。輒留三數日。宣統元年冬。有徐州難民百餘輩。至震澤市。人爲之募錢。若干。米若干。石。將行。群入市尾小麪肆。中呼麪啖之。俾上道人多肆中。無以應。因令坐待壯健者食罷。先行。餘亦次第出。獨有一女子。食尙未竟。年可十六七。雖蓬頭垢面。尙有姿首。以足小。

跋涉長道殊形勞頓肆中傭保見其將竟時向之索值女探懷出繡囊檢之不名一錢傭保怒不令行而同伴者去已遠無所得錢適對門雜貨店一少年亦就食肆中因代償麪值揮令速去女子徘徊道左欲行又止迨少年出至十數武外狹巷中便旋女子尾之去至則知爲廁所羞澀不可耐反身仰視空際少年自狹巷中出復尾之行少年初不留意及歸店中女子竟隨之入店爲少年舅氏所開少年寄其家助理店事舅氏見狀駭然曰汝來何爲汝欲丐食但自向同伴分潤此間各肆已異汝矣女子曰否我隨此少年而至舅氏曰隨此少年何爲女子期期曰此少年爲我償麪值我甚感之故隨之來舅氏怒曰汝去彼非望報者且此間非彼家彼爲我甥乃寄食我家者女子曰質言之我欲偶彼耳舅氏曰汝勿作妄想彼雖貧賤決不納丐女汝速行流民中或有遲汝者遲恐不及矣女子泣曰否儂決不隨彼輩流離矣願先生憐我孤露留爲甥婦我當謹事夫子且視先生如阿翁也舅氏曰我亦質言之我決不留汝以賈禍汝果解事宜速去語罷呼少年曰汝何多事少年瞠目不敢作一語女子哀求容納坐守不肯行日將暮舅氏計無所施乃挽里正送諸巡檢署中巡檢研詰再四女子曰我家故小康有田千餘畝我父早去世母女兩人頗堪自給連年饑饉饑民輒來肆擾我母以兩月前驚悸死饑民遂席捲所藏以去且挾我逃荒相從千餘里風餐露宿備嘗艱苦

一弱女子。曷能堪此區區。麪值不過銅元二枝。烏作齒數。顧此人宅心忠厚。貌亦修整。意欲委身事之用。脫苦趣。決不敢陷害。卽同行中亦無人足以阻我。而彼舅氏堅執不允。遂進退維谷。堂上爲牧民之官。必有以處置孤女也。巡檢曰。汝語語誠摯。確爲良家女子。在彼相逢陌路。烏敢遽納。亦非狡獪者。比我爲汝籌之。乃遣差役傳甥舅至。舅故謹厚。上堂不敢仰視。巡檢曰。聞汝甥寄居汝家。果有父母否。舅曰。無之。巡檢曰。然則大佳。復顧謂少年曰。我爲汝作伐。以彼儷汝。何如。少年俯首不答。巡檢曰。無妨。我已悉其來歷。雖雜處流民中。亦係故家閨秀。似亦足以匹汝。少年目舅氏。舅氏亦目堂上及女子。巡檢遽謂舅氏曰。我爲冰人。汝爲主婚。苟有人出而干預。有冰人在立命。人攜女入內室。梳洗更衣。且以冠服假少年當堂。交拜舅氏。遂攜之歸市。酒肉餐鄰里。關後樓爲洞房。更闌就寢。少年見女解外衣。身上纏布數重。爲狀至重。徐緩結索。出纏臂金十餘雙。葉金數帖。珠寶無數。纍纍陳案上。少年曰。是何爲者。女曰。此皆我母所遺。流亡時恐遭人覬覦。因秘之袒服中。少年驚喜過望。次日告其舅氏。貨金市物。遂擴冷攤爲巨肆。今舅氏已白髮盈頭。幡然老叟矣。少年夫婦奉之如父。舅亦視同兒媳。一室融融。居然富家矣。

愛國小說
密羅老人小傳

(天虛我生)

是書爲法國著名小說家 *Guy De Maupassant* 毛栢桑先生所著。法國文學界僉稱先生爲短篇小說之王。此篇出版。尤爲社會歡迎。以其含有愛國思想。非徒作也。歐西學者類以小說鼓吹民氣。使濡染於弗覺。法普世仇。故於小說中排斥尤力。將使人人心中具有敵愾同仇之念。一旦發洩。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今次戰爭。卽其種因之結果也。亟譯之以供吾國小說界之借鑑。

浮雲倏過。炙人之驕陽。豁然照遍。腦門田疇之上。萬樹發其怒綠。平蕪一片。直接天末。與蔚藍之色相合。幾不容有一隙。似置身於琉璃之盒。心目廓然。二三村屋。時復隱約。樹背各不爲鄰。遙望之。有如鳥巢。綴於枯樹。然苟近而啓。其破爛虫蛀之柴扉者。則且疑其中實爲花園也。蓋村人好種植。又善灌溉。每於屋隙。植以蘋婆之樹。繁絲叢翠。眉宇爲碧。而其拳曲之枝幹。則又如老農之手。蘋果纍纍。綴其上半。爲小雀所啄。時忽墮地。景既沈寂。人亦罕到。吾稱之爲花園肖也。吾嘗開場。正爲二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時。普軍已遍法國。將軍法愛特福普。乃移其軍。屯於密羅老人村庄之上。以待蠢動。願老人接待殊殷。故將軍亦報之以禮。屯軍匝月。未嘗有秋毫之擾。惟有一事。足爲驚詫者。卽法軍自入村以來。每當清晨點軍之時。必有賀蘭人數名。失蹤而去。賀蘭軍者。普之精兵也。平時所

向無不披靡。今乃宵遁。又復何意。然而彼輩初非遁也。蓋每於次日之晨。輒得其屍於道旁。或田溝之內。額間咸受重傷。久之久之。營中忽大噪。蓋其槽間之馬。亦復如是。觀其創狀。似與殺賀蘭人者。正出一手。於是將軍怒。口輒鎗鎗。村人且盤蔡。其婦人加以虐待。冀從彼口中。少得消息。然終不可得。一日之晨。忽見密羅老人。亦被創於廐中。傷極重。似爲長刀所劈。衆憐其老。乃舁之入室。是日復有二賀蘭人之屍。身發見於五里外森林之內。喉骨已斷。其一人向握帶血之長刀。似在生前。曾與敵人格鬥者。以力弗敵。乃被殺。衆亟昇歸營。案以護騎巡隊長。隊長大疑。立就曠地之上。召集軍法會議。且趣密羅老人。至密羅老人老矣。年六十八。背微曲。臂長。如蠶斯筋。暴顯如繩。禿頂之上。細髮茸茸。有如雛鴨之毛。紅筋自腦際蜿蜒而下。盤其頸。額至下頰。始稍隱。既至。乃立其身於公案之下。邊案已破舊。且有焦痕。蓋此案本爲人家竈。下物。今乃借之爲會審之公案耳。軍官四人圍大佐而坐。默不一聲。狀至嚴肅。除晰晰之簷雀外。別無聲息。久之。大佐乃操法語言曰。密羅老人。吾人來此已一月。承汝接待。在理不宜薄汝。然今者之事。實不能不有所詢。非欲入汝於罪。實欲脫汝罪耳。密羅老人。汝額上刀創。果何自來耶。老人聞語不答。大佐乃曉之曰。老人。汝奈何弗言。汝當知汝不言者。於汝實至不利。密羅老人。汝亦知今日被殺之二人。凶手固爲誰耶。大佐語已。目灼灼視老人。弗

瞬。幽。塵。仍。默。不。聲。密。羅。老。人。乃。歎。然。曰。我。殺。之。此。語。既。出。衆。乃。大。駭。而。老。人。仍。揚。長。如。平。時。但。少。垂。其。目。視。地。若。靜。聆。牧。師。之。宣。言。者。願。欲。力。鎮。其。恐。怖。之。態。則。伸。其。頸。自。唾。唾。餘。不。已。老。人。之。後。則。有。面。無。人。色。者。四。人。植。立。勿。動。一。爲。其。長。子。一。則。其。妻。餘。二。人。稚。子。乃。各。隱。其。身。於。阿。母。長。褶。之。後。大。佐。見。老。人。又。不。語。則。續。言。曰。然。則。一。日。以。來。迭。次。被。殺。之。賀。蘭。人。又。誰。殺。之。老。人。又。曰。我。也。大。佐。至。此。幾。驚。呼。抗。聲。曰。迭。來。之。人。均。汝。殺。之。耶。老。人。曰。汝。一。人。乎。又。曰。然。均。我。一。人。殺。之。大。佐。乃。不。語。者。有。頃。復。曰。老。人。汝。胆。誠。匪。細。今。可。爲。我。言。汝。迭。次。殺。人。之。方。法。老。人。至。此。乃。昂。首。思。少。頃。則。曰。無。他。吾。以。至。簡。單。之。方。法。殺。之。耳。大。佐。曰。老。人。今。汝。可。言。汝。最。初。殺。人。之。事。毋。隱。老。人。乃。微。回。其。面。以。視。其。妻。子。似。令。彼。輩。毋。恐。乃。始。言。曰。此。事。開。始。之。時。卽。在。汝。入。吾。村。中。之。第。二。日。十。句。鐘。其。時。予。方。步。行。歸。家。而。汝。則。與。從。者。四。人。以。四。十。元。之。鈔。票。與。予。向。予。購。柴。米。予。當。時。雖。言。吾。日。後。但。能。日。得。四。十。元。之。進。款。者。則。吾。日。爲。供。給。亦。無。所。怨。時。此。吾。口。中。說。耳。若。我。心。中。則。殊。不。作。是。想。今。當。爲。汝。言。之。蓋。予。自。別。汝。之。後。予。心。卽。恨。汝。刺。骨。適。見。水。庫。之。旁。有。一。賀。蘭。兵。偃。息。而。坐。予。乃。大。怒。立。奔。田。次。取。手。薙。草。之。刀。乘。其。弗。覺。自。後。方。砍。其。頸。而。其。頭。立。斷。汝。今。果。欲。視。其。人。者。則。可。於。水。庫。之。旁。啓。一。巨。囊。此。囊。雖。沉。河。底。但。其。無。頭。之。屍。猶。在。其。中。也。特。恐。汝。亦。未。識。其。爲。何。人。耳。其。後。予。覺。此。

事弗妥。且彼所受之創亦輕。故後此殺人。乃並褫其衣服。而醢其肉。製爲麪。以飼汝輩。老人語至此。少息。座中乃盡駭怒。且各熟視無言。老人乃又歷歷語其殺人之事。蓋老人者。平素視普魯士人。有如毒螫。恨不盡戕其國人。今者遂得一試其手段。彼意以爲吾人。但須僞與普魯士人交好者。則普人必不予疑。而予亦得從中逞其私計。軍中故事。必於夜中遣騎。四出偵探。或齎書赴他村探消息。密羅老人。亦卽於此時易普軍之裝而出。伏叢莽中。以候其歸。夜旣深。蹄聲起自西北。老人乃測耳而聽。察其來者。果一人與否。果一人者。則臥其身於地。而僞呻曰。救命。老人不能德語。獨能作此一言。且絕宵。賀蘭人聞聲。疑其爲同伴也。下馬扶之。則卽乘其不備。刺以利刀。故老人不費吹灰之力。而能殺人。至如此之多也。老人旣殺巡騎。遂跨其馬而奔。途次復遇二騎。老人乃又循其故智。馳馬而前。且呼曰。救命。使來者亦疑已爲普人之被創者。蓋夜氣深黑。來騎不能辨眉目。老人旣以詭計殺此二人。且斬其馬。蓋老人恨普人入骨。恨人並恨其馬。非使流血不快。然後間暹以歸。仍變衣。田人之服。四日之後。復出如前。又殺二人。自是以後。老人遂不更事他事。但日跨馬馳驟於森林曠野間。厥狀大似獵戶。特其所獵。乃不爲獸。而爲人耳。然而不幸。乃於昨日之夕。竟逢敵手。額間乃爲其人長刀所砍。然亦卒殺其人。馳馬自返。其廐。易服。願創重。乃不能入室。遂倒臥於廐中。積草之

上乃致爲人所見。今遂破敗。豈非天哉。以上所述。卽密羅老人所供之大義也。而著者爲之演述者。也大佐聞語大愕。至不能聲。但曰老人。汝亦知此事爲犯罪乎。老人曰。吾烏得不知。特我因殺我國仇而死。又何怨。大佐曰。老人。汝亦嘗入身軍籍乎。曰。然。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卽吾幼子亦復於月前無辜被殺。凡此實無異。予欠汝之宿逋。今清償矣。蓋吾家八口已死者三人。將死者五人。而吾則殺汝十六人。以二抵一。在理亦當。故吾心亦殊快。老人語既。乃挺其身。又手胸前而立。大佐則迴面向軍官私議處置方法。久之。忽於一軍官出爲老人辨護。謂老人不當死。大佐亦然其說。乃向老人曰。老人。吾殊佩汝。今欲援子於。老人不待其語畢。立瞪其目以視大佐。斂其額。刀劍盡裂。血沁沁出。老人亦不願睡。軍官曰。普魯士狗。大佐大駭。而老人又復以唾沫唾大佐之面。衆乃大怒。爭發命令。老人遂從容出帳。縛其身於葡萄架上。老人乃微笑。以目視其子女。鎗聲既縱。老人遂與吾書一笑而別。

小醫世

官鑑

(韋士)

清室末運。憂患交逼。然宦途尙如市道。豚蹄籌車。一本萬利。於是鄉曲之流。亦思從捷徑。向終南翼。管鼎一禱。酬其奢望。鑽營奔競。吮疽痔而甘之。如願以償者固多。而噬臍無及者。踵亦相接。楚有楊。

仁者方中年而好誇以老成自命頗輕財得真惠者咸翁之又好呼叱人人又目以儉荒其祖商也當洪楊亂時川鹽銷楚祖運鹽每額外私運賄關津守者不加搜以是致富楊仁席餘資安居暇食少識文字而好談論鄉人咸譽之曰以翁之才當爲官彼高坐堂上者吾輩匍匐而拜偶仰視之其神彩不如吾楊翁軒奕也其言語不如吾楊翁雅妙也其舉動蠢蠢然更不如吾楊翁遠甚也楊翁胡不爲官楊仁笑曰吾不屑爲已而東鄰起宅矣簷溜壞楊仁牆楊仁斥之則東鄰子盛氣曰若不知吾已作邑令耶有牛蹊楊仁田者佃奔報曰牛乃某家畜某家新貴人方家居不便與爭也楊仁憤恨無可爲計終躍起曰今而後知居官足樂然豈不能爲官者彼兩家先無石斗儲而能奮跡青雲吾席此根基何愁不至臺閣鄉人聞楊仁欲爲官咸喜相告喜者何謂鄉中多一爲官者則鄉民更可恃其聲勢以凌人也乃相率賀楊仁并問行期而東鄰子及牛主人聞言恐楊仁含恨將報之異日乃躬造楊仁之廬屈膝請罪俟楊仁笑允始起有客遠至見楊仁致辭曰某聞盲者之行必有相翁不盲某不敢曰相惟翁初入宦海如孤舟行風浪中舵由翁操而某願任司帆之役必能引舟達天漢致翁貴顯楊仁悅詢以京中賈爵例答舉如數掌上紋楊仁乃僭客竇萬金別母携妻以行母老不願子離已然一念他日作官後能得封誥則亦歡然送兒楊仁妻續娶者也爲縣吏女

工繡善歌美類甚。故楊仁必學之行也。行二十里，休華恩寺。寺僧名智文，以茶獻。或謂智文曰：「此楊翁外出，作官者，方文優異，款待庶他日榮歸。時能以壽顏向方文，智文但笑。茶之外，不他獻。從者怒言於楊仁，楊仁欲責智文，入殿見智文含笑，跌坐蒲團上。楊仁亦無知之何及。入京，楊仁以金與客命報，捐實缺道員客，遂盡其逸。楊仁悟失聲號泣，同鄉友勸之，令更向家索寄金。又曰：幸同閭里，決以赤心相扶持。楊仁從言，果令人賣萬金至京，附以書曰：「此次實盡家中所有，母爲節省。汝已還，寓舅家。楊仁得書，泣曰：母少待兒，兒將衣錦歸也。友代報，捐蝕其一半，但得候補名。楊仁知吳爲饒富之區，官斯土者多富，乃到蘇時，藩司連某爲關外人，楊仁賂之，得遞次見於私室。藩司對楊仁笑，無語而退。楊仁自念他人咸謂上司之雨，每如冰霜，而我獨得霽容。藩司誠厚，我握印即在目前耳，以告於友，友亦大笑。楊仁更得意甚，繼友笑曰：君來自田間，無怪藩司嗤君也。君禮節尚未熟，悉盡肄習乎？亦知所謂請安者否？乃禮中最重要者。楊仁曰：知之。吾曾見吾僕以狀向我也。惟吾從未施於人，友笑曰：此君之所以受晒也。友命楊仁試爲之，則雙膝皆着地，身搖搖幾仆，神色失措。友掩口笑，作示楊仁垂一手，屈一足，膝活手柔，目凝神，專口呼請。大人安。楊仁大喜，謝曰：幸得傳授。學生感德歸家，習之又恐爲見者笑，乃偷於門後屈膝請安。日爲數十次，掃室之婢往門後取帶見。

楊仁呼已大人又屈膝爲禮大駭而呼妻聞其事笑楊仁曰勿笑此作官者之第一技能也自是楊仁更見藩司藩司不復笑楊仁矣楊仁悅甚厚幣謝友邀至家飲引見妻友離席謂楊仁曰君夫人美秀如此藩司夫人好客盍往拜如得爲夫人寄女則君運亨矣楊仁從之飾妻往楊妻伶利大得藩司夫人歡酒後曼歌藩司與夫人皆悅乃留署中藩司乃謂楊仁曰君夫人工繡略屈數日俾教吾女兒輩也楊仁再拜陳謝歸而賀者盈門閱五日藩司命楊仁往某卜收釐稅釐稅佳職也楊仁自思得此乃妻力亦友力也乃招友同往妻不出隨亦不敢問及抵卡友大肆侵略飽載而逸公款虧耗楊仁下首縣獄治問猶冀妻能憐救忽聞藩司他遷挈眷北去猶冀妻留來獄見已久之無耗居獄半年褫職釋出而妻不知何在轉輾訪問則藩司挈之去耳大悲具呈控於撫而文字未順辭弗達意撫怒繼以爲狂而憐之斥不問楊仁無計乞得金歸楚衣敝如丐自怨自恨繼歎曰潦倒數年塵夢忽醒今歸侍母乎然何以見鄉人何以見戚黨老母尙寄舅家更何以謝母將抵家矣休華恩寺寺中景象如故僧智文仍坐蒲團上微笑見楊仁入仍獻杯茗楊仁飲之覺茶味如昨也楊仁拜智文智文笑受拜終無言有頃楊仁長歎出寺去智文於蒲團上念佛曰阿彌陀佛尙不悟耶有頃小沙彌報曰寺外樹下有人縊死智文立歛笑容轉身跪佛前懺悟曰道淺害人頃時我若

反。覆。譬。曉。此。人。未。必。不。悟。今。如。此。罪。過。罪。過。

苦情

午夜鵑聲

(瘦鵑)

銀漢紅墻遙不阻，耐可銷魂只沒銷魂處。百計思量千樣語，見來半句何曾吐。九死應該酬一願，怕殺相逢偏又相逢處。我尚飄零卿已誤，傷心共是沾泥絮。

孤負生平應莫怨，去便忘來來便匆。匆去無計得留春，且住蘼蕪綠遍江南路。懊惱感甄空

自賦有分看伊無分，和伊語萬種情懷誰與訴。暗拋蓮子中心苦。(錄俞劍華蝶戀花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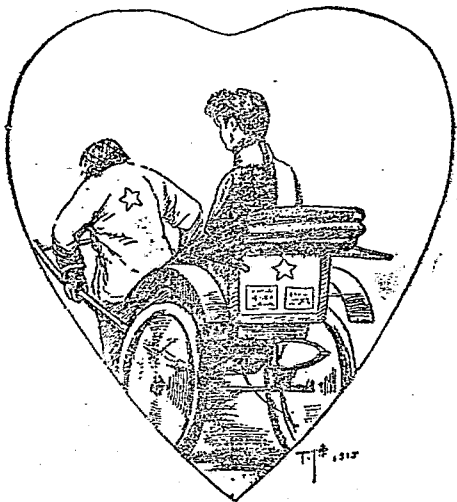
恨恨生自述語

咳。天。哪。吾。自。問。生。平。沒。有。甚。麼。罪。過。和。你。也。並。沒。有。甚。麼。深。仇。宿。恨。你。為。甚。麼。偏。偏。愚。弄。吾。顛。倒。吾。使。吾。生。受。這。許。多。痛。苦。你。若。是。要。吾。死。為。甚。麼。不。直。直。截。截。置。吾。於。死。地。却。伸。了。你。巨。靈。之。掌。操。着。那。明。晃。晃。的。刀。兒。把。吾。的。心。一。片。片。切。碎。把。吾。的。腸。一。寸。寸。割。斷。你。若。是。說。吾。文。字。造。孽。合。該。受。此。報。施。只。你。當。初。為。甚。麼。故。故。鑿。開。吾。的。靈。竅。把。知。識。裝。進。吾。的。腦。袋。又。使。吾。識。這。可。愛。可。怕。的。一。個。情。字。纔。多。這。無。限。的。煩。惱。你。既。生。了。吾。為。甚。麼。又。生。他。為。甚。麼。斜。刺。裏。又。生。出。個。第。三。人。來。既。生。了。那。第。三。人。為。甚。麼。不。把。吾。安。放。在。天。之。涯。把。他。安。放。在。地。之。角。使。兩。下。裏。永。永。沒。有。邂。逅。之。日。任。他。

萬丈情絲因風亂。鼻可也。鼻不到吾們人身上。咳。如今你光瞧着吾。陷入這無可奈何天的境界。割不了相思。鞦韆跳不出痴情洞。却還得意洋洋在上邊。嘻。開了嘴兒笑。咳。天哪。天哪。你實是個萬惡之源。你實是吾九世之仇。吾恨不得把克虜伯廠裏幾千磅幾萬磅的大砲轟掉你和你同歸於盡。咳。如今吾差不多要發狂。咧。吾的胸中好似變了個五味瓶兒。甜酸苦辣各種味兒都有。吾那心却好似變了一塊透明的水晶。吾從這水晶裏便窺見吾天仙化人的玉貌。那一雙水汪汪的秋波。只瞧着吾。那兩個紅噴噴的香腮。彷彿向着吾嬌笑。還有那櫻花似的朱唇。咧。春山般的修眉。咧。鴉羽般的香雲。咧。白玉般的蓮額。咧。都一一送入吾的眼簾。比從前益發嬌媚。只吾和他說話。喚他的芳名。他却抵着櫻桃口兒。一百個不理會。吾這時吾似乎真個發了狂。直要取起刀來。向着胸前劃去。挖出那心兒來。瞧他到底怎麼樣。誰知心兒並沒挖出裏頭。却空空洞洞的。早已不知所往。不知道遺失在甚麼地方呢。還是被誰挖去的。吾自己也莫名其妙。只猛覺得喉嚨裏甜甜的。慕地裏飛出幾片紅紅的東西來。噢。好美麗啊。好鮮艷啊。這可不是陽春三月龍華道上的桃花瓣麼。

那光陰真是個奇怪不可思議的東西。去得比了那大馬路上的摩托卡還要快上幾倍。一簫暮秋時。雨回。遙近他後轉眼已兩三個月了。記得那兩回都是禮拜六夜中。在一家戲園子裏遇見他。

打○扮○得○真○像○天○仙○一○般○從○那○雪○亮○的○電○燈○下○瞧○去○簡○直○嬌○滴滴○越○顯○紅○白○吾○只○在○三○四○尺○間○飽○餐○他○
的○秀○色○他○自○然○也○微○轉○星○眼○眯○了○吾○好○幾○下○出○戲○園○時○吾○兀○立○門○前○電○燈○竿○下○木○然○不○動○把○這○兩○個○



這○心○坎○兒○上○的○影○兒○原○早○已○浸○得○很○深○很○深○不○必○遇○見○他○也○能○在○眼○兒○一○開○一○閉○間○瞧○他○一○個○分○明○

眸○子○迎○他○出○來○扶○他○上○車○送○他○遠○去○他○
在○車○兒○上○還○半○迴○香○頸○將○那○臨○去○秋○波○
和○吾○眼○兒○說○了○一○聲○再○會○就○像○明○月○入○
雲○般○漸○漸○兒○不○見○了○吾○又○呆○呆○的○立○了○
好○一○會○方○始○似○夢○非○夢○似○醉○非○醉○的○踏○
月○回○家○去○這○兩○回○也○是○吾○刻○骨○相○思○透○
骨○香○永○遠○不○能○忘○的○後○來○在○一○天○月○上○
時○吾○又○和○他○相○逢○道○左○那○時○他○正○坐○着○
車○兒○不○過○如○驚○鴻○之○影○一○瞥○而○已○那○知○
吾○從○這○三○回○以○後○竟○沒○有○見○過○他○一○面○

只吾總覺得不大滿意於是每逢禮拜六傍晚時候吾不論怎樣忙碌不論怎樣疲乏總得撐着這身體往四下裏兜個圈子瞧有沒有他的倩影那個戲園子裏也總得化他幾個錢捉空兒去走一趟彷彿是吾禮拜六的刻版課程無可改易的巨耐奔波僕僕總歸失望不知不覺的過了兩個多月那會見過他一面來然而吾禮拜六的刻版課程依舊如故

吾和他神交直有一年多了他的德性學問吾都知道這一年來前後相遇雖不止二三十回只吾從沒有聆過他的嬌聲從沒有見過他的笑容不過把四道目光代朋友間的握手禮有時尺素往還吾說是羨慕他的才德他說是欽佩吾的文學前後四五次也並沒旁的話兒他的信每於溫柔中帶些謹嚴分明送吾一本教授法良好的修身教科書末後平空裏却又飛來一封書說以後不再和吾通音訊於是吾除了慕他以外又敬他只這敬字和那愛字實有連帶的關係由敬生愛便從這敬心上發生出愛心來兩三個月中吾雖沒有一天見他却沒有一天忘他

吾和他以外還有個第三人這第三人是誰便是他的未婚夫吾對於這第三人絲毫沒有嫉妒心絲毫沒有怨恨心只飽羨他說他是上天眼兒裏的種子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幸運兒此中可是有天的麼這樣悠悠忽忽的過了兩三個月魚沈雁杳一些兒消息也沒有吾滿擬長此

終古的了。不知道那老天還是可憐吾呢。還是作弄吾。一天吾忽在一個闊別已久的女友處得他的消息。吾這女友實是他的閨中膩友。彼此很知己的。據那女友說他在一個女學堂裏讀書。吾心裏倒安了。

停了一天。吾纔從那女友口中隱約知道他的心事。他和那女友說一向很佩服吾。很崇拜吾。對於吾也並非無意。只爲從小兒定下的親明年八月裏便須出閣。明知吾定要怪他。然而也出於無可奈何。吾聽了這幾句話。心中感激他。直到了二百四十分。只那八月兩字跳進吾的耳朵時。分外的清朗。那八字好似一把叉。斷吾的腸。那月字好似一把刀。斬碎吾的心。咳。八月八月。你可是來宣告吾死刑麼。

這一天晚上。吾輾轉。寤寐不能入睡。竟睜睜的捱到天明。心坎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苦味。又似乎夾着一種說不出的甜味。攪在一塊兒。也不知道到底是甜是苦。眼中只見那雪白的帳頂上寫着『八月』兩個黑黑的字。筆劃煞是清明。吾瞧得十分難堪。即忙揭開了帳兒。把眼兒移到那沙發上去。却見沙發上也寫着『八月』兩個黑黑的字。筆劃煞是清明。吾即忙把眼兒移到別處去說也奇怪。那寫字桌上。咧安樂椅上。咧書櫥上。咧畫架上。咧都有這『八月』兩字。一會兒却散了開來。化做

千○千○萬○萬○無○數○的○八○字○月○字○滿○地○裏○亂○跳○亂○舞○兀○是○不○休○吾○恨○極○便○把○眼○兒○緊○緊○的○閉○了○攏○來○不○去○
瞧○他○誰○也○知○道○那○許○多○的○八○字○月○字○插○了○翼○似○的○一○個○個○飛○進○吾○兩○眼○漸○漸○兒○下○去○直○到○胸○中○不○道○
到○了○胸○中○又○好○似○化○做○了○無○數○的○小○針○刺○得○吾○滿○腔○子○都○作○痛○怎○麼○一○痛○那○兩○包○子○的○淚○珠○兒○就○不○
約○而○同○的○斬○關○奪○門○而○去○把○枕○函○濕○透○了○一○半○

過○幾○天○後○吾○那○女○友○又○把○他○的○話○兒○傳○將○過○來○道○『○吾○辜○負○他○一○片○苦○心○實○是○萬○不○得○已○但○願○他○別○
爲○了○吾○終○生○不○娶○犧○牲○他○一○輩○子○的○幸○福○使○吾○心○中○益○發○過○不○去○呢○』○吾○聽○了○這○一○番○多○情○多○義○的○
話○那○感○激○他○的○心○又○把○二○百○四○十○八○分○加○上○了○一○倍○變○做○四○百○八○十○分○咳○但○是○那○幸○福○兩○字○吾○早○已○
不○知○道○是○怎○樣○的○寫○法○吾○心○兒○裏○的○字○典○上○也○並○沒○有○這○兩○個○字○他○何○必○再○替○吾○着○想○替○吾○過○慮○以○
後○吾○但○望○他○芳○心○中○永○永○快○樂○半○些○兒○沒○有○不○如○意○的○事○吾○眼○淚○洗○面○之○餘○還○要○把○一○瓣○心○香○禱○告○
上○天○祝○他○和○那○第○三○人○鴻○案○相○莊○白○頭○偕○老○享○盡○人○世○間○的○幸○福○便○是○白○年○之○後○仍○望○他○們○在○天○爲○
比○翼○之○鳥○在○地○爲○連○理○之○枝○夫○夫○婦○婦○世○世○生○生○任○是○一○千○年○一○萬○年○永○無○釵○劈○鈿○分○之○日○吾○薄○命○
人○的○一○縷○幽○魂○也○須○永○遠○依○着○他○他○到○天○涯○吾○飄○到○天○涯○他○到○地○角○吾○飄○到○地○角○他○冷○時○吾○便○化○做○
火○爐○替○他○消○寒○他○熱○時○吾○便○化○做○電○扇○替○他○驅○暑○他○飢○時○吾○便○化○做○玉○食○療○他○的○飢○他○渴○時○吾○便○化○

做甘泉解他的渴他愛時吾便化做插科打諢的小丑使他忘憂他悶時吾便化做文情並茂的小說供他排悶天或能墮地或能陷海或能枯石或能爛吾的魂兒終依着他吾的心兒終向着他接着那女友又和吾說他喚吾以後別做哀情的小說使他瞧了心裏悲痛他的話吾直當做金科玉律怎敢不依只是要知道吾並非喜歡做那種哀情的小說買人家幾行眼淚可走吾滿腔子裏塞着的無非是悲思無非是痛淚提筆寫來自然滿紙都是淒風苦雨這也無可奈何的事你倘去拉那華周杞梁之妻來逼他像淳于髡般仰天大笑或是去捉那杜鵑鳥來喚他學黃鶯兒綿蠻作聲便是個虐政咧加着吾身受了這許多無苦的痛苦自然免不得橫着心把人家晦氣雖是紙上空談也教他們嘗嘗此中苦味做做吾的伴客咳嗽是這麼說吾清夜自問覺得此心也着實可誅從此以後吾決意依着他的話不做那種眼淚文章免得使他芳心中有所不快并且發一個大願力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家家團圓處處鴛鴦撒開了恨綺愁羅消受那柔鄉艷福至於情場中千萬種的苦味由吾失意之人一古膠兒担任就是了

呀鐘啊你別飛也似的向着明年八月趕去可能可憐見吾把長筵針移動得慢一些兒麼要知你的答的答響時吾的心也像你的鐘擺擺不住在你一秒鐘一分鐘一刻鐘一點鐘輕描淡寫的

過○去○吾○心○中○的○愛○思○也○一○秒○鐘○一○分○鐘○一○刻○鐘○一○點○鐘○重○重○疊○疊○的○積○起○來○你○越○是○高○興○吾○越○是○難
堪○吾○時○時○把○淚○眼○對○你○瞧○你○團○白○的○臉○兒○上○倒○似○乎○時○時○帶○着○笑○容○咳○鐘○呀○你○如○此○得○意○吾○却○要○給
你○急○得○哭○出○來○咧○呀○太○陽○啊○請○你○也○可○憐○見○吾○大○清○早○從○東○海○裏○起○來○了○多○耽○擱○一○會○兒○也○不○妨○事
別○一○到○五○六○點○鐘○時○就○急○急○的○想○睡○覺○要○知○你○老○人○家○這○樣○興○高○采○烈○的○打○筋○斗○吾○委○實○片○刻○兒○也
不○能○寧○貼○你○若○是○刻○不○容○緩○的○上○來○下○去○打○了○二○三○百○個○筋○斗○一○直○打○到○明○年○八○月○那○時○恐○怕○你○萬
道○黃○金○色○的○光○下○說○不○定○要○少○個○人○了○

八○月○啊○八○月○啊○慢○些○兒○來○罷○在○人○家○呢○原○盼○望○這○日○子○過○得○快○些○一○天○天○飛○一○般○過○去○然○而○吾○却○恨
不○得○把○長○繩○繫○住○白○日○使○他○一○動○都○不○動○委○實○說○吾○旁○的○都○不○怕○只○怕○這○驚○心○動○魄○的○八○月○吾○早○知
道○到○了○那○時○那○一○輪○團○圓○之○月○單○照○人○家○雙○影○並○頭○照○不○到○吾○可○憐○人○眼○淚○雙○乾○呢○

咳○世○界○上○一○個○情○字○真○具○着○最○大○的○魔○力○情○絲○裹○到○了○身○上○誰○還○能○擺○脫○那○一○般○人○所○謂○逃○情○咧○忘
情○咧○懺○情○咧○都○是○萬○萬○做○不○到○的○事○若○是○世○界○上○果○真○有○這○人○能○逃○情○能○忘○情○能○懺○情○吾○便○說○他○是
上○天○下○地○第○一○個○得○意○人○第○一○個○快○樂○人○無○奈○吾○逃○不○掉○這○情○忘○不○了○這○情○懺○不○去○這○情○只○得○把○這
萬○丈○無○賴○的○情○絲○一○縷○縷○的○結○起○來○結○成○了○一○個○繭○兒○吾○就○拚○得○此○生○做○這○繭○兒○裏○的○春○蠶○但○是○春

盪到頭來還能化做了蛾破繭飛去只吾怕要變做僵蠶死心場地的永不出咧
咳杜鵑兒啊吾的好友你別躲在屋角上聲聲泣血一陣子的亂鬧你這斷腸聲若被風兒送進了
得意人的耳朵定要惱你罵你打你你快靜些兒罷吾可不是個聾子你和吾說的話吾已聽得明
明白白你不是在那裏一聲聲的說着『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麼吾親愛的杜鵑兒你別鬧這世界
原沒有甚麼可戀吾倘能歸去時便歸去咧

瘦鵑曰恨恨生吾文字交也善屬文富於情間爲哀情小說筆墨在予上顧不以恨恨生名外間
遂鮮知之冬夜無俚孤燈煮夢恨恨生忽舉其生平一大恨事喃喃而語低徊悲梗淚隨聲下予
濡筆誌之淚痕亦不覺與墨痕相滲雜也屬稿既竟以授禮拜六爲之惆悵者累日念彼所謂『
吾和他』者未嘗一把臂一交語而精神上乃纏綿固結若是是殆佛家之所謂緣歟抑儒家之
所謂孽歟恨恨生曰是情之聖耳

余恨入也生平又抱一大恨事歌泣無端不復有生趣本擬將此恨事長闔胸中異日與余同入
黃土瘞之地下不爲世人所知願如骨鯁在喉不吐終覺弗快因吐之於吾至友周子瘦鵑之前
瘦鵑無賴竟竊取吾語作小說資料復刊諸禮拜六上讀者諸君讀斯一篇或亦有垂憐吾躬而

速死之藥

一八

爲我酒數行傷心淚者乎。至罪我。我則一聽之。諸君矣。恨恨生附誌。
彌天際地。只情字如此。鍾情世所稀。我怪周郎一枝筆。如何祇會寫相思。
細寫柔情淚。未乾滴來紙上太心酸。絞縮搵後還重搵。啼殺紅鵲夜欲闌。

瘦鵲多情人也。平生所爲文。言情之作居什九。然多哀艷不可卒讀。予亦傷心人。對此鵲毋凄。因
茲復以午夜鵲聲一篇見示。辭旨頑艷。花月爲愁。益覺令人於邑不歡。爲贅小詩以歸之。甲寅冬
十二月小蝶識於醉靈軒。

哀情
小賦
速死之藥

(東莖)

緣歐醫生我至愛之麥克事誠可笑。汝勿憂。

嬌綺載笑載言。隨麥克緣歐入診治室。席未暖。笑續曰。余自問無癘疥疾。而老父舐犢意。拳拳惟其
疾之憂。有咳嗽。每請服藥。偶齧盛延醫。惟恐不速。今一如往昔。彼促吾來也。麥克笑曰。望聞問。吾亦
不信。芳體違和。密司麥邊。吾至愛之嬌綺。余自返桑梓。卿每吝玉趾。嬌綺譁辨侯門。未必深如海。蕭
郎路入。自視忍令懷中刺字滅。不一臨存。余心頗懸懸。雖然。吾父約期匪遙。麥克當蒞止。吾家麥克
遠遊久。采風問俗。富新閱歷。試語吾彼冷酷之茄門人。麥克如何懾伏之。醫藥界舊學說。麥克持何

新發明有以推翻之。麥克曰：余不憚辭費，願就經驗所得，傾筐倒篋，實諸密司。麥邊然費時久，今且嬌綺移身坐醫生側，且笑且除其手套，露纖纖春筍，凝滑如柔荑。搵言曰：今且診脈候汝，此言久矣。余實無恙，願不忍拂老父意。麥克汝爲吾保證，慰之曰：余以社會交際，煩弱不耐勞，容若情氣若促，實則無所碍也。從此不事事，赴拉區孟別墅養疴，不兩星期而平復如故矣。麥克余今自認余微有采薪然，不過倦怠而已，非有他亦非所論我嬌懶也。試診予脈，余靜候汝發問矣。

麥克伸一手按其玉腕，戲問曰：N 歟？M 歟？（初等小學教習問學生之言，蓋戲辭也。）

意。倫。立。案。側。潛。觀。默。識。見。醫。生。按。脈。初。發。軔。目。容。動。手。容。恐。周。旋。問。答。之。間。怡。怡。如。也。既。而。眉。微。蹙。若。有。不。豫。色。然。迨。診。斷。愈。久。醫。生。之。目。光。愈。滯。隱。憂。襲。其。面。雖。望。開。問。切。問。謔。浪。笑。傲。無。所。不。用。其。極。然。而。矯。揉。造。作。意。倫。以。沉。摯。精。細。之。目。光。觀。察。之。知。其。笑。傲。僞。也。半。小。時。後。診。事。畢。矣。醫。生。面。色。灰。敗。微。有。笑。容。願。同。一。笑。也。向。者。之。目。光。明。如。日。月。今。乃。幽。若。鬼。神。且。非。特。目。光。如。是。而。已。唇。捲。而。氣。不。舒。實。在。在。滋。人。疑。竇。

麥克似笑非笑，懇摯而語曰：嬌綺汝靜候吾判決乎？是月也，樂事苦多，快心適意，過甚，酬應之煩疲。

於奔命是三者致疾之源。祛除而調劑之方法，亦有三屏絕交遊，獨居靜處一也；早睡二也；服滋養劑三也。夫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密司麥邊得勿有所不懽乎？嬌綺曠曰：徵汝言，吾已逆料得之。大凡爲醫生者，恆擇人所不願爲者而強之，爲其願意者則又禁之，使不得爲也。麥克汝苦吾甚矣，然而吾已知足在吾初意，方以爲汝之窘，吾苦吾者，其術當有甚於此。嬌綺言時，眼波流動，若不勝其嬌憤者。麥克心爲之碎，則柔聲怡氣而慰之曰：吾至愛之，嬌綺。余安忍苦汝？醫生家學淵源，診治之方法不敢違也。汝所服滋養劑配成後，躬自奉送。今以汝委意，倫夜眠務早，見倦鳥投林，汝亦須歸錦帳矣。深閨耐寂，勿雜稠人廣衆中社會交遊。一概謝絕，速往拉區孟荊釵裙布，獨居靜養。度清閒之歲月可也。意倫余以密司麥邊之身委汝手，中汝善爲之看護，意倫鞠躬無語。麥克送二女出門，一聲珍重，自無意識者視之，面上猶帶笑容也。

麥克回公事室嬉笑之假面，具驟然脫落，一變而爲憂傷憔悴之形。囑其副手勿再納病人入，卽退歸私室，扃其門且下鍵也。已乃坐椅上，隱几而寤。前小半時內之隱憂恐怖，此時一一奔湊於心。非不望已之診斷或有錯誤，然合望聞問切而統計之，似已無所疑。洵若是彼至關心之女子前途，黑暗不知命在何時矣。

麥克始識嬌綺，卽覺愛之極。當是時，麥克爲醫院中一練習生，身無半辦士，而嬌綺則富豪麥邊之掌珠也。貧富懸殊，雲泥路隔，瀨蝦蟆想，吃天鵝肉，徒呼負負。然麥克不以是灰其心，端居深念，欲得意中人，須從學問求告。貸親友隻身游學外國，統其腦力，鼓其少年新進之勇氣，與貧困戰，與風浪戰，與疾痛憂患戰，與艱深之學問戰。莘莘旰夜，以繼日。每當憂鬱憔悴時，則自呼其名而警曰：麥克，汝志氣脆薄，不耐艱辛，何以配嬌綺言及此，神爲之旺。在萬數年業銳進名譽鵠，起美國醫學界上罔不知有在外遊學生麥克綠歐矣。在麥克意欲於藥物學有所新發明，自成一言，貢之嬌綺。爲進身之階梯，不惜含辛茹苦，舉其心思才力爲此孤注之一擲。今者大功告成，學界開會歡迎，美人親承色笑，畢生希望已在掌握中，而忽有一可怖之敵，插身其間，將搗其臂而奪之情，敵爲誰？卽頑強無可救藥之疾病，亦卽死神所特派之專使。

麥克俯首沉思，鬱鬱不歡，不自知歷幾何時。驀然舉首，則眼前之黑暗與胸中之黑暗成正比例。蓋天已垂暮矣，委頓而起，啓門走出，惘惘入公事室，照例室中此時應無人矣。今乃忽有人，其人爲一傭婦，年事長矣，身量碩，頰色黝，而黑容貌，舉止有外國風，絕不類土著。見醫生入，起立致敬，惟時天已昏黑，而麥克屬目之下，卽辨其爲意倫方總，默斷爲薄命女嬌綺之伴侶也。

先是法官麥邊偕其夫人度蜜月遊歷外洋途中雇得此婦人以爲傭而不知其籍貫其人沉靜寡言笑音吐不朗持禮節類英人而面狹長如橄欖雙眸黑如點漆又有意大利人之遺風也其保持秘密不肯吐露籍貫一如其對於他事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出於天性他人不能幾及而其才智敏慧料事如神凡百傭婦尤莫能望其項背也事主人極忠蓋有所服務必勤必儉麥邊夫婦甚稱譽之倚如右手麥邊常笑曰吾之愛護女兒無所不至而持以與意倫較則吾之愛護親生女兒尙不知其愛護小女主人之爲切也其爲主人所信任如此麥邊夫人待之尤厚名義上雖爲僕實際上則友矣凡此種種緣歐知之最稔夫人既卒意倫撫此無母之孤兒親愛逾於所生殆合保姆慈母而一之

意倫舉止沉靜不類厮僕猝然言曰吾來此驚擾醫生於理爲悖惟醫生恕吾語吾以實吾決不漏言醫生當能信吾也麥克深知是人可恃並不飾辭推諉披卻導窾撮其要以告並戒之曰此可怖之消息惟吾兩人知之病者勿與聞他人亦莫得而知也法官麥邊老矣性慈祥不任憂懼非俟吾脈案付名醫判定後勿避以此傷其心意倫曰洵若所言已離生死問題而入於歲月問題據醫生判決有幾月可延麥克曰或較汝所言者爲久麥克言此意甚鎮靜而顏色已悲慘如囚意倫曰受

痛苦。否。麥克。嘆曰。痛苦。爲。生。人。所。難。忍。如。被。極。刑。手。足。拘。繫。胸。膈。尤。煩。懣。腦。欲。裂。口。若。枯。如。此。歷。數。星期。或。數。月。乃。至。數。年。之。久。始。得。溘。然。長。逝。病。人。之。望。死。如。望。歲。也。嗟。吾。嬌。綺。何。以。堪。此。意。倫。曰。無。可。救。藥。乎。汝。竟。袖。手。不。爲。之。設。一。策。乎。麥。克。曰。如。吾。診。斷。不。謬。舉。世。界。上。乃。無。一。物。足。以。療。之。所。一。線。希。幾。者。吾。當。時。以。驚。恐。失。措。或。至。誤。認。須。延。梅。休。醫。生。決。之。惟。不。可。以。此。動。彼。父。女。之。疑。意。倫。須。知。此。一。綫。希。望。微。如。毫。末。吾。就。其。病。徵。驗。之。誠。恐。吾。所。深。慮。者。終。至。於。不。幸。而。言。中。也。意。倫。默。然。有。頃。低。聲。問。曰。醫。生。忍。令。汝。心。愛。之。人。備。嘗。艱。苦。否。意。謂。不。如。鴆。之。麥。克。微。噓。其。旨。欲。哭。無。淚。則。作。瘳。笑。曰。意。倫。吾。何。能。爲。上。帝。鑒。臨。吾。爲。密。司。麥。邊。故。不。惜。以。生。命。意。倫。無。可。再。言。仍。守。其。僕。役。之。禮。節。而。退。曰。醫。生。不。以。吾。爲。外。人。傾。肝。剖。膈。述。之。吾。不。虛。此。行。先。生。晚。安。

麥。克。重。赴。嬌。綺。家。按。脈。配。劑。中。心。怒。焉。如。擣。將。以。驗。得。之。症。候。就。証。梅。休。醫。生。梅。休。者。執。美。國。醫。學。界。牛。耳。聲。名。藉。藉。最。富。於。經。驗。之。名。醫。也。惟。時。麥。邊。老。人。在。旁。麥。克。僞。爲。無。事。也。者。乘。間。致。辭。曰。女。公。子。抱。恙。知。先。生。於。心。不。能。無。戚。戚。鄙。意。延。梅。休。一。診。治。如。先。生。允。洽。星。期。四。余。赴。宴。至。此。邀。與。偕。彼。按。脈。精。明。不。多。發。問。而。能。洞。見。癥。結。目。光。銳。利。而。遠。到。斷。人。症。候。未。嘗。有。所。誤。余。視。女。公。子。神。經。衰。弱。緣。交。際。社。會。過。煩。所。致。梅。休。來。必。能。証。余。之。按。脈。有。無。錯。誤。余。邀。之。來。何。如。老。人。甚。以。爲。然。

經美國第一名醫梅休診斷而麥克一線之希望完全斷絕。蓋梅休目之所見，手之所按，心之所得。其意見在在無不與麥克相吻合。病入膏肓，已確然而無可疑。幸矣哉！庸醫遇此將藐視之，以為無足重輕也。慘矣哉！一經有經驗有學問名醫之手，立斷其為死徵也。麥克沉沉以思，去年今日一老人頭童齒豁，願吾而就診者，非即患此症耶？吾當時即料其必死，且料其死時形狀極慘，抽筋裂膚，不可以一刻耐。後果不出吾所料，抑且求死不得，歷數月之久，較吾預料者為甚。吾至今思其人，猶如見其形，如聞其聲，哀哀乎其有餘痛也，而不謂吾心坎上之綠綺，明其眸而皓其齒，絳其唇而玉其貌，膚如脂，凝髮如螺，蟠濯柳腰肢，破瓜年紀，亦宜嗔而宜喜，更憐吾而憐卿，將與彼不幸之老人同其命運。思至此，驀然憶及意倫之言，入耳而刺心：「忍令汝心愛之人，備嘗艱苦否？」綠綺與惡疾爭實，不啻與惡魔爭，斷肌裂膚，固不待言。玉殞香消，終亦不免。此焚琴煮鶴之慘狀，麥克忍見之否？耶抑且從此以後，彼美人者，日以眼淚洗面，櫻唇紅褪，杏臉霜欺，眼波滯而不揚，腰圍瘦不盈握。此嬌啼委轉，求死不得之苦。麥克忍靜以待之否？耶麥克思此，崩斷心碎，自倚中直，豎而起，迴旋室內，形如待決之囚。

麥克以徒手起家，幼失怙恃，身無立錐地，囊無隔宿糧，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學問其名，舉其位，置

其財產不自臥薪嘗胆得來彼貌比蓮花而心堅鐵石蓋一有志氣有道德有學問之青年也其爲醫學界所推崇者在此其爲麥克父女所敬愛將引作淳于之賢者亦在此彼視學業重於聖賢而愛其醫學上之名譽直無殊於第二之生命蓋其得之也艱故其愛之也切然尙不可以概綠綺在彼清夜捫心常蓄志願一朝爲綠綺故不惜殉生命特未知肯殉其名譽與性靈否耳

嬌綺住拉區孟後兩星期而老父之心急矣是老人亦大可憐醫生懼不以實情告遂惘惘如墮鼓裏謂其女病勢淺也今乃知其不然神日以退病日以進唇之紅者泛而爲青膚之盈者削而爲虛掌上珠心頭肉病骨支撐已無復昔日翩翩丰度安得而不驚懼失措時諷麥克露不慊意麥克念女心切又爲老人所騁每星期駕摩托車訪嬌綺於拉區孟目觀意中人呻吟床席日甚一日如弱小之邦爲強敵所侵日盛百里然撫衷自問實不忍聽其支離憔悴多經日月任彼無情之病魔徐施其凌遲之極刑然則惟有如意偷言……天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麥克略一閉目卽見一修蛾蟠髮桃腮杏靨之美人婷婷立於其側年華大好色笑依然迨張目凝視按圖索驥則風景全非不堪回首矣願嬌綺之色日以衰而麥克憐愛之心反日以摯其中殆有宿孽耶據麥克經驗所得非不知嬌綺痛苦餘生其慘有甚於速死吾力能減少其痛苦何可袖手

爲隔岸之觀矣。然而吾之心不安。

麥克當思深慟極時，恆怪天地生人，獨付吾以聰明醫學界上，動人嫉妬者，以此溫柔鄉裏代人驚懼者，亦以此思之思之不恤，握拳透爪自戕其軀，任彼美之爲瓦全，爲玉碎，一概付之不聞不見。而後卽安，願勇氣有所不足，則當階而跪，虔心以禱，願天降福賜吾速死，無如蒼蒼者高遠而莫測言者諄諄，聽者猶然藐藐，此寂寥慘痛之景象，卒以一笑收束之，麥克殆發癩矣。

前日之夕，麥克聞梅休言，與已診視所得，若合符節，回家後深思遠慮，意在解決此問題，能全其命上也。亦既不能則少減其痛苦，使得安然而逝，尙不失爲次。嗟夫，嗟夫，少減痛苦者，縮短壽命之代名詞也。庸醫殺人，卑何足道，名醫殺人，乃爲創聞名醫，而蓄意殺人名醫，而蓄意殺其素所心愛之人，尤爲創聞之創聞，苟非喪心病狂，卽出於深哀極痛二者必居一。於是且麥克豈不知欲實行此事，則醫學上之名譽，向視爲神聖，不可侵犯者，一朝掃地以盡，卽揆之天理人道，亦皆有所未安。由前之說，受萬人唾罵，是自喪其名譽也。由後之說，受上天裁判，是自滅其性靈也。然而事非得已，爲矯矯耳，以性靈名譽與百物較，性靈名譽爲重，百物爲輕，以性靈名譽與矯矯較，矯矯爲重，性靈名譽又爲輕矣。惟今者尙非其時，則亦姑置緩議。

麥克生平視為最寶貴最愛惜者。嬌綺之外為性靈。為名譽。其次則為軀壳。彼子然一身無父母妻。子生死自由不至有所牽制也。彼後半世之光陰為愁雲慘霧所籠罩。欲設法以消遣之。頗非易事。惟有一事已懸為定案。則自今以後將焚書毀械。削斗折衝。永不再為醫生是也。至其一身之生死存亡。又別為一問題。麥克自思。意中人嬌綺者。吾將運靈心施妙術。出其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奪諸彼。粹惡無倫之離人。掌握中。引登極樂世界。從此無煩惱。無痛苦矣。吾將追蹤前去。與之携手同遊。乎抑仍淹留塵世度此百無聊賴之歲月乎。何去何從。為得為失。吾計之熟矣。

麥克心緒如麻。種種愛懼恐怖之念。隨生隨滅。隨滅隨生。神思昏憤。行事失其常軌。人皆駭之。然彼不自以為有心疾也。不自以為憂傷過度致蔽塞其聰明也。不自以為神志激昂將成狂疾也。彼其心以為吾之迴腸盪氣。劍鉅痛深。皆根於愛之一念。吾惟知犧牲性命犧牲名譽。甚至犧牲吾萬劫不復之靈魂。極嬌綺於水深火熱中。他何知也。

一日麥克為字檯上之電話器。鏘然作聲。麥克接而聽之。器中喘息有聲。曰醫生速來。至拉區孟。密司麥邊。麥克聞至此。五內如焚。額汗沁出。急詢曰密司麥邊密司麥邊有不舒乎。病加重乎。速語吾。究為何事。有不測之事乎。問數遍。器中聲息杳然。對話者已去線斷矣。

麥克此時真如發狂矣。度瞬息如一年。又不能縮千里於咫尺。立喚車夫。令備其至速之汽車。一躍而上。置途人及己之性命不顧。手振機括。就康莊大道上。絕塵而馳。直指拉區。孟身挺坐車中心。爲疾痛所擗。卽亦不復知有恐懼。惟凝神壹志。疾駛其車。冀得速至目的地而已。自鈕約至拉區。孟爲途甚修。幸路身潔白。寬闊平如砥。直如矢。車行其上。因速力高。覺其路搖搖然。如龍蛇夭矯。實則路何嘗搖哉。車自搖耳。兩旁樹木房舍。以及圍牆。短籬。化作黑星點點。向後飛去。風景非不佳。麥克此時更何心賞玩。二目直注前面。不一旁矚。未幾。拉區孟在望矣。而車行急。亟瞬息已進別墅之門。車乃猝然停。

麥克惶惶入室。遇門者不暇問詢。亦不知麥邊。老人已在此間。蓋昨日之晚。矯綺病危。意倫遣人迎之。來守床側。再迎麥克。以出外未遇。凡此種種。麥克均未之知。旣而登樓。度迴廊。意倫自對面來。不修禮節。伸一手。堅握其臂。發安閒沉靜之聲。曰。彼苦極矣。呼號宛轉。目不交睫者。兩夕。延至昨晚。無復有痛苦矣。麥克鬱氣填胸。舌擡而不能言。忽忽隨之行。穿麥克老人外房。而過入一幽雅精緻之小室。錦衾繡枕。銅床銅簾。一美人臥其上。貞靜幽嫺。貼伏不少動。乃至連氣息無之。彼天生麗質。雖經無量數之疾痛慘怛。始得反璞歸真。而其遺蛻不化木僵之石象。乃如瑩潔之玉人。睡寧貼。

面有笑容。一若春宵苦短。好夢正酣者。然麥克俯首視其玉容。似欲與之傾談握手。然前已曉嬌綺橫舒。玉體沉沉而入睡鄉。不知歷幾千萬年前。後醒也。

意倫慨然曰。醫生吾嬌綺已矣。尙留吾後死者。在憑汝發付。是兒在襁褓中。余提之負之。以至於長。成。余無子女。視此兒不啻吾之子女。余無吾卽以此兒爲吾余撫之長。今又使之安。余貯性命。還此宿債。如余死後。有靈魂者。將一並還之。汝何以教吾麥克。俯床前與嬌綺面相向。且哀且忿。且思思嬌綺退出。疾病範圍。曾歷艱苦。固也。吾甚欲救之。而苦於不及。則亦問心無愧。所不能釋然者。彼蒼夢夢。不陷吾於殺人之罪。吾不感其厚。吾獨怪其誤吾耳。然此猶可忍也。吾尤爲嫉妬而痛恨者。則吾意中之人。永離塵劫。乘風歸去。時侍其旁。而爲之撫摩。噢咻。祈天懺悔者。乃出於另一人之手。藐躬涼德。竟未得參於其間也。

意倫隔床而立。注全神於麥克之一身。目光深邃。怒之。又若憐之。又若藐視之。久久不語。終乃叱咤曰。汝亦愛之乎。汝愛之而忍。令備嘗艱苦。度日如年者。數月終且不免慘死。汝者不肯喪失汝名譽。滅絕汝性靈。速拯彼於苦海中。置之安全之境。汝猶自以爲愛之也。汝！

麥克此時胸中無所爲。哀無所爲。樂無所爲。恩怨無所爲。喜怒但覺。天地甚窄。吾之心更窄。經意倫

片言直刺驟然破裂。毗盡裂髮衝冠。疾視意倫而呼曰：上年！意倫汝亦愛之乎？憑汝之意亦不忍坐視令之……久……掙札於疾苦中乎？

兩人對立一床中。橫兩人所心愛之人。較重於性命與靈魂者。赫然陳其上。離身數尺而高。兩人之手已隔床糾結而不可解。搏矣。

譯者按此篇原名 Poppy and Mandragora 譯言罌粟與麻醉藥。意即鴆毒也。我閱哀情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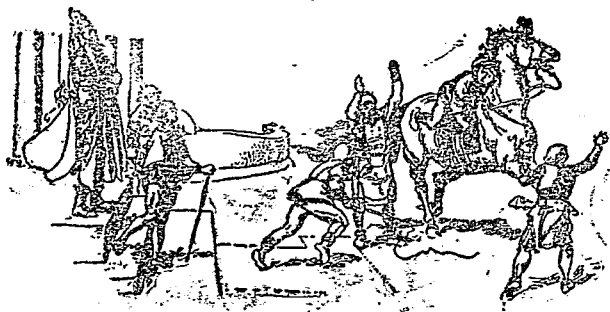
說多矣。從未有焚琴煮鶴若是之忍心者。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此之謂心死。

腦感童

嬉皮之王

天虛我生 合譯

荒村叢樹間有一茅蓋之老屋。望而知為農人居也。紡車之聲達於戶外。屋中磚壁剝落。懸獵槍數枝。承塵之下。雜懸蒜頭及腊肉。纍纍如燈彩。中有稚子二人。蓋孿生之姊弟也。故其面貌絕肖。女郎態至沉靜。娟秀可人。而其阿弟則嬉皮活潑。直與其姊相反。其父若母已於年前相繼去世。任此二雛自為謀食。女郎乃日夕勤作用。以自給。並給其弟。而其弟則益嬉戲無度。每每與阿姊為難。阿姊乃呼之曰：卑德。若今長矣。在理宜習一事。得自食。奈何尚好嬉若此。卑德聞語弗答。但作玩皮之笑。容其姊乃續言曰：由今而嘗。吾人雖尙可勉強度日。第此後光陰方未有艾。阿父一生所儲。果為汝



坐食盡者直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卑德笑曰：阿姊，汝無慮。天下笨伯多矣。今咸延頸以待我調撥，汝乃謂我不能自給耶？言次，乃歌曰：吁嗟乎！天下笨伯之多，其快樂爲如何！吁嗟乎！予性好嬉，汝何必絮絮如斯。其姊乃曰：弟子豈嬉戲之事，即可爲汝謀生耶？卑德曰：然。吾必能自食。言次，意頗自得。時方踰於木桶之上。至是，遽以頭自抵其足，翻身一躍而下，且旋轉不已。旣而忽止，張其目以視承塵下之臘肉及蒜，目光灼灼，而以小手自搔其髮，指爪陷入髮內。若有所深思者，已而乃點其首，展頰笑，白齒燦燦，盡露如編貝。乃蹀一足跳踉而去。以赴王宮。於時王適徘徊於宮門之次，蓋卑德好嬉，無人不知。卽王亦喜與玩笑，故特俟於門次。見卑德至，乃呼曰：卑德，若何往歟？卑德聞呼立止，舉其手自附其頰，曰：王，吾將覓一人與嬉耳。王曰：卑德，若好嬉，卽與我嬉如何？卑德曰：否。今

予不能與王嬉。以予未携貯嬉之囊。來不足令王樂也。王笑曰：孺子，吾聞汝爲皮頑之國手，乃亦欲有所依傍耶？可汝趣歸，取囊來，令王樂。王樂，當有獎。否則臙汝小手爲吾下酒物。卑德蹙額曰：王雖未臙吾手，然吾足今爲碎石所傷，不能更行奈何。雖然，王至尊貴者也，王令我行，我何能不行？語時，遂跛其足而行，如水鴨之趨食。然王笑曰：卑德，汝誠狡哉，乃不欲行，然吾必不汝恕，將以吾馬假汝，令汝自取貯嬉之囊。卑德曰：王吾幼不良於騎，奈何？王曰：否，吾爲王言語，卽旨意，詎能悔易言。次願其左右曰：來，牽吾馬以爲之乘。抱彼上鞍，令歸衆聞語，果如旨。馬行，卑德乃大呼，顛其身如猴子之。上樹。王大樂，縱聲而笑，笑劇，眼淚盡，迸出累累，綴其眼角。卑德見王樂，則顛益劇，以手控馬，蹙伏其身於鞍橋之上，爲狀至險，初不控其韁，馬乃狂竄去。王旣遠，卑德忽植立其身，以手引轡，操縱裕如。一若老於騎者，乃遙向王宮舉手，逕向市場而趨。旣入市，則市其馬，並貨其鞍，懷金歸，驕其姊曰：姊來，觀此燦燦者何物，以吾思之，殆較田間一歲之入爲多也。言次，遂偃臥於火爐之側。所謂火爐者，初實匪爐，不過一黃砂之缸，熾炭其中耳。卑德乃高唱曰：吁，嗟乎！天下笨伯之多，其快樂爲如何？吁，嗟乎！予性好嬉，汝何必絮絮如斯。

王自卑德去後，仍鵠立宮門之次，以俟卑德。直至日暮，而卑德之蹤影杳然。王始悟爲孺子所欺，因



麀皮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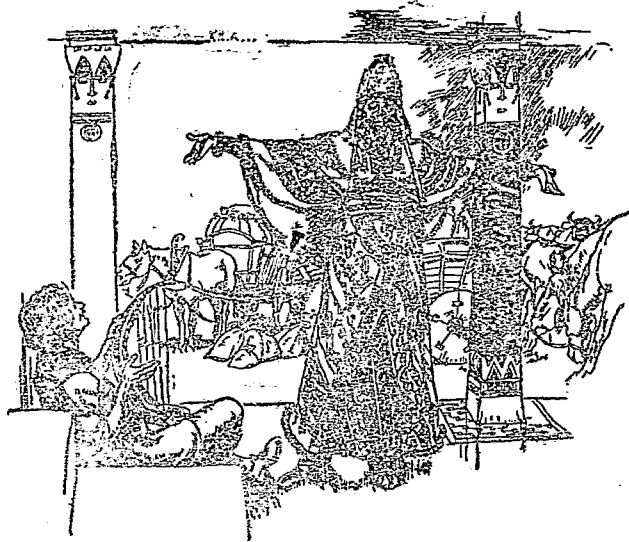
怒曰。孺子。汝欺寡人。寡人亦嘗
 欺汝。令汝之頭。離汝之頸。爾下
 則汝。又何能欺人。語既出。意乃
 立決。逕率從侍。以起卑德之家。
 顧卑德已早聞信。乃呼其姊曰。
 姊乎。今吾已知悛矣。不更懲戲。
 汝可以罐來。當爲汝調羹。並分
 汝勞。姊喜。乃取罐貯羹其中。以
 援卑德。卑德受之。置於火次。令
 沸。側耳以覘門外之足音。無何。
 羹沸。泡沫四濺。聲隆隆如車輪
 碾地。而王至矣。卑德乃立取罐。
 置諸柴樁之上。以箸調之初若。

不知王之至者。王既入室。立趨卑德。見卑德正調羹。罐下初無燃火。而羹乃劇沸。因大疑。疑其罐爲至寶。則呼之曰。卑德。汝罐賣乎。卑德曰。否。吾何能售吾寶。王曰。卑德。吾苟出汝。以重價者。汝亦售乎。卑德聞語。如不聞。但曰。王。汝視之。此罐實至寶。既省柴。又不費人力。王曰。孺子。我今以金錢百。易汝寶罐。且恕汝盜馬之罪。汝亦願乎。卑德無奈。遂以金錢。售其調羹之罐。王大喜。捧其罐。置之馬鞍之上。已則傍馬而行。扶之以手。以慶得寶。既歸。立召皇族。並各大臣。入宮赴宴。肴饌之屬。咸以生物。置罐於案之居中。將當衆人之面。試其寶物。衆客既集。王乃傾其肴饌入罐。目灼灼視不已。心花怒放。乃於衆客之情狀。或不之覺。但絮絮曰。侯之更一刻者。肴且沸。諸君視之。頃者非蒸氣已騰。膠上乎。言次。大樂則張臂而舞。久之。久之。而肴竟不沸。亦無蒸氣上騰。王笑容始漸隱。既而怒曰。孺子。吾又受汝之欺矣。言次。立出宮行。亦不語衆。逕赴卑德之家。卑德自王去後。知其必復來。乃立於門次。而俟。且以羊脰貯血。殆滿。付其阿姊。令懷之。衷衣之內。至是。見王至。則大喜。不令王見。立入門。趨其阿姊耳語。姊盛其額。而卑德則大笑。立一躍上床。而睡。王既入。覓卑德不見。則益怒。呼曰。女郎。若弟又何往。女見王怒。則大恐。顛聲曰。王阿弟。適上床睡。今睡且正酣。王欲何爲。請自往。我不敢也。以吾弟頑劣。每欲殺我。我往必不利。王曰。否。汝趣往。吾性劣。較若弟尤甚。汝不往者。汝頸且斷。言次。以手自

燃其刀柄。女曰：王怒予耶？予今知日輪之火，實駭火山之火，爲熱王之可畏。猶日輪之火也。吾烏敢違。今王少俟。吾當往呼阿弟。言次，乃趣卑德醒曰：卑德，王至，將有以語汝。汝趣醒，否則且被戮。卑德乃張其倦眼，發爲怒吼，如獅子手，一刃立刺其姊之胸，刃陷血沁，然直射遠德之面。女郎遽大呼而死。王乃大駭曰：卑德，汝惡徒。吾初猶以汝爲小驅耳。今汝竟爲殺人之惡徒，則此二罪，又何能恕。卑德夷然，且微笑曰：陛下，吾人但一日有呼吸者，則雖日殺千人，亦無害。言時，向壁間取犀製之角，逕向其姊之口畔，而吹久之。其姊忽張眼，又頃之，逕起行動，一如常人。若未嘗受絲毫之傷者。王因大駭曰：卑德，汝乃能起人於既死則。卑德不待王語之畢，卽驛言曰：王，此何足異。蓋予性既急，日好殺人，苟無活人之具，則又何敢爲此。此角傳自吾祖，今歸予，活人已不知凡幾矣。王曰：此角殊佳，吾生性亦急躁，好殺人及其死後，又輒悔之。今當以金錢千易汝角，並恕汝兩次欺予之罪。吾知汝必願之。言次，果出金錢纍纍，置桌上，以炫卑德。卑德乃目視其姊而笑。既復視其角，及王之金錢，似猶疑不能決者。既而忽大笑，亟趨桌上，攫其金錢，置之寢榻被褥之下，而以犀角奉王。王大喜，捧之而歸。途中自念極擬回宮一試，其奇使人知王得又異寶也。既歸，適王后以王受欺於童子而怒，王觀狀亦怒，立擐腰劍，以刺王后之胸。此劍本携去殺卑德者，今乃轉殺其妻。臣侍大驚，而王夷然曰：

無傷后死可復生。吾有寶在當令之復活。臣侍愕。王乃出其新得之角。以一端接后唇。以口吹之。其意以爲一分鐘後。王后必復活。願乃久不見。劾王。面本瘦削。至是兩腮忽漲。色紫如落山之日。而王后之屍乃益冷。王始擲角大哭。厚葬其后。而王竟繅。一日卑德又聞王將來殺已。乃謂其姊曰。姊邇來辛苦。吾意宜少息。吾家去外祖家甚邇。姊不妨少去。桓盤此間事。弟當自理。但姊須以姊之衣服與予。始可。姊諾。又喜得暇。遂別其弟而去。卑德乃衣其姊之衣。就紡車之旁而坐。以待王來。既而王至。卑德乃大哭。狀極淒楚。王怒曰。女郎若弟又何往。卑德曰。王吾弟知王將來恐不利。故已他遁。令我獨居於此。今王來。吾其死矣。言至此。泣乃益慟。以圍裙自拭其淚。王心不覺微動。因慰之曰。女郎毋恐。若弟之事。本不關汝。今若既遁。吾亦不汝罪。吾老無子。汝願從我入宮乎。卑德乃再拜謝恩。王遂偕卑德跨馬出。卑德控馬本極熟。故其馬轉出王前。四昂首仰天而笑。王固不知。猶以爲女郎悲極而泣也。既入宮。王乃下令。令中臣侍敬事女郎。一如公主。以王無子女。故卽以女郎爲其女也。卑德既處宮中久。王乃以之許婚於王侄。大婚之前一日。禮物已咸備。卑德乃知不可更居。夜旣干。度諸人已全睡。乃私起。踰牆出宮而去。明日宮中不見公主。乃大亂。王亦大驚。自以急騎出覓。然終不得。及抵荒村中。則見卑德。方踞叢樹之顛而坐。王乃呼曰。卑德。汝乎。汝姊又何在。耶。卑德曰。吾姊

乎。吾安能知陛下。今欲與吾嬉乎。王曰嬉乎。吾受子欺已多。不能更欺予矣。今可從予歸。予嘗授汝



嬉皮之王

以相嘗之。罰卑德曰佳。乃下樹。從王行。王以木桶囚之。且召從侍。令以此桶置高山上。三日。令彼自思其過。然後擲之海中。願卑德亦勿恐。且高歌曰。佳哉。高山其色蒼蒼。美哉。大海其勢洋洋。明日之日。兮。吾身其入汪洋。吾身而入汪洋。兮。吾魂靈其上。天堂何天下。笨伯之多兮。吾樂且猶未央。翌日。遂有一人輦金來。以趨卑德之前。蓋其人雖富。然罪惡極多。平時惟恐受天罰。至是聞歌聲。乃心動。以手叩其木桶曰。朋友。汝亦能許我代汝往天堂乎。卑德應曰。否。吾人生

平作惡多。今有此機會。得仍上天堂。樂汝又何極。而汝乃欲我讓子。此何能哉。其人曰。朋友。然則吾以金錢市之。若何。卑德曰。欲吾售者。必多金。其人曰。諾。遂出紙就桶上署券。願以所有財產。悉數付之。罌已啓。桶出。卑德而令卑德。復釘其桶。其人既入。德卑乃他去。明日。王率侍從登山。舉其桶。擲之海中。且笑曰。卑德。今吾勝子矣。王既歸宮。而卑德已先在方夷。俟於宮門之側。手一哈。拍按拍徐。彈音至。激越身畔。則有金銀數車。纍纍耀目。並附許多牛羊之屬。王大駭曰。卑德。汝乎。卑德乃昂其首曰。王也。我於此間待王已久。將以予物。暫寄王家。俟予新宮落成。後再來取之。王訝曰。卑德。汝其鬼乎。汝已入海。何爲來此。且有多金。卑德曰。然。蓋予入海之後。海水盡壁立。吾身乃入琉璃世界。地下盡布黃金寶石之屬。牛羊躑躅多於地穴之蟻。故予盡力取携而歸。雖未及萬分之一。願已貴矣。王曰。卑德。汝亦能借予一游琉璃世界乎。卑德曰。否。吾將與龍王之晏。安得有暇。但予不妨視朋友之交情。令汝自往一游。王喜。卑德請以巨桶貯水。一如王之囚。已亦置高山上。輟食三日。然後舉而擲之海中。豁然一聲。王遂終其身。與波臣伍矣。卑德乃矯王命。遂爲代理之王。願雖爲王。而其嬉皮之習。實無異於曩日。恆囁其口。發爲吁吁之聲。而歌所歌。維何。卽曰。吁嗟乎。天下笨伯之多兮。寡人之樂。爲如何。其不稱我而稱寡人者。蓋以示尊貴也。其臣侍乃晉其號曰。嬉皮之王。

小言信

月下女

(章士)

渤西褚生。翩翩如靈和柳。娶某氏女。郎伉儷極篤。而一生清福。年半占盡。年半折盡。某女遽殞。褚生痛之神毀。骨立。父若母愛兒。切勸之曰。家運弗辰。災及少者。慧者然兒。宜念父母。童頭霜鬢。人不願兒爲苟奉情也。兒宜達觀。乃爲整裝。命一老仆隨之出遊。遍觀東南佳山水。拓其心胸。舒其鬱抑。如洞庭金口。武林天台。四明等足跡咸屢。至最後遊吳興。吳興有父執魏翁留款之時。當夏。魏翁居在深林。褚生悅有留憩意。魏翁宿以書室。褚生辭不欲。老仆陰謂魏翁曰。公子好靜。吾見第旁有空宅。以居公子。斯喜矣。魏翁有難色曰。宅久曠。蛛網密布。蓬草沒人。焉能居。老仆曰。某雖墜老灑掃之煩。尙能任魏翁。附老仆耳語曰。以若老閱歷多。故相告人云。宅中有怪異。或是狐能犯人。我與若主人爲至交。敢冒昧。允若僭居之耶。老仆無言以告。褚生褚生曰。吾但求寂靜之宅。有狐與否不較也。老仆乃告魏翁曰。公子富贍而多力。正氣旺。邪將却避。必無事。老仆靈警如覺。有狐遷尙不遲。魏翁不得已。允焉。刈荆棘。葺草萊。掃除拂拭。居然佳宅。有樓有園。院廣招風。氣候涼爽。盛暑而似初秋。可樂也。宅左有門。與魏第通。昔常健。至是魏翁命啓之時。以人至視褚生。主仆歡然。未嘗見異物也。魏翁悅。謂人曰。吾故人子。多福澤。彼空宅之妖避矣。老仆以述與褚生爲笑。褚生好玩月。每夜伺老

仆寢後卽潛起出坐樹下。所以遺老仆者以老仆屢諫褚生謂夜氣襲人於養生之道有舛而褚生
 習爲之也。一夜萬聲俱寂樹影在地濃甚褚生低歎繼以微歌少頃聞院左桐樹下有小聲視之見
 一女子素裳倚樹立彈其織指作聲繼而微步欲前褚生亦移步思近視之而月爲雲掩不可見及
 更明女子已杳惘惘歸寢輾轉不寐思其亡妻次夜褚生復伺樹下欲更見女子繼自責曰待女月
 下實負亡妻不可將入室而女子已出不覺目之見女子含笑欲語其身態容貌與亡妻無二也心
 大動念女子誠狐知吾思妻故幻形爲吾妻以慰我狐誠有情不可辜負之乃遙揖曰愁人寂居無
 可與語願屈仙子清談片時女子嫣然答曰仰君清雅故此相見惟與君約話詩論文而外各不他
 語免令山魃木魅笑人也褚生諾各倚一樹遙語互矚未明女卽辭去以爲常一夜爲望日月圓如
 鏡褚生私備酒食昏時藏樹下及女至與其飲女歡然引數杯褚生曰此樂畢生不忘女亦點首繼
 褚生視女面久久笑以纖指置唇際羞甚繼曰此何爲褚生不覺失聲曰以卿似吾妻耳女忽變
 色曰君有妻耶乃耽耽笑而注我欲何求身雖狐實不耐伍輕薄子引袖障面而去至桐樹際冉冉
 沒自後遂不見女褚生悵悵如有失爲文拜而焚之以乞宥終無益老仆見褚生前者歡然至是忽
 不樂駭甚以爲受狐祟夜伺褚生見褚生起坐樹下歎息及明始入無他變易乃不疑狐但勸褚生

勿夜起入。調曰：今盛暑已過，西湖風景大佳，盍往騎驢遊堤上乎？褚生不之答，仍夜夜起。次月，又望褚生，觸景生悲，乃跪樹下泣祭亡妻。又哀聲讀所作悼亡詩，自語曰：亡妻生前愛聽郎讀詩，今郎聲咽矣。泉下人知否？繼又曰：日前狐女幻亡妻形與我語，狐多情耶？抑亡妻之靈憐我悲，憑狐女以現身慰我耶？吾謂後說當確，亡妻其有靈矣。然則今者當知我在此祭爾，言已哀極，幾暈，乃臥樹下。忽風起，院隅隱隱有細聲如鬼哭，一人影突現，褚生前，褚生昏矇中躍起抱之，遂有呼公子者，則抱者乃老仆也。老仆勸曰：公子哭夫人久矣，今曷歸寢？秋風能犯人也。公子衣薄，恐中寒，老仆受主人託，公子不聽。吾言者將病，吾無面見主人也。公子宜歸寢，褚生默久之，乃曰：老仆，吾甚感汝，更半時者，吾如爾言，今速離此，俾罄吾哀，否則蘊哀中心，吾甚不適也。老仆始去，去時猶曠目四矚，似有所尋。褚生俟老仆去遠，乃泣曰：頃作細聲哭者，誰也？其亡妻乎？何不相見，而此時有鳥飛且鳴於空際，非復頃時幽淒景象，更少時而東方紅矣。褚生怨老仆，老仆自思，公子已着魔，宜亟遷，褚生斥之。老仆曉曉爭，褚生怒曰：敢抗我耶？老仆亦厲聲曰：吾侍主人久，公子之出，主人撫我背以託我，今必以死爭。今夜決遷居，不更與妖狐雜處。褚生無術，乃曰：父命我遊，恐我鬱抑耳，今若與我爭，令我不歡，何耶？明日如爾志遷居，今夜爾早睡，毋預我事。老仆久爭始肯，是夜三更時，女子果又現，面有淚痕，遙

望。褚。生。點。首。者。三。拭。淚。者。三。微。笑。者。三。遂。不。見。明。日。褚。生。戀。戀。而。老。仆。則。歡。然。理。行。篋。往。辭。魏。翁。魏。翁。問。老。仆。曰。吾。與。若。主。人。闊。別。久。不。知。公。子。已。娶。否。老。仆。曰。翁。恕。奴。老。健。忘。而。悖。未。先。告。翁。公。子。已。娶。矣。魏。翁。有。失。意。色。曰。然。則。公。子。非。甚。樂。耶。而。新。婚。燕。爾。何。又。遠。游。褚。生。收。淚。陳。曰。不。幸。弦。斷。高。堂。恐。某。哀。故。遣。老。仆。伴。我。跋。涉。魏。翁。乃。領。首。命。人。往。邀。一。老。人。老。人。至。鶴。髮。朱。顏。道。貌。儼。然。乃。設。席。共。飲。飲。半。酣。老。人。起。曰。褚。公。子。既。悼。亡。魏。翁。有。女。聯。秦。晉。何。如。褚。生。不。答。繼。而。辭。曰。未。得。父。母。命。老。人。掖。老。仆。出。謂。曰。若。謂。何。如。老。仆。曰。主。人。方。愁。公。子。念。舊。情。重。不。肯。續。娶。若。能。娶。主。人。歡。笑。不。暇。惟。公。子。擇。偶。苛。前。夫。人。美。甚。若。美。不。如。前。夫。人。者。恐。不。諧。也。老。人。入。語。魏。翁。又。出。告。老。仆。老。仆。乃。入。謂。褚。生。曰。在。禮。公。子。宜。入。內。室。覲。魏。夫。人。謝。留。寓。惠。謝。畢。可。即。起。程。也。褚。生。人。見。魏。夫。人。側。立。有。二。八。女。郎。絕。色。也。乃。出。問。老。仆。婚。事。宜。允。否。老。仆。曰。公。子。自。定。之。吾。老。目。又。昏。花。不。敢。贊。一。辭。褚。生。曰。允。之。何。如。老。仆。掉。首。曰。吾。不。贊。一。辭。也。褚。生。笑。遂。允。爲。魏。翁。壻。既。成。禮。褚。生。引。老。仆。見。新。婦。曰。此。老。仆。忠。甚。間。關。數。千。里。從。我。游。卿。善。視。之。聲。未。已。新。婦。起。欲。作。語。慰。老。仆。老。仆。忽。駭。奔。大。呼。曰。鬼。耶。狐。耶。何。與。前。夫。人。無。異。耶。奔。出。門。外。魏。家。仆。共。止。之。老。仆。仍。大。呼。呼。人。救。謂。身。陷。狐。穴。方。爲。群。狐。攢。捉。魏。翁。命。衆。昇。入。一。室。問。其。由。老。仆。叱。魏。翁。爲。老。狐。魏。翁。不。省。老。仆。曰。若。女。幻。爲。前。夫。人。形。惑。吾。公。子。尙。言。

不知耶蓋褚生末次在月下與女子晤對時老僕隱窗後窺伺識女子面與褚生亡妻無二信爲狐所幻化至是見新婦卽月下幻形者則魏翁非老狐而何故怒斥之褚生入室謂老僕曰若勿妄事推測新婦面似亡妻耳然細辨之則微異亡妻之眉短吾每爲添畫今新婦則眉甚修也若何爲辱吾岳老僕曰公子謂吾辱魏翁者吾謝罪可也乃向魏翁拜拜已老僕問褚生曰然則月夜現形與公子對立者誰耶褚生面赧不能答但曰無預爾事老僕退自語曰豈新婦悅公子故先至空宅就公子談月下耶繼卽曰否否魏家乃縉紳家女子何至夜出繡閣是或狐耳是或狐耳今姑不詰轉瞬歸浙西主人見新媳婦如亡媳婦將如何駭愕然則我老僕將如何陳述此事耶

小奇
說情

情天不老

(瘦鷗丁悚合著)

禮。拜。六。出。世。以。來。風。行。半。天。下。家。弦。戶。誦。珍。重。一。時。而。海。內。作。家。復。競。出。其。著。作。來。相。贊。助。於。是。江。南。才。人。之。筆。河。北。名。士。之。文。含。英。咀。華。盡。萃。一。編。卽。不。文。如。小。子。亦。得。聚。筆。從。諸。君。子。後。時。以。其。漫。無。價。值。之。文。字。貢。獻。於。讀。者。之。前。可。謂。幸。已。茲。值。陰。歷。新。歲。禮。拜。六。將。少。少。振。刷。予。既。以『午夜鳴聲』授。鍾。銀。劍。秋。意。猶。未。慊。願。思。別。草。一。篇。比。見。申。報。廣。告。民。鳴。新。劇。社。演。名。劇『空谷蘭』有以凌憐影陳大悲雙演。綉。珠。者。予。因。謂。慕。琴。曰。新。劇。中。

情天不老

情天不老

四四

有雙演吾輩做小說寧不可雙做耶曷試爲之予爲先聲以發其端子爲繼以綜其成慕
琴曰諾越數日遂合成一篇曰情天不老取以示小蝶小蝶以爲善卽援筆題詩五絕於
篇端以貺吾二人云甲寅冬夜尖風撼戶殘燈欲燵時瘦鵲呵凍識於紅鵲啼瘦樓頭之
懷蘭室

題詩

死別生離悲頃刻此情當日亦堪哀一絲紅線三生石多少風波換得來
鴛鴦並命鷓鴣翼月誓星盟兩渺茫無奈頑親中作梗劈開蓮的伯勞飛
簷葡林中並命禽升天入地準相尋何期故故窺儂者便是宵來夢裏人
相逢握手轉淒愴藥苦羹酸取次嘗郎悔郎災儂願替瓣香初次禱醫王
幸得團圓雙握手重來海外景全非思量一事差如意未作令威化鶴歸

(上)

天暮矣斜暉已收拾無餘大地上一片薔薇之色斗如潑以墨水立成黝黑於是溶溶之月劃開雲
幕而出清光下瀉照遍紅樓芳園都似浸入水中吾書開幕卽在此黃昏時候似故與明月同起以

映入讀者諸君之眼。簾後花蝶翻飛。劇正復紛綸無已。斯時碧空無塵。星影不光。惟有此一彎盈盈之月。獨行中天。月似亦覺其寂寞。無聊。遂飛光而入倫敦銀行家乾姆司潘露道克花園之中。絳花碧樹。受月則篩影於地。枝葉整斜。交糾互結。爲狀如鋪織錦之氍毹。此氍毹之上。乃有一少年。顧影而徘徊。低首斂眉。若有所思。雙眸明澈。遙注樹陰外。一泓綠水。月入水心。兩相依附。盪漾無定。正如紅閨兒女。相持弗捨。微驪偶掠水過。立斂如羅縠少年。視水良久。似有身世蘋雲之感。嚮空噫氣。弗已。此少年者。陳姓國柱。其名中士人也。鹿苑間爲其生長地。蚤失怙恃。岐嶷異常。兄十七。畢業於中學。卓犖有大志。以官費負笈。游學於英倫。入奧克司福之牛津大學。越五稔。已舉所業。得碩士學位。時有倫敦大富豪乾姆司潘露道克氏者。來遊奧克司福。殊賞識其才。遂聘爲秘書。翌備倫敦國柱視事。年許。良得潘氏歡。潘氏有嬌女。芳名曰茜麗霞。娟娟楚楚。國色也。見國柱才調不凡。迥異恆流。且弱。然具當年張緒風度。用是頗加以青眼。願瓊闈。弱質半多矜持。弗肯透露其中情。其遷國柱也。時若有情時。又若無情。謂其有情。則國柱偶或道及情字。玉容立變。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謂其無情。則一顰一笑。時其眉黛眼波。間似有含情未逗之思。故彼姝之有情無情。至令人弗能捉摸。是時國柱之徘徊樹陰下。低首斂眉。若有所思者。蓋方思茜麗霞也。國柱蹀躞

移時於意。滋適斗見一女。郎從亂綠中。嫻嫻而來。湧現於明月光中。頰暈嫣紅。髮香媚綠。雙波澄湛。如秋水。若將與月中。姮娥一比。妍媸而明月似亦自慚形穢。立墜入雲屏深處。以自隱。女郎透蓮。至此綠水之畔。亭亭而立。秋波盈盈。直注國柱之面。國柱立前含笑。致辭曰。密司。茜麗霞適從何來。殊令人歡。忭出於望外。茜麗霞曼聲答曰。今夕月色大好。遽動阿儂。請與故來。此微步不意君亦在。是國柱悄然曰。今夕月色信佳。特吾不省能長在此。問看月否也。語次微唱。茜麗霞吃吃笑曰。君何事歎。唱豈以儂一來。遂撩動悲思乎。審是儂罪大矣。國柱急曰。否否。密司之來。直能破吾愁壘。如旭日照臨。深山中濃霧乃立收。茜麗霞微笑曰。君乃善於曲譬。殆類詩人。國柱答曰。承君獎借。愧弗克當。吾莽人耳。烏得謂爲詩人。君好詩。吾適購得一詩集。用以貽君。個中句句芬芳。字字側艷。僉情詩也。言既探懷。出一袖珍。本以授茜麗霞。茜麗霞狀殊羞澀。囁嚅曰。謝君盛意。特君何事。乃好言情。一昨貽吾以蕊花中。又綴一情詩。儂展誦一過。紅霞直泛兩頰。幸詩未爲阿父所見。否則君殆矣。願以後勿爾爾。國柱曰。君命吾烏敢背然。君亦當知吾意。吾實愛君。恨弗能挾此肺腑。出諸胸臆。以相示。茜麗霞垂其螭螭之頸。紅雲不期而上。香腮裊低。豈脈脈不語。國柱又曰。密司。茜麗霞君嘗憐吾。一年前吾來君家。乍覩芳容。便着情絲。今則此情絲萬縷已結成情網。一張予投身其中。弗能自脫。

情海之潮湧入心扉行且泛濫。昔麗霞姑娘君其憐吾情痴時中天明月力注其萬道清光籠此美人之身倩影伶俜爲我直頰安琪兒萬綠叢中夜鶯恰恰而啼聲至曼妙似亦相與讀此美人直非人間凡骨有頃。昔麗霞始徐舉其秋水雙波斜睇。柱微啓香櫻嚶嚶言曰儂殊弗能當君愛君幸勿浪用其情。國柱狀至懇切亟曰密司昔麗霞君毋絕吾心且立碎須知吾人入情網易出情網難也。昔麗霞曰君必趣出此情網不爾此情網且一變而爲煩惱網矣。實告君此倫敦城中慘綠少年貢其誠款於儂者多也。國柱曰特吾已爲君誦。倒凡百都不之顧。烏能破此情網而出君其憐吾。吾儕相處已周。醉此耿耿當在君洞鑿之中。君！君能否。言時立。踞於昔麗霞前舉手把其白如玉琢之柔荑俯首吻其葱尖。昔麗霞立。祝其手却立。至於溪畔雲鬟照水羞澀無語。國柱又踞而前曰密司昔麗霞勿碎吾心曷憐其痴而許以長伺玉鏡台畔設不之許且爲情死矣。昔麗霞展其玉手掖之起。莊容言曰非立泊。國柱名君君豈自忘爲中國人耶。君豈自忘爲阿父秘書耶。儂卽寄君阿父必不許君國人必不許君君其憐儂亦弗能自主耳。國柱正色曰中國人豈天生賤種。君不當加以侮蔑。君不吾許謂吾無才可謂吾無雅骨可謂吾爲中國故則不可。至於秘書一職匪敢。厥比殊不足爲吾辱亦不足辱姑娘。姑娘。夕夕必許吾否則此一泓清流卽爲吾葬身之

所語已復。遂前把青嵐。霞參參之手。青嵐。霞以。小。鏡。靴。尖。微。觸。地。上。之。草。酥。胸。起。伏。不。已。作。嬌。喚。曰。君。當。體。微。意。幸。勿。苦。苦。追。逼。微。說。追。微。者。微。必。立。其。君。死。告。之。河。父。此。際。斗。闔。樹。陰。後。有。聲。出。曰。昔。麗。霞。去。吾。可。也。二。人。大。驚。却。退。色。俱。變。而。大。言。豪。義。無。司。潘。露。道。克。氏。已。帶。月。光。而。出。兀。立。於。二。人。之前。其。人。年。可。四。十。許。尚。虎。虎。有。少。年。氣。目。光。銳。利。甚。注。人。如。電。黑。髮。盈。頭。間。有。數。十。縷。則。已。白。如。銀。絲。時。身。乘。馬。衣。手。鞭。絲。似。方。跨。馬。歸。看。二。人。一。見。其。人。僉。中。懾。垂。睫。弗。敢。仰。視。潘。露。道。克。目。睜。睜。視。其。女。復。視。其。秘。書。朗。聲。言。曰。汝。誓。在。此。絮。絮。果。何。事。看。昔。麗。霞。頭。聲。答。曰。無。池。兒。適。與。菲。立。泊。君。道。一。細。事。微。有。爭。執。阿。父。可。無。慮。也。國。柱。力。自。派。刷。朗。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走。愛。女。公。子。久。矣。上。帝。在。上。實。鑒。予。心。故。今。夕。不。揣。冒。昧。衆。婚。於。女。公。子。潘。露。道。克。怒。視。國。柱。不。少。瞬。雙。頰。緋。紅。口。中。荷。荷。作。聲。既。乃。切。齒。呼。曰。獸！汝。乃。敢。作。斯。言。吾。唾。汝。面。矣。語。時。力。握。其。鞭。國。柱。不。爲。動。悄。然。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何。事。作。茲。申。申。之。言。吾。愛。女。公。子。實。出。於。至。誠。卽。女。公。子。亦。復。有。情。於。吾。粉。臆。中。初。無。他。人。吾。雖。爲。君。秘。書。然。自。問。學。問。未。嘗。下。人。爲。君。增。損。不。足。以。辱。君。潘。露。道。克。聲。色。俱。厲。大。呼。曰。狗！惡。魔。汝。何。人。斯。乃。忘。想。作。潘。露。道。克。家。坦。腹。培。罪。今。夕。不。少。少。懲。創。汝。汝。痴。夢。且。無。醒。時。於。是。立。揚。其。鞭。力。派。國。柱。之。面。鞭。着。處。痕。立。現。色。作。設。紅。國。柱。大。呼。以。手。掩。面。鞭。復。呼。呼。然。着。其。手。痛。乃。

如割菑麗。玉容無主。疑其柔荑。奪乃交。且嗚呼曰。阿父。勿爾。阿父。勿爾。潘露道克。堅執其轡。不聽。奪仍力。執國柱。國柱。陡一躍。起掣。潘露道克。肘奪。鞭於手。抗聲言曰。密司脫。潘露道克。吾爲君女。昔麗霞。故姑不還。鞭特吾。嘗畢生不忘。君今夕之。賦。潘露道克。厲聲曰。默汝痴夢。醒未。吾特以此。鞭打醒。汝夢。國柱投。籟溪流中。言曰。吾不與君。較脫有胆。趣召君子出。與予決鬥。潘露道克。冷然曰。吾大不列。顛高貴之國。民疇與汝。中國賤種。決鬥者。今後。越出吾。潘露道克。家之門。設敢再。廁身是間。乃公必不。汝恕。令奴。斯鞭。汝至死。昔麗霞。吾輩。越歸。吾滋。弗欲見此。狗以汚。吾目。遂把。昔麗霞。腕。相將而去。國柱。舉首。遙望見。昔麗霞。方在綠陰。萬壘中。珊瑚而行。猶頻。頻迴。其香。頸月映如花。之面。橫波中。似含淚痕。國柱。心乃。彌痛。掩面。跌坐于地。靈魂似已脫。其軀。殼渺渺。弗屬。良久。忽聞。耳際有人呼。已名。肩。上覺有一。溫軟之手。急仰首。視之。則。昔麗霞之侍婢。瑪麗也。瑪麗。柔聲言曰。菲立。泊君。勿悲。女公子。殊有情于君。今方在水晶。簾底。嚶嚶。啜泣。特囑。儂來。慰君。國柱。答曰。吾心。碎矣。夫復何言。君幸爲。吾寄語。女公子。謂某。銘感。無既。瑪麗曰。君其。珍重。勿自墜于。絕望之淵。老主人。性遲鈍。根於生初。今縱。絕君他日。或且以。女公子。君君。幸毋自苦。而傷。女公子。心也。儂去矣。君其。珍重。言次。分花拂柳。翩然去。國柱。目送之。至于。弗見。斗見。身旁。碧桃枝上。一白。羅巾。凌風。四颺。似蘭似麝。芳馨撲。

情天不老

五〇

人欲醉知爲香閣中物取視之則巾角繡淺紅之字儼然茜麗霞潘露道克也遂頻親以唇循溪不于而去明月娟娟下映其顰痕縱橫之面笑容輒然意得甚而是晚茜麗霞獨坐銀荷燈下至于宵深言念情人芳心至既醒弗寧偶聞鐵馬冬丁悚然而起又以爲老父策鞭至也

(以下由丁悚續)

(下)

讀吾書者須知情之一字其力直較帝力爲尤偉初非人力所能制伏彼潘露道克雖屬國柱出弗令近其愛女願不知乃女之心已入國柱之心并合爲一卽以利刃劈之要亦弗能分而爲二國柱去茜麗霞之心乃亦隨之俱去蓋茜麗霞之對于國柱情根已深愛之花亦方在怒放之際園中拒絕國柱之求婚特假惺惺作態以覘國柱情急否耳不意老父不情遽揚鞭而出悍然下逐客之令當鞭着個郎身時不啻鞭及己身水肌玉膚都沁沁作痛迨聞阿爺竟斥個郎去則粉臆中益復難堪遂入紅閨恸哭弗已尋卽遣其知心小婢出而慰國柱故遣一羅巾於碧桃枝上以爲紀念之品用心亦良苦矣國柱得此羅巾其中心之忻悅直什百倍于曩昔得畢業文憑於牛津大學時欣欣然出潘露道克氏之闈似已忘其方纒之痛楚惟見逐之後一時無家可歸不得不投身以入逆旅

居此逆旅中者凡旬日。心滋戀戀于茜麗霞。乃不忍別英倫。去每日夕。陽紅抹。潘露道。克家園中時。輒徜徉于園外。冀以見意中人。半面茜麗霞。因亦時現。其如花之面于朱鳥窗前。嫣然作淺笑。然亦祇能遙遙相對。藉微波以通辭而已。逾數日。國柱偶閱報紙。見祖國有大革命消息。謂白色之職。已風翻于武昌城中。各省業聞風響應。揭竿而起。其勢乃如火之燎原。瞬息且蔓延及于全國。國柱雖夙具兒女情腸。願亦不少英雄之血。遂浩然有歸志。蓋將拚此偌大好頭顱。助彼革命健兒。爲國民謀自由幸福也。臨行之日。頗弗能忍。置其意中人。因悄然往潘露道。克家。意欲與茜麗霞話別。潘露道克方外出。茜麗霞遂下樓入園。與國柱把臂於花陰中。國柱泣然謂之曰。茜麗霞。吾二人從茲別矣。茜麗霞雙波中立。呈驚訝之色。嬌呼曰。別耶。何匆忽也。國柱曰。是亦迫于不得不爾。卿不見秦晤士上已載吾國大革命消息乎。茜麗霞夷然曰。君方僑居海外。大革命又何與君事。君愛儂。忍棄儂去耶。國柱急曰。吾烏忍棄卿。脫能終吾生。與卿厮守于此。實所至願。願吾中國人也。中國有事。如之何。弗歸弗歸。人且謂吾無男兒骨。無愛國心。茜麗霞淚珠已盈于睫。含悲呼曰。然則君畢竟愛儂耶。愛國耶。國柱曰。予早孤。已無他人。足以當吾愛所愛者。惟卿與祖國耳。吾之心。屬于卿。然亦屬于祖國。茜麗霞掉首曰。是烏乎可。君既愛儂矣。不當愛國。既愛國矣。不當復愛儂。君須知情場之界限。

至。狹。祗。能。容。二。人。不。能。容。第。三。者。廻。旋。也。國。柱。亟。曰。卿。當。怒。吾。萬。不。能。以。愛。卿。而。忘。祖。國。祖。國。有。事。勢。在。必。歸。卿。不。聞。貴。國。大。詩。人。擺。倫。在。昔。荷。戈。渡。海。助。希。臘。人。獨。立。事。耶。今。者。吾。祖。國。革。命。而。吾。乃。道。遙。海。外。袖。手。作。壁。上。觀。是。何。可。者。茜。麗。霞。淚。痕。已。被。其。粉。黛。悲。聲。言。曰。君。既。立。決。心。儂。自。不。能。爲。君。梗。特。君。此。去。將。以。何。日。復。來。國。柱。曰。重。來。何。日。尙。未。可。必。設。犬。事。定。爾。予。無。恙。者。自。當。過。來。英。倫。與。卿。相。見。茜。麗。霞。掩。面。泣。下。曰。果。爾。吾。二。人。重。見。之。日。尙。遙。遙。無。期。耳。嗟。乎。非。立。泊。教。儂。如。何。過。此。以。後。之。歲。月。曷。携。儂。同。行。以。免。後。此。日。日。上。翠。樓。望。泗。雙。瞳。也。國。柱。拊。其。背。慰。之。曰。卿。烏。可。從。吾。行。不。特。卿。父。所。不。許。且。千。金。之。體。亦。不。當。入。腥。風。血。雨。之。中。卿。須。知。戰。場。匪。同。跳。舞。場。也。茜。麗。霞。曰。然。則。將。奈。何。國。柱。曰。卿。其。安。居。此。間。勿。作。他。想。予。歸。國。後。必。時。以。書。來。語。卿。以。狀。茜。麗。霞。沈。思。須。臾。若。有。所。得。立。領。首。曰。君。果。能。如。是。儂。弗。行。亦。可。惟。兵。凶。戰。危。君。必。爲。儂。善。自。珍。重。國。柱。答。曰。吾。自。知。之。鄉。其。勿。慮。然。卿。亦。當。力。自。珍。衛。使。吾。來。時。見。卿。玉。容。仍。如。往。時。也。四。時。三。十。分。將。有。輪。船。啓。碇。吾。今。行。矣。遂。與。茜。麗。霞。把。手。返。身。微。喟。去。茜。麗。霞。目。送。國。柱。出。閩。門。卽。飛。步。入。香。閨。其。疾。直。如。飛。燕。一。若。了。無。惜。別。之。心。者。五。分。鐘。後。國。柱。猶。坐。馬。車。馳。騁。于。道。左。未。抵。泰。晤。士。河。畔。忽。有。一。美。少。年。駕。亨。斯。美。來。追。相。去。可。百。碼。國。柱。至。停。船。處。卽。下。車。上。舟。美。少。年。亦。立。止。自。車。上。一。躍。下。出。金。鎊。一。授。御。

者。歷。之。去。即。亦。翩。然。登。舟。爲。狀。似。至。注。意。于。國。柱。者。願。國。柱。初。未。之。知。也。



次。淚。痕。界。面。似。啜。泣。方。已。細。審。其。眉。目。殊。弗。類。中。士。人。繼。又。爲。之。大。愕。蓋。其。金。之。髮。蔚。藍。之。睛。宛。然。意。中。人。茜。麗。霞。也。愕。極。不。覺。脫。口。而。呼。女。郎。一。聞。此。呼。聲。則。立。俯。其。螭。鬚。注。其。秋。波。于。國。柱。面。上。歡。然。嗚。呼。曰。嘻。敬。謝。上。帝。吾。菲。立。泊。生。矣。此。菲。立。泊。三。字。甫。入。國。柱。之。耳。國。柱。卽。躍。而。起。挽。茜。麗。霞。粉。頸。荷。荷。言。曰。嘻。果。吾。茜。麗。霞。也。果。吾。茜。麗。霞。也。吾。其。在。夢。中。乎。茜。麗。霞。亟。眠。國。柱。于。床。上。柔。聲。曰。

讀。吾。書。者。今。當。以。目。光。隨。吾。筆。尖。上。戰。場。矣。國。柱。既。歸。國。卽。聞。關。至。武。昌。投。身。入。民。軍。身。經。大。小。戰。十。數。次。立。功。至。偉。未。久。卽。擢。爲。統。將。發。號。施。令。俱。極。幹。練。且。能。與。軍。人。同。甘。苦。軍。人。輩。以。是。都。稱。稱。稱。陳。統。將。大。智。門。之。役。率。其。所。部。勇。往。直。前。一。以。當。十。清。軍。爲。之。敗。北。而。國。柱。亦。受。重。創。臥。病。于。紅。十。字。會。中。者。數。日。不。省。人。事。迨。醒。斗。見。一。女。郎。亭。亭。立。床。

菲立泊君其安眠勿動君傷勢至重動且無幸斯時國柱果覺遍身都作劇痛則呻吟弗已居頃之始仰視茜麗霞面詢曰茜麗霞卿如何來者趣語吾茜麗霞曰達克透謂君不宜多言君其少安毋躁一俟少少痊可儂當緬縷爲君告國柱遂不復問越十餘日以意中人看護之力傷痕乃漸漸平復而此十餘日中茜麗霞實晨夕侍其側談笑晏晏其樂萬狀一日國柱卽以前事爲問茜麗霞含笑答曰爾日園中把別儂心彌痛欲從君行君又不吾許無已遂于君行後可五分鐘易吾阿兄服乘亨斯美追君直至泰晤士河畔君下車儂亦下車君上舟儂亦上舟所宿之艙亦與君僅隔一壁舟中多日儂固無日不在君側而君乃弗覺國柱曰卿奚事作此狡獪設爾時卽以真面目示吾者吾尙可省却三十餘日相思之苦茜麗霞曰是亦不得已耳爾時儂如以真面目示君君必且迫吾歸國烏肯聽儂同行耶國柱曰以後如何茜麗霞曰君至香港後予仍相從弗懈及君赴武昌從戎儂始易弁而釵投身入紅十字會爲看護婦以迄於今每日必刺探君消息用以自慰君之受傷也昏暈至于數日儂憂急殊甚時爲君默禱上帝佑君無恙今者君安儂心亦安矣國柱聞語幾于感激涕零遂力握茜麗霞柔荑弗釋少選卽脫其指環約于纖纖春葱之上茜麗霞玉脰生春以櫻唇就國柱口脂之香直入國柱之鼻觀縷縷如百和妙香也

越半月。民軍與清軍已罷戰議和。建立共和政府。國柱卽解甲辭職。茜麗霞以去國久。悠然動歸思。將請罪于老父之前。國柱遂伴之同行。一夕明月行天。映射水上。如爛銀舟。去香港可百餘里矣。舟中旅客咸集甲板。上縱眺夜景。於意良適。國柱則與茜麗霞同立鐵闌。于側並肩絮語。復指點遠處景色。資爲笑樂。時月色甚皎潔。故入目都極了了。方笑語間。斗見二三百尺外。有一小汽舟。舟中忽擲一物出。爲狀如人。國柱大駭。亟手遠鏡視之。則載沈載浮于水上者。果人也。國柱夙具俠骨。義不容袖。手旁觀則立以遠鏡授茜麗霞。去其外衣一躍入水。奮勇排浪而前。無所懼。游泳良久。始至溺人處。急展臂挽其人游歸。己舟旅客輩立援二人登見。國柱見義勇爲。則皆趨與握手頌揚之。語續續如連珠。茜麗霞都不之顧。第趨視所拯人。顧一見其面目。驚呼之聲。已脫絳唇而出。旋卽抱持其身。大哭曰。噫。是吾阿父也。奚爲而至是。國柱聞聲。乃大愕。亟向旅客輩索聞。鹽就老人鼻須。與老人遂甦。啟眸見茜麗霞及國柱。初不惱怒。但咄咄稱怪。疑爲入夢。繼知其非夢。則大悅。茜麗霞詢以遇險事。始知此來實爲尋己所附船中。途遽觸礁。不得行。將鳩工修繕。而老人迫不及待。卽日乘一小汽舟。行不意此舟中人實爲海盜。去香港將近。遂擲老人于海。盡吞沒其財物。茜麗霞聞言。玉容不覺爲之少變。居頃。潘露道克已知此事實。爲國柱所拯。感激至莫可名狀。力握其手。聲稱密司脫。

陳不置是夕宵深國柱茜露霞及老人尙未歸寢仍徘徊于甲板上老人摺闕柱肩柔聲言曰老夫無狀疇昔乃辱君下茲始知君實黃人中好男兒老夫謹以息女事君子矣舟中方有牧師翌日之晨二人遂結婚十數日後同歸英倫今者每值春秋佳日人尙見一對多情夫婦扶一白髮如銀之老人嘯傲于英倫山巔水涯間也

予本弱于文此次爲瘦鵝所騁勉爲其難破吾兩日之工夫始得潦草塞責尼瘦鵝加以潤飾遂付鉛槧瘦鵝平昔似抱有無窮之感每爲言情之作多悲痛瞧殺之音不以有情人雙雙置之死地不置今者與予合草斯篇竟曲徇予請使有情的成了眷屬是實可謂破題兒第一回也因表而出之丁悚附誌

小冒險 地中鐵塔

(天放)

於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背黑水之陽蔚然墳起有撮土焉土突而平曠一目靡睨原高而僻風物索漠人民習俗尙鬼怪於邈古爲神禹巡狩不經之宇於中世爲奇窮不化之壤後之探險家因史乘不載無以名之爰象其形名曰大荒更以度近箕星飄風時作天氣清涼環域森森若水浸建國立號是曰寒荒國之境周匝萬餘里荒險多怪石隊隊然自成島嶼丘壑之美衆島中有翹然

前。從。出。書。曰。孤。天。高。玄。黃。龍。直。和。塔。倒。懸。島。有。艸。木。怒。生。可。奈。天。怪。飛。鳥。不。度。樵。蘇。者。嘗。手。斧。驚。企。
望。望。然。去。之。島。大。有。溝。形。光。祇。容。綫。中。有。橫。道。壘。然。徑。遂。栗。廣。之。野。國。君。之。都。在。焉。王。申。姓。名。非。
號。定。害。相。傳。爲。渾。沌。族。之。苗。裔。其。貌。類。虎。而。多。鬚。目。似。鷹。而。視。狼。肩。比。鳶。臂。如。猿。生。有。神。力。長。而。善。
走。以。得。天。龍。宗。門。法。善。符。咒。能。立。取。萬。方。庶。物。王。性。好。淫。荒。於。色。恆。以。此。法。日。奪。民。間。姦。好。之。子。女。
快。其。所。欲。民。銜。之。無。如。何。王。知。怨。衆。畏。有。刺。客。謀。不。軌。適。情。五。丁。力。士。冥。搜。五。洲。大。鐵。於。一。線。島。洞。
中。鑿。深。淵。無。量。之。區。字。差。神。使。鬼。鳩。建。摩。空。拔。地。危。聳。之。浮。圖。日。行。幸。焉。塔。中。有。級。外。封。戶。來。人。輒。
不。見。蓋。王。有。幻。術。能。從。地。穴。中。梯。而。昇。也。距。穴。可。十。武。隱。派。鬼。物。森。羅。環。護。稽。察。甚。嚴。雖。個。中。人。不。
能。識。符。咒。之。妙。無。繞。指。鬼。叉。之。鐵。骨。者。要。不。容。入。也。以。故。國。有。大。俠。每。欲。亡。命。一。逞。然。卒。不。能。得。志。
空。捐。軀。爾。俠。士。中。有。勞。鳩。者。年。青。貌。美。滌。爽。好。義。而。多。情。日。與。女。俠。佛。郎。德。狎。過。從。相。友。愛。昏。曉。說。
劍。縱。若。平。生。形。影。相。依。肝。胆。相。照。儼。同。抗。儷。之。篤。然。勞。鳩。觀。其。容。美。識。其。性。端。有。愛。心。無。邪。思。僅。知。
佛。郎。法。捫。爲。學。劍。任。俠。之。外。號。並。不。審。其。氏。族。也。勞。鳩。欽。其。劍。術。出。已。右。女。許。勞。鳩。爲。奇。男。相。慕。相。
愛。志。不。及。他。一。夕。秋。風。涼。短。衣。薄。鳩。謂。佛。郎。法。捫。曰。明。日。可。往。風。雨。之。山。一。探。空。谷。美。蓉。開。未。便。道。
過。孤。天。島。同。踏。山。花。路。訪。騰。賊。窟。息。於。意。云。何。女。曰。可。天。黑。矣。揮。手。相。視。匆。匆。首。肯。以。別。詰。朝。女。衣。

飄雪之衣。瓊星之劍。瀟灑獨行。胃寒風入。廣野踽踽。然往登風雨之巔。俯視小鳥。若塔頂之鈴。期勞鳩來。直之目光卓午。徘徊瞻盼。林禽亂飛。水聲激響。翹足側耳。動驚爲人影。足音此時。心目中蓋有無數之勞鳩也。待久立倦。倦則入山中。尋光潔之石。兀然小坐。石爲之溫。心爲之火。而寂寂空山。竟不見所期者。至俄焉暮色動。巖穴昏秋波。慘澹視亂石上之夕陽。紅影細碎。絲絲欲滅。撫石痴想。倦起木立。佇盼六之始。悵悵歸歸。則脫劍懸壁間。然燈倚窗。默坐良久。忽私謂曰。勞鳩非爽約者。何竟誑我。必有故。必有故。旣思昨夕。臨別曾有便道。過孤天島。略訪魔賊消息。語念至此。不覺毛髮森起。悚然心歎曰。勞鳩勞鳩。君得毋爲地下塔中人。所擒乎。不然。卽修於鬼物手矣。君如在。誓覓生還。否則定殺魔賊。以我三尺劍。斫斷鐵塔。掃空魔障。爲國清妖。豈爲君雪大恨也。按劍快快。竟宵不寐。天未破曉。披衣袖劍。便挺出。獨走披風。抹霧馳如電。迅晨雞之唱未斷。已造孤天之巔。寶劍在手。天風飛花。驀然仰天失聲狂笑曰。險哉。孤天島。此天所以資魔賊困豪俠也。無論地中之塔。人不能到。卽此奇險危島。舍我恐難躋其頂矣。笑方畢。忽聞背后有人叱之曰。何物狂女。流敢作斯妄語。區區孤天島。何難步其頂上。以某段之猶登屨之易。爾佛部法捫。聞聲心悚。回顧一覷。見其人身偉而貌陋。冠虎頭之冠。衣狼皮之衣。壯士也。問其邦族。答以寒荒世家。性余氏。字竹心。曾充司塔之守吏。以

事。連。王。今。投。閑。久。矣。佛。部。法。捫。耳。聆。所。說。中。心。狂。喜。遂。慨。然。謂。余。竹。心。曰。君。昔。爲。魔。賊。腹。心。今。寇。仇。矣。曰。然。既。如。我。說。何。不。與。我。戮。力。共。滅。魔。賊。爲。寒。荒。蕭。清。四。境。魔。賊。巢。穴。聞。在。地。中。塔。確。否。曰。然。其。穴。在。何。所。君。知。否。曰。昔。曾。爲。護。穴。之。吏。焉。得。不。知。如。此。能。導。我。一。探。其。穴。否。曰。可。女。爲。余。前。行。余。意。謂。斯。女。骨。相。頗。異。聶。隱。紅。線。之。流。雖。工。劍。術。當。不。能。御。風。行。萬。里。迺。施。御。風。之。伎。頗。屬。女。曰。吾。行。矣。速。隨。來。倏。忽。不。見。已。達。高。底。至。洞。口。意。者。女。必。不。知。所。之。方。立。顧。而。女。早。在。左。矣。余。心。悸。而。駭。而。忘。伴。謂。女。曰。此。洞。雖。狹。其。深。無。底。爾。能。從。此。入。鐵。塔。可。登。魔。賊。可。誅。爾。敢。入。吾。當。尾。而。佐。之。女。心。疑。備。矚。橢。形。之。洞。見。一。線。之。光。冷。氣。如。絮。撲。面。寒。可。刺。骨。正。疑。懼。聞。余。乘。其。不。意。於。背。后。儘。方。猛。推。女。不。覺。身。輕。於。葉。小。於。豆。竟。墮。入。一。線。之。洞。矣。足。履。地。覺。亦。無。異。平。地。惟。曠。黑。若。薄。暮。祇。一。線。光。見。甕。徑。橫。亘。白。無。際。試。行。之。若。大。路。惟。左。右。皆。峭。壁。以。劍。觸。之。火。迸。如。流。星。鏗。然。有。聲。不。識。爲。石。爲。鐵。走。約。里。許。前。有。大。窟。廣。丈。餘。意。在。一。縱。可。超。心。輕。視。之。及。近。窟。邊。其。口。之。闊。爲。目。力。所。不。能。窮。昨。舌。謠。首。心。爲。之。駭。前。進。不。得。思。欲。返。皇。然。回。顧。黑。於。漆。目。不。見。一。線。光。蹙。額。硬。於。鐵。以。手。摸。之。若。崖。若。壁。所。由。甕。徑。此。時。蓋。杜。絕。矣。心。胆。俱。裂。汗。泆。於。背。自。分。必。餓。死。於。壘。中。始。躊。躇。既。憤。恨。把。劍。瞋。目。勢。將。劊。死。劍。鋒。離。頸。不。及。韭。葉。寬。於。右。際。黑。處。出。有。白。手。將。劍。格。住。且。作。緩。語。曰。佛。部。德。捫。何。竟。作。此。不。達。

之學女驚悚駭問爲誰答云我窟中人狐詩也問何以識姓氏答以家青丘雞號山余姓者適告之故未入窟待之久矣問何以不見面目答曰可無須問余姓何仇我答以余姓爲塔中人所使特誑君設計以陷君倘非我於此候君君不自刻必遭毒手前之大窟非窟也網耳吾所居窟尙在右壁黑處如入吾窟則可往觀嘗之墟與君所欲往相左聞何見救曰深慕高義且知君將來之福非常與勞鳩俠士有姻婭之定分君雖女郎除國大害欲假君手好卽去明日之午可往鮮山候余姓者渠見君必飛走可以口中劍斬之其左手繞指之物係鬼義骨製者取之套於指可徑入所來之洞尋得鐵塔矣勞鳩在塔中望援甚亟速去速去問從何所出曰左以劍刺之自遁女如其言果出塔如鳥脫樊奮飛展翼此時身勁於鷹走如風墮天欲狂揮劍且舞且行其家在姑遂距孤天島不知其幾萬里脫險日將落至京則嚴譙徵勳也石屋燈檠松牕月澹坐榻略瞑目遂檢點衣劍倏然又出矣天空黑若垂目如星劍似雪以劍代燭不啻燃犀天未明已越豪薄昆吾諸山耳邊風吼鳴聲似磬知爲鮮山蛇鳴音也至其境腥霧撲人見蛇皆四翼漫天亂飛於峭石絕頂彷彿有人影隱約花冠斑爛吐色丹紅運氣口發白光光灼似雷而其人之首已隨山風飛落趨視之果余頭也覓其尸敗左手鬼骨繞指如獲與珍欣然以往趨諸島至孤天覓洞直入走昨由之徑地中黑絹放光照

可○二○乘○昔○者○悠○悠○今○則○昭○昭○棧○道○未○窮○旁○通○廣○土○四○顧○荒○荒○並○無○閭○舍○惟○見○危○邱○之○脚○有○烟○直○上○如○線○近○視○之○有○小○口○以○劍○刺○之○泥○鬆○而○腐○力○斫○之○口○乃○大○蹲○足○探○之○級○然○似○土○塔○下○之○豁○然○開○朗○風○聲○冷○冷○似○聞○鈴○語○尾○其○音○而○奔○覓○之○果○見○孤○塔○高○聳○近○塔○約○百○步○暗○中○似○有○驗○其○指○者○覺○手○硬○於○鐵○寒○於○冰○心○知○爲○鬼○卒○也○既○聞○啾○啾○語○曰○此○非○外○人○爲○王○之○親○倖○者○可○引○入○塔○聽○畢○似○有○人○推○擁○之○于○入○小○戶○狹○止○容○身○然○亦○不○嫌○其○碍○入○門○登○石○級○滑○於○油○左○右○有○虎○豹○獅○伏○焉○兩○壁○橫○森○刀○戟○密○於○蟬○刺○寒○光○逼○毛○髮○循○級○逆○上○步○不○容○放○身○不○容○倚○級○盡○登○平○地○上○倒○插○皆○類○劍○而○鐸○銳○尖○於○戈○迢○遞○突○兀○宮○殿○萬○楹○似○王○者○居○類○鬼○臧○府○將○施○盡○平○生○之○術○於○鋒○鏑○之○叢○撐○立○片○刻○見○出○入○往○來○者○不○着○衣○冠○均○赤○體○生○毛○皮○現○青○銅○色○面○目○猙○獰○狀○類○銅○狄○此○時○佛○部○法○捫○心○中○自○揣○與○其○生○蹈○白○刃○立○觀○諸○魔○醜○狀○毋○寧○與○之○一○鬥○再○致○此○身○爲○纒○肉○羞○憤○舍○命○出○口○中○劍○得○寸○許○飛○迸○着○壁○閃○閃○現○火○光○殷○殷○聞○雷○鳴○把○劍○直○進○覺○脚○底○並○不○痛○苦○眼○前○赤○體○人○杳○然○無○蹤○樓○臺○亦○忽○烏○有○俯○而○視○戈○戟○豪○無○仰○而○覲○惟○有○鐵○柱○挺○空○上○縛○一○人○細○審○之○勞○鳩○也○縱○身○飛○劍○力○斫○之○索○斷○鳩○迺○落○鳩○曰○君○雖○拚○死○援○我○可○知○同○困○塔○中○四○空○嚴○賊○已○張○天○網○事○至○此○且○奈○何○我○早○當○死○君○何○辜○爲○我○累○耶○感○君○厚○誼○止○有○仗○君○力○同○下○塔○與○諸○魔○決○一○死○嗟○耳○女○曰○可○鳩○曰○手○無○寸○鐵○奈○何○女○以○劍○假○之○方○將○竟○級○相○下○忽○聞○四

空殺聲如潮環壁首響俄焉甲士成圍矣鳩曰魔賊至矣痛殺之女未答舌底鏤錚隨呼立出鳩亦仗劍銳進與諸魔力敵始聞刀斧丁丁既見頭顱亂飛血濺千丈魔盡王猶雄女與鳩緊逼之王繞柱走女憤極納口中之劍奪鳩掌中之劍從王背斫之斫未中柱爲之作霹靂聲轟然中折柱斷塔倒響若山嶽崩天地爲之震撼由空落地幾二時許女東鳩西魔賊抱柱臥於南三者相距各不見其形女以術飛行至西約一小時二人跨柱尋王至南又約一時王爲柱壓鳩與女至女以劍立誅之血流碧化爲青霓破地出女與鳩追之出到孤天絕頂青霓爲風吹滅鳩笑女嘆一佩劍一赤手飄然各別從此寒荒國無主民不受淫威二俠心頗快迨成伉儷國中之妖孽已清携劍長往聞已不在大荒踏流沙而西不知所之云

天放曰佛卍法捫篤於愛情矣篤於愛情而不辭跋涉之勞隻手而尋情人其艱苦其英俠爲何如耶叔季之婦人女子亦可以鑒矣若夫申非之暴戾恣睢卒不免於誅其天之報惡人亦有定歟吾讀之而有感因爲記之

此篇原名

Adventure of Brndrunt

係文學家

Ariosto

所著天放嗜奇因譯爲中文然文字中

固刪改十之六七也天放附誌

偵探小說

聖節奇案

William Le Queux 原著

(幼新)

去年耶穌聖節之日。天朗氣清。景物倍極妍麗。時余方客居意大利之維尼斯市。主於巴羅侯爵家。余舊同學友也。是日下午。巴羅自外歸。謂余曰。吾適自俱樂部來。彼間人方盛談一奇案。余曰。案情何若。巴羅曰。今且據吾所聞者。略為君道。其梗概。運河之彼端。有華屋巍然。高聳者是為某巨公之邸。其家近已式微。乃將其邸舍分賃房客。米門巨第。遂一變而為公寓矣。六閱月前。有英人蘭頓者。來賃其第二層某號室。其人尙未娶。腰纏甚富。交游頗廣。維尼斯交際社會。無不知其名者。吾與之時相過從。頗知其為人上來。復二彼尙來赴吾宴也。余曰。唯渠近遭何事者。巴羅曰。渠於今日死矣。死狀絕奇。渠所居之室。為公寓之前部。俯瞰運河。昨夕。即耶穌聖節之前夕。渠赴斯頓里之宴。夜半始歸。據其僕言。歸後精神甚王。絕無不豫之狀。不意今晨七鐘。其僕叩門入。則見已僵死地上。晚餐禮服猶未去也。余曰。死為理所固然之事。人誰不死。何奇之有。巴羅曰。否。此中正自有故。前此曾有二人死於彼室。且其死處亦均在蘭頓僵臥之所。毫無差忒。此非至堪駭怪者耶。余曰。異哉。君之所言。果屬事實乎。巴羅曰。然。俱樂部中人紛紛置議之點。亦在於是。僉謂此室不祥。不宜居。人余曰。余觀維尼斯市中。高樓舊第。黝黑暗寂。均似為鬼魅幽棲之所。特彼蘭頓之死。尤為可異。爾巴羅曰。前

此二人之死亦皆在蘭頓僵臥之處則尤足異之二人者一爲維尼斯銀行主人魯森沙爾一爲退職法官卽前米蘭市控訴院長威西里也據俱樂部人之所推測謂彼夜蘭頓歸後入室必先至案次作函函中所用爲一種密碼書竟不期氣絕遂頹然自椅中倒地也余曰余意將來官中必將屍身檢驗則此案內情不難水落石出蓋余聞吾友述此奇案頗以爲有趣且聞欲矧自考察得其實竟於意始快也余二人暢談未竟忽有客至談鋒遂爾中止來者爲二婦人巴羅女友也其中一年長者爲里臧尼佳子爵夫人寒喧畢言談間遂又道及此事夫人操意大利語言曰蘭頓爲人吾頗悉其一二其人性殊怪特數禮拜前忽去維尼斯日昨始歸自英倫爾來此度聖節也聞明日尙與吾子有某處之約余曰然則公子與彼爲至契矣曰然余曰夫入謂彼性質怪特歟夫人曰此亦待諸傳聞確否吾不知也君須知維尼斯浪人對於外國人士每喜加以種種之惡稱且英人來此間者在交際社會中尤不易得人望以彼輩來此目的與美國人同不外金錢與美人也言時巴羅老僕倍波忽入與余作耳語謂電話有人請余往談余乃謝客至電話機次聞機聲語中不期大驚蓋言者爲警察長羅里丹亦余舊相識也聞其言曰老友不期在此見君欣慰之至吾昨見君與侯爵行於道左始知君乃在此刻有要事相告君能立即過我一談乎余曰須以何時曰何時耶君可自

擇此事爲一奇案。諒君必當樂聞。余曰：其蘭頓之案乎？曰：然。君已知之乎？余曰：然。僅得其梗概。余即來。君今在何許？曰：魁斯都拉（意大利語警察署也）。余曰：遲我於半句鐘後可耳。言已，挂聽筒於機而行。半句鐘後，余遂至魁斯都拉羅里丹躬自出迎。相將至其辦公室坐定。羅里丹曰：吾於下午二點鐘始自都林抵此。蓋余方自羅馬首途前赴巴黎。途中忽得電報謂蘭頓死。余乃折道來此。不期遇君。吾喜可知。此案太屬離奇。故邀君見。枉尙望有以教我。余聞之，略示謙搗曰：老友曷出此恭維語。吾之推測事情，焉能及君萬一也。羅里丹曰：否。英諺不云乎？兩人智於一人。此言殊有理。君當知此間警察辦事，至迂緩可厭。例如佳西阿奴孀婦被殺案，及佳拉佛羅少佐被殺案，均未得有頭緒。而彼殺人兇犯早已安然遠颺矣。余曰：然則君意彼英人亦屬被人謀殺乎？羅里丹曰：然。絕無可疑。吾敢確言。今且往彼死人之室一觀。言畢，偕出。遂同乘警署之摩托舟，沂運河向彼巨邸而行。既至循梯而上，梯絕闊且至華美。已而其入死者之室。見室闊頗大，陳設亦精緻。除臥榻及簾幙外，並屬古代之物。室之一壁懸古鏡一嵌，以塗金之框相對之。壁則懸一絲製古畫，上繡阿得里阿海戰之狀。維尼斯稱霸海上時事也。壁爐側置寫字檯一，雕琢極精。檯前之椅側臥地上。卽僕人晨間入室時所見之狀。時僕人亦隨余等入室，藉備諮詢。其人年約五十許，髮作灰色，面長削目巨而內陷。羅

里丹告余謂彼名第都余遂詢之曰今晨爾主人僵死於此爾所發見者乎望示我主人臥處老僕聞言即行至棹之左側以足抵地曰西格奴爾(意大利語先生之稱)奴子入室時主人即正臥此處蓋作函甫竟即滯然自椅中倒地也余觀室中狀況僕言殊不誤蓋檯上之函仍覆於吸墨紙上的是作函已竟惟封筒則已爲警察撕破蓋啓視其中作何語也余取封筒觀之見其口雖封固郵票亦黏上特而上乃無住址及受信人姓氏再觀其箋則上繪密碼若干組每組各爲五碼下綴一十字此密碼寥寥數畫即爲死者之絕筆矣室中諸物皆無更動之狀羅里丹入室後即匆匆坐而作書余則仰觀俯察迷眩不止余問羅里丹曰醫士之意云何羅里丹曰屍身已於今晨檢驗同來之醫士爲沙爾瓦都醫院之非里尼教授彼爲此間第一流醫士前此有名疑案多件均係彼所證驗但此次則雖以彼之博學亦不能確指其致死之因惟泛言心疾而已余曰君曷爲堅信其必屬被人謀殺乎余曰以前此已有二人亦死於此室也余曰此特偶然耳羅里丹曰否余意絕不謂然第都服役此間於茲八年彼爲哲希姆子爵之僕僕即此第之主人也彼魯森沙爾及法官威西里之死亦皆爲彼所目擊余至是復視老僕聆其語音知其爲佛羅連斯市人余復詢之曰當爾舊主子爵客居巴黎時必命爾留守視第是否老僕曰西格奴爾言然其後魯森沙爾來居亦命奴子備

役使新主人待奴子亦至厚。嗚呼！彼一日逝去，奴子蓋悲怛萬狀矣。余曰：可爲我述爾發見西格奴爾魯森沙爾之死狀。老僕緩緩言曰：其夕適爲主顯節（一月六號）之前夕。哀哉！吾此生又安能忘此慘狀哉？彼日下午四點鐘，西格奴爾方自羅馬歸，狀至疲殆，行裝未解。卽至此室，少憊謂奴子可聽鈴聲再來。奴子遂坐以待，第終不聞鈴聲。直至八點半鐘，仍不聞鈴聲。之動，奴子乃悄至門外，輕敲其扉，願無人應。九點半鐘，奴子復往敲，仍不應。奴子乃大驚，急往尋鬪者恩里可來，破扉而入。老僕言至此，取椅置諸檯前，續曰：吾可憐之主人，卽坐於此。迨吾近前撫之，則已死矣。羅里丹曰：爾言殊不誤。余曾閱此案之報告書，書中所叙良如爾言。無少差忒。余曰：彼時醫士曾作何語？羅曰：檢驗既訖，醫士謂彼不幸之銀行家，乃死於心疾也。余聞言頗以爲奇。蘭頓死於聖節前一夕，而魯森沙爾之死，爲主顯節之前夕，且均屬心疾，抑何可怪？余曰：彼法官之死狀，又若何？老僕曰：前事發現後，約一年餘，無人敢賃此室者。其後法官威西里來，彼年已老，且多病，居此約一年半，恆杜門不出。以彼交游頗寡，從無往來訪問之事。來者惟一人，卽其愛子那布爾斯市之律師也。彼死於二年前之昨日。余急曰：何者？彼亦死於聖節之前夕耶？老僕曰：然。死狀亦如西格奴爾及蘭頓。余聞之迷惑，滋甚。自謂此等情節誠屬不可思議矣。復問曰：彼之死，亦爾所發見者乎？曰：否。是爲少主人阿爾波都。

適來此間度聖節。彼夕晚餐後。主人偕少主人共泛一剛都拉維尼斯人用之小艇。於河蓋是夜。適有夜樂一班。奏於河上也。河中之剛都拉無慮數百舳艫。相加以舟中燈火輝煌。狀至美觀。奴子亦遠立岸次。聆彼雅奏。以是夜雖冷然。天則晴朗。星斗滿天。嗚呼。孰知乃有慘劇在其後乎。余曰。試詳述之。曰。夜樂罷奏時。約夜半。一句鐘矣。主人始歸。余已就寢。迨二點鐘。奴子忽被少主人驚呼。而醒。急披衣出。則見少主人立於門外。以雙臂承主人。蓋已死矣。余曰。少主人亦曾告汝。彼發見其死父時之形狀乎。曰。然。少主人言。彼甫就枕。忽聽主人趨至其門。次氣息僅屬。喘聲言曰。吾將死矣。人言彼室有鬼。良非虛語也。言已。不復出聲。倒地死矣。余曰。彼所云。究屬何意。曰。自西格爾魯森沙爾死後。有無名氏某投函官報。謂邸中此室爲十六世紀。國立異教徒審問所。施用種種非刑之地。死者冤魂不散。爲祟不已。故數百年後。死於此室者。不可勝數。而其死皆屬猝然中倒。不知其由。蓋均如吾二主人之死狀也。羅里丹曰。此報告亦嘗見之。現仍保存於魁斯都拉各種文件之內。所言絕奇特。是果原於歷史事實。與否。如彼投函者之所引證。則不敢知耳。余曰。第都爾對於此事。有何意見。不妨一言。以爾既在此八年。在理爾之所見。總可爲吾輩助也。試告我。曷以此室伏有死機。曰。我。有何意見耶。我何知耶。我之三主人既相繼而死。使我不離此地。則我當死耳。我何知我

懽懽死期將近耳。老僕既無所見，余遂復取密碼之信，觀之反覆審視，不知此異狀之函果言何事。且擬致之何許人者，乃與羅言望以此見異，羅首肯，余乃夾入日記冊中。余二人復巡視室內，一周遂出，登來艇而歸。魁斯都拉後此兩禮拜間，余用種種方法，研求彼密碼之意義，夜以繼日，筆墨不倦。願乃毫無所得，第都自此案發現後，雖驚駭欲死，恨不速離此不祥之地，乃遲之又久，迄未行仍服從。役於子爵家，特面色蒼皇，似懼禍至之無日耳。正月下旬，余遂別吾友邁返英倫，行裝甫卸，即復取彼密碼之箋，觀之以駝毛筆濡藥水少許，輕拂其上，蓋余意箋面必有字跡，或用某種墨水所書，可免爲人見。其面上之碼，特故作疑陣，以欺人者，不料余所推測果屬不謬，拂之半頃，果有字跡顯於箋面，雖少模糊，尚可辨認。余心房不期跳躍不已，急取而觀之，其文曰：

吾於明晨前赴佛蘭運斯物，貯於那尼拉銀行。

然終不知屬何等事。且封面雖加郵票，乃無受書人姓氏住址，則又何故繼而思之。此函既黏有郵票，則封面所書，絕不能用密碼，可知或書僞住址姓氏於上，其真姓氏或仍隱而不顯。思及此，乃復以前法試之，則封面果亦有字顯出其文曰：

音希提拉郎德拉皮加地里里芝旅館弗雷恩君啓

是日下午余乃電邀吾友溫納兒來藉解此問題溫納兒者警察署罪犯研究所所長也在警界頗負盛名溫納兒至余遂將此案情詳爲述之述已乃請其閱此密函溫納兒接閱之頃不禁大愕曰據吾輩警界所知則弗雷恩爲歐洲有名之積犯專收竊賊贓物者官中刻正大索其人十日前吾尙往里芝旅館逮捕至則彼早已他遁矣彼名蘭頓者或非死者之真姓氏余曰君意若何溫曰余意蘭頓必爲國際巨賊之一彼既與弗雷恩魚雁往還則必新有所獲暫存銀行一俟相見後再行交付耳特彼室何以伏有死機則誠費人索解余漫應之曰然以余此時方別有所思忽籌得一善策默計若如法行之或有所得也然暫不爲溫言之溫去後余意已決於是一禮拜後余復來意大利仍主侯爵家時則羅里丹已去維尼斯彼蓋以爲考察特徒費時日無益於事故遂舍之他去也余之目的則擬親往室中獨自考驗不使人知抵維尼斯之次日下午余遣僕至彼處一詢房主人子爵是否在邸僕返報謂子爵不在維尼斯第都則往佛蘭連斯存問其女須以明日歸看守之責別有一老媪代行其職余聞之頗喜自謂此真好機會也半句鐘後余遂至彼室與媪以二十里爾乃欣然許余入余入室即闔其扉坐於死者椅中自思彼三人之死均在作函之頃亦一怪事乃想像其動作之狀依式爲之藉觀有何變故時則彼所用之信箋筆吸墨紙等均仍置案上卽藍色之

半分票六枚亦在其側。余先取箋細察之。見毫無異處。遂執筆而書。書竟納諸封中。以指濡唇浸封口之膠。封之亦不覺有何異。封已乃取郵票以舌舐之。黏之封面上。黏未已。余體忽覺有異。喉際乾結頭漲。欲裂強欲起立。顧乃不能舉步。額際冷汗涔涔。然下腦筋焦灼如火。焚噀余中毒矣。方啓口欲呼求援。而舌已僵結不能成聲。扎掙時許。力漸不支。已而知覺全失。昏迷倒地。直待二小時後始甦。幸彼老嫗始終未入室。自喜不爲所見。乃急出歸寓。雖此次實驗幾瀕於死。而蘭頓致死之由則了然於胸矣。次日上午十一點鐘。第都自佛蘭連斯歸。甫下汽車。卽爲偵探三人捕去。蓋預伏以待者。遲至月餘。法庭始開庭審鞫。余與羅里丹互述所見。開始知兇犯非他。卽第都也。郵票背所塗之毒藥。乃中世紀十法司所常用。以殺人者不知第都何從得彼秘方。乃用以自行其私。戕彼三主人。藉得其財。彼蘭頓者。本係一巨竊。近竊得羅馬加梭珠寶肆之珠石。爲值可二萬磅。第都乃盡數運至佛蘭連斯。存其女處。不料爲人所覺。且以察考所得細觀。彼投函之筆跡。卽出於第都之手。蓋故作彼可駭之論。以欺人耳目。藉藏其奸。如是觀之。彼雖位居厮僕。實則一科學家。又古物學家也。六月後此案始上之大理院開庭之日。余亦往傍聽。至則檢察長方起立宣告。謂犯人於昨夜死獄中。蓋已畏罪服毒自戕矣。

小 說 情 一 行 書

(天虛我生)

海麗得情人書遂赴約。詎爲奸人所給鬻爲倡。覓死勿得。後逃。情人卒成眷屬。奸人以賂誘受。處分案。此篇僅三十八字。而情節曲折。若使編爲長篇。則可分十四章之多。第一章得書。第二章赴約。第三章被給。第四章誘鬻。第五章墮溷。第六章覓死。第七章遇救。第八章勸妝。第九章應客。第十章重遇。第十一章贖美。第十二章結婚。第十三章控奸。第十四章裁判。直可化作三萬八千言也。因禮拜六篇幅有限。用特倡爲此格。應請比照甲等倍酬。給洋三角八分。庶得向老虎灶買水。以潤一個月分之枯筆。不識鈍根劍秋與夫讀者。以爲如何。(天虛我生戲注)

小 說 會 天 網

(天虛我生)

某合以資得官。出宰。盡刮膏脂。幕友亦驟富。各置田產。納妻妾。合室而居。恣淫樂。猝遇光復。均被殺。右一篇亦同前例。演爲長篇。可得二三十章。凡屬官場現形記中材料。均可抄襲。插入字數更多。於前若編新劇。可保寶座三日。今特大勉強作成三十八字。(天虛我生附識)

小 說 孝 武 俠 鴛 鴦

(小草)

合衆國之極南國境。守備軍屯駐。屯所隊長爲馬克少佐。副官歐利克中尉。一日突有一少女至。問

曰少佐在否。歐克利中尉正伏案治事。聞柔媚之語。聲乃輟。繼出視。少年復問曰。少佐在乎。中尉答曰。隊長適巡視遠方。女聞言。面現疑訝狀。中尉復曰。密司何事。面少佐設可告余者。余當轉達之。少佐。

女父曰。亨利安達沙。藉英國經商於墨西哥。且營礦產家。富厚逾恆。因墨西哥內訌。避居合衆國之邊境。去駐屯所約二哩許。二日前。突接墨西哥民黨首領。函索軍需英金一百萬磅。否則藉其產。女父裁覆之。約於墨境。面作談判。今日往踐約。女諫之不聽。瀕行。囑女曰。汝無恐在家俟。余談已。卽歸。女受父命。心終不寧。帖遂潛隨父。後出美境。不數十步。突來十餘健者。一二語。與遽強曳女去。女大驚。因卽馳至駐屯所。

女詳述其由。且曰。幸救余。父舍貴軍之力。殊無他策。中尉聞言。乃嚴詞答曰。若父誠不幸。願我軍亦无能爲役。非深拒密司之請。因我軍越境而入。實爲國際上重要問題。卽令敝國人民受此強暴。似亦難遽予處置。矧隊長又他適。密司其先訴諸貴國政府。然後與墨國。或我國政府作正當之交涉。庶克有濟。且彼輩之邀襲。若父者爲金錢耳。決無意外密司。其無恐女復泣。請言辭之。淒楚。幾使人不忍卒聽。而中尉竟不少動。女乃憤然曰。然則任若何慘酷。終不能一援手乎。中尉曰。誠如密

司○言○我○儕○所○守○之○分○際○固○當○如○此○耳○女○微○哂○曰○余○固○熟○知○之○顧○以○父○為○強○暴○者○屢○劫○余○以○一○弱○女○子○來○此○哀○懇○而○乃○不○能○稍○假○以○顏○色○為○男○子○者○顧○當○如○是○耶○中○尉○默○不○答○女○亦○返○身○疾○行○

合○衆○國○與○墨○西○哥○交○界○有○一○川○橫○流○駕○小○橋○於○其○上○時○有○異○服○之○旅○客○類○西○班○牙○人○者○行○經○其○處○所○乘○驪○羸○弱○殊○甚○而○馳○行○頗○急○御○者○頻○鞭○策○之○橋○旁○守○卒○前○阻○之○不○二○三○語○即○揮○鞭○去○過○橋○而○入○墨○境○旅○客○非○他○即○為○中○尉○所○拒○之○密○司○麗○斯○安○達○沙○也○麗○斯○出○駐○屯○所○即○馳○歸○就○所○知○之○藏○金○處○一○檢○出○藏○之○懷○中○飾○其○侍○女○印○第○安○人○如○西○班○牙○人○之○御○者○麗○斯○決○意○入○墨○境○以○救○父○

過○橋○後○行○處○漸○荒○寂○四○望○廣○漠○無○涯○沙○淨○涼○若○波○岩○石○縱○橫○陂○斜○彌○甚○

麗○斯○催○乘○急○前○鞭○不○停○揮○一○時○後○馬○已○僿○極○步○漸○緩○而○喘○漸○急○女○慰○父○切○一○意○孤○行○毫○不○顧○慮○忽○聞○後○有○呼○聲○不○審○為○誰○麗○斯○乃○返○顧○見○一○西○班○牙○人○疾○馳○而○來○年○事○甚○富○所○乘○之○騎○亦○復○神○駿○無○匹○麗○斯○為○之○悚○然○俄○而○追○者○已○近○和○聲○而○呼○曰○密○司○飾○裝○殊○巧○顧○尚○不○週○殊○易○為○人○所○覺○察○麗○斯○審○視○則○為○歐○利○克○中○尉○大○異○之○即○呼○曰○不○意○乃○是○將○軍○中○尉○應○曰○適○纔○殊○罪○甚○密○司○何○一○人○至○此○密○司○意○謂○合○衆○國○之○男○子○為○卑○怯○恐○未○盡○然○故○亟○來○此○

中○尉○頃○得○守○兵○報○告○謂○有○一○可○怪○之○旅○人○越○國○境○而○過○中○尉○決○為○女○遂○易○墨○西○哥○黨○徒○裝○急○追○蹤○至○

中尉續曰：密司之服恐難逃。彼黨之目語已。卽下馬，裂去麗斯之衣緣，且塗以泥滓，曰：可矣。復上馬，遂並騎而前，談笑甚相得。移時過一小丘，中尉忽手向右指，曰：密司觀之。

其右方蓋有一黨徒，縱馬向之來。中尉低語曰：密司无恐，萬事余任之。試觀余。語未竟而來者，已迫中尉右手，擎短銃，怒叱曰：揚手來者，遂揚手以示非敵。中尉曰：若爲誰來者？曰：右翼支隊遣往本營者。中尉操西班牙語曰：右翼支隊若有何證，試出示。余來者曰：有證在衣囊中。幸許余下其手，當取以呈。中尉遽曰：否。余當自向若衣囊中取視之。其人目光甚銳，利揚起之手，逼近中尉腰際，意將用武。中尉突揮一拳，擊中其眼，人卽墜騎。下方欲起立，而中尉手中之銃已連發一。中馬腹一。中其人之額，馬仆卽壓其人，之足傷處，血噴如雨。麗斯見此，頗現怖狀。

中尉乃下馬，探其衣囊，得一函，卽藏於己之衣囊中。笑曰：密司行矣，无怖也。二人乃復前趨數谷，其間殆皆巖壁。中尉立馬巖上，審視得黨徒之馬跡，遂依之而行。

未幾卽達一茂林，林間隱隱見十許人聚於其間。中尉顧麗斯曰：近矣。密司父當在是。中密司幸自持，否則我二人之苦心，遽成水泡矣。言已，躍馬而前，慨然無懼色。麗斯心殊跳蕩，勉隨於後。近而凝望，則享利固在。雙手被縛，踞坐於地。黨徒圍繞之中，尉縱轡前趨。旣近，中尉曰：余爲隊長所遣，一人。

曰何事。中尉曰：「无非關此捕虜有命令，在可讀之衆中，三四人出圍，中尉中尉怛然取出，頃所奪得之函，黨徒拆視，已側首密語，頃之一人呼曰：『隊長有命令，引捕虜至本隊。』一人曰：『曷故？』一人曰：『不太愚弄人乎？令人涉險而已。』在帳中飲美酒，本隊殊貪戾，余決不願以捕虜歸之本隊，不平之聲譁然而起。中尉僞言曰：『離此不遠，自本隊來，有百五十許人，以二十人護此捕虜，回餘則俟後隊兵會同。』到此與諸君齊，向右翼進軍，有一似伍長者曰：『然則君等二人至此，爲引捕虜者乎？』中尉曰：『然。』黨徒聞本隊有二百人，卽來此譁聲頓止，若不敢違抗者。中尉曰：『三小時後當與君等共聚，跋來報往，服務殊艱。』再見。

於是麗斯前導捕虜，在中中尉爲殿，循原路歸。黨徒見本隊索捕虜如奪其囊，中金怨懟殊甚，願亦無如何，目送之去。

行經數丘，黨徒之目力已不能及。中尉自後呼曰：『密司麗斯無碍矣。麗斯應聲回顧，遂向其父呼曰：『阿父，卽下驢，近父鞍前解父之縛。』

亨利爲仁且孝之女，麗斯與俠而智之中尉，歐利克冒險救出，經半載後，一對新夫婦行向北方，爲新婚旅行。歐利克曰：『可无飾西班牙裝矣。麗斯笑而頷曰：『然。』

